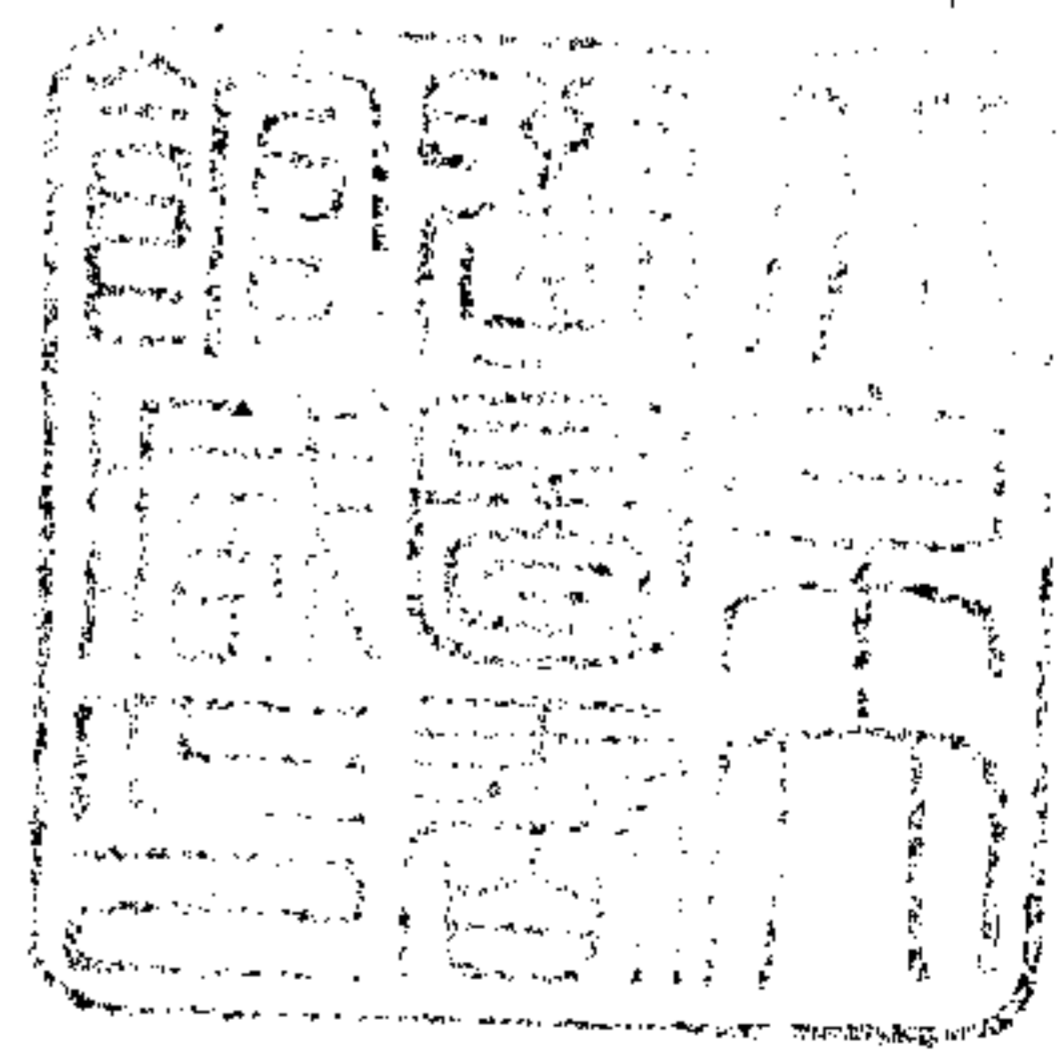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一・子部・雜家類

春在堂隨筆十卷〔清〕俞樾撰……………一

止園筆談八卷〔清〕史夢蘭撰……………一一九

蕉軒隨錄十二卷〔清〕方濬師撰……………二三五

蕉軒續錄二卷〔清〕方濬師撰……………五六一

章安雜說〔清〕趙之謙撰……………六三九

春在堂隨筆一

德清俞樾

余自幼不習小楷書而故事 殿廷考試尤以草體爲重道光三十年余中進士 保和殿覆試獲在第一人皆疑焉後知其山湘鄉相公湘鄉得余卷極賞其文言于杜文正必欲置第一羣公聚觀皆曰文則佳矣然倉卒中安能辦此殆錄舊文耳湘鄉曰不然其詩亦相稱豈詩亦舊詩乎議遂定由是得人翰林追念微名所自每飯不敢忘也時詩題爲煖煙疏雨落花天余首句云花落春仍在湘鄉深賞之曰此與將飛更作迴風舞已

筆一

落猶成半面妝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量也然余竟淪棄終身負吾師期望良可媿矣湘鄉出入將相手足東南勛業之盛一時無兩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指不勝屈獨余無狀累吾師知人之明同治四年余在金陵寓書于公述及前句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回洵符花落之讖矣然比來杜門譏述已及八十卷雖名山壇坫萬不敢望而窮愁筆墨僅有一字流傳或亦可言春在乎此則無賴之語聊以解嘲因顏所居曰春在堂他日見吾師當請爲書此三字也 肅毅伯李少荃制府于鄉榜爲同年于翰林爲前輩然

未嘗一面也同治元年公奉 命撫江蘇駐上海有商華伯太守者亦甲辰同年也公見之問曰浙江同年有孫琴西俞蔭甫二人頗識之否以相識對問所在無以應也適章采南修撰視學閩中取道上海亦甲辰同年也華伯問知余在天津以告公公喜曰若致書先爲吾道意余聞而感之然不知公何以知余也同治四年余始識公于金陵請其故公曰湘鄉告余也庚戌會試後余問湘鄉今科得人否舉君名以告因識之不敢忘去年余充江南鄉試監臨官見湘鄉公于金陵猶能誦君覆試時詩也樾歎曰以樾之不肖猶未見棄于師友如

筆二

此可感亦可媿矣公又謂余曰丁未前庚戌一科耳然丁未翰林入任卿貳出任封疆者數人矣庚戌何落實如此豈所謂榜運乎余曰榜則何運之有存乎人耳丁未有老前輩一人榜運安得而不佳庚戌有學生一人榜運安得而佳公大笑未幾公延余主講蘇州紫陽書院適琴西主講杭州之紫陽余因以書報公曰庚戌有兩紫陽焉老前輩聞之得無詫榜運之闕乎 余與孫琴西衣言三爲同年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君得拔貢余中副榜廿四年甲辰科同舉于鄉三十年庚戌科同成進士相得甚歡而論詩不合故余嘗贈以詩曰

廿載名場同得失兩家詩派異原流然君刻選學齋詩十卷止余一序也同治四年兩人分主蘇杭紫陽書院又贈以詩曰廿年得失其名場今日東南兩紫陽一時以為佳話其詩均存集中

同治四年余至杭州時劉劬堂汝璣攝杭州守奇士也署中僮僕止四人內室無婢媪其夫人至躬洗刷媵焉自述其家世寒微父幼時負炭鬻之市願善治生積貲累巨萬然盡散之宗族不名一錢止存薄田數畝供饘鬻而已五日一食肉肉不得踰八兩性嗜琴雖逆旅之

筆一

三

中未嘗一日不與琴俱也母七歲來歸每日以米少許礶菹菜蕘蠶食之劉君既貴為慈菹圖紀其事湘鄉相公曰子不可有母而無父乃因父嗜琴易之為琴菹圖圖中琴一張菹一筐無他物求詩于余余為作長歌一章適琉球國貢使東子鮮國興過杭州乃琴西舊為琉球官學教習時弟子也以琉球紙詒琴西余因亦得之為篆書琴菹圖三字贈焉君少時即能飲酒父戒之曰非至五十歲不得飲自是不內勺飲矣余與同席者二次未嘗見其一舉杯也語余曰君挂名仕籍亦父命也父嘗行市中遇冠蓋者避不及前驅者鞭筆及之微傷

于額歸而慍焉呼吾而詔之曰汝過三十歲必出仕故不得已而從軍積功得官慰吾父地下也君雖以軍功顯然恂恂儒雅論為政必以教民為先議興鄉課欲行之一州八縣見余所著羣經平議曰是不可不刻也盡寫副本與我及余臨行君贈以寫書之費徐問之則假之錢肆者也其夫人亦賢婦雖居太守署然守家法五日市肉八兩如故君以其病謀少益之夫人不可曰家法不可由吾壞若少益之上何以對舅姑下何以對子婦哉君又欲備一人代之執爨又不可曰君繼母在家莫為之役奈何以婢媪役于我

筆一

四

鎮洋方毓辰著毛詩句解析疑十四卷每句采先儒舊說微有折中雖不能自成一家之學然其用力勤矣同治四年余至上海于同年應敏齋觀察署中見其書時方君已死其子孫不能守謀并其姓名而鬻之問其直曰洋泉一百二十余謂敏齋曰賣者不孝買者不仁此事君胡與焉將來倘有餘力為刻其書而以其版付彼子孫使食其利此則仁者之用心矣敏齋深然之余即還蘇州未知其終姑記于此他日或竟有買此書者易姓名而刻之得此猶可證其真偽也

寶山蔣敦復字超存號劍人著嘯古堂詩集方江浙陷

賊時著憤言一篇議賊議守二篇萬言書一篇亦關心天下事者又著兵鑑一書刺取諸史中言兵事者分爲四門曰兵律曰兵謀曰兵機曰兵戒惜其書未成其已成書者惟英志八卷紀英吉利國事甚詳英吉利自宋英宗治平元年以來分爲五朝始有歲月可紀第一朝曰諾曼的其二曰北藍大日奈其三曰都鐸爾其四曰斯底亞爾的其五曰伯倫瑞格今其女主亞勒山的那維多利亞乃伯倫瑞格第六主也其傳國之法傳子亦傳女傳兄弟亦傳兄弟之子若女傳女子之子亦傳女子之女真殊俗哉

筆一

五

蘇州新設紫陽書院在梵門橋舊爲吳氏屋道光十七年余過蘇州適太恭人族弟松田老人主于吳氏余因得識吳氏昆弟飯于其聽事之西偏至道光二十年其屋歸于邵氏咸豐十年賊陷蘇州據其屋爲偽府官軍收復後遂改爲書院同治四年當事者延余主講乃移居焉回憶飯此時止二十九年耳而屋已再易主而皆不能有余以當時一飯之客反得爲此屋暫作主人夢幻泡影大率類此世之人輒思爲子孫百世之計何爲者也松田老人年已七十尙寓吳中時來書院與余談舊事甚悉嗚呼此老眼以閱興亡造物者其有意乎

論語徵甲乙至壬癸十卷日本物茂卿讀其書每集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每卷首末兩葉版心皆有滕元啟護書五字同治五年戴子高于杭州書肆得之以示余其大旨好與宋儒低悟然亦有謂朱注是處議論通達多可采者惟謂上論成于琴張下論成于原憲故二子獨稱名此則近于臆說然亦見會意之巧矣今錄數事于左 千乘之國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爲萬乘諸侯爲千乘大夫爲百乘諸葛亮也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之藏適千而言之平古來注家推算合可謂不解事于雲矣 舉則不固 謂不固守一師之說

筆一

六

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 爲政以德 爲政秉政也以德爲用有德之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有北辰之喻 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命爲大夫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于後也 舉直錯諸枉 蓋以積材之道爲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于枉者之上則枉者爲直者壓而自直矣故曰能使枉者直 子奚不爲政 我死子爲政謂秉柄于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爲政謂秉柄于其事也此章孔子爲大夫時事聖人施爲不與常人同于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

答之 季氏旅於泰山 古注以為譏僭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在奢不在僭必季氏為魯侯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每言及季氏輒謂之僭豈不泥乎 禘自既灌而往者 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引此章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灌盥裸通用孔子于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重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然禘為大祭故特言之 無適也無莫也 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慧苑音義引漢書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于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

筆十

七

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瓌與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疏也乃知適莫為親疎古來相傳之說 宰子晝寢 晝處于寢也檀弓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孰謂微生高直 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醢曰或者佯為不知皆戲言若他人乞之則是瑣事孔子何與聞其瑣事乎 三年學不至於穀 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 達巷黨人 達巷姓黨人名 食不語寢不言 語者誨言也如

樂語合語之說古者飲食之禮如養老有乞言合語是也然當食不語食訖乃語所以尊道故君子平日亦依其禮當食不語言也寢者內寢也言者言政事也如高宗三年不言是也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 期月而已可也 先王之政有月令焉未期則設施猶有未周 齊人歸女樂 據孟子膾炙不至不稅冕而行無歸女樂事疑歸女樂與不致膾本非一時之事史公合二事以係于定公十四年非也莊周書亦言孔子再逐于魯 君子惡居下流 謂紂之為道逃教也眾惡人歸紂而紂受之其所自為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為惡

筆十

八

皆紂之惡也故曰天下之惡皆歸焉 華亭尹久叔盜惠以其祖母黃紡織圖索題圖中題者甚眾有張春水七古一章嘗云吳江張潛未定草璞卿女史陸惠書鈐一小印云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合印亦詞場佳話也 同年勒少仲觀察以史忠正祠墓圖索題圖中有陳君攷詩自注云史閣部復攝政嘗親王書乃樂平王綱字乾維者代筆見南昌彭士望恥躬堂集余惟忠正此書海內盛傳然莫知其為王君筆也故特表而出之 余生平謬以文字受海內名公鉅卿之知雖云過當然

或者尚有以致之也乃童稚之年茫無知識而一二老輩殷殷期許殊不可解迄今老大無成有負其意為之... 顏每擬仿隨園老人作感知己詩因循未果偶記二... 事于此一為處士黃公公忘其名但記其行五耳余七... 歲時先君子為求昏平泉舅氏弟四女舅氏已許之... 妗氏猶豫黃公乃妗氏之弟也偶省其姊知此事詫曰... 此佳婿也今失此婿他日雖列萬炬以求之豈可得邪... 議遂決是時余一童子耳讀書魯鈍不異常兒不知公... 何所見而云然也一為孫公公名家球字竹孫娶于戴... 氏乃先君子中表妹而吾兄壬甫又公之婿也故余少

筆一

九

時即讀書公家一日公與余共飯譽之不啻口出時公... 有兄子在旁和之曰兩俞難兄難弟他日顯達可操券... 也公正色曰爾勿草草若小俞者豈獨簪纓中人邪乃... 當代之傳人也余時方治舉子業為八股文字懼不中... 繩墨了不知可傳者為何物也公卒于道光二十四年... 余初舉于鄉往問公疾疾已篤矣執余手曰吾死後子... 為我作小傳或銘誄但得見名字于集中九原無恨矣... 今賓萌外集中有竹孫孫公誄一篇然文體卑弱未足... 報公地下也... 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朱勅書一其文曰勅朝奉大夫

新除司封郎官曹緯勅文凡七十八字皆行書筆勢飛... 動末書奉勅如右應到奉行口年四月八日下惜年字... 以上皆闕不知其年號云何也又有圖像二緋衣秉笏... 儀容甚偉又有文武登庸曹氏流芳家寶行書十字大... 可五寸許末署晦翁晦字亦刺蝕然尚可辨識惟緯不... 知何人曹氏以宋武惠王為遠祖武惠七子璵璵璋玆... 玳玳琮字皆從玉而此勅書是緯非璋字迹分明且璵... 亦未始為司封郎官則不得即以爲武惠子也宋史又... 有曹輔南劍州人輔之子曰紳豈緯與紳兄弟行歟又... 有曹彥約都昌人嘗從朱文公講學此有晦翁題字豈... 卽彥約之先人歟是皆不可知因漫書數語于其後而... 歸之

筆一

十

湘鄉相公有聖哲畫像記其略曰書籍之浩浩若江海... 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飲盡也要在慎擇而已余既自度... 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三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 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于此不必... 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于是矣其圖文王周公孔... 子孟子為一圖左氏莊子司馬子長班孟堅為一圖諸... 葛孔明陸敬輿范希文司馬君實為一圖周茂叔程伯... 淳程正叔張子厚朱元晦為一圖韓退之柳子厚歐陽



永叔曾子固為一圖李太白杜子美蘇子瞻黃魯直為一圖許叔重鄒康成杜君卿馬貴與為一圖顧亭林秦味經姚姬傳王懷祖為一圖而總論其後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如文周孔孟之道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者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于杜馬為近姚王于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

筆一

七

盡末復括以歌曰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同治六年余至金陵湘鄉公留宿節署因得見之而記于此金陵之游以元武湖觀荷花為最是日余將行矣湘鄉公餞之於妙相庵先與幕府諸君登太平門樓觀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故迹遂出城至元武湖湖方十餘里徧種荷花各乘小舟穿花中而過紅衣翠蓋亭亭可愛公所坐舟與余輩大小無異而有司供張者以使相之尊不可露坐施小帷帳蔽之然止能繞花而行不能直入萬花深處矣余笑曰山人之樂過于宰相即此

可見也

沅浦中丞由地道攻克金陵處名龍脖子時缺口已修補有湘鄉公紀事碑亦甚簡略末有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昔哉將士來者無忘可見當時力戰之艱同者有趙惠甫曾躬在行間于雨花臺望見之云是日為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黎明微雨旋霽日中又雨大霧忽發戰石俱飛倏忽之間而煙氣迷漫不見天日及德散則見城中龍廣山上萬蟻蠕蠕盡皆人也時我軍已由缺口入城與俄而旌旗盡開四面齊下而賊所據府同時火起矣未入城時上有黑雲大數歐許歷久不變及我兵長驅入而黑雲亦與之俱是殆有神助乎余有詩紀之皆據趙語

筆一

七

江長慶先生生平不作楷書雖草草沙筆非篆即隸也一日書片紙付奴子至藥肆購藥物字皆小篆市人不識更以隸書往亦不識先生愠曰隸書本以便徒隸若輩并徒隸不如邪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風尋常書札率以隸體書之湘鄉公述此事戲余因錄之以自勸焉湘鄉公喜諧謔因余銳意者述戲之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拼命著書吾皆不為也余聞而自媿亦以自喜然少荃伯相功業爛然為中興之冠余窮愁著書

紙上物耳且自中州罷歸已逾十稔而所著書止一百餘卷乃與中興名臣同一拚命豈命果有貴賤乎今列所著書目於此區書二種羣經平議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九種易貫五卷玩易篇一卷論語小言一卷春秋名序解詁補義一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見筭錄四卷讀書餘錄二卷詁經精舍自課文二卷湖樓筆談七卷集二種賓萌集五卷賓萌外集四卷春在堂書六種稊文二卷詩編六卷詞錄二卷尺牘及隨筆未定卷數楹聯錄存一卷外書二種袖中書一卷詁經精舍內外篇未定卷數嗟乎文士名心書生習

筆一

幸

氣織石知謬享帚自珍聊記其大略亦見窮命之不值一錢也

余王子散館後未引 見戲書一詩黏齋壁云天風吹我下蓬瀛敢與羣仙證舊約好向玉堂稱過客重煩丹筆注微名升沈有數人難挽造化無心事總平却笑隨園老居士落花詩句太關情跋其後云散館改官口占一律同年慎延青棟林見之而笑及引 見後蒙恩授編修延青過余齋喟然長歎余問何歎延青曰吾歎此一首好詩將來編集時竟無從安頓也相與大笑然余不久即免官回首玉堂真同過客天風吹我下蓬

瀛斯言驗矣延青今已下世不及與之追理前說懷舊悽愴為之腹痛

同治七年余主講西湖詁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余每日凭欄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間甚樂也每思造一小舟艤之隄下與之所至縱其所如暮景晨曦隨時傾路庶幾不負湖居乃闕西湖志有明人闢啟祥西湖打船啟一篇適與愚意合啟祥字子將萬曆間舉南雍與計吏入京師至國門忽意不自得徑返後屢以薦被徵悉辭不赴見錢唐縣志又靈隱寺志稱其絕意仕進築阿西山言語妙天下即此啟足見一斑也今錄其略云

筆一

幸

欲領西湖之勝無過山居而予尤不能忘情於舟山居飲食寢處常住不移而舟則活山居看山背面積斜一定不易而舟則幻昔馮開之先生既築室孤山又買一舟佐之白頭老宿時時蕭然讀書其中三十年來風流頓盡罕有繼者予及二三兄弟素懷此志而書生無暇兼亦無資陸放翁云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正謂是也嚴子印持向有糾會打船之議事未果行今予踉蹌北歸造物予我以閑菑思一舟為避事息躬之所而瓶鉢罄然不能不重理前說願期同志十人各輸十千共成一舟請自隗始其餘次第成就十年以還

便可入主一舟舟不必大如少陵云野航恰受兩三人  
略加開拓可容五六不啻大矣亦不必華如白傅云細  
篷青篾織魚鱗略參眉公所謂朱欄碧幄明櫺短帆不  
啻華矣尤不必高西湖妙在裏湖正如美人寢幃神仙  
別館窈窕深艷殆不可名今船必著樓遂令斷橋以北  
六橋以西封以丸泥恍同函谷此何理也放翁又云船  
設低篷學釣徒卻又太低但使俯仰笑談冠纓不礙則  
亦不啻高矣楊肥翁嘗有打船說制度詳明可垂金石  
今舟成之日廣列科條除其苛法約以三章此誠伊人  
之典型舟居之律令矣篇中所稱馮開之先生名夢禎

筆一

五

萬曆丁丑進士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移病去官築庵孤  
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見錢收齋所撰墓志舊錢唐縣  
志稱其晚年製桂舟貯書畫遨遊西湖竟月不返其風  
趣可想也

屬樊榭湖船錄云黃貞父儀部用巨竹為浮湖中編  
篷屋其上朱闌周遭設青幕障之行則揭焉支以小載  
其下用文木斲平若砥布于湖上中可容六七胡牀位  
置几席簾豆旁及彝鼎鼎洗茶鑪棊局之屬兩黃頭刺  
之而行吳江周本音名之曰浮梅檻此事極新奇可喜  
黃以前未有聞後亦無繼者果此制可行豈不視造船

更省乎稽仁和縣志黃汝亨字貞父萬曆二十六年進  
士授進賢知縣遷南京工部主事升禮部郎尋遷江西  
提學僉事進布政參議謝病不復出結廬南屏小蓬萊  
題曰厲林有厲林文集三十卷詩六卷蓋其人亦風雅  
君子也貞父有浮梅檻記一篇今錄其略云客夏游黃  
山白岳見竹筏行谿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思  
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  
製之朱欄青幕竟與烟水雲霞通為一席冷冷如也按  
地理志云有梅湖者昔人以梅為筏沈于此湖有時浮  
出至春則開花流滿湖面友人周本音至遂欣然題之

筆二

六

日浮梅檻予時與韻人禪衲徜徉六橋觀者如堵俱歎  
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意想不及此人情  
喜新之談夫我輩寥廓湛妙之觀豈必此具乃與梅湖  
仙人爭奇哉以上並儀部自記之文同時王在晉作浮  
梅檻賦湯臨川亦有浮梅檻詩足見其傾到一時矣其  
子婦顧若璞有同夫子坐浮梅檻詩

吳江呂本南茂才多保以其先世文穆公墨蹟求題因  
得展視行書八字大可二寸許云飛翠鳴玉出入禁門  
又有小字兩行多漫漶不可辨適徐誠庵大令本立來  
與之審視徐云紙有破粹處裝潢拙工誤顛到之耳因

為移正居然可識其文云齊僕射玄暹有讓表云宋世子老師呂蒙正書然語仍不可解或尙有闕文也卷中有道光十年裔孫晉昭跋云崇禎甲戌五世伯祖非庵公諱一經督學中州五世祖聲王公隨至洛陽有某氏手卷題首八字係文穆公書遂以金易之珍藏於家云云至此八字未詳所出潘安仁西征賦云飛翠綏掩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齊僕射讓表或襲用其語然僕射亦未知何人題跋諸公都不置一詞余漫題數語而歸之因識於此當更核也

呂本南茂才又以王右軍平安帖墨蹟見示其文曰適

筆一

七

得足下書深有感切遂冀平安不暫而王羲之頓首墨色闌淡紙質亦多損壞有內府寶玩印又有張九齡歐陽修名印餘兩印不甚可辨其前有明勅云頃四明所進王羲之平安帖筆墨飛動古勁圓朗真蹟無疑勅賜等重加審定裝潢成卷諸跋不必刪去可也宣德四年夏六月武英殿勅其後有魏徵跋賀知章跋薛紹彭跋東坡居士蘇軾跋黃庭堅跋放翁陸游跋趙孟頫跋班惟志七言絕句一首又有米芾顧瑛許衡張羽李和吳寬朱澤民高啟諸人名印余不能辨其真偽亦不敢率題一語留數日而歸之姑記所見如此

余課士誥經精舍以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賦命題限凍水崖碑半緣音為韻諸生押凍字皆入屋韻獨朱侯切小徐本凍瀦也一日河東凍水相玉反是此字一徐異讀然左傳伐我凍川釋文凍徐思錄反又音速字林同則凍水之凍當讀入聲固魏晉以來舊讀矣又若玉篇凍先侯切灌生練也又先侯切與徽同又先卜切是徽字有平去入三音讀平聲者即凍瀦之本義讀去聲者為盟徽之借字讀入聲者顧野王不說其義而以左傳釋文證之則為凍水字無疑矣朱君故押尤韻未

筆一

末

免好異之見也  
余又嘗以張景陽有滄與南岑可為題諸生或以滄字作平聲余謂題出文選義本毛詩陸德明毛詩音義云有滄本又作弁於檢反雲與貌李善注文選曰滄與弁同音奄則此字不當讀平聲也及還蘇厲偶以語徐誠庵大令本立次日以一紙見示云滄字韻府羣玉入覃韻無仄聲韻府拾遺入儉韻今坊本或收入平聲或平上兼收以此按集韻草談鹽沾嚴咸銜七韻俱無滄字上聲五十琰滄字注衣檢切說文雲雨貌或作霽考字典滄字注唐韻集韻韻會衣檢切正韻於檢切並音奄

是由唐韵以至韓道昭改併集韵游字俱讀上聲無入平韵者雖未知平水韵書何如然黃公紹韵會一遵劉氏意平水亦與韵會同惟陰氏時中反之檢今韵十三覃游字注烏含切沒也游之訓沒不知何本疑淹字之段借集韵去聲五十五豔淹字云於贈切沒也可悟訓沒之由乃既以淹為游又誤於贈為烏含遂以豔韵而收入覃韵真歧中之歧矣徐君為余二十六年前同補博士弟子員之老友精於音律以一字而徧檢羣籍求其本音亦可謂留心小學者矣聞其著詞律拾遺頗足為萬紅友功臣未知能卒業否其所撰荔園詞一卷余

筆一 九

已為序而行之  
白太傅詩云猶有誇張年少處笑呼張丈與殷兄然則古人所稱兄者必其年長於已者也王補帆同年小於余者兩歲每謂余宜弟之而勿兄然尋常書問習貫為常率爾落筆輒誤以弟自稱因戲于弟上加眾作駢注其旁曰周人稱兄曰翁錢子密吏部與余約如補帆余亦嘗誤自稱弟子密報云何不用周人稱兄之例亦尺牘中一故事也  
余著羣經平議解尚書巽狀位巽巽之假字及讀辭尚功鐘鼎欵識有宰辟夫敦三其文並云用饒乃祖考

事蓋假饒為集也可證成余說又著諸子平議解晏子春秋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是保之假字而辭書載叔液鼎魯正叔鯨並云永壽用之即永保用之也亦可證成余說古彝器銘詞之可寶貴如此

筆一 尹

長洲褚稼軒堅瓠集有移棋相問法以黑白各三子至移而黑白相間自三子至十子皆然多一子則多一移耳余試之良然而內子率爾復推廣之自十一子以至二十子余恐其久而忘也因筆之于此三子左二左五左二四子左三右五右三左二五子左三右五左六右二左一六子左二右七左四右五右三左二七子左三右六左五右四右三左二八子左三右八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九子左三右八左七右五左八右六左五右三左二一十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二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三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四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五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六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七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八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一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二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三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四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五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六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七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八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九九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左一〇〇子左三右九左八右七左六右五左七右二



春在堂隨筆一

清俞樾

陸存齋觀察心言嘗問余曰莊子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聖人孰謂也余謝不知存齋曰若謂堯舜禹湯諸聖人則聖人之死久矣何以莊子又發此論乎莊子所謂聖人正謂當時諸侯耳余思此言極有理當時田齊三晉皆篡竊之國而儼然列為諸侯僭稱王號乃欲以治小民錐刀之爭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也莊子未可明言故悠謬其辭而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所謂聖人正以名號推尊之非以德言亦猶古以君子為在

筆二

位者之通稱也禮記鄉飲酒義篇注曰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謂之君子則諸侯王謂之聖人亦其所矣推莊子之意欲治天下之盜必先治天下之諸侯魯臧武仲有言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治吾盜孔子之告季孫亦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莊子之意亦若是而已讀者徒驚其放言高論河漢無極而不能善會其意非能讀古人書者也

鄭君注儀禮大射儀篇曰豐從豆曲聲自來不知曲為何字詰經精舍肄業諸生戴君果恒曰曲古峰字也從山從二丰丰亦聲此說殊佳說文丰草盛丰丰也山峰

之上必有草木丰丰然故從山從二丰正取丰丰之意而即以丰為聲後變為從山丰聲形聲雖同然不如從二丰之有意矣曲為峯古文竟是定論故記之

余著羣經平議以梓材一篇為周公營洛邑誥庶殷之詞即召誥所謂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者是也篇首王曰封封是衍字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當移至此篇之首後知金仁山通鑑前編說與余同見書不多遂與前人闢合良自媿而且恐似此者尚多也聊記于此告世之讀余書者

筆一

二

鍊字畫銅板之法其有舊樣者即以白蠟印舊樣為模若作新樣者即以白蠟捻成一版畫上用刀筆劃刻山水人物于蠟版上畫成之後再以黑鉛屑薄糝劃痕乃用鐵線一條長約二尺一端穿插蠟版一端穿繫精錘數片復用清水兩盤一浸蠟版一浸精錘精錘之盤調以礮強水蠟版之盤撤膽礮浸之精錘為強水所化即有電氣發出由鐵線傳遞于膽礮水中膽礮被電氣所逼礮質漸化即有紅銅結積于蠟版上礮盡加礮水涸添水紅銅漸積漸多三數日後銅版厚結二三分子取出刮去白蠟則銅版錚錚凹凸成章幾疑其有鬼斧神

工之妙也按此法以之刷印書籍最佳聞滬上已有試  
爲之者未知成否故記于此橫強水又名火橫油西人  
製橫強水有二法均見博物新編茲不錄精錡質如白  
鉛亦出外國大約欲爲此法則此二物必從彼國購來  
也

年家子鄒蓉閣在衡于蘇州白善橋觀音殿得元大德  
時所鑄文廟編鐘一搨其文以示余兩面皆有太簇二  
字其一而云大德乙巳平江路總管朵兒赤教授劉惟  
肖造一面云杭州路儒學樂師施得仲按大德乙巳爲  
成宗九年據元史禮樂志成宗十年命江浙行自製造

筆二

三

宣聖廟樂器以宋舊樂工施得仲審較音律運至京師  
此鐘之鑄必在是時與史差一年者史據其至京之日  
言之也施德仲既爲宋樂工必與宋太學遺制符合數  
百年後存此一鐘洵可寶貴蓉閣卽將此鐘寄至杭州  
今未知在何所當踈至杭一問之

沈韻初孝廉樹鏞以趙廿二年石刻見示此石在直隸  
永年縣西六十里婁山其文曰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  
臣上醜此石北沈西雍觀察謂是石虎建武六年所刻  
上溯石勒之年而并數之故稱趙廿二年然金石刻辭  
從無此例劉寬夫侍御謂漢侯國得自紀年定爲趙王

遂之廿二年較沈說爲得之然考前漢書趙敬肅王彭  
祖其王充並享國長久後漢書趙節王栩頃王商惠王  
乾亦享國長久此五王皆得有二十二年侍御止據魯  
三十四年石刻謂彼刻稱五鳳二年魯卅四年而此不  
冠以漢年明是漢文帝時未有年號之故遂決以爲趙  
王遂此說亦未足據侯國得自紀年原不必定冠以王  
朝之年魯三十四年石刻未可泥爲定例使必冠以漢  
年則文帝雖無年號獨不可冠以漢幾年乎侯國之尊  
王朝豈以有無年號而異然則此碑爲何王固不能臆  
決矣

筆一

四

韻初又示余南武陽功曹墓闕畫象題字并附有樊君  
文卿釋文其中錯誤甚多或傳寫失之也未行樊釋作  
昌合於唐四字余審視之唐字實是高字昌字其形作  
手必非昌字合字亦不相似似是食字鄭君注洛誥惟  
洛食曰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漢書元后傳云子  
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下又卜金水之南明  
堂之西亦惟玉食此墓闕食字或卽此義其上羊字當  
是年字年上疑更有萬字萬年食於高下有闕文乃頌  
禱之詞  
會稽大禹陵旁有禹寺老屋三楹無可觀覽其左墉有



一碑塵積寸許拂拭而讀之則唐開成五年往生碑也碑皆真書額題往生碑三字其文云唐開成五年歲次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禹寺請元英法師講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次募一千二百五十人結九品往生社英公學我真教挹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陳九品旁求貞石書其姓字云云其下列第一品至第九品人姓名男女皆有之此碑乃道光二十年寺僧鋤地所得徐鐵孫太守榮移樹殿中碑文完好字體僕茂亦希觀之物自來金石家未著錄余恩恩捫讀竟未審視其書撰人姓名鹵莽如此可笑也爲詩存集中并記大

筆二

五

略于此行謀託人至越中搗數本以歸也

南鎮卽會稽山余登其巔至所謂香鑪峰者極高峻雙峰左右立天然如門才容一人曲折而進亦奇境也中建佛閣奉觀音題曰南天竺憑欄俯視眼盼頗寬視越郡城僅如衣帶之環繞矣昇夫以兩竹竿懸坐具於下并懸尺許之竹以承雙足游人踞坐其上余笑曰大禹山行乘權豈卽此歟後聞勒少仲同年云江西多有之名曰撥子撥音讀如篤余疑卽兜子之轉音又思竹馬二字合書之卽爲篤竟名篤子亦于義有取

余從前避地越中止于七星巖一游有詩存集中已已

之夏余至上虞展舅氏姚平泉廣文之墓并以舅母黃孺人祔葬焉歸久紹興始徧探禹陵南鎮蘭亭之勝游覽固亦有緣歟蘭亭時修葺未竟彭雪琴侍郎往游以三百金爲助侍郎之母太夫人乃山陰王氏女也其外家零落侍郎訪求不得故出金助修蘭亭用志渭陽之思而余此行亦因外家窳窳之事因以詩寄侍郎其末云英雄至性果然真不負之江來問津媿我羊曇憔悴甚墓門展拜更傷神

筆二

六

乃知侍郎母太夫人山陰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皖北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猶然待字時封公爲其地巡檢司適喪耦縣令爲作合遂成二姓之好其後封公先卒太夫人守節撫孤備嘗辛苦及其歿也侍郎猶爲諸生不及見其貴顯也然侍郎天資忠孝功業爛然稱中興名臣足以慰太夫人地下矣

雪琴侍郎以諸生從戎在軍中二十年戰功卓犖中外其見然其人實溫溫儒雅善畫墨梅因借廡余講舍湖樓許畫梅花一幅以當屋租余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後果踐斯語余于如冠九

前輩處見其所書楹帖有小印云兒女心腸英雄肝膽  
又聞勒少仲同年言其一小印云古之傷心人賢者多  
情卽此可見矣

余至杭州屢矣游西湖亦屢矣然率皆煙波一棹未及  
登山也戊辰歲主講訪經精舍始游天竺韜光靈隱諸  
勝其秋又偕內子往游而南山一路未及蠟屐已已之  
夏乃決游計乘籃輿度六橋先至理安時已盡燬于賊  
正在締造寺僧導觀法雨泉清瑩可愛中有泉龍不過  
二寸而有四足具五爪僧言由此至龍井有九溪十八  
澗地極幽秀惜未及往乃由理安至雲棲昇夫憚于登

筆二

七

陟取道江干往返皆然殊少味矣雲棲修篁夾道意境  
殊勝而僧言從前彌望皆綠仰不見天今已濯濯矣飯  
于寺中僧出示董香光所書金剛經墨蹟遂得敬觀  
高宗御題僧言庚辛之亂埋之土中故不毀也復導觀  
蓮池和尚骨塔其外又有太素錦庵主之塔卽其妻也  
游畢出山至虎跑泉則寺燬未修泉水故在其旁亦蕪  
穢不治昇夫促還遂不及一品其泉請換他日矣是日  
始而陰晦四山雲氣迷濛如欲雨者余用韓蘇二公衡  
岳故事默禱于神已而晴日杲杲歸途乃誦坡仙率然  
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夫窮之句以答神貺

潘少梅以小印見贈文曰西湖長云舊得之市上校角  
刻做而篆文頗古雅有致余雖不敢當然年來適爲西  
湖訪經精舍山長未始不可妄竊以自娛也監院校官  
孟君蘭艇因言辭慰農觀鰲舊年主講崇文書院倩人  
刻此印屢刻屢不當意遂不復刻時觀察已移席金陵  
余因笑曰慰農之不得長爲西湖長而余承乏于此其  
卽徵之此印乎已而慰農從金陵來言所屬惜陰書院  
屋甚精雅門前湖光如鏡芙蓉彌望無際榜曰何必西  
湖余聞之憬然有會前語信乎人生所至莫非緣也惟  
念西湖長之名本之東坡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

筆二

八

到穎謝執政啟云人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一邦  
迭爲西湖之長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故楊誠齋詩云東  
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然則西湖長之名如  
慰農會官斯土者方得稱之此印似非山中所當用  
也乃 本朝有詩僧正巖賦點絳唇詞云來往煙波此  
生自號西湖長彼釋子可以自號則吾儕或亦無嫌因  
賦鷓鴣山溪詞其首句云飄零書劍老作西湖長居之不  
疑可一笑矣

慰農主講崇文時曾命門下士造一湖船船未造而慰  
農去金陵其門下士因以其錢就鳳林寺後隙地築屋

三問榜曰辟廬慰農自金陵來余語及之且曰昔人牽船以代屋君今造屋以代船宜曰辟廬不宜曰辟廬也慰農深然之未知果更易否聊記于此

永懷堂十三經注乃明崇禎間金千仞蟠葛靖調龍兩入彙刻卷首或題明後學金蟠訂或題明後學葛肅訂蓋刻書之資出其人耳今其版在浙江書局余取觀之其繆誤甚多尤可笑者孝經題漢鄭氏注而實則唐元宗注也其他從可知矣前有翰林院編修崑山朱天麟序一篇草草下筆不一披覽何歎

咸豐二年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碑文首有三老二

筆二

九

字故即名曰三老碑宗湘文觀察源瀚以搨本見贈余諦視之碑前半分四截其最上一截四行二十二字曰三老諱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次一截六行四十六字曰據諱忍字子儀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諱捐字口君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次一截六行三十八字曰伯子玄曰大孫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紆曰子淵次子提餘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極曰少河最下一截五行二十九字曰次子郎曰子南次子士曰元士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无名次女反曰君期其後

又直書三行共八十二字曰三老德業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難名兮而有九孫日月虧代猶元風力射節及所識祖諱欽顯後嗣蓋春秋義言不及尊其上也念高祖此字失寫補入左旁至九子未遠所諱不列言事觸忌貴所出口及口敬曉末孫口副祖德焉詳其文義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孫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邯者所立以識祖父名字且存忌日然祖及祖母忌日有日而無年月亦殊略矣所引春秋之義殆即穀梁傳孔父不名為祖諱之說意其人乃為穀梁之學者也父歿于建武十七年則九子之生必有在王莽之世者莽禁二名而提餘

筆二

十

持侯名皆二字其亦有用漢臘之意乎名字俱備而姓氏竟不得詳當更考之又其文字有不可識者姑作空圖記之聞藏是碑者為周君世熊字清泉有釋文當求其詳并證異同也  
余既得三老碑搨本未數月即有以周君清泉釋文題跋見示其所釋與余微有異同三老諱通字少父少作小母諱捐字口君君上是諱字次子盈盈作益次子士曰元士士字均作士子女曰无名无作元汁稽履化化作仁貴所出口及口出下是嚴字及下是焦字敬曉末孫口副祖德焉孫下作蒿字注曰疑古莫字因附於此

俾覽者詳焉其題跋曰先君子解組後卜居邑之客星山下嚴陵塢即漢徵士嚴先生故里也咸豐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贅墓見石上有字歸以告余余往視碑額斷缺無從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其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設祭移置山館建竹亭覆之按東漢光武晉惠帝東晉元帝後趙石虎西燕慕容忠齊明帝魏北海王皆紀元建武惟光武有廿八年且值壬子碑紀其母忌日即未必刻於是歲字法由篆入隸與永平建初諸石相類定出東漢初無疑三老諱通邑志失傳據諱忽字子儀考後漢書任延傳延為會稽

筆二

士

都尉時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稱多士如董子儀嚴子陵延皆以師禮待之此諱忽字子儀者歿於建武十七年時地悉合豈即董子儀歟原注云吾邑董氏春董襲見太平御覽北堂書鈔注引會稽典錄謝承後漢書會稽先賢諱諸書漢碑盛桓靈朝當建武時碑制未備額石七形頗類碑字末筆其文與衍大意為子儀第七子邯迫遠而作祖母母有諱字而不及氏末云貴所出嚴及焦或二母之氏歟又云碑出咸豐壬子上溯建武壬子正得一千八百一年辛酉之亂賊火吾廬亭相去稍遠得不燬事平碑仆于地旁贅漢晉甄數十如竈突然蓋賊用以作炊者石受薰灼左

測黔黑而文字無恙凡物隱顯成毀固有定數此碑幸免劫灰先賢遺迹賴以不墜知海內好古家同此愉快也

余在會稽禹寺見唐開成五年往生碑已載其大略於前矣後至省垣以語如冠九前輩遂託人至會稽搨數本見贈因載其全文於此碑額書往生碑三字文前有題目云結九品往生社并序沙門處訥撰文云唐開成五年歲次庚申皇帝昇極是歲夏五月會稽禹寺請公英法師講金剛經于餘姚平原精舍會次慕一千二百五十人結九品往生社夫為善者迷於所趣無量壽佛

筆二

士

返念不息遺民掛冕康樂投簪史氏稱之其風不泯英公學我眞教挹其遺蹤施有等差階陳九品旁求貞石書其姓字不以予管見命序其事云第一品僧處訥僧永端徐十一娘第二品第三品蔣漸達第四品朱寧第五品僧良捷僧陟霄僧獻通僧惠平潘顯魏成邵仕興蔣浦呂三娘張菩提梁出世陳世一娘胡大惠第六品僧雅操僧智源蘇約梁十一娘邵玘陸遂徐文政方榮進鄭大娘馬超朱趙七尼淨嚴第七品僧閑居僧清習僧履言潘雅傳成申屠儉潘存約陳世娘項卿朱清淨尼宛輪第八品尼堅持李皇高二娘鄭簡盧做朱智明

許三娘宋十四娘僧法敷僧元宥第九品方榮進師  
簡危倫吳貫之許玩楊成方常和徐式繆阡從繆學繆  
陶婆鄧協繆日華李瑜戚通方子明邵強謝行恭翁珍  
周慶徽馬訓徐公佐蘇澄尼契能尼深淨尼志常尼弘  
政尼弘辯尼契虛尼圓政尼遠照尼體常尼契端尼目  
淨尼妙喜潘妙性梁出世徐十二娘徐三娘朱十二娘  
方二娘姜三娘張圓滿沈十一娘鄭三娘丁蓮花邵大  
娘董法超劉智滿胡二娘梅十二娘張八娘施十一娘  
劉一娘周三娘胡福相沈九娘虞清淨黃二娘王三娘  
葉四娘吳卅娘江十一娘李志圓黃三娘李圓滿繆真

筆一

圭

姓鍾元成宋恠胡仲芳劉叔俞子興朱理蔣仕琳夏用  
陸嵩劉文皇賈政沈簡龔榮盛望陳可津按碑文稱一  
千二百五十人而所列止二百三十三人第二品下不  
列姓名殆不得其人而闕之歟碑中男女混淆僧尼雜  
糅至為可笑余詩所云坐借蚩蚩民作事等兒戲以此  
求西方往生庸可冀備錄其文姑以詒好事者云爾  
字不可識殆當時俗體序中篆字依文義當作募直誤  
字耳未必用六書假借法也梁出世一人而既列第四  
品又列第九品此不可解  
吳平齋觀察示余石刻鄭板橋字一紙其文云大幅六

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壹兩扇斗方五錢  
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  
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  
賒欠尤為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暗諸君子作無益語  
言也又附一詩云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  
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未嘗乾隆己酉板  
橋鄭變平齋跋其後云板橋道人此書為吳山尊學士  
所刻歲己巳夏四月范湖居士退樓主人重刻於滬上  
此後范湖退樓書畫潤筆皆準板橋所定即以此帖為  
仿單不復增減退樓即平齋自號范湖居士乃周君存

筆十

西

伯也余謂東坡先生字在當日只換羊肉而已吾輩率  
爾落筆便欲白銀亦大罪過然年來以筆墨為人役亦  
甚苦之讀板橋此帖輒為誦古詩曰齊心同所願合意  
俱未申退樓諸公聞之當乾笑也  
湖孺雜記載宋神宗時高麗國王祈于佛得一子常啼  
惟聞木魚聲則止有聲自空來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遠  
逾海而南得之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擊魚使者告  
以故且言世子臂間有佛無靈字僧遂偕往見世子曰  
此吾師也吾師先為輿夫肩輿得金自給之外以餘貲  
投井積久建刹于湖上一年而師跛明年盲三年為雷

擊死吾因題佛無靈三字于其臂孰意其生于此子王  
口如是則佛有靈矣因爲建寺其地顏曰高麗按高麗  
寺卽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神宗時寺僧  
淨源疏釋經義流傳殊域致高麗國王之子僧義天航  
海而來乞爲弟子及還國以青紙金書華嚴經二百部  
并經閣之貲附貢舶以進遂建華嚴大閣藏之俗因呼  
爲高麗寺詳見慧因寺志及明潘晟重脩慧因講寺記  
然則寺建于吳越非宋時剏造且非高麗所建也高麗  
所造特華嚴閣耳佛無靈之說是流俗所妄傳明矣  
余游淨慈寺寺僧大圓指門外百工池謂是宋時顛僧

筆一

五

道濟遺蹟余按西湖志云宋建炎已前寺累遭火鞠爲  
荆墟熙甯間有善青烏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禳之寺僧  
寶文乃募化開池與力者萬人故名則此池之開非道  
濟也世俗知有道濟不知有寶文傳訛久矣

道光三年直隸正定府元氏縣民劉黃頭掘地得一石  
爲唐宣城縣尉李君之妻賈氏墓志銘末行刻後一千  
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十二字曰道光三年上溯葬年  
唐建中二年年雖小差而姓名不爽亦可異也戴子高  
以搨本見示余按其文夫人諱嬪字淑容長樂縣人李  
君隴西人舉賢良授宣城尉先卒夫人以建中二年二

月十二日卒于其從父之弟趙州元氏縣官舍卽以其  
年二月寔於七義原從子文則爲之銘其銘詞末二句  
曰一扇泉壤萬歲千春殆因是語而推算之遂得黃頭  
發冢之事乎未行所書與全碑字體一律是卽其從子  
爲之矣

吳興沈吉齋名夢慶二十年前曾以所著題榭廡詩集  
求序于余今存寶萌外集中然久不與通音問矣同治  
六年朱君采藻以其書來乃知吉齋著述繁富有廿二  
史雜說尙書彙解肉譜匹夫小史古韵通叶庚癸一家  
言等書其肉譜體例與王季蒙求相類不知何以爲此

筆一

末

名匹夫小史記常言俗事庚癸一家言則專記身賊之  
難者也余皆未之見惟尙書彙解曾得讀之似于經學  
尙疏余貽書吉齋小有規正而此後竟不得其一字蓋  
未見宋納也余憫其窮老著書終就湮沒略識梗概于  
此

鄒縣薛梓庭吏部名作模道光三年進士嘗以事戍伊  
宰辛丑王寅間從靖逆將軍于廣東罷歸遂僑居揚州  
十年一夢極煙花三月之樂今歲行年七十有七矣腰  
腳猶健自言昔歲遊西湖尙步行三十里也時從廣東  
載書數萬卷至蘇州求售蘇州太守李薇生爲之先容

頗有所獲與余相遇知余有羣經平議已刻版為印百部去余笑曰楊子草大元同時有尙白之嘲覆醬之議今鄙人殺青甫竟而公即以奇貨居之勝古人多矣福建南臺有閩越王騶無諸廟庚午之春余至閩因往觀焉廟在山上前殿祀王後殿并祀夫人夫人居左而王右之以漢制尙右也其後有釣龍臺釣龍井云是王故蹟泉水甘冽淪茗頗佳其巔有榕陰山館凭欄俯視海外帆檣歷歷可數亦壯觀也前殿兩廡從祀者四曰白馬王曰吳巖王曰顯惠將軍曰協惠將軍皆不知何人嘉慶間碑稱兩王皆無諸之孫白馬王即繇君丑吳

筆一

七

巖王即吳陽其說尙可採而又以白馬王謂即白馬三郎余按白馬三郎乃五代時閩王王審知也以為無諸之孫謬矣又稱白馬王有射桑溪惡鱗事因有射鱗尊王之稱荒誕益甚余謂無諸建國于茲允宜廟食以史漢閩越傳考之無諸之後有閩越王郢閩越王餘善皆以背漢不善其終非祀典所宜及惟繇君丑是無諸孫以郢等首惡不預謀立為越繇王奉閩越祀其後又有繇王居股以殺餘善自歸封東成侯又有越衍侯吳陽越建成侯敖俱以殺餘善功吳陽封卯石侯敖封開陵侯此四人者於從祀為宜又有東越將多軍降漢封無

錫侯亦可在從祀之列此外若吞漢將軍騶力及史失其名之徇北將軍皆叛臣之黨不得與于此矣閩俗尙鬼祀典多不經余惘無諸之廟而從祀諸人陋俚無據因書所見如此官斯土者有好古君子當于愚言有取焉

余因白馬三郎之稱而思閩王王審知亦五代時賢君也自宜廟食閩土春秋崇祀余至閩適當春仲見當路諸公于祀典所有事者牲牲玉帛奉行如例而王審知之廟無聞焉豈非閩中一缺典乎唐天祐二年為審知建祠福州侍郎于競撰碑文其略云公器局端雅識理

筆一

六

融明及膺帝命寵陟齋壇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汗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尙爭雄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遠致廓清一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兵戈游起帑庾多虛凡列土疆悉重征稅商旅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鄙市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禦故得填郊溢郭擊鼓摩肩竟敦廉讓之風驟觀樂康之俗據此則王氏之造福閩疆亦不讓吾浙

之有錢氏矣此碑今尚在余于壬甫兄福防署中見其  
搨本因錄辜較如右

禹陵空石文康熙閒張編修希良視學吾浙屬部吏揭  
之以意屬讀得二十九字惜其釋文今未之見王氏金  
石萃編阮氏兩浙金石錄均有所審定然至今可辨者  
止曰王石乾象并天文晦真黃十一字而已象字止存  
上半之刀晦字止存左半之日以余觀之象字可信晦  
字猶存疑也其右刻詩一章當是宋元人之作除前人  
所辨識外余又加審定其不可識者四字詩云沐雨櫛  
風無暇日胼胝還見聖躬勞古陌□□□元氣梅梁赴  
海作波濤至今遺跡衣冠在長使空山魑魅號欲覓口  
陵尋空石山僧爲我剪蓬蒿余去歲游禹陵觀空石惜  
未及手搨以歸今春魏稼孫以搨本見示因得諦觀之  
而錄于此

筆二

九

余前視學河南時香巖制府英桂方爲河南巡撫今一  
別十五年矣庚午歲重見于閩中公爲言成豐九年自  
豫入觀蒙 文宗顯皇帝召見語次及樾有俞樾  
寫作俱佳人頗聰明之 諭是時臣樾去官已一年有  
餘矣何意蟻蝨微臣尙在 眷注之中昔蘇軾聞神宗  
有奇才之歎痛哭失聲樾之才固不足以比蘇軾而以

天涯殘客重聆 先帝玉音亦不禁涕淚之橫集  
也

吳仲英大令恒居家時有李君覺仙館其家一日晨起  
有客來訪之覺仙臥未起乃去已而又至窗外視之仲  
英笑曰覺仙還未覺客應聲曰張子又來張仲英大驚  
遽出延之入問其姓名乃張君曰熙亦武林名下士也  
遂與定交以一聯作合是亦金蘭譜中一佳話也

筆二

十

西湖北山路由岳王墳而進有三洞曰香山曰紫雲曰  
金鼓庚午初夏余往游焉香山洞甚淺無可觀覽金鼓  
洞蕪廢太甚有兩道士居洞中衣服挾斯髮髻髻然殊  
可憎惡昔人改郭景純詩云青谿三千仞中有一道士  
輒誦斯言一笑而出惟紫雲洞極有致其前洞廣修可  
百筵中間一徑纒通人石巉巖可畏俯首而入猶懼觸  
額既入則豁然開朗與前洞等內鑿佛像數軀且有泉  
水注崖石閒冷泠然僧言此中可銷夏六月中游屐相  
繼此時尙早也張平子云幽谷替岑夏含霜雪信夫  
余將從天竺至龍井僧言踰棋盤嶺取道較近遂從其  
言輟駒嶺上下各三里昇夫頗以登陟爲艱然山徑  
曲折蒼翠四合若無路者亦山行之勝致也登其顛則  
錢唐江在前西湖在東湖中游船了了可數距余所居



詰經精舍若在咫尺矣山岬有僧寺不知何名壁縣一  
錄書安隱堂始即其名也有老僧以采樵為業時方揀  
擇新茶因取極細者烹以供客即龍井茶矣僧自言不  
知佛法亦無布施終歲自食其力乃削髮一山農耳然  
其人頗不覺可厭視叢林大和上或轉勝之也

西湖之勝尤在裏湖兵燹以來名勝之地化為榛莽惟  
錢王祠岳王墓和靖先生祠蘇白二公祠及平湖秋月  
三潭印月湖心亭稍稍修葺以供游覽而六橋以西無  
游跡矣余獨掉扁舟進蘇隄第三橋泛于裏湖至于茅  
家步又進玉帶橋訪金沙港關廟遺址積垣蔓草幾不

筆一

圭

復識惟池水尚未枯竭然徧地荆榛不能臨流賦詩矣  
內存殿屋三間亦危欲傾比倘及其未圯修葺之事半  
功倍然無人議及也回憶道光丙申余初至其地至今  
三十五年不勝今昔之感

阮公墩在湖心亭之西去年彭雪琴侍郎謀築屋其上  
親履行之而泥土甚鬆以篙刺之應手而入始知其不  
可屋笑語余曰此真軟公墩也然余謂築屋雖非宜禱  
時花木當無不可若於其四面臨水處徧種芙蓉花時  
照耀中流爛如雲錦亦奇景也惜無好事者與謀之  
余居西湖廡樓樓多鼠每夕跳踉几案若行康莊燭有

餘美無不見跋始甚惡 繼而念鼠亦飢耳且于余衣  
服書籍一無所損又何啻焉適有餽餅餅者夜則置一  
枚于案頭以飼之鼠得餅不復嚼蠟矣一夕余自食餅  
覺不佳復吐出之遂并以飼鼠次日視之餅盡而余所  
吐棄者故在乃笑曰鼠子亦狷介乃爾是夕置二餅以  
謝之次日止食其一余歎曰不惟狷介乃亦有禮

佛家放生儒家亦放生或謂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是孟子數罟不入汚池魚鼈不可勝食之意非是愛惜  
物命余謂君賜生必畜之可見總以不殺為是不然推  
君言不宿之義大君有賜自宜即付庖廚何為而必畜

筆一

圭

平庚午五月余以小舟載鷄六頭至淨慈寺交寺僧大  
圓畜之歸而漫書數語示好殺者

洞庭山出茶葉名碧蘿春余廡蘇久數有以餽者然佳  
者亦不易得屠君石巨居山中以隱梅盒圖屬題餉一  
小瓶色味香俱清絕余攜至詰經精舍汲西湖水瀹碧  
蘿春歎曰窮措大口福被此折盡矣

春在堂隨筆二

春在堂隨筆三

德清俞樾

上虞有文衡山所書前後出師表石刻末署嘉靖三十年辛亥七月二十四日文徵明書時年八十有二又有葛梅賦云余待白姑蘇荷衡山翁知最稔為余書武侯出師二表以余世系出琅琊也命工鐫石以傳珍翁之楷法者不因得武侯盡瘁之心乎古虞葛梅賦沈肖巖為上虞校官樞以見贈余觀其首行書出師表三字末書諸葛武侯四字亭林先生日知錄云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

筆三

而同之變古書以肖時文之面目使古人見之當為絕倒今觀此刻則嘉靖間已然雖衡山翁亦不免從俗可數也

余舅氏平泉姚公嘗著嘯經借洪範九疇衍為八十一疇其書未成然宋蔡沈著洪範皇極內外篇已衍洪範九數為八十一章矣公又以唐宋之間散而無統不得拘薛歐兩史之例以五代為正統欲撰一書名十一國志以李克用為首次主建朱溫楊行密劉巖王審知石敬瑭劉知遠而以劉崇附之又次為李昇郭威凡十一國仿陳壽三國志之例國自為書而楚與南平吳越別

為載記其書亦未成然 國朝吳任臣已有十國春秋之作矣乃歎吾人偶有所見前人都已先為之正如元郝經撰續後漢書而不知朱蕭常先有此作矣至於議論之偶同者當更不可勝數余所著書恐皆不免

勒少仲同年方綺嘗攝江蘇臬使至三年之久余庸吳下往來甚密後奉檄至皖北筦釐捐局事寄宣紙長一丈有二尺者索余書大字作楹帖其來書云曩在京師見伊墨卿先生以六尺素紙作五言楹帖可喜之至惜未購得至今憾之同年中平時欽佩出於肝膈無逾兄者若不能多得兄書他日老去定以為憾矣余深媿其

筆三

二

言自惟筆力孱弱方之墨卿先生無能為役乃承良友拳拳如此心誠憐白髮公信夫

吾家德清東門外之南埭數百年矣莫知所自始相傳元提舉希賢公實始居此 先朝議君詩云我家中山陽溯源自元末堂堂希賢公孫謀善貽厥注云見明沈御史松族譜序中然希賢公名諱無聞焉先世多隱於農故譜牒不著庚午歲余于吳中見候補縣丞俞君永泰字棣華徽州婺源人為余言天下俞氏皆出於徽徽有十八派今家祠有屋宇十八區清明大祭十八派皆有至者各以其派居祠屋中以三日為率祭日及前後

各一日也三日中有供張或道遠多留一二日則須自具矣子姓解多為娶著姓余因求觀其譜而譜在徽越數日鈔示大略始祖曰縱二世曰歸三世曰貞四世曰奇鸞五世曰藥六世曰中曰安曰吉七世曰永宗曰永崇曰永深曰永沅沅始由宣州遷歙沅之子曰植植之子曰昊曰昱曰晃曰昌昱遷浙昌遷婺所謂十八派者皆遷婺後所分也然則吾浙之有俞氏尚在十八派未分以前所別出乎俞縱俞歸俞藥皆見史譜牒家所引據不甚可信自沅以來當不誣也用識於此殊深藉氏數典之懼

筆三

五

趙忠節名景賢字竹生乃先君門下士甲辰之秋余與同舉於鄉者也自幼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及咸豐之季東南淪陷君獨守湖州城歷三載餘卒死于賊論者謂張睢陽文信國合為一人洵不虛也歲在庚午余寓吳下君之從孫曰鏡者以君遺墨一冊見示為文者一為詩者六為帛書者六其在賊中所作五律四章合肥相國會以入奏有二云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海內誦而壯之其帛書則皆在危城中使謀者從間道寄其族父吟蕉觀察于上海者稿雖出於君而蠅頭細字皆幕中客所書末署清瀾蓋

恐謀者或為賊所得故變其名不欲使賊知也或親筆作數行附後則仍署名書中多隱語曰子固則謂湘鄉相公曰琅琊則謂浙撫王壯愨曰包魚則謂鮑提督超曰黑糖則謂火藥曰輾硬白物則謂銀米曰當十青蚨則謂大錢口曰勃如色則謂戰日屢博得綵則謂戰而勝頗有古人麥鞠鞠窮遺意亦足見時事之艱危而用心之苦矣至云作一日事盡一日心又云力竭矣而心不敢謂竭勢危矣而身不以為危守死善道以盡臣子之責而已讀之可以廉頑立懦嗚呼睢陽聞笛之詩信國衣帶之銘君之遺墨追配無愧不圖吾榜有此偉人

筆三

四

因題七律一章歸之而撮其大略於此  
同治己巳江甯蘇州杭州武昌四書局有會刻二十四史之舉余與聞其事在詒經精舍曾以會刻全史章程命題肄業生潘鴻字儀父擬章程八條以進今錄其四條一曰二十四史總計三千二百九十四卷四局分刻當各得八百二十餘卷今擬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北齊書為一分共八百三十卷陳書魏書周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為一分共八百三十五卷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為一分共八百八卷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為一分共八百二十

一卷二日二十四史除 嶼版外有汲古閣十七史本  
明南北監版二十一史本其單行本之佳者史記兩漢  
書新五代史有明汪氏本史記漢書有凌氏評林本後  
漢書有元刻本南北史新舊唐書各有合鈔本舊唐書  
有明閩人詮本其間異同不一應作校勘記附末三日  
備校各書如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潘眉三國志考證  
梁玉繩史記質疑王念孫讀書雜誌錢大昕廿二史考  
異三史拾遺諸史拾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皆足考訂  
異同其他如通典通考通鑑續通鑑宏簡錄宋史新編  
東都事略李燾長編歷代名臣奏議宋元學案王鴻緒

筆三

五

明史彙吳任臣十國春秋鳳鸞遺史拾遺之類凡足資  
考訂者皆宜購備四曰天文律歷等志非平時所專習  
者不能訂其謬奪每局應延請精于歷算星學者一二  
人專校天文各志

何子貞前輩爲余言治經使人靜細治史使人躁淨又  
曰子居京師久矣嘗見座主之請門生乎以一柬招之  
則無不至至而主人不遽出也客畢至然後乃出揖之  
坐則坐命之飲則飲惟吾所欲言無不諾諾此史學也  
又嘗見門生之請座主乎先十日而聚謀衣冠登門而  
具東焉既屆期味爽咸集客至肅以入側目而視側耳

而聽惟恐不當其意此經學也余謂先生之取譬妙矣  
先生又言經有學史無學余則曰經學無底史學無邊  
經學深故無底史學太汗漫故無邊

余同年生謝夢漁以庚戌進士第三人及第學問淹雅  
官京師二十餘年鬱鬱不得志嘗語余曰學問是一事  
科名是一事祿位是一事三者分而不合有學問者不  
必有科名也有科名者不必有祿位也余深韙其言偶  
以語何子貞前輩先生曰傳不傳又是一事

余在詒經精舍曾以天竺山訪周伯溫題記命題然恨  
未見搨本辛未之春肄業生陳桂舟殿英入山搨得數

筆三

六

紙以一紙見詒文字完具篆法遒勁洵石墨之奇珍也  
其文曰理公岳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宋焉在錢唐虎林  
山天竹招提之東南玲瓏竒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  
人慧苾來尻觀堂起廢緝甬爰開是岳窈窕繚複鄩如  
堂堂雲涌雪積發深雷蘊後七年少丞綬監楊公之弟  
元帥伯顏清暇游榻扶竒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岳石刻  
十佛及補陀大士象金碧炳赫悅躋西土冀徼福惠  
我重親利我軍旅久釋氛沴永奠方岳岳之異勝誕增  
於昔爲虎林奇觀寔苾公軌行精愍有目致之居民號  
曰菩薩蓋非夸益天竹味尙允鸞師臘日八十與苾同

志徵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  
溫記并書右篆書二百十一字為十三行行十七字惟  
第八行止十六字則以氣字下石有泐處也第十行著  
字下亦有泐處故其上号曰二字較小然則當日竟  
據石書丹非鉤摹上石也文中慧首之首不作炬緝附  
之附不作傲霏如之霏不作廓少丞之少不作左游恹  
之恹不作憩久釋之久不作冰皆與說文合然亦有  
古而反失之者如絲遠之茲自當作幽說文幽隱也  
山中从宀茲亦聲此云茲遂義屬山岳則以幽字為宀  
幽必從山猶遂必從宀也乃作茲字反失之矣又如歸

筆三

七

蘊之霽自當作靈曾子天圓篇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  
氣曰靈此云霽蘊正謂精氣所蘊結則以霽字為宀乃  
作霽字說文霽雨零也反失之矣伯溫六書正譌一書  
頗為後人指摘觀此刻者但玩其筆意可也未有隸書  
小字兩行云此碑同口葉子得之理公岳華羅剔蘇相  
與大息何二百年來人莫知而志莫載邪豈尤物神護  
將光終難掩文寶久祕者必彰刻雖晚出余與耶子愛  
其古也用表于世嘉靖戊戌冬十二月立春日葉彬題  
按同下一字似是敦字漫漶難辨耶子亦不知所謂首  
行訖于掩字下倘有數字搨者未全也將光二字相連

屬將字止有上半殆由鉤摹上石紙本相合故不分晰  
耳以是知古人磨崖必據石手自書丹也

世傳鐵樹每逢甲子歲開花同治甲子余在天津元旦  
賦詩曰喜逢鐵樹開花歲應是銀河洗甲年後見七修  
類稿云鐵樹遇丁卯年則開花因將此詩改易然長洲  
褚稼軒堅瓠集云鐵樹即紅豆樹我郡東禪寺中有之  
天啟甲子開花與否無考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  
開結實纍纍是甲子開花之說又信也編建福甯府署  
中有鐵樹一株嘉慶己卯歲開花荔園太守 誠安會題  
嘉樹二字以識其事重台 嘉慶己卯年五月十三日矣吾

筆三

木

兄壬甫適守是郡樹又作花然則鐵樹開花初無定歲  
但必數十年始一花耳  
余舅氏姚平泉先生溫良樂易君子人也嘗自謂以出  
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斯言余終身誦之今年校其遺書  
屬先生門下士陳子壯大令付之剞劂有瑣談二卷內  
一條云凡人以君子之心度人未必皆中然我不免為  
君子況中乎以小人之心度人未必不中然我不免為  
小人況不中乎數語亦名言也謹識於此以代几席之  
銘  
余長子紹萊幼聘仁和周氏雲笈大令之第三女名芝

字叔英雲笈知江西安義縣寇至死之女距父死一月無疾而卒余有傳存集中偶檢舊篋得曩時手書傳稿末附軼事數則輒錄於此 女生前有手植桃樹一株在家園中臨卒前數日自至樹下撫摩數四歎曰吾數年心血也 女臨卒之日家人爲其父作紙錢將焚之女亦助之作復微哂曰不知冥中需此何爲 女既卒數月其姊仲英夢有人以父命召之乃借往至一處甚闊廠中設一椀父據椀南面坐女旁侍西面坐女見仲英至頰若微蹙者仲英入拜父怒視曰聞家人議吾何不稍避而死於賊吾何避哉吾何避哉且爾曹不好慰

筆三

九

爾母終日號泣何也言已起入內女出一紙示仲英字小不甚可辨中數字稍明白曰萬事如電耳正欲諦視有人自內出曰速去速去仲英驚寤其長姊伯英同夕得夢亦如之但稍模糊耳又一夕仲英夢女人其臥內仲英知其已死且知已之爲夢也因問其死狀女曰亦不自知但鵲突聞覺有人引至父所耳問我他日死亦能見父否曰可凡死者皆相教如生前即印雪老人亦常在我父處或時作畫甚樂也女所稱印雪老人蓋即先君子余家僑寓臨平時以印雪二字顏所居軒先君子生時能畫墨菊或以淡墨作山水小幅然不輕

爲人作故無知者卽周氏與余家親串往來甚密亦未之知也女能於夢中言之良足異矣女又言其從兄嫂有身必女也已而果生女 初女聞雲笈之訃微謂其家人曰仕途何味凡今之仕宦者罕早勸令歸休矣是時余方視學中州其明年以人言免歸女此言豈爲余發乎 余家初聘女時女始六歲女卒後其母姚恭人爲余言是日然兩燭於堂前女嬉戲滅其右之一并錫繫鎔焉因共祕其事不以聞噫豈與吾兒無緣乎因憶前明才女葉小鸞許嫁張氏婿家以棗茗爲謝俗所重也若中乃有斷玉搔頭一枝大驚密棄之後果未昏而

筆三

十

天事見其父天寥先生年譜與此相類夫小鸞特才女耳若乃父爲忠臣女爲孝女如叔英者不尤可傳乎余旣爲之傳又書其軼事如此冀當世好事君子或爲詩文以張之也 廣東粵秀山之麓舊有道觀曰應元宮祀雷神王補帆同年官廣東布政使時卽其地建書院爲舉人肄業之所仍其名曰應元蓋以大魁望多士也因於講堂之左關一軒曰仰出移奉雷神於其中補帆手題楹聯云嶽峙層霄海內斯文尊北斗雷鳴昨夜天公有意屬南州跋云用宋人黃仲冕故事預爲肄業孝廉來歲大魁之

兆至明年爲同治辛未科會試應元書院中得傳者九人而狀元梁君耀樞卽九人之一梁君字斗南樞聯中北斗南州已早寓之矣補帆時官閩撫因郵寄一聯縣其講堂云瑞兆豈無因不負隔年彈柳汁科名原有定適逢佳會種梅花其玉柳汁者因庚午春開課有柳汁染衣賦題也其云梅花者補帆五世伯祖樓村先生康熙癸未會試及廷對皆第一所居曰十三本梅花書屋補帆以書院落成適屆未科因於左偏餘地築屋植梅樹十三本亦頗之曰十三本梅花書屋爲諸孝廉兆也補帆書來述及以爲佳話且曰此凱泰一大快事君

筆三

七

宏錄入春在堂隨筆中因書大略如此又補帆在粵時因久旱禱於雷神有驗更題一聯於仰山閣云繞郭雲山收一覽出山雷雨慰羣生時補帆因水土不宐擬引疾歸有人誦此聯以爲必不得請未幾遷閩撫江蘇元和陳幾亭吏部鶴著明紀一書體裁明密決擇謹嚴頗具史才五十三卷後其孫內閣中書克家積成之中書佐張忠武戎幕死庚申之難孤維驥抱遺書奉其母走海上流離轉徙幸獲保全中書故人吳平齋觀察取其書擬刻之未果也已而江浙間有會刻全史之議初同治八年春余在蘇寓得浙撫李筱荃中丞書謀

合江甯蘇州杭州三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屬余謀之江南諸當事余因移書問兩江制府馬端敏端敏復書許刻至隋書而止則甯局所刻凡十五種矣又以告蘇撫丁雨生中丞中丞稍難之曰蘇局已刻資治通鑑應敏齋兼訪又購得畢氏續通鑑版歸局中則自明以前事迹具矣吾再刻一明史而三千年往事燦然在目何事二十四史爲余曰固也然公并明史不刻則已耳既刻明史則一大部也何不更刻一二種以成此美舉乎中丞首肯乃以刻遼金明三史自任此外惟新舊兩唐書薛歐兩五代史宋元兩史耳遂以告筱荃中丞大喜卽

筆三

主

定議吾浙刻兩唐書及宋史而以兩五代及元史請李少荃伯相刻之於湖北伯相不彫刻元史復移書丁中丞請以元史歸蘇局而刻明史其意謂元明一也可以交易而不知適與丁中丞初意相左矣於是平齋觀察乃出明紀示余曰子盍與中丞言之與其兩局爭刻一明史何如刻此書哉余因與丁中丞書曰公欲刻明史以補畢氏通鑑所未及使學者不必讀二十四史而數千年事粲然大備此意甚盛但明史與通鑑體非一律若刻陳氏此書則與通鑑體例相同合成全璧洵可於二十四史外別張一幟矣中丞然之遂以書付蘇局開

雕書成而中丞已奉諱去繼之者爲張子青中丞因其書無序請馮景庭中允爲之序中允爲述刻書緣起而未盡其事曲折蓋此事惟余知之詳也故紀之於此以告海內讀明紀者

家兄壬甫前在京師時見有以太極數爲人推算行年者其人坐一室二僕侍焉案上陳硯一筆一算盤一旁列二長几積書如堵客以生所值支干告之其人就算盤推算珠走如飛琅琅有聲亦莫知其爲乘爲除也算已謂其僕曰幾千幾百幾十有幾僕卽於几上檢書一冊示之其人任舉一事問客或曰君兄弟行當第幾或

筆三

圭

曰君室中人年如千歲其有不合則又推算如前大約一事相符則其餘皆合自少至長或逐年或逐月歷歷如繪然至此日此時而止過此以往茫如捕風矣今年與潘君子浚言及潘曰其推已往者先天數也其推未來者後天數也先天數推後天數不準若將來事亦作已往事以先天數推之則無不準矣因言有蘇君曰新字紫垣皖人也以縣令需次吳中有鄉人來欲居會館館人拒之因蘇君以請乃許焉久而知其人精於太極數蘇君就之推算且曰吾今年三十有幾請作五十有幾算之其人不可強而後可翌日持一函來告曰以

後事盡此中矣然今年不可啟視至明年穀雨日乃可啟之屆期發書乃止十二字曰露結之霜既見東流之水已盡不解所謂姑置之至是年九月以奉諱歸適在霜降後應上一句至十二月蘇君物故應下一句乃歎人生世間事皆前定精於數者固能前知也

金眉生都轉安清負才望喜談天下事亦振奇人也自西事之興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戰眉生獨主和議曰人知和之可恥而不知戰不勝而求和之更可恥人知戰之爲上而不知不戰而能屈人之更爲上咸豐戊午舉朝議和約頭緒紛多而入京入江兩端所關尤鉅萬

筆三

圭

藕船尚書力阻入京宋雪帆侍郎力阻入江眉生作參夷說一篇請以寬免沿海關稅抵其入江入京兩事當時不能用然實正論也國家無洋稅豈遂不能立國而夷夏之防不致潰決則所得多矣偶見其上湘鄉相國書云和之一字乃南宋以後第一惡名而北宋以前無此成見也三代下主戰亡國者有之未有以主和亡國者漢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非婁敬之策則遂無漢矣先帝殂於白帝吳蜀不共戴天而武侯卒不與吳爭後人無譏其忘仇蒙詬者回紇吐蕃其辱唐肅代德三宗極矣而汾陽鄴侯皆主欵及北宋之寇萊公范文



正公富鄭公司馬溫公於遼於夏無不議和神宗踐阼  
富公即云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此十數公者豈皆  
古來無氣男子哉厥後蔡攸童貫息恢復幽薊之奇功  
橫挑邊釁宣和因而北轍韓侂胄希不世之勛一戰而  
腰領不保此非古事之得失昭昭可見者乎今海內新  
遭髮捻之禍元氣已極敵矣無業之游民失職之游勇  
伏戎於莽紛紛皆是此時鎮定安集之不暇若又從而  
為意外之圖則如大病甫愈之身尚欲負重致遠一有  
蹉跌禍不可知夫泰西各國鼎峙緩則相噬急則相援  
竭天下之力敵一國可也而不可敵眾國支一時可也

筆三

事

而不可支數載况外釁一起內訌必生洋人用財如泥  
沙沿海五六省之莠民為其所嗾揭竿而起則洋人不  
必親執戈矛而中土已不勝其敵矣故攘外必先自強  
而自強在於刑政脩人才盛二者苟備則九世之讎可  
復一旅之甲可興非貿貿然暴虎馮河撫劍疾視者所  
可與議也其書千餘言通達治體今錄其大略如此  
江浙之開書局也余曾有續刻 皇清經解之議因  
博訪通人蒐羅眾籍戴子高望以書目一紙見示采摭  
略備乃當事諸君子莫有從余議者余窮老且病此志  
終不果矣而子高所詒書目猶在篋中因錄於此俟後

之君子周易則有若莊氏存與之象傳論象傳論繫辭  
傳論說卦傳論卦氣解八卦觀象解張氏惠言之虞氏  
易言虞氏易事劉氏申受之虞氏易言補易虞氏五述  
李氏銳之周易虞氏略例胡氏祥慶之虞氏易消易圖  
說姚氏配中之周易姚氏學尚書則有若莊氏存與之  
尚書既見書說莊氏述祖之尚書考證尚書記劉氏申  
受之書序述聞宋氏于延之書譜龔氏自珍之尚書序  
大義尚書馬氏家法大誓答問魏氏源之書古微周氏  
用錫之尚書證義焦氏循之禹貢鄭注釋朱氏右曾之  
逸周書補注詩則有若莊氏存與之毛詩說莊氏述祖

筆五

末

之毛詩考證周頌口義汪氏龍之毛詩異義陳氏奐之  
詩毛氏傳疏毛詩說音義類胡氏承瑛之毛詩後箋馬  
氏瑞辰之毛詩傳箋通釋朱氏右曾之詩地理考實魏  
氏源之詩古微儀禮則有若稽氏寅亮之儀禮管見張  
氏惠言之儀禮圖胡氏承瑛之儀禮古今文疏義胡氏  
培暈之儀禮正義儀禮官室定制攷吳氏卓信之喪禮  
經傳約吳氏嘉賓之喪服會通董氏蠡舟之釋祀徐氏  
養原之儀禮古今文疏證飲食考鄭氏珍之禮經小記  
周官則有若莊氏存與之周官記周官說莊氏綬甲之  
周官禮鄭氏注箋莊氏有可之周官指掌沈氏夢蘭之

周官學溝洫圖說徐氏養原之周禮故書考鄭氏珍之  
輪輿私箋錢氏坵之車制考禮記則有若王氏聘珍之  
大戴禮記解詁莊氏述祖之夏時說義夏時等例夏小  
正文句音釋劉氏申受之夏時經傳箋黃氏模之夏小  
正分箋夏小正異義魏氏源之曾子章句子思子章句  
金氏鶚之禮說春秋則有若龔氏自珍之春秋決事比  
魏氏源之春秋公羊古微柳氏與宗之穀梁大義述洪  
氏亮古之春秋左傳詁梁氏處素之左通補釋臧氏壽  
恭之春秋左氏古義朱氏右曾之春秋左氏傳疏董氏  
斯垣之國語正義黃氏模之國語補章注氏連孫之國

筆三

七

語古法輯存國語章注補正國語明道本考異論語則  
有若江氏聲之論語埃質程氏廷祚之論語說錢氏坵  
之論語後錄朱氏于廷之論語發微徐氏養原之論語  
釋讀考包氏慎言之論語溫故錄孟子則有若宋氏于  
廷之孟子趙注補正孝經則有若周氏仲孚之孝經集  
解爾雅則有若戴氏鑿之爾雅郭注補正丁氏傳之爾  
雅敘篇錢氏坵之爾雅釋地以下四篇注小學則有若  
鈕氏樹玉之說文段氏注訂桂氏韻之說文義證王氏  
筠之說文解字句讀嚴氏可均之說文異以上其九十  
四種此外若毛氏奇齡之尚書廣雅錄與補亡孝經

問四書改錯聖門釋非錄阮氏學海堂本未刻定補刻  
劉氏逢祚之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學海堂  
本多脫誤宜重刻又阮刻體例未免襍亂續刻者宜以  
經歸經而別為經義文鈔一書附後以采輯諸家文集  
及說部書中之有涉經義者均子高說

子高嘗為論語注專以公羊家師說說論語蓋亦一家  
之學也偶檢舊續得子高手書一通皆蠅頭細書錄注  
中義六十三事實之於余因擇其尤平易者識之 因  
不失其親因讀曰姻姻外親也姻非五服之親然猶必  
不失其親以其亦有宗道禮記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

筆三

六

宗也外宗為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 井有仁焉  
井葬之段字仁讀曰人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賞  
別為章 啟予足啟予手啟啟之段字省視也 不踐  
迹亦不入於室言不踐善人已然之迹亦不能入於善  
人之室 去兵謂去力役之征去食謂去粟米之征  
君子上達言作君作師上通天道小人下達言務工作  
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賜也賢乎哉賢勞也 道不  
同不相為謀若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往往世也諫猶正也來來世也言待來世  
之治猶可追乎明不可追莊子述此語曰往世不可追

來世不可待右皆子高之說余因子高解往者不可諫而陪來者猶可追之義周官追師注追猶治也猶可追言猶可治也夫子剛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為後世法皆所以治來世也公羊子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深得孔子之意而皆自楚狂一言發之楚狂之功大矣

傅長虞七經詩乃後世集句之祖藝文類聚載之而尚書一篇缺焉余曾為補之其辭曰我聞在昔維彼陶唐克明俊德光于四方迪維有夏亦粵成湯誕作民主率由典常丕顯文武無怠無荒萬邦作式四夷來王俊又

筆三

九

在官嘉言孔彰即我御事咸懷忠良維民從乂若網在綱聞于上帝至治馨香皇天眷佑降之百祥歲則大熟身其康強後王立政不和政隄勿畏入畏不臧厥臧維貨其吉謂暴無傷珍禽奇獸峻宇彫牆流毒下國九有以亡烏呼羣后無傲從康此詩乃余幼時之作雜采枚書殊不足錄然人或賞其掇拾之工穉故錄之於此白日壹去不可追以後稱今成昔時山澤所樂世莫禁金石之辭臣能為六經既明有著作萬念盡滅無思維登烹而立及者遠此理自古長如斯右七言詩一章乃集繹山碑字所為余嘗集繹山碑字為楹帖得一百聯

因成此詩截金彫玉亦頗費剪裁錄而存之庶無負一時之興也

潘孝廉鴻字儀父肄業詁經精舍三年乃精舍之高才生也余嘗見其與兒子紹萊書洋洋千言頗有所見今錄其略云士必通經方足致用六藝雖不完大旨皆具漢初師儒淵原不遺其所推暨復有以補益之若賈之於禮董之於春秋皆原本經術為犖犖大者遷之史體圓而用神固之書體方而用知亦尚書春秋之大宗子也劉子政詩書春秋學皆名家七略之作九六藝百家之總龜于歆垂畢家學張皇古文竄亂尚書周官以左

筆三

羊

氏為春秋傳與博士爭師心媚俗誠千古之舉人不獨劉氏之不才子矣唐人所頌正義實為滅裂經傳之首易用輔嗣書傳偽孔詩釋毛鄭三禮以後鄭盡掙前哲論語用何晏左氏春秋用杜預均無當也 本朝創明絕學時亦出入門戶異同皆為妄論但求師法大義之所在彼紛紛者與宋人說經一丘之貉而已夫說易者由施孟京梁丘而下至鄭荀虞氏不為元虛所惑則先後天之誣妄何敢緣隙奮筆說書者搗守伏生參馬鄭之一二王肅之流無可詆諆則枚賾之才遠出張霸下何敢黎丘畫見說詩者篤信毛公為子夏真傳知三家

皆後起卽韓嬰之洞達天人耶顛之旁推政化尙在無  
達詰之例何論識緯禘書支離怪誕致開新安疑序之  
變說春秋者師法胡毋生董子之條例則公羊科旨皎  
然明白赤也之書裨益絲粟丘則因不傳春秋者何足  
與議三禮實未嘗致力不敢妄論然操此以往其不合  
者尠矣說經諸書大都簡要者多得絲蕪者多失審乎  
家法明乎大義自然別黑白而定一尊素不願如東原  
一流人句櫛字比鈎考一名一物耗心竭神僅成數卷  
廢紙竊謂周孔復生講求平治必在教養用人理財諸  
大端至于宮室衣服器用去其奇畝大甚而已易桌椅

筆三

筆

而爲凡席易樓閣而爲堂室易杯盃而爲俎豆能乎不  
能此所以與于高輩終古不合也兵者五禮之一儒者  
所當知弟所見兵家言自周秦以下凡數十種而孫武  
子十三篇最爲近古致力三載爲之考證注釋其不能  
自信者漢蒞文志有孫子圖一種今不傳往往於九地  
等篇無以定其方向故未敢自信爲成書也百家爭鳴  
或傳或不傳而言之有故持之有理者屈指可盡漢世  
諸子大元法言實不在孟荀下好學而深思之當不何  
漢斯言

余有學校祀倉頡諱一篇載寶前集後應敏齋同年以

金岱峰廣文所著尊經閣祀典錄見示則知倉頡之祀  
有行之者矣今錄其詳文曰溫州府教授金衍宗爲重  
修尊經閣落成倡祀字祖經師詳請立案事衍宗前任  
臨安縣教諭時重建尊經閣崇祀歷代經師於閣上恪  
遵 功令以十三經注疏爲主其已入兩廡者不贅易  
祀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詩祀毛亨周禮儀禮祀賈公彥  
禮記祀戴聖左傳祀杜預公羊祀何休徐彥穀梁祀楊  
士助孝經祀邢昺論語祀何晏孟子祀趙岐孫奭爾雅  
祀郭璞大戴記祀戴德盧辯國語祀韋昭說文祀許慎  
并增祀功在羣經之河閒獻王劉德暨作羣經音義之

筆三

筆

陸德明共二十一人及涖溫教授任適重修學宮與尊  
經閣甫竣竊見凌郡博廷堪校禮堂文集有倉頡廟碑  
云甘泉始立廟祀又聞杭州刊刻惜字錄奉倉頡爲字  
祖勸於書院家塾各設祀因於閣上兩旁各設神廚東  
奉黃帝史官倉氏頡沮氏誦神位西奉歷代經師神位  
二十一人如臨安故事字祖經師同日致祭庶於敬教  
報功之意美備無遺斯亦贊興文教之一助歟按金君  
於臨海創祀經師事在道光十九年於溫州創祀字祖  
經師事在咸豐元年字祖之名頗嫌不典然亦無以易  
之至崇祀經師尤足補祀典所未備全謝山鮎崎亭外

集有尊經閣祀典議云今聖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俎豆於斯爲合蓋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鄉夾詩之齊魯韓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祀即其人或未醇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皆可存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未濫也金君此舉即本全氏之議而變通之以漢唐經師不勝枚舉故一以列在學官之十三經注疏爲至尊 功令嚴祀事也然其祀典錄自序曰余在臨水倡祀經師初議

筆三

筆

首祀孺悲繼以孺悲當列七十子中不當僅以經師祀之姑闕之以俟又宋史理宗端平二年詔祀蘇軾在張子二程子上不知何時罷祀大率以與伊川不合去之至夏小正經傳編次詮釋始自宋傅氏松卿功不可沒雖止大戴記中一篇當與虞僕射並祀是金君固自有遺議榘謂學校嚴重事在官司宏從 功令至書院家塾有舉行斯典者當從全氏之議博考漢唐經師使抱殘守缺之功不致泯沒而學者亦得以闡風興起也

春在堂隨筆三

春在堂隨筆四

德清俞樾

自軍興以來資糧屏屨不能不取給於捐輸 朝廷恩施優渥除木人得獎敘外有加廣學額之事誠曠典也惟東南兵燹之後市廛寥落都取凋殘學額雖增而應試之人轉減是以入學甚易乃有未窺六甲已博一衿者文風日薄士習日鶻議者謂不如請減學額仍如原定之數而酌加鄉試中額以償之此議甚善惜無人言之於 朝也憶戊辰之春余在杭州見陳子中太守言是年二月舉行縣試而於潛令適於是日至省上謁問

筆四

筆

何不縣試曰本縣止童生二人其一甫學作起講未成篇其一在鄉開開酒店農事尙早飲酒人多不克分身應試皆須待三四月間也是歲此二人者皆入學舉此一端學校之失之太易亦可見矣 余嘗於舊書中見文字數篇皆論列時事者不知何人之作其議多迂遠難行惟有一事似頗可採今錄於此其一事曰我 朝堂陛森嚴京官除各部院堂官及道科外外官除督撫藩臬外均不準專摺言事所以杜僥越而靖紛紜其制固甚善也然竊謂庶僚之中有宜許其進言者內則編檢外則道府既可以廣采納之途亦

可以寓考課之術惟在示以限制使無妨政體而已考翰林之官始於唐代書職官志謂翰林之職本以文學備顧問因得參謀議納諫諍然其時留卜伎術之流以至方士浮屠皆得待詔翰林非盡文學之士也今之編修檢討皆由庶吉士授職士林欣羨以爲榮遇而謀議不參諫諍不納寮友過從但以詩賦楷法互相砥礪兵農禮樂都未講求此豈國家儲材之本意乎愚以爲凡事之上關君德下繫民生以及學術所宜辨明典禮所宜釐訂者翰林院官除未留館之庶吉士外其業經授職之編修檢討如果確有所見宜皆準其繕

筆四

二

寫封章自赴官門呈遞惟不準其參劾保舉以杜侵官之漸如此則翰苑諸臣皆知上意所求不止在詩賦楷法必將留心時務討論典章以成有用之材而卽其所言觀其所學亦足知其人之賢否不必專以詩賦楷法工拙爲升降矣若夫道則領數郡之事府則領數縣之事外官而至道府其職任不爲不崇漢時太守皆得自建朝廷今則有督撫藩臬臨乎其上古今異宜非可一概而論地方公事自宜申詳司院由督撫具奏以符定制若令其自行陳請則意見各殊事權不一於公事轉多窒礙矣然道府所放後例須謝恩由外任

升擢者亦必進京引見向來每蒙召見一次

天威咫尺該員等心存敬畏多未能盡其所懷愚以爲道府新任均宜令其呈遞封章指陳時事而亦不準其參劾保舉并不準其論列本省上司僚屬賢否以爲市恩報怨之地其有勦襲陳言毫無實用者密論該省督撫俟其到任後留心察看如有議論詳明通達治體者卽於召對時再行詳悉垂詢若其敷陳曉暢氣度從容卽是真才可備大用是亦觀人之一道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若無敷奏之言又何明試之有愚謂京官編檢外官道府宜許其進言者正

筆四

三

以此耳又一事曰我朝因仍明制以八股時文取士康熙間會議廢之不久而復誠未有以易之也愚以爲制藝雖在所宜廢而成法亦不可驟更若必舍舊謀新責人以素所不習亦非所以順人心而服士論也夫國家取士原未嘗專以制藝其第三場之策本足以考取真才乃士子所用心試官所注目止在頭場經文已不甚講求策問更視同贅設此則奉行之不善而非立法之未周也今雖明降諭旨令考官於第三場悉心衡校不過習爲故事陽奉陰違宜卽舊制而變通之請自明年會試始飭令總裁官照欽定額數

加一倍擬中即將擬中第三場試卷先行進呈 御覽 欽派大臣閱看擇其根據經史通達古今者取中如額然後知會闈中照常出榜若所進之卷不敷取中奏請再行補進若干卷并將總裁同考各官交部議處則衡校諸臣自然加意鄭重而各舉子知科名得失以此為定亦不得不誦習經史以求實學矣會試如此則鄉試士子於第三場自不敢如前草率而各省主考官亦必仰承 意旨與會場一律認真風氣所趨日新月異數年之後天下士子將自厭制藝之空疎從而廢之自無異論即或不廢而將第三場改作頭場則制

筆四

四

藝雖存不過以今之經文視之總以頭場為重而科舉所得多閱通之士矣 宋于庭先生翔鳳嘗與余言近日士子不讀經書不通經義有學使者以多聞闕疑命題一生文中用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語居然高等彼殆不知異辭二字作何解也余謂先生此論亦太苛此生畢竟曾見過公羊傳尙有并此二語而不知者先生又謂之何至於引經不合本義古人亦或有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空承大統按公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所謂立子者

謂立庶子也公羊此文蓋明立適立庶之不同上言立適下言立子子對適言則是庶子可知矣建武詔書既云東海王陽皇后之子空承大統則是主於立適也而反引公羊立子之文殆未知立子二字作何解乎漢世多通公羊者而當時秉筆之臣函葬若此何貴重象之深也于庭先生乃莊葆琛先生之甥能傳莊氏之學嘗語余曰子見歸藏之易乎余曰未也先生曰說文始一終亥之書即歸藏也余不能通其說因亦不問後以語戴子高子高曰此皆莊氏之微言先生淺微言絕矣 汪調生道鼎乃汪春生前輩之從弟癸卯歲余啓春生

筆四

五

玉山縣晉適調生亦至與共晨夕者數月調生負才自喜而與余極相得每夕縱談至漏三下始休嘗以漢書古今人表有古無今擬為補之是歲除夕兩人聯句達旦不寐其明年調生還浙余寄詩曰一燈覓句過除夕九等論才到古人皆紀實也調生久下世詩亦不存集中已忘之矣偶於書肆見調生所著坐花誌果八卷皆記三十年來耳目見聞之事頗足資懲勸追念舊事為之泫然其書名坐花誌果未知所出安得起九原而問之也 漢書公孫宏傳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

所言如此而已漢武故事乃云上謂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宏數諫弗從宏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日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此事與漢書絕異使宏果以尸諫而自殺則亦漢之賢相矣漢武故事舊稱班固撰然其載長陵女子徐儀君事云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按元延乃漢成帝年號則此書乃成帝時人所爲非班固也晁公武讀書記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益無據矣余從前與汪調生擬補漢書今人表

筆四

六

調生以公孫宏爲阿世之學頗貶抑之今偶閱漢武故事得此一事惜調生久作古人不及更與之論定也咸豐十一年十月賊陷諸暨有包立身者縣之包村人倡義集團遠近附之攜家來投者不下十餘萬人賊屢以大隊擊之輒敗誘之降不從同治元年三月偽侍王約湖州之賊偽梯王由富陽進攻包村環數十里爲營立身善以少擊眾相持八九月先後殺賊十餘萬人是夏大旱水涸汲道爲賊所遏村中人眾食不繼賊又絕其糧道勢危甚然主客萬餘人無一降者七月朔賊由隧道攻之村陷立身與妹美英率親軍數千人潰圍出

至馬面山賊追及之圍數市立身中炮死美英手刃數賊知不免自刎死其兄立忠立賢皆死於陣父建勳母虞二嫂曰任曰王妻虞弟婦屠妹彩福彩官姪和尚女鳳娥姪女大姑二姑同日死之凡包村死者一萬四千七十七人同治三年護理浙江巡撫布政使蔣公益澧以其事聞 詔從優議卹按包立身之初起也人或傳其有異術能布香灰爲城然朱久香前輩嘗見之其人恂恂如常人初無他異而能於賊勢方熾之日全省糜爛之餘且又無名位之可以號召形勢之可以固守揭竿斬木自成一軍與賊相持久而不下遠近景附遂成

筆四

七

邑既陷之後同日赴義烏乎可謂豪傑之士矣當日浙中團練以吾湖趙忠節爲最今觀包村之事其難更有甚焉中興以來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而莫詳其事實余偶於斷爛朝報中得蔣中丞奏疏因書其大略如此辛酉歲余避兵上虞之槎浦偶從友人借得金罍子一書書每葉以故紙襯之其中有篆書數十紙啟視之得一百有九字顛倒錯亂不可讀察其文義知爲秦會稽刻石之詞行篋中無史記無可取證且會稽秦刻久已無存亦未敢臆斷也筆墨黯淡紙質糜爛且黏連於書



不可取出乃影寫其字而藏之姑以為翫而已其明年航海至天津假得史記逐字排比之則自皇帝休烈至貴賤並通四十三句尚存大半此後無一字矣蓋石之前半也不知好事者依史記戲為之邪抑會稽一石尚有臨摹之本留傳人閒邪夫秦刻之存於今者太山琅邪止數十字繹山傳刻已失其真近虞山楊氏刻徐鼎臣所臨碣石頌真偽難明何意窮海之濱覩茲奇迹雖真偽亦不可知未可聽其泯沒也因臨數本分詣好事者吳下顧駿叔茂才承之曾得其一

同治初上海修縣志余參預其閒故老相傳有楊天相

筆四 八

事舊志不載莫能詳也今讀故人汪調生所著坐花誌果內有楊協戎一條頗具本末其略云乾隆末有盜橫行江浙洋面 詔書名捕之為崇明副將楊天相所獲提督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總督銜總督某髦而貪且銜提督之獨奏也思有以中之已而有 旨命兩江總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總督總督受之適揚州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至江甯上謁總督語以是案尙有可疑太守遽曰緣營習氣往往誣平人為盜以白邀功空詳察之總督大喜即以此案屬之竟以誣良為盜定案出盜於獄而殺楊天相於海口提督亦坐免戍

軍臺楊天相死之明日總督出行香者有所見即日死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自首歷言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不飲與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按楊天相之獄既未平反載筆之士難於敘述此舊志之所以不載也然天相死時提協兩標兵皆呼冤擊鼓願罷伍歸豐幾成大變而上海之民為天相焚紙錢積灰如山阜至今父老猶能言之則此事固不可沒其實也因書其大概如此上海志書聞已告成未知於此事果否載入也

先大夫言小車俗名二把手遇順風有以布為帆者曩

筆四 九

于山東道上見之口占一絕云車行如駛不須推陸海茫茫妙想開偷得船家使風法布帆三尺樹陰來及自通州坐船進京船皆以驪曳絳他處未有也乃歎天下事無獨而必有其對因復成一絕句云舟行忽與坐車同妙法偏空六閩中邪許不勞喧兩岸一繩驢背去恩右見印雪軒隨筆卷一余咸豐中奉使中州行河陝閉山路崎嶇與行必以絳夫挽之與行舟無異乃作絳夫行一篇其首四句云頑青鈍碧起迎面高可千盤寬一綫輿丁欲上愁遷延乃仿船家例用絳此與先大夫所見可云三異矣至於輪船入中國而船亦用輪此又

事之愈出愈奇者也

葉詞生鵬波流話載杭州錢某如女史母喪年莫幾而生此事太奇女史不知何人既為年大將軍後身定當比蹤度雲非尋常脂粉也姑記于此當訪之杭人耳  
浙西人家晨起皆啜粥乃觀宋杜清獻公文集有奏劄云今池鍾令臣病後過堂講事臣筋力雖未強只得勉從其言在初八日朔後一往若凌晨朝參尚畏風寒又嘗遲以數日云云然則晨起啜粥宋時已然且形諸奏劄則知當時上下通行雖宮禁亦習聞焉願也清獻公名範宋理宗朝宰相

筆四

十

張育眉海仁和人余乙巳會試與同寓金湖會館相得甚歡育眉後以翰林直 南書房辛酉歲杭城再陷育眉避在籍死焉及余主講話經精舍故有遺愛於後正氣三廟乃始光初從金沙港移於此者遺愛即名也先覺即歸也正氣節忠義也庚辛之亂杭州死難諸公均入正氣祠而君獨未之及余曰是一缺典也乃以屬臨院校官傳告之大府而補入焉今校館饒偶得君戊午秋寄稿一得時余新從河南學政罷歸拳拳慰藉其意良厚故人之筆不可再得吉光片羽謹錄而存之其詩曰喧嚷市廛竟何如脫卻朝衫樂有餘詩

句難消才子氣烽煙未定故山居歸來元亮應耽酒老去康成好著書慙媿東華門外客軟紅十丈倦驅車茫茫身世等浮沤莫向長安問昔遊每聽角聲悲舊雨海謂雲笈 忽看棋局動新愁天邊燕子真如客江上鱸魚

況已秋筇笠蓑衣家具在相從應有五湖舟  
馬君晉菴字謙香黃君式三字菴香亦於是年入祀先覺祠馬君乃余老友乙巳之春與同北上乘小車自丹陽至京口甫至江干謙香指示余曰此金山也余有句云故人知有看山癖一見金山指向人一時光景依然如昨而君已古人矣黃君初不相知同泊初吳和甫學

筆四

士

使余同年生也按試甯波以明堂考命題有定海諸生黃以周據隋宇文愷傳以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二為衍文學使訝其與余羣經平議說同詰所自來乃以其父式三所著明堂步筵說進學使即錄其說寄余吳中并曰可附羣經平議弟十四卷後余因黃君雖亦以二為衍文然其說實與余異故未附入其時黃君下世久矣學使報滿引疾歸不久亦卒而其來書猶存篋衍偶一披覽既喜黃君所見之略同又重違學使拳拳之意因節錄其大略於此云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脩七晉校古書

並無二字式三案股度以尋堂脩七轉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康成以堂脩七步為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字文愷所見固得其實也記云廣四脩一者以脩七步三分之堂室之脩各得一步又三分之一堂室之廣有四步者其脩則一也記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中大室南明堂北元堂廣四步三尺其餘堂室廣三步四尺也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明堂周垣有四門以三之二為門之堂以三之一為門之室堂之左右為室所謂塾也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

筆四

圭

筵凡室二筵凡室者四隅之室非大室也記文止有四隅之室二筵而大室與四正堂之丈尺自明以此推之大室東西五筵南北三筵明堂元堂東西五筵南北二筵青陽總章東西二筵南北三筵四隅室廣脩皆二筵合之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畫之為圖井然有理矣先生著述甚富自易釋尚書啟蒙詩序通說傳箋通說傳箋通考春秋釋周季編略炳燭錄鄭君梓言宋呂問答做居文集俱未刊行惟論語後案曾以聚珍版印之利甫處有一本余未見也  
自來經生多不工詞翰朱子庭先生翔鳳傳常州莊氏

之學而所著洞簫樓詩多清麗可誦余於戊午冬移居石氏五柳園有詩四章一時和者頗多今皆不存惟先生詩尚在而五柳園鞠為茂草矣感念今昔為之惘然其詩曰城郭園林畫不如寬閒合作寓公居貯囊未必存餘俸捕架猶堪列 賜書人境移家非寂寞天街思舊賢踟躕商量此後誰千古時盼高軒過做廬此閒一律住名賢往迹流傳過百年自注康熙間為何義門學士故宅嘉慶間石琢堂編修居 不乏清風與明月何勞鑿石更疏泉書成自具胸中竹語妙能生舌底蓮觸熱衝寒正無數任他蛇虻各相憐重到真教老眼指回思昔日訪高齋自注琢堂先生與先君庚

筆四

圭

戊同年期鳳每還家必往謁見論文忽忘前脩遠道古方聽新論佳待與吾徒開境畵要知此事賴梯階栽培先問淵明菊早向東籬次第排吾生刻意慎風波其奈烽煙滿地多無多兼憂人局促緝麻敢即市嬰娑漸聞駟僮充流品聊與高賢寄詠歌相約閉門參運會坐看山月上藤蘿舊篔簹中尚有蔣叔起超伯七古一章其題云天祺節履游同樂獲窺福海瑤臺之勝歸而得讀大集率成一詩奉東蓋是時叔起猶官比部他 樞廷也詩曰昨游崑閩循丹梯海天一碧指瑤瓊雲韶樂分坐立部鷄婁鼓動騰雙貌球陽使者適來觀瓜果頻見中瑤齋屬車履

從豈不好顧我野性同山麝歸來租衣復不憤欲裏廠  
布師政黎急開君詩掃煩暑爽若快雨驅霆霓君身具  
有廣長舌下筆便掩閭浮提奇奇怪怪讀難識不但傲  
傲兼撐掣俗兒所藏鼠角耳如君乃握天曹犀草書況  
通吐痛帖才翁兄弟應難齊隱居吳中亦不惡時有後  
慎花開啼我詩相貽譬礪礪乃辱報之金裒踣從來南  
斗醉如泥祿命恣人來取攜惟當留氣暖下膺勞生何  
者非夏哇此詩神味絕似坡公奇恣可喜余官京師時  
廡廬與叔起最近晨夕過從每讀余詩輒擊節不置謂  
當代不得不以此事相推余甚媿之此詩亦極傾倒後

筆四

四

聞叔起官廣東尙有見懷之作則余未之見矣

孫琴西同年衣言嘗以琉球貢紙書詩二首見贈云前  
接來詩恩惠未及和頃鍾六英同年自越州來相見於  
補老處云至蘇可相見忽然興發即書兩首奉寄其一  
云握手重來翰墨場莫嫌髭鬢異青陽承明舊事都如  
昨項領羣公不可當垂老中興思衰職遠方消息畏戎  
行河汾要及當時用欲借元經更熟商其二云青山無  
恙舊戰場國故有台儒紫陽自注云杭州紫陽書院建  
自徽州鮑賈按是年琴西  
正主講議郎博士我敢望大師祭酒君能當越吳兩國  
四百里經書一目十數行賞音忽得子期去異義更就

康成商琴西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行余嘗與論  
詩不合戲曰吾所師者唐之白子所師者宋之黃無怪  
其黜辭矣其所著選學禮樂十卷余爲序而刻之年來  
不甚作詩故無續刻者此二詩未知其存稿否卽其生  
硬之致可知其辨者所在也

余少時卽斐然有著述之志嘗戲草散斲子一卷多悠  
謬之談滑稽之論其稿久不存清夜思之偶得數事聊  
錄於此以資一噱 伏羲氏畫八卦既成以示散斲子  
散斲子曰子畫卦以何爲始伏羲氏曰吾始於一畫散  
斲子曰子誤矣當始於一豎也夫一豎者引而上行則

筆四

五

輕清爲天引而下行則重濁爲地是故一豎者天地之  
象也天高而地下也一畫者日月之象也日東而月西  
也今以一畫爲始將先有日月而後有天地乎 堯在  
位七十載倦于勤讓于許由許由不受讓于巢父巢父  
解爲讓于散斲子散斲子受之立爲天子三月而返之  
堯歸而見巢父巢父曰鄉者吾與子友也今子受堯之  
天下非吾友也請與子絕散斲子笑曰子何視天下之  
重而視吾之輕也夫吾視天下之去留猶蚊虻之過眼  
也是故立爲天子而吾不以爲榮返爲匹夫而吾不以  
爲高今子以辭天下爲高將無以受天下爲榮邪 禹

受命治水將行問於馮斲子曰天下之水無大於河敢問治河有道乎馮斲子曰子意如何禹曰吾將鑿龍門以受之馮斲子曰子未知治河也夫河出於崑崙之墟千里一曲其曲也皆有大山以當其衝故河不得而不曲也昔嘗登崑崙而觀焉其一曲有山是曰規山其二曲有山是曰精石子蓋往而鑿之是二山者苟能通其一使河不折而入中國此一日之勞而萬世之逸也禹不從卒鑿龍門馮斲子歎曰中國世有河患矣 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面而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仁哉湯也德

筆四

去

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國馮斲子聞之曰不仁哉湯也夫禽獸猶罪其不用命況諸侯乎居無何湯與師伐夏放帝桀於南巢 伊尹放太甲於桐往見馮斲子馮斲子曰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始耕於有莘之野挾堯舜之道以要湯後世以山林為捷徑者子覺之也五就湯而五就桀後世朝秦而暮楚者子覺之也相湯而伐桀有其天下後世以臣伐君者子覺之也已立太甲而又放之後世置君如奕棋者子覺之也夫子覺者也覺人多矣伊尹大慙而去其明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武王既伐紂伯夷叔齊恥之逃於首陽山采薇蕨以為

食馮斲子載米三十車以餉之伯夷叔齊不受曰子之粟周粟也馮斲子曰子胡不達之甚子之心而有周邪薇亦周薇也馮亦周馮也子之心而無周邪子所載之天猶商之天也子所履之地猶商之地也子所飲之水猶商之水也子所食之粟猶商之粟也二子不聽遂餓而死馮斲子歎而申之曰登西山兮采我薇黃農虞夏兮猶可猶思二子兮我心悲 孔子既成六經告備於天門弟子皆贊馮斲子弔焉子路怒曰吾夫子之書成門弟子皆贊而子獨弔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血吾劍馮斲子曰吾非弔夫子也乃弔天下後世讀夫子之書

筆四

右

者夫以夫子之身而再逐於魯削迹於宋然則讀夫子之書者能無尼乎以夫子之身而絕糧於陳菜色於蔡然則讀夫子之書者能無窮乎昔倉頡作文字而鬼夜哭悲患難之始此也夫識倉頡之字且為不祥況乎讀夫子之書子路以告孔子憮然曰吾見窮而不怨也雖然馮斲子之見遠矣 余少時曾作鬚頭詩一首編詩時以其題目過小削之然通篇描寫頗為曲盡今不屑為今亦不能為也因補錄於此云人生尺寸膚何一寸不當寶豈真疾在首而乃雍同草乃有古人語頗足備一考髮髮使陽然何有

與蚤以警治山賊當先除其遺此語誰為之翼錄伏波  
老試之小黃門一時定絕倒其後文文山有詩載遺稿  
髮亡心則存想見怒如擣而我生於今頗覺此事好既  
免吐士衝亦滅商山皓經旬不一鬢首乃如蓬葆誰歎  
職其役短衣而破襖入廚呼作湯驚走夏羹嫂注水洗  
頭盆伏而監其腦一尺布不縫麤更甚魯縞以代礪石  
磨仍能芒刃保但聞霍霍聲如割田中稻其下承以盤  
奉若圭垂纒過眼天花飛滿頭敗箨掃吾非陶彭澤折  
腰亦弗惱甚或閉兩目不辨白集卓低昂黍麥頭忽已  
新如棗倘有蠅蟲勿問胎與天既而握髮三舍舊更

筆四

六

新造交柯青珊瑚纏絲黑瑪瑙吾身敵劍入如木科上  
稿爾乃手推敵有若苦吟甚耳門不容麥亦復恣探討  
其具貯一筒台喚胡盧養須臾技盡奏頌更飲水澡顧  
視種種髮風展未及燥酬之青銅錢俾就酒家媪而我  
坐一室耳目撥煩燥起觀晴橋外晚日尙果泉母奴未  
足責髮神或可轉聊以離低睡非敢於速藻

分券卯歲將之仕西君上章君紫伯以永嘉孰贈親長  
尺廣半之四面有字其文曰吳興烏程俞道用俞道初  
兄弟治作之永嘉元年八月十日立功余為賦長歌曰  
永嘉元年八月中吳興烏程始立功且作君兄弟同

道由道初皆吾宗為是吾宗特具贈臨歧厚意百朋勝  
麻布紋猶散似花青泥質已堅如鍊而我恩恩敢別筵  
到今如劈及皮錢不去搜奇金石錄不來數典永嘉年  
祇憐得姓衰宗早世系茫茫竟難表黃帝之將曰俞附  
遙遙華胄無從考列子三醫俞氏存寓言十九恐非真  
已傳漢世改從俞俞東更見吳時賜姓孫俞河要之江東有  
俞氏亦有一二見於史將軍俞恭敗可憐都督俞贊降  
可恥幸而東晉又起家一才一節俱堪誇俞縱捐軀死  
蘭石俞歸高論屈重華如何俞容仕前趙竟以常侍弄  
牙爪要知此姓在江東自晉而下頗不少宋有將軍俞

筆四

九

伯奇又有欣之與湛之俞僉永嘉一郡吏而以孝義于  
秋垂堂堂更有茶陵子俞道隆乃與此甄名酷似降而南  
齊亦有人傳中一見俞公喜是時門第雖未崇頗亦不  
與衰門同欲使俞藥改姓喻咄咄怪事蕭老公雲旗將  
軍終不改姓自由始語何偉情哉隋有俞普明以術者  
傳無乃猥不如文俊在唐朝慶山一諫其人高小兒節  
療有俞竇能以醫傳亦足豪厥後錢氏有吳越聞人又  
見俞公帛俞壽俞衍雖無聞亦有姓名留載籍宋史列  
傳登三人曰充曰卓曰獻卿隱逸傳中俞汝尙藝文志  
內俞庭椿為問元朝有誰某象山縣男堪不朽俞道勝

朝佐命數河間一姓四公古無有命廷玉子通嗚呼上  
 從五帝迄元明滄海桑田幾度東系無宰相難成表代  
 有傳人亦足榮青史論人人不足何妨更取叢編續俞  
 益期見水經注俞郵見於精異錄我將宜續數從頭頗  
 亦不媿甘棠柳已見順昌留政績俞更問力戰在嘉州  
 興我將著述問先哲願幸名山人未絕十卷尚書集傳  
 成俞元叢談豈僅題螢雪俞元我將經義窮搜字麟經  
 獨抱漢與皋俞漢風流更有玉吾俞擗頭說易幾忘  
 勞我將書法問前代書史之中有人在紫芝翁仿趙鷗  
 波俞建德君師李北海俞我從詩國溯風流秀清二老

筆四

手

俱千秋俞紫芝佩韋齋集十六卷至今猶荷 四庫收  
 補俞德而要詩人不止此唐宋遙遙兩進士唐俞德更有  
 金山寺壁詩誰歟作者名俞似山人俞遠神仙姿俞浙  
 潛心注杜詩豈獨異人有俞叟豈徒識味有俞兒所嗟  
 譜牒今無一三桓七穆憑誰說了美難歸五派中伯魚  
 敢謂諸田出自明以後數難終欲稽所出嗟無從漫將  
 吹律誇情角誤欲分榮判漢封走也身巾山下任摩挲  
 徧認先人樹元朝提舉希賢公實始移家來此處今為  
 雁戶藕花汀屋後山光空復青難將靈運山居賦寫作  
 蘭成思舊銘此瓢未識何年出思古幽情難抹撥姓氏

初非豆麥殊當年何必無瓜葛冉冉頻驚人事遷班班  
 猶帶土花圓待招華表歸來鶴重認烏曹舊日朝人笑  
 郭韜強依附我道顏標非認錯不見當年觸觸生殷勤  
 來拜羲皇墓此詩作時頗費蒐輯之功後以遺漏尚多  
 故編詩仍從爰雍然以作之之難亦覺棄之可惜仍錄  
 於此以備吾家故事云

辛未歲竹樵方伯恩錫開藩吳下相與唱和甚歡余因  
 言蘇州府學有宋紹熙閒唱和詩石刻方伯即搨一紙  
 見贈其首唱者建安袁說友和之者浦城張體仁胥臺  
 成欽亮浦城章澥胥臺唐子壽胥臺王藝三山陳德明

筆四

手

桐川周承助胥臺胡元功沒儀趙彥衛沒儀趙彥瓊沒  
 儀趙彥真書石者歷陽龔頤正碑額分書同年請倡四  
 字蓋諸君皆同年也袁公原唱云同年幾合幾分違三  
 十年閒見日稀尊酒相逢今也幸詩書論舊政焉依慈  
 恩故事今回首吳地清談對落暉平世功名在公等尙  
 期努力佐龍飛其詩亦不甚佳和者似較勝也前有范  
 石湖序頗足見宋人同年之重因錄於此云進士科始  
 於隋盛於唐本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  
 來尙矣唐人尤喜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  
 會長安坊市為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

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本朝略去浮  
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爲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既朝謝  
俟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  
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  
長者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  
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  
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惠篤事契委曲之意過  
唐遠矣士大夫甯得輕負此意契然雲散異日相視如  
塗之人乎紹熙改元建安袁起濂張元善俱使浙西始  
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絕

筆四

幸

傾倒情素獻醜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徧好  
事者襍然高贊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巖謂僕嘗涉春闈  
使爲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起  
又嘉二使君能脩舊好略記團司故實以代揚解之詞  
庶凡號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  
補焉非直爲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石湖范成大書按  
此刻自來金石家未著錄惟錢竹汀先生養新錄曾載  
其大畧余讀范石湖序慨然增同年之重輒依韵爲一  
詩擬徧徵諸同年和而名位卑下未可執牛耳主齊盟  
聊發此議而已詩曰芙蓉鏡下久睽違落落晨星比昔

飛  
稀豈以雲泥今隔絕遂忘蒲柳舊因依朝翔霄漢誰先  
路憔悴江湖已夕暉記不賜鵬初展翼煙波鷗鷺也同

春在堂隨筆四

筆四

幸



春在堂隨筆五

德清俞樾

年家子鄒蓉閣以張文毅公冰溪吟草一卷示余乃甲寅夏日公罷江西巡撫僑居玉山縣而作縣有水曰冰溪載叔倫詩所稱冰為鈴水玉為山者是也故題曰冰溪吟草首為廣哀詩四十三章序曰自粵賊犯順以來用兵五年又各處土寇竊發其間歿於王事者未易更僕數今年夏閒居無事因取平生師友姻黨及江西將吏之死事者各系以詩用志吾哀略以時日之先後為次下吏末弁匹夫匹婦亦皆與焉忠孝節義不可以

筆五

貴賤論也其詩每章皆以嗚呼發端首章云嗚呼林文忠文章云嗚呼李文恭他章皆然詩雖止四十三章然七章嗚呼武昌城十五章嗚呼石頭城皆羅列多人固不止四十三人也又七言古詩一篇題曰去年七月朔余在南昌守城督戰奴子鄭貴侍側與材官哈恩俱斃於礮血濺余身今年矣感而有作詩曰去年今日豫章城我在城頭督戰兵賊礮如雨向城擊忽然鮮血濺我纓左右嗟愕環相顧中有二人中礮仆材官哈恩僕鄭貴淋漓血染城頭路哈恩碎顛氣僅存鄭貴洞腹猶能言首問主人受傷否次言有母芝饗我我聞此語心

悲切世人柱自談名節此僕三千不讀書臨死之言何烈烈人生忠孝賦於天我今報國知何年將母猶荷君恩重愧汝國殤空公諱帝字補侯陝西涇陽人以翰林起家官至江西巡撫守南昌省城百餘日有功東南大局後在籍充團練使死回民之亂事具國史余於公為詞館後輩初不相識讀其詩重其為人錄存此詩亦足見一斑也

陳子莊大令其元嘗受業於余舅氏姚平泉先生少時恃才自喜齊視青紫道光戊子歲初應鄉試試畢與數友游西湖適有諸箕仙者于莊率爾問今科中否盤中

筆五

二

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至甲子相去尚遠子莊意頗不然大言曰仙人不靈盤中又書曰靈靈靈和與轟然一笑而散乃屢試秋闈一矜如故而距甲子之科亦不遠矣無何東南大亂蘇杭陷甲子科竟不獲舉行至賊平後始補行之則子莊已需次江蘇矣乞假而歸將復就試學使者以其既列仕籍不錄送無如何也復與數友游湖上語及前事曰仙人真不靈矣一友笑曰靈靈靈于於甲子之歲為左繼舉制府所薦舉疏云為敬舉人材似求錄用事然則子非甲子舉人乎子莊亦憬然信乎事皆前定也子莊宰青浦時有歸思繪峯洲

純思圖求思於余余信筆書五言三章曰之子有歸思  
秋來問水濱欲將種花手去作採蓮人煙雨扁舟活丹  
青一燈新鄉山九十九蒼翠撲船窗我欲留君住青山  
負草堂我將勸君隱 丹語情循良且喜宦遊地依然  
雲水鄉何妨緩歸棹在此作詩讀我讀君詩句因之自  
汗顏早經謝朝籍仍欠臥鄉關東舍採菱去西家穫稻  
遺還來應笑我吳下鬢毛斑余生平題圖之作多不存  
補此詩乃與到語然人或賞其流動有致姑錄於此其  
餘類此者尚多然旋作旋忘思之不得輒自笑曰姑聽  
後人收作集外詩矣

卷五

五

南海桂伯廉孝廉文燦自金陵來吳下以戴子高劉叔  
倪兩君書來見亦博學士也所習有易大義補禹貢川  
澤考詩箋禮注異義老周禮今釋春秋列國圖考箴膏  
肅評起廢疾詳發學守評論語皇疏考證孟子趙注考  
證孝經集解孝經集證以上諸種總名經學叢書同治  
元年進呈曾邀乙夜之 覽又有說文部首句讀四海  
記經學博采錄與戴堂集其經學博采錄與江氏藩漢  
學師承記體例相似君知余謾著頗富素觀已刻各書  
并未刻者錄目以去其亦將來人之歟  
余於道光丁酉歲應鄉試習中式副榜因考宋時解試

有所謂待補小榜者其今副榜之權與乎宋趙升朝野  
類要云待補者二場內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內只大  
場合格蓋恐黜落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洪邁夷堅  
志載吳滲事云營道士人吳沂清熙丙午獲鄉舉丁未  
下第夢二龍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薦至已  
酉遂更名果再預選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  
石應龍遂符其兆又載黃竑事云竑習春秋已爲考官  
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真請得  
補小榜令鈞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  
十條不可復收乃攜請本考官其議將令另磨錄其人

卷五

四

閱所黜義大悔前失曰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  
進恤其他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實于待補之冠而  
以茲居第三觀此可知宋時待補小榜即今副榜也余  
中副榜時年纔十七故 先大夫勛以詩曰其說終軍  
纔弱冠已成龐統半英雄又曰閉戶曾窮皓首經先人  
晚謝一矜青不圖世澤延孫舍早有清芬接祖庭蓋謂  
先祖南莊府君曾副乾隆甲寅賢書也又曰只憐燕  
市人如舊未見鷓鴣化北溟謂是歲壬甫兄應京兆試  
未售也及癸卯歲兄舉於鄉至甲辰歲余繼之或曰祖  
孫副榜兄弟聯科是亦君家佳話矣

余登丁酉鄉試副榜是科同邑中式者五人歸君真字璞人車君玉階字學林江君毓荃字異齋戴先生福謙字貽仲蔡君薦培字補辰迄今不過二十五年而五人者墓草尙矣獨余尙在耳江君篤信紫陽之學著讀朱階梯一書其自序云朱子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愚積之曰朱子文集語類近思錄之階梯辭文清胡文敬陸清獻張楊園諸先生之書又朱子文集語類之階梯則欲讀朱子書者必自辭胡張陸之書始由是而上溯真文忠許文正兩先生以及朱子門人如陳北溪先生之書熟觀而深究之始能得其要領云

筆五

五

其書十四卷道體一論學二致知三存養四克治五家道六出處七治體八治法九政事十教學十一警戒十二辨異端十三論人物十四每類先錄朱子文集語類而以所見闡明之或仍證以朱子之說或博采前人之說以證之其於諸類無可附麗者別為餘論三卷君家藏書甚富又素留心經世之學故治體治法諸類頗有裨實用非空談心性者比乎自錄稿稿凡七易而晚年定本竟毀於庚辛之難余於其從子子本孝廉處見此書點竄塗改尙非定本未能刻以行世也余憫其一生心血恐終歸淹沒故錄其大略於此

徐誠庵大令為余言向見吾邑蔡氏家譜有前輩書小字一行云元制度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為名此制於元史無徵然證以明高皇所稱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為元時令甲無疑矣見在紹興鄉間頗有以數目字為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婦年二十二合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婦年二十二合為四十五生子或名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並徐君說余考明勳臣開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重五父六六東甌王湯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以數目字為名又考洪文敏夷堅志所載宋時穠事如

筆五

本

云興國軍民熊二又云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又云南田夫周三又云鄱陽小民陳六又云符離人從四又云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臨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張四又云黃州市民李十六其後三又云鄱陽鄉民鄭小五又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又載陽武四將軍事云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為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時里巷細民固無名也

吳牧騶太守仰賢手錄所為詩一冊見示內有紀歲珠

一首序云歛人某娶婦甫一月卽行賈婦刺繡易食以其所餘歲置一珠以綵絲繫之曰紀歲珠夫歸婦歿已三載啟篋得珠已積二十餘顆余謂此婦幽貞自守而紀歲珠之名亦新艷可傳惜不得其姓氏也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厲廬迂道德清省視先人邱壠十一月辛丑泊舟城中而自坐小舟出南門至金鷺山展先通奉君之墓留奴子沈貴守舟忽有一人可四五十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告以主人不在其人必欲入舟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略是劉字沈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偏旁耳沈以主人蔡

筆五

梓之鄉慮是親故未敢阻之卽從之入其人入舟略視卽去亦不復再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字且爲姓氏所有者惟樓字而吾邑素無樓姓莫知何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因以訪之且曰非樓卽柳邑中有是姓乎兩君無以應也已而兩君回德度歲徧訪邑人則不特無樓姓并無柳姓因告余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葉唐武后時初設德清縣柳侯卽來爲縣令侯名察躬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

德清君者是也自惠政旣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邑人前以柳祠故址爲之祠於是祀戴兼祀柳後又附以葉並詳縣志余騎旅四方久不獲躬拜祠下自惟素履碌碌自守未必獲罪明神若謂文章道義足以感動幽明則余又非其人也兩君云云無乃譎語姑記於此以爲修省之資

筆五

余從前客授新安歲一往還皆從錢唐江溯流而上過嚴先生祠凡一十七次皆未及登玉申春余至福甯省視太夫人起居道出桐廬維舟祠下遂一登覽祠乃亂後重脩亦無可觀其旁有客星樓登樓平視頗盡江山之勝俯視余舟若在焉下矣釣臺西臺兩峰並峙高出層霄余無濟勝具不克登其巔不知先生當日如何垂釣也按水經漸江水篇云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溪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鄒道元注云瀨帶山山下有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游也今石室及磐石均未之見又據經云自縣至於潛則與今水道亦不合疑漢晉間所謂嚴瀨者或未必卽此也

福甯府署後圍有大鐵鏈二長五六尺許不知所自來

或云官軍征蔡牽時所得或云府城象船形故以此鎮之也又於三堂門外見石鼓一其右一鼓刻云至正五年歲在乙酉常佐誌亦不知所自來或云取之佛寺或云郡齋木山佛寺改建也檢尋郡志均不得其詳余謂王甫兄云東坡有鳳翔八觀之說此亦可云福留一觀矣

王甫兄示余舊鈔書一冊曰文房四友除授集首冊所錄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誌陳宏除子墨客卿語賜楮知白詔各一篇其誤人名氏不書但題安晚先生四字又代毛穎謝

卷五

表代石虛中謝表代陳宏謝啓代楮知白謝表各一篇誤者為竹溪林史忍注云名希逸字肅翁次冊一制一詔一詔三表一啟並如前誤者為後村劉中書注云名克莊字潛夫又擬彈中書令管城侯毛穎疏擬駁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奏擬駁陳宏除子墨客卿奏擬駁召楮知白奏各一篇則新安胡謙厚所撰也紙墨雖舊而文字完好可讀卷首有林肅翁序其略云清祐丙午安晚先生以少師領奉國節鉞留侍經帷寓第湧金門外養魚莊日有湖山之適僕時備數校讎府官閑無他職頗得奉公從容一日謂僕曰某嘗為文房四友除

授制誥因官湖外而歸舊藁盡蝕不復存今僅能追憶一二語僕因請聞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數日公連以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追補成之僕讀而喜曰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無謝可乎遂各為表啟一首以呈公公大加稱賞踰年公再入相僕謹閱不敢出今既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嫌因取而刊之郡齋云云所稱安晚先生乃鄭清之也清之有安晚堂集考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九月以有事明堂大雨震電二人俱免自是至丙午為清祐六年正其優游湖山之

卷五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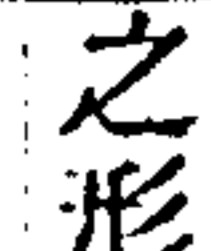

日至七年清之復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即序所謂踰年再入相者也清之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相其再相則年親齒暮政歸妻子相業更無足藉林竹溪劉後村並依附實似道亦非端士然此卷以文房戲題有可觀亦舊籍之幸存者也余詔王甫兄萬付之則胸以詔好事者因先記大略如此惟讀胡謙厚序知尚有李幾復所作一奏三狀代四友辭免者惜不可見矣余自浙入閩行經福鼎縣境見一嶺上有馬仙娘廟不知何神也及檢福甯府志乃有二說方外志云馬真人温麻里馬氏女也乾符中入崑田山煉丹仙去今丹井

曰尚存又外紀云壽邑有馬仙者相傳江南人女隨父  
宦來閩抵壽年甫十八死于鷓鴣村鄉人廟祀之祈禱  
輒應倭寇壽城黃昏時忽見旗幟彷彿有女將率兵至  
倭賊甚遁去此一說者未詳孰是王甫兄云是必一人  
而傳者異其詞

楊石泉中丞偶得沈端恪年譜四卷其書乃未定稿本  
屬余寫定因於吳下馬廬校讀一過付鈔寫之仍為  
四卷端恪名近思字位山仁和五杭村人始為僧於靈  
隱寺後入錢唐縣學仕至左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葬吾  
湖歸安之埭溪高安朱文端公表其墓曰理學名臣亦

筆五

上

康熙雍正間一時人筆端彭尚書啟豐撰公墓志銘末  
云謹按公年譜志之墓疑其時自有年譜行世而此譜  
多引彭志為證又彭志稱負笈虞山錢圓抄嚴寶成之  
門而此譜則謂考公詩文無與錢嚴二公往來之作然  
則彭所據者非此譜也公所著天鑑堂詩文集余均未  
之見故於此譜無所增改一仍其舊文而已  
朱定甫司馬示余古鐘搨本其文屈曲不可識余以意  
度之曰古雷字也說文雷古文作其中二回象回轉  
之形今此鐘文左半作右半作各從四回所謂古  
搨文多繁重也論衡雷虛篇稱古人刻尊為雷之形一

出一人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鬱律嶮  
之類也以是言之古人為雷形多作此象其為古雷字  
無疑矣斯鐘也請即謂之雷鐘以配古之雷鼓可乎

蘇州府署舊有白香山所書木蘭堂額道光中盱眙汪  
君云任來守是郡摹此三字鐫石寄歸其家并跋其後  
云丁酉九秋余守吳郡年五十有四矣昔白公亦以此  
年來判是州千百年間官齒符合登堂瞻仰益深欽幸  
余家南園故多木蘭因摹三字鐫石寄歸余不敏何敢  
僭擬古人竊冀解組歸山得如公之享高年逍遙娛樂  
於願斯足爰誌本末并繫以詩詩曰千載風流刺史賢

筆五

上

木蘭題字尚依然恰當賤子官吳日正合香山領郡年  
擬續新詩鐫石上歸將遺蹟榜堂前他時得占園林樂  
定和先生池上篇及庚辛之亂郡齋無恙而是額失焉  
同治十一年李薇生太守復從盱眙氏之得搨本摹  
刻以存其舊余生平最喜白太傅詩適寓吳中得從太  
守借觀搨本因記大略如此  
道光癸未歲杜石樵先生視學吾浙於四月八日疎試  
吳興適得相國文正師泥金之報乃題聞喜軒額於試  
院東楹至同治辛未丁濂甫同年紹周視學亦於四  
月八日疎湖越三日而嗣君立瀛成進士捷音至乃又

顏其室曰慶喜宗湘文觀察時守湖郡賀以詩濂甫次韵和之其詩云聞喜名軒事亦奇師門遺墨尚淋漓四千里外登龍日五十年前噪鵲時豔說宮花分棟宇原注姪立幹成辰進上木料同應殿試敢云階樹盡瓊枝吳興太守多情甚貽我瑤箋索和詩一時和者甚眾壬申春日余與濂甫相遇於杭州因亦成三律云試院論文正賞奇興來酒味不嫌清自從老杜留題後又見雙丁競爽時藝苑流傳稱盛事師門珍重舊源枝阿翁聞喜軒中坐慶喜還成慶韵詩先後相符亦一奇須知風會未曾漓蓬山又報登瀛信若水仍逢浴佛時鵲語報新兼話舊羊年異

筆五

五

幹却同枝傳家畢竟金篇好記否趙麟謀學詩傳到花箋其說奇廿年榜運判醕醢請看子舍蠶聲日正是庚科鼎盛時庚戌一榜向來落舉至去年則泮生湘吟先後得侍郎而年家子姓亦多成進士入詞林者或榜連一轉機乎老我漁樵分半席請君鸞鳳在高枝鴻鳴有子爭相和絕妙卷阿吉士詩三詩走筆而成不存於集偶記於此聊存科名盛事兼為茗雪美談也

蘇州府太湖同知駐東山即所謂莫釐峯也故人宋君守和字璞山居是官樂其民情之樸山水之佳謂仕宦清福盡此矣嘗因京師舊友問太湖政績以詩報之云萬仞青山當畫城一湖煙雨放船行地真山水爭奇處

人是羲皇向上情大半漁樵為世業無多雀鼠任鄉評武陵何用官經理不必桃源問政聲

邵步梅變元示余邵氏家乘云邵氏本康節之裔宋南渡應召至臨安後分支姚江元至正末有名阿毛者始占籍仁和明初政令嚴託以乳名立戶故其名不傳有洪武六年戶部山帖花邊細書一戶邵阿毛係雪白百姓按雪白百姓殆即清白良民之意其名甚奇可入詩料也

筆五

五

徐誠庵本立著詞律拾遺一書補萬紅友所未備頗足為萬氏功臣其書甫脫稿即以見示余小有獻替偶錄數條雖皆小小者似亦論詞者所宜知耳辛去疾哨偏詞有云東游入海此計直以命為嬉二句當於海字絕句文義甚明今必以計字為韻則兩句遂不可讀不特計字韻複而已此誤以非韻為韻而失之者也趙以夫薄媚摘偏上段云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為田園獨醒何為持杯自勸未能免下段云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回廊又月滿皆隔六句而後得前殊太疏闊疑園字寬字亦韻乃平仄通叶體也此誤以韻為非韻而失之者也趙孟頫長壽仙上段云翠光飛禁苑正淑景芳妍彩仗和風細轉下段去八音奏舜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數語字句俱同乃上段苑字叶而下段韶字不叶疑是絃字之誤蓋平仄通叶也又元絳映山紅慢上段云羅幃護日金泥嫩映霞腮動檀痕溜下段云佳人再拜擡嬌面歛紅巾捧金杯酒兩語字句俱同乃上段嫩字叶而下段面字不叶疑是手字之誤亦韻也此皆以一字之誤而失其韻者也夫叶韻乃詞中最要之處而以流傳失真并是韻非韻尚莫能辨况其他乎宜乎協律之難矣

余嘗見吳江張澹有一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春水陸璞卿台印已載於第一卷矣徐誠庵自言曾見

筆五

五

陸璞卿成豐庚申避地滬上虜魚行橋趙氏屋居停主人卽璞卿之女婿也偶來其家故誠庵得見之年已五十餘頗有林下風時春水已亡璞卿授徒藉脩脯自給及門受業者皆習舉業爲入股文字已成篇者五人未成篇者六七人洵不愧女士之目矣其名刺書張陸惠二字惠其名也合張陸二姓并書之蓋仿衛夫人稱李衛之例雖小事亦與率爾下筆者不同

徐誠庵又手錄一事見示云己亥歲與同縣沈開亭先生夜話縱論邑中諸人先生皆搖首閉目不置一詞問吾邑竟無一人乎先生睥睨良久忽曰若知有俞蔭甫

乎曰固識之乃與同補博士弟子員者曰是吾邑之傳人也吾衰且老可息肩矣諸君欲與並驅中原恐終爲虬髯公耳其推重如是嗟乎余與先生行輩較後未嘗攜文章謁後塵也先生何所見而以傳人許我乎此與第一卷所載黃孫二公事相類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今老大無成深負諸老輩期望之意爲之慙然先生名雲甲辰進士終廣西縣令有子三人皆流寓粵東聞所著有水利輿地書數種今不知存不也

寶應王子中先生名懋茲海內所稱白田先生者也其族元孫補帆中丞刻其讀書記疑十六卷於閩中余爲

筆五

五

校正誤字屬補帆改刊惟其中有原書錯誤者改之則失其真若遂聽之則恐疑誤後學因錄數事於此告世之讀先生書者漢書地理志湖縣下云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更名湖此故字乃新故之故言舊名胡而武帝更名今名也夏陽下曰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霸陵下曰故芷陽文帝更名如此者甚多先生誤以故爲承上之詞乃云有周天子祠何以云胡語不可解失之矣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昭女妹曹豐生女妹之名明見爾雅謂夫之女弟也而先生謂女妹有誤或女當爲夫失之矣晉書后妃傳贊持尺威帝乃晉成



帝時庾后事困學紀聞卷十三已詳考之而先生疑是孝武定王皇后事荀勗傳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鍾謂鍾繇胡謂胡昭見張彥遠法書要錄而先生謂胡不知何人亦偶未考也著書之家千慮一失往往有之不足為先生病又國語一條云切設庭燎切當為夕其實國語本無切字乃由合刻宋氏補音本此句上適有餽許氣切一句誤將切字認作正文耳此則當從刻削勿使為全書之累也

沈仲復觀察與嚴少監夫人伉儷均能詩仲復在京師得一異石文理自然成魚形剖而琢之為二硯硯各一

筆五

七

魚夫婦分用之名曰鰈硯其名頗新余為賦五言詩一章首云何年東海魚化作一拳石天為賢梁孟產此雙合璧亦文房一佳話也

俞氏不詳所自出余嘗賦永嘉甄歌博考吾宗之著名前代者而未云自明以後數難終欲稽所出嗟無從蓋殊有籍氏數典忘祖之懼矣偶讀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喻氏姓一條曰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顯頊之前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淪彌為周司徒後立別族為淪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淪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為口因為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

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譔西河記三卷子案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性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以上並漫錄之說按上文但言淪氏改水為口因為喻氏未嘗言俞氏改喻也乃謂俞藥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於文疑有關誤或傳寫奪漏也但以姓苑所說考之宣三年左傳鄭文公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其字正作俞不作淪釋文亦無作淪之本且云早卒則未嘗為周司徒也

筆五

本

合一也漢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廢七年立皇后王氏中元二年避諱改姓則所避者王皇后也史不詳其名字然漢時遼西郡有臨淪縣未聞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乃奏御之作而有巴淪宋蔡之句是漢人不諱淪也其不合二也隋書經籍志西河記一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譔南昌姓苑所云自為有據晉書張重華傳康獻皇后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為涼州牧重華謀為涼王不受詔歸曰先王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云云重華遂止喻歸俞歸當即一人余疑喻氏乃俞氏之別而俞氏為鄭公子俞彌之後容或可信蓋俞彌雖云早卒然信

二十四年左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注雖云堵俞彌鄭大夫而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以爲一人俞彌既能帥師則非殤可知不過先文公而卒故云蚤耳俞氏之出於俞彌當不妄也其後不知何故又別爲喻氏而喻氏之後不知其先由俞加口轉謂由渝改水爲口遂改俞彌爲渝彌與左傳不合譜謀家之不可據往往如此矣

黃巖廬孺人焦尾閣遺詩余爲序之已刻入春在堂稊文矣孺人在室時聞所許嫁之王君菊人因父老廢學意甚鬱鬱故其課子詩云矮屋數椽燈一點吾家喜有

筆五

末

讀書兒益失望於前而欲取償於後也其子禹室字張甫登庚午賢書孺人雖不及見亦足告慰泉壤矣張甫取孺人詩意繪秋銜詩圖乞題并以孺人詩來余重一流覽五言如鳥聲過雨潤蟬語引風長七言如清磬一聲聲破曉開花如雨下春山皆可誦也

厲樊榭徵君墓在西溪法華山之王家陽因卽奉粟主於西溪交蘆庵事詳吳穀人祭酒樊榭徵君墓田碑記道光庚寅戴文節偕徐汪兩君至庵祀徵君歸而寫爲長卷山水縈紆蘿葛幽蔚樊榭詩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煙者盡此尺幅中矣舊藏章次白廣文梅竹山房亂後

失去丁君松生又購得之因付交蘆庵僧收藏以存名蹟時交蘆庵亦因亂後傾圮如冠九觀察出資修葺并屬何子貞先生書徵君及月上姬人粟主仍奉庵中今又得文節此卷名流洵事後先輝映足爲西溪生色矣松生以示余故紀其畧焉

李子和制府鶴年乙巳前輩也同治十一年公自豫撫遷閩浙總督道出姑蘇留一宿卽發有年家子鄒蓉閣少府其親家也往見之偶語及余公曰吾同年也此行恩惠不及一訪君可爲我致意越數日蓉閣來告余初不知與公爲同年問蓉閣乃知甲辰之歲與同舉於鄉

筆五

半

也後至杭州語同年劇士香廉訪且曰同年中落莫如余者而公知之顯達如公者而余不知人之才識相去豈不遠夫廉訪曰是皆得之矣顯達之同年可以不知落莫之同年不可以不知

宥陰存稿十三卷補遺一卷日本國人鹽谷世宏著有六藝論六篇大旨謂先王之教以六藝爲先禮樂所以養仁也書數所以養智也射御所以養勇也漢之學得四而失二其大壞者禮樂而已尙得射御書數焉唐之學得二而失四雖失禮樂射御猶兼書數焉宋元明之學得一而失五專於讀書而附之佛理性命之說高而

經綸之業疏誅心之論深而馭材之術失似亦非無見之談其意尤在於寓武故其序步操軌範曰唐虞三代之世其講兵演武何其深也典樂大師之教執干戚而舞肆手足勢也表綴北樹羽旌北出南旋夾振駟伐肆坐作推退疾徐疏數之節也軍之大用在車故一器而工聚焉致精於器械也子生則射焉入學則射焉鄉人聚則射焉王侯有賓客則射焉士自非疾病不得以不能辭之重威遠之用也以此造材故及其成大可以任將帥小可以執干戈後世記覽文詩之習盛而六藝寔廢於是乎文武歧為兩途而士之實材漢晉以還夷患

筆五

圭

日滋者豈非禮樂崩而武備墮之故歟其人蓋留心經世之學者余從陳子莊太守假觀其書因撮記大略如此宕陰者愛宕山之陰其所廬也

余嘗泛舟西湖建錦帶橋散步北山之麓見一廟署曰古郡王廟入而視之有額曰三九郡主不知所謂視其神位所書乃知神桑姓諱憲保字仲才歸而求之西湖志載有靈濟廟在吳山引錢唐縣志曰祀唐桑憲保憲保行九故俗稱桑九郡主乃知三九者桑九之誤可以配杜十姨矣

甘露餅出天長縣一餅直錢九味不過甜而鬆脆異常

勒少仲同年偶得百枚分詒吳平齋應敏齋及余各二十四枚朕以書云此餅風味頗佳請試嘗之不知尙足一說否余報以書云此蘇家為甚酥也偶書於此識老饕口福

春在堂隨筆五

筆五

圭

余名刺作隸書或以為怪困學紀聞卷二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然則古人有先我為之者矣因識之以解嘲楊備字修之楊億之弟也

春在堂隨筆六

德清俞樾

癸酉春日楊石泉中丞招同彭雪琴侍郎至雲棲作竟日之游是日宿雨初霽清談極歡侍郎左手持杯右手執筆即席賦詩四章余因亦口占二絕句云籃輿屈曲天山行天為清游特放晴卻好五雲最深處閒鷗威鳳共聯盟此來襟帶有江湖先走湖隄後循江岸自覺尊前詩膽粗不及老彭豪更甚右拈吟管左提壺侍郎和云昨宵風雨又天晴結伴尋春款款行一幅梅花無恙在我來恰好證前盟原注己巳春游此曾畫梅花一幅至今在壁上廿載從征意氣粗而

筆末

余小隱戀西湖彭郎雖老狂猶在一醉何妨酒百壺余詩率爾之作不存集中因有侍郎和作聊記於此存一時雅集也

凡至杭州者無不知游西湖然城中來游者出湧金門日加午矣至三潭印月湖心亭小坐再至岳王墳林處士祠略一瞻眺暮色蒼然榜人促歸棹矣入城語人曰今日游湖甚樂其實謂之湖舫雅集則可謂之游湖則未也西湖之勝不在湖而在山白樂天謂冷泉一亭最餘杭而甲靈隱而余則謂九溪十八澗乃西湖最勝處尤在冷泉之上也余自己巳歲間理安寺僧言其勝心

嚮往之而卒未克一游癸酉暮春陳竹川沈蘭舫兩廣文招作虎跑龍井之游先至龍井余即問九溪十八澗輿丁不知問山農乃知之而輿者又頗不願往蓋自龍井至理安可由翁家山不必取道九溪十八澗溪澗曲折厲涉為難非所便也余強之而後可踰楊梅嶺而至其地清流一綫曲折下注瀾瀾作琴筑聲四山環抱蒼翠萬狀愈轉愈深亦愈幽秀余詩所謂重重疊疊山曲曲環環路丁下東東泉高高下下樹數語盡之矣余與陳沈兩君皆下輿步行履石渡水者數次詩人所謂深則冰也余足力最弱城市中雖半里之地不能舍車而

筆末

徒乃此日則亦行三里而遙矣山水之移情如是

西湖山洞之最著者在北山路曰香山曰紫雲曰金鼓而以紫雲為最余曾有詩紀之在南山路者曰煙霞曰水樂曰石屋而以石屋為最軒廠如夏屋然洞後一穴上寬下窄書曰滄海一螺象其形也兩旁皆有石級可登左曰石別院右曰石樓石樓之前有一穴洞口甚窄人之則豁然開朗日光穿漏可容三四筵許劉玉坡制府署曰甕雲亦天然一勝境也余前此未及游茲因理安至虎跑便道及之煙霞洞稍費登涉之勞水樂石屋均在道左耳

余至龍井憩一土神廟額曰顯應中有神像二左曰胡大明王右曰郎夫人不知何神也故余詩云龍井寺久廢但有土神祠翁媪相偶坐不知所祀誰及考之西湖志載顯應廟在風篁嶺畔引咸淳臨安志曰胡則婺之永康人天聖丙寅明道癸酉兩守杭有惠政在郡時獨無潮患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龍井山中建炎間方寇猖獗聚永康方巖山賊夜夢紫袍金帶神人見赤幟於空中隨就勦滅朝廷褒嘉為建廟封顯應侯然則此廟所祀即其人也志又載宋兵部侍郎胡則墓在龍井廣福院之麓引范仲淹胡公墓志曰夫人潁川郡君陳氏附

筆六

三

然則此所云郎夫人者或有誤乎

萬松嶺有雙弔墳聞祈禱有驗香火甚盛癸酉春余至敷文書院訪同年杜蓮衢侍郎乃過其地因墳為屋塑男女二像門外一碑載其大略曰嘉慶間有崔升者京師人攜其妻陳氏來杭州落魄不能歸或有以夫婦兩全之說進者陳不可後益窮困同投環死錢唐令哀而葬之并建亭曰節義夫匹夫匹婦固窮守志至死不移事固可風矣然其生也窮困不能自活其死也靈爽乃爾亦不可解殆所謂生而有成神之骨者非偶然乎孤山新建林公祠祠後即其墓林公名汝霖字小巖閩

之侯官人為仁和縣典史庚申之變其母先縊其女兄妻女從之公朝服坐堂皇戕於賊賊退後得其屍面如生好事者收其全家之骸骨葬於孤山因其與和靖先生同姓也公妻周氏與余家有葭莩之戚其幼時屢見之不意其克成大節為湖山生色也余在詒經精舍曾以孤山林公祠碑命題袁君建華銘曰蔣侯鍾阜閣尹江南同為縣尉得公而三斯言允矣

筆六

四

面如生一舊役識之曰林公也於是改葬於孤山至今祠墓巋然矣然其舊瘞之處全家骸骨容或掇拾未盡吳康甫大令廷康攝仁和尉乃就其地立石識之并建祠而肖其象朝衣危坐手一巨觥蓋其授命時情狀如此也又訪有張秀寶者林公之義女為賊所殺分其屍為七至今署中時見靈異因為請 旌附祀於祠中青浦葛以琮以六世祖母萬孺人節壽圖屬題蓋孺人五十有五歲時其從父全士萬君所為圖也圖中衣冠而立者為母之子依母膝下者為長孫隨其父之後者為次孫保母抱而立者為幼孫沈歸愚全謝山諸老輩

皆有題詠此圖久已失去亂後里人於灰燼中得之復歸其家溯自繪圖於雍正初年至今一百四十餘載矣楚弓復得頗非偶然余爲題七言詩一首不存於集因錄於此詩曰自從大盜起西粵吳楚東南半淪沒金題玉毀化爲灰三閣遺書總殘缺况此私家一幅圖流傳猶自雍正初妙畫通神久失去雖有顧陸無從摹何意失之數十載今日得之來意外翻從兵火劫灰餘留得蘭亭真本在圖中清氣何淋漓冰雪風神如見之賢子趨庭孫繞膝森森玉樹生瓊蕤我願雲仍長護守重還故物真非偶從來松柏有清陰漫熾昌期厥後

筆六

五

浙東諸山以天台雁蕩爲最而游者甚夥然自杭州往五日而至天台八日而至雁蕩初不爲甚遠但無人發此清興耳癸酉之春家兄壬甫太守捐館於福甯郡齋余聞信馳赴取道於天台雁蕩皆過門而不入寧亦自歎山水之緣慳也惟天姥峯則經出其下有天姥寺卽在道旁因入一觀亦無可游覽門外立一石曰李白夢游天姥處余謂刪天姥二字止題李白夢游處豈不甚佳異日倘得再過其地當書此五字刻之也  
杭州有西湖台州有東湖東湖之勝小西湖也出東郭一里而近四山環抱一水如鏡有隄以分裏外湖外湖

之中有湖心亭傑閣三層頗極軒敞亭後一平橋曲折以達於隄橋之半亦有小亭署曰半句留處東湖書院面湖而建有小樓三楹足攬全湖之勝其後卽裏湖有東湖樵夫祠建文時殉難者也不知姓名彼中人私諡曰忠逸先生余偕陳鹿笙太守往游因記壘略

黃巖縣之南有委羽山道書所謂第二洞天也余偕孫歡伯明府王渠城孝廉往游山不甚高大穴亦不甚深不知何以遂列第二也山中有方石雖碎至一黍米許而其形未有不方蓋其文理然也惜無大者否則取以鐫刻名字小印亦文房一雅物矣又有方竹然細弱不

筆六

六

可作杖但可用以吸淡巴菰耳  
王象之輿地碑記曰處州載李陽冰所書者七黃帝祠字篆額縉雲縣城隍廟碑記修夫子廟記忘歸臺銘倪翁洞三字初陽谷三字阮客洞詩又有窪樽銘但署李氏不知是少溫否也余自福甯歸過處州屬潘雲臺太守求之及行至縉雲朱巖司明府以搨本見贈得黃帝祠字倪翁阮客初陽四種未幾太守又寄所搨來則但增城隍廟碑一種耳餘三種或已無存矣初陽谷三字是真書非少溫筆阮客詩篆體瘦逸有致首一行云題阮客舊居次一行云縉雲令李蕃則亦非少溫也詩云

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問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橫  
字作橫日字作日頗不合六書處字從虎從人形似虎  
字更為詭異

癸酉福建鄉試王補帆中丞為監臨力除積弊場前手  
治官書不下百餘紙條教詳明意思剴切入闢後鉅細  
躬親寬猛並濟諸事秩然闈中與余書臚陳五效謂撫  
閩三年第一愜心之舉其略云向來點名或至次日天  
明始封門今未正己戴事效一向來士子皆短衣今則  
九千餘人無不長衫效二向來士子入龍門後東西亂  
走今則入號即閉柵門無一人在號口探望效三傳遞

筆六

七

之風閩中最近今於闈前訪獲積慣傳遞者十二人放  
牌時親坐頭門但許士子出不許一人入而傳遞以絕  
效四添注塗改以少報多豫為謄錄修改地步者一概  
貼出而謄錄之積弊清矣效五并寄示闈中即事詩四  
首余和之云 聖主臨軒親政年覃敷教到南天  
鸞翔鳳翥仙輅下玉律金科幕府先雲路飛騰看後輩  
棘闈辛苦感前緣白門回首當年事一樣風霜矮屋邊  
君原詩云秋風 萬緒千端細講求要將杞梓貢 皇  
回首白門天 州珠投珊瑚網能增色魚到龍門敢混流但覺儒冠都濟  
楚更無弊竇尚容畱節堂費盡經營意一舉真看眾效

收手種梅花又幾株講堂燈火夜深俱君原詩云先植  
梅花講堂  
經年培植同蘭玉一榜科名盛藥珠政體真能濟寬猛  
頌聲定已徧賢愚士心翕服羣疑釋初筮張弧後說壺  
閩闈積習相沿君痛掃之吳中游客倦名場敢以鶴鵬  
始而羣情疑懼繼乃大服  
比鳳踰劇喜郵筒來茂苑流傳詩句過錢唐君書及詩  
皆高滋園  
都轉自杭 紫泥色艷飛吟管君來書用  
關中紫筆白雪歌成索和  
章遙想一箋入君手雕弓束矢正登堂時君將主  
試武闈詩不  
工初不足存存於此者聊識君勤職之美耳

筆六

八

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弟終以  
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  
二條為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  
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其書汗漫  
亥豕既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浸失其  
舊辛巳春余給事歷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  
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閱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  
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畱仙真蹟至  
所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又刪異史氏曰四字  
其評語亦不全惟今本所無諸條好事者宜錄補之

李黼堂同年桓自江西巡撫謝病歸寄情山水去歲徧游浙東於天台雁蕩普陀皆窮其勝歸而方子穎觀察爲繪三山歸權圖余從前避兵定海去普陀咫尺耳未及一游今年因遭先兄之變馳赴福甯雖取道台處而來往恩恩天台雁蕩過門而不入室蓋游覽之福不及黼堂遠矣黼堂評三山之勝曰天台雄勝雁蕩奇勝普陀幽勝山靈有知必以爲知己也

杭州高螺舟先生人鑑翰林前輩也余未及見彭雪琴侍郎乃其門下士爲言其軼事云道光間先生奉命封琉球國王禮成散步於館外見一屋中有棺焉前和

筆六

九

有題識曰天朝參將某公之柩異而詢之則乾隆間護送封王之使至彼國而以病死者也問何不歸曰海船忌載柩先生曰是俗忌耳何足慮吾當歸之謀於副使副使不可先生曰吾兩人猶彼也萬一死海外亦無歸乎請以吾舟載之雖沈溺無悔而一舟之人亦皆執不可先生怒曰此吾舟也吾爲政卒載之行未一日風浪大作舟中人咸歸咎崩角於先生之前者數十人請棄柩先生不可而風益暴求者益眾其勢洶洶殆不可止先生歎曰彼在外國固幸無恙吾載之歸反棄之海吾何以對死者乎汝曹可爲設祭吾祝告死者以不得

己之意眾聞之踴躍從事數人昇柩至船頭又數人爲陳設祭品又數人告具於先生先生衣冠而出登木而坐謂眾曰速投之海眾愕然請先生下先生曰吾不下矣吾與俱投於海耳眾大驚爭前挽先生先生叱曰何敢然吾意決矣吾以一柩故累爾眾人不投之海無以對生者然吾不與同投於海又何以對死者吾意決矣眾人環顧罔措手足正相持間風浪亦息先生笑曰舟平如席汝曹何紛紜乃爾姑徐之風作再議可也於是仍昇柩下而自此風恬波靜安抵粵東參將故粵人訪其家而歸之仁者必有勇先生之謂歟而忠信之可以

筆六

十

涉波濤益信矣先生曾視學廣東時海警初起先生屢上封事且劾粵督甚切俄授先生衡州府知府侍郎其部人也方應童子試先生見而才之招至署中教以讀書作文之法衡陽一縣應童試者千餘人入學頗不易侍郎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覆不出前三名咸擬正案第一侍郎亦自謂然及終覆之日黎明屬集縣前忽府吏持柬來請縣令乘轎去未久卽反點名給卷如常至正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而語之曰以文論汝宜第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謝不知曰府尊意也終覆之日來召我卽爲此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矜之



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是歲侍郎竟不入學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侍郎以此感先生知遇益甚余謂先生與侍郎皆有古人風也因并記之蘇撫張振軒中丞命僚屬各抒所見有紹興趙君沛然陳十事錄稿見示內有一事云定例各省驛馬每年存七倒三報銷倒馬之皮每匹價銀五錢在工料項下扣解伏思 朝廷財賦歲入數千萬金散於天下之官俸兵餉以及年例應支之款豈惜此區區倒馬之皮必令州縣變價平馬雖賤畜然為 國家効力行閒飢渴奔

筆六

士

走觸風雨冒寒暑以至於斃亦可憫也各省倒馬皮價每年不過數千金得之甚微失之何損若取開款之節省以抵皮價之開除凡驛馬倒斃者念其勞而全其身昇諸曠野而瘞之亦 聖朝及物之仁也按此議不為無見敝唯不棄為埋馬也少盡其力老棄其身田子方之所歎也余故錄之於此仁民愛物之君子或有取乎

靈隱冷泉亭舊有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其語甚雋左季高伯相大書一聯云在山本清泉自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峰從天外飛來為山靈作答語亦

妙金眉生廉訪則又作一聯云泉水澹無心冷煖惟主人翁自覺峰巒青不了去來非佛弟子能言此亦山中一重公案矣

理安法雨泉有泉龍形如蜥蜴而五足寺僧言是有神異取置他處能復還余從僧乞其一攜歸詰經精舍畜之水中是夜竟失所在豈果如僧言乎抑或此本蜥蜴之屬不必定在水中故能出盆益外去之他所也宋史程顥傳云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足祥符中曾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乃知此類固有之

筆六

士

余前在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宋敕書一其文曰敕朝奉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曹緯余載入第一卷中而不知曹緯何人也今偶觀胡元任漁隱叢話卷五十四引桐江詩話云穎昌曹緯彦文弟組彥章俱有俊才彥文釋褐即物故母王氏亦能詩乃知上海曹氏所藏宋敕即此人也因識於此海林已下世倘見其子孫當告之

杭州徐文穆公本為 國朝賢相乾隆九年引疾去位高廟賜詩以寵其行云枚卜資賢輔調元贊渺躬摠忠一心切論道八年同績茂台衡列勤宣警蹕中百司方仰矩二豎偶興戎遠爾辭榮祿能無遂退冲青門名不

減黃閣惜何窮別緒粉秋日歸舟順北風尙期食履健  
重入紫扉崇同朝諸公恭和者自鄂文端張文和以下  
十有四人稽文敏奉 敕書爲長卷今其子孫猶  
世守之花農茂才公之裔孫也出以示余因得敬觀之  
詳其大略如此

余在姑蘇偶一日過盛家洪見有小廟榜曰宋敕封皮  
場大主廟不知其何神也後見夷堅志云秀州外科張  
生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疑  
皮場大王乃瘍醫所奉後又見開書日札云行都試禮  
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卽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六年

筆六

志

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怕者詔封靈賜侯益信前  
說之不謬然所云皮場卽皮剝所終不得其說及聖訓  
經精舍觀西湖志祠宇門載惠應廟在吳山至德觀右  
引西湖游覽志云俗呼皮場廟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  
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韓蒸漬產蝟螫人輒死神時  
爲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蝟鎮民德之遂立祠  
凡疹疾瘡瘍有請輒應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  
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  
爲廟額曰惠應成德祐累封主爵兩廡繪二十四仙  
醫相傳佐神農氏采藥者也觀此然後神之名氏及建

廟始末釐然可考卽皮場二字亦得其解他日歸蘇寓  
遇吳中父老當更證之也

西湖游覽志乃明嘉靖時田汝成所著內有一條云除  
夕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然則明代封  
印殆止此四日歟今制未知何時更定亦宜考也

花朝無定日有以二月二日爲花朝者有以二月十二  
日爲花朝者西湖游覽志云二月十五日爲花朝蓋花  
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  
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按此說殊有理又十二月初  
八日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

筆六

南

八粥見夢華錄而西湖游覽志云十月八日以白米和  
胡桃榛松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按月令臘先祖五祀  
本在孟冬之月左傳虞不臘矣亦謂是十月其下云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杜注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是  
也然則十月初八謂之臘八亦古義矣  
甲戌之秋浙江書局謀刻諸子購得十子全書一部時  
余在吳下從坊間假此書觀之乃嘉慶甲子重鐫本也  
十子者老莊荀列管韓淮南揚子文中鵝冠也首刻康  
熙六十年張芳序則爲莊子而作不知何以取冠全書  
又刻嘉慶丁卯黃丕烈序則爲王子與刻九子而作九

子者苟楊文中老列莊鵬冠管子淮南也觀十子少韓非子不知何以并爲一談也十子全書本非佳刻而此重鐫本又坊間逐利雜湊而成體例不一未可據依因詒楊石泉中丞書力言之然恐善本難得姑就此本中斟酌取裁使之稍異俗本蓋其中如荀子用嘉善謝氏本淮南子用武進莊氏本尚不乖大雅較其他之用明人圈點評本者尙可節取也

彭雪琴侍郎先世務農貧無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鶴舉贈公幼讀書年逾弱冠府縣試屢居前列而未得入學其伯叔父及諸昆弟噴有煩言曰吾家人少每農忙時必備一人助作此子以讀廢耕徒費膏火資又不獲青

筆六

五

其矜爲宗族光寵甚無謂也贈公之父重違眾意命輟業其年除夕會食畢有伯叔尊行一人授以鋤曰請朝元旦大利之日宜發鋤一試也贈公勉受教是歲春夏沾體塗足以服農事幸無誤既穫請於諸父諸兄至衡山進香其地距衡嶽不百里農務畢往酬神鄉俗然也以錢三百文往越數日自衡山寓書還并所餘錢二百其書曰兒勉從嚴命棄詩書執耒耜非意所欲亦非力所任從此逝矣非有寸進不敢回願大人割姑息之愛譬如膝前無此不肖子也錢二百行篋所餘以奉吾母

於是舉家大驚度其不可追亦姑聽之贈公轉展流徙至江南鎮江府買字爲潛或見其字頗端好憐其窮途招入書院肄業居數年或薦之漕艘授童子讀遂至京師考取供事積勞得官始一歸已去家十餘年矣又數年乃選授安徽某縣巡檢初在家時聘某氏女未嫁而卒至是尙未娶某縣令爲作合始娶王夫人夫人之年三十有五矣事詳第二卷中後贈公以奉諱歸遂卒太夫人撫諸孤家居時已有薄田數畝歲得穀四十石族中人豔其有將不利於其孤侍郎兄弟二人分父字爲字侍郎字少鶴厥弟字少舉少舉尙幼一日太夫人命

筆六

末

其持一文錢至市買鹽行至田塍遇一人其族父也捉其髮而投之河適又有人至其族父奔人見水中有人拯起之知彭氏子送之歸問得故太夫人泣曰是不可居矣乃命侍郎至書院讀書而送少舉於城中市肆使學賈皆避害也少舉不樂爲賈輒亡去先至浙江後又入蜀不通音問者二十餘年以爲物故矣侍郎既貴始訪求得之今以禺莢起家積貲巨萬信彭氏父子兄弟皆非常人也

偶於舊書中得一紙題曰讀易有得方不知何人所傳頗有思理誠用其秀則五藏皆受其益洵卻病延年之

上劑也因錄於此以廣其傳其方曰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方治心心之官則思多思傷心受之以良則隨事順應無入而不自得矣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此方治肝治腎多怒傷肝多欲傷腎懲之窒之則肝木不致妄動而腎水亦易滋長矣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此方治肺治脾多言傷肺多食傷脾慎焉節焉可以保肺而健脾矣

余乙亥之春至西湖三潭印月訪彭雪琴侍郎見案頭一箋云西湖今日放扁舟淡淡輕煙隔畫樓不料功風名雨際三潭別有小瀛洲下著日本處土王半田詢所

筆六 七

自來則上一日有一東海客游此所作此客頽下無鬚而喉間則鬚甚多時日本變從西洋之服而客所衣猶襲衣博帶也始亦彼中有志之士歟功風名雨四字未詳彼國當自有所出耳

曩在京師許文恪招飲於其養園花木翳然屋宇幽雅頗擅園林勝事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嘗病吾以楊木爲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視此屋可支幾年冉曰不過三十年耳吾曰然則君視許溟生尙可幾年邪冉亦大笑余謂公此論真達人之見也未及數年公歸道山屋固未圯而已易主矣余在吳下築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

圃名曰曲園率用衛公子荆法以一荷字爲之或慮其不固余輒舉文恪語以解嘲焉

光緒元年舉行恩科鄉試浙江於九月十三日出榜杭州趙君守成適擇於是日合登及榜出趙君中式第三十六名於是咸黨豔之爲製二牌導其親迎之興一曰金榜題名一曰洞房花燭亦佳語也

潘安仁笙賦云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此尋常偶句耳卽繼以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行樂死何以虛謚爲此歌殊無謂因歌棗下之纂纂而撰此一歌然則上句詠園桃之天天何

筆六 末

不并撰一詩乎乙亥秋日余在西湖精舍王夢薇少府廷鼎以宋蔡忠惠所書笙賦墨蹟見示賦凡八百餘字一筆不苟洵爲真蹟歌棗下之纂纂句下無此歌不此思惠所刪邪抑宋時文選有無此歌者邪俟更考之咸豐間諸暨包村義民包立身團鄉兵殺賊相持幾年力盡死之余已載其事於前卷矣乃諸暨人所傳則其事甚怪立身本農家子有齋力且善走年二十許時往往兀立田間若有所思見者咸以爲癡咸豐十年六月夜宿場圃忽聞有呼其名者視之一老翁也翁問識我乎曰不識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齡爲牆所壓不死

我救汝也汝頗憶之乎汝他日當爲大將我乃汝師也某日遲明我待汝於紹興昌安門外石橋上汝毋爽約言已別去行數武忽不見明日詢之父母則幼時牆壓不死事固有之屆期立身欲赴約請於父母不可是夜轉展不成寐同榻者問之曰欲至紹興訪友苦無舟資耳其人探枕底錢予之雞初鳴攜錢出門去至山陰劉龔溪適有小舟遂乘之往至昌安門天未明也自包村至紹興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也而老翁已待於橋上曰侯子久矣拉之行至一山中有廬導之入有二少年在焉老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則皆

筆六

九

白食畢延入後堂見西階下有大刀翁曰試舉之力弗勝也翁命一少年舉刀舞光閃閃如電繞室寒風肅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恇怯天下事苟不畏難自能勝之汝曷再試一舉乎立身如其效果輕如一鈞金矣翁乃教以刀法又授以呪語曰此先天一日斗呪也立身辭歸則父母已遣其兄往尋之至剡龔溪問舟子咸曰今晨無放棹者兄乃返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其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詢之謂翁引至諸暨南鄉斗子巖樓閣院宇迥非人世有數儒士讀書堂上數武士角力堂下皆翁之徒也翁以香與之曰焚

此可降上畀眞仙又曰吾白鸞仙人也明初助戰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霧於此又使至巖巔望氣見諸暨一邑四面皆黑氣惟東而稍淡曰此殺氣也淡處當小減耳汝歸宜勸世人勉爲善事也自是邑人皆呼爲包神仙遂緣此起義兵臨陣白衣白冠而出賊輒披靡戰前一夕必焚紙錢曰犒陰兵也又或賊至不出戰曰天香未發非戰時也俄而曰可矣各鄉兵亦如聞異香勇氣百倍故戰無不勝賊中訛傳包神仙能飛竹刀斷敵人頭云余謂白鸞仙人石橋之約幾與黃石公相類然死守孤村卒無成就仙人此舉不太無謂乎意者洪

筆六

辛

賊罪惡滔天鬼神亦其憤之假手斯人以稍洩其憤不顧事之成敗也方蘭垞太守云包立身實農家子初無異人處但形體甚長高於常人者幾二尺許食粟而已不識一字其他更勿論也咸豐間紹興有趙氏者富人也生一子廣頹方頹耳垂肩手過膝術者諛之謂有帝王相趙翁因之蓄異志見立身奇其狀曰此可藉以惑眾也乃密招之來賓諸後圃中人無知者乃日課以識字讀書并啖以大力丸又使人教以諸兵器用法如是者兩年餘乃以夜半縱之出使歸其家其家久失立身一旦忽得之宗

族鄰里咸集問訊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書戰法異日當爲大將也其言蓋亦趙翁教之者歟咸不信試授以書則能讀授以刀則能舞與平時絕異乃大詫曰仙矣仙矣包神仙之名從此而起及後事敗趙翁父子亦同死包村中

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有九日余在吳中寓廬夢見曾文正公來直造余曲園中徘徊曲水亭上其西北隅本無山也夢中見有土山甚高公攝衣登其巔余不及從也俄而公扶一從者以下余自啟春在堂西偏小門導公出遂寤其明日陳君蓉齋寶衡以公手書一冊見示

筆六

圭

其前繪有公像乃歎疇昔之夢蓋非無因殆所謂幾者邪因書一絕句於其後云淋漓妙墨一編開坐對還如笑語陪我讀公書拜公像昨宵公自夢中來

杭州陸璣道光閒名諸生也豪於飲能詩文且善畫恃才傲物不可一世遇才名出己右者必力折之每於樽俎間走筆爲詩文洋洋數千言用相凌躐務令懾伏乃已人多愛其才而畏之一日至西湖縱飲大醉命僕磨墨僕以硯進怒曰此豈足而翁用邪必斗墨乃可僕不得已覓得巨墨數笏杵而碎之盛水於土釜而和之奉以進喜曰可矣攜之至金沙港關廟廟有素壁翁桌椅

登其巔濡巨筆就壁作畫須臾之間畫爲山水煙雲滃渤氣勢淋漓因題詩其上曰一甌逸氣向空噴化作西湖壁上雲神裏煙霞亂飛去千秋抹殺李將軍曾將造化拜吾師泣鬼驚人筆一枝寄語山靈勸護惜不逢奇士莫題詩時學使者爲吾師史蘅塘先生越數日適至廟中見畫驚曰吾前游未見此也誰爲之者讀其詩視其所題署曰是陸璣邪徘徊久之慨然曰吾固以大器期之今乃知一狂生耳是歲爲丁酉拔貢之年公本以拔貢擬陸至是乃擯不與陸嗣是坎珂失志屢應鄉試不中納粟得一官入蜀待缺又不得補折鬱以終光緒

筆六

圭

丙子余游西湖坐客猶有能誦此詩者蓋陸之才名尙在人口也然士先器識吾師之相士精矣

春在堂隨筆六

春在堂隨筆七

德清俞樾

王琦字文璣錢唐人明永樂甲午領鄉薦會試中乙榜授汝州儒學正擢河南道監察御史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改四川致仕而歸清介絕俗竟以饑寒死項麒字文祥以正統丁卯領鄉薦官至工部郎中以病乞休居家清苦無兼日之積與王公並以清節著杭城褚家堂故有褚僕射祠祀唐右僕射褚遂良正德中巡按唐公儀鳳附祀王項二公於褚祠因名其里曰忠清里忠謂褚公清謂王與項也嘉靖中知府陳仕賢又別建

筆七

王項專祠額曰揚清至 本朝循之春秋致祭焉庚辛之亂祠毀於賊亂定復建之余在詒經精舍曾命諸生作重建揚清祠記因書其大略如此

元劉大彬茅山志云姚俊錢唐人為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道成來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謂陶隱居曰有塚在錢唐臨平墳廬歷然苗裔猶在鄉近時鬪鼓角之響故人不得侵毀之皆呼為姚司命塚余童幼時久寓臨平不聞有此塚然余外家固臨平姚氏豈即司命之苗裔乎姑記於此遇臨平人更訪之日本人竹添光鴻字漸卿在其國時即聞余名及來中

士至西湖精舍見訪而余已還蘇因又至蘇寓過我春在草堂以詩文見示并以棧雲峽雨日記求序蓋其自京師首途由河南陝西而至四川又由蜀東下以達於吳記其途中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俗其學識頗有過人者贈余詩有云神仙若使玉堂老寧負湖山晴雨奇亦頗有意也余與之筆談及其國事漸卿曰十年以前封建為治列國皆有學宮而諸國之士皆是世爵祿者自幼入學宮肄業從其學之淺深而列之位故文學頗盛自封建廢而諸侯失國士亦削祿列國學宮多用西學以謀仕進之捷徑孔孟之道幾乎掃地一時殆有焚

筆七

二

書之議近時風俗偷薄廟堂亦頗悔悟稍知聖道而西洋諸國源源而來交際之道非通西情則受彼之侮故聖學洋學混為一途終不能復昔時之盛又曰此番歸國後必當再來中國然朝廷之許與否不可知若不得請惟有退而授讀田間以避西風之偏人也味其言蓋亦彼國有志之士又以其國大槻磐溪所著愛古堂漫稿見贈而為磐溪求書嶽雪樓三字額余見磐溪詩中有入獄事問其故曰戊辰之年薩長土三藩斃幕府德川氏東國諸藩皆不服合從以拒之嶽雪主人亦是廷儒憤三藩之詐謀愾西人之跋扈主張合從之說故

至下獄也又自言是時亦獻言於舊君細川侯云三藩可討德川氏可救亦幾不免於禍賴舊君保全之耳其游西湖以眷屬自隨言東國之人來游西湖者亦多然攜妻孥上瓜山弔府妻鴛子者止僕一人頗足誇故鄉諸友也余因問尊夫人亦能詩乎曰止能為本國歌謠中國文字則不能解余問貴國與中國本同文之國亦有異同乎曰別有俗字謂之普通字至中國文字則惟讀書人識之不能盡識余因記乙亥之春在西湖彭雪琴侍郎處見日本布衣王半田詩有功風名兩句不詳所出詩已載第六卷因舉以問之曰此亦杜撰也作此詩者則

筆七

三

固識之姓上田名休字半田與僕同為細川侯臣彼居要路我作儒官封建廢後半田不喜新政雅慕中國常曰身死禹域於願足矣然性褊狹見人不善則望望然去之亦一奇人也余因問貴國昔年有安井平仲著管子纂訪者亦識其人否曰此僕所師事也客歲九月以病卒此翁死而吾國讀書種子絕矣治古文者則尙有之其餘所言尙多不能悉錄余因其名字適與家諱同問其別字曰井井因即以井井呼之然其在本國則尙有俗稱曰竹添進一竹添其姓進一其俗稱也又加尊稱則曰竹添進一殿殿之名通乎上下

自鴉片煙入中國而受其害者日甚於是戒煙之方亦日出然效否固不可知也有人傳一方止用紫皮木棉之莖連根掘出洗去其泥用清水煎成濃汁以之代茶數日後便覺煙味大變久之但聞其臭不聞其香三月之後自厭棄之不戒自絕矣蓋棉花午開子落鶯粟花子開午落物性相反故能相制似亦有理姑識於此以廣其傳想必有益無害也又云采南瓜花連其葉與根藤石臼中搗汁服之亦效并可救食生鴉片者

筆七

四

青浦縣北數里有地名孔宅隋大業中孔子裔孫名植者流寓於此因孔林遠隔靡寄霜露之思乃仿葬衣冠之例瘞孔子所遺寶玉六事璧三環二簪一而祀之明正統開四明張楷字式之巡按三秦刻有孔子聖蹟圖萬曆時雲間倪甫英得其搨本適式之曾孫名九德者為松江太守乃刻石置孔宅歲久遺失有方正學之裔孫名正范者於國朝康熙中又補鐫焉今尙存孔宅啟聖祠中年家子汪斥卿宰青浦揚以見贈第一圖徵在禱于尼山第二圖兒戲陳俎豆第三圖為委吏第四圖為司職吏第五圖學琴師襄第六圖問禮老子第七圖在齊聞韶第八圖晏子沮尼谿之封第九圖修詩書禮樂第十圖會于夾谷第十一圖攝行相事第十二圖



齊人歸女樂第十三圖匡人拘孔子第十四圖擊磬於衛第十五圖為衛靈公次乘第十六圖桓魋伐樹第十七圖去宋過鄭與弟子相失第十八圖有隼集陳庭第十九圖臨河不濟第二十圖衛靈公仰視蜚鴻第二十一圖問津沮溺第二十二圖在陳絕糧第二十三圖子西沮書社之封第二十四圖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考易彖象第二十五圖西狩獲麟第二十六圖負手曳杖逍搖於門第二十七圖子貢廬墓第二十八圖先聖小像附子思像於後第二十九圖漢高皇過魯祀孔子其前刻孔子世家一篇則朱文公論語集注所考定之本

筆七

五

非史記全文也余觀其圖宮室車輿多非古制人則高坐馬則單騎尤與古違明人之作固難與深考耳秀水沈蓮溪先生乃先君子同歲生也著述甚富晚年有閉門書所憶一卷寥寥數事未足成書今錄其一則云余初入刑部見一案因被毆格回毆者之械誤傷旁人致斃罪坐格者余心疑之夫格者不能不格而毆者可以不毆何以不坐毆者且毆者志在傷人而格者僅圖自免今不格則死於械格而又死於法其情不可原乎因具說帖上之旋由律例館議準改坐毆者遂著為成例因徧檢舊案本皆坐毆者乾隆二年有格回器械

誤斃毆者之父者坐毆者發運部臣意以父子均死為可憫駁令改坐格者其說曰假令格回器械即將毆者擊斃豈此命遂可不抵乎然自此之後又有兩案一因鄭馨毆擊將磬格回誤斃胞伯父一因被毆格回誤傷期親尊長身死皆斬決若如舊案坐毆者則兩人皆可不死是出一凌遲入兩斬決也此豈初議改例者所及料乎因此亦見議例之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良有以也

筆七

六

文考略曰數學一隅亦好學深思之士也惟輿地譜於浙江首列鄞縣曰今湖州府武康縣此則有誤按文十一年左傳鄞縣杜無注釋例云鄞縣長狄國闕是杜征南未能實指鄞縣所在也國語魯語以防風為汪芒氏之君守封嶠之山者韋注封山嶠嶠山今在吳郡永安縣又云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韋注周世其國北遷為長狄也然則以今武康縣為防風之國則可為鄞縣之國則不可說文邑部鄞北方長狄國也是從古相傳以鄞縣為北狄陳君固治說文者於此殆偶未檢乎

嘉興沈西雖先生濤著銅熨斗齋隨筆八卷考證經史頗為精審惟有一條云也為女陰見說文今人讀為必平聲殆篆文也字與必相近而誤劉貢父中山詩訪云上官必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怒曰上官必如下官口何是宋時已作此音今按此條未覈據司馬溫公凍水紀開卷三云石中立性滑稽胡士上官關嘗諫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為上官關何能知下官口溫公於關字下注云借聲為鼻然則石語自以上官鼻對下官口為嘲弄語耳關與必二字不同未知孰是然其借聲為鼻則同不謂女陰也沈公

筆七

此條未免誤會矣

自來賦七夕詩詞大率傷其離多歡少否則羨其有生離無死別耳丁丑七夕恩竹樵方伯賦訴衷情詞索同人和潘玉泉觀察和云仙家歲月異人間彈指便經年一年一度相見小別即團樂此意頗未經人道也玉泉觀察六十生日賦水調歌頭四章於上下段兩六字句皆叶仄韻云用東坡體余按東坡明月幾時有一首誠然然東坡他作亦不盡爾如云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此叶韻也其上平云一旦功名遂準擬東還海道則又不韻矣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

此叶韻也其下半云煩子指開風雨置我腸中冰炭則又平韻矣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舟水驛此叶韻也其上半云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則又不韻矣是此兩句或韻或不韻東坡亦所不拘惟賀方回有一首起句云南國不瀟灑六代浸豪奢灑字奢字平仄皆韻以下叶仄韻者九叶平韻者七此則於律尤細余曾擬為之存詞錄中

筆七

甯波鎮海縣有義火祠以其地貧乏者多貧屋以居高曾祖父之木主遷移無定不幸至於滅絕則委棄寺觀歲久析之為新乾隆間邑令周樞字壽南創建此祠凡無祀之木主咸聚於斯捐率買田以供香火之費故命之曰義火固興滅繼絕之雅意也祠中有楹聯云咳可憐窮性命做鬼無依禁不住放聲大哭苦雨凄風燐火三更搖慘淡任你看好兒孫克家有幾例弗如異姓同堂林霜春露義田萬古薦馨香雖涉俗調亦有意味咳皆作喚史記項羽紀喚孺子不足與謀素隱以為歡恨發聲之詞是也呼是俗字當作杏說文云相與語謂而不受也秦將軍蒙恬築長城絕地脈致不得其死今長城之下未知尚有蒙將軍廟貌否乃吾湖之善連村則固有數

公祠其地皆以筆為世業筆工不忘所始故有祠字以祀蒙公香火頗盛蒙公本秦將乃以有功翰墨千秋廟食度亦非其意計所及矣

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云昔有婦人出私貲建橋不欲使其翁知之故有瞞公之名矣余每歲上先大夫冢必乘小舟過此橋下今年鎮海縣修志書屬余審定其山川中有名送渡嶺者舊志云明嘉靖間有嚴樂氏早寡為其姑改嫁於城中有女十歲隨之往而樂氏至孝凡遇時物必遺女踰嶺餽其姑夏日女度嶺中暑死即葬山側嶺由是名焉嶺與瞞公橋可云絕對矣

筆七

九

謝鐵齋廣文言往年攝嚴州府教授時曾奉太守檄至梓潼鄉清丈田畝其地距郡城百里而遠所行皆山路路小而曲下臨不測之深遇轉折處輿在空中不能不舍車而徒也既至其處則覺別有天地於萬山環抱中仍有平原曠野田疇池沼居民千餘家風俗敦龐衣冠古樸父老執香迎於道左導入王公祠王公者故嚴州太守曾禱雨於其地之龍潭故至今有祠宇存焉祠中懸王公像首則朝冠足則草履其禱雨時如此也少老言自王公來後百餘年矣今日始再見官至接待甚殷每家皆欲以酒食招延謝君力辭之公事畢而返方粵

賊之亂無所不到而其地止一綫之路居民力扼山口竟不能進故猶完善未遭兵火真桃源福地也余戲謂謝君自王公之後惟君繼往他日必附祀君於王公祠可題為王謝堂矣

余同年王文勤公以翰林起家官至福建巡撫余兒女親家也嘗署所居齋曰儉明簡為之說曰居官之要清慎勤而已惟儉也故清而不曠惟明也故慎而不蕙惟簡也故勤而不煩是三者清慎勤之本也余為作神道碑已載其說矣後讀吳郡徐厚卿錫齡所著熙朝新語云滋陽牛真谷運震雖正癸丑進士後官陝西知縣嘗

筆七

十

與人書曰僕為縣官有二字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以自奉量入為出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簡者毋苛碎毋拘執儀從可減則減之案牘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入一錢乙諸簡將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將毋濫刑此檢字訣也乃知文勤三字儉簡實與簡合而所謂明者非以察察為明亦不過善自檢點而已能檢則自無不明此一字亦異而同也

夷堅志載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

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  
日故病頓愈又載紹熙時明州王百娘患瘡醫藥觀世  
音授以偈曰淨土周沙呷云何獨禮西但能同一念觸  
處是菩提誦之喻月即愈余按此一偈語意平易人罕  
知者故特表出之以廣流傳

東坡石鍾山記歎鄭元之簡而美李渤之陋至今游石  
鍾山者皆以坡語爲然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以舟師  
勦賊駐江西最久語余云湖口縣鍾山有二一在城西  
濱鄱陽湖曰上鍾山一在城東臨大江曰下鍾山下鍾  
山即東坡作記處然東坡謂山石與風水相吞吐有聲

筆七

士

如樂作此恐不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風水  
相遭皆有噌吰鏗軋之聲何獨茲山爲然乎余居湖口  
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環  
瓏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徑蜿蜒如龍峭壁上  
皆枯蛤黏著巖然鱗甲洞中寬廠左右旁通可容千人  
最上層則曾巖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蟬  
蝠水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寬  
廣可容三人坐壁下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皆可喜  
如云我來醉臥三千年自喜人世無人識又云小憩于  
年人不識桃花春漲洞門關無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

作也蓋全山皆空如鍾覆地故得鍾名下鍾山亦中空  
此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當日猶過其門  
而未入其室也

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  
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  
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  
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  
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  
其君長不服則以武備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  
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和

筆七

士

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  
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赫  
然在人耳目聞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齋假余西洋記  
一書即敷衍此事作者爲羅懋登乃萬曆間人其書視  
太公封神元奘取經尤爲荒誕而筆意恣肆則似過之  
乃彼皆盛行而此顧不甚著何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  
數存雖平話亦然歟平齋曰此必明季人所爲以媚權  
奄者余謂不然讀其序云今者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即  
絃當事者尙興撫髀之思乎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  
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抒憂時感

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為長太息矣書中卻有一二異聞如術家有金水木火土五行通法見於諸書者字皆作遁此獨作固未詳其義又世俗所傳八仙此書則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童子不知何許人豈明代有此異說歟圖畫見聞錄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真形者曰長壽仙者或即此風僧壽乎書雖淺陋而歷年數百便有可備考證者未可草率讀過也

世間有牙牌數一書言近而指遠占之亦時有巧合者余聞許子魁言杭人有為之箋注者惟其中有五鬼關判一語不知所出以問余亦無以應也今乃知出於西

筆七

五

洋記第九十回云靈曜府五鬼關判即其事也開卷有益信夫

世俗有祝冥壽之說達禮者非之然顧亭林先生有丁貢士亡考衢州君生日詩其序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世俗乃又以父母之生日設祭而謂之生忌禮乎考之自梁以後始有生日宴樂之事父母之存固已嘗為之矣則於其既亡而事之如存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丁君雄飛乃追數其考之年及其生日而曰吾父存今八十矣乃陳其酒脯設其裳衣如其存之事而求詩於友人其亦孝思之所推與然則祝冥壽

之說固亦君子之所許亭林此序知之者鮮故為表而出之

明人殷無美文稿鈔本八册故人之子小坡孝廉文焯出以示余余初不知無美為何人讀其文稱不佞都乃知都其名而無美其字也又稱吳郡殷生知其為吳郡人考明史蘇州府屬六縣吳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而其壽徐明府序云吾邑僻在海上其常熟人乎贈東武賈君序稱代匱爽鳩贈江陵張公序稱予為兵官贈趙侯序稱持御史中丞節出撫即口是其生平迴翔臺省數歷中外頗不碌碌而余竟不知焉是可愧矣文凡

筆七

五

三十七首皆贈人之序然有意義非苟作者明史寒義傳止言子英有詩名以廢為尚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而此册中有贈少司馬巴蜀蹇公序稱忠定子英荃丞尚璽是蹇義有二子曰英曰荃並廢尚寶司丞是可補史之缺又姚汝皋以議禮廷杖明史止附見其姓名於何孟春傳中此册有賀右轄襄城姚公序稱右轄公之父職方公正德之季上有所幸臣導以遊幸職方公抗疏極論杖之闕下嘉靖初始復原官而尋復以議禮被杖及出參貴竹又以不能詭遇自免所稱職方公即姚汝皋也汝皋為人大略如此亦可補史缺又明史七卿

表有徐晞爲兵部尙書正統七年任十年十月致仕檢  
王弇州山人史料文臣異途一條知其人起於東官而  
此冊贈宣城杜君序云吾鄉徐孟暉以掾吏爲大司馬  
乃疋徐晞字孟暉蘇州人也若此之類亦史學中之數  
金矣惟暉字不副識疑必暉字之誤名暉中暉暉相  
應也

錢涉園先生名選字枚一安徽懷甯人著述自著述一  
書其書成於康熙戊寅歲刊版行世而四庫未收入  
罕知者亂後原版燬於兵火其鄉人楊君鳳儀邵君景  
書釀錢重刻之問序於余視其自序有小印一方一日

筆七

末

錢選之印一日己丑進士余按己丑乃康熙四十八年  
也然其子鴨字扶南者有序一篇言癸未冬錢版過半  
先大人抱微疴猶手不停批踰月病革呼不肖而命之  
曰余年已七十有四逝復何憾惟此書述儒先之緒論  
備來學之津梁刻闕未竣是吾慮耳然則先生卒於癸  
未乃康熙四十二年不得爲四十八年進士疑己丑當  
作乙丑傳刻誤耳乙丑是康熙二十四年先生於癸未  
歲年七十四則當生于明崇禎三年庚午至康熙乙丑  
爲五十六歲卷首有張文端公英序文稱先生晚歲南  
宮信矣又云出宰粵之茂名以年向七十未半載即請

告歸王據沈鎬序云歲甲戌步園錢先生自粵東致仕  
歸甲戌爲康熙三十三年先生年六十五矣故六年向  
七十也

人家有喜慶事以梨園侑觴往往以笏圓終之蓋演郭  
汾陽生日上壽事也內子姚夫人謂余曰袍笏滿場可  
謂盛矣過此以往如何余曰子必有說試言之夫人曰  
請爲誦詩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會輕馬伏波今日獨  
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此趙根經汾陽舊宅詩也  
汾陽舊宅今爲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  
古槐深巷暮蟬愁此張籍法雄寺東樓詩也欲知笏圓

筆七

末

以後之事請誦此二詩余爲黯然今夫人亡矣追憶其  
言筆之於此  
余舊有學校祀倉頡議後見金代山峰廣文尊經閣祀典  
錄喜其先得我心已載入第三卷矣今讀朱蘭坡先生  
國朝古文彙鈔有陳浩倉聖祠記乃知倉頡之祀河  
南固有之余從前視學其地而未之知殊自媿矣因錄  
其大略云古稱六書之作始於倉史蓋黃帝臣也而路  
史所傳則謂之倉帝史皇氏都於陽武終葬利鄉亭南  
今河南陽武縣猶有利鄉亭遺址云世有倉氏史氏侯  
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其皆倉帝之苗裔歟乾隆二

十二年退居授學於汴城蓋自帝之跡相傳者多在於此倉氏之後猶居之有倉聖脈者自中牟來將爲神立廟歲時以祀乃屬某爲文倉聖之爲帝爲臣古史異詞可弗深考而要爲畫卦以後之聖人也茲役也起於乾隆二十七年十月竣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鳩工者倉氏兄弟候補道聖裔處州府知府聖漢戊子舉人聖脈光緒己卯歲花農爲我製一舟於西湖中欲襲余吳下曲園中小浮梅之名又擬以余姓姓之曰俞舫以書來問余因名之曰小浮梅俞蓋用說文空中木爲舟之本義猶云小浮梅船耳并跋其後有云人生斯世養空而

筆七

七

浮當知我亦一俞也勿曰俞必屬我也自是之後湖上眾叟編郎詫爲新製六橋煙柳中往往指而語之遂有倣此製而爲之者乞名於花農花農名之曰采蓮舟且爲題一聯云喚作采蓮舟最難禁露冷風香夜半紅衣清不寐也如浮梅檻容幾許詩瓢酒盞此中畫稿我先成異日有續樊榭先生湖船錄者當又爲西湖添一佳話矣

俞樓未成之前知之者卽已甚眾花農書來云篙工菱女爭望落成得鼓船呼渡於其下非虛語也及樓成余有俞樓經始一卷刻入俞樓雜纂中流播藝林文墨之

士遂無不知有俞樓者其明年正月杭城元夜張燈有爲謎語者以俞樓經始四字隱四書人名二或射之曰徐辟彭更蓋俞樓之作發端於徐花農而彭雪琴侍郎又廓而大之也其寓意亦可云巧矣

余於道光癸卯歲如江西道經龍游賦徐偃王廟詩有云朝發龍游縣小泊徐王祠云祀徐偃王中有昌黎碑然實未嘗游其廟讀其碑不過據昌黎集而云然耳後於咸豐辛亥歲至蘭溪縣其地有偃王廟余嘗游之其中爲偃王像兩旁列三十六諸侯皆冕旒執圭頗有古意同治壬申歲余如福建省視太夫人起居山錢唐江

筆七

末

舟行至蘭溪適門下士吳煥卿紹正爲蘭溪令余偶與言及煥卿曰聞龍游縣陵山有偃王廟廟有韓碑尙存半段當移書龍游訪之余詩云玉座荒涼異昔時蘭溪城外偃王祠何當更訪陵山廟手搗昌黎半段碑爲此作也至光緒庚辰歲余於杭州晤靳迪丞觀察邦慶其人好尚風雅曾官衢州太守余以此訪之觀察欣然致書龍游大令辛巳之春果以二搨本來其一止半段乃原碑也其一不知何時重立字跡完善碑文亦全然非其舊矣余因取案頭所有東雅堂韓集以校原碑小有異同原碑每行止存十三字間有十四字者計其全石

每行是五十六字以銘辭考之可見今每行存十三當缺四十三字乃有缺至四十五字者亦有止缺四十一字者參差不齊其適缺四十三字者除銘辭外止二行耳然則碑文與集本固不盡同也篇首云俱出柏駟碑文則似是伯益金仁山以伯益爲卽柏駟此碑之文頗可爲證雖字跡漫漶然尙約略可辨也余因表而出之以告考古之士此外如繼跡史書碑文跡作迹鑿之于石碑文作鑿之石徐由遜縣碑文由作繇此皆無關文理不足論惟圖像之威黥昧就滅碑於黥下多晦字則黥晦昧就滅五字爲句殊爲不辭然此行從黥字起圖

筆七

末

像之威四字在上一行之末已不可見或黥字當連上讀作圖像口黥與集本不同乎嗟夫浙東西漢石不可多得唐碑已可寶貴余於己巳歲游紹興禹寺得見唐開成五年往生碑惜自來金石家未及著錄曾屬精舍諸生作詩以張之今昌黎此碑高出彼上豈止什佰余數十年訪求而不得者今乃得之不可云非眼福矣又按銘辭有云課其利害孰與王當碑此行從利字起課其二字在上一行末不可見而利害孰與王當六字則筆畫分明乃東雅堂本云與字方從洪氏石本作嘗按方謂方崧卿作韓文舉正者洪則洪興祖也其所見石

本不知又是何石豈宋時別有一石刻歟然此與字改作嘗字語不可通殆必有誤未可執以獻疑也

咸豐二年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碑文首有三老二字遂名之曰三老碑余既詳載其文於第二卷矣碑云三老諱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但云庚午癸未不載年月余始譏其疏略既而思之其於父母既備載年月日何於祖父祖母遂疏略如此此必有故也竊疑古人以幹枝紀日不以初一初二紀日其家相傳三老於庚午日死祖母於癸未日死相傳既久忘其年月民間不知歷術安能推知其爲某年某

筆七

末

月某日乎於是子孫遇庚午癸未日則以爲忌日蓋古人忌日之制本是如此試以子卯疾日證之于卯有一說鄭司農以爲五行子卯相刑此固不必問其何月也賈逵云樂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則有日無月似不可通乃鄭康成何劭公等翕然宗之無異詞者蓋援忌日之例止論幹枝不問爲某月第幾日如紂以甲子亡以三統術推之爲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至次年二月五日乃上年紂亡之日在今人必以此爲疾日矣古人不然二月五日不值甲子卽非疾日而凡遇甲子卽是疾日一年有六甲子是有六疾日也疾日忌日其例



並同今人但以父母亡日為忌日非古矣因三老碑而得古人忌日之制故補記之於此

彭樂齋端淑白鶴堂集有石哈生宋石之傳哈生負異才不見於世晦迹人奴以終其身獨與石芝善石芝後從靖逆侯張勇平滇亂建奇功功成亦隱去兩人皆奇士也而劉繼貢紹攷文集亦載其事石哈生為石哈興宋石芝為宋釋之未知誰是也汪堯峯集有黃孝子傳孝子名洪元父國相為虞庠所殺孝子與弟俱幼後稍長聞之欲報仇母泣止之及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別墓懷斧往殺庠詣縣自陳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

筆七

幸

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遂去為浮屠易名光空而陸桴亭先生集亦載其事黃孝子為王孝子虞庠為虞翔亦未知孰是也夫以本朝之人而傳問異辭已若此然則伯益之為柏翳蓬蒙之為譙門壽夢之為孰姑包胥之為勃蘇固無怪矣余友李黼堂中丞著國朝耆獻類徵蒐羅宏富然猶未知宋釋之之或為宋石芝黃洪元之或為王洪元也亦見網羅放失之難金剛經第八分云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按所謂四句偈者不知何指自來解金剛經者云經中四句偈有二若以色視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也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二也愚按若以色視我四句見二十六分一切有為法四句見三十二分佛說第八分時尚無此四句偈安得便使人受持乎或又引一書云天親菩薩請問彌勒如何是四句偈彌勒以無我相四句答之余未見其書不知可據否然上文但言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云是諸眾生無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而無我相四句則見於第十四分中是此時亦未有此四句也且我人眾壽乃是隨舉之辭楞伽經又有我人眾生壽命長

筆七

幸

養士夫之說是不盡於此四者也即以此為四句偈於義未該矣然則四句偈云何余按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云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然則四句偈當即指此蓋佛門舊有此四句人人皆知之故佛以告須菩提而須菩提亦不問四句云何也余因表而出之以告誦金剛經者惟四句中有無非有非無句最為明白當即金剛經無實無虛之旨經中即非是名二句凡十四見即非者非有也是名者非無也常無常義詳見六祖壇經其餘

二句皆不可曉安得善知識人一問之

金剛經靈異最著余自姚夫人亡手書金剛經數過焚寄冥中然泉路茫茫究未知有益否也嘗聞袁子才先生小說稱金剛是佛門中木強之神黨同伐異不問曲直有人爲逝者誦金剛經卽有金剛在冥中作關向冥王強取罪人以去冥王不得已示夢於誦經者戒使弗誦余按此經本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者言如金之堅剛般若乃梵語猶云智慧金剛般若四字在佛書則更智二字耳本非專名金剛經且與金剛之神何涉袁說真可一噓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引報應記云卽州

筆七

畫

人張政暴亡見四人來捉行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人及領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曰待略勘問僧色怒王判放去僧自領政出曰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其說雖誕然此經佛實爲須菩提說唐以前小說家言亦必根據本書異於後世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也

宋時人臣有身後賜致仕者如甯宗嘉泰一年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致仕是也宋史列傳中如余端禮薨授少保鄒國公致仕李璧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饒虎臣

卒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曹彥約卒以華文閣

學士轉通奉大夫致仕若此者甚多不可勝舉尤表傳云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是尤表卒於官卒後致仕本傳敘述甚明光緒辛巳歲有以長洲顧少卿曾校經草廬集求序者集中有尤表傳一篇蓋少卿嘗與修無錫縣志此卽志中之文尤表固無錫人也其傳止就宋史本傳稍節之無甚異同乃其末云乞致仕

筆七

畫

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矣按宋史本傳雖不言表卒於何年然表於光宗紹熙元年除給事中光宗本紀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給事中尤表上疏請朝重華宮其時尚是給事中也後除禮部尙書史不言其年當在紹熙四年以下有篤詣重華宮事據本紀自三年朝重華宮後至四年冬又兩朝重華宮也五年五月壽皇崩矣而表遺奏尙勸孝事兩宮則知除禮部侍郎不久卽卒安得歸八年而卒乎若歸八年而卒則其卒也在甯宗朝矣按之本傳其誤殊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余作願集序已及之然序中未便斥言故又記於此

光緒二年春余在杭州而吳下曲園中牡丹將放內子姚夫人徘徊花下口占一詩其末二句云東風莫輕放留待主人來余歸為余誦之今忘其全詩矣偶閱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一載盧儲在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此與內子詩意適遙遙相對內子作詩初不知有盧詩也盧儲娶李翱女即所謂第一仙人許狀頭者其事至今豔稱之而庭花之詠知之者鮮故表而出之想見此兩人者真神仙眷屬也余與姚夫人四十年伉儷雖未足比美古人亦庶幾其萬一自夫人亡而余久不

筆七

畫

至曲園幾於蕪廢追惟疇曩為之懷然

春在堂隨筆八

德清俞樾

夏夜每有蟲行几案間亦能飛人習見之不為異呼其名如曰章郎不知是此二字否也兒婦輩嘗問余此蟲有可考否余請自來注爾雅廣雅及本草者從不言有章郎蟲惟乾隆時錢唐趙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蟲部有竈馬云俗呼蟻郎又作蟻螂治疔瘡及一切無名腫毒及小兒疳疾綱目所謂蜚蠊也因按本草陶注云形似麝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為真南人亦噉

筆八

十

之余謂此蟲雖廉薑氣然實生在屋壁間不在草中四五月間即有非至八九月畏寒始入室也陶注所云未知是此蟲否蘇恭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蠶一名盧蜚一名負盤然則此蟲即爾雅蜚蠊蜚矣郭璞注曰即負盤臭蟲邢昺疏曰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然則此蟲又即春秋莊二十九年有蜚之蜚矣漢五行志引劉向說以為蜚色青近青青也此蟲之色不青未必即春秋所書者轉展推求究無確據惟廣雅有一說曰蜚蠊蜚蠊也然則此蟲即周禮注所謂蠊也夏官

赤友氏凡隙屋除其蟻注謂蟻肌蛛之屬按肌蛛蓋  
即蠟蛟今所謂養衣蟲也廣卽此蟲矣之二蟲皆藏匿  
牆壁內赤友氏掌除牆屋故主除之亦可證其非生於  
草間也蟬螂皆俗字蟬郎亦無義殆卽廣字之合音按  
字典廣字有張略一音今呼章郎者卽張略之轉也爲  
此一小蟲援引經史至數百言老人多事亦可笑矣  
古今注云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  
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曲蓋之制於古無徵余觀馮  
氏金石索載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畫像石有周公輔成  
王像成王居中旁一人執蓋其蓋折而下垂此正古曲

筆八

二

蓋之制蓋太公因折蓋而制曲蓋自當折而下垂若曲  
而上則失其義矣世人罕知此制故特表出之  
余從前視學中州每試一郡畢吏輒具卷請召諸生選  
寫所作詩文謂之三五七蓋大學前列七卷中學前列  
五卷小學前列三卷例應解送禮部故爲修飾盡善使  
謄寫之余曰如此不近於欺乎吏曰故事如此乃亦聽  
之後觀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引乾牒子載閻濟美  
事云榜出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  
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加法令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  
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

本云云然則此等事古固有之矣

顧晉叔承乃子山觀察之子行年四十有九繪自訟圖  
圖中坐者立者各一人若官與吏然跪者一人若對簿  
然三人實卽一人皆自肖其象也余率題二絕句云當  
遵伯玉知非歲築趙王孫自訟齋此後可知定無訟訟  
庭都被落花埋我我周旋總不真陶公贈答影形神更  
從有相歸無相便是如來三種身或問自訟齋出處余  
曰此宋時趙不意事見宋史宗室傳不意乃濮王曾孫  
也惟意字竟不可識康熙字典補遺心部有意字引字  
彙補云音未詳宋宗室趙不意字仁仲余按口知錄引

筆八

三

雲麓漫鈔言宗籍凡袒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典  
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此不意亦其一也然怪  
僻之字亦必字書所有者若意字則字書不載治平四  
年司馬光等奏上類篇亦無此字當時何所據而賜此  
名乎竊疑此必傳寫之誤實卽意字據說文憂愁之憂  
本當作意若憂字則和之行也此以不意爲名乃用其  
本字卽不憂也論語曰仁者不憂故字仁仲以字證之  
其爲意字之誤無疑矣  
武林徐氏白文敬崛起文穆繼之遂成浙右大族數十  
年來稍稍不振至光緒庚辰而花農入翰林又復振起

極可喜也其家自文敬以來入翰林者六人而皆在辰  
戌丑未之年文敬癸丑文穆戊戌文穆之子即花農之  
高祖諱以烜字潤亭者庚戌花農之十世伯叔祖諱杞  
者壬辰花農之伯叔高祖諱景憲者己未而花農又以  
庚辰計丑未年各一辰戌年各二以五行論之此四年  
皆屬土也光緒辛巳夏花農重建文敬公祠同人集湖  
上落之夢薇有詩余次其韵有云科第前賢接後賢最  
宜丑未戌辰年蓋紀實也

同年徐壽衡侍郎屬撰其封公漁臣先生家傳余論贊  
中引東坡語云李邵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蓋據東

筆八

四

坡晁君成詩集序語云爾然坡公此語實不甚塙按後  
漢書方術李邵本傳邵後舉孝廉拜太常元初四年代  
袁傲為司空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  
復為司徒明年免將作大匠翟輔上邵潛圖大計以安  
社稷封邵涉都侯辭讓不受卒於家是邵位至三公爵  
為通侯固已大顯於世如坡公言轉似乎潛德不耀者  
蓋徒據其為漢中候吏時而未觀其終也

余四歲時即從德清遷臨平鎮臨平屬仁和縣東西不  
過三里南北不過二里然其名則甚古矣舊有沈東江  
先生臨平志一卷不分門類惟依時代編纂道光中康

蓮伯子蘭兩君續修之則做州縣志書體例采輯甚富  
時先兄王甫館鄭夢白中丞家鄭氏多藏書先兄每助  
之采輯焉亂後東江舊志尚有流傳之本康氏之書不  
可見矣兩君數十年心血付之雲煙殊可惜也偶於舊  
書中得一紙乃先兄官福甯太守時錄寄吳中者蓋節  
錄晉書顧眾傳文亦臨平一故事也今錄於此云蘇峻  
反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遂據吳城眾自海虞由婁縣  
東倉與賊別率戰破之進屯烏菴吳與內史虞潭遣將  
姚休為眾前鋒與賊戰沒眾遣守紫壁時賊黨方銳人  
咸勸眾過浙江眾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全錢唐以南

筆八

五

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  
范明亦謂眾曰此地險要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為參軍  
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  
曲阿先兄手注其下云烏菴紫壁兩地當在松江嘉興  
石門一帶范明即今臨平人無疑余按今臨平尚有范  
氏當是范明之後明所率宗黨五百人則其時臨平范  
氏之盛可見烏菴紫壁均不可考或烏菴即今之烏鎮  
歟

余每年蘇杭往返必繞道還德清上先人冢舟楫所經  
有曰王林頭者自杭至德清必由之路也余謂五林乃

五柳之訛明史地理志湖州府德清縣下云有下塘巡檢司後遷五柳港口卽其地也案頭無德清縣志檢新修湖州府志於德清縣村鎮止於十六都有五林二字蓋不知元名爲五柳矣

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績不失爲古豔後之繼聊齋而作

筆八

六

者則俗豔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爲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留仙有文集世罕知之朱蘭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曾錄其文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留仙之子名立惠字東石亦有文集筆意頗肖其父云

張明齋軍門曜爲蒯士薌廉訪賀孫妻昆弟之子余與廉訪同年舊好而與軍門未一謀面光緒元年軍門曾以賀蘭小獵圖寄浙江介廉訪索余與彭雪琴侍郎題詩余爲題七言古詩一首仍交廉訪寄還之未得其復書廉訪旋卽下世未知此詩得達否也頃有人從杭州

來言於眾安橋河下岳忠武廟中見蒯廉訪手書楹聯有跋云咸豐中蘇丁外艱奉命遷紼赴光州任時賊氛方熾過湯陰及朱仙鎮謁王祠夜夢王延入旁坐者爲張桓侯王指謂蘇曰汝妻姪張曜乃桓侯後身今以助汝是時賊圍固始七十餘日力戰解圍曜有力焉嗣後在豫二十年轉戰數千里皆曜爲先鋒云云廉訪不應作妄語然則軍門之爲桓侯後身信矣世傳桓侯後身在唐爲張睢陽在宋爲岳忠武故前人作桓侯祠楹聯有唐曾顯姓宋留名之語今在我朝爲張軍門則又一顯姓矣惟忠武旣爲桓侯轉世何以廉訪夢中見

筆八

七

忠武又見桓侯殆前身後身非一非二是以如來隨狀生意現種種身神道與佛理固無異歟

錢梅谿先生縮臨唐碑百餘種刻石揚州江小雲觀察人驥得其殘石數十種以歸謀散之話經精舍之壁余爲言之梅小巖中丞中丞欣然出白金百兩屬梁敬叔觀察主其事遂使精舍中增此一鉅觀甚可喜也惟諸碑中譌字甚多蓋由舊碑漫漶使然梅溪跋端州石室記云畢公譌作旱公今改正之然未及改正者亦殊不少卽如幽州昭仁寺碑有云殊質文於車服改正朔於寅田寅田必寅丑之誤謂夏建寅殷建丑也又云翔人

正道示如來藏入正必入正之誤入正見大品經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他如元元履遊翠為翠為當作翠嬌歷選列辟詳觀郡帝郡帝當為翠帝一碑之中訛字之多已如此安得一校正之檢王氏金石萃編惟寅丑字不誤餘亦同此

王蘭泉先生金石萃編卷八十八載潘智昭墓志銘其文有曰以戊子歲實沈月五日癸酉殯于長安龍首鄉後又有一行云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先生跋云天寶七載為戊子歲禮記孟夏之月日在畢注云孟夏之月日月會於實沈是實沈為四月然通鑑目錄天寶七

筆八 九

載四月庚子朔五日是甲辰非癸酉七月己巳朔五日正是癸酉則碑云實沈月者所未詳也余按先生此說殊為失考由未知辰與建之異也蓋十一月斗柄建子而日月會於星紀則位在丑十二月斗柄建丑而日月會於元枵則位在子故子與丑合也正月斗柄建寅而日月會於娵訾則位在亥十月斗柄建亥而日月會於析木則位在寅故寅與亥合也三月斗柄建辰而日月會於大梁則位在酉八月斗柄建酉而日月會於壽星則位在辰故辰與酉合也五月斗柄建午而日月會於鶉首則位在未六月斗柄建未而日月會於鶉火則位在

在午故午與未合也四月斗柄建巳而日月會於實沈則位在申七月斗柄建申而日月會於鶉尾則位在巳故巳與申合也二月斗柄建卯而日月會於降婁則位在戌九月斗柄建戌而日月會於大火則位在卯故卯與戌合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其義即如此而大司樂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奏大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者亦取子與丑寅與亥辰與酉午與未巳與申卯與戌之相合也鄭康成注大師職曰辰與建交錯實處如表裏然賈疏申之曰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

筆八 九

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斗之所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娵訾降婁之等十二月皆先言建後言辰皆覆之亦先言建後言辰假令十一月先舉黃鍾後言星紀覆之則先舉大呂後言元枵十二月皆然義可知也然則子丑之等與娵訾降婁之等不過取以識別或舉地上十二辰或舉天上十二次初無深意假如十一月言斗柄建元枵日月會於丑亦無不可也推之七月斗柄建申謂之建實沈可也日月會於鶉尾謂之會於巳可也此碑以七月為實沈月蓋唐以前人猶通達古義也蘭泉先

生但知孟夏之月日月會於實沈遂以實沈為四月不知四月者建巳之月也而實沈之位在中不在巳若以四月為實沈月則是以四月為申月矣豈可通乎自來商十二次之位莫詳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今錄於此云  
自斗十一度漢志作十二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斗建在子自斗八度至危十六度漢志作十五度曰元枵之次於辰在子斗建在丑自危十七度漢志作十六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於辰在亥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

筆八

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斗建在巳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斗建在午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斗建在酉自氏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漢志作斗十一度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斗建在亥此文分別辰與建甚明白若依唐人書碑之例以紀月則正月析木二月大火三月壽星四月鶉尾五月鶉火六月鶉首

月七月實沈月八月大梁月九月降婁月十月豕韋月十一月元枵月十二月星紀月亦金石家一變例也又按此碑書景時即丙時蘭泉先生以為丙辰是也蓋甲己日始甲子乙庚日始丙子丙辛日始戊子丁壬日始庚子戊癸日始壬子即術家所謂五鼠遁也癸日壬時為子則丙時為辰矣

術者以日推時則有五鼠遁如前所云是也以年推月則有五虎遁凡甲巳年始丙寅乙庚年始戊寅丙辛年始庚寅丁壬年始壬寅戊癸年始甲寅其術皆主淺顯惟以年月推其日則雖精李虛中之術者不能知而贊

筆八

者屈指推算不勞而得之不知其何術也或言是有秘訣不以授人人亦不可輕學之學之必損其目殆哉然歟坊間所刻子平淵鑒等書卻亦載有一法其法視九年前正月朔日是何幹枝大月順數五幹九枝小月順數四幹八枝即本年正月朔日幹枝二月以下視此視本年十二月朔日是何幹枝上月大逆數五幹九枝上月小逆數四幹八枝即九年前十二月朔日幹枝十一月以上視此余用此術推之同治十二年正月小辛巳朔順數四幹八枝至光緒七年正月得甲子朔光緒七年十二月己未朔十一月大逆數五幹九枝至同治十



二年十二月得乙亥朔其法信不謬矣然月之大小非觀憲書豈能記憶且不能推知閏月則仍不能無誤彼警者所用必非此法也

余嘗用此法校杜氏春秋長曆從隱元年順推隱九年不合者三月又從隱十一年逆推隱三年則無一不合杜氏本不知歷法惟以經傳所書月日前後推排而成此術隱元年之不合殆由杜氏失之若改作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十月小則亦無一不合矣今列於左

隱元年

隱九年

筆八

圭

正月小辛巳朔	正月大甲子朔	合
二月大庚戌朔	二月小甲午朔	合
三月小庚辰朔	三月大癸亥朔	合
四月大己酉朔	四月大癸巳朔	合
五月小己卯朔	五月小癸亥朔	合
六月大戊申朔	六月大壬辰朔	合
七月小戊寅朔	七月小壬戌朔	合
八月大丁未朔	八月大辛卯朔	合
九月小丁丑朔	九月小辛酉朔	合
十月大丙午朔	十月大庚寅朔	合

十一月大丙子朔	閏月小庚申朔	合
十二月小丙午朔	十一月大己丑朔	合
二年正月大乙亥朔	十二月小己未朔	合

隱十一年

隱三年

正月小癸未朔	十年十一月大己亥朔	合
二月大壬子朔	二月小己巳朔	合
三月小壬午朔	三月大戊戌朔	合
四月大辛亥朔	四月小戊辰朔	合
五月小辛巳朔	五月大丁酉朔	合
六月大庚戌朔	六月小丁卯朔	合

筆八

圭

七月小庚辰朔	七月大丙申朔	合
八月大己酉朔	八月小丙寅朔	合
九月小己卯朔	九月大乙未朔	合
十月大戊申朔	十月小乙丑朔	合
十一月大戊寅朔	十一月大甲午朔	合
十二月小戊申朔	十二月小甲子朔	合

余偶檢舊篋中得門下士王夢薇書未署一行曰日直泰之候爻蓋用卦氣直日之法以紀日亦文人好奇之過也卦氣直日本古法楊子雲西漢大儒而作太元以準周易有八十一首歲事咸貞之說是西漢經師固有

此說矣然古法每卦值六日七分不可用以紀日若欲用以紀日則當用北齊天保歷之說其法一月五卦相次用事從大雪節起一日未濟初爻二日蹇初爻三日頤初爻四日中孚初爻五日復初爻至第六日又值未濟二爻十五日大雪節終而五卦之內卦終又十五日冬至節終而五卦之外卦亦終其說本之易通統軌圖今無其書然實亦出於稽覽圖非異書也余用其說列三百六十日值日之爻倘遇好事之士用以紀日不費檢尋矣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初十	初九	初八	初七	初六	初五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一
泰九	漸六	益六	蒙九	小過九	泰初	漸初	益初	蒙初	小過初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九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小過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小過六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需九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豫六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旅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大有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鼎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渙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豐九

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初	九初八初七初六初五初四初三初二初一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四損九同四節四恆三否三損九同人三節三恆二否六	二損六同人二節二恆六否九損初同人九節六恆初	觀六	觀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四實六畜四萃九四巽六三觀六三賁九三大畜三萃六三巽九	二實九大畜二萃六二巽九六觀初九賁初九大畜初九萃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四困六明九无九歸三剝三困九明六无六歸二剝六	二困六明九无九歸六剝初六困初九明初九无初九歸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九大九噬六既四艮三坤九大六噬九既三艮二坤六	九大六噬六既二艮六六坤初六初九既九既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六中四頤四蹇九未濟三復六中孚三頤六蹇九未濟	九中二頤六蹇九未濟九復初九中孚初九頤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四升四睽九四謙六屯六三臨六	二升九二睽九二謙六屯六九臨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筆八

七

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初	九初八初七初六初五初四初三初二初一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四損九同四節四恆三否三損九同人三節三恆二否六	二損六同人二節二恆六否九損初同人九節六恆初	觀六	觀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四實六畜四萃九四巽六三觀六三賁九三大畜三萃六三巽九	二實九大畜二萃六二巽九六觀初九賁初九大畜初九萃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四困六明九无九歸三剝三困九明六无六歸二剝六	二困六明九无九歸六剝初六困初九明初九无初九歸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九大九噬六既四艮三坤九大六噬九既三艮二坤六	九大六噬六既二艮六六坤初六初九既九既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六中四頤四蹇九未濟三復六中孚三頤六蹇九未濟	九中二頤六蹇九未濟九復初九中孚初九頤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四升四睽九四謙六屯六三臨六	二升九二睽九二謙六屯六九臨初九	坤六	坤六	歸六	艮六	復六	臨九

筆八

七

歸安吳味琴先生諱鼈乃余老友平齋觀察之先德也  
 工書法始學李北海後學趙吳興雖率爾命筆動合法  
 度亂後散佚無存平齋於故紙中得其四紙裝成一小  
 冊嘗以示余蓋其家田畝契券之標題也每記皆有青  
 紙二字蓋先生一字青鼈故云爾其文則云某人田若  
 干畝契幾紙收某戶在當時不過草草紀載之筆而字  
 字可入名人法帖中洵可謂一筆不苟者矣  
 吳中老輩余所及見者二人一宋子庭先生翔鳳一陳  
 碩甫先生奐皆乾嘉學派中人也子庭先生兼工吟詠

曾贈余詩四章乃和余遷居之作已載入第四卷矣碩甫先生專治毛傳吟詠非長然能為篆書嘗書楹聯見贈云金尊日月三都賦玉洞雲霞二酉文其書甚佳既非如老輩人作篆書剪筆頭為之者亦非時下人專摹鄧完白一派者可比後以兵亂失去意甚惜之聯句亦工麗然不知為何人之句其語意亦不甚可解耳桐城吳康甫大令廷康官吾浙數十年或云年且九十矣卒莫知其年幾何也所謂世人知老不知年者其此公之謂乎嗜古成癖至老不衰尤善摹寫凡金石文字一經寫刻幾可亂真洵近代一奇士也嘗就余所刻補

筆八

末

中書內摘錄湘鄉合肥兩相國語各十六字為楹聯見贈曰碩學宏文照耀百世雁行服鄭抗手班張此十六字字湘鄉語思闕學遂有成書希蹤古人嘉惠來者此十六字合肥公語斯亦楹聯中創見之格矣

梁敬叔觀察嘗書楹聯見贈云家有百旬老母身為一代經師結構雄壯頗有伊墨卿先生筆意然下句非所克當雖受之而未敢懸也擬請易其下句云春在一曲小園戊寅歲老母見背遂亦不復以此請矣恩竹樵方伯亦嘗書一聯見贈乃用隨園老人舊句云已煩海內推前輩尚有慈親喚小名余則欣然受而懸之戊寅以

後始撤不懸今所懸者有勒少仲中丞一聯云著述至二百卷外道遙於一曲園中又有彭雪琴侍郎一聯云蓬瀛舊籍 三朝遠雲水閒身一品榮則即余詩中語矣

湖上俞樓成以楹聯贈者極多然推崇過甚非鄙薄所克承當余嘗戲語諸君子云神祠中楹聯固多諛詞然神像乃土木偶耳偃然坐其上不知愧也余則尚非土木偶朝夕出入恆於斯對此諸聯視吾色不且赧赧然乎諸君何惡作劇如是也因思諸同人投贈之句頗有可摘作楹聯者如馮聽濤檢討有句云諸子羣經平議

筆八

末

兩吳門浙水寓廬三蓋余所著書兩平議為最大而蘇州有曲園杭州有俞樓有右台仙館皆余寓廬也語頗切當正擬寄書都門屬其寫為楹聯乃書未發而聽濤之訃至矣不禁泣然

余於庚辰歲既免喪其明日即手題一聯懸春在堂云越水吳山隨所適布衣蔬食了餘生杜彼舫聞之曰布衣蔬食恐非吾輩所能辦不知余居家所服之服無非布者惟出而與人周旋則易其外衣蓋不敢以大布之衣登人之堂使人詫為怪物也至蔬食則數歲以來已習以為常一月中不蔬食者不過一二日耳即偶一

食肉亦不過一片此外如鷄鳴魚蝦之類概不沾唇曾有詩載春在堂詩編第九祖述此意

俞樓之初名雖三楹實則兩楹耳適彭雪琴侍郎巡江過蘇州見內子姚夫人力勸使至俞樓養病及侍郎至杭州觀俞樓而小之謂不足以居眷屬乃出貲增築其西偏之屋余百哀詩中所謂添築西頭兩間屋多情更感老彭經者是也至西爽亭之築則又在樓成之明年矣自俞樓至西爽亭中間隙地尙多吳叔和壽臧乃曉帆方伯之孫少年好尙風雅於辛巳夏閒又就隙地布置於是有所謂伴坡亭者因余詩有山下吟庵伴老坡

筆八

幸

之句也有所謂靈松閣者因是年春金華將軍之神降於其地松樹上也有所謂小蓬萊者則孤山舊有此名襲用之也從此俞樓之勝又增於昔憶俞樓初成杭人以俞樓經始隱四書人名徐辟彭更已載於第七卷矣今則踵事而增日益開拓徐辟彭更而外又須增一吳充矣因書於此以補俞樓經始之遺

余築右台仙館之明年諸同人小集於此酒後至法相寺殿茗余先歸同人後之汪柳門侍讀徐花農庶常偶見寺之壞垣其上一甃若有文字乃使從者二人一蹲其下一踏其肩以上取得斷甃一塊視之則福壽二字

完備無缺其筆意非隸非楷亦頗古雅二君大喜袖之以歸留置山館曰敬以爲先生壽余謝不敢嘗乃花農卽爲作記潘鳳洲孝廉并爲製銘其事遂傳播一時先是李黼堂方伯曾用東坡石鼓詩韵爲余作書豕歌余旣一再和之至是因又用坡韵爲福壽歌同人和者甚多花農景而刻之題曰名山福壽篇

旣得福壽甃之後越五月同人又於俞樓後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曰斯文在茲皆大驚喜花農夢薇馳書吳下以告余謀於西爽亭後闢一門以通其地余曰福壽二字猶可竊以自娛斯文在茲四字萬難干以取戾斯舉

筆八

幸

可不必要也書此四字者爲趙人張奇逢乃直隸獲鹿縣人順治五年爲杭州府知府自來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蓋淹沒至今而始顯者也

西湖小蓬萊有二一在孤山乃宋時延祥觀中閣名一在雷峯塔之東則宋時甘園也吳叔和築室於俞樓之後山而徐花農名以小蓬萊其與余書但言孤山舊有此名故襲用之余初不喻其旨孤山亭館之名亦多矣何獨取此三字邪旣而思之恍然而悟蓋欲以鄙人與老彭爲對偶也彭雪琴侍郎築退省庵於三潭印月其臨湖有榜曰小瀛洲故以小蓬萊配之耳余因有詩云

說與老彭應一笑小蓬萊對小瀛洲為花農說破此意然小瀛洲舊在湧金門外問水亭南今三潭印月襲用此三字亦非其舊也

筆八

注

春在堂隨筆九

德清俞樾

余幼時讀康誥至于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考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嘗戲為之論曰聖人之言亦不能無失乎夫兄不友弟不恭比而同之猶之可也若子不祗服父事與父不能字子則輕重之相去天淵矣乃比而同之概曰刑茲無赦乎若然則瞽瞍有完廩浚井之事皋陶即當執

筆九

而誅之不待其殺人矣此雖戲言亦自有理乃讀通典卷六十九引董仲舒春秋決事云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此論尤可怪夫甲雖以乙與丙然不得謂非父子子可杖父人理滅絕矣雖漢儒緒言吾不取也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余謂既云不異不必更云即是矣誦此經者人人皆以此四句為精語實複語也及讀世說文學篇

注引支道林卽色論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此二句語簡而意該疑經文本云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復異空空復異色蓋卽金剛經非法非非法之旨所謂無實無虛也余於金剛經注言之詳矣譯者誤耳

玉吾集十八卷朝鮮人宋相琦字玉汝者所撰玉吾其別號也詩文皆有可觀末卷附神道碑銘及謚狀稱公於崇禎丁酉十一月二十日卯時生癸卯六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七考明崇禎十七年中無丁酉年疑有舛誤及讀卷末附其孫名載禧者跋語稱崇禎三庚辰十

筆九

二

月乃知彼國在我 朝定鼎之初尙不奉 大青年號而仍以崇禎紀年其生於崇禎丁酉實我 朝順治十四年也其卒於癸卯實我 朝雍正元年也至其孫所稱崇禎三庚辰實我 朝乾隆二十五年也蓋以崇禎十三年歲在庚辰至此凡三歷庚辰耳夫我 朝龍興之始朝鮮沿襲亡明年號或尙可附於洪範十有三祀之義至乾隆中葉彼國久列藩封世膺封號乃尙以崇禎紀年不亦僭乎

余同年生孫琴西太僕有海客受經圖蓋琴西曾充琉球官學教習也余以虛名流播海外甲申歲有日本東

京大藏省官學生井上陳政字子德者來見願留而受業於門因居之於俞樓子德喜談世務及從余遊改而治經嘗以毛詩義質問余隨筆答之漫錄數條此眞海客受經也 問雉鳩郭陸楊三說孰是余謂郭陸無大異楊以爲白鷺則非是據爾雅鳴鳩王鳴鷺白鷺分而爲二則非一鳥也 問君子好逑余謂逑字當從緇衣篇所引作仇其義當從毛傳作匹說文仇讎也雉猶鷹也鷹以言對也是仇亦有相對之義故得訓匹作逑者假字耳逑斂聚也非其義也鄭以左傳義易毛非是許君於逑字下附怨匹曰逑之說亦爲後出之左傳所惑

筆九

三

問兕觥何以爲罰爵余謂周禮小胥觶其不敬者鄭卽以兕觥說之然詩人所言兕觥無一是言罰者周禮言觶不言兕閭胥小胥所用之觶未必是兕觥也比而一之鄭誤 問樛木韓詩作柁木孰是余謂說文下句曰樛又柁高木也則二字義別此喻逮下自當作柁木作柁者段字 問螽斯斯字是否語詞余謂毛傳螽斯斯螽並訓蚣蟞誤也斯螽卽爾雅之蜚螽斯螽一聲之轉耳乃所謂蚣蟞也至螽斯羽則斯是語詞螽卽阜螽今之蝗也王氏廣雅疏證辨此甚詳 問維鳩居之毛傳云鳩鳩結鞠古今注以爲鳩鳩何也余謂古今注

云鳩鴝一名鳩鴝疑鳩鴝乃粘鞠之聲誤也明陳耀天  
中記又引古今注云鸚鵡一名元鳥則又與今本不同  
此等恐不足據自以古義爲正 問于以采繁繁不在  
七俎之數其用未見於經采之何爲余謂鄭云以豆薦  
繁菹則繁在豆不在俎也據醢人四豆之實有韭菹菁  
菹茆菹葵菹芹菹亦無繁菹然茆芹皆水草繁亦其類  
或亦可爲菹乎 問展衣之色是白是赤余謂正義言  
之詳矣然孫毓推衍毛義未免凌亂不如鄭說之有條  
理且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以瑳擬展色必相同許  
書云瑳玉色鮮白又云襄丹穀衣則是以白玉擬丹穀

筆九

四

語意不倫毛誤許亦誤不如從鄭則白衣白玉適相稱  
也 問采地采祿之制余謂采地據周禮有家邑大都  
小都三等采祿止見毛公緇衣傳正義云采謂田邑采  
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則二字當分說 問二矛重喬  
余謂毛義有二說正義謂重累相負揭釋文引舊說云  
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鄭義亦有異說正義但言毛  
羽不言雉釋文則云鄭居橋反雉名此必爲鄭學者相  
傳之說愚謂毛云累荷必是重累相負荷葉之說無據  
鄭既云毛羽則必有所指相傳以爲雉當不誤  
乙酉夏日余在吳下有以雲麾將軍碑見示者舊搨本

也然取金石萃編校之已闕數十字矣惟銘辭赫赫復  
三字下萃編空一格再作空圍誌其所泐之字乃接振  
振秩宗句此本振振上是子字筆畫分明乃知其文本  
是赫赫復子振振秩宗復子用復子明辟事謂中宗復  
辟也據序文公擢宗正雖無年月以文勢觀之當在中  
宗復辟以後子上空一格序文有復辟字辟上亦空一  
格正一例也此子字萃編所無然則王氏當日固未之  
見此本洵可貴矣題數語歸之并記於此

筆九

五

如此左傳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離  
騷奔淫游以佚敗兮又好射夫封孤固亂流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並其證也若依古音讀者不特大家之  
家應讀姑卽凡國家室家字無不應讀姑若依今音讀  
則何不可皆讀如加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帝數召入  
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號曰大家章懷注於家字無  
音可知唐初並無異讀廣韻集韻十一模皆不收家字  
不從今音則曹大家之家字竟無韻可歸矣唐宋婦人  
每稱其姑曰阿家以曹大家例之似阿家亦應讀姑然  
馬令南唐書李家明傳注曰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



若家必讀如姑豈官必讀如公邪

光緒乙酉四月余孫陞雲入學余賦詩誌喜有昆字韻和者或用玉出昆事論者謂周興嗣千字文玉出崑岡是崑非昆卽尙書火炎崑岡字亦從山不得作昆也然余讀鹽鐵論力耕篇云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則玉出昆三字正自有本因筆之於此爲解嘲焉

吳縣謝蕙庭元慶善士也余讀其子家福字綬之者所撰行述云道光歲辛卯江北水患災民麇集府君與韓公桂齡潘公功甫潘公梅溪諸君集貲設廠留養今閩

筆九

本

撫寶應王公凱泰時在災民中府君覘其不凡言於諸君各厚助之余謂此事未足信聞撫王文勤公余親家翁也知之最詳公生於道光癸未至辛卯纔九歲耳必不能以一身就食江南必其家長老挈之而來乃是時其家初無變故余撰文勤神道碑卽據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狀言公年十有一四子書十三經皆卒讀其父贈資政公親爲講授大義然則文勤幼時必無流離轉徙之事余又爲文勤之封公戟門先生撰家傳卽據文勤所爲節畧當更可信云道光十一年大水明年饑公戒鄉人飲中酒起曰吾儕飲酒樂甚如溝中瘠何乃議率

錢振之活數萬人道光十一年卽辛卯歲也然則辛卯壬辰間文勤之父方在本籍賑饑文勤何至身入蘇州災民廠也潘順之前輩及余蓮村善士所撰謝公傳均不載此事不知行述中何以有此綬之勇於爲善誠實有父風必非率臆造作者或當時實有王氏舊家子遂訛爲文勤耳古來訛傳之事如蔡中郎父母餓死荒年皆與正史不合而始則盲翁傳唱繼且優孟登場文勤之事亦作如是觀可也

歐陽文忠公集有尙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其叔父也又有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筆九

七

其仲父也皆止書官書姓氏不書叔父仲父蓋以誌銘所以告萬世非一家之私也然考唐李文公集有叔氏墓志則固稱叔氏矣柳河東集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則稱叔父而不書姓氏宋王荆公集有叔父臨川王君墓誌則稱叔父又書姓氏而不書官位宋陳后山集有仲父樂州資官縣尉陳君墓誌銘則書仲父書官書姓氏於文爲備矣竊謂歐陽之例究不可用李習之但書叔氏墓志又嫌太略後有作者宜如后山之例可也且歐公於其父之墓表題瀧岡阡表於其母之石槨銘稱母鄭夫人然則至親至尊固不得同於他人

也叔父仲父乃竟同於他人乎至唐呂溫文集有唐故  
湖南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潭州  
諸軍事潭州刺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贈陝州大都督東  
平呂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氏墓誌銘此其父母也但  
讀其題不讀其文則竟不知人子爲母作矣考柳河東  
集有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志銘叔妣吳郡陸氏夫人  
誌文伯叔母且然況其母乎呂衡州之例不可用也  
明楊循吉吳中故事云況公鍾江西人實姓黃氏余嘗  
載之茶香室續鈔然以史不言公本姓黃頗以爲疑桐  
城蕭敬孚穆云往年曾讀況太守集況氏世爲南昌精

筆九

八

安縣甘家巷人太守之祖名淵值元季兵變合家遇害  
太守之父名仲謙時年六歲僅而獲免同里有黃勝祖  
者收養之遂從黃姓仲謙生二子曰鍾曰鏞故太守自  
幼至出仕皆爲黃鍾太守父臨終遺命二子當一歸本  
宗不忘所自一承黃姓以報其德至宣德四年太守時  
官儀制司郎中乃請復姓并請給復姓誥命皆報允以  
上並蕭敬孚說據此則況其本姓黃乃寄姓耳吳中故  
事所言未得其實也明史不言公請復姓事此可補本  
傳之缺  
宋孫奕示兒篇載農孝經酒孝經余已記於茶香室叢

鈔矣酒孝經不著撰人名氏今檢崇文總目小說類有  
酒孝經一卷劉炫撰而宋史藝文志小說類則云皇甫  
松撰愚按劉炫有孝經述議五卷此酒孝經乃小說之  
類未必炫所作也宋志以爲皇甫松撰疑爲得之皇甫  
松曾撰醉鄉日月酒孝經亦其類耳宋何剡有酒爾雅  
見 國朝郎廷極勝飲篇當亦必有可觀也

余作余君蓮村墓志銘有云九歲讀書於塾或授以俗  
本酒詩君以酒乃誤人之物辭弗習蓋據其門下薛君  
所撰年譜余初不知酒詩爲何書吾鄉亦無以此授童  
子讀者今觀郎北軒勝飲篇著述類有酒詩并引清雪

筆九

九

居士曰酒詩乃村學究以教兒童者相傳是涂孟規作  
孟規名濩字守約孟規其別號洪武時宜黃人乃知此  
書傳世亦頗久矣  
唐沙門慧苑華嚴經音義南海伍氏刻入粵雅堂叢書  
然其中頗多不合六書者如云決定字從兩點其從水  
者乃是水行之決字又云況字正體兩點經有從三點  
者說文謂之寒水殊乖譬況之義按古無從兩點之決  
字况字決定譬況皆宜從三點也又云祕謂祕與祕字  
有從禾作者乃是香草按謂祕不從禾是也謂祕是香  
草非是香草字當作苾信南山篇苾苾芬芬是其字也

古無秘字又云瞽三倉曰無目謂之瞽字從皮按說文  
鼓擊字從支鐘鼓字從支段氏訂作從支無從皮之字  
瞽字從鐘鼓之鼓不從皮也慧苑之書凡鐘鼓字皆謂  
宜作鼓故瞽字亦作瞽矣又云稟彼錦切字宜從米古  
文作蘭按稟從禾古書無從米者謂古文作蘭尤無義  
又云鎧仗字宜從立人有從木者棒杖字或從手拄托  
字按鎧仗與棒杖有何分別拄字托字均不見於古書  
又云共字從廿不從廿橫畫必須連按此以隸體言耳  
若篆書作共則橫畫以不連為是凡此之類皆不得以  
唐人古籍而苟同之也又云鸞與六切玉篇鸞賣也賣

筆九

十

鸞從每美鸞從米按此說亦可疑據今本玉篇鸞之六  
切糜也鸞羊六切鸞賣也則與慧苑所說正相反豈其  
所見與今本不同乎說文鸞鸞也則二字同一義至賣  
鸞字實當作賣說文貝部賣術也讀若育此其本字經  
傳作鸞皆段字耳不得分鸞鸞為二義以當之也鸞字  
從毓以為從每亦誤

言古音者至 本朝而大備矣然古音之學溯源於吳  
才老而明陳第之毛詩古音考亦其先河也焦弱侯為  
作序稱其有三異身為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餅  
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余讀之不知陳第為何許人

深慙藹陋及觀絳雲樓書目陳第毛詩古音考二冊陳  
景雲注云陳將軍季立出戚少保麾下時名將也然  
後知陳第為戚繼光部將而檢明史戚繼光傳又未附  
見其人當更詳考之

東坡詩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元李冶敬  
齋古今註云古今詩話韋七七每醉歌云解醞逡巡酒  
能開頃刻花又詩史載殷七七有異術願屏上畫婦人  
應聲隨歌十餘曲然則使花開者乃韋七七非殷七七  
坡詩誤以韋為殷以上並敬齋之說余謂殷七七事見  
太平廣記五十二云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解醞逡

筆九

十一

巡酒二句即其醉中所歌也又詳載其於重九日開鶴  
林寺杜鵑花一事然則坡詩自不誤敬齋自不考耳翁  
覃溪作蘇詩補注采用李說非也又按韋七七殷七七  
當即一人呂氏春秋慎大覽曰親鄣如夏高注曰鄣讀  
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  
然則殷之為韋猶殷之為鄣皆以音近而訛

方夢園前輩所著叢說有鳩巢鵲占一則余載之茶香  
室續鈔矣王夢薇謂余曰此說究非也鵲巢於冬而哺  
於春人人見之從未見有鳩為巢者鳩卵於夏往往占  
鵲之敗巢以哺蓋鵲雛既長各依茂樹以棲其視故巢

已同敝屣鳩適據之以哺其子事之常也大凡禽之營巢專爲哺雛計平日皆不巢居鳩哺之時鵲雛已散無所用巢安有反占鳩巢之事乎疑方君所見本是鵲巢其時稍早鵲尙戀巢鳩欲早據故爲鵲所逐方君見鳩去而鵲存遂誤以爲鵲占鳩巢矣又鳩之所占不定鵲巢嘗於杭寓見高梧上有鷺來巢蓋鷺雖水鳥而哺則在樹亦哺於春至三月暮攜雛而去鳩來據之生子五其一爲大風吹墮而死五月四雛長成不知所之而巢亦壞鷺與鳩均不復顧問矣方君謂鵲占鳩巢萬無此事卽泥詩人之辭謂鳩必占鵲巢亦非理也以上皆夢

筆九

圭

薇說余偶於月夜納涼與兒婦輩言此二兒婦姚曰謂鳩必占鵲巢固非謂鳩必占他鳥之巢以爲巢亦非蓋鳩當伏卵之時適無他鳥之巢可占則亦自爲之但不工耳曲園中有二鳩巢其一在曲水亭亭故有匾其下附於壁其上距壁幾及尺鳩卽巢其中雛成飛去取而視之則亂草蒙茸不成其爲巢此鳩所自爲也又其一在小竹里館竹林中甚工緻推原其初乃白頭翁之故巢耳大兒婦樊言曩居中牟縣署多鳩或自爲巢或占他鳥之巢爲巢其自爲者率不工古人言鳩性拙不虛也此與夢薇說可發明而亦可補其所未備又曲園後

垣外某氏院落有大銀杏一株每歲有鵲來巢鵲未去鴉來奪居之鴉未去巢又來奪居之方其相爭時聲甚喧噪數日始定秋深銀杏熟其家撲而取之巢傾巢乃去此一巢率三鳥居之歲以爲常然則鳩固不必定占鵲巢而占鵲巢者亦不必定是鳩也

筆九

圭

而如棗核然至夜則六時皆圓惟捉向燈下觀之亦如棗核然畏燈光也其不如縷者燈光不敵日光也曾記一日貓伏案頭時正卓午呼至後軒驗之睛僅微纖耳攬向南窗則緊閉其目抉而觀之頓縮如縷又一日風雨如晦時亦正午視其睛仍圓也同一午時而睛雨異同在一日而又以地之明闇異可悟其理矣昔人定時之歌特因晝所見而推之於夜實亦未嘗細驗之也余按夢薇之說頗有理西陽襟俎云貓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縷則古人固止以晝言耳

蹉跎乃詩中常用字然和人詩遇原韻有蹉跎字者竟

無他義只可仍用蹉跎儻平仄不相當則通篇皆須移  
易矣余讀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載明蕭山魏文靖驥  
作老態詩有云兩肩酸痛脊梁跢然則俗語所謂跢背  
者昔人亦嘗以之入詩今年朱修庭范月植兩觀察示  
我自壽詩皆有蹉跎字余和朱云自慙我只十年長老  
態龍鍾肩背跢和范云年華我甫六旬過老態龍鍾肩  
背跢雖以俗語入詩不免為大雅所笑然亦有本也

余嘗見浙江臬使署懸一楹聯云看階前草綠苔青無  
非生意聽牆外鶉啼雀噪恐有冤民歎為仁人之言今  
讀吾鄉戴蕞塘先生藤陰襍記乃知為徐公士林所撰

筆九

志

徐公康熙癸巳進士歷官江蘇巡撫沒祀賢良祠此聯  
題於江蘇臬署公曾官蘇臬也浙臬署有此聯不知始  
何人今蘇臬署轉無此聯矣

火輪船中擊鐘報時與自鳴鐘異一時四擊自一至八  
周而復始一晝夜凡擊鐘四十八回余丙戌春自上海  
坐海晏輪船至天津舟中有詩云依然一室話喁喁浮  
海乘桴婦豎從我嬾支頤無一事靜聽四十八回鐘然  
乍聞之猝不易辨今記於此

子正正 一 丑初初 二 丑初正 三 丑正初 四

丑正正 五 寅初初 六 寅初正 七 寅正初 八

寅正正 一 卯初初 二 卯初正 三 卯正初 四  
卯正正 五 辰初初 六 辰初正 七 辰正初 八  
辰正正 一 巳初初 二 巳初正 三 巳正初 四  
巳正正 五 午初初 六 午初正 七 午正初 八  
午正正 一 未初初 二 未初正 三 未正初 四  
未正正 五 申初初 六 申初正 七 申正初 八  
申正正 一 酉初初 二 酉初正 三 酉正初 四  
酉正正 五 戌初初 六 戌初正 七 戌正初 八  
戌正正 一 亥初初 二 亥初正 三 亥正初 四  
亥正正 五 子初初 六 子初正 七 子正初 八

筆九

志

余丙戌入都寓潘家河沿庭中有花盛開淺紅淡白色  
頗嬌豔余初不識問花農曰此鸞枝花也子原則云鸞  
枝花深紅今色淺非是乃榆葉梅耳余偶閱吾鄉戴蕞  
塘先生藤陰襍記言鸞枝花者有二事其一事云護國  
寺西先為張文和公廷玉第後 賜史文靖公文靖薨  
賜錢唐王文莊公公子朝相招余飲堂前鸞枝花下  
有感乙未謙集賦詩云鸞枝纔放曷晴空竹石參差牘  
幾叢絳萼依然開爛漫紅牙猶憶唱玲瓏西州感逝懷  
喬木東閣承家紹素風不盡銜杯增繾綣柏臺行見騁  
花驄又一事云查他山慎行飲嚴侍御曾渠鸞枝花下

作云賣花聲裏過斜街不記招尋月幾回只有繡衣眞  
愛客印泥封酒必同開傲居喜近慈仁寺移得鸞枝隔  
歲栽報道退朝今日早東欄昨夜有花開此花南中罕  
見故錄此二詩以識之戴詩云絳萼依然開爛漫則子  
原謂鸞枝深紅信矣

子原來余寓齋以三女史詩見示其一曰吟香館詩草  
蓋卽許氏之女於子原爲兄弟之子而子原竟不能舉  
其名矣內有自感一首云襟期自許有誰同此恨難將  
問碧穹千古孟光稱淑女也應夫婿是梁鴻豈其人固  
抱天壤王郎之感者邪余題一詩云如此清才得未嘗

筆九

夫

一篇自感費許量碧翁果否安排定能以侯光配孟光  
其一曰傷心集則廖惟珍韵香所著皆其哭父母哭兄  
哭弟之詩卷首有自序一篇粗述生平其全集曰慧花  
軒稿則未之見也余題二絕句云凋零骨肉感平生自  
定傷心小集名豈以外成忘一本諸姑伯姊也關情愁  
苦歡愉句總工慧花全集歎俄空幸存五十一年事都  
在秋闈自序中其自序作於咸豐甲寅秋日也又一集  
云嬾仙吟稿潘合珠孟卿所著觀其詩知其人曾從京  
師首塗遠至滇黔又嘗至江西游歷頗廣詩亦較工余  
題一詩云文章要得江山助不謂閨中亦有之諸葛寨

邊曾問俗越王臺下又題詩居然流覽關河勝豈是尋  
常輦悅詞柳絮因風詩句好定知傳誦徧滇池集有花  
朝大雪一首自注云作於雲南故結語及之余諸詩不  
存於集而子原之意欲其附見余集中以成諸女史身  
後之名故附記於此

道光辛丑歲暎夷犯定海陷之浙東西皆聳余爲樂府  
四章曰曉峯嶺美死綏也曰招寶山刺債事也曰杭州  
城美坐鎮也曰臨平鎮述亂離也時余寓臨平年甫二  
十有一自以年少不應妄論時事故四詩不存於集今  
亦忘之矣至光緒丙戌余送孫兒陞雲入都應禮部試

筆九

七

有王湘岑都閩來見自言王剛節公之曾孫以公遺像  
乞題則卽辛丑死定海之難者也余因記曩所作樂府  
其曉峯嶺一篇卽爲剛節而作首云曉峯嶺高插雲王  
將軍勇冠軍末云嗚呼扼之數日眞英雄將軍之死非  
無功君不見同時大官走且死 朝廷一體酬其忠酬  
忠同死難異至今曉峯嶺下過餘威猶使夷人悸惜全  
詩不復記憶年老才盡亦不能補綴成篇矣湘岑名燮  
雖官右職而能詩文喜風雅其弟酌升孝廉名焯去年  
出徐花農太史門下亦余門生門下之門生也忠義之  
後必有昌大其家者爲湘岑昆仲望之

余在都下有以海昌小桃源朱氏三世九節徵詩者曰諸生濟任妻查曰廩生濟時妻李曰廷校妻潘曰諸生廷植妻褚曰諸生廷彬妻金曰浩然妻楊曰監生榮業妻吳曰始然妻查曰禮然妻董濟任濟時為一世廷校廷植廷彬為一世浩然榮業始然禮然為一世余率題一詩而歸之不存於集姑記於此詩云軟紅十丈正茫茫展卷欣看冰雪光一髮千鈞宗系事九人三世婦姑行小桃源派傳遺澤古柏舟詩貢廟堂愧我衰殘稱舊史不堪形管寫幽芳

筆九

大

王介艇編修廉宋孟芳主事淑信皆余視學河南所得士聞余來京師謀招飲於嵩雲草堂余自戊寅以來不赴謙會於今九年矣因謝不往而問嵩雲草堂築自何年在於何地乃知同治閒毛旭初尚書袁小塢侍郎於炸子橋松筠庵對門購地築屋小有亭榭種花木為同鄉諸君燕息之所兩公皆中州人故以嵩雲名其堂此堂甫成而兩公先後歸道山竟不及一日賜詠於其中於是中州諸君咸謂松筠庵為楊忠愍故宅今於其對門築嵩雲草堂大書嵩字榜之門楣忠愍有知必當痛恨宜斯堂之不利也草堂之上本奉岳忠武栗主蓋沿京師會館之例各祀其鄉之先賢也乃撤去嵩雲草

堂額改題岳忠武祠然知者尙罕凡有雅集仍書故名但易嵩字為崧字耳余謂此事極可笑兩公之逝會逢其適豈忠愍為之也且據吾鄉戴蕝塘先生藤陰襟記言松筠庵塑幞頭神像相傳為城隍神楊給諫壽楠李都諫融視城訪知為楊忠愍故宅其時曹宗丞學閔阮司寇葵生鄭侍御激倡議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號松筠而漁洋集中筠作雲並未指為忠愍故宅然則松筠庵是否忠愍舊蹟亦未可知姑記其事為京師一故事耳

筆九

九

王漁洋香祖筆記言京朝官三品以上在京乘四人肩輿前藤棍雙引喝道四品官自僉都御史以下止乘二人肩輿單引喝道按此可見 國初京朝官威儀之盛余道光中入都尚書以上猶無不肩輿者至光緒丙戌余送孫兒陞雲入都會試相國張子青尚書徐蔭軒見訪寓廬皆乘四人肩輿然時謂漢人肩輿止此一頂半而已所以云半頂者以蔭軒尚書乃漢軍不純乎漢也後聞潘伯寅許星叔兩尚書皆乘肩輿則余已出京矣 潘伯寅尚書以所刻沈欽韓文起范石湖詩集注見贈內有摘用事之誤者兩條其再用乙未元日韻詩一夢

微官陪蟹飛注引釋蟲云蟹飛蟻郭云有翅然則飛字連下讀今云蟹飛得無誤讀邪又晚歸石湖詩年來新著情游冠注引禮記玉藻垂綬五寸情游之士也然彼情游乃謂罷民非倦游意也余謂蟹飛尚止誤讀情游乃并誤解詩人不通經義由來久矣

光緒丙戌會試有河南人白焯者成進士余初不知其人宋孟芳戶部來言此人亦余視學河南時取入學者也其人學在咸豐丙辰年三十年來困守一衿未有寸進至前年科試在高等餽於庠去年登賢書今年遂聯捷亦士之晚成者也余心識之已而廖仲仙閣學來見

筆九

辛

時新進士覆試仲山與閱卷之役余問白焯考列何處曰三等之末問何以致此以詩出韵故詩題爲流水無聲入稻田得聲字白詩用紅字入韵故抑置末名及進呈政府諸公以非尋常小疵宜停 殿試一科而

皇太后以三等向無停科者準其一體 殿試誠寬典也已而 朝考後引 見竟得以知縣即用此君可謂大幸矣疑其尚有後福也紅字與八庚韵字迥不相似豈其人讀紅字似衝字歟聞從前有安徽舉人覆試詩題得春字而其人全用二冬韵余謂其人必讀春字如衝字也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閩人以高爲歌真宗朝

試天德清鳴賦有闔土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遂中選然則方音誤韵古固有之不足爲斯人病矣

搜神記載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辦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驚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按蒲留仙聊齋誌異有術人種桃事即本此乃知小說家多依倣古事而爲之也

筆九

壬

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唐世則鏤骨爲竅朱墨襍塗數以爲采亦有取相思紅子納置竅中使其色明豔温飛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字直爲骰不復爲投其體制與用木時異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一子兩面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一面塗白白之上畫雉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此爲最高之采按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至骰子之制則有六面是裁去



五木兩頭尖銳而蹙長為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以上並程氏之說余謂盧者五子皆黑也雉者五子皆白也純黑純白皆為高采白雖遜黑然五子皆白亦為得采與他色異晉書劉毅傳毅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蓋毅所擲五子皆白亦為難遇使無得盧者則毅已獨勝故以此自喜然以五白究不如五黑故又云非不能盧不事此也姑為大言以自快也劉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此則得五黑勝於毅之五

筆九

三

白矣故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程氏說五木之制甚詳但謂五子四黑一白為雉則殊失之老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此正用劉毅傳語然則雉之為五白唐人猶知之也程氏誤以四黑一白為雉轉疑杜詩為誤何哉程氏又謂梟采甚低非盧比也老杜槩言梟盧未詳余謂此亦不然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竊疑梟即盧也蓋五黑五白同為勝采而盧實勝於雉故得盧者謂之梟以別於雉杜詩正得其義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程氏據此證梟采甚低

余謂殺梟之制不可知惟韓子明言為所貴而儒者并以殺之為非義則梟在諸色中為尊無二上可知程氏之說誤也宋張端義貴耳集引五本經注則云雉為二梟為六盧為四又按杜詩呼五白本於楚辭招魂篇其文云成梟而牟呼五白些二語不得其解疑兩家皆得梟則謂之牟牟之言齊等也齊等無以制勝必得雉以助之王逸注曰言已基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基下屈於兆故呼五白以助投也語亦不可解然呼五白以助投則語句明白蓋盧雉同為勝采若一家得盧又得雉則梟亦不能勝之矣古所謂殺梟者或即指此陸放翁詩呼盧喝雉連

筆九

三

朝暮盧固可呼雉亦非竟不足喝也唐李肇國史補云洛陽令崔師本好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散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擲為三梟為二六者禿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按崔師本之說未知果為古法否然梟采甚低恐於古未必合也

易笏山方伯佩紳自言前生爲唐六如又前生爲支道  
林中秋之夕與眷屬同游虎邱賦水調歌頭二闋用東  
坡韵次日以示余余和之曰大有因緣在楚地到吳天  
上湖桃花仙館二百有餘年再溯千年以上晉代高僧  
支遁風骨鬪清寒歷歷三生在彈指刹那閒對明月思  
往事夜忘眠畢竟今生最好才具擅方圓管領三吳勝  
地又值良辰美景樂事賞心全應笑曲園叟虛賦月嬋  
娟

董若雨說棟花磯隨筆但有鈔本沈毅臣庶常以示余  
字跡皆草草殆邨學中童子所書也其中載朱文公脫

筆九

畫

融峯詩云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  
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有校者云下當作上余案  
頭無朱文公集未知孰是然以愚見論之作下者殊勝  
蓋旣御風而行則搏扶搖而上背負蒼天視祝融峯轉  
在下矣故云飛下祝融峯也若作上則與芒鞋藜杖攀  
援而上者何異一字之分仙凡頓別矣當與毅臣言之  
未知以爲然否又董若雨世皆以爲明人而棟花磯隨  
筆有一則云庚申二月在鷓鴣溪艇子上見陽明先生  
書迹念先師所許一凝字及補山堂一涼字皆書苑未  
發之祕舊吳釋南潛題然則此老爲僧後至康熙十九

年猶在入 本朝不可謂不久矣顧亭林王船山皆明  
之遺老而卒於 本朝則皆 本朝人物也董若雨亦  
可援此例乎考汪謝城南澣志董若雨卒於康熙二十  
五年丙寅年六十七則明亡時纔二十五歲耳其爲  
本朝人無疑澣志列入明人是論其志非論其世。

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客有戴星叩余門云云此客出  
門徧告市人曰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余按汪謝城南  
澣志董說傳所載名字甚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庵自  
稱鷓鴣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齡國變後改  
林名寒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鬚子又稱橋木林靈  
巖大師名之曰元潛字俟庵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  
一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庵又名本以而無高暉生之  
名此可補澣志之缺

筆九

畫

春在堂隨筆十

德清俞樾

余四歲時即從德清遷居臨平鎮臨平屬仁和縣舊有沈東江先生臨平記四卷錢唐丁氏刻入武林叢書余取讀之鈞游舊地歷歷在目長夏無事流覽載籍有涉臨平故事輒錄出之積有數十事門下士張小雲明經又因余書廣收博采成臨平記補遺四卷余書可廢矣然補遺成書之後余又續得數事姑記於此補補遺之遺 宋錢儼吳越備史云梁開平三年十月刺史高澧叛焚義和臨平等鎮 又云沈夏海鹽人性兇暴以所得眾七千餘人聚于臨平山下擇幼弱者盡殺之惟留三千餘人徑往嘉興劫吳公約同入海為剽所圖無成始復歸王 宋吳自牧夢梁錄云唐杜牧墓在南山東南與佛日山夾境名杜牧塢 又云亞父冢在皋亭山按佛日皋亭皆臨平之山則此二事亦宜收也 皋亭山亞父墓余既載入茶香室三鈔矣初疑亞父即范增何以葬此及讀 國朝倪璠神川古史考云皋亭山有亞父冢陳時有亞父陳重生者生有靈異壽百餘而終顯靈其地世傳為亞父冢乃知非范增也 東江先生臨平記以唐詩人邱丹為臨平人考全唐詩

筆十

一

云邱丹蘇州嘉興人諸暨令歷尚書郎隱臨平山則臨平乃其流寓而非土著也邱丹有湛長史草堂一首沈記已錄之丙失其序序有云余聖唐山令臣也屏居臨平山野亦有年矣序末署貞元六年歲在庚午檢校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邱丹誌是其官位固有可考沈以其屏居山墅而遂謂之臨平人并以為隱淪之士胥失之矣又邱丹有石門觀瀑詩序云余六代叔祖梁中書侍郎即邱遲也梁書稱邱遲為吳興烏程人是其先世又出吾湖矣余戊子歲作臨平稌詩末一首云去歲今年兩度過鈞游舊地總情多莫教補入臨平志

筆十

二

恐與邱丹一例訛 余自四歲由德清南埭故居遷居臨平至三十二歲授館職始移家入京師凡寓臨平垂三十年可謂久矣初寓臨平賃史家埭戴氏之屋以居有樓臨街每歲正月上元張燈輒侍 太夫人登樓觀之余和恩竹樵方伯元夕詞云無端觸起中年感憶兒時鳩竹隨處嬉遊竟夕看燈喧闐史埭潘橋即紀此也潘家橋在史家埭之西史埭以史翰林得名史名尚節康熙丙戌翰林潘橋則不知所始矣 吾邑徐晦堂先生承烈燕居瑣記云明末一鉅公與秦

州鄧孝威漢儀善明亡孝威諷其徇節不從後孝威遊楚歸巨公索閱近作有題息夫人廟一首云楚宮慵掃黛眉新祇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巨公愀然廢卷而起入內遽患心痛卒按千古艱難二句至今膾炙人口莫知爲誰作且不能舉其全篇故表出之

南宋臨安有劉貴者字君薦妻王氏妾陳氏一日攜其妻往祝妻父壽妻父玉翁以其貧也予錢十五貫使營什一留女而遣婿先歸途遇其友同飲而醉及歸妾見所負錢問其故劉貴醉後戲之曰吾因家貧不能共活

筆十

三

已賃汝於人矣此賃錢也明日當送汝去言已就枕卽入睡鄉妾思告知其父母乃之鄰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焉黎明卽行而劉貴固熟睡未醒有賊入其家竊其錢劉驚覺起而追之適地下有斧賊卽取斧斫劉殺之盡負錢去次日鄰人見其門久而不啟入視得狀朱三老乃言夜間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尋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甯者自城中賣絲亦得錢十五貫與之同憩追者至并要之歸聞於官謂妾與崔有姦殺其夫竊貨偕亡也竟尸于市後其妻以夫死家貧其父王翁使人迎之歸塗遇大雨避入林中爲盜所得據爲妻偶

言及數年前曾爲賊入人家殺其主人得錢十五貫妻乃知殺其夫者卽此盜也乘閒出告於臨安府事乃白殺盜沒其家貨以半給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終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余於國初人所作小說曰今古奇聞者見之與今黎園所演十五貫事絕異且事在南宋非明時也疑自宋相傳有十五貫冤獄後人改易其本末附會作況太守事耳十五貫傳奇乃國朝吳縣朱素臣作去況遠矣

筆十

四

里一曲直如永瀉地往復回必有大山當其衝約東河伯難爲災河圖龍象縱荒誕非等方士誇蓬萊一曲規山二精石地肩地腹皆可推神禹龍門費穿鑿已令萬古驚奇核何如於此鑿混沌洪流放出如奔雷不入龍門走滄海一綫直撼金銀臺中原從此失河患方梁石洳何有哉云云詩載春在堂詩編二後讀漢書溝洫志云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東北高而西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乃知古人固有此說矣光緒十三年河決鄭州安徽

董紫珊毓琦獻二策一曰固本略言河以蘆葦爲隄襍以沙土每遇大溜衝決成災宜用外洋鐵柱之法鄭州決口八百丈每丈一柱只須八百柱所費不過二百萬卽成鐵岸一勞永逸一曰清源言河源出火敦腦兒至積石山之南爲川蜀所阻逆流繞積石而北至河套入龍門若於逆流而北處順其勢南落入海則甚便其地與金沙鴉龍二江相距不遠掘百餘里與二江合一復由金沙江白那山掘五十餘里通於瀾滄江而出南海復於瀾滄江掘三十餘里通於怒江而出緬海三處分黃河之源中國永無河患矣愚按鐵柱之說議者以爲

筆十

五

可行然黃河之水與泥沙襍下水去而沙停久而愈高雖使全成鐵岸可以制其潰決不能禁其滿溢卽鐵柱亦可加高然使歲高一尺十年一丈百年十丈數百年後黃河之水真在天上矣謂之一勞永逸恐未必然至清源之說卽齊人延年之故智延年未知彼中地理但云出之胡中不言使出何地董君則歷歷言之不言出東海而言出南海於地勢合矣或言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今卽掘而放之南海亦止其出崑崙者耳其一千七百一川仍在水勢恐仍不小余謂此說雖有見然經流已斷則支流之勢亦必

少減矣爲中國計減得一分來源自免却一分水患方今西人於開鑿最其所長火輪車道有礙雖高山峻嶺可闢成康莊如借其力以成此役漢武所不敢爲者或竟能爲之亦千古一快事也

諸葛武侯所書黃牛廟碑在湖北歸州黃陵磯黃陵廟中戊子夏有以拓本見示者云甲戌之歲羅笏臣鎮軍修廟得之破壁余謂此偽蹟也黃牛與黃陵固非一廟黃牛之廟祀佐禹治水之神見水經江水篇注黃陵之廟祀舜二如見水經湘水篇注黃牛之碑何爲而在黃陵之廟乎陸放翁入蜀記但言黃牛廟有張文忠贊不

筆十

六

言有武侯碑則宋以前無此碑也碑文不載年月亦無書撰人姓名但以篇首云僕躬耕南陽之晦蒙劉氏顧草廬計事善之情好益密遂拉總師云云故知其爲武侯之筆夫武侯爲黃牛廟作碑何必以己之出處發端若然則武侯每作一文必當首述此數語矣有是理乎作僞者蓋欲以不出姓名歲月自掩其作僞之迹而又欲使人一見卽知爲武侯所作故篇首以此發端不知此數語中僞態畢露矣且拉之一字古訓止有摧折之義並無招邀之解而云遂拉總師豈武侯語乎余因其人乞題題數語而歸之不欲明言其僞故又記於此

沈毅人庶常以藏弄集見示皆前明及國初人尺牘有周文煒與堦王荆良一牘云今人無事不蘇矣東西相向而坐名曰蘇坐主尊客上坐客固辭者再久之曰求蘇坐此語大可嗤三十年前無是也坐而蘇矣語言舉動安得不蘇若使賓客端端正正南向主人端端正正北向觀瞻既正禮儀自肅按今人尋常燕集主賓東西相向往往有之然無蘇坐之名矣又據此可見前代禮席賓南向主則北向今亦無是

又載王相說一牘云秀才要中兩榜如一日定於兩餐少一餐便飢決不可耐中後做官如飲酒與會所至不妨多數行或主人意懈或席有罵坐客便可拂袖去余謂此語甚雋吾生平兩餐已具但少飲幾杯酒耳聊記其語可一笑也

筆十

七

宋邵氏思姓解一書久佚遵義黎氏得之於日本刻入古逸叢書因有山陽段氏朝端爲作辨誤一卷其所糾正頗足爲邵氏功臣然亦有小誤者余覽之偶得一事因書於此蒯姓下云史有蒯賸段氏辨誤云蒯賸衛太子名恐不得以蒯爲姓愚按此蒯賸非衛太子也淮南子主術篇云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賸不使應敵注云司馬蒯賸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馬因

爲司馬氏蒯賸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賸在趙以善擊劍聞然則邵氏所云史有蒯賸卽此蒯賸與賸古字通耳段氏以爲卽衛太子誤矣惟此蒯賸乃司馬氏史記自序云自司馬氏去周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賸其後也當正之云蒯賸氏司馬蒯賸二字其名也不氏蒯則可以正邵氏矣

又按邵氏姓解朝姓下云紂臣有朝涉余已載其說於茶香室三鈔矣惟尙書祈朝涉之脛自來無以朝涉作人姓名解者後檢廣韻四宵部朝字下云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涉遙切疑邵氏讀此羸略或所據本偶缺

筆十

八

吳字遂以朝涉二字連讀而臆造紂臣有朝涉之說耳觀邵氏於常丘下云風俗通有常丘崎段氏正之云廣韻於丘字複姓連舉常丘崎丘數姓邵氏直以常丘崎三字連讀爲一人姓名大謬然則邵氏讀書不精審此朝涉之說亦由誤讀廣韻可知矣余載入茶香三鈔未免好奇之過也

日本國人林春信所著梅洞集有百二十詠其自序云百二十詠唐李巨山所吟也傳播於本朝余頃患眼熱坐終日偶乘吟興就巨山之本題逐一賦焉按其詩皆五言絕句殆李巨山之原詩固爾邪其題乾象十首日

月星風雲煙露霧雨雪坤儀十首山石原野田道海江  
河洛芳草十首蘭菊竹藤萱萍菱瓜茅荷嘉樹十首松  
桂槐柳桐桃李梨梅橘靈禽十首鳳鶴烏鵲雁鳧鷺雉  
燕雀祥獸十首龍麟象馬牛豹熊鹿羊兔居處十首城  
門市井宅樓池橋舟車服玩十首牀席帷簾屏被鏡扇  
燭酒文物十首經史詩賦書檄紙筆墨硯武器十首劍  
刀弓箭弩旌旗戈鼓彈音樂十首琴瑟琵琶箏簫鐘笛  
笙歌舞玉帛十首珠玉金銀錢錦羅綾素布李巨山為  
唐詩人檢全唐詩無之此百二十詠佚於中國而存於  
日本每題十首不無挂漏之嫌惜未得其詩而讀之

筆十

九

蔣澤山孝廉贈我一梵字言石刻在峽西下有跋語云  
義靜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唵字所在之處一切鬼  
神見聞無不驚怖并有太宗皇帝讚云鶴立蛇行勢未  
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  
頭不刻年月不知此太宗皇帝為唐為宋也余謂義靜  
即義淨高僧傳義淨字文明髻鬣落髮年十五便欲遊  
西域咸亨二年年三十七方遂發足經二十五年歷三  
十餘國以天后證聖元年夏還至河洛得梵本經律論  
近四百部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然則  
此梵字必其所得其還也在天后時則距太宗遠矣計

此人人生於太宗貞觀九年則至貞觀末年纔五歲耳何  
得太宗為製讚乎是宋非唐可一言決之所引高僧傳  
未見原書余  
得之古今  
圖書集成

余故里無家甲申歲送孫兒陞雲至德清應縣試試畢  
又至湖州府試皆以船為家二兒婦攜孫女慶曾從焉  
凡舟居者兩月其明年又送之至湖州應學院試舟居  
者市月前一舟子以聯額索書余書四字為額曰六旬  
泛宅又書一聯曰晝夜六時大安樂翁孫兩月此句留  
走筆所書未錄入藁今年又坐此舟見聯額故在有感  
舊游聊記於此

筆十

十

張貞竹字碧筠慈谿女子也其祖客湖北工會計頗有  
居積遂於漢口開藥材行其祖死其父不能嗣其業久  
之大折閱遂踉蹌而歸歸而故鄉親友皆責夙負不得  
已至杭州投其所親而所親死矣賃居一草棚有縣役  
欲為子求娶其女不可役大怒買其所賃草棚而焚之  
遂無所棲止寄居尼庵貞竹當祖在時家固溫飽延師  
課其兄貞竹亦從之讀師能為大字貞竹兄妹日觀其  
用筆之法遂亦能書至是兄前死矣獨貞竹在既窮困  
甚乃於路旁賣字今處州太守陳君六筮時在省垣其  
僕出行於市見而異之言於陳君陳君召而試之大悅

爲之延譽稍稍有所得陳君旋赴處州貞竹失所依母  
又病遂又大困聞余至杭州詣右台仙館求見余言於  
當事諸公稍潤色之已而又至吳下余屋後適有小屋  
數間即使居焉吳中求書者頗眾得洋錢三百枚辭余  
入京依其親串後聞其親串又前死京中不能久居仍  
復南歸今不知所往此女頗有樸茂之意所書字有大  
至一丈者曾書一鶴字見贈長八尺許筆力雄偉似不  
出女子之手亦可異也余欲張其名因許之刻一小印  
曰曲園女弟子蘇杭閒得潤筆頗豐未始不因此然其  
父鬪茸挈妻女游行四方非計之得者且恐此女將來  
未必能得所歸偶憶及之爲之太息

筆十

十一

休甯孫殿齡字蓮叔家世富饒生十五六而孤擁貲百  
萬以年少不更世事倡樓買笑博局呼盧不十年耗其  
貲十四五矣然其人實恂恂儒雅且天資絕人能爲詩  
兼善書畫余甲辰歲始至新安蓮叔一見如故長於余  
一歲有異姓昆弟之約余未通籍前館新安汪氏者五  
年距蓮叔所居霞塘二十里而近時相過從每宴客必  
招余往張筵演劇燈火通宵亦少年遊冶之一樂也粵  
寇之亂蓮叔避居山中猝遇寇至死之老母年九十餘  
亦與斯難妻孥俱盡家業凋零亂後止存二子余頗思

爲作小傳以存其人因循未果然有哭孫蓮叔五古一  
章存集中敘次頗詳亦足見其崖略也丁亥秋閒其次  
子祖恩字澤臣至吳下求見衣敝履穿面目憔悴殊令  
人有西華葛屨之歎出舊時剪燭談詩圖乞題圖中二  
人相對卽蓮叔與余也感念盛衰爲之慨然爲題七言  
古詩一章亦存集中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神廟部彙考所載各處神廟頗  
有足廣異聞者聊記一二 秋胡廟在山東嘉祥縣南  
俗傳秋胡妻邵氏爲神山下居民邵姓者自稱秋胡妻  
族廟中所祀秋胡之妻非秋胡也 殘苦廟在山西曲

筆十

十一

沃縣西北關舊志云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推  
以其子林代死後重耳入晉推妻並林妻尋推至此聞  
焚死於綿山二人投井而死鄉人立廟後訛爲蠶姑廟  
九娘子廟在安徽和州祀歷陽侯范增女慶歷初東  
寇王倫圍歷陽恍若有見已而潰散遂就勦滅故祀之  
偃王廟在浙江西安縣郊原村落往往有之或與項  
王大禹並列或爲專祠其專祠則有茅楊蔡衛四令公  
分侍于側土人所敬畏以茅令公爲最 高府君廟在  
嚴州府神名獲漢時人素善天文曉遁甲與嚴子陵有  
舊嘗自石城適富春訪其廬時值大旱卽曳劍登壇巖



叱曰此地有蛟龍當起行雨未幾雷雨交作秋遂大熟  
邑人感其應立廟祀之 張昭烈廟在湖北德安府孝  
感縣唐張忬與張巡同死睢陽南霽雲斷指忬亦截一  
指自誓後人立廟祀之 按秋胡妻姓邵氏介子推有  
子名林范增有女九娘嚴子陵友有高獲張巡將有張  
忬皆人所未知也徐偃王祠浙東多有余從前曾於蘭  
溪縣瞻禮其祠兩廡塑三十六諸侯而茅楊蔡衛四令  
公則未之見不知何許人也天下各行省神廟如此者  
當不少矣如一表而出之不特足供談助亦表微之  
義也

筆十

圭

魏書盧景裕傳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  
如所夢嘿誦千徧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  
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按此乃高王觀世音經行世之  
緣起而其名為高王則未及其義也太平廣記卷一百  
十一引冥祥記云孫敬德奉釋教嘗造觀音像後為劫  
賊所引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徧  
臨刑刀自折為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  
司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  
刃迹三敕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於是至  
今相傳以為高王之名由高歡而得也其實不然佛家

稱謂凡尊之則曰王如鹿曰鹿王象曰象王須彌山則  
曰須彌山王皆是也王而再加以尊稱則曰高王大藏  
聖教法寶標目有一切法高王經一卷云與諸法最上  
王經本同然則一切法即諸法高王即最上王矣高王  
觀世音經言此觀世音經於諸經中為最上也非由高  
歡得名也標目所載又有金光明最勝王經大方等頂  
王經以此例之最上王即最勝王高王即頂王今人多  
誦高王觀世音經而莫能詳其名義故具說之  
青浦俞廷颺字稷卿以諸生而餽於庠者也自幼讀書  
過目不忘有神童之目事母至孝又以孝稱李小湖學

筆十

甫

使深賞之嘗招致幕中以母老不赴七應鄉試六薦而  
不售年四十一以疾終有一子亦死其所著曰紫花菘  
館襍文詩賦鈔八卷皆散失無存有人誦其詩曰八孤  
燈影瘦春足月光肥余頗喜之為書其大略如此冀不  
泯其人也  
定遠方濬頤夢園叢說云叔乎言吾邑按謂桐城地當孔道  
明季張獻忠八次來犯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眾志成  
城故也時邑侯為直隸進士楊公爾銘年甫弱冠豐姿  
玉瑛貌如處子而折獄明決善治軍事賞罰無私戰守  
有法兵民皆嚴憚之每出巡城著小鞞長不及六寸扶

僕從肩綬緩而行人多疑爲女子卽聊齋所誌易叙而弁之顏氏也大約顏楊音近而訛傳之耳又得鳳陽巡撫史可法廬州守將靖南伯黃得功爲外援獻賊相戒不再犯桐城邑侯楊公以行取入都代者爲張公忘其名辨善後亦極有法今楊公張公史公黃公皆各有專祠按聊齋所記顏氏事初以爲小說家裝點語耳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當大敵至今猶廟食一方洵奇女子哉案頭無聊齋志異俟假得其書當更證之

宗子戴孫壻自常熟書來言一事甚可笑有徐木君者江甯人在常熟開錢店常熟顧姓家藏有余所書楹帖

筆十

五

一聯徐木君因有喜慶事借去懸之楹間數月始以歸還則略沾水迹紙色黯淡墨跡剝落顧姓者以爲必是私向上海石印局照印致損其真蹟怒而不受時上海有售余楹聯者徐木君以洋錢二枚買得一聯債之顧以非原物仍不受且曰此聯吾展轉託人求得之價值百金爾舊欠吾洋錢三十不但舊債抵銷且需補足七十之數不然者行且與訟木君大窘因素與宗氏往來遂買紙介子戴請余補書之余復子戴書曰爲地不過百里爲時不越十年而拙書已幾畢訟端然則數百年後不大可慮乎是亦足一大噱也

花農太史自山西典試還京以漢周勃所繪壽星石刻榻本一紙見贈余細審之乃贗物也額有篆書漢丞相周勃立六字已覺可異壽星之上有正書贊語八句尤俚俗其左旁題云漢孝文皇帝壬戌元年春王正月口口丞相周勃立元字雖漫漶而尙可辨漢文元年其年爲壬戌然是時未有年號但書元年未有書壬戌元年者也豈亦如西涼李暹之庚子元年實建德之丁丑元年乎作僞者不達古制如此右旁題云某年知真定府事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北平武尙賢重識年字之上字蹟盡泐不可辨矣

筆十

六

自馬伏波立銅柱後踵其故事者有唐馬總五代馬希範二人皆自謂伏波之裔也乃唐時有何履光明代有鄭毅則不必馬氏而亦立銅柱矣詳見余茶香室三鈔光緒十二年吳清卿副憲大澈奉 命勘定中俄邊畛立銅柱識之清卿爲孝廉時曾肄業紫陽書院亦余門下士也以銅柱拓本示余余爲仿秦刻石體題之其辭曰 皇帝在位十有二年海內大治乃飭紀綱乃定封畝以杜欽覲惟俄與我犬牙相錯奚取奚棄乃 命大臣仗節出疆釐定其地壤地既定無有華離中外咸利立此銅柱刻此銘詞昭示萬世

光緒己丑會試余孫陸雲及孫女婿宗子戴舜年皆薦而未售兩卷並薦在潘伯寅尚書處陸雲卷批借之二字子戴卷批借哉二字蓋均以額溢而遺余自述詩所謂借之一歎惜哉又惱亂尚書老鄭庵是也乃其年十二月花農書來以沂水劉次方給諫綸襄詩寄示其題云蔭甫前輩文學冠一時久以未得讀其著述為憾其文孫陸雲魁卷出曾一寓目愛其筆氣疏爽瀟灑出塵已丑分校會闈得一卷用筆迥不猶人因語同事諸君曰此必俞君陸雲之作也因復檢浙省三卷分驚總裁而此卷屬潘伯寅師及填榜三卷皆獲雋而此卷獨遺

筆十

七

後查薦卷名果是俞君自負目力之未昏以小詩紀之其詩曰江東才子早知名祕鑰傳家舊有聲竊喜顏標非誤認敢云著眼尚分明照眼明珠竟使沉誰知藝海費搜尋來年杏花苑看花日證取焚香選士心此亦一重文字因緣也余因和其原韵仍由花農寄劉君詩存集中不載錄原唱於此識劉君雅意兼勗吾孫金石文字例不書初一初二而書甲子乙丑余案頭每置萬年書以便檢尋惟坊間所行小本萬年書率多錯誤余偶觀其論合婚之法以生氣天醫福德為上婚絕體遊魂歸魂為中婚五鬼絕命為下婚託之呂才未知

然否但以一三二七三一四九六八七二八六九四為福德則誤以天醫為福德以一七二二三三二四六六四七一八九九八為五鬼則誤以絕體為五鬼此於吉凶尚未懸殊至以一八二四三六四二六三七九八一七為天醫則誤以五鬼為天醫以一九二六三四四三六二七八八七九一為絕體則誤以福德為絕體吉凶不大謬乎總之此數即八卦九宮之數坎一坤二震三巽四坤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是也而八卦以坎離震巽為東四宮乾坤艮兌為西四宮凡兩數同宮者吉生氣福德大吉天醫歸魂次吉兩數異宮者凶絕命五

筆十

六

鬼大凶絕體遊魂次凶今以坎一艮八等為天醫則異宮者反吉矣以坎一離九等為絕體則同宮者反凶矣持此校正之其理易見余恐淺人為小本萬年書所誤故書之於此其詳見余所撰游藝錄相宅篇乾隆中有至聖六十九代孫繼汾撰闕里文獻考一百卷其世系考載四十二代光嗣唐昭宗天祐二年以齋即授泗水主簿遭亂失爵初宋元嘉間緡魯郡民孔景等五戶供孔子廟洒掃役其裔孫末見孔氏子孫衰弱謀冒聖裔竊世爵遂計害公梁末帝乾化三年也子仁玉字温如生甫九月母張抱匿外家後唐明宗長興元

年魯人想於官乃誅末以公主孔子祀授曲阜主簿封文宣公後世以孔氏幾絕復興號中興祖歲時祭其外祖張溫之墓爲置祭田請蠲其繇役又藝文考載明張敏所爲報本酬恩碑記云四十二代光嗣其室張氏世爲曲阜張陽里人時值五代四方弗靖有僞孔氏孔末者因世亂欲以僞亂真將孔氏子孫戕滅殆盡難興之日光嗣被害張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難雖脫巨害向非外祖張溫保養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張氏子孫家在張陽里至今猶稱爲張溫焉以上並見闕里文獻考長沙李黼堂方伯據此著論謂張溫以異姓之

筆十

尤

親持危扶顛爲縣宗祀允推孔氏功臣溫雖仕隱無徵而里居墳墓班班可考且締姻孔氏在當時必詩書舊族况歷世久遠猶以其姓名名其鄉如蘧伯鄭公故事意其生平亦必卓卓可傳宜於崇聖祠配位孟皮顏無繇曾點伯魚孟孫激之下周輔成張廸程珦朱松蔡元定之上增位奉祀云云錄稿寄余余因紀其大略於此以待後之君子惟所云僞孔氏末者不知何人宋元嘉中蠲孔景等五戶亦必以爲孔子之後也孔末旣其裔孫則亦聖裔何云僞乎謂之以支庶奪嫡則可謂之以僞亂真恐未然也仁玉爲其外祖張溫所撫養恩義深

厚乃卽以外祖之名爲字何不爲母諱乎此亦事之不能無疑者也

壽陽驛有昌黎詩石刻在亭中其詩云風光纔動別長安及到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前惟有月團團花農典試山右歸過其地見亭已荒廢因寓書當事者屬爲修葺小助土木之費爲賦四詩由京師寄示余按漁隱叢話引唐語林云退之二妾曰絳桃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蓋寄意二姝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

筆十

辛

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據此則昌黎此詩有爲而作乃余檢東雅堂韓集載此詩其題云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夫云題吳郎中詩後則詩意應爲吳郎中而發疑非寄意二姝矣然此詩之後卽繼以鎮州初歸詩注引邵氏聞見錄云孫子陽爲余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蒨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則前說又鑿鑿可據今壽陽驛止一石且是乾隆四十四年邑令李廷儀所刻則非宋時出土之原石而鎮州歸詩石刻更不可得不知所謂唐人跋者爲何人矣余謂不得吳郎中詩及唐人跋語此重

公案終不得而明然合觀兩詩尋其詞意則唐語林所說必非無因因和其詩質之花農其詩曰古驛流傳吏部詩詩中本事可曾知柔情不為剛腸滅也似黎渦笑對時高論能傾曳落河文章氣節重元和誰知垂老揚枝別情比香山大傅多我因石罌更低徊曾見奇光出土來可惜兩詩只有一何時重與剔蒼苔昔年慷慨弔田橫此日淒涼錦瑟聲覓取吳郎中舊句好將綺語雪先生花農得詩欲刻之晉中余謂此詩一刻必有謂吾摭拾小說污曠大賢者力阻之因亦不存於集而姑錄附於此

筆十

圭

袁隨園紀游冊乃其元孫潤字澤民所藏介沈旭初觀察攜來乞題詩展卷第一冊即云二月初七日午刻同霞裳下船不書某年計其程則自金陵啟行由蘇而杭而回金陵計其日則自二月初七至五月二十四凡一百一十餘日此一役也又云乙卯年往如皋筆記二月初一日啟行至二十九日至儀徵而止又云閏二月往杭筆記則初八日啟行自蘇杭至浙東於五月二十七日回家此皆乙卯年事又一役也乙卯為乾隆六十年檢萬年書是年閏二月與所紀符先生時年八十矣其前所紀自金陵至蘇杭必是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歲之

事檢萬年書是年二月小三月小亦與所紀相符先生時年七十九蓋世俗祝壽必於逢九逢十之年先生兩年出遊皆為避壽計其中載一詩云到處探奇逢地主避人作壽走天涯是其證也論及學問者止有兩條一云論詩必宗唐猶講學必宗宋然學唐而得其皮毛學宋而流於迂腐似覺無味而流弊甚大矣又云聖門四科兼收而宋人只曉德行一科此人材所以廢敗也此外無非記與友朋往返及尋山問水訪美論詩而已所到之處大家閨閫以及風塵中人各有品評乃至於慈谿縣中借牙役至管押處看所押之二妓則未免太平

筆十

圭

自重矣又載劉霞裳妻曹氏臉盤好眉目秀惜肌膚非玉雪手爪欠青蔥只算六七分以門生之婦而評隲至此亦殊太褻後與劉霞裳有隙亦因此余於隨園詩文初不甚菲薄然觀此等事不能不為先生惜率題數絕句而歸之詩亦不存於集聊記于此詩云襍鈔朋舊數篇詩詳記筵前花幾枝到老愛才兼愛色八句人似少年時友朋投贈見情深此老能存坦白心記載分明無諱飾幾般禮物幾封金日日舟窗幾局棋輸贏幾子必書之忽然大怒因棋負趣筆兼傳一扣兒術士江湖不是仙每因文士得流傳許公九十一年壽拆字先生陸

在田垂老年華至性存殷殷不忘故人孫途中持贈無  
多物報答當年薦館恩天生原是不羈才未免難將禮  
法該可笑狡鸞囚鳳處先生亦為看花來斜斜整整不  
成行更有捉刀人在旁此是歐公子役志不論工拙盡  
文章

隨園遊記中有可佐談助者聊記數條 在運臺衙門  
見金蛙將軍初見色紅少頃變淡綠雙目直視足似馬  
蹄 房主人王公說千人共見三鬼甚奇見鬼於紅河  
橋上時七月十六是杭州事紅河橋或即橫河橋音誤 山舟說黃百穀  
成神事并令還願者到大路上候俞鵬老爺以所獻神

筆十

三

者轉獻之 二月十六甚煖幾欲穿紗十七大雨雪著  
兩件大毛猶覺其寒乙卯年事 三世兄說鑼鼓可愈瘡是當  
深陽史 文靖公拔母簪下場書辦之子勸之乃取關  
節而去主考有意中人卷放褥下千尋不得急欲得人  
書辦竟以文靖卷呈上遂中且聯捷中尚有記不清處  
當作字鵬姑問之此條語不甚明所云文靖乃乾隆朝大學士史貽直 惠山見  
沒臉之乞丐真混沌也一歪洞為口家有千金 呂滌  
圃送嘆吉利人歸即患病口稱十月十三日要往海外  
作和尚 錢雲起說印工每甲二百張太史紙計錢二  
分左右墨在外排工每甲六七釐外加飯錢至多一分

一甲太史紙一塊時價三兩二錢 福建汪潮進士歸  
班知縣能食磁盤春圍過於席間即以五寸盆一隻嚼  
而啖之一熱茶時已盡并云好喫 出奉化北門抵雪  
竇山雪堂和尚出上通禪師小像云是唐黃巢也 秦  
運臺云在陝西見李闖之先鋒李赤足年已百外面如  
樹皮問以養生之術答曰人之生死猶孩童放紙鳶放  
之則長生收之則立死我得享年譬如斷線風箏隨風  
而去放者不知也

筆十

三

年居然能詩矣于歸後為其婿捉刀作試帖詩甚工增  
亮字詠夢王可莊殿撰猶子 女子能詩者多能為試帖詩者頗少因  
錄二首重簾不捲留香久得簾字詩云久悟閒中趣焚  
香讀易兼欲教留一炷不使捲重簾鷄舌薰徐裊蝦鬚  
隔漫嫌濃收銀押底清逗玉鉤尖繡箔低還護羅衣薄  
更添燕歸人悄悄鴨睡篆纖纖韻蕤堪驅靈光涵未透  
蟾 御鑪煙惹袖佳句放翁拈又卓犖觀羣書得書字  
詩云獨具超羣志欣觀萬卷書人真稱卓犖時亦愛居  
諸揆藻奇才橫探源蓄念摠每從攤簡後追溯追繩初  
放眼空千古羅胸富五車談能思虎豕注定陋蟲魚執

筆刪蕪穢開編恣獵漁喜逢 文治盛珥筆侍丹除  
余作鏡屏串月歌同年嚴緇生辰讀而喜之詳問其法  
余又賦一絕示之曰金波盪漾太玲瓏竟與牟尼一串  
同若問如何成此景只緣斜射鏡屏中蓋月光斜射鏡  
中自然成串無他巧也緇生試之而驗大喜乃作串月  
弟子詞見示曰曲園先生天下師師其經學兼文詞曲  
園先生亦我師師其串月一事奇中秋串月石湖畔萬  
人空巷誇吳兒越人但識三橋印那能一串如牟尼先  
生高坐曲園內獨出新法思匪夷鏡無大小可納月橫  
串側串無不立何必石湖遠跋涉凡月到處皆可為示

第十

畫

我一篇串月歌不覺欣羨情為移先生所學學不到此  
事却可攀效施願叩其詳幸指示每逢月望輒效之果  
然明月不私照鏡中得月無賢蚩一个嫦娥化無數宛  
如有意相娛嬉伴視天心仍一月東坡化百復在茲羸  
得兒童競狂叫破鏡掬取惟恐遲想比春在堂前月沉  
漉一氣無參差串月我堪稱弟子問以他學無所知經  
學尤為門外漢聊因問月一送難春秋二百四十年不  
記月倉義何在離坎分宮非日月似與雷風不相貫一  
月壬辰旁死魄誰定武成從後案如月之恆平讀去詩  
有古音例何亂大明生東月生西曲臺成說誰能變何

以今月却生東古月豈當里差算先生笑謂串月耳何  
必五經肉貫串文詞說月多異名請與先生約略評烘  
雲託月畫家訣吟風弄月詩家情踏月祇須安步去載  
月不過泛水行翦月未免涉荒誕拜月不難通精誠誰  
能跳月學苗獠安得游月借仙靈呂綺射月固夢寐吳  
剛修月亦杳冥文士詞人古不少隨月待月皆平平太  
白捉月最奇事捉之不獲空騎鯨先生創此串月法捉  
一得十驕長庚大神通作小遊戲想因年老將成精願  
月長圓人常在先生弟子同長生串月既宜驥尾附談  
文可許龍門登若把此詞傳唱出定知私淑徧寰瀛此

第十

美

詞才氣橫溢想見其年老而興豪矣緇生欲附入余詩  
集中而余詩已刊因錄存隨筆中庶不負其意也  
態襄愍公集有壬戌寄示珪璧珠三男五言古詩一首  
凡二千零十字計二百零一韵敘遼事始末甚悉通體  
用七陽韵而襍以他韻字自注音切有與古音合者亦  
有不合者不知遵用何韻也此公生於陳第之後殆已  
知有古音之說聞其略未得其精乎今錄其字於後亦  
聊廣見聞耳楹叶謀羊切鳴叶明切雄叶切庭叶徒陽切垠叶姜切并  
邦叶征切章叶橫切黃叶萌切朋叶旁切攻叶光切窮叶狂切誠叶長切衡叶杭切工叶光切輕叶張切  
驚叶姜切停叶特切江叶空切冥叶龐切名叶聲切兵叶邦切營叶洋切偵叶商切情叶牆切

塘陽叶衝昌叶擢央叶擗抽切剛生商叶同唐叶珍章叶庚岡叶怛普切岡廷  
徒陽切鋒方叶擎祥叶成常叶冲如羊切興香叶慶光叶迎邦叶精姜叶神江  
 切中汪紛叶方卿康叶常京姜叶聽通江叶令良叶饒長叶承郎叶傾江  
 匡東當叶爭長庸羊叶甯良平袍羊切功光程長龍芒叶乘山宗  
 崩邦叶貞章叶亭庶叶憑良從琳叶形光蓬旁叶彭旁叶丁刀切江銘昌叶  
 此七十五字中餓字最為可異乘音山宗切仍不能入陽韻或刻本有誤也

筆十

毛





光緒戊寅集

# 止園筆談

本園藏板

止園筆談者止園主人以筆代談者也主人好書兼好山水所居瀕海無山因於碣石買山田百畝規以為園種松三萬株雜果數百取黃鳥邱隅之意名之曰止園距所居百里而遙每春秋佳日花開果熟輒攜策往游游數日輒歸歲以為常其家宅東舊有園時花種菜抱甕其中時奉版輿游焉因亦以止名之土山一亭北向其楹聯有云千重綠合連廊樹一抹青分隔縣山所謂隔縣山者蓋即碣石也園居無事惟以卷軸破冢偶有所觸輒赫蹠記之以備遺忘客至則藉為談柄談之快意則相呼浮一大白遇

序

有以雜事異聞瑣語相告可以資勸懲廣見聞者亦收拾綴輯付之毛生積久成帙遂亦忘其為我談為客談為今人之談古人之談而概目之為筆談云至如誣謾失真之語妖妄熒聽之言則不敢闖入焉嗣有以談來助者尙當泚筆以俟光緒戊寅二月

止園筆談卷一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餘姚黃梨洲宗毅雖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之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歷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眾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鄮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死甲申

止園筆談

卷一

則陳純德以佯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為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洪範傳入五行志七畧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為范史所祖述二千年後起而繼之者惟梨洲一人

梨洲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尚書尚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時皆歎為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預公曰姚孝錫嘗

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為金人者原其心也朝宗亦若是矣公固論人嚴而未嘗不恕也

崑山顧亭林炎武少有大志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與里中歸莊善共遊復社時有歸奇顧怪之目其遊也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戊午大科 詔下當路爭欲致之先生豫令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當路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切菴請以身殉得免

止園筆談

卷一

或曰先生蓋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蓋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盜屋李二曲先生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開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淫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醜駁相問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坐乾不問是朱是陸

皆未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

應潛齋先生搗謙仁和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爲己任其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叩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南嶽和上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早歲出家其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邕和寒石恥與賊同姓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

桐城方望溪侍郎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有宗人方孝標者故翰林失職遊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語多不遜里人載名世日記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事發吏以爲公也及訊知爲孝標議以其已死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

刑長繫公以待命賴安溪力救得有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共豫校讐令與諸皇子遊自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是時安溪在閣徐文靖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敷陳某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

世宗卽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爲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爲中允許扶杖上殿以優之

臨川李穆堂絳好士出自天性故校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遭鈎黨之誣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詰問天下才俊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嘗

止園筆談

卷一

四

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穆堂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

仁和趙尙書殿最字秦公喪偶三十年旁無媵侍其清靜乃天性也嘗渡江展先墓小肩輿行蕭山道中與縣尉遇阿之避道從者怒公遽下輿避之頗似魏文靖公故事

彭城李敏達公衛之督浙中也治尙綜覈百城畏之鮑辛浦爲長興令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

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  
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  
興令曰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  
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為百口計乎於是辛浦  
龜勉束筆度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  
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百事修舉部民誦之彭城亦察得  
之而不復怒辛浦名鈔字西岡奉天正紅旗人

秋曹曰錄載能襄愍公在獄中卧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  
以去身每晚人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  
知其意也已而就刃西市神色不變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  
止園筆談 卷一 五

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所有但見一藤枕大駭相  
戒毋洩九邊所傳之首蓋非襄愍真顛也其事甚奇詳見全  
謝山結埼亭集中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 一字立之 鄞人也 學者稱為棲煙先生  
嘗作捉鬼者傳以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予以為不盡  
然其以為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  
似人則人之形更厲於鬼方曰與人為異而人不知人白人  
於祟中而鬼亦不知雖曰進巫史操豚犬羊豕而尸之祝之  
日邇日昵且日以厲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其牛首馬  
面腹目露眼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講張險誠與扶人殺人

一片腎腸也吾先世有挾捉鬼之術者每有病者延之家見  
為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吸者若  
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馳者或如坐戎車  
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攜之瓮  
中仍歷以符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否則錮之間其呼號痛  
楚之聲而病者以啞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  
此術則無不似矣不甯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  
鬼宵行晝見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  
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即能治之  
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况不知其鬼視其人即無形之  
止園筆談 卷一 六

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  
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  
毛戶部聚奎字象來郵人為人慷慨剛果有節槩少與其弟  
聚璧並有聲時稱西學雙鳳之西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為降  
臣謝三賓所害幸而不死行營將士爭求識所謂六狂生者  
聚奎笑語之曰夫狂者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則  
君父不足言矣夫已氏是也聚奎詩古文詞皆偏奇所著有  
吞月子集其作方石銘曰赤城有方山其巒方也取而擊之  
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亦方也人有以貽汪子  
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

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方也雖然汪子之好方也持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之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不圓為人稱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惡得不謂之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椶楠亦有荆棘烏有鸞鳳亦有鴟鵂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鴟鵂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椶楠鸞鳳者常少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呼天亦安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

止園筆談

卷一

七

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吾子以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之銘曰于行義乎爾于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方爲阜母圓爲玉夫子觀象而歎曰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陸桴亭先生世儀主講蕺山嘗謂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辟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更無科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其言最足破諸家紛爭之說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川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烺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烺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

亦不及是年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鷄十億相倚人多不解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西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公諱啓聖字熙止晚字憂菴浙之會稽人龔鑑字齡上浙之錢塘人以拔貢爲甘泉令刑溝故脂膏之地吏罕得以節操自持者龔下車卓然自矢請託不行於是大江南北盛傳甘泉令不近人情而益自刻苦 世宗晚徇神悅浮屠輩頗以此自放恣杭之西湖聖因寺僧明慧者前在內廷法會中恩寵亞於元信及出住湖上千求遍於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龔龔杖其使而遣之其時制府

止園筆談

卷一

八

亦君子人也顧驟聞之不能不愕貽頗咎龔良久歎曰強項令應如此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 世宗召明慧還京鋼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之吏聲雄於天下

王吳慮尙書澤宏黃岡人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入宜徙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 聖祖巡烏喇歎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

尹文端公繼善釋褐五年卽任封疆年裁三十餘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右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

已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

金中丞銜字震方山東登州人爲粵西布政使奏州縣向例雖有繁簡兩調而於所治處分析未備則人地難相宜請分衙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 上嘉納焉今直省所行自公始

孫文定公嘉淦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與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繡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

止園筆談

卷一

九

對授國子司業乾隆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尙書徐雨峯中丞士林山東文登人治獄如神凡守令謁見具獄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

趙副憲大鯨字橫山雍正二年進士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問政將獎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賊入已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賊入已而不分潤大府則大府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遷其官是暗劫民財納已爵也不見捕盜者乎朕儲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憚之其所勘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編鉄攘難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

沈補蘿名鳳字凡民受書法於王虛舟吏部業精而學博尤善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水復生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

止園筆談

卷一

十

効力南河攝篆宣城訊竊難者畫難賊而以恥之難之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神

岳大將軍鍾琪先世湯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在 本朝戰功最著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於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鈎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聞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葢園蚤吟二集行世相傳香僧號活佛者倂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章陀也

江甯盜號魚兇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離于清端公督兩江羣吏飾厨傳饋餼率俱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

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昨曰子胡然子非勺也子爲于青天來禽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質於衛是夕公秉燭坐梁上肅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

止園筆談

卷一

七

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質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

李敏達公衛伉儷有氣入贊爲戶部郎雍正初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遷總督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餼廩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人季麻子說漢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鐘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

莊復齋名亨陽漳州人守徐州時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耀隆赫監司皆鞞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

童心朴名華山陰人守蘇州時蘇撫某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柳兩人荷以徇公聞卽往破柳縱遣而自詣轅請罪曰犯姦者柳律也爲一柳兩荷以擲掄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謝之而心不悅

李敏達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

止園筆談

卷一

七

誤公怙 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賞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置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人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



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開

程九峯中丞名燾系出新安之臨溪常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其一以功名可力取也於是通苟其事造請以求之其一以為功名不可以力取也於是玩時惰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官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也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冀乎一斛粟皆君恩而可素餐乎

童二樹名鈺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為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之圖號越中三子常往棲島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縮襪帶為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

止園筆談

卷一

十一

王太倉相國揆前明宰輔錫爵曾孫也官刑部侍郎時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是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是之遂為定例

康熙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廷臣以為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為災太倉相國言 皇上借此儆惕即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德正在此處

顧尚書琮字用方姓覺羅氏滿洲人雍正間為河南觀風正俗使時豫省歲荒 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為賑濟總

督田文鏡諱災以為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留存州縣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腳船費地方官賠累無力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即山東官民為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必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凌其上意滅其下 上問公公曰觀察為欽差官與督撫平行無所為上也司道府州隸於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為下也既無上下臣何凌滅之有 上笑曰奏卿者田文鏡也毋乃為爭米枝汝乎公上書立言務培根本持大體剛正孤鼻首折不回有顧鐵牛之稱

止園筆談

卷一

十四

費襄莊公楊古滿洲人嘗從 聖祖征噶爾丹戰功甚著一日立營未久民挺一兵至訴其闖入渠家調其婦公問曰姦乎曰未也公拔一刀與之曰今立營之初斬之不祥嗣後此兵敢再來汝家即將此刀斬之民與兵俱叩頭去後作先鋒衝虜陣者即此兵也朔漠既平 聖祖詣箭亭觀射諸大臣皆彎弓發矢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上許之出而告人曰我曾為大將軍倘一矢不中有損國家威重毋乃為外夷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

來文端公保滿洲人善相馬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篋撐起之常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

聲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曰聞聲知良容或有之若隔牆兼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視之果如公言乃歎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答

張即湖泉使坦熊字男祥湖北舉人初發浙江以知縣用時仁錢兩縣有赤脚光丁一案十餘年不結地方官欲將丁糧攤於田上有田無丁之家聚眾鼓噪不攤則無產有丁之戶聚眾鼓噪公調仁和毅然曰丁出於地無田何得有丁其故總緣原業主貪速得價故賣田留丁買主圖價賤故買田遺丁誰知皆爲子孫憂平心酌之應照糧攤丁爲是若既不攤又聽其鬧是取亂之道也即指出原委自作告示諭勸有產

止園筆談

卷一

五

之家並傳紳士軍民集明倫堂會議一面通詳攤丁貧富惕服錢塘令新到任膽怯不敢照攤一日公方聽訟忽錢塘令來神色俱喪挽手曰現在衆士民鬧入北新關要毀縣堂我與本府業已報院特來告君相助公恐百姓驚擾仍坐堂上故將先審未完之件草草帶回心中思事急矣新撫李公衛素強毅必發兵民人受傷成何事體乃選役之壯佼者四十名各帶短棍藏於身內坐轎急詣北新關行未四五里見虎而冠者千餘人鳴鑼揚旗喝令罷市閉戶稍緩者石糞交加市肆俱上板閉門響聲雷震班役擗轎請回署公曰勿怖大聲開道照符前進姦民面面相覷者何官從役大聲曰仁和

縣張翁鬧者齊懽呼曰好官來矣作速跪下公見衆人以禮相待即下轎坐胡床問爾等爲何而來衆曰仁和已經攤丁

錢塘竟不攤丁我等要拆伊衙門公曰攤丁一事仁邑已攤錢邑焉有不攤之理本縣自當催辦但爾等如此橫行不但不能攤恐頭且難保豈不知鳴鑼扯旗乃斬決之罪乎可速將鑼旗收藏我保全汝等出城丁之一事在我身上衆唯唯叩頭而奔公督押至北新關外而回時撫軍專待公同副將帶兵擒拿見公久不至命營弁赴署窺探適副將李燦與公不睦誣云張知縣不知潛避何處撫軍曰張知縣素有風采不應如此著副將領兵千人擒拿姦民并速拉張知縣來旁

止園筆談

卷一

六

有阮差搯手曰不必適自北新關來親見張知縣押衆出城矣撫軍連呼像像聲未息而公到撫軍大喜曰好膽量好才情如此才是個張郎湖也隨令協同錢邑於十日內將丁照攤盈城肅然

孫徵君鍾元容城人年十七舉萬曆庚子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縣孫文定公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梗一莽男

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梗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慙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遶御牀而泣乃持詔止之先生隱蘇門入 國朝果徵不起

魏敏果公象樞字環極蔚州人以理學名儒為時用清節直聲謀議勞烈聞天下其為司寇持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為施仁刑官市思則為執法及告歸 聖祖御筆題

止園筆談

卷一

七

寒松堂額古北口詩一卷以榮其行歸而張額於堂藏書於閣更有書數百卷無長物顧瞻而樂之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

蘇山衛公立鼎澤州人為盧龍令盧龍滿漢雜處多逋逃盜賊難治自公為令以廉能聞於四方境內大治時于清端公撫畿輔謁 聖駕於霸州白循良吏數人君與陸公隴其並舉焉 上遣刑部尚書魏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

公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為食噉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公公為引經準律魏公益大稱善君因言民無知宜哀矜勿喜魏公嘉納之格

文清公為直隸巡撫以事廷道至其縣中迎謂公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令苦而百姓樂不猶愈乎居無何格公疏薦盧龍令第一靈壽陸公次之疏上而格公歿

湖廣巡撫于養志有父喪督臣請在任守制下廷議未決時陸稼書先生為御史上疏謂治天下不可不以孝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廣非用兵之地其人非賢耶固不當使之在任誠賢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若使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

止園筆談

卷一

六

壤疏入養志解任

負義侯田份祖名雄乃前明靖南伯黃得功之中軍得功陣亡雄挾福王出降是時 世祖封以侯爵重信賞耳加以

負義使天下後世共懷君臣之分也及其孫應襲 聖祖存其爵而革其俸永為船廠水手之長有客過江則以名帖拜而求助焉見馮止園塞外雜記

出塞紀略一卷虞山錢木菴

良擇

所著也康熙二十七年

詔遣內大臣索佟馬三帥通使俄羅斯時遼甯張文端公為兵部督捕官偕兵科陳公世安同預參畫木庵為之賓佐躍馬從行出塞歷蒙古諸部越噶嚕入噶爾噶境適噶爾噶

爲河魯武所敗其國殘破道梗塞未達俄羅斯而旋往返百  
餘日行絕域二萬里多博望元英耶律楚材所未到盾鼻磨  
墨每日記其遊歷崎嶇氣候風物凡地名方產音譯可通者  
參以考證而馬上吟詠亦以次附焉其過歸化城紀事詩云  
北高南下萬峰連車馬行如上水船鳥道止留痕一線旌旗  
魚貫入青天土膏滋長只蒿萊大地瘁頑不產材一望平沙  
無樹影春風何苦度關來穗緝穹廬面面勻蔽風承雨不遮  
塵只嫌擡眼撐犁近月照星窺太眠人馬通供爨酪供餐單  
布羊裘貉製冠應傲中原生計拙苦辛耕織備飢寒水草隨  
時選牧場去留曾不隔星霜全家遷徙無離別白首何人認

止園筆談

卷一

九

故鄉番語侏僂譯不明相看都用手傳情却思博望操何術  
口作華言萬國行驅馳市馬語諱然乞布求茶列帳前但得  
禦寒兼止渴生涯初不賴金錢石穴玲瓏類屋廬佛龕傳是  
法王餘至人亦避深山跡益信紅塵不可居塞北紅顏亦自  
妍寶環珠串錦羅鮮怪來羞脫蒙茸帽頂上濃雲在兩肩馬  
上帷中等絮袍腰橫篋積領緣高卸來便寄征夫去不待秋  
風費剪刀義重添丁婦不嫌鶴鴛鳥鳥共鴛鴦唐家問俗如  
能到不愧巢王與壽王人奉僧伽若鬼神爭言圓澤記前塵  
不知開闢洪濛日那得虛空第一身小姑晨出靚妝新編髮  
香花炫好春手藝名香拜高座夜來禪榻許橫陳地寒人亦

寒辭落落犁鋤播陌頭五月嫩苗猶著地麥秋應待稻花  
秋沙草連天短髮毳歧途七聖亦迴驂征人失道黃昏夜馬  
矢捫來當指南衣衾送死棄荒田遠望猶疑藉草眠比較生  
人何厚薄只爭遮頂一重毡田父披裘効獻芹黍稷稌黑比  
方珍可憐蔓草荒原地多少邪風未却人

毛西河大可妾名曼殊豐臺賣花張氏女有美色年二十四  
得奇疾死西河思之甚有寄禁方地下書一篇其情愈癡其  
文愈奇因錄之以助談柄書云月日奇曼殊汝病時患苦不  
可忍予每思及輒心悸齒噤欲塞耳不可掩目又不可踴足  
搯肌肉不信天地間何以有此惜事自非夙生有因何至此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今汝以是病舍我去思去我後能微侍不發如平時七八月  
間漸漸已亦固天地間未必不有之事萬一不然則思昔病  
時雖患苦不可忍猶有我在有醫有藥物有軟兜帳可關舉  
行有婢按摩之有牽挽繩在清防問管救月然奔馳奏鼓雖  
無補于月然其救之者自在也今則誰爲之醫者行者牽且  
挽者然則患苦何時是已况不必不甚乎夫不已吾驚心不  
必不甚則吾卽以是刻驅吾神尋汝天高地潤吾能茫茫卽  
汝遇如當日否耶予思汝病時亦曾療汝但療而不效不知  
汝之死不療之故與抑亦療之不以道而反致死也且療亦  
苦矣髮湯醴皆不勝任毋論療不效卽效亦非汝所願受

况以療致死則其不宜療又瞭然者今有禁方於此姜君肩吾所祕授也不服藥不灸不熨不受痛苦即不效亦必不致死且萬無不效姜君曾以此活人多矣因悔生前不汝遇不為汝療故急欲療汝而以仙人所授方不惜授予而使予轉為汝療予乃思一療法將選療病日就汝生平所傳留視圖再摹之于絹而療于所患有符有咒意者汝既死近于鬼神則與仙人所授方相宜譬之幻月然蘆灰一晝月暈頓闕未可知也萬一療之不如法不效我即書禁方燔之與汝汝自療之何如某白

明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謂會試定於二月蓋以太祖定鼎止園筆談 卷一 三

金陵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為先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一便於雲貴士子二減衣裘防閑較易三膳錄無呵凍之苦四歸家無開河運舟之阻云云時未及行至乾隆甲子科場後經御史范咸條奏請會試改期三月著為定例部覆未准 特旨允行 高皇體恤士子之意可謂至矣乾隆甲子八月順天府府尹蔣炳奏稱欲清科場積弊莫如覆試一法請各省放榜後中式之人赴省填寫親供即令本省巡撫會同學臣在撫署內當面出題覆試以別真偽云云奉 旨允行丁卯科旋即停止道光乙未順天鄉試或奏科場有弊 詔復舉行覆試是年被革黜者數人至直省

一例赴京覆試則自甲辰科始

旗下降洲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初滿人漢人分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自此滿洲無鼎甲矣同治乙丑狀元崇綺賽尙阿子蒙古人探花楊霽能格姪漢軍人一科鼎甲兩旗籍為從來所未有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中國自以狀元稱之今順天鄉試解元必直隸人而貝號者故又有南元北元旗元之稱也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康熙初吳兆濬漢棧謫戍甯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峰館於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會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日急繕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顧首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峰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年為期耶太傅聞之竟為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中者詠其事云金闕倘使無良友關塞終當老健兒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詩才真一時佳話

憚南田壽平之父遜菴遭國變父子相失壽平賣杭州富商某為奴其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坐方丈苦無救策會二月十九日觀音生辰天竺燒香者過靈隱寺必拜方丈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從蒼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願而織者憚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扑之從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

止園筆談

卷一

畫

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為公夫婦懺悔并為僧自己懺悔某商人喜布施百萬以兒付諦暉諦暉教之讀書學畫一時聲名大起時石揆僧與諦暉齊名石揆有弟子沈近思後官總憲人問諦暉孰優曰近思講理學不出周程張朱範圍壽平作畫能脫文沈唐仇窠曰似憚優矣  
朱子立中丞名綱高額長髯多權謀人稱雙料曹操  
陳滄洲守蘇州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踪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暎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餘半晌閒青嶽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

止園筆談 卷一

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歌一任鷗盟數往還其時總督嚙禮以詩為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 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獨與李玉州翰林交好蘇州張少儀觀察為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為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沿門托鉢尙缺五百餘金偶於玉州席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班中人云諸君助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已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

止園筆談

卷一

畫

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與張而封公之難遂解聞玉州未第時甚貧劉愛其才以身事之有無名氏詩云欲得劉三一片心明珠十斛萬黃金一錢不費偏傾倒妬殺江南李翰林  
唐書載賀知章在禮部選輓即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於後園昇一梯出頭墻外以決事康熙辛丑會試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一時名士落第者糾眾作鬧新進士無出入謂或呈一詩曰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問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墻頭高立賀知章  
全祖望字謝山有崑仙傳謝山為錢忠介公後身者故有舉

子詩云釋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嘆有客妄附會云我具夙根  
琅江老督相於我乃前身 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按謝山  
年三十六方娶滿洲學士春臺之女逾年舉子時忠介公後  
人名朽亭者侵晨入賀謝山驚曰何知之神耶朽亭曰夜來  
寒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故來賀耳

秦洞泉修撰將朝考闕廟求籤得句云靜來好把此心捫不  
解所謂朝考題是松柏有心賦通篇忘押心字韻總裁列之  
高等被 上看出乃各謝罪 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

賦試官無有眼之人按宋苜公試德車結旌賦亦忘押結字  
謝表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楫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  
止園筆談 卷一 五

錢文瑞公庚午典江西試寫榜吏陳巨儒鬚髯如雪求公贈  
手迹爲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試三十二榜公贈詩云桂  
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  
衣四十年十月復爲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  
一笑筆墮於地中丞阿公喜極遣牙校馳箋索藩司彭公家  
屏贈詩彭方有劇務幕中客擬數首不稱公意遣吏飛馬請  
將若生來將方與友飲酒肆戀不肯行吏敦促至再扶鞭上  
馬比至則促召之使已四輩矣彭公遽起告以中丞索詩之  
使立馬簪下蔣笑曰某不知公有此急也濡筆立題一絕云  
榜頭題處笑開眉六十年來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

回憶抱孫時彭公得詩狂喜復酌若生送輕紗四端  
朱竹垞先生詩名蓋世而自稱 本朝第二故揚州方近雯  
觀察詩云駢體莫輕嗤沈宋古音休易許曹劉試看前輩詩  
如此只負 皇朝第二流

朱竹垞寄譚十一左羽書云江生自昌平至迤十一兄比來  
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  
所進食單恆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昔  
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酒醴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  
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  
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  
止園筆談 卷一 美

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娶妻而納采  
儼皮純帛可也至于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  
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爲貴者且歌板  
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  
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  
肉餵犬于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  
去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  
聽焉余讀曝書亭集至此見其議論甚新警因錄於左  
尹文端公妾張氏封一品夫人與 丙廷恩宴大將軍某  
與忠勇公在 上前戲尹曰張有貴州十指皆箕斗無羅

紋會伊里平定諸功臣畫像內廷例有贊語 上命公自  
為張夫人贊尹應聲曰繼善小妻事臣最久貌雖不都亦不  
甚醜恰有貴相十指箕斗遭際天恩公然命婦上相響花元  
戎進酒同畫凌煙一齊不朽忠勇公曰欲戲尹某反為尹某  
戲耶 上大笑

楊刺史潮觀字笠湖作宰中州時鄉試分房夢淡妝女子褰  
簾私語曰桂花香卷子千萬留意醒而大驚搜落卷有杏花  
時節桂花香一卷蓋謝恩科表聯其年移秋試在二月故也  
主司是錢東麓司農見之大喜遂取中焉拆卷乃侯元標侯  
朝宗之孫也楊悚然笑曰入夢求請者得非李香君子一時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傳李香君薦卷以為佳話

松江顧小厓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簿錄某大臣家

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

之句遂

欽賜編修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

歸

上加侍講銜年八十二而卒亦詩人異數也

王夢樓文治借全公魁使琉球著詩一卷名海外集有二律

云一行金埒響瓊瑤公子羣過水竹居州髮也須千萬值綺

年多是十三餘將離更唱紅蘭曲相憶應看青李書鸚鵡香

膠斟酌徧不知涼月透交疏那霸清江接海門每隨殘照望

中原東風未與歸舟便此里空銷旅客盡夜華燈舞鸚鵡

三秋荒島狎鯨鯢他時若話悲歡事衣上濤痕並酒痕按琉  
球國王貴戚子弟皆傅脂粉錦衣玉貌能歌以敬 天使  
故移尊度曲汪舟次集中所詠與夢樓同

俗呼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丈人峰故有是  
稱然古者通諸尊長為丈人非特婦翁也一日與客徵典及  
此或曰妻之父可稱泰山妻之父云何客皆莫對余戲答之  
曰北垵於是四座為之大噱

感於風水之說者每欲借親之骸骨以求富貴夫葬親禮也  
借親之骸骨以求富貴者非禮也馬東園別駕有堪輿歌一  
篇云堪輿歌歌為誰欲歌未歌雙淚垂東家有翁疾亟時丁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甯反覆囑其兒我死若欲我心慰慎勿將我求富貴但得片  
土足藏棺風水之說甚無謂我生願汝得百金朝朝禱祝汝  
仍貧生前心志已如此黃土白骨豈有神嗚呼翁語一何通  
世人盡在夢夢中祖山不葬葬風水忍棄親骨如蒼蓬作為  
此歌示人子得不哀悚心忡忡嗚呼得不哀悚心忡忡詞雖  
不佳實白太傅新樂府之嗣音也

余鄉濱海每當灑水漲發父老相傳有發龍木事然而余未  
見也偶閱近人詩話見姚伯昂侍郎有龍伐木歌頗與余鄉  
所傳相符其序云順天屬三河等縣每下雨暴漲水高數丈  
若山立有木直立水中以行端與水平上恆有光夜望如燈



或有驚蹕其上傳為龍造宮取木也木取於平谷縣之深山  
 中癸未三月有木工十三人衣青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  
 肆人食饅首數枚不茹暈告主人以取木歸償其值主人心  
 知其異亦不與計是歲大水俗呼為龍伐木云是亦異聞因  
 作歌曰順天屬縣有平谷老林密菁森其麓世間怪事竟有  
 之山人走告龍伐木我聞澗底多奇珍水晶官殿最華煜珊  
 瑚作柱貝作題火齊明珠相綴屬取材豈或有窮時乃向人  
 間事斫斷昨者西門賣酒家有客運來真果腹手斧臂鋸腰  
 短襦十有三人一妝束酒家驚言辛酉年過者依稀見非獨  
 辛酉歲過其店 揭來又遇黑衣至將毋不使黃梁熟時當六  
 食者十八人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月山雨傾懸流挂天亂飛瀑頃刻奔潮倒峽來小艇上山魚  
 上屋橫流之中木豎行跳浪翻波不一仆驚背倒撐巨筍排  
 雲頭遠接修竿蠶木高十丈水十丈水與木平如轉轂木端  
 更露閃燦光月黑星昏點華燭直使明鏡下淀津龍工未興  
 山鬼哭吾友李生祖母劉行年九十聞見熟李之祖母言幼時其戚某家北  
 山下一日有六七八人如木工狀投村中宿村人不留因詣其  
 家以為異鄉人憐之止之宿自與妻移屋外葡萄樹下讓屋  
 居客天明不見客起隔窗以望但見魚鱗縱橫於地驚而退  
 乃呼曰日高矣客出故如昨也辭而行留一物置簪牙間以  
 為謝及水發村沒此家嘗言有戚居北山工師六七暮投宿  
 獨無恙知其以是報矣  
 天明窺戶闕無人老魚巨蟹分踞踴主人大呼曰三竿夜客  
 出門爭拭目猶是衣冠拜謝行始知非人族魚鱗作人

人其魚此事往往驚鄉曲吁嗟長江滾滾流巨筏縱橫斷復  
 續千里萬里息可致取用未聞或不足龍宮縱須山木材順  
 流亦可供其欲東澗之龍何不仁蹂踐人命等牲畜何當六  
 丁為扑之三河不波吾民福同治六年七月八日灤水大溢  
 瀕河居者言是夜發龍木事與所詠無異且言魚鱗之行若  
 有隊伍每駐則水立如墻堵將行水底三聲如礮然俱鴨鴨  
 作人語真是異事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止園筆談卷二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許秋崖中丞改漕督時道出長沙例用儀仗善化令某於官衙牌漕字錯書糟字中丞賦詩曰平生不作醉鄉侯况復星軺速置郵豈有尙書兼戮部漫勞明府績糟卹讀書字要分魚豕過客風原是馬牛聞說新衙已遷轉武岡可是五銅州蓋令已擢武岡刺史故謂之

盧藥林在琉璃廠書肆晤朝鮮使臣與語各不能辨遂以筆譚始知使臣姓洪名大榮號涵齋五舉於鄉始登進士官翰林其國鄉會試以詩古文經解分三場會試不售仍與秀才

止園筆談

卷二

同秋闈不赴以說避論科目之難視中國尤甚

琉球國人崔斗琛嘉慶間遭風温州後居杭州仙林寺喜爲詩自稱澣東漂客有述懷詩云萬里三韓遠蒼茫問室家乾坤原逆旅漂泊等泡花憶弟心難握思親鬢易華臨安居自好中夜起長嗟

李毓昌字臯言山東卽墨縣人戊辰進士榜下分發江蘇卽用知縣奉委赴山陽查賑至則徧歷村莊覈實稽考多浮冒侵漁將據實具稟已屬稿矣邑令王仲漢大懼使司閩包祥以多金賂李君之僕李祥願祥馬連陞等說其主且致重賄李君堅不從事甚急仲漢無計計丐包祥曰事期必濟聽汝

爲之包祥李祥等竟密置砒於茶夜深進之毒發顛仆狂吼尙不卽死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上作自縊狀遂絕淮安太守王穀號王老虎性貪得仲漢金竟以中惡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後數月有李君同學荆翁隨生也於郊外見李君儀從甚盛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上帝憫其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今赴任矣家人泣議啟棺視其衣盡血於是李君叔士瑣赴控京師事遂上聞王穀王仲漢皆拿問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得實獄具李祥等發墓前凌遲處死餘棄市 仁宗睿皇帝御製詩三十韻憫毓昌且加毓昌知府銜事見邸抄茲復於

止園筆談

卷二

屠琴塢病榻瑣錄出

嘉慶癸酉九月八日曹縣定陶教匪戕官肆掠撫軍往勦時劉清爲轉運使與參將馬建紀分兵捕滅沿及金鄉時金鄉城北戴氏女適周早寡母侯年老無依戴改男子裝習騎射聞召鄉勇五百人復獻膏沃二頃爲戰守費事平縣令袁潔表其門曰巾幗偉人愆城諸生謝焜有詩紀其事徐楊緒字小梅丹徒人也本姓楊嗣於徐乃以徐楊爲姓其先有官直隸者遂家天津有題余泉姑鸞鳳泊圖詩一篇並敘其事云泉姑字素如秣陵人前明散吏余芬女也才且淑戚里有求婚未遂者蜚語中傷之泉姑無以自明墜井死

三百年無有繼其者有遺其子秋隆城於其地高奇泉  
廉潔自陳願宋孝廉為作傳並繪其像用服小影兩手各持  
斷玉指中校云云

相國微時從征金川太夫人憐其體弱製此服時之特長其  
袖者以禦寒耳初無此名相國既貴嘗服之未久公自備  
則服之一日倉猝見 駕猶服此服 上憐而問之此  
何服也相國曰此阿婆帶並陳其所用 上憐其孝命厚  
朝時恆服之後有效之者因無名號故曰阿婆帶

止園筆談

卷一

三

嘉興錢樞石侍郎載奉 命祭壽陵辨今壽陵之非既覆

命具摺奏之摺計二十七扣奉 旨申飭又乾隆庚

子典江南試取顧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  
師以二事為對云三篇四短章欲於千萬人中大變時文  
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王樹勳者山西人始為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為憫忠寺

止園筆談

卷二

四

僧饒於質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選授湖北某缺旋擢  
郡守會調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嚴詢得實遂編  
管黑龍江先於刑部衙門前荷校兩月然後發遣大興舒鐵  
雲孝廉有和尙太守誦一篇紀其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  
句云棄民為僧如禿鴛棄僧為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邊住  
事敗黑龍江上去讀之失笑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  
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為生而性頗好學  
舟中書籍欠無一不備船頭榜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

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在洋驛騷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蒞任議主招降郭率眾投誠予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盜中之有道者歟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國書下行而兼左旋是又一格也

潮州太守黃霽青安瀾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爲王先生作詩會之云江夏琅琊未結盟廿頭三畫最分明佗家自接周吳鄭做姓會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菊有莫從四月問瓜生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鷲道士情工

止園筆談 卷二 五

整慰貼風趣獨絕

浦情田守戎嘗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其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初三月彎環恰似鉤卽心鈎不轉鈎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葉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偽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子曰曾謂泰山又曰泰山其頽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又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

安之山其爲漢僞託無疑

海昌陳敷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疎疎密密總寫著個人兩字杭堇浦太守呼爲竹影詞人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盃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盃白米飯半盃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捻其頭一莖而食後亦並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噉論福澤也梁荳林歸田瑣記

止園筆談 卷二 六

中所載

國初徐健菴食量甚宏張京江食量甚廉事亦堪與此作對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縱然便死原非天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言

查伊璜孝廉家僮侍婢解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有雲些月些三僮尤聰俊能記孝廉詩乞書者命二些誦而書之名曰活錦囊

國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入我朝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

故率多感憤之詞陳臥子題壁詩云黑頭已白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真詩史也

道光癸巳京畿荒旱各官倡議勸捐有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 恩賞給舉人嗣浙江葉元莖江蘇黃立誠陸續

捐輸亦照例賞給閣臣遂欲永以為法侍御朱公嶠奏云竊維賞賜者勸善之經科目者求賢之道 國家設科取士

三年大比錄其文藝優長者貢於春官名曰舉人誠盛典也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節荷 皇恩浩蕩賑糶頻施小

民已無虞失所嗣以日久用繁各官倡議勸捐本年二月據潘仕成捐銀一萬二千兩蒙 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此

止園筆談 卷二 七

皇上逾格之恩施亦一時從權之至計原未嘗著為定例也且潘仕成本係副榜去舉人一間耳 賞給舉人是

於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豈漫然哉厥後葉元莖黃立誠陸續報捐經巡視給事中順天府尹奏請議敘蒙

敕下大學士軍機大臣會議遂乃比照銀數請賞舉人雖曰以昭畫一然於 聖主慎重名器之心因時權衡之

道要未能深詳體究也若因此遂成定例 竊謂適足生富家僥倖之心而阻寒儒進修之志向來捐例京官自即中外

官自府道以下皆准捐至清要衙門非舉人出身者不得與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捐銀捐賑之故而得為舉

人則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競趨捷徑濫廁清班欲肅官廉亦已難矣况准其一體會試則得隴望蜀謂舉人既可倖進士何難弋獲於是買通關節僱請鎗替種種弊端在所不免 故曰生富家僥倖之心也至單寒下士既不能鮮衣華服奔走形勢之途又不能

遵例納財置身顯顯之地其所以繫屬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窮經砥行為務而未甚厭棄者良以舉人一途為進身之

階耳今若以多士進身之階為一時勸捐之計不論學問之淺深但較銀數之多寡如能累萬不啻升三二經報呈便同

登第文章不足為貴科名亦覺其輕識趨日卑術業漸廢 臣

止園筆談 卷二 八

故曰阻寒儒進修之志也頗失士望徒生倖心以為故常未見其可論者但以請賞花翎未便率行議准因而請賞舉人

不知花翎舉人均為 聖朝名器而細按之則花翎實器也舉人虛名也實器以待有功虛名以彰有德互為表裏未

可低昂彼輸財助賑者急公好義固不可不量加鼓勵然在士庶或酌給匾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予以升途或准其

加級已足示鼓勵而勸捐輸矣若請賞舉人則所得無幾所傷實多應請 旨飭下順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撫嗣後地

方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捐輸應獎之處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請 賞給舉人庶經制定而人絕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勵

志而於勸善賑民之道仍未有礙也疏上奉 青嘉獎時

河南學政俞公長贊亦有是疏

江都吳蘭次太守綺解組歸貧不能自給增江辰六閩爲築室以居名曰天地間屋粵東制府吳留村又贈錢買趙氏廢圃移居焉有乞詩文者多以花木爲潤筆費不數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

康熙時吳逆叛兵逼建城鎮帥怯欲降其屬張遊擊者請戰數卻賊張好著羊絨絛袍單馬入陣戰酣輒袒露半袖軍中因號曰半邊紅鎮帥忌之誣陷以死一軍皆哭後人弔以詩曰楚歌千古怨蘭叢漢將空餘一騎雄何事茅檐諸父老負

止園筆談 卷二 九

暄閒說半邊紅

九江潯陽江琵琶亭題詠甚多乾隆中唐蝸寄英權九江置紙筆於亭上令過客賦詩開列姓名交關吏投進唐讀其詩分高下以酬之投贈無虛日坐是虧累變產以償怡然絕不介意去官後過客思之爲建白太傅祠肖唐像祀其旁 仁和姚父宰三辰之祖業醫嘗采藥墜溪手摸石滑而蠕動負姚上兩目如鏡照見須角委姚地上騰雲去始知爲龍也手觸涎處香累月不散以手撮藥病立愈人呼爲摸龍阿太任翼聖副憲啟運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乃祖問其故曰豈有讀然而無有乎爾二語而不悲者乎後晚年學易研思

極慮忽神游乾坤圖內身如委蛻一霎八卦劃然開朗始覺蓋如臥如死者已旬有七日矣奇哉見震澤任心齋兆麟有竹齋集

長白祥藥圃集乾隆丙戌進士由工部主事累官至布政使嘗作酒帘詩云送客船停楓葉岸尋春人指杏花樓都下盛傳呼爲祥酒帘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卽事命題管水初一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馮潛齋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爲障日者扇上有貴

止園筆談 卷二 十

州學政四字因奮志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八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八表與夫人同庚康健無恙屆結禱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餅菓稱慶重行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日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 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取中者多詔另編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下九卿會議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戶科掌印給事中湯右曾疏言伏讀

上諭制錢鑄小以來私鑄仍不止令九卿確議欲使錢法

流通便民別獎也旬日聚議大抵謂應改鑄大錢其舊鑄小

錢二年之後概行銷燬臣以為改鑄大錢誠宜仰遵 聖

諭若銷燬小錢民間必致驚擾大戶貯錢多者其苦無論矣

小戶或一二千文以為資本上養父母下畜妻子甚至肩挑

負販之人不過四五百文終年衣食其中一旦廢置不用則

貧乏失所即謂暫許行使一二年始行禁斷民間知二年之

後此錢不用誰肯行使既不行使失業必多至謂官照定價

收作廢銅則錢價貴而銅價賤貴者忽變而為賤貧民已恐

止園筆談

卷二

七

苦累又况收受之際吏胥指勒奸弊叢生今戶工二部見存

制錢八十四萬串有奇若銷燬則工料耗折甚多二年中鑄

出新錢不過一百萬串有奇豈能遍及各省新錢無多而舊

錢已燬奸民乘間圖利私鑄愈繁錢法愈壞是乃萬萬不

可者古者患錢重則改輕而仍不廢重為子權母而行患錢

輕則改重而亦不廢輕為母權子而行今宜仿此遺意令新

鑄重錢每串作銀一兩而舊鑄輕錢每串作銀七錢並聽行

使積至歲月既久大錢流通則小錢自不行矣疏下九卿詹

事科道會議照康熙二十三年定例每文重一錢四分如右

會所請并行弗禁

錢香樹陳羣母陳氏知書工繪事陳羣少時母勗之學為夜

織授經圖陳羣嘗奏及之 純廟賜題以詩有嘉禾欲續

賢媛傳不愧當年畫秋人之句

乾隆十五年二月 上閱永定河堤時方恪敏觀承總督

直隸兼理河工 諭以下口宜暢使易趨下 御製詩

示之曰水由地中行行其所無事要以禹為師禹貢無堤字

後世乃反諸祇惟堤是貴無堤免後決有堤勞防備若禹豈

不易今古實異勢上古田廬稀不與水爭利今則尺寸爭安

得如許地為堤已未策中又有等次上者築其漲歸漕則不

治下者卑加高堤高河亦至譬之築寬墻於上置溝渠行險

止園筆談

卷二

七

以微倖幾何其不潰胡不籌疏濬功半費不貲因之日遷延

愈久愈難試兩日閱未定大率病在是無已相諮詢為補偏

救獎下口畧更移取其趨下易培厚或可為加高汝切忌多

為減水垣亦可殺漲異取土淤河心即寓疏淤義河中有居

民究非長久計相安姑弗論宜禁新添寄條理爾其費大端

吾畧示桑乾豈巨流束手煩計議隱隱問河南與此無二致

未臨先懷憂永言識吾意

李穆堂絳平日講學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九淵尊德

性之見為卓 純廟嘗聽其言

桑簡菴避迹西山夫婦僕婢得五口益以犬一雞二顏其額

曰八口之家宗室塞公爾赫贈詩云數椽卜築水雲隈秋草  
閒門畫不開八口何妨并雞犬有人子鶴更妻梅拔宅由來  
是耳聞果能肥遯却輸君何當真棄人間世犬吠雞鳴在白  
雲

京師鏡夕岳廟中作秦檜夫婦泥像穴其中燒之曰燒秦吳  
縣張瘦桐舍人填有詩詠之

翁覃溪粵東金石畧附記一條云方綱乾隆三十五年蒞瓊

南試竣謁蘇文公祠有青衿迎者稱文忠後人持家譜一帙

云公在儋耳娶符三婆生一子名佛兒留海南今其後也然

無由直斷其偽今年秋學官來省曰此人所恃譜內一語與

止園筆談

卷二

三

王氏年譜合曰蘇公渡海歸至廉州於合浦清樂軒有寄蘇

佛兒語耳方綱因檢王氏年譜非寄字乃記字檢公集此文

是八十老人蘇佛兒來與公論契而公記其語豈公之兒哉

以其人奉祀已久寬不加罪而禡其衣頂予奉香火之役按

宋史梁師成傳自稱東坡遺體堯山堂外紀東坡南遷時一

妾有娠嫁與孫氏生子命名曰觀謂實兒也今又將八十老

叟糊作孩兒何孫翁遺體之多哉緜閱及此不覺爲之大噱

聞有醫鄭姓者其名最盛而其技實最庸嘗醫一病人與眾

醫互相標榜商立醫案陳修圖明府念祖適見之批其後云

市醫伎倆大概相同越日眾醫至問陳所批皆氣阻鄭暗曰

陳某何以呼我輩爲布醬聞者莫不匿笑而病人卒不起時  
號鄭爲布醬先生云

秦人屈復註王漁洋秋柳詩泥白下洛陽帝子公孫等字妄

擬爲憑吊勝朝最爲穿鑿乾隆丁未春大宗伯某持撫王漁

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蘭次長短句內語疵索請毀

禁事下機庭集議時管世銘方內直惟請將曝書亭集壽李

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

山宮中草絕句及蘭次詞語意均無違碍當路難其議奏上

報可其韞山堂集中追紀舊事二絕句云詩無達詁最

宜詳詠物懷人取斷章穿鑿一篇秋柳註幾令耳食禍漁洋

止園筆談

卷二

西

語關新故禁銷官平地吹毛賴護持辨雪仍登天祿閣三家

詩草一家詞蓋謂此也

雪濤小說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明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

窟其下時工部欲闢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大龍爲害

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龍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

引龍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

之不能出一老漁詣龍性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

下覆龍面龍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

語曰猪婆龍爲殃賴頭龍頂缸言嫁禍也今世言桃僵李代

之事輒云頂缸蓋本此



胡江談刺遇羣馬於途凡脊穿毛脫瘦憊而毅練者必官馬也逢數船於河凡篷破篙折朽敗而餽漏者必官船也蓋乘駕無節愛惜無人故易以做嗚呼今之從政其亦以民為官民乎

遂初堂書目跋李太史霖云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予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覽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余家藏書三萬餘卷寢饋其中亦將名吾室為四當云

止園筆談

卷二

五

紀文達公集中有斷碑硯歌為裘漫士先生作斷碑者宋熙寧四年蘇文忠公為孫吳興作墨妙亭詩石刻也存十二字凡四行行三字曰鐘他年曰憶賀監日時須服曰孫莘老高廣各三寸長四寸王文成公得之以背面作硯左刻守仁二楷字右刻篆書陽明山人四字側刻分書驛丞署尾硯五字蓋明正德元年文成謫貴州龍場時物也漫士銘有吾於東坡不師其經濟而詩其文章吾於陽明不師其學術而師其事功語最為平允文達又有題古幣硯二首一云琢硯形如幣分明寓意存治生為最急應記許衡言一云客曰斯言誤余知匠者心正如古彝鼎鑿葵葵精金二首作問答體一闕

一闕一淺一深章法奇妙

膠州李霞裳進士世錫詠甘草詩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揚州張哲士詠胭脂云南朝有并君王大北地無山婦女愁人呼張胭脂錢唐諸生洪豆村簡詠算盤云合定二五耦分開上下牀尤為警切

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第七有元文宗元統二年孝烈將軍祠像辨正記謂木蘭也姓魏亭之誰人孝烈將軍之號不知何時所封來氏樵書謂隋煬帝時木蘭征遼有功授尙書不受帝欲納宮中遂自盡贈將軍諡孝烈然與樂府木蘭詞不合

止園筆談

卷二

夫

日本國俗禁天主教甚嚴唐船初至例有預告示踏銅板二事告示敘說天主邪教煽惑人心慮客有挾之而來者故漏諭之銅板鑄天主像踐踏以明無習教之人國中書籍甚多間有中國所無之本亦建聖廟有官稱聖廟先生客有攜書往售者必由聖廟官檢閱恐涉天主教耳見汪翼滄日本碎語翼滄杭人賈於海外著此亦云袖海編  
蕪湖鐵工湯鵬字天池居與蕭尺木鄰數往觀畫蕭呵之湯曰子謂我不能耶遂發憤以鐵寫生爐錘精妙古所未有梁山舟同書及子玉繩皆有鐵畫歌  
俗傳除夕鼠嫁女竊履為轎清白士集有妹鼠詞云今夕何

夕是除夜里俗喧傳鼯鼯嫁大鼠奔忙羣鼠賀東西跳擲高  
復下或處屋後墉唧尾至前舍或居室旁壁緣足徒層樹偷  
米盜肉元嫁資穴中轟轟不得暇合好定知時在子以履爲  
車鼠子逐鼠婦新來拜鼠姑鼠姑卻立拱而謝紛紛鼠輩爭  
窺闕抱頭俛鼠見猶乍族類雖繁情狀同麥鬚豆眼毋驚訝  
嚶嚶聲聲正喧虎鼻一嗚吁可怕我夢幾曾入鼠穴此事  
何由辨真偽姑妄言之妄聽之醉後吟成一笑罷

崔秋谷曰杞梁妻無名孟姜乃秦時范氏之妻哭於長城者  
傳譌合爲一人一事耳宋周輝北轅錄雍北縣范郎廟其地  
名孟莊廟塑孟姜女亦是一證今山海關外姜女廟有額曰

止園筆談

卷二

七

而變國俗殊屬可笑

山東長清有杞梁妻祠

梁學昌庭立紀聞云近年孤山重修林和靖祠塑女像爲偶  
題木主曰梅影夫人神位或戲云何不兼塑仙鶴郎君世俗  
之可笑如此

昔人藏書以借人爲戒唐杜暹家每卷後自題云清俸買來  
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驚及借人爲不孝得毋不廣乎曰  
此亦視來借之人何如耳不折腦不黑邊不揉熟不指傷而  
還書時且爲之補斷線換破面則借書同於通財何吝焉若  
汚之闕之甚或塗抹之乾沒之烏可輕借魏善伯有俚語詩  
曰若欲翻書勿以爪指若欲看書勿以手壓指則痕多壓則

汗塌不可磨擦擦則模糊不可捲折折則痠癢不可亂點不  
可狂塗識者所笑馬牛襟褌書員齊整不宜散亂部正行勻  
秩然可玩書貴齊修不宜齷齪潔淨精良人生一樂即不常  
讀亦可常翻讀之養心翻者怡顏書有廉隅書有文飾彼讀  
書者自宜愛惜不讀書者亦宜惜書雖無他智即此非愚乎  
亦有書百千萬卷不汗不塵不折不捲君欲讀書奉贈此法  
予言或然幸垂笑納

庭立紀聞云常熟王露清督員著崇禎宮詞一卷有云翠釜  
朝朝論燕窩自註上嗜燕窩膳夫煮就羹湯先呈所司嘗之  
遞嘗五六人參酌鹹淡方進御此詩不知多少當必有異聞

止園筆談

卷二

六

余撰全史宮詞惜未得此卷見之

厲樊榭詩註明江元祚邦玉築橫山草堂攜家隱焉有驢名  
曰梭翠除夕山居詩云靜隱空山無箇事祇憐溪水一年忙  
高致可想也

浙江人生女多者畢嫁作倒箱會見莊綽雞肋編諺云盜不  
過五女之門蓋言女能使家貧也錢唐符幼魯第五女生命  
名曰卻盜厲樊榭爲之賦詩

樊榭山房集有撒沙夫人廟五古一首註云相傳神爲倪氏  
女南渡初避寇奔匿蒙犯風雨瘡痍而卒里人葬之山中後  
金人南侵神著靈異撒沙退敵事聞封爲護國夫人建廟祀

馬

西河于清端公成龍守黃州時長即來省瀕行署中止存一  
燻鴨割牛飯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署中家人悉食粥其  
粥更異甚以少俸買稻舂米復炒糠釜中令微焦重磨取粉  
每粥以少許黍米煮垂熟入糠粉及蕎麥麵黃豆粉和之鎮  
東有魯晟者聞風慕之趨行七十里欲嘗此粥公歡然見之  
曰新客且一飯再設則粥矣晟明日東歸以不得嘗異味為  
快快時又有糠粥于公之謠公集有忍字歌一首言淺意深  
頗足資勸懲其發端云心最慈刃最毒心上如何放把刀做  
來忍字有含著這把刀按不定鑽出頭來喪身命這把刀按

止園筆談

卷二

九

得下任他凶險也不怕只要時時忍在胸自然利刃都無鋒  
古來多少能忍漢百般磨鍊成英雄云云其歌甚長不具錄  
桂大將軍涵蜀人由義勇起家至本省提督始將軍家毀於  
賊王三槐將軍怒聚鄉兵與角投大營疑不受乃從劉將軍  
清遂立功劉將軍者貴州拔貢生筮仕四川巴州州判廉明  
民刑青天值蜀寇勇果多戰功嘉慶癸酉任山東鹽運使督  
兵戡曹州府逆匪 天語褒嘉擢雲南布政使奏請改武  
授登州府掛印總兵故稱將軍在蜀多收才武士常拔羅大  
將軍思舉於淹禁中後奏奇效為湖南大帥桂將軍亦由之  
進將軍既貴盛目不知書恒自憤激延名師課諸子甚嚴學

使按蜀將軍子應試歸以文呈將軍質諸師師不謂佳已而  
獲選將軍大怒呼子至前詆責之且曰蜀固多材汝文不佳  
何得預游泮列直是學院周旋我耳竟移文除其名一日獨  
居忽自念出處慨然欲與義學義田為士民族戚益時夜方  
半立起亟召諸親友至告之曰始者吾何如人一鄉里無籍  
蒙 國家寵靈祖宗庇蔭遂有今日遭際可謂過分視吾今  
日所有孰為吾所本有者今吾欲立義學義田有貲產若干  
煩諸公一為經理之遂取券質相授眾驚頌欣受徐復謂之  
曰將軍高義過古賢矣但此事非一刻可畢何不及待且而  
急急若是將軍笑曰人一轉念則初心不牢我若緩至明晨

止園筆談

卷二

十

妻子輩聞知愛惜財帛必爭來勸阻恐我亦不免為所動不  
如當下決斷也眾乃大服將軍目不知書侃侃數語立堅初  
念至論雖宿儒不能過古今來讀書破萬卷而作事敗於轉  
念者比比也故書之以為警  
唐明皇幸驪山華清宮夜聞阿濫堆聲采以為曲今失其調  
並味其為何鳥吾鄉有鳥生海濱葺細草為巢羽縞褐斑若  
鶉特尾修耳大近胡燕首峯或聳或否其鳴轉轉迎風飛翔  
力竭乃下俗呼曰窩蘭別有峯曰鬍頭無曰清水大抵聲狀  
亞白翎白翎生塞外羽甚深近終聲甚宏近鶯身亦加巨翼  
標白羽人以其巧音善效諸物字之曰百靈其實白翎也元

人有白翎雀樂府張文端奉使俄羅斯日記述塞外景物云  
窩南白翎隨風翔舞則蘭作南錢玉友出塞紀畧稱曰阿蘭  
究之阿蘭窩南當是一物蓋番語無定字也窩字亦因與阿  
字同音而譌按太平廣記嘲酒劣者曰酒頭似阿濫堆頭解  
曰非鶉頭以鶉爲消也意阿濫堆必狀近鶉故由似中判其  
非今鳥最似鶉者一種惟足三趾六七月竄走禾黍叢時以  
喙穴地鳴其聲烏烏俗以其聲名曰地烏鹿然其聲直號大  
劣斷難譜爲樂非阿濫堆明甚窩蘭雅近鶉窩與阿蘭與濫  
音高下間耳以鳥之善鳴者推焉則必阿濫堆也名浸久易  
失如鴉之爲卜鶯之爲黃呼盧鷄之爲沙雞類然矣春有小

止園筆談 卷二 三

鳥鳴樹間腹黃背碧似瓦雀而弱喙纖纖然名之黃雀當矣  
或疑以爲鶯則不然聲甚似恨幽色畧似恨闇同至者加大  
色朱真丹砂也名之紅料有予者腹斑青曰麻料得而畜之  
朱羽二年而半至三年而竊予隱碧不知於古何名約皆阿  
濫堆之類也披爾雅禽經今不知其物有無出見其物又不  
知其書中爲何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細已甚猶難哉  
鴉片烟來自外夷毒流中國將來不知伊於胡底頃閱廈門  
志見載有閩中一士子自悔詩八首頗曲盡形容附錄於此  
詩云海門一舸渡紅夷賺出黃金竟不知未死卒難除此累  
隔時容易惹相思頻年暗炙膏將竭正候微遲淚卽垂錯當

秘方醫病用者番呼吸轉無醫一辭覺岸入迷津廢物先輪  
到此身領畧本無真趣味支持偏有假精神連宵小住能留  
客幾日初嘗尙避人薰徧佛香申戒誓剛纔相懺又相因越  
思斷絕越牽纏敢費何曾日萬錢歲月蹉跎佳子弟烟雲吐  
納野神仙坐逢命酒唯垂首行學吟詩也聳肩世路已經多  
少險况添苦海渺無邊錦衾亂疊繡帷遮頓卹神膠祓漢家  
煨煉已成傷性藥惟房猶當助情花借他倚玉談衷曲添個  
銷金與狹邪夜半文園生渴疾一鈎眉月索煎茶冶遊勾引  
五陵豪里巷參陪日幾遭萬事都如冰解釋一身竟付火煎  
熬腰支屈曲時橫臥指爪枯長每亂搔聽說寒天好風雪范

止園筆談 卷二 三

睚又與到綈袍論他市價米難齊強項而今首亦低繞樹貧  
朋方笑語隔窗兒女正飢啼常防失足偏爲累極勸回頭忽  
自迷一事莫教人識破養成懶癖好攀稽腸肥腦滿漸摧殘  
憔悴相逢詫改觀直似鬼糞青面目能令人變黑心肝孤燈  
照處留宵伴冷枕醒時報午餐銀匣封來煤數點淮南雞犬  
舐餘丹別開利藪恣狼貪令甲空勞禁再三誰解詰好從左  
右可憐流毒偏東南紙窗癡立蠅俱醉粉壁潛窺鼠亦酣牽  
得絲成身自縛半床僵臥冷春蠶  
邵青門題冀涓公所藏楊忠愍梅花詩卷其叙云涓公大父  
梅軒先生故官比部郎忠愍願繫時先生傾身藁憤忠愍高

其誼為作此卷同時周旋詔獄霸州王繼津太倉王元美及  
應生最著先生事世鮮知者康熙丙辰涓公來吳間出卷示  
余蓋百二十餘年物矣展卷肅然敬題其後中一聯云當關  
虎豹糜軀易畏路風波仗友難極懷括極沈摯

韓慕廬題贖贖圖二首有序云禹鴻臚為此圖議也羅古器  
卷軸甚鉤主人倨坐其上色自得各各奉持器作鑒賞狀或  
嗅之或耳之或摩挲之皆警也主人一警而召羣警羣警各  
極態以娛一人之警然皆不自知警也嗟乎譏之誠是也然  
安往而不警不勝譏也為之三歎率爾而作其詩一云黃紫  
標錢珠量斛意氣驕奢日不足置董自然翼脰來脅肩詭吻  
止園筆談 卷二 三

不用目主人未曉屋角金團團之面楞然腹此如跛禿御跛  
禿爭禁觀者笑一握請君勿笑為君歌誰偽誰真常反覆輪  
囷時為萬乘器皮相不得華山駮木蘭賣積久還珠荆山出  
血難明玉何曾得董乾那耶世事扣槃與捫燭一云尊疊舞  
舟觚高甌山葉欵識分窠細主人妙是金石家魯人讒鼎難  
以鴈製曲堪製得寶子無慮價值千百萬須臾聚散如飄風  
平生長物俱夢幻苦憶玩好含猶視羊棗昌獸與故劍翻思  
家公須贖贖物到可欲休過眼象罔何嘗不得珠美人莫覘  
春風面世間大抵楚人弓人得人失快流電徒令旁人供轉  
盼樂莫樂兮君不見

獨學廬初稿中有軍管雜述七言絕句一首其四五云雲臺  
諸將各登壇可有鞞鈴策治安卻聽神人帳中住常將凶吉  
報田單不信從征有木蘭強教妹喜著男冠三軍忽有桑中  
約細馬馱歸李阿端按此必當時實事特不知其所指何人  
管韞山寓江甯日客有勸謁袁簡齋者詩以謝之云者舊風  
流屬此翁一時月日擅江東寸心自與康成異不肯輕身事  
馬融

余自道光辛卯鄉試至咸豐丙辰會試凡入棘闈者十四場  
屋之苦備嘗之矣偶閱柳南隨筆內載陳亦韓別號舍文一  
首備極形容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  
止園筆談 卷二 三

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  
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貶精聞呼唱啞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  
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  
人失我得知宜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日號  
底糞溺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昏惛是為大瘥誰能  
逐臭播筆而哦一日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牆逼於跣庶  
為僬僥不局不脊一日簾號上雨旁風架構絲絡藩離其中  
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魘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過八  
九黑髮為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  
予肘

喀爾喀得赤陵女子色妖豔工琵琶呼為赤陵姐寵冠一國  
噶爾丹豔之興師滅其國奪赤陵姐 聖祖親征討平之  
以赤陵姐無歸暫留理藩院後為喀爾喀置君乃遣之歸國  
琴河徐芝仙有詩紀事

錢塘陳文述有龍么妹歌序云么妹龍氏女黔中土司龍躍  
之女弟也躍祖某為黔苗豪族方吳三桂據滇日檄諸苗策  
應某獨與抗滇平論功賜總兵官為諸苗長四世至躍秩遞  
降為千總嘉慶二年教匪由楚入秦蔓延黔中督軍威勤勒  
侯檄躍赴軍躍疾作不能行么妹乃帥三百人詣督軍營聽  
指揮戰屢捷是年八月十五夜攻南籠深峪賊巢擒渠王囊

止園筆談

卷二

五

仙七結髮等督軍所遣八路軍么妹其一也南籠賊平後軍  
威大振么妹之名播於全黔矣在軍中半載餘所斬賊至  
衆嗣勒侯移鎮撤兵錄躍功而重賚么妹遣之歸大興舒錢  
雲孝廉在侯軍中親見其人願身玉立豐容雪膚年二十許  
鬢妝窄袖翩若天人弓衣劍室金繡錯采遇敵輒躍馬奮進  
三百人自成一隊退則獨結一寨部伍有法或軍中議事及  
公讌則揣摩賊情議論洞達雖宿將無以過軍中比之秦良

玉云

湖北漢鎮中秋夕以金翠飾南瓜具衣冠音樂送少婦望子  
者亦祿祝遺意也錢塘陳文述為賦送瓜辭云種瓜南山下

瓜瓞何綿綿亦如母生子根蒂相鈎連漢軍十萬戶  
戶羅嬋娟生男豈不好聞言心喜歡八月十五夕明月光團  
團摘瓜擇美好金翠登綺筵勝以多子榴配以同心蓮導以  
明燈燭從以雜管絃送之入洞房寶牀馥青烟嬋娟出拜嘉  
羅袖嬌翩翩明年當此夕瓜仍滿中田懷中牙牙雛解看圓  
月圓此可以補荆楚歲時記之闕

太湖采蓴自明萬曆間鄒舜五始康熙三十八年 車駕  
南巡舜五孫志宏種蓴四缸以獻而侑以貢蓴詩二十首

上命收蓴送暢春園志宏著書館効力後以議敘授山西  
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為蓴官

止園筆談

卷二

美

順治中御史秦世貞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有鐵面御史  
之稱繼秦至者好為長夜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  
粘於戟門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大不同鐵面不知  
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因目為糟團御史

福建甯化縣東門外有靈顯廟內祀西楚霸王與漢高皇某  
作碑記畧云二帝揖讓三代征誅昔人直等之局棋杯酒蓋  
精衛有難填之恨而人面無不洗之冤此一帝一王者早見  
及此不惟拔山之力無所用之赤帝子亦早披髮入山矣此  
廟之作所見良達非止平劉項之爭也云云此無論義理難  
通但不知劉項合祀甯之長老緣何發此奇想建此奇蹟甯

之里巷緣何捐此土木費此往率真南柯蟻國儀制司所議之祀典也可為發一大噱

南鄉吳蘭雪嵩梁同其配蕙風閣女士石溪看桃花作詩唱和周湘花女史繡其看花詩卷以樓供之王夢樓文伯為賦繡詩樓歌蘭雪依韻和之真一時韻事也是又於蠻布弓衣外添一故實矣蘭雪夫人姓劉名淑自號石溪漁婦見香蘇

山館詩鈔

長白鐵梅茸官保保自號孩道人有自號孩道人說載梅茸文鈔

豐潤董恒君觀察芝龕記特為秦忠州沈道州二奇女衍傳

止園筆談 卷二 毛

全寫蜀中事京都綿花七條術術有石芝龕為四川會邸其遺蹟也而明季史事一一根據可為傑作但意在一人不遺未免失之瑣碎演者或病之焉

宋王清臣揮塵錄本朝及五代以來吏部給初出身官告身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鬚大眼面有若干痕記或云短小無髭眼小而癡痕之類以防偽冒至元豐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亂衣冠南渡承襲偽冒盜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舊制不為無意也今 國朝士子應試卷面猶用此制然多云身中面紫有鬚無鬚而已不如宋舊制之詳矣

金源氏應奉翰林文字張廷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袁闕低頭拜聞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開延水陸并顧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那簷下飽我藜藿羹讀是詩則其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漬於心而有餘味焉

宋楊業并州太原人俗傳業有七子皆以郎稱然見於史者止六人曰延朗延浦延訓延瓌延貴延彬延朗後改名延昭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為楊六郎六郎子文廣亦有傳餘俱附見業傳內今保定府完縣所屬之地以五郎六郎名邨寨者甚眾皆楊氏兄弟遺蹟俗傳兄弟七人豈以延昭

止園筆談 卷二 美

一人有二名而誤與  
有傳朱子四時讀書樂詩乃宋末翁森作森字秀卿號一瓢台州仙居人宋亡隱居教授有一瓢集此詩載仙居縣志屬樊榭輯宋詩紀事引之道光年間 御試翰詹摘其句為詩題限韻翁字凡作晦翁押者俱不取近閱香樹齋文集有文徵明畫朱子四時讀書樂圖跋一道文待詔明中葉以後人則知以此詩誤屬朱子其來已久矣近閱陳幾亭外書云明先生作然全集不載心久疑之及閱赤城詩集乃元人呂六松所為六松名起猷仙居人云云案起猷乃宋人人元者與翁森同時宋詩紀事及元詩選亦集皆止載其味雪二詩豈幾亭誤記耶抑仙居縣志誤以起作翁翁作耶詩州魏巖溪尚書康熙戊申四月朔日為母祝壽與亭甫設

壽筵南風忽作吹一紙於亭上拾之則刻書如掌大首列闕  
壽齊坤四字餘字皆不成讀事見寒松堂集老母八十誕日  
紀事詩註周體觀曰四字甚莊凝如古易林可刊碑於亭紀  
之  
商邱宋文康公權有一僕姓李矮甚文康名之曰射客曰公  
殆用李廣故事耶公笑曰因此僕寸身耳客爲失笑

止園筆談

卷二

完

止園筆談卷三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康熙丙戌會試前 上念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  
挑分一二等用士林踴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  
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  
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爲九流二等以  
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范忠貞公爲耿逆所害及精忠赴市朝曰公子時崇手刃寸  
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  
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止園筆談

卷三

一

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北  
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  
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  
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孳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  
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  
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香壁  
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  
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  
卹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新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  
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



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莽當即直

耶

咸豐五年溧陽史君收明經一經隨那季聞刺史為記室至

樂亭與余談道隣閣部死節事因出其所記遽募老人事據

云幼時聞長老談赤豹事赤豹者故明宏光時督師閣部道

隣先生母弟也名可程晚號遠菴老人中崇禎癸未進士入

庶常未及散館即值甲申之變與其同年進士桐城方以智

嘉善魏學濂輩俱陷於賊及王師入關破走逆成赤豹

君始間關南下南京福王新立馬阮用事作順案翻逆案定

從賊諸臣罪赤豹君與方魏皆麗焉赤豹南歸與閣部臭味

止園筆談 卷三 二

未免差池揚州既不可留金陵又方張密網不可以往扁舟

旁皇瞻烏靡託時先光祿府君以南錦衣家居故有好客名

赤豹君緣同宗之分徑至溧陽分邸成之宅叙韋眷之譜出

橐中裝置田舍將為終焉之計亡何廣陵陷敗金陵覆沒閣

部挺身就義太夫人流離兵亂幸得無恙宋瑞既亡璧也斯

在旨甘之奉赤豹君誼無旁貸矣雍髮令下之後太夫人忽

擎舟而至以一紙訴於先光祿曰赤豹非吾子也吾有一子

官拜宰相督師今已於某月某日盡節報國忠孝千秋此吾

子也一子在北已為賊殺安得來此活我願公速遣毋留之

為公累時江南甫下人心未定不逞之徒因之大閱將挾以

生事赤豹君不自安避之宜興太夫人乃解維而去宜興亦

有吾宗人赤豹君依之以居有維園者字雲臣著蝶菴詞名

博陳檢討其年三人者常相唱和蝶菴集中有壽遠菴老人

七十詞即赤豹君也赤豹君人 國朝曾一出受官未久即

歸徜徉以老今宜興史氏二族一即其後裔余所居莊西北

有族人叢葬處名赤豹地蓋君既去之宜興其遺業之在里

中者族人多據有之而尚不沒其名云幼時又聞道隣先生

殉節之後有一僕自軍中以衣冠歸報太夫人深嘉予之因

命為先生之子今揚州史閣部後人即此僕裔也以義僕之

苗為忠臣之嗣千載餘榮而揚人諱之以為閣部適裔噫識

止園筆談 卷三 三

亦陋矣文文山之後豈以適派而見貴耶案南疆釋史部將

史德威奉遺命為子乃具衣冠招魂葬於梅花嶺下當閣部

授命時德威被執發許定國訊嗣公真贖得實豫王令釋之

以保忠臣之後時乙亥四月二十五日也義僕之說或即部

將德威而傳聞異詞耶茶餘客話所引茶坡集之史愚莽揚

州志之史直或稱為閣部子或稱為閣部養子其與德威果

一人否耶又案釋史本傳年四十餘無子妻欲為置妾可法

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據此則客話所記遺腹

子之說似不足憑又案釋史本傳未載弟可程崇禎癸未進

士選庶吉士京師陷不能死賊去南歸可法請下吏朝廷以

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後流寓金陵閱四十年而卒據此則赤豹之歸閣部曾出疏糾之是不以為弟矣而家居養母一節於所記少異當時哲兄授命弱弟早亡於患難更生之餘猶得母子聚順太夫人原不必深加責讓而乃以大義逐之恐其污辱此與閣部請下吏同意矣忠烈之風令人凜凜記此

可補史傳之闕閣部兄弟自可程外尚有數人可經為公第弟也閣部殉國難可經旋物故八夫

人與其姊夫人奉太夫人居金陵焉

陸稼書曾祖溥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塞其罅人稱為盛德之祐溥子東遷居柳上築堂名三魚今稼

止園筆談

卷三

四

書文集稱三魚堂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况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普為合高字一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今衙門列木於衙俗名橫梁即古之陞柝也唐詩郎君官貴

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為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寒棚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蝦酣池北偶談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乘馬其後始易肩輿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乘馬無肩輿有之自近年始

滇西師荔扉孝廉範隨侍尊甫於石碑場大使署題詠最多余已摘其有關吾邑者載入樂亭縣志其在石碑場也署中築書室名曰海上舟落成歌以紀之亦取屋小如舟之意臨去別海上舟詩云幾度操舟愧此身風高不許下絲綸而今去作樵夫長留與人間載散人

止園筆談

卷三

五

廣韻查與槎同水中浮木正字通始有考察之訓康熙初高陽李相國爵以查字無義欲改為察會稽徐咸清爭之謂查乃在字之轉書在素璣玉衡記在視寒暖之節註皆訓察察察非美稱在字又不可用因仍之見毛西河徵士徐君墓誌

宋長白柳亭詩話桐城方文字爾止謂故人於江右得疾死後有請仙者此動乃爾止也判云半生詩酒作生涯老死江干未到家我到黃泉無所見閻羅仍舊帶烏紗爾止平日作詩皆如此類又好改人詩人因呼曰改爾止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北氏太史公稱左北氏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北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

自不同其非一家明甚按漢應劭風俗通云北姓魯左北明  
 之後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湖州有人發古塚得碑乃南朝  
 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然則邱明果不姓左耶自唐  
 以前如嚴彭祖劉歆班固賈逵王充盧植杜預荀崧孔穎達  
 劉知幾啖助權德輿劉軻陳岳諸儒皆以北明受業孔門故  
 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  
 顏淵左邱明二人褒崇之禮如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  
 秋久而論世者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  
 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眾口紛紜迄無定論遂  
 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豈漢晉以來經  
 止園筆談 卷三 六

生之說均不足信歟竊以為議禮者之過矣  
 吾邑東月城內有張仙廟乃明紳王太守好學所建祈子者  
 往往祀之張仙之說或曰張惡子或曰張寔霄或曰文昌星  
 所化或曰蜀官人所詭稱其說不一按禮月令仲春之月辛  
 鳥至以太牢祠于高禘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今世俗祀仙多  
 於二月之朏仙之象手弓而立殆取高禘授弓矢之義高禘  
 廢而仙之祀舉焉其亦未遠乎禮者也  
 字典俞益期曰馬援立桐柱岸北有遺兵居壽冷岸南對銅  
 柱悉姓馬號曰馬流方隅勝略謂馬人散處南海謂之馬流  
 一作馬留今滇黔回回多姓馬者當即其苗裔

顧茂倫選元百家詩寶至輒留座上常滿實家無僭石江左  
 有薺菜孟嘗君之號  
 乾隆末和相當國苞苴公行大有薰天之勢 睿廟親政  
 之初經大學士劉參奏十款奉 旨鞫問 賜自盡籍  
 沒之物見於邸鈔者銀九千四百餘萬金五千八百餘萬玉  
 器作價七千萬外有玉馬一匹身長四尺三寸高二尺八寸  
 珊瑚頂子四百餘個瑪瑙羅漢十八尊珊瑚樹四棵高三尺  
 二十人參六十斤紬緞作價數十萬爛者不計其數皮張作  
 價百三十萬衣服箱九百餘雙寶珠一箱作價九千萬外有  
 大珠八顆每重一兩為 御庫所未有大金元寶一百個  
 止園筆談 卷三 七

每個重千兩大銀元寶五百個每個重千兩美婢五六百人  
 大小家人八百餘人收監要緊各家人六十餘人其閩人劉  
 馬二家亦抄出金銀百二萬外有當舖四座古玩舖四座和  
 珮於所參十款止認其半惟刻扣軍餉二百八十萬娶宮女  
 為妾押下軍措五個私放四道員私放廣學政五款堅執不  
 伏在獄中作詩云夜色明如許嗟余困未申百年原似夢廿  
 載枉勞神室暗難挨暮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縲絀泣孤  
 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空負九重人王公  
 大臣六部九卿三品以上文武官員翰詹等請將福長安照  
 朋黨律擬斬立決請即行正法奉 恩旨從寬改為斬監

候秋後出決並著監提福長安往和坤監內跪視和坤自盡  
後再押回本獄監禁和璘革去公爵不准配享 太廟著  
卽照議撤出並將伊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固綸額駙革去  
公爵加恩仍留伯爵在家閑住不許出外滋事天水冰山錄  
一卷明分宜嚴氏籍沒之冊周石林從殘本重鈔而錫以今  
名者也自金玉服玩至良田甲第之屬更僕數之不能終可  
謂夥矣然其金止重一萬三千餘兩純金器皿止重一萬一  
千餘兩今和相所聚竟加嚴氏數百倍夫人卽富貴亦同此  
耳目口鼻之具而已豈能身衣千襲日食百牢夏兼進爐冬  
并奏扇而顧晝夜孽孽乾沒不已其心蓋謂不若是則權不  
止園筆談 卷三 八

足以替人富不足以甲衆元載之鐘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  
賈似道之蘭亭石刻八千匣胥此意也迨至禍發須臾積儲  
雲散祇令後人笑歎其愚豨腹饜饜爲人益膏豈不可哀也  
哉  
和相伏辜之後凡內外官僚爲其私人者皆加遣責有差  
上諭吏部議處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昨因吳省欽條奏  
摺內語多不經以伊平日學問而論不致如此迂談蓋伊自  
揣係和坤私人且在學政任內聲名甚屬平常恐被列款彈  
劾故爾避重就輕先爲荒謬之奏藉得罷官回籍以遂田園  
之樂其居心取巧大率不出於此但此係誅心之論吳省欽

劣蹟既未敗露朕亦不爲已甚姑免深究卽論其陳奏荒謬  
已難長臺之任著照部議革職回籍欽此 聖諭煌煌真  
如秦鏡當空物無遁形矣吳視學畿輔時士子多以賄進有  
無名氏拆其名作一聯云少目何曾識文字欠金不必問功  
名屬對巧合遂令遺臭至今人言可畏有如是夫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第十三卷有云王銳承平府遷安縣人  
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尙  
嚴政治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  
亡得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吏以  
賄聞者案之卽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皆督令改案深究事情  
止園筆談 卷三 九

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遺雞  
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  
修廊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  
口樹柵門有鎗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夜鳴姦  
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請先師廟已坐明倫  
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  
令隸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  
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費序間讀書聲洋洋  
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參政姚龍行部至  
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也按承平府志及

遷安志列傳中載銳事甚畧爰錄此以俟續修志乘者補入  
第五倫漢人第五琦唐人道光乙未秋試主司潘芝軒相國  
世思發策誤以第五倫作第五琦為潘芸閣侍郎錫恩所劾

相國江蘇吳縣人侍郎安徽涇縣人時京師有輕薄子作一  
聯云第五倫作第五琦祖孫顛倒潘錫恩劾潘世恩兄弟參  
商一時傳以為笑此事與宋人小說中所載龔孟欽為考官  
事絕相類慶元癸酉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欽為考  
官龔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  
起便覺目視眈眈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  
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闕徑排試官房闈悉遭筆辱至有負

止園筆談

卷三

十

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  
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二八之始定於是  
好事者作隔聯云龔運翰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  
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  
十四宗之語遂驗  
京都戲園中每遇春秋兩試士子出場後輒摘其試題及闈  
卷中字句編為科諷道光丙申會試首題係小人閒居至而  
著其善四句優人假作試官者亦以出題舛誤致士子闕於  
堂羣譁言曰去年鄉試主司以發策有誤被劾此亦當列彈  
章試官曰今科會試 欽命四書題尚誤何有於我或詰

其故曰原是大人間居為不善乃誤大為小原是見君而后  
厭然乃誤衍一子字舉座為之咋舌此語非優伶所能道亦  
非優伶所敢道當必有陰為教之者然舌鋒亦太犀利矣

韓春湖朝衡杭州人丙戌翰林改吏部嘗填曲述司官况味  
窮形盡相一時傳誦其司嘲云謾道司曹地位清高文章收  
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道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如今低心下  
氣空愁惱要解到個中辛苦耐人發聽從頭說曉 幾曾見  
傘扇旗鏢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  
跑賸有個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驢套再休題游翰苑  
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 辦事費推獻手不停

止園筆談

卷三

十一

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多用心操運有滑經承弄筆蹊蹺與  
那疲貼寫行文顛倒細商墨坐把精神耗纒得回堂說稿  
大人的聰明洞照中堂的度量容包單只為一字寬嚴須計  
較小司官費盡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免不得改稿  
時顛頭簸腦說堂時垂手阿腰 西苑路逕遙候堂官偏難  
湊巧東閣事更饒抄案件常防欠早受用些汗流夾背的秋  
陽照沙飛撲面的冬風暴那額得股顛心搖腸枯舌燥 百  
杆中錯悞真難保暗地裏隻眼先瞧敢只望乞面去推些臉  
燥那知到吃雷回曉得魂銷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  
半邊兒焦只怕因公罪誤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高雨點小趕

辦過平安暫報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先到約債去  
東頭路須親造急歸家柵閉溝開沿路邊淡飯兒纔一飽破  
被兒將一覽索有個枕邊人却把家常道 道只道非絮叨  
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  
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鑪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  
食傍門號眼看著啞巴牲口無愁草况明朝幾家分子典當  
沒分毫 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顧老休嗟悼休嗟悼千  
里外家山逃無文貌沒相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尙早

回頭顧影空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銷這便是那司官  
行樂圖兒信手描司慰云薄宦天涯首善京華公餘隨伴散  
止園筆談 卷三 七

司衙任逍遙似咱使無多錢鈔供揮酒較似他風塵俗吏殊  
高雅再休爲長安清况輒嗟呀且衙林細話 有多少宦海  
茫茫吁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單聽得轎兒前喝道喧譁  
可知那心兒裏歷亂如麻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陞美缺錦  
上添花焉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 你我去官衙坐道從容  
儘瀟酒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可有急公文特地行查與那  
緊差使橫空派下所言公案無多寡將依樣葫蘆便畫 特  
題的才能俊雅推陞的器識清華便只要頸上明珠將就挂  
到其間科道揆班分定咱何須一等誇京察但盼個學政兒  
三年稅駕試差兒一榜進家 頻年俸漸加添置些縐衣布

襪挨時米不差鼓養個車夫奶媽一任咱壺冰貯水消炎夏  
爐煤聚火煨殘臘且落得釀酒栽花題詩品畫 客何來幾  
句閒談罷忙捧上大葉清茶他待要決勝負一枰對下我還  
與叶官商弦管同抓不用果殺嘉器皿華野蔬菜便似山家  
儘射覆藏闔傾巨壺直到月落參橫更鼓打且莫去和衣共  
榻 回看家下滿壁的今和古書籤挂滿院的開和落花枝  
亞笑相迎子婦牽衣閒戲耍奴婢兒多寬假雞犬兒無驚唬  
但博得夜眠時一枕神清暇 雖則別家把聖水孤山夢  
想遐躋厥的香車寶馬起廟的清歌雜耍纔看了殿春風紅  
芍藥又同到傲秋霜黃菊花你便道茶園戲館太喧譁試與

止園筆談 卷三 七

我審臺攬勝多幽雅况爭誇燕山八景風日倍清華 真休  
暇真休暇暗移卻春和夏無牽挂無牽挂漸了卻婚和嫁忘  
機詐絕虛假受盡老健年華清高聲價 太平時節恩光大  
或京堂幾轉帽頂變山查這便是老司官頭白爲郎儘足誇  
未幾由郎中擢惠潮道告歸

趙恭毅公 中壽 狀貌奇古長戶部時人呼冷廟龍王見鮑西  
岡亞谷叢書

直省州縣中舊各有察院行署蓋爲御史巡方設也當勝國  
時巡方體制最重權傾督撫統轄文武士人釋褐即得人豔  
稱之晉有一富人二婿一爲守備一尙秀才富翁輕生重備

後備歷副將生成進士以御史巡方閱兵副將披執郊迎報  
名入謁五更稟請開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  
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國朝康熙初停止據此則戲劇中所演士子得中即做八府  
巡按之說不為無稽

宋景炎二年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過香山邑人馬南寶獻  
粟助軍拜工部侍郎時元兵逼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殿  
前指揮蘇劉義奉帝幸沙浦以南寶家為宮室三年帝次礪  
州疾大作四月崩衛王昺立走崖山帝昺既沈宜中遁世傑  
死之而劉義復求趙後立之名且都於順德縣之甯都山羅

止園筆談

卷三

七

孝廉天尺詩云舟過大魚塘東望半邊月海名怪石高嶙峋人  
指宋官闕云是都甯山趙氏經殘劫廟宇何巍然俎豆三忠  
烈空山叫白鵬青草淪碧血我來弔古蹟舊典半明滅史無  
王且名地傳劉義節欲續厓門綫終同塊肉絕山風吹我衣  
愁恨千古結此說出之黃朝賓考古而史不載者想以舉事  
日淺即敗滅故微之也白沙甘泉諸公日較量厓山之書法  
而不表章及此何耶嗟乎宋已亡矣而蘇指揮猶奉王且而  
立之於荒巖窮島之中百折而不之悔曾不旋踵君臣俱盡  
無得而稱而其忠義之心有不可沒者則謂宋之亡不於厓  
山而於都甯可也

嶺南屈翁山 大均 為歙縣汪右湘作嘉蓮詩二章右湘見詩  
歎賞以為在所徵同人百餘篇之右昔黎美周以黃牡丹詩  
稱狀元鄭超宗賚以金罍二器今屈子亦可稱嘉蓮榜眼因  
以一玉杯自所居黃山之下阮溪貽翁山翁山復賦玉杯詩  
二章以報之所謂花國狀頭那有兩香圍詞客故多才也

雍正十一年封天台寒山大士為和聖拾得大士為合聖今  
市肆中所繪二仙蓋即此遊覽志餘謂和合神即萬回哥哥  
按太平廣記萬回姓張氏宏農閩鄉人其兄成役安西父母  
遣其問訊朝齋信夕返其家宏農抵安西萬餘里因號萬回  
今和合以二神著而萬回一人似不足以當之蔣心餘士銓

止園筆談

卷三

五

畫和合詩云寒山拾得兩禪師齋厨向火無言辭石巖滅影  
誰見之偷來寫作和合姿豐干饒舌問邱悲菩薩示現空爾  
為世人相友藏怨恣李猫笑口常嘻嘻兩師蓬頭赤雙腳不  
知遊戲有何樂瓦鉢爭疑聚寶盆葫蘆可賣交歡藥官街市  
肆處處懸是仙是佛俱可憐人情本是秋雲薄拍手來分利  
市錢

荀子性惡篇首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只作為善之為  
非誠偽之偽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  
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古書偽與為通堯典平秩南  
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其證也孟子外書云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按此與性惡篇所言同易荀為孫者避漢諱也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所云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

履齋示兒編云楊誠齋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為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尽必欲擯斥考官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為場屋取得箇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今村學究讀字不知正音作書每沿俗體以之自誤並以之誤人其不為尺二秀才者幾希豈獨杖杜宰相

止園筆談

卷三

六

伏獵侍郎貽千古笑柄哉學者戒之

宋太祖謂王宮侍講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大哉王言斯真探本之論也陳後主隋煬帝非不文采斐然卒至亡國敗家宋周正夫有言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做只會做官家此語大可味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所著婦學一書其中有云優伶演古人故事其歌曲之文正如史傳中夾論贊體蓋有意中之言決非出於口者亦有旁觀之見斷不出本人者曲文皆所不避故君子有時涉於自

贊宵小有時或至自嘲俾觀者如讀史傳而兼得詞歎之意體應如是不為嫌也如使真出君子小人之口無是理矣國風男女之詞與古人擬男女詞正當作如是觀如謂真出男女之口毋論淫者萬無如此自暴即貞女亦萬無如此自毀也說詩最妙

正字通云朝鮮用中國書獨以姦為好字好為姦字是大不然余嘗見朝鮮人問之又今朝鮮好食雞宋程大昌演繁露云雞林木雞種高麗不烹雞烹即有禍與犬戎諱犬同語殊不足信

止園筆談

卷三

七

與金國號為對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嘉靖年間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千乘馳騎從西北至者未走入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數圍遺永平城下蓋龍王採木來送闔數十年一遇之時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親見者此與前所記龍伐木事正合宜載入永平志雜事中

金人辨髮見於宋史劉錡傳後闕明朱國楨湧幢小品有云元人入主中國為士者辨髮短衣效其言語衣服則辨髮金元皆同鄭麟趾高麗史言蒙古俗剃頂手額力其形留髮於中謂之開刺與金源制異此史之所當載者元史何以遺之



康熙十七年戊午有 旨令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為例其科歲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

回教之祖名派罕巴喇即摩哈麥於陳宣帝大建元年生於麥加唐高祖武德四年逃難於麥地拿土人靡然從教即以是年為元紀今回教稱一千二百幾十年即本於此歐羅巴則以耶穌生年為元年故稱一千八百幾十年

昆侖二山南洋小島名南洋諸番面色皆黑宋史稱波斯人貢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今所稱黑鬼子者正崑崙奴也或稱鬼奴

止園筆談 卷三 六

唐律諸毀人碑碣及石獸者徒一年開元禮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跌跌上高四尺其石獸等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次獸子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石麒麟邪兕馬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皆表飾墳壙如生前儀衛大明會典兩京山陵石像十八對首云獅子一對坐臥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彼云獸者疑是天鹿天鹿一作天祿按 國朝山陵所列石獸等像則首以麒麟次以獅象載大清會典中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福建福州府雨霞如錢大平面而益背每面圓坳二分許中作互判如所繪太極圖互判之

中兩兩異色半小黃半白亦小減於雪色大小不一而圓坳之大小隨之其最細如黍粟者則每面具一小凹而已右見西河詩話造物之不可解如此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言孫石雲得一石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縈紅線絢若明霞觀此二事則知世有此理即有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是未觀此神物耳

余姻家新寒楊氏有石子一塊色青而質龐大如鴿卵形差扁上天然有鍾離權像蕉扇雙了髻背後有壺盧雲與世間所畫權像無異且非畫者所能及置盞水中精神愈出誠異物也及閱元楊瑀山居新話載一石子上有天然兜塵觀音像與此頗相類造物之巧人莫能測

止園筆談 卷三 六

宋崇寧間有偷兒入內中綵霞殿北過後殿而西南歷諸嬪御閣又南直崇恩太后宮而出追曉覺之有司罔測是夕儀鸞司獨單和者逃亟捕之來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鞠得其繇益和善飛梯是夕用繩繫橫木號軟梯事見蔡條鐵圍山叢談今偷兒之用軟梯亦祖此方世濟龍沙紀畧築城不以土視隰地草土糾結者掘之尺度如壘曰堡塊今余鄉海濱亦有用此壘牆者謂之莎塔疋張睢陽誓為厲鬼殺賊故變相為青魁菩薩常熱方塔寺有其遺像藍面燈目身繞火燄口銜巨蛇如夜叉狀按宋牧仲

巧廟偶筆云長安慈仁寺內亦有之

上元黃九煙西湖竹枝云魏監門前白石獅何人移供岳王祠英靈不受姦瑞物一夕風雷折大旗此詩足備鄂王墳掌故

河間紀文達公昀官左都御史時奏向來試春秋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經無傳其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全出者且安國作是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駁胡傳者數百條 御製文曾闢其說而科場所用以重複相全之題習偏謬失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

止園筆談

卷三

三

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為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勸經學而裨文風得 旨允行時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也

漢時正月十五日救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唐詩所云金吾不禁夜者是也明郎瑛七修類稿言金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笑而遣之案其俗自遼已然葉漁林契丹國志言正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為鶻里時漢人譯云鶻里是偷時是時夷俗之不可訓如此

臨川李穆堂侍郎有僧佛說以為佛者弗人人而為僧則曾為人者至於成佛則弗可為人矣語亦解頤諸講堂云明人

有對句云人曾為僧人弗可以為佛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奴李說想本此

方世濟龍沙紀畧堪達合馳鹿也項多肉陸佃埤雅云北方有鹿形如驢即此色蒼黃無斑角堅瑩如玉中有黑理橫鈔之鏤為決使理周於外一線勾圓選一決於數十角直萬錢按異域錄作堪達韓 純廟御製盛京土產雜詠作堪達漢

異域錄俄羅斯以十六寸為一尺十二兩為一觔千步為一里間及節氣彼云無歷俱於伊俄羅斯佛經內選擇日期不知朔望或二十九日三十日三十一日不等為一月以十二月為一歲

止園筆談

卷三

三

定光佛初為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既寂遂以院為寺漆遺蛻供之吾鄉碣石山頂有仙臺舊傳仙人號白兔翁近見西五峯韓文公祠內添設定光大仙神牌其即緣此而誤歟

明史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王偉時為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百凡事帶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尋陸兵部侍郎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占

日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子今一紙糊塗帳滿  
面松煙不識羞衆相傳爲笑其習稍改今俗翰詹科道名東  
俱用大字而初入翰林者尤甚道光辛卯余初入都見翰林  
名片字大方寸許今則幾二寸矣武舉得侍衛者亦如之明  
時當未至如此庶常留館則字少殺編檢開坊則字又殺及  
爲御史則大與部曹等雖陞至侍郎尚書亦不加與明時  
異不知又是何說

康熙二十四年海賊初平戶部郎中色楞額往福建稽察鼓  
鑄疏請禁用明代舊錢戶部尚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  
請 上以詢內閣諸臣徐乾學時爲學士奏言自古皆新

止園筆談

卷三

三

舊兼行以從民便若設例禁恐滋煩擾因考自漢至明故事  
爲議以獻 諭曰舊錢流布不止福建一省他省亦皆有  
也若驟爲禁止恐不肖之徒借端生事貽害平民色楞額所  
奏不准行

元史世祖紀至元八年平灤路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  
加鞠養或以爲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毋生嫉心也又至  
順元年永平麗遵以孝行旌其門以上二事皆永平志所宜  
補入者故摘錄於此

王子年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  
惡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彼讒人投畀有北殆用此事出此

推之則有吳亦常是地名矣

山丹一名渥丹卽紅百合也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  
月開花殷紅可愛秦風顏如渥丹蓋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  
潤故以此花薄擬之耳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  
赤而澤也恐涉杜撰推此則簡兮之詩曰顏如渥赭亦必花  
名或卽渥丹之異名也鄭風顏如舜華顏如舜英正與此同  
意

禮三老五更之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  
誤以爲更嫂字女旁叟今人亦以爲嫂以此驗知應爲叟也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官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官室之

止園筆談

卷三

三

第一等也乙第二字雖不覺見然有甲則自有乙矣漢武帝  
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  
故以丙丁爲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廡是也周興嗣千文  
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晰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  
所託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而稷蜂引用者甚少

王船山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分內外編內編論詩外編論經  
義持論甚高然亦未免有英雄欺人處其論經義出題一條  
云逆惡頑夫語覆載不容而爲之引伸心先喪矣俗劣有司  
以命題試士無行止措大因習爲之備檢因作如孰謂鄉人

之子知禮乎謨蓋都君咸我績之類何忍把筆長言其論甚正命題課文者其知之

勝朝封贈之制立法極嚴雖應得封贈而曾犯公私杖徒以上與曾充隸役者及婦人再醮者被出者出身娼婢者皆不得濫冒若曾任臺諫等官與管兵官以失機致罪而充軍伏法者皆必先與昭雪復職而後可加贈當奏請時必先具行狀送驗封司仍責府縣官下逮鄉耆里老結狀乃許奏給在嶺外時詔勅濫矣然嚴雲從以扈從功封伯應贈四代而嚴世蕃其曾祖也所部覆而不予猶存此制見王船山識小錄國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邨唐寶君願俠君爲三小

止園筆談

卷三

五

鳳皇阮亭稱南施北宋施調愚山宋調荔裳也倦圃稱北李

南潘李謂天生潘謂次耕也趙秋谷以朱王並稱

烟一名相思草亦名淡巴菝余親見朝鮮人稱之如是昔韓

慕廬曾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阮笠亭詩云味濃

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亦稱佳句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見茶餘客話

栗子以毛勝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燥藏鹽用阜莢置

內則不滴好香油浸鱒魚盛暑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雞

下卵時食肉夾麻子喂之則常肥不抱染坊淋退灰晒乾藏

黃瓜茄子冬月可用容安齋蘇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污衣

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污衣嚼蘿蔔擦之墨污紙絹字畫燈草

清水洗墨污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阜

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葶薺水煮可刻字蛙鳴處

以芝麻稍磨碎順風撒去定止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研芥

子入豆醬不生蟲赤豆湯洗包衣垢生薑擦燈碗不生蠟蠟

入燈碗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插桃

杏仁或豆麩攪入渾水中即澄清

斬壁星號茶坡樵子間再彭號飲牛叟張養重號虞山逸民

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冠柳道人與化李小有自稱

虛天游

止園筆談

卷三

五

康熙中仁和吳寶崖以國子生內廷供奉凡與京官往來

名刺書眷同學某而無弟與晚稱謂都人呼爲吳同學

槃瓠銜吳將軍頭事由小說鄙誕不足信古不獨無姓吳者

亦無吳字也吳即虞也古字多添屯如乎作庠彬作彪處作

處祖作檀皆是史記吳世家贊亦以吳虞爲一漢吾邱壽王

兩都賦作虞丘蓋吳虞一音故吳虞非二字公孫以王父字

爲氏故虞仲之後爲吳氏古安得有吳將軍哉或妄爲此說

以辱諸蠻可也其污巖帝女亦甚矣

因話錄云永那跋摩者西域僧也宋元嘉中東遊渡江居於

金陵祇園寺宋文帝謂之曰弟子恒願持齋不殺生命以身

徇物不獲其志法師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對曰  
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凡庶所修亦有殊  
矣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門庭其言不  
行於僕妾若不苦身刻己行善持誠將何以用其心哉帝王  
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  
神人以和刑清則不夭其命役簡則無勞其力然後辨鍾律  
正時令鍾律辨別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如此則持齋亦  
已大矣不殺亦已眾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  
後乃為宏濟也文帝撫几嗟歎稱善者久之

唐李隱瀟湘記云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  
止園筆談 卷二 庚

中賣藥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如一國也人心即帝  
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羣臣也故心病則丙  
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  
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  
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  
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臣有佐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  
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  
此猶國家任人也老夫賣藥嘗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  
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長醫自逃名藥  
不效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

尚書故事云佛像本胡夷林陞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  
戴隋始也隋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  
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又陸暢字達夫常為韋南康作蜀道身首句云蜀道身易於  
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  
感韋之遇反其詞焉  
諾泉記語忘敬遺一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啻人長三寸三  
分上下烏衣

止園筆談 卷五 毛

止園筆談卷四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錢竹汀曰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以惡姦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甚怪其近於禽獸乎世人習而不察輒怪刑獄之日繁盜賊之日熾豈知小

止園筆談 卷四

說之中於人心風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有覺世牖民之責者亟宜焚而棄之勿使流播內自京邑外達直省嚴察坊市有刷印鬻售者科以違制之罪行之數十年必有弭盜省刑之效或嘗吾言為迂遠闕事情是目睫之見也

管子有言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淮南子有言曰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斯二語極有味方望溪以古文自命惟李臨川輕之望溪嘗搗所作曾祖墓志銘云李纜閱一行即還之望溪志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悲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為桐城

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於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邨俗小說有唐三藏西遊演義乃明人所作毛西河據輟耕錄以為出邨處機之手鄧書燕說遂傳誤至今記云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為年旁午相賀考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有太陰年之彼中謂月分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為準又不之宮分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為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此記有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為年

止園筆談 卷四

旁午相賀之語回術有閏日而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按元史列傳正真人為登州棲霞人金宋之季屢徵不赴歲已卯元太祖特詔求之真人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時太祖西征未回去燕京萬餘里真人自巳卯冬十二月應召至壬午四月始達行在癸未三月十日辭朝行甲申二月回京往返數萬里記中記辛巳五月朔日食事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西南至金山人言已時食至七分至邪米思干則言辰時食至六分止三處所見不同真人謂孔穎達春秋疏云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科之蓋當其下則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正如以扇翳燈扇影

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以扇翳燈之喻甚精又記西域稱漢人為桃花石桃花石三字甚新可以入詠屈翁山廣東新語云宋潘美平廣州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乘見美曰是祿人多矣悉斬之蓋宦者自祿亦祿人以盛其黨故美以為言然當時宦者亦有賢能如邵廷錫者廷錫今祀東莞鄉賢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錫一人

其宏碧血之事出莊子人多知之而不知有白血宋保昌有正必明者咸淳中進士也德祐丙子與東莞熊將軍飛力拒元兵於梅關戰敗被執死之白血飛流無涓滴紅者其後文丞相遇害頸中湧白膏直噴數尺忠臣之死每有奇異如此

止園筆談

卷四

三

按唐末曹唐遊仙詩云周王不信長生話空使其宏碧淚垂其宏碧淚後亦鮮有用之者

廣東新語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雷州之俗以雷在春前者為舊雷交春為新雷歲除時舊雷與新雷相接其占為明年大稔舊雷之稱奇甚雷州有舊雷瓊州有舊風可以並舉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之變 上命頒內庫所藏大吉祥利益右旋螺以利渡海風帆臺灣平 命即存閩省藩庫中凡將軍總督提督渡海及冊封琉球則佩之以行 乾隆四十年五月 諭曰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名書作

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大作猗亦令刪去天旁此等無關褒貶道形鄙陋豈同文之世所宜有又進呈四庫書時多有以夷作彝以虜作鹵者 命將四庫館諸臣交部議處又乾隆三十二年臺灣奸民倡天地會以三指按心大指為天小指為地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為小規避處分及林爽文叛 詔查參府縣並究其改字之幕友沈姓治罪此皆 聖訓煌煌視魏道武之改柔然為蠕蠕者其度量大小何啻滄海之與蹄涔

止園筆談

卷四

四

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幣額勒登保初以待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略蕩平三省敘匪是 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為官書以資敘胄然此為武將言之則可若嘉

定嚴衍作資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演義而錢竹汀作嚴氏傳  
遂推爲明代史學之冠則愕然矣

崇正二載 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大壽軍  
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令左應選集潰卒練民兵登  
陣誓守蒙古滿洲兵再攻不克 太宗親督大兵雲梯地  
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雞肋當 眞人龍戰之  
師臨衝因壘卒圯崇墉視袁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堅  
城者尙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呈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  
他傳聲烈聞如曷可勝喟幸其事具載 本朝開國方略並  
非勝國鋪述之詞正猶唐宗實安市城主明祖褰廟橫帖木

止園筆談

卷四

五

兒彌足勒千城而信後世

本朝出軍祭告 堂子與 郊 廟並重會與元旦

皇帝拜天則於 堂子出征拜天亦如之故或以

堂子爲祭天然四月八日則奉神佛於 堂子而祭之

豈又可卽以 堂子爲奉佛乎且 堂子之圖殿之神

亭皆以月首祭而圖殿神則名曰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是

堂子自有一神矣神亭建於 堂子東南隅每月首

內管領一人免冠脫褂解帶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於

堂子祀佛則並祀圖殿神若禱馬則祭馬神於別室亦兼

禱圖殿神考開國方略 太祖初起兵卽禱於 堂子

諸族人謀害 太祖亦誓於 堂子其時在薩爾濟

之戰前數十載則 堂子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

之公所惟圖殿神貝子之祀則不知起於何時

只如此已爲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二語乃趙司馬世顯座  
右銘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  
許多無益之侈心妄想在内今相國倭公良峯爲人書楹聯  
往往用之

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嘗見明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  
紗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卽今之補子也背胸頭面恰可作  
對

止園筆談

卷四

六

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一

家言等書造意切詞皆極尖新沈宮詹釋堂評云聰明過於

學問尙知言也所至攜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昔在京師

顏其寓館曰賤者居有人戲顏其對門曰長者居蓋笠翁所

題本自謙而詭者則譏所攜也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取作巡警

將軍之號此亦與古鑰用魚同意

韃靼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

天叫也見蒙轍備錄

自古偏竊篡逆之主每以私意造成俗字如吳孫休爲四子



作名字長名置音如湖水灣隄之灣字商音如迄今之  
迄次名震音如兕觥之觥字弄音如平磬首之磬次名  
鉅音如草莽之莽字盈音如舉物之舉次名寇音如  
裏衣下寬大之裏字稜音如有所擁持之擁見三國志註  
唐夫后以匹為月以。為星以廟為載以廟為初以垂為年  
以壘為照以壘為證以壘為聖以壘為授以壘為戴以壘為  
國以壘為人見冊府元龜南漢劉龔初名巖探周易飛龍在  
天之義改名龔音儼見十國春秋近洪逆秀全盜踞金陵時  
諸偽王多以賄得封後王封益多別無可加乃於王字上加  
三點以為王字之封其愚妄尤堪發笑

止園筆談

卷四

七

關賊李自成入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掘墳者為  
米脂令邊長白大綬而不知設計用智皆門子賈煥成之也  
當關賊猖獗時其兄自祥改姓張為縣役一日令方坐堂視  
事有一人赴訴賣蒜為兵所搶令命至堂窮訊其人匍匐膝  
前嗚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蒜者請  
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實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  
乃命掘關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偽償其值而遣之  
然關賊祖墳實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關賊逆燄  
已熾令憂形於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間  
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

者曷不見告或可效犬馬乎令察其言語懇篤且自念舍此  
無可告者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役張  
自祥者本李姓關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結  
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為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今欲  
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爾本姓  
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  
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為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  
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  
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輿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為  
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在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

止園筆談

卷四

八

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盡遺其所好十餘人以行衛其  
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  
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布以巨斧斫斷其藤棺開有小白  
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尚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  
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砍碎而焚之揚灰訖  
覓煥不得令甚懼多日煥至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  
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  
可久居乘今關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及公已為朝廷立  
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令遂棄官煥亦他  
遁越數年長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胡同忽一僧白髮蒼顏詣

門求見縣令邊公有弟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即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立因向弟追述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右見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得自長白之姪淮南別駕名聲威者

人皆知無恙爲無憂而不知爲蠱名人皆知多能爲多材而不知爲獸名按史記外戚世家註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噬人蠱也故人相恤云得無恙乎漢高紀註云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

止園筆談

卷四

九

賢材者皆謂之能以無恙配多能誠爲的對

明督師盧忠肅公象鼻宜興人雖身處兵戈倥傯而故國溪山之勝未嘗或去於懷其涓隱園略云陽羨桃溪在邑西七十里萬山環而林壑深溪水淪漣其中復有平曠墟落映帶左右眞習靜真區也出城舟行捲畫中凡數百曲乃至溪湄余家讀書園在馬千柳垂垣清流繞坨蒼樹繡壁當其前遠岫煙村遠其後籬落雞犬景石蒼鬱衡門數尺不容車馬今將鑿石爲額曰涓隱園門以內松徑桐蹊花棚竹鳴及所謂雙桂軒班衣亭豹隱齋聽鶴山房皆創自家君年來稍擴旁址得曠地十餘畝余思築室而歸休焉擬構書樓五楹卽

曰讀書樓列架滿其四懸鐵萬爲朝夕自課地樓須高敞週以複道繞以迴關丹堊不施綺繡不入虛其中前後洞達令溪山烟月據我座上時時遣我岑寂啟樓後望作露臺與複道平寬廣可十餘武列怪石盆草嵌墩石几之屬夜深人靜月冷風長瑤琴一彈洞簫數弄此亦吾之丹邱也臺名敞居鐫片石識之去臺二丈許高垣圭竇別爲院宇曲室數區委宛而入東西莫辨巖壑同幽爲避暑室三楹曰月窟爲煖室三楹曰旭鳴大寒暑則入而盤礴馬過此開隙地植女桑弱柘菜畦稻隴其間值山雨乍晴吟誦餘息荷鋤戴笠親執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時亭毒曰明農逸聖此樓以下之大

止園筆談

卷四

十

概也樓前三丈許鑿藕池半畝引流以入星布怪石於蓮茨間可踞坐以釣壺石爲島嶼時乎中流荷香飄時或一披襟其上亦不減登華頂看玉女洗頭盆也再前丈許編柏爲蒼屏作高軒五楹名之曰石友堂與雙桂軒近矣客過予者當止於是勝日偶逢良朋適至汲清溪以煮茗採園果而開樽藉草飛觴蔭桐點筆樂不取於竹絲禮不拘於送迎於石於友有取馬花須茂密樹貴蕭森松檜竹柏椶櫚高杉有不瘁之顏後湖之操吾愛其貞牡丹芍藥桃梅海棠有歡悅之色吾尚其不寒儉蘭桂蠟梅茉莉有激烈之香吾欣其不柔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梧桐蓮菊以及水仙秋海棠之屬並

以韻勝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屬並以幽冷勝  
 橘柚葡萄香櫞佛手銀杏之屬枝柯已極可玩果實復具珍  
 味咸當博求佳麗多植遠移夫吾園之富有至於如此視古  
 人三徑松菊蓬蒿一室木太奢乎然木石烟霞造物不忌吾  
 將奢取之平生無他嗜好林泉圖史之癖苦不可醫一行作  
 吏與山靈別且十五年矣隔溪長松再翦再茂今又丈餘能  
 作怒濤聲聞於兩岸矣長鬚從里中來話其崖略葺鱸之思  
 甯待秋風而後起乎家有藏書千卷八束高閣日事車塵馬  
 足方當覓綠醕紅歌縱情歡樂願以讀書名樓作老博士生  
 活又遠去城郭索居荒寂想聞者當為捧腹然亦各從其志

止園筆談

卷四

十一

不可強也猶憶少時讀書至生於憂患未嘗不低徊三復斯  
 言年逾二十益仕得司農郎持籌勦日夜如是凡三載出守  
 天雄值軍興徵發如雨訟獄錢糧之苦視為郎時十倍如是  
 復四載尋兵備畿南鎮撫鄧楚再拜簡命督七省將士與大  
 司馬洪公同事征討躬冒矢石大小數十戰不宿署舍歲且  
 三週無云家矣今年又有兵關入上谷近畿稱警倉皇奉命  
 入衛介馬馳三千里兵旋退去再佩賜劍督諸路勤王之師  
 遠出塞外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振旅西還及灤陽而宣雲之  
 命又下矣時勢孔艱天語亟趣受事因馳觀邊隘日風雪束  
 馬渡飛狐之塞屈指前後在兵間八年矣每追奔逐北波血

馬前深入窮搜分餐劍首軍吏林立煎迫所求疊疊賤書紛  
 紛奏檄辱焦腕脫無間晨宵褊衷歛腸之輩復環伺而思割  
 刀嗟乎余之經歷憂患至矣獨蒙聖主生全以有今日豈非  
 幸哉然深悔服官太早未及多讀古人書所在蹈危履險觸  
 忌招尤先哲所云濟變勘亂之才未之聞也國恩深重報稱  
 無期今年三十有七馬齒漸長心血已罄夙興夜寐效一割  
 於鉛刀倘邊疆稍有起色當控天聰亟避賢路角巾竹杖歸  
 釣溪涓盡發藏書流覽今昔究養生之秘典窺著作之藩籬  
 致旨甘以奉二親討義理以訓子弟昔日溪中魚鳥應有狎  
 予者山靈豈終相笑乎或問盧子今桃溪之上君家廬舍數

止園筆談

卷四

十一

楹而已未有改也紙上園林得無為烏有先生之論耶余曰  
 不然蘭亭梓澤轉瞬其墟何物不等空花豈必長堪把玩向  
 者邯鄲盧生一枕熟眠畢四十年貴賤苦樂此吾家故事吾  
 園又何必不作如是觀客首肯揖余而去按明史公殉節時  
 年三十九去作記時才二年耳

吳槎容桃溪客語云天申宮為宋章獻皇后禱嗣之地有所  
 賜夾紵玉仙岳肅之詩粹儀夾紵疑盛花鈿人說先朝祀玉  
 仙是也

洋人立說以敬天事天為重稱吳天上帝為造物主謂之靈  
 魂父母因薄視肉身父母為路人佛氏云先曾寄宿此婆家

洋說之悖逆蓋亦猶是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今洋人十月託胎於其母之腹者竟擬之於逆旅之借宿是不知有父並不知有母矣不尤禽獸之不如哉其云敬天事天適見其大拂天心也洋人得中國疇人之術自多其精於星歷然閏日不閏月未盡合於先王憲法矣其學專以七克自守其亞尼瑪亞尼瑪者譯言洗冤也

敘閑錄云幸洞好酒而無貨嘗攜榼登人門每家乞一盞投之號為簇酒搔首集云伊處士從眾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斂衣簇酒正堪作對

雍益堅三王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

止園筆談

卷四

三

呪曰婆珊婆演底

周櫟園家居命匠營造室宇俗以上梁日主自行酒敬匠頭始祝吉語不為魔禁術周慢視不信且以野糞不謹速加譴責落成後櫟園坐廳事宴客聞梁際刺啄聲鼠矢亂落如雨汚徑旬間幾至不能加七箸方疑新室何來鼠耗復聞撲聲墜落巨鼠如蒼狗繞地而走家人輩擊以杖條不見周惡其不祥命移坐更酌旋視鼠矢悉木屑始悟為魔術周至夜秉燭獨坐以伺其異忽有裸體男子懸階而升手舞足蹈視其面貌與已無二周起相逐男子遠前學其步趨惟不發聲乃大呼男子反身而走背大書周亮工本身字樣櫟園大怒即

送縣鞠治匠始猶飾辯繼用嚴刑乃云渠等魔術並非因恩怨而行悉遵先師傳記參合動土上梁時日並屋主本身年甲如有干礙即依法暗造所以世人宜慎選擇也官搜得其書題曰魯班子卷首書漢光祿大夫護左都使者中壘校尉天祿閣學士臣劉向校錄發端文辭奧衍錯落不成句後益俚誕官持示櫟園末幅有解魔法櫟園如法令家人持柳帚浸水遍屋上下洒之口誦曰水即水即遠去震方天運力士助我剛強淨祇夏屋世保吉康天乙貴神解魔鎮殃凡有詛呪作者身當急急如焚感律令後聞匠首無疾而斃周家自此無恙

止園筆談

卷四

四

國初平南王尙之信最嗜茶凡飲饌須先一簞烹治極精出自愛妾茶兒之手藩下人名菜曰茶兒菜陳恭尹曾作歌以記之與梁佩蘭養馬行同意茶兒姓謝以烹飪被寵頗尙氣節多權略之信將為變茶兒調茶羹以進中有迷藥之信委頓不能發謀遂伏法

自古圖書集成者是書也康熙間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宏開書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別類分門自天象地輿明倫博物學經濟以至昆蟲草木之微無不備具誠冊府之鉅觀為羣書之淵海歷十有餘年而未就 世宗憲皇

帝復詔虞山蔣文肅公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正偽補關經三載而始釐定成書圖繪精詳考訂切當 御製序文

弁其首以 內府銅字聯綴成版計印六十餘部未有刻本

也其書為編有六為典三十有二為部六千一百有九為卷

一萬明時有永樂大典一書乃姚廣孝解縉王景等督率一

時博洽淹雅之儒殫力編摩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

一萬一千九十五本藏之祕閣此書體例按洪武正韻排比

成帙以多為尚非有翦裁釐正之功當時即有譏其充濫者

以古今圖書集成較之有霄壤之別矣此書原貯皇史宬雍

正年間移置翰林院

止園筆談

卷四

五

湘潭張九鉞羊報行序云羊報者黃河報汎水卒也河在皋

蘭城西有鐵索船橋橫互兩岸立鐵柱刻痕尺寸以測水河

水高鐵痕一寸則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報先傳警汎其法

以大羊空其腹密縫之浸以綠油令水不透選卒勇壯者縛

羊背食不餓丸腰繫水籤數十至河南境緣溜擲之流如飛

瞬息千里汎警時河卒操急舟於大溜俟之拾籤知水尺寸

得豫備搶護至江南營弁以舟飛遞報卒登岸解其縛人尚

無恙賞白金五十兩酒食無算令乘車從容歸三月始達余

聞而壯之作羊報行按此即元世祖革囊渡法

尚無尚名學孔以字行直隸人康熙間遊洛遂居馬家於詩

不蹈襲前人破屋三間采葺自給無妻子汪舟次太守贈以金不受歿之日以詩集付其友劉洙孫扶蒼曰此即吾嗣也二人葬之北邙山題曰詩人尚無尙墓

湖南孫白沙有虎頭石弔古和王西平詩二首自註云王桓字西平盧龍諸生余門人也郡縣應詔舉孝廉不受按白沙名起棟新化人乾隆癸酉拔貢生以科場事謫戍臨榆居遼西四十年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止園筆談

卷四

六

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

既知我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

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

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

一人為盜予每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宋李公擇治齊州

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

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問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

故曰此由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

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

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

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爲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晉文公圍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遷焉曹人兇懼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卽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人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耶晉但舍於墓陽爲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爲之以激怒齊人故耳

止園筆談

卷四

七

卷分刑部主事劉武臣疑其深刻未錄升蒼見而奇之以呈石齋遂擢詩魁崔以小座主稱之時年十八事見湧幢小品子隨父入場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今可行否

鄭榮有歇後之稱蓋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爲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去贏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擅淮南都送還榮由此觀之榮之才必有大過人者因末季託誹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宣麻後亟引疾耳

陳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斥之者何損齋塘爲督學檄曰聖門施教尙分四科君子取人豈拘一

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宰我立論短喪閔曾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斥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原送入祀庶修缺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後之推敲不遇賢者難乎免矣

明方揚有言曰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眞水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

完顏方強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不下數百言大約云賊銳不可與爭鋒宜逼逐出境此譬如芻豢子弟偶門上遇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家人曰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既

止園筆談

卷四

大

打不過尙可趕耶哀哉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邑至百餘州而郡卽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卽郡也煬帝改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卽府也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我朝因之

先師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袁宏所談姑布子卿所稱老萊弟子所識荀卿司馬遷所述並未一及續輯漢文翁刻遺像與宋大觀元年所刻吳道子畫像孫惟海先生跋其鬚髯

皆不甚盛然則今之所刻殆亦稍失其真矣道子畫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得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徙置一屋眾羅拜而行從此道官佛宇俱設宜尼像以避兵火

明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固因錢唐等力諫而止然其時風雷示異太祖業心動所謂巖巖氣象者真可畏也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旨所為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說者謂節文報應豈孟子乃遷怒而然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林元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作鼠宜林辭先生名萊字立夫

止園筆談

卷四

九

漢魏叢書中有天祿閣外史一種題曰漢黃憲著此乃明嘉靖間崑山王舜華名逢午者所偽造見湧幢小品徐應雷黃叔度二証辨

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筆筆秣秣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帳王維詩乞食從香積裁衣作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帳稻畦成

吾鄉為清聖故里首陽山在永郡城南志所稱陽山列屏者是也案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為在蒲坂舜都者詩之然鄭道元水經注已刪此存 高

宗純皇帝東巡過夷齊廟有詩何分隴右與蒲左天下清風盡首陽大哉王言包埽一切矣然如所傳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之說於心終不能無疑後閱金罍子論夷齊一條不覺豁然其論云二子以清聖於天下故非君不事不立於惡人之朝當紂之時而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居而以待天下之清也腥聞之紂無復悔禍之期矣真人應命與天下而共誅之將使宇內廓清穢氣不流固二子之所以伏其身而有待也如之何其非之也是必胥天下為紂而可耶非二子之夙心矣古之賢者誠重其死雖爵於人之本朝亦其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也武王入商而商之元子奔太師避北海之逋夫迺獨榜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與太公同事文王又同為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也新君行大事而不即謀於黃髮夷固可子然去就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已矣今也不聞一言諍之於廷而顧邀之於路不救於帷幄密謀之初而欲力奪之於干戈倥偬之日第不知白旄既舉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既集可復換耶亦不相於機而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人為之是也而一人非之又非也是理可以一是而世無一定之執也武王之舉為伐暴而順天而非之者不以為不知天命而妄譏吾不知也曰然則二子之首陽餓而死也則何如曰

止園筆談

卷四

三

海之逋夫迺獨榜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與太公同事文王又同為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也新君行大事而不即謀於黃髮夷固可子然去就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已矣今也不聞一言諍之於廷而顧邀之於路不救於帷幄密謀之初而欲力奪之於干戈倥偬之日第不知白旄既舉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既集可復換耶亦不相於機而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人為之是也而一人非之又非也是理可以一是而世無一定之執也武王之舉為伐暴而順天而非之者不以為不知天命而妄譏吾不知也曰然則二子之首陽餓而死也則何如曰

二子者蓋求仁以逃國違不仁以逃世也其介絕而不求於人以時瀕於餓則有之未聞其以餓而死也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而世以爲死也曰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亦未之前聞也王荆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闔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意豈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荆公持論固多好異此其言之切理者也吁推伯夷惡惡之心使及武

止園筆談

卷四

三

王而事之又復見紂惡之甚六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金鼎子一書明上虞陳絳著絳字用揚居金鼎山麓故以自號云

湧幢小品云蔣壽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壽尙孕於母未育既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輿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錄學宮十四歲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秘之姊婿劉炳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於地然竟不

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吳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壽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壽曰兒死從首上一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踞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踞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踞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

止園筆談

卷四

三

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壽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生平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乞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王在帝寡



人為故人受罰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母為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觀何以警傳世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咸下車與敘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臥於床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案樂亭縣舊志明縣令中無將氏名原用者當是漏載

道光末年有山西九歲童子能書擘窠大字其父賈於遼東攜之至京名動公卿間吾鄉在京師者多得其書余曾親見

止園筆談

卷四

三

之其筆勢開展勁健絕無童穉氣而小字反不能故書款皆倩他人未解其故後亦不知所終明萬曆間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嘯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椀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焉如山西張童子者豈亦是類與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為朝夕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宋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問世之

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閉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莖寸餘既月乃落見湧幢小品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彌勒地藏

韓退之諡文韓熙載亦諡文

明桑民懌題朱清花園堂詩有句云可怪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大有情致今之不為名花者寡矣蓄名花者亦知警否

古法字作灑爾雅翼云從水言其平如水從鷹去者鷹之所去法之所取鷹神羊觸不直者咋不正者即豎也御史冠鷹亦曰執法

止園筆談

卷四

三

禪語演為寒山詩儒語演為擊壤集亦覺世真經也

北齊劉畫作六合賦前人已笑其愚至元黃縉又作太極賦同於六合矣

俗傳關帝為伽藍神見湧幢小品今佛寺伽藍殿皆以帝與二郎神左右列坐不知始於何時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媿漢唐而有光金之為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於宋書奏不省揭後斯深是之

明洪武時琉球國王遣女官姑魯妹在京讀書見沈德符野獲編 本朝琉球國人入監讀書亦與中國諸生同習制藝試律間有梓行於時者然未聞有婦人焉

明張永嘉當國時有浙弁牛姓者官副總兵上揭自稱走狗爬見其甥屠諭德恥之至不與交我 朝興化鄭燮字板橋以書畫擅名爲縣令亦有聲平生最折服徐文長渭自稱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與牛弁雖有雅俗之分然亦未免太佻矣

明人有作五七九傳者蓋指江陵吳縣太倉三相用事奴也七爲游七名守禮署號楚濱當江陵柄國時頗能作威福亦止園筆談

卷四

五

曾入貨爲幕職至冠進賢與士大夫往來宴會其後與徐爵同論斬吳縣在事其焰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謂九者本姓宋名徐賓從吳縣初姓也署號雙山主人先自馴謹畏禍後亦守法第頓與邊將往還通賂遺如李甯遠父子皆爾汝交接納京衛經歷覃思得封其父母以此物論歸咎主人此則吳縣懵懂之過但徐文貞當國時其僕徐實輩已冒功爲錦衣百戶矣九死未久其子已醜貧五則名王佐署號念堂婁江當國最晚最不久門庭素肅無敢以幣交者惟五與介州僕陶正者爲密友因染其骨董之癖頗收青劍密之屬即中游棍時趨之又曾買都下名妓爲姓者爲妾頗于婁江家法

其妓亦遂逐矣五比九尤爲小心見士大夫扶服謹避今臚列成三并前二人無色矣此傳出東省一詞林大僚筆其時正負相望以小嫌失歡於吳縣不薦之入閣及辛卯冬被白簡擬旨又不固留之以此描寫宋九以實主人之墨而五七則干連犯人也石野獲編載之如此

明天順甲申科有進士孟茂登第時憲宗新即位怪其姓罕見問之首揆李賢對云此字音陝然而韻書未之見也正德嬖錢甯冒國姓而其婦也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無出改成也甯怒不納俾改正始受之古來奇姓雖多未有若此二氏者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亦者止園筆談

卷四

五

姓又四川雄鎮府女土官者氏即招贅貴州土舍安堯臣爲婿改姓隴氏冒襲世爵以致黔撫郭子章被攻者是也此正堪與錢甯婦也氏作對且錢甯本雲南人蓋亦夷姓云今考試寫題目低二格寫文則頂格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註疏豈有註高於經疏高於註耶即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宋方勺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宋狀頭時彥母懷之漏月夢數人卓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

房中明曰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彥故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案朱文公中五甲進士小字沈郎亦見於同年錄蓋宋人應試並註明小名也

鷓鴣皆鷓鴣也而有義鳥鷓鴣冬取小禽煖爪掌且則縱之視其所適之方則是日不於其方擊搏杜甫作義鷓鴣行是也雉擊物避懷胎者釋之化書曰雉懷胎是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宋施彥執北窗炙輦云子韶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為外物豈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今所未到也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

止園筆談

卷四

毛

氣今人懶於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此論極新而確

陳伯修作五代史序東坡謂如錦宮人裹孝幘頭

唐人稱歌姬為風聲婦人見金華子案風聲婦人當即裴廷

裕東觀奏記所稱劉郎聲音人之類也

魯昭公娶於吳為同姓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為君

諱也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為父隱也唐

天寶之亂兆於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征詩止曰不聞

夏殷衰中白誅褒姒哀江頭詩雖稍述其事而惻然有黍離

閔周之意至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於

眾略無忌憚

止園筆談

卷四

天

止園筆談卷五

樂亭 史夢蘭 卷五

宋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萬旨轉一官依舊職當時董鴻儀父以司戶參軍為幕僚作奴戒譏之其辭曰董子官於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百費取需焉率兼旬而盡復閱焉數日以待繼有奴狡笑於旁曰使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絕且有贏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餅罄歸恥也呼狡來前問有餘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貸於人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歟狡曰亡是也狡能使即有餘足矣奚以問為余喜而歌曰昔昔兮

止園筆談

卷五

今昔昔者步兮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歲之羨以千計吾其免乎屢空信乎狡之為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於庭有歌於牆陰者曰露零零兮帶衣鶴翩翩兮夕飢鶴飢兮何憾傷子產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審而聽之吾史懇也余曰懇爾何歌之悲也曰自即之任是狡也懇不得以受子之備矣懇不足計也以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直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時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哉詰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差溫也如初

古字婦負波賭通用案史記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為婦人班書如淳註俗謂老大

止園筆談 卷五

母為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者母為負且世家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嫗之稱然稱負人或恐是太夫術乎謂張負果婦人當是清文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註老嫗也意其負婦同音古文通用今婦亦作嬾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幾夢自註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石湖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尊老者為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幡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幡或其俗云幡音波幡幡老貌也

止園筆談

卷五

今西域骨種羊盛行於中國冠服皆用之或謂骨種乃骨重之譌蓋謂羊無種理也余案元姚桐壽樂郊私語載楚石大師從駕上都漠北懷古詩有自言羊可種不信蘭成絲之句自注云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為吹笛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稱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刺刀羊可食上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膺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跟卻

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餒肉筵開寒饌肥裁皮褥作書林寶  
南州俠客過西人昔得羊褥今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  
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  
不同也蓋波斯別有種法如吳詩所問耳元劉郁西使記瓏  
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  
長驚以木臍斷便行嚼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  
司馬溫公以揚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  
穀惡如莠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  
耳

江鄉淫祠有馬賊大王為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為靈響俗呼

止園筆談

卷五

三

殤神必是小人死鬪忿怒之氣不泯而為厲者也見宋曾三  
異同話錄

世傳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驛曰地啞蓋帝君不欲人之聰  
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耳不然天地豈可以聾啞哉

空中贅錄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  
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東坡志林云僑爾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莊  
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

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  
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

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  
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  
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余言此貧窮能談王  
道正謂允從輩也

宋林芳田間書載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  
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俱長會則略不  
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行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雨旣  
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嶺外百年瞬息歡樂  
幾何肴核杯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益勇而  
前

止園筆談

卷五

四

宋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願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罷  
歌之已夫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吹堯之辭聞  
者駭愕及以大寶蹄上表云孔子從佛胎之召意在尊周紀  
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其措詞亦詭矣不知何人秉筆明  
季周介生草李闖登極詔有云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  
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稱莊烈為一夫尤小人之無忌  
憚者也或云項水心作按吳梅村嘗辯項鍾草詔之誣見綴  
寇紀略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受其術而以釣聞吳道子師張顛  
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為卓絕古之善學者蓋有為方而不以

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  
其迹旁歧結曲而不可以爲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夫  
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知筆畫之豐省躡磯以辨竿纜之  
浮沈詹吳且不爲而况不爲詹吳者乎故曰禹行而舜趨子  
張師之賤儒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既而鍊藥不成或服藥  
而返速其死者多矣金源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王聘  
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  
然不羣者矣

宋袁駿楓窗小牘云古人稱士農工商爲四民今有六民真

止園筆談

卷五

五

宗初卽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今  
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  
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今自  
與洋人議和習天主教者紛紛皆是其所謂教民者在不僧  
不俗之間是又有七民矣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牂管聚益米  
題臨臥誦七遍吉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  
門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封德彝名倫房辛齡名喬  
高士廉名倫頴師古名籍而皆以字行今世俗稱秦叔寶曰

秦瓊稱羅士信曰羅誠叔寶士信似是其字而新舊唐書卻  
無名瓊名誠之文不知世俗所傳果何所本

宋朱彥可談云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  
望朝夕聚首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觀倅  
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疏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  
值獄空傳以爲笑

宋九江碑工李仲甯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  
甯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甯甯甯曰小人家舊  
貧竄止因開雕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致飽煖今日以爲姦  
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此見王清臣

止園筆談

卷五

六

揮麈錄中今宋史通鑑諸書止載安民事不及此故錄之  
宋丁謂南遷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有云補仲山之哀離曲  
盡於巧心和傳說之囊實難調於衆口其措辭亦云巧矣  
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  
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  
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黑月或十四或十  
五日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  
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  
印度之初一日也見藏經

歸田錄云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

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然不欲峻拒每溫言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鞞皮聞者傳以為笑

宋高文虎蓼花洲聞錄云熙甯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嫻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

止園筆談 卷五 七

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

永平府北部皆山山水數十年一溢率皆穴田飄屋土人謂之發蛟案唐陸禔積水經常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為蛟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吾鄉之所謂發蛟或即是歟

唐鄭畋傳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其事載尉

遲偃中朝故事中原委甚悉世傳鬼子在日中無影蓋首婦人與男鬼交而生者也此以女鬼與男交而生人尤屬罕聞宋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樞密編修

遼人謂宋使為赦例即君謂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宋周凌司勳死在冥間任掠剩大夫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彼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見王鞏隨手雜錄觀此則貪得無厭之心亦可少息

止園筆談 卷五 八

宋孫穆雞林類事載高麗方言天曰漢椽 日日短 月月日契黑隆 雲曰屈林 風曰孛纒 雪曰嫩 雨曰霏微 雪下曰嫩恥凡下皆曰恥 雷曰天動 雹曰霍 電曰閃 霜露皆曰率 霧曰蒙 虹曰陸橋 鬼曰幾心 神曰神通 佛曰孛 仙人曰遷 一曰河屯 二曰途孛 三曰酒斯乃切 四曰迺 五曰打戍 六曰逸戍 七曰一急 八曰逸答 九曰鴉好 十曰噎 二十曰戍沒 三十曰實漢 四十曰麻兩 五十曰舜 六十曰逸舜 七十曰一短 八十曰逸頓 九十曰鴉順 百曰醜 千曰千 萬曰萬 旦曰阿慘 午曰稔宰 暮曰古椽或言古沒 前

日記載 昨日曰訖載 今日曰烏棕 明日曰轄載 後  
 日日母魯 約明日至日轄烏受勢凡約日至皆曰受勢  
 年春夏秋冬同 上曰頂 下曰底 東西南北同 土曰  
 轄希 田曰田 火曰亭 山曰每 石曰突 水曰沒  
 海曰海 江曰江 溪曰溪 谷曰丁蓋 泉曰泉 井曰  
 烏沒 草曰戊 花曰骨 木曰南記 竹曰帶 葉曰監  
銷楷切 桃曰枝棘 松曰鮮子南 胡桃曰渴來 柿曰坎  
 梨曰敗 林檎曰悶子計 漆曰黃漆 菱曰質如 雄  
 曰鶻試 雌曰暗 雞曰喙音 鷺曰漢賽 雉曰雉賽  
 鴿曰鴿陀里 鵲曰渴則寄 鶴曰鶴 鴉曰打馬鬼 雁  
 止園筆談 卷五 九

工曰亦故作多倡人子為之 稱我曰能如合切 問你汝誰何曰僕  
 箇 祖曰漢了秘 父曰子了秘 母曰了秘 伯叔亦皆  
 曰了查秘 叔伯母皆曰了子秘 兄曰長官 嫂曰長漢  
 吟 娣曰娣妹 男子曰吵喃音吵 弟曰了兒 妹曰了  
 慈 女子曰漢吟 自稱其夫曰沙會 妻亦曰漢吟 自  
 稱其妻曰細婢亦曰 男兒曰了姐亦曰同 女兒曰寶姐  
亦曰古召 父呼其子曰了加 孫曰了寸了姐 舅曰漢  
 了秘 姑曰漢了彌 婦曰了寸 母子兄曰訓鬱 母子  
 弟曰次鬱 姨姪亦皆曰了子彌 頭曰麻帝 髮曰麻帝  
 核試 面曰棕翅 眉曰疏步 眼曰嫩 耳曰愧 口曰  
 止園筆談 卷五 十

邑 齒曰你 舌曰歙 面美曰棕翅朝勳 面醜曰棕翅  
 沒朝勳 心曰心尋 身曰門 胸曰軻 背曰駁馬末  
 腹曰擺 手曰邊 足曰潑 肥曰骨鹽真亦曰鹽 瘦曰  
 安里鹽骨真 洗手曰邊時蛇凡洗濯皆曰時蛇 白米曰  
 漢菩薩 粟曰田菩薩 麥曰密頭目 大穀曰麻帝骨  
 酒曰酥字 醋曰生根 醬曰密祖 鹽曰蘇甘 油曰畿  
 入林 魚肉皆曰姑記 飯曰朴舉 粥曰謨做 茶曰茶  
 湯水 飲酒曰酥李麻蛇 凡飲皆曰麻蛇 煖酒曰蘇  
 字打里 凡安排皆曰打里 勸客飲盡食曰打馬此 醉  
 曰蘇字速 不善飲曰本道安里麻蛇 熟水曰泥根沒



冷水曰時根沒 飽曰擺咱七加反 飢曰擺咱安理 金曰  
 那論義 珠曰區戊 銀曰漢歲 銅曰銅 錢曰歲 絲  
 曰絲 麻曰三 羅曰速 錦曰錦 綾曰菩薩 絹曰及  
 布曰苴 苴曰毛 苴布曰毛施苴 幘頭曰幘頭 帽  
 子曰帽 頭巾曰土捲 袍曰袍 帶曰腰帶亦曰謁 阜  
 衫曰軻門 被曰泥不 袴曰珂苴 襪曰安海珂苴 裘  
 曰裘 鞋曰盛 襪曰苴戊 女子蓋頭曰子母蓋 鍼曰  
 板椽 夾袋曰南子木蓋 女子勒帛曰寶帶 綿曰實  
 繡曰繡 白曰漢 黃曰那論 青曰青 紫曰質苴 黑  
 曰黑 赤曰赤 紅曰真紅 緋曰緋 染曰沒涕里 秤  
 止園筆談 卷五 士

曰雌字 尺曰作 升曰力音佳 斗曰抹 印曰印 車曰  
 車 船曰擺 席曰登音登 席薦曰質薦 椅子曰馳馬  
 卓子曰食床 林曰林 燭曰火炬 簾曰箔 燈曰活黃  
 下曰簾箔 恥曰囉 匱曰枯亭 傘曰聚笠 扇曰字  
 采 笠曰蓋音渴 梳曰苴音必 篋曰頻希 齒刷曰養支  
 合曰合子 盤子曰盤 瓶曰瓶 銀瓶曰蘇乳 酒注曰  
 瓶砢 盞盤曰臺盤 釜曰吃林吃反 盆曰雅數耶 鬲曰  
 宰 碗曰已顯 碟曰碟至 孟曰大耶 匙曰戊 茶匙  
 曰茶戊 箸曰折七反 沙羅曰戊羅亦曰放耶 硯曰皮盧  
 筆曰皮盧 紙曰垂 墨曰墨 刀子曰割 剪刀曰割子

蓋 骰子曰節 鞭曰鞭 鞍曰未鞍 轡曰轡 鼓曰漢  
 旗曰旗 弓曰活 箭曰箭亦曰矢 劍曰長刀 火刀曰  
 割刀 斧曰烏子蓋 炭曰蘇成 柴曰字南木 香曰寸  
 索白亦曰朴 索縛曰那沒香 射曰活索 讀書曰乞  
 鋪 寫字曰乞核薩 畫曰乞林 榜曰柏子 寢曰作之  
 與曰你之 坐曰阿則家囉 立曰立 臥曰乞寢 行  
 曰欺臨 走曰連音打 來曰烏囉 去曰匪家入囉 笑  
 曰胡臨 哭曰胡住 客至曰孫烏囉 有客曰孫集移室  
 延 客入曰屋裏坐少時 語話曰替里受勢 擊考曰屋  
 打理 決罪曰滅裂底 借物皆曰皮離受勢 問此何物  
 止園筆談 卷五 士

曰設審 乞物曰念受勢 問物多少曰密翅易成 凡呼  
 取物皆曰都囉 相別曰羅戲少時 凡事之畢皆曰得  
 勞問曰雅蓋 生日生 死曰死 老曰刀斤 少曰亞退  
 存曰薩囉 亡曰朱幾 有曰移實 無曰不烏實 大  
 曰黑根 小曰胡根 多曰覺合及 少曰阿椽 高曰那  
 奔 低曰椽則 深曰及欣 淺曰眼低  
 葉子奇草木子云草木一核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  
 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  
 而藏諸用也  
 董穀參龍子云賢者避世無道則隱此聖人之言處亂世之

律令也然周流列國而無所適反爲沮溺輩所笑雖曰聖人  
急於救世憂樂並行不悖事與律令相反如伊傅呂建彼  
來求我故事易成

宋濂潛溪遠言云聲韻出於未自然而不可易故燕代之遲  
重荆楚之剽疾其方言有不可一律齊者近世解詩者十五  
國風皆以一音叶之何邪是必有其故也

李夢陽空同子云車陸象鳥舟水象魚蓋不能不圓席不能  
不方知者行其所無事已矣私意鑿之哉

又云鋸之齒太平直則入木不行必有齟齬俗謂之料斯濟  
變之譬也泛駕之馬不羈之才用之易效

止園筆談

卷五

三

又云象美容惡羣惡不容美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而茅茨  
之下著一雕器則眇眼難窺矣故東君子中不無小人而羣  
小人內絕無君子故治朝君子七而小人三不害其治而亂  
世容一君子不得

又云人之病疫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  
去之則愈病斯救世之譬也

又云書曰汝惟風下民惟草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子曰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政之行風之行也關羽威振華夏  
陶侃千里不拾遺亦其風耳李斯論因渭水爲赤而關東盜  
愈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以不知風耳

傳曰知風之自

鄭曉古言云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  
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  
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  
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胡憲仲仲子遺語云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其說詳矣尙  
有遺論乎曰春秋之作夫子懼文之勝質史氏之多曲筆而  
起也虞夏殷周之史皆聖哲也方其盛也紀善爲經紀惡爲  
戒而大道明於天下人莫敢肆焉及其末也如義和黨后羿  
雖日食而不言仲康特師征焉何重若此也正謂國家所恃

止園筆談

卷五

四

以明王制而昭勸戒於後世者史官也故奸臣有不畏天子  
而畏史官者史官失職其誰畏之有周之義也柱下史猶有  
老聃掌職周禮孔子往而問焉猶華主制之存而文武之政  
可行於天下也及老聃西遊周禮散佚又無良史以繼之禮  
制不明僭逼彌甚此春秋所由作也

雍正六年

上諭內務府總管常明於盧溝橋蓋造官房

令赴京應試舉子無盤查行李之擾並令崇文門查稅官員  
嚴飭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至今著爲功令  
誤吞鐵物劍新炭皮爲末調粥三碗與食其鐵目下見蘇沈  
良方

唐末黃巢之亂所至殺掠獨厚於同姓並黃梅黃岡等縣亦得免禍明末張獻忠亂蜀時亦於張亞子張桓侯廟大有增飾近粵匪楊秀青等初破安慶後過太平府獨不入城亦以其名與偽號相同故也古今盜賊之相似如此

五與午聲相同五月五日取節於午七與夕音相近七月七日取節於夕

康熙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陝西隆德莊浪二縣天降黑霜麥菜盡枯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陝西合水縣夜下黑霜將已成麥豆方長秋禾凍死大半以上二條俱見邸抄

吳寶崖曠園雜志云泰甯許鼎自號武夷子嘗為閩藩耿精止園筆談

卷五

五

忠卒甲寅耿叛拘范總督承讓於府強之降范罵賊不屈守卒許百人許獨善事范范罵不絕口繼以詩家卒莫敢具筆硯許以煤炭奉范畫字牆壁為自序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螺寺巨瓣行者不數日自縊死耿燔其骨將沈諸海許陽諾之潛藏骨灰亂定奉 旨求骨不得許始出骨灰 上聞人咸稱為義士武夷子

南史王琳傳記琳將戰舟鳴如野豬嘗讀其事而疑之沈蒿士浩然浮海舟忽鳴殷如巨牛自旦至日中不止眾懼不能食舟人請曰當祭而祈之浩然不應作詩而自歌之曰石憑而言惟政之衰劍悲而嘯其將訴誰列木為舟鳴孰使之物

有變化吉凶安施冥冥滄海吾道在茲受命於天舟汝何為歌數閱而舟之鳴亦止

大興人蔭友芳父為長班入貴授青浦令友芳目不知書坐衙判事悉聽左右指揮但張目四顧而已於是胥役橫行焚賊以萬計上司廉知百姓怨恨刺骨追印入告凡平日受害者環署大哭友芳驚懼遺矢滿地圍繞十晝夜不散競擔水荷帚灌濯縣堂屋梁庭柱俱以布拂拭之名曰沈懸見董閩石尊鄉齋筆

新安吳榜香苑為大司成時於太學啓聖祠土中獲元題名碑三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皆有正副榜

止園筆談

卷五

六

別部落降元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者謂之色目 甲狀元為及列國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為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皆有正副榜可以考元人科甲之制此見東軒主人述異記正泰二字疑譌

鵝血治噎飲即愈見鈕玉樵觚觶獻花寺僧條 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勅定而成於開成者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其石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尙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

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遺棄削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眾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

潮州鯉溪一名惡溪又名濇溪唐宋時有鯉魚為患人但知韓文公為文驅鯉魚盡徙其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堯佐捕而烹之有戮鯉魚文見吳青壇嶺南雜記

虞虹升云從古以日食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陰功令有護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為

止園筆談

卷五

七

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細細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自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者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護也

又云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

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雷者何也曰子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為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為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為雷激發小則為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聲旋繞輒作數次起滅况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響總屬一聲非若播鼓然矣以上二

止園筆談

卷五

六

說見其所著天香樓偶得而日月食之說尤新故並錄之松文清公筠蒙古人好為壁窠書尤喜作大虎字每覓大幅紙盡幅為之問以贈人或人以紙求書者無弗應聞在江南督署有中軍某副將者軀幹甚雄偉適得大紙一幅磨墨數升求作虎字公披襟直揮而筆尚有餘墨因順勢向某副將臉上一塗擲筆大笑曰此單料張桓侯也某副將不但不以為忤且以為榮

王笠舫鄉媛集載李東陽壽商文毅略七十對聯云自古年華稀七秩本朝才望重三元案出句用人生七十古來稀語自是佳典惟我 朝乾隆年間 純廟壽登七秩自稱

古稀刻有古稀天子之實則此後普天臣子斷不可再有古稀之稱而近日操觚者流尙有不知此事者所宜正告之道光年間湖南一縣令姓續名立人或戲以其姓名演成一對云尊姓原來貂不足大名倒轉豕而啼此語頗膾炙人口古稱鶴爲胎禽而實亦卵生鮑明遠舞鶴賦云偉胎化之仙禽明言胎化而始爲仙禽也相鶴經云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鶴同羣脫化而產爲仙人之騏驎博物志云鴻鵠千歲皆胎生鶴鶴字通然則未千歲以前固依然卵生矣吳退旃尙書體弱畏寒每嚴冬必著夾褲綿褲皮褲三層京師戲稱爲三庫大臣

止園筆談

卷五

七

梁莖鄰中丞章鉅浪跡叢談云小任袁浦日有一河員來謁言親在睢口工次目擊合龍時實有神助顯應眾目共覩但不知此神何名耳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抄是時和坤初伏法先是拿問入獄時作詩六韻賜盡後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奉 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然則睢工之神其卽和坤乎和坤音與河神同或其名已爲之兆矣果益亭將軍由四品宗室入翰林自言四品宗室中有曾中甚不了了而口才頗佳者或嘲之曰胸中烏黑若明白余爲

代對曰腰際鵝黃頂暗藍以鵝黃對烏黑暗藍對明白皆極靈活家爲解頤近年有因啖夷之擾捐輸得花翎者或嘲以楹聯云頭上有情影翠羽胸中無策退紅毛語含譏諷亦巧不可階也

嘉慶年間大考翰林有已開坊因名在三等改部郎者五人惟白小山鎔得免內有彭寶臣浚乃乙丑殿撰亦改部王楷堂比部爲作一對云三等狀元苦矣老彭辭柱下五人郎署危哉小白射鉤邊

宋周王元儼太宗第八子也生而穎悟廣穎豐頤懷不可犯名聞外夷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

止園筆談

卷五

十

兒啼卽止虜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戲劇中皆牽作太祖之子且每與太宗爲難殊可發一噱  
崇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入京四月初二日頒僞儀制凡文武俱受權將軍節制行跪禮一二品官冠加雉尾一根公服俱用棋盤式方領補不論文武悉用獸品級以一雲至九雲別之僞官先在賊營者冠服如品新降臣止方巾色衣其未入流者箭衣大帽  
初滿洲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曷克赤子曰濟女曰又而漢濟甥曰濟頰卽哈夫曰畏根妻曰又而

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  
曰格格妹曰那小廝曰哈哈朱子了頭曰又而漢朱子好曰  
山音不好曰曷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煙立者夫吃酒  
曰奴勒惡米吃燒酒曰阿而吃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  
射箭曰喀不他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 墨曰百黑紙曰花  
傷硯曰硯注金曰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  
木土曰鼈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喀  
不是曰洼喀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曰衣  
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蜜去曰根叻蜜來曰朱  
要曰該蜜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即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

止園筆談

卷五

三

蜜賣曰溫嗟蜜兩曰央錢曰即喀一曰曷尤二曰朱三曰衣  
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  
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  
後曰惡而訶打歌舞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  
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右見吳板臣甯  
古塔紀略板臣漢槎子也  
鄴侯外傳李泌母周氏既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先是周每  
產必累日困憊惟挽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  
夢遊錄天寶初范陽盧子夢櫻桃青衣事與邯鄲盧生事絕  
相類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漢留文成侯九世孫時王莽禁  
名故東漢人名皆一字後漢書三國志亦作張陵附張魯傳  
而道家諸書俱曰道陵永平中拜江洲令謝官歸洛陽北邙  
山章帝和帝屢徵不就與弟子王長遊郡陽沔流入雲錦山  
鍊九天神丹丹成而龍虎見山因以名子衡亦有道術世以  
符籙印劍相傳北魏太宗泰常八年立天師道場而張氏始  
顯然唐以前未嘗拜爵於朝宋元而後或號先生或封公或  
卹典朝服視侯皆出一時異數至明初更天師號給正一嗣  
教大真人印掌天下道教事與世襲 國朝因之  
書臯陶謨巧言令色孔壬孔壬乃共工名見詩傳考補孔傳

止園筆談

卷五

三

訓爲甚佞蔡傳訓爲大包藏凶惡皆失考  
昌黎縣有朴姓朴讀爲瓢乃高麗姓六合有朴姓見周禮園書影中案集韻  
朴一作搜尤切音廋夷姓魏志建安二十年巴夷王朴胡舉  
巴夷來附古蕭尤二韻通瓢廋二音殆一字歟  
樂亭城北十餘里昌黎界道旁有古冢巋然翁仲尙存相傳  
是李晉王墓村中有祠繪晉王及諸太保像村人皆李姓云  
其後裔案五代史晉王克用卒於唐天祐五年子存勳立葬  
之於雁門雁門去此甚遠何能至此此傳譌無疑然墓之所  
以譌與祠之所以建既無碑碣可考亦不知始於何時  
明季盜賊猖獗阮太沖憤兵騎將憐作女雲臺一卷以譏之

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

趙甌北古詩有云人日住在天但知住在地天者積氣成離地便是氣氣在斯天在豈有高下異試觀露生草蓬勃暢生意有屋以隔之不毛便如雍乃知地與天相距不寸計人生足以上即天所涵被譬如魚在水何處非水味世惟視天遠所以肆無忌案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也甌北之詩蓋本此旨其理最為明白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或云九萬八千里殊不足據婦人相稱以姓必以夫家之姓冠於母家之上如云某某氏

止園筆談

卷五

三

是也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下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是以夫名其妻矣甚奇

宋史樊知古傳云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頓首奉詔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案唐書倪若水字子泉觀其字又似當作若水疑宋史誤

陳士元字心叔楚之應城人所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干卷外有論語類考二十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鉤解四卷易象彙解二十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姓匯四卷姓觸十卷名疑四卷

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恆談十五卷楚故略二十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荒史六卷世歷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裔語音義四卷獄紀六卷相傳先生覽揆之前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翌旦而心叔生其父遂字之曰孟卿後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已酉二月上丁有事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型爵皆墮地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述甚富見周櫟園書影今灤州志有傳然太簡略錄此以待後之修灤志者

止園筆談

卷五

三

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卿長卿固不汝噴但恐覽者賜睡落牀難以凌雲耳余謂拉雜變好對論擬符論擬符三字見顏氏家訓

錢穆決一帶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志葫蘆蹄霹靂手亦是確對今蹄作提非也葫音鶴作胡讀亦非

明唐藩鎮國中尉碩勳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家典故旁通太乙千道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手摩之即解唐成王以摩天王目之見周櫟園書影余輯異號類編時遺之故錄於此

永州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其子而死剪髮一縷寄之而某居州如故唐公有懷時爲守聞而惡之力請黜免上官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有懷爲荆川尊人此事見機園書影錄出以爲仕宦熱中棄親弗顧者戒

古有刲股以療親疾者韓昌黎尙以毀傷支體爲不孝責之余讀宋史至呼延贊傳見其有刲股爲羹療其子疾一事不知昌黎當此又將云何

人知郭景純善地理而不知其女亦善地理宋知州鄭建撰吳興郡城記云秦時爲下菰城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

止園筆談

卷五

五

郡於東遷其女亦善地理啟璞無徒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處立標輒爲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啟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從璞廟祀相雨書云河有三雲相連如浴簾三日必雨案此卽世俗積龍渡河之說所由本然必四周無雲惟天河中有黑雲東渡方是若遇此徵頃刻卽雨不待三日也相雨書今不傳僅存此語

周樸園曰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歷陽今和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

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蔣濟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晉書武帝本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本紀江西乞活郭倣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時分北顧榮傳使江西諸軍函首送雒則兼指今江北淮南等處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廬陵爲江西不得其解考之唐書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直稱江東江西此江西二字之所本也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可發一笑

止園筆談

卷五

五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見書影此亦異號類編所宜補入者

漢官儀云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爲五大夫按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考之過也

唐昭宗有弄猴能隨班起居號曰供奉及朱溫篡位諸臣盡拜猴獨以不拜見殺見於宋人小說人皆異之此適足以見昭宗之所以失天下矣禽荒之戒彰彰史冊昭宗之時何時也而尚惟猴是弄乎夫以山野之物置之殿陛而且賜之以



服藥之以號昭宗所寵者猴故亦止獲猴之報耳衛之國亡於乘軒之鶴則唐之天下亡於供奉之猴又誰曰不然

近閱顧黃公白茅堂集中有秣陵謠四首蓋詠宏光時事也其一云倉皇國步竟何如爭道中與拓帝圖金榜高懸宏福字一時父老盡歡呼自註云乾清宮有高皇帝御書宏福齊天四大字時以為識又是元旦民間多書接順迎福於門噫宏光以一無愁天子半載偷安謂足應此識語殊屬可愧稱為赧皇帝宜哉

又記異詩序云康熙七年戊申三月斬之安平鄉蔡某家鴨卵有十七篆文款起其西村又一方卵或煮雞卵破之中復止園筆談

卷五

三七

得一卵六月十七日甲申地震雨穀釜底皆篆文不可識亦有作花卉狀者或曰雷部為之不審何祥也詩云孟秋地震天雨穀釜底雷文不可讀春前東村鳧伏鷓誰遣詩妖出鳧腹西村方卵正傳看更有一卵卵中芻天公年老亦如人血氣妄行諸病出君不見宓義未畫九與六鳥獸不狘亦不贖文字一與鬼夜哭自註云釜底文崇禎十二年十六年斬州夔州蘇州皆有之陸燦庚已編宏治末崇明縣申報民家有雞生卵而方破之一獼猴大如棗巡撫艾璞欲上聞巡水都御史陳璘曰怪物度已不存萬一下詔索奈何璞乃止自是四方災異多和戒不奏

蔡寬夫詩話白樂天晚年愛李義山詩曰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長略無文性顧黃公白茅堂集有戲題李義山遺事詩云死生如臂屈伸間安得人人識舊鑲總是文人癡不了義山生子認香山即指此

唐玄宗幸蜀未歸劍州葭萌永歸益昌界多虎嘉陵江忽有老婦人自稱十八姨恆來民家不飲不食每教諭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若為惡事我當令貓兒三五箇巡檢汝語畢輒不見事載唐人小說中今人皆知封家十八姨為風神而此之十八姨未經人用故特為拈出

同治八年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本月初三日山東巡撫

止園筆談

卷五

三五

丁寶楨奏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乘坐大船捏稱欽差織辦龍衣船旁插有龍鳳旗幟攜帶男女多人沿途招搖居民驚駭等情當經諭令直隸山東江蘇各督撫派員查拿即行正法茲據丁寶楨奏於泰安縣地方將該犯安得海拿獲遵旨正法其隨從人等諭令丁寶楨分別嚴行懲辦恭讀之下莫不額手稱快夫宦寺之賢者周之巷伯孟子晉之勃貂秦之景監楚之管蘇趙之繆賢漢之呂強唐之馬存亮嚴遵美後唐之張承業史傳以來曾有幾人而左恪李輔國郭元振魚朝恩輩則往往多有漢自武帝用宦者至桓靈設黃門北寺獄專主刑柄厥禍乃極唐自開元拜三品將軍

列爵執戟逮天祐放弒分崩易曰君子慎始又曰非一朝夕之故不其然歟有明五帝至於英宗任曹吉祥憲宗增置西廠自是兵刑重典多委奄豎神宗優柔不忍禍釀天啟曩使當時人主能禮法裁抑大臣體統自持戒覆車之轍警履霜之懼何至遭禍若彼我 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法令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誠度越前代萬萬矣

蜣螂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曝乾可以代火藥但比硝磺力少弱耳又烏槍貯火藥鉛丸後再取一乾蜣螂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又水銀能蝕

止園筆談

卷五

无

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陳鉛丸陷入骨肉者割取至爲楚毒但以小銀自創口灌滿其鉛自化爲水隨水銀而出以上三條俱見紀文達公藥陽續錄

止園筆談卷六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故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

王陽明答方叔賢云此事譬之養蠶但維一爛絮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品評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

止園筆談

卷六

一

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並硝皆有毒攻毒破壘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地之涯爲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肉通謂之邊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爲蠻爲戎爲羌爲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爲衣求以爲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

宋將堂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其名德因卽所居表爲難老坊將公愀然不樂曰此僅俗飲疆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爲誇者何以至於我也胡公卽爲撤去

當時以為美談見文徵明與郡守蕭齋王公書

海剛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云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

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應之曰

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案奏對作如此言殊粗野

不可訓

徐文長讀絳州園池記戲為判云絳記何由為人炙口昌黎

偶爾於此籠睛壯夫不為愧離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誦合書

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靴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聲牙棘鞵

非真空青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鶴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

筋且瀉夜又泥一馬桶離離碎如丹稍磊塊宜用畫鬼書符

止園筆談

卷六

二

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

物東之高閑母乃太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語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効於

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偽朝字蓋

首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

屈人蓋指此類乎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

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弔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

為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

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漢

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余曩刻永平詩存求吾邑李西園方伯詩不可得僅登五古

一首後閱江西通志見其題琵琶亭即用香山原韻一篇蓋

旬宣豫章時所作也因補錄於此其詩云江州司馬玉堂客

富貴平生未蕭瑟綠油湖裏載畫船綺羅二八鳴朱絃一朝

謫官帝京別湓浦江頭對秋月地僻那聞絲管聲麗情欲寄

無由發銀龍行酒餞客誰停舟脈脈如有遲皓月空江渺何

見把盞無歡不成宴酒闌風荻響蕭蕭吹送琵琶來水面伊

誰操者京國聲初聞此調不勝情欲從捍撥發幽思更假霓

止園筆談

卷六

三

裳潑愁志空髮展手不辭彈還訴中心可憐事曲終調改妙

指挑哀音微激初絃么司馬酸心淚如雨四座悲來悄無語

此曲那堪復再彈雙憐玉筋垂銀盤江楓葉葉寒聲駛如吟

水龍淒碧灘玉顏妙技兩奇絕彈指繁華已消歇遷客竭來

悵恨生年復年兮無此聲茫茫今夕百感集何啻鴟血猿秋

鳴贈君長句句如畫六十字當嫌帛蛾眉無復五陵歡淪

落一同尊前白惟昔司馬元和中芙蓉為佩清輝容吟詩可

領老嫗女託身每在蓬萊住五言一篇傳新聲仙韻長乞教

坊部行吟忽製楚平衣上書又遭漢相妒有唐詞人惜外遷

謫居如公未易數乞身強健更蚤休山水園林絕塵污不將

出處異高懷甯為升沈改常度何來軒車淹此邦頓覺襟情  
已非故丈夫不為兒女泣肯溼青衫對商婦佐郡雖卑亦足  
為人生寵榮有來去官况琴書鶴一船樂天解蘇州句鶴與琴書共一船我

愛此語冰玉寒曠懷不起遷請思隔船思婦誰能干我讀此  
詩深太息不為鳳鳴蛩啣樂天自許達者人如此悼傷豈

達識五柳高風世莫京柴桑近接潯陽城巾車載酒得深樂  
撫琴要識無絃聲東坡居士南荒老但誇觀海絕平生大篇

流傳寫肺腑金石聲破蟋蟀鳴江州二歲亦偶爾豈似此老  
頻願傾還朝旋已歷清要尙說南中不願聽樂天送客南遷詩我說南中事

君應不願聽只今亭子江之許琵琶故蹟猶分明登臨懷古各有

意不惜再和琵琶行達人自古皆有立輔時澤物乃其職官  
守何分崇與卑一夫無使向隅泣亭子淒涼何所遺嶒嶮古

碑苔紋漚

道光七年十一月回疆四城克復 命直隸總督那文毅  
公彥成以欽差大臣往籌善後事宜未幾張逆就擒仍

命往治其事疏陳回疆積弊略言回人素恭順此次變亂半  
由平日撫馭失宜參贊大臣等三年換班其才幹有為者三

年中辦理未必遽善次者祇存五日京兆之見不肯認真下  
此竟有視為利藪專工搜括者且各長其疆無維制考覈之  
分不相顧忌應請分詳考覈俾有所糾察至各官原設養廉

不敷辦公懇稍為議增並準各大臣一律攜眷俾得久任其  
事得壹意辦公 上履其言如所請

嚴樂園廉訪諱如煜湖南澧浦人嘉慶五年以孝廉方正科  
赴 廷試時川湖陝教匪方熾 制詔詢平定三省善後

事宜公對言軍興數載師老財匱以數萬罷憊之眾與猾賊  
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中投誠之賊無地安置則已降復亂

流離之民生活無資則良亦從亂鄉勇戍卒多游手募充慮  
一旦兵撤餉停則反思延亂如此則亂何由弭臣愚以為莫

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躪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舉  
流民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團練捍衛

計可養勝兵數十萬餉省而兵增化盜為民計無逾此奏上

言公復條上屯政方略十二事 召見以知縣發陝西下

其疏於三省大帥督撫令來行明年二月補洵陽縣縣宅萬  
山中袤延七八百里與湖北陝西邊界相錯官兵追賊急往

來折竄皆道洵公力主堅壁清野議相地險要為寨堡選置  
團勇正副長且耕且守且戰設卡於高岡瞭望賊至舉礮一

耕者斂農具舉礮二人畜皆歸寨堡舉礮三則團勇各據隘  
以守頃刻間警備速數百里賊至無可掠則去去則出奇兵  
抄其尾視其夕頓處多方擾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又念賊

止園筆談 卷六

四

止園筆談 卷六

五

以劫掠為生所至飄忽而官軍行必待糧故追常不及乃擇  
堅寨值兵衝者貯糗糧備供給由是聲息聯絡賊勢大感是  
年六月賊遂平

羅忠節公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為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  
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忠  
節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

胡文忠公守思南日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  
平西界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礮  
卡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

禦以為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力以自衛不如  
止園筆談

卷六

六

先用地利以衛民數語真不刊之論

施愚山先生嘗云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  
人過便傷天地之和時以為名言

陳亦韓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淑女  
好逑車牽之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

其理甚大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倫已括之矣案毛西河亦  
作此解

錢竹汀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言震東方巽東南離  
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為正秋則  
必正西方矣坤介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以來蓋已

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  
必出於伏羲不嘗別有方位也宋初方士始言先天圖而儒  
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周公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  
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  
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為非是夫天高而尊地  
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  
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  
定位乎

孫淵如先生以乾隆五十二年 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五  
十四年散館試屬志賦用史記匈奴如畏語大學士和坤疑  
止園筆談

卷六

七

為別字置二等以部曹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  
時和坤知其名欲令屈節一見終不往曰吾甯得 上所  
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吳  
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當道即得之曰王事終擢員外何  
汲汲為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為成例

洪稚存先生成乾隆庚戌進士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嘉  
慶己未教習庶吉士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替願編  
修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莫其轉奏  
謂故員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虛帑藏故相  
和坤擅枋時達官清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

未復指斥 乘輿有羣小必惑視朝少晏語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

西華門外都虞司繫獄洵洵請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

書懷玉見先生纒纒藉藁坐大輿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字

謂趙君曰味辛今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先生聞宜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

似語謗君父大不敬議斬立決奏上免死戍伊犁將軍某妄

測 聖意奏請係君至弊以法先發後聞得 旨嚴飭不

行明年京師早 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安南黎氏二

臣忠於其主久繫獄請釋之又不用 上乃手詔赦先生

止園筆談 卷六 八

是日沛然雨遂頒 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捷誠臣工弗以

言為諱 御製得雨紀事詩有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

君之誠實足啓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

良規之註 仁宗之容直臣超越前古而先生亮節實

能上格天心云

湯文端公在經筵日時尙書英和以州縣陋規日盛奏請分

別查明以定限制公奏言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敢公然

苛索恐上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為例所應得

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嚴旨不能禁矣况名

目碎雜所在不同逐一檢察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

限制也時總督孫公玉庭蔣公攸銜尙書汪公廷珍俱先後

奏阻公疏入 上手諭曰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

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不勝欣悅之至下所司議敘

何文安公凌漢督學山東時每試日靜坐堂皇校閱胥役悉

閉置一室嘗奏云場中多一查弊之人即多一作弊之人又

云臣以為防弊之道苟挈其要領無事煩苛 手勅袁許

甚渥

金法士夫無免捶撻者太守至擬同知又聞宰相亦不免惟

以紫褥藉地少異庶僚耳見宋樓鑰北行日錄

啓母石事見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

止園筆談 卷六 九

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

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此又因春秋左氏傳鯀化黃

龍語輾轉附會者也

鈞潭在郴州東百里餘山下方圓十餘里其旁石壁峭立

泉深莫測永州鈞潭不稱大觀柳子厚有愛斯名移稱永

郡耳

雲南麗江府在前代為土府初姓麥明太祖始易為木木氏

諸宅多東向以受木氣也自漢居此二千載宮室之麗擬於

王者蓋大兵臨則俯首受繼師返則夜即自雄故世代無大

兵變且產鏡獨盛故其富冠諸土郡其地止分官民二姓官

姓木民姓和無他姓者人極畏出痘每十二年逢寅出痘一  
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  
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知都鄙間有一染痘者即徙之  
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為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  
筆峰南山大谷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

滇南村墟有名十五暄者暄者取喧聚之義謂眾之所集也  
其人皆夷

象黃者牛黃狗寶之類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綴  
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輒以水浸之製為數珠色黃白如舍利  
堅剛亦如之舉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彼處亦甚重之

止園筆談

卷六

十

惟以製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極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  
中不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瑛上言  
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至今不  
改

今世俗與賓客共食有拱筯相候之禮其來已久明徐禎卿  
翦勝野聞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拱筯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肅  
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罪坐不敬誅  
戍濠州

侯甸西樵野記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廩膳行額增無額  
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襄請奏故附  
學立焉

明胡應麟甲乙剽言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曰幸  
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柏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  
丞以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為絕倒案漢  
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後又尊為皇  
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  
夫人非子復為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  
無貴賤皆稱太太矣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

止園筆談

卷六

十一

到中船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  
單開載某船太太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夷因  
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李詡戒庵漫筆東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下年華就錫拋  
下黃金粟轉手翻來白玉花紅粉佳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  
生涯曉來妝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髮斜此爆字其詩也錄  
之以觀風家爆字其即今俗所稱爆花也

此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陸深春風堂隨筆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  
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銀生汝兄

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為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

早道行旅住宿曰下店午飯曰打尖案前出宿于干飲饌于言出宿于濟飲饌于瀟爾雅釋詁饌進也就饌者進飲食之名也疑打尖當是打饌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干歲乃大吉考燕北錄成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喪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西湖志餘杭人言胡說曰扯淡

四月八日為浴佛日案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

止園筆談

卷六

七

八日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佛即鑄金象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鍊萬辟干灌王榮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浴佛為洗浴之浴誤矣

夷堅志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供炊爨薪水之役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南之猶于大抵皆末媚也

夷堅志丙集下載興化軍海口舊有林夫人廟靈異素著凡買客入海必致禱祠下戊集上又載紹興三年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泛海還鄉次莆田境浮嶼灣舟師胡崇福夫人廟求救護得三吉玦又云夫人今進為妃案此當即今之天后

頃聞安福鄒樂生想當然耳一書載有女知縣劉世瑛事言世瑛錢塘人父為瀘州刺史為按例謁選納溪單騎赴任政尚猛後跡露藩司某援他案劫去之案此與南史東陽女子婁遲獲服詐為丈夫事相類亦人妖也婁遲附崔慧景傳人知有草履而不知有草馬三國志杜畿傳云課民畜牛草馬

蒲策車一作蒲臺車見三國志註

黃瑜雙槐歲抄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夫價初賜故太

監吳誠妻兩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案高力士傳

河間男子呂玄晤東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元晤權自刀筆

止園筆談

卷六

七

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羅女為其妻羅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表經臨哭由是觀之極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蘇祐追旃璣言天如覆釜語其覆也天如倚蓋語其欹也天如旋磨語其行也天左旋水右旋相激也日月星辰皆隨天左旋謂之右旋遲速相形則速者為左遲者為右非真右旋也兩船同行速者如進遲者疑退雲月相薄雲行如進月止疑退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為陷阱而殺之愚以為坑者只是掩



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真掘土而為坑也今民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卽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字看如古云聲色婦人非真溺於水也且晝之枯非真枯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設使掘土為坑若是其廣大彼降卒豈不知之又豈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桓譚新論余於劉子駿言養生無益其兄子伯三日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鈎吻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為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鱉石賊鼠桂香獼杏核殺豬非故為作也

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

止園筆談 卷六

西

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的對有關闕子作日記冊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為笑柄而不知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案說文率為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圖國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圖字也

隋梁毗為西甯刺史諸夷酋長以金餽毗引之坐側慟哭相戒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亟返勿緩高風染谷聲稱至今州峒寨祠歌連谷應嗚呼啜食泉如醴者安得起梁毗而哭之廣西苗峒有哭金祠見鄭湛者亦雅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又曰言不可不重也夫鐘鼓叩之而後鳴鐘匱鐘人以為異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之叩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又無為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功成在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止園筆談 卷六

五

此數則皆格言中之淺近可行者當書之座右惟是受人恩而不忍負一語其中正自有道當受恩之時當審視其人可受而後受之若不可受而亦受而時存不忍負之心必至牽纏局躄身敗名裂載胥及溺不可不慎也

昔人云富貴原如傳舍惟謙退謹慎之人得以久居身在富貴中者當時誦其語

陳眉公曰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明末忠莊公之馮在疾記云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予嘗身

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眾惡必察自修惟正已而不求於人又曰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不容我哉

薛文清公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疏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謀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疏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薛公此語切中富貴人之病然此等事習而不察者甚多及覺悟而後悔亦已晚矣

止園筆談

卷六

六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為神仙定似禽獸

宋洪邁對雨編云士之處世視官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鳴詞筆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

止園筆談 卷六

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遺橫逆機弄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明敖英綠雪亭雜言云提學彭雲田嘗語予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樂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立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止園筆談

卷六

七

宋葉夢得玉澗雜書云華陀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腹間則斷裂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陀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剗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則氣何由舍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陀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魏庶子之論以為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酒鑿石搗引而割

皮解肌扶絕結筋瀦洗腸胃漱滌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陀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為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為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傷人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比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馬騎上等牛使中等人用下等此至言也馬取其行遠牛取其負重人取其安分若豔奴悍僕智過其主未有不為其愚

止園筆談 卷六

六

弄者昔有馬溫公畜一老僕幾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見而教之遂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故數曰可惜老僕被蘇東坡教壞了然被人教壞猶可今之奴才其教壞主人者多矣可為三歎

蘇沈良方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齒便漱珠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明畫錄陳仲疇畫山水涉筆草草蒼老秀逸不落吳下畫師恬俗魔境自言儒家作畫如范鳴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

示伎倆又如陶元亮入蓮公社意不在禪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尚便與官翁俗僧無異故其書晉在筆墨畦徑之外

佛氏有三戒曰貪嗔癡又曰淫殺盜然非佛氏之戒也而吾夫子之戒也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色始於癡極於淫鬪始於嗔極於殺得始於貪極於盜人能受孔子戒便可立地成佛矣袁中郎又云睡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想動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怒及其久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勞三戒亦可作養生主

止園筆談 卷六

九

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許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曰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坵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張雨士嘗言田父語農事必非幽風估人道廢居事定非食貨志真是可惜

吳軼容曰豪於文者每以慶祝祭頌而濫故文日卑雖美而不足重也豪於財者每以宴遊聲伎而濫故財日糜雖惠而不見德也文與財皆天所與文以表幽隱財以濟貧寒即於天為不愧於人為不作焉

畢柯山曰吾有三恨恨天上星不能助自月光恨人間草木能代稻梁味恨後世文不能補聖賢教三恨消矣六止得焉遇縱轡者行則止遇利口者言則止止於高不必踴其巔止於卑不必探其淵止於可止守吾身以知足止於可不止讓

止園筆談 卷六 干 衆人以有餘

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褥憑玳瑁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譙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如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為材也父母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

自求諸身補修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運神自出今平膏沐妍皮牢裹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明呂近溪先生小兒語云既做生人便有生理箇箇安閒誰養活你世間生靈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患難飽食足衣亂說閒要終日昏昏不如牛馬今之膏梁子弟執袴兒郎車馬衣服恣欲上人而叩其中藏空向東家讀此能無汗下

止園筆談 卷六 干 蓉城劉學山先生一舉 云郭攸為太守不受祿而載米以食

洪規罷郡不使人知其情而載土以歸都過於為名而洪過於逃名也夫清美名也而可逃乎哉清非不美名也而可逃乎哉邀一日之廉名而羨觀先王養廉之典則所得者小而所損者大矣載土以歸者吾尤惑焉將使人不知為士耶是示人以貪也使人知為士耶是示人以詐也載米以往何如琴鶴之隨載土以還何如圖書之雅二子清則有之皆未適於義也 陳幾亭外書云凡註釋聖經序例宜在後自所撰著則序例宜在前程胡朱蔡皆弁序例世家列傳於聖經本文之前使

前者開卷不見聖經愚意未安也孔子繫辭說卦即後世序例之屬皆次於卦象爻之後此釋經之祖矣起諸賢於千載當謂如何

財所以為用不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財不破者既欲藏之朽蠹而看破者又僅自吝其身一關及物仍復斬惜以此為看破其盡感爾深矣

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寬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愛惜暴殄本是兩意愚者有時合成一病如飲食剩餘宜趁止園筆談

卷六

三

鮮香之時分給於下敝衣故履未至無用宜散與僕從或會寒之人每見婦人慳吝愛惜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十日皆腐敗矣衣履破敝欲藏之篋笥則不必欲與人則不能推閣閒處聽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養物不得伸其用是皆以愛惜為暴殄者也

葬師言禍福多本於景純之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所云龍穴沙水向背如柄鑿幽離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規避實難以是不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於詭奇沈啓南詩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

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莽曹如叩晨鐘寐者可以發深省矣中心叟墓前無地拜兒孫一語亦足發笑中心叟日本使臣有弔郭璞墓詩

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註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韶仲恭欲刑定一書用毛傳為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嚴榮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註全無發明用覆瓿可也此論甚公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止園筆談

卷六

三

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案水滸傳傳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京為是天罡為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稗官小說不盡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菴水滸傳微獨三十六人姓名見於龔聖予贊而首篇敘高俅出身與揮塵後錄所載一一脗合依本東坡小史工筆札坡出帥中山留以予曾子宜辭之以屬王晉卿晉卿一日遣僕送篋刀子於端王邸值王在園中蹴踘俛睨之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耶曰能之令對蹴大喜呼隸云往傳語都尉謝篋刀之貺并送人皆輟留矣踰月王登大賓眷渥日厚不次遷拜數年間持

節至使相傳所云小蘇學士即東坡而稍變其文耳都尉則  
說也保其貴不忘蘇氏每子弟入都問其厚亦有可取時  
梁師成自詭東坡之子二人皆變其權勢而叔黨卒終於  
小官可以知其賢矣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  
弟至以扇障面而過之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乃至云念與  
黨人偶同高祖此輩愧依師成不亦多乎鄒浩遺集有高  
俅轉官制

張伯雨句曲外史集中有魏國趙夫人管君挽詩落句云千  
秋鄉中名不沒墓有通兒畫老銀自注歐陽率更子通自畫  
母夫人銘夫人諱老銀

止園筆談

卷六

五

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濼榜文云有赤身為國不避凶  
鋒拳獲宋江者賞錢萬貫雙執花紅拳獲李進義者賞錢  
百萬貫雙花紅拳獲關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等者賞錢  
十萬貫花紅拳獲董平李進者賞錢五萬貫有差今關葉子  
戲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貫花紅遞降等采用叔夜榜文中  
語也  
東坡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  
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鬼以道和公  
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能其  
論始為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廣  
躡者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  
近世傳奇餘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穆傳古字

澤 河宗迎接章天子舍於漆澤疏澤古澤字

召 披圖視典章摺召註長三尺杼上推頭一名筵亦謂之

大圭召音忽疏召今作笏

音 披圖視典章文當永致用普事疏皆同昔古時字

詩 濟河伸乘章以飲於枝詩之中註水歧成詩詩小者也

音止疏即訛字

止園筆談

卷六

五

膏 膜畫居慮章膏余之人居慮註古疇字居慮疏言疇國  
之君居慮也慮平聲

刀 赤鳥之人章封刀壁疏刀古其字

隊 賓西王母章山隊自出隊古陵字

焯 憂吟世民章流涕焯焯音忽疏言忽然隕涕

瑤 曠野大獵章王勒七萃之士于羽瑤之上註下有羽陵

疑亦同疏郭疑瑤即陵字也

泐 重詭氏章至於長泐重詭氏之西疆註泐山名从泐

省音炭疏重詭國名从詭省音塵

瓊 瓊瓦瓊徽 又瓊瑤琅玕瓊瓦瓊玕琪徽尾凡好石之

器於是出註皆玉名疏說文作投音沒玉屬璫璫之美者也註玲瓏音鈴瓏說文曰玲璫石之次玉者音鈴勒璫今作璫說文曰石之次玉者音藻註以玲璫音璫璫當是璫字也元古天字郭以璫音璫璫近智周書世居解語天智玉之上天美者也微中从象古璫字通綠亦从之古有結綠今之翡翠玉也微音綠

解蠶 又天子觴重禮之人解蠶疏其君名音解蠶

筒崗 又筒箭桂薑百筒疏筒古荀字崗石鼓文作筒音筒

量名

纁 又絲纁離官疏纁音緇今之絲縹流蘇也官之纁成若

止園筆談

卷六

五

雕畫今名克絲

髓 又處以黃木髓銀采疏黃木髓銀采髓仍為璫同藻而

字屢變者古人寫字不拘一定之畫也黃木銀者黃為黃色木為青色銀為白色蓋三采也

齒齧俄箇箇 八駿翔行章右服齒齧而左綠耳右駟赤齧

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父為御箇箇為右註齒齧疑駟

字齧古驥字俄古義字音俄疏列子作造父為御箇箇為

右則箇同箇音齊箇同箇音丙

囑 巨蒐囑奴章至於巨蒐之人囑奴疏巨即渠蒐即搜國

名囑奴其君之名也說文彘讀若弱日初出東方湯谷所

登搏桑彘不也彘形今稱若木字从彘罔者主若水之義不流為奴故曰囑奴當亦弱

術籬粵繩 又術籬粵繩必佩百隻疏術籬粵繩皆玉器粵

同籬繩言其繩形如蜎籬文針起如磔也繩玉厄區也音

貽術古僅字術繩者僅僕所捧之玉區也粵抑或為男釋

典作傳

璣璣 又璣璣十儀註疑此紉葛之屬疏郭見以儀貯遂疑

為紉葛恐不然也好獻六種五皆以玉不應後薦紉葛璣

同連為昆旒之旒幾十二小玉璣同玕佩玉之細者故以

璣為量而貯之猶之以斛量珠

止園筆談

卷六

七

璣 又賜之銀木璣采疏璣猶璣也文畫之變也解見前

璣膏 河宗歸邦章乃遂絕璣膏之谷怵屢二音

璣瑠 又已至于璣瑠河之水北阿疏璣瑠者漆浴也

璣 又爰有璣漫之口註今有渠搜國疑璣渠字疏郭說非

也其字从炭从易从水蓋湯泉也漫浸沃也璣古湯字

斷 又斷多之訥註訥水涯斷音伐

陵 休漫澤章陵翟致賂註陵翟隗姓國也音峻

陶斃 宿祭章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陶古昊天之詩天子命

歌南山有陶註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政

康疑祭公以此規諫也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

之甚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疏義也

以四山所以象高為臺臺天須所以从毛

贈 虎牢章奔戎再拜詣首詣古稽字

防 次宿問告章天子乃宿于防即房字

止園筆談

卷六

六

止園筆談卷七

樂亭 史夢蘭 香厓

雪山互西域北為伊犁諸城準噶爾故國南則回部所居也  
越土魯番而西回部入大城城各屬小城五六直西曰庫車  
曰哈喇沙爾曰阿克蘇由阿克蘇而北曰烏什水山在其北  
路達伊犁由阿克蘇而西南曰葉爾羌由葉爾羌而北曰英  
吉沙爾又北曰喀什噶爾葉爾羌之東南曰和闐又其西則  
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布魯特之西為浩罕安集延亦回國也  
入城回首和卓木畢特舊為準噶爾屬國恃得眾心將叛之  
準噶爾誘執之於伊犁乾隆十九年定遠將軍班第滅準噶

止園筆談

卷七

一

爾乃釋其二子曰波羅泥都曰霍集占使歸安輯回城霍集  
占遂煽波羅泥都以叛二十三年將軍武毅公兆惠討平之  
二逆南走至巴達克山為其國王蘇爾坦沙所殺並擒波逆  
次子及家屬獻於朝以幼故宥其次子嘉慶間編入蒙古當  
差道光六年始以張逆叛亂緣坐發遣烟瘴云其時波逆長  
子薩木薩克率餘眾卡人西走入退木沙爾因嫉其國王攻  
巴達克山族滅蘇爾坦沙敖罕怒退木沙爾之不義也亦興  
兵滅之執薩木薩克以歸薩木薩克襲其祖私惠餘蔭又權  
請能鼓煽諸部遂為回國所尊重其子是為張格爾時入城  
入隸版圖北屬於伊犁將軍復以參贊大臣鎮喀什噶爾總



理山南事諸回民輸貢賦効力役安居樂業者將七十年矣張格爾潛資逆志以安集延恆入卡倫販鬻乃偽為商人雜其中往來各城窺偵因煽惑白帽回子隱相勾結而太平日入鎮守者皆不之察也嘉慶二十五年張逆突以數百騎擾卡倫及聚兵逐之則已遠遁出沒無常飄忽不可禁制道光五年秋八月彗星見 上隱憂西陲特調固原提督楊遇春以原官署理陝甘總督備之冬間張逆復入卡倫鎮守者巴彥巴圖引兵追之不及過汰勒克部落巴彥巴圖怒其不阻張逆也以兵臨之回眾方哀乞訴其不知遠縱兵殺掠回眾遁遂宿馬羣回夜襲殺巴彥巴圖伊犁將軍義烈公慶祥

止園筆談

卷七

二

以羣回肆逆入告 上以慶公措置乖方降授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使大學士長齡出鎮伊犁張逆聞回部動搖遂進居阿爾回莊以窺邊六年慶公至山南搜捕害巴彥巴圖者悉斬之回部益洶懼張逆乘機煽誘安集延布魯特及白帽回子擁眾直犯喀什噶爾慶公遣副都統烏凌阿等出擊之賊佯退誘至大瑪雜回莊樹木叢密伏賊四起皆戰死城遂陷慶公及從官八十人回子郡王一人死之變聞 上特授欽差大臣印於署陝甘總督楊遇春使統陝甘精銳甯夏伊犁滿漢兵二萬刻期進剿六月二十五日復以大學士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總統諸將授山東巡撫武隆阿

欽差大臣印馳往軍前與楊遇春參贊軍務以陝撫鄂山著督印籌畫軍需起復前陝撫盧坤總理糧臺於庫車並發京營健銳吉林索倫勁旅馳往濟師方張逆之既陷喀什總管額爾古倫失軍東走歸阿克蘇而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相繼陷沒逆勢益猖獗分賊眾犯阿克蘇守者為副都統長清與伯克伊薩克阿布都爾滿協力拒賊長都統令額總管將騎五百踰渾巴什河迎擊伊薩克分馬械助之賊數千列陣相俟天忽大風額總管縱馬隊乘風進擊賊大敗遁烏魯木齊提督達凌阿將兵一千六百來赴援乃與安西協副將郭繼昌參將王登科協領都倫布都司孫旺列營北岸以

止園筆談

卷七

三

防城守備益固賊盡銳爭渡一日數次皆擊退之賊復乘夜潛至分隊圍都協領郭副將營阻其應援郭副將孫都司力戰破圍額總管引錫泊兵夾擊之賊潰諸將奮勇撲勦北岸之賊皆遁去八月張逆使伯克二人為間諜入阿克蘇謀誘回眾翻城阿布都爾滿擒斬之賊復大至諸將與戰於渾巴什河殲戮之無遺陣斬賊首庫爾拔兵丁單超才斃賊首素爾皮降 旨褒嘉長清 賞戴花翎擢單超為千總復賞兵部尚書王麟花翎以長清其所舉也阿克蘇為扼要地賊三王皆為長清等摧破凡擒斬五千餘遂不敢復至北岸東四城以安張逆堅欲陷阿克蘇乃自葉爾羌增遣賊眾

使腹心回酋將之營於柯什坪以俟。冬十月，上念天時向寒，東兵遠行數萬里，命署陝撫徐炳人賞一皮衣，有衣者給銀四兩。十一月，參贊楊制府統陝甘兵先至，令固原提督楊芳渡河擊柯什坪賊，盡殲之。斬張逆腹心五人，而南岸亦肅清矣。十二月，長將軍武參贊至，諸軍漸集，長將軍奉密旨，察回部叛亂之由，詳陳自嘉慶二十年後，歷任參贊松福、繼弼、斌、靜、漁、色、永、芹、疎、防、巴、彥、巴圖、濫、殺、狀。上震怒，治松福罪，執斌、靜、下之獄，追奪永、芹、巴、彥、巴圖、濫、殺、恤。諡七年春二月三日，大軍自渾巴什河進討楊軍門總理翼長統率滿漢以固原精兵三千分五營為前鋒，楊制府將右止園筆談 卷七 四

左右隊翼而夾擊賊，遂大潰。楊制府武撫軍窮追三十餘里，斬賊萬餘生俘三千，獲器械無算，遂入賊營，館其數飽食，休息軍勢大振。二十五日至排子，張逆擁賊十餘萬，據沙布都爾莊，掘坎設險，伏巨礮十餘於陣前，騎賊在中，步賊左右列置陣，互二十餘里。大軍三萬六千，牆進列十里，賊以騎誘我軍將侯近而然礮也。將帥知之，令步隊勿進，以馬隊且前，且卻與相持，誘使發礮久之，賊礮遺火聲如雷，烟燄迷天，大軍鼓噪爭進，以連環槍礮急擊之，賊死者甚眾，猶據渠不退。將軍參贊令步卒奮短兵，奮渠殺賊馬軍由左右夾攻，安集延大頭自色提巴爾第馳馬擊鼓督羣賊死鬪，大軍馬隊橫截斷賊陣為數處，槍矢如雨，馬甲具洪阿射色提巴爾第殺之。馬甲圖明阿躍入賊陣，奪其鐵甲，烏槍戰馬賊大敗奔潰。我軍悉眾追之，突有伏賊萬餘自西北村來橫衝我軍，幾為所斷。時後隊不及千人，楊制府獨引精兵百餘，建大將旗，扼橋以拒之。立馬橋上，鬚髯如神，賊望見懼不敢進。我軍以大礮擊之，俄而前軍還，楊制府督之急擊賊，皆敗去。追奔三十餘里，擒斬四萬餘人。陣斬回子大頭目素丕卡克安集延頭目占巴克時已入夜，大軍卽地為營，將士執械環坐待曉。而進二十八日至大河堤，多陵阜沙河，賊設十餘所，以邀大軍。殺聲遠震如深谷水吼，將士皆失色。楊制府楊軍門鎮定如

常勒兵促隊使前後相應不進者斬前鋒奮勇搏戰日加已  
 賊大隊始散我軍且戰且進日加申賊大敗悉眾遁去將軍  
 參贊收眾而憩二十九進軍遇小回男婦數十人攜羊茶迎  
 大軍言昔為張逆所逼今願投誠且為嚮導長將軍詢軍所  
 從人皆言大略近而賊有火礮埋伏小路雖少遠而無阻將  
 軍信其言引軍從之乃誘大軍至七里河岸河形如弓外抱  
 闊十餘丈河橋已斷望對岸長堤環繞林木深邃內隱屋宇  
 則阿瓦巴特回莊也逆回二十餘萬開大梁三道以俟大軍  
 列陣林木中旗幟亂飛號鼓交鳴槍礮下擊數千萬聲並發  
 如山裂海翻頃刻飛火發地我軍陷其陣中仰攻不利發槍  
 止圍筆談 卷七 六

數十萬回同聲誦經繼而槍礮鼓號愈急瀟瀟二下大風起沙  
 石飛擊人幾不能立蓋回子用劄谷術也劄谷形如小石生  
 野豬頭腹半馬腹中及蜥蜴尾上回子用之洶於水而誦呪  
 則致雨震於雲馬尾而誦呪則致風即唐書中之赭丹輟耕  
 錄載其物而不知其名我軍見風作人各自危楊制府迎風  
 跪禱風不止長將軍以我軍既未能制賊而天地晦霾戰亦  
 失勢欲退四十里而軍楊制府楊軍門力持不可並慮賊乘  
 風偷渡搶奪軍械急令健勇馬隊赴河岸防賊甫至河賊果  
 蟻聚渡水見有備而遁五更風漸微過聞賊中連呼胡大托  
 巴胡大譯言天托巴譯言利害也楊制府知其計窮乃與軍  
 止圍筆談 卷七 七

目百餘斬之搜捕張逆不知何時歸案矣三戰之捷也

上以...

奏...

子...

軍...

英...

木...

積...

蹤...

保...

將...

阿...

衛...

一...

時...

上...

大...

軍...

聞...

賊...

雀...

追...

三...

特...

曹...

嘉...

恩...

底...

命...

轉...

上...

可...

太...

喀...

無...

逆...

行...

等...

行...

軍...

駐...

其帥凱撤官兵入關赴都 陛見授欽差大臣印於楊芳  
 即以爲參贊大臣六月生擒張逆之姪解京楊軍門復進兵  
 窮搜追捕七月七日遇賊於塔里克打坡側副將郭繼昌  
 前迎敵賊據山施槍矢協領壽昌奮勇仰攻殺賊二百餘  
 領都凌阿委參領郭全先登皆戰死官軍斃紅衣賊目三人  
 賊始退仍負隅抗拒楊軍門督領隊安福分路進攻令郭繼  
 昌等出賊後腹背夾擊擒斬一千五百餘人賊始潰散侍衛  
 色克精額委參領巴爾江阿守備蔡汝寅參領哲里善皆沒  
 於陣楊軍門亦收眾而止奏入 上命議恤陣亡將士安  
 福首先擊賊致受槍傷賞號譽勇巴圖魯而以將軍長齡等

止園筆談

卷七

十

調度失宜不能立定王見籌辦萬全轉屯兵荒微延日糜餉  
 致零星賊匪傷及官兵交部議處部議長齡楊遇春楊芳武  
 隆阿俱革職加 恩改留任十一月 上以張逆愈竄  
 愈遠追捕杳無端緒 命直隸總督那彥成馳往籌辦善  
 後事宜那制府奏請從官文武二百餘人十二月 上以  
 邊陲安靜兵已不用命將軍奎舒解揚威將軍欽差大臣印  
 遣官齎入都蓋 旨未至而張逆已就擒矣初張格爾既  
 逸往來卡外諸國諸國以浩罕巴之後皆敬重之官軍既屢  
 捕不獲楊軍門謀誘致之乃募白帽回子使偽奔訴於張逆  
 曰自大兵居四城回子實不堪命今楊大將軍已入京大隊

亦撤時近歲除若掩其不備而攻之可大得志而諸回亦得  
 息有願以銀五十萬爲獻張逆信之遂復糾約阿坦台布魯  
 特次勒克部眾同入犯將至卡部眾懼不敢進張逆怒悉遣  
 之而自將騎五百由開齊山路潛入向阿爾圖什回莊二十  
 七日大軍偵騎千總索文馬兵葉榮飛報賊至張逆行二日  
 將至阿爾圖什覺白帽回子之詐遽飛馬回竄出卡值黑帽  
 回子持械逐擊之並告大軍楊軍門簡驍將督精騎晝夜急  
 追之長將軍提兵駐卡倫爲後繼二十九日向午追及於喀  
 爾鐵蓋山山高氣寒積雪深沒膝楊軍門令馬隊分馳前斷  
 其路以防竄逸擊殺賊二百餘張逆據山擁三百騎死鬪楊

止園筆談

卷七

十一

軍門將馬隊繞出其背麾諸將阿勒罕保等縱兵圍而攻之  
 賊勢不支竄入山谷大軍追殺三百餘人餘賊逆散莫知張  
 逆所在利勇巴圖魯都司段永福縱馬入山從騎僅屬者數  
 人至山口遇白帽回子一人執問之告以張逆甫入此谷並  
 言其服色段都司殺白帽回子而進至山趾則張逆棄馬登  
 山已半十餘賊從之疊嶂摩雲石棱冰滑段都司解狐裘棄  
 馬直上賊擊以鳥槍段都司俯身鉛丸出其上再擊出其左  
 右復擲石下擊不中進益猛顧從兵似稍沮段都司大呼  
 曰回子計已窮眾速進遂直前擒張逆從賊八九驚而散走  
 張逆拔刀將自刎段都司奪其刀執之從賊復環集抱張逆

首且叩頭曰此和卓也願勿驚之段都司詰之曰此果張格爾乎賊曰然段都司麾從兵揚發田大武馬甲訥松阿舒興阿盡縛之賊之初擁張逆而遁也遺三十騎胡超額爾古倫伊薩克肅銳掩捕斃五賊餘皆滾山奔竄擒賊首伊斯拉木素皮察克詰知張逆乘青馬衣藍色金絲緞袍綠皮鞞既得張逆所向奮勇追捕胡超先馳至山下段都司方縛賊奮前助力楊軍門督軍繼至見段永福短衣持兵挾一回踴山而下遽迎問曰張格爾何在應曰在此楊軍門大喜立解貂以衣段都司遂駐軍分遣將士搜山紅旗奏捷八年正月楊制府 陛辭出都二十四日捷奏至 上大悅天語褒嘉

止園筆談

卷七

七

沛降殊恩封揚威將軍大學士長齡威勇公世襲罔替並授御前大臣賞戴寶石頂兩團龍補服雙眼花翎復紫韁封參贊大臣固原提督楊芳果勇侯世襲罔替在御前侍衛上行走賞戴雙眼花翎用紫韁查其子年若干有無官職皆賞御用器物並頒賞件參贊大臣署陝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雖未與其事追敘三捷復城功與長齡楊芳同開復任內一切處分加胡超提督銜給騎都尉世職授段永福參將給雲騎尉世職皆頒賞件加額爾古倫副都統銜擢馬甲訥松阿舒興阿防禦賞號佩勇巴圖魯擢楊發田大武守備賞號直勇巴圖魯四人皆賞戴花翎伊薩克晉爵郡王亦頒賞件

文武將吏兵丁回眾皆敘功頒賞祭告 嶽瀆 陵廟

告成太學加上 太后尊號勒石紀功宜諭中外舉行

慶典長齡奏關帝垂佑請於徽號中加數字從之再敘恢復

四城功實授楊遇春陝甘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

加長公太保楊侯太子少保那彥成既西出嘉峪關聞張逆

就擒露布過遂留駐關下奏請進止 上命酌減從官仍

往籌辦善後俾長齡交代迅速來京展 觀四月長公至

行郊勞禮錫宴賞四團龍補服時胡超 陛見在都奉

旨入宴並頒賞件五月副都御史誠端等生檻張格爾至

京師獻俘 廷訊磔於市那制府至回疆剔釐積弊增官

止園筆談

卷七

七

弁俸酌改營制禁回人不得為本城伯克伯克不得由通事

進用修城池安兵民西域大定十月三日歲事而歸復留甘

肅辦奏銷九年六月至京 陛見 上命圖功臣長齡

楊芳楊遇春胡超等於紫光閣右西平武功紀盛原本邸鈔

參以王公錫朋自軍中所寄家書錫朋甯河蘆臺人吾邑張

公泰來高足弟子也由武舉任都閫從征西域故知其始末

甚悉後以總兵官死定海嘆夷之難 楊官保之在川楚軍

營偶病不能戰奎帥伎其能乘公不出盡易其麾下將卒而

以善奔者疲癯者與之公素敢戰疲卒惴惴公顧不復言戰

日視衣食肆技擊偶值賊無多少輒堅壁自守將士或奮請

出公止之曰汝曹未可戰也遇辱賊將士爭請趨利公堅不許眾曰吾公敢戰何今懦若斯雖同列亦謂公失部曲不復能戰也已而又遇辱賊將士環跪請公曰汝曹皆願戰乎請曰甚願成列而出公身先士卒大破賊請窮追公遽令止歸營語將士曰人人謂吾軍疲而今戰勝可賀也椎牛醢酒闔營盡歡自是量敵出戰戰輒勝用之二月遂為精兵所向無前而公故部曲懷公恩他人不能用也稍稍亦復歸麾下矣

止園筆談

卷七

四

旗纛率將校羅拜遂令歸營將校皆請前擊賊公曰今無一卒止數十員官何以為戰速歸眾猶不肯齊軍門時官遊擊為公掌營伍諭之曰今來視戰地明日當全軍出眾乃歸明日公將之濬縣大營見總督令將校十人為隊者三分路偵賊約合隊中路見公公行至所約處不見一將駐馬望一騎飛馳公驚曰非外委王某乎王至前氣急口又素吃期期再三呼曰速發兵已戰矣公怒曰令汝輩偵賊何為輕戰此間非大營安得有兵令從校四十速往援而自以儻從十餘人去蓋偵騎出而相遇於路遂議同前嘗賊時賊二萬餘據道口三十騎直前衝擊賊大至千總李鴻春騎生駒驚而墜手

殺數十人然後死柯外委王亦戰死賊數千已渡河楊都司躍登浮橋揮刀斬索舟遂流賊後至者不得渡三十騎縱橫出入賊當之者死傷甚眾將校程貴傷吻裂至耳血戰不已援騎至刀矛雨下七十騎斬賊幾二千賊來渡者亦驚奔蘭筏外史誤紀敗績而不知是役非成師也賊與公戰列大礮三將擊官軍公顧將校曰奪礮應聲飛躍入賊陣賊披靡遂挾礮而歸地礮之為賊擲火所然也把總朱祥震死城半摧賊樹軍實土頃刻而固復灌地礮以水公怒令將士斬木聚之立柵肉薄攻城賊蒼黃抵禦而公已潛令於聚木外別開曲道為地礮五日而成賊不知也城既裂礮石俱飛齊軍門

止園筆談

卷七

五

乘馬躍登賊擲以城輒額足皆傷殞於城下久之蘇解弓矢援槍復登當前者皆斃乃貫幟而呼賊迸潰眾遂畢登今副戎段公以生擒張格爾著功名公部曲健將也從公在滑公偶與當事件段輒奮欲為公死在西域一日戰罷步入糧臺呼曰飢甚速啗我連飲酒數斗忽自將鬚歎曰今竟老矣恐不足為 朝廷出力眾詢其故曰今傷而覺痛矣視之脛洞於槍血殷鞞征滑之役以河南兵違楊公軍期故道口敗賊得從北門入助守而李文成司寨之遁亦由北門出使河南兵先據其北則事可早蕪蓋聞之從軍將校云顏軍門駿烈山東人力雄千夫與諸將角技坐胡牀八人攢矛刺之軍

門手矛一揮八元皆墜地或折柄嘗提督陝西征滑時陝兵  
長矛擊刺勁捷如飛楊公甚獎其精銳顏所教練也質異人  
不近婦人輒筋骨擊急不適以故雖在行陣無虛夜王廷棟  
起自鄉勇馬上揮大刀三十斤前無堅敵楊公愛之收諸麾下  
自滑從至陝未久而卒官止把總以上諸事不足為楊公  
重顧其大者國史家乘備之矣茲特記所及知者也類記諸  
勇猶是記楊公事之意耳

洪秀泉廣東花縣人世業農道光十七年病死七日魃魃後  
即稱天傳敘遠近貧苦無識者多從之稱曰先生互相誑惑  
徒黨日眾先在紫金山為盜賊黨繼至佛山鎮之愛山寨

止園筆談

卷七

末

楊秀清者湖南衡州耒陽縣民也其父大朋於道光二十五年  
年犯法當斬邑宰並捕秀清秀清懼逃入廣東拜秀泉為父  
繼與土匪蕭朝貴馮雲山韋振石達開李振法黃生才七人  
結盟轉入廣西在鬱林江濱上下劫掠東拿西竄出沒無常  
如是者兩年時巡撫鄭祖琛因循怯懦不能先事捕賊至三  
十年庚戌六月金田盜起四方響應學使無可按試始以小  
寇上聞而賊勢蔓延已駭駭乎不可遏矣嗣是由廣西廣東  
竄兩湖三江并分股竄及直隸山東等省逆蹤幾遍天下咸  
豐三年踞江甯僭偽號東南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偽西  
王蕭朝貴潯州武宣人洪逆妹婿也偽南王馮雲山與洪逆

同縣幼讀書同學相善偽北王韋昌輝偽翼王石達開皆潯  
州桂平人其初與洪逆傳教者惟馮雲山為最先其後助洪  
逆肆虐者惟楊秀清為最悍秀清自封為歡慰師聖神風采  
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千歲後又脅封為萬歲開科  
兩次詩文題皆經呪中語第一次偽狀元江甯人第二次偽  
狀元揚州人狀元之外別有幾等名目但取人不多耳有某  
生者全家被擄賊黷其才逼令赴考詩題為四海之內皆東  
王其詩曰四海皆情士奚容此跳梁人猶思北闕世忽有東  
王文武廿尸素兵民畏犬狂烽煙連郡縣戈戟遍疆場膽為  
紅巾破愁隨黑髮長傷心憐姊妹含淚別爺娘滅賊全憑向

止園筆談

卷七

七

殃民總是楊逆秦何處好搔首問科陽賊以詩涉訕誘遂被  
害凡賊裏脅之人能寫字者派司筆墨呼之曰先生老弱膽  
小者任擗擗炊爨之役其餘給長矛刀鎗驅作前鋒退即斬  
以二十五人為一百二千五百人為一萬每詐稱十萬者實  
祇二萬五千人耳賊中夜間口號或曰讚美上帝或曰魂得  
昇天每夜不定何句作為暗號名火藥曰紅粉礮子曰團馬  
擡槍曰長龍鳥槍曰小礮賊不洗臉以愈污愈黑為上蓋取  
其面形兇惡令人見而生怖賊赤腳居多間有穿鞋襪者即  
係偽職率皆短衣窄袖新裹脅者見大賊目混稱王爺中賊  
目混稱大人小賊目呼其姓曰某官賊呼其下曰舊兄弟新



兄弟不等每遇訴事老賊往見大賊自新裏者不得與  
陸戰用火莫善於陸遜梯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壁外莫著  
於明太祖鄱陽之役然皆草木蕞荻之類束而灌脂又趁風  
勢雖間以礮礮未聞全用火藥火器也惟建文東昌之戰燕  
軍為火器所乘死者萬餘人味一乘字則戰酣而用非全恃  
以決勝也成祖因之有神機銃礮之屬其製始盛五軍鐵騎  
恃之益彊至宣宗嘉峰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敵不能支  
而後以此乘之則用之次第可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為  
護身符敵佯挑戰誘我或先驅所擄人民嘗我火器疊發敵  
疊為進退藥盡敵衝而前全軍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  
至不及發而先走者則火器反足誤事也

止園筆談

六

宋清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時楊彥瞻以  
工部郎守衛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  
鄉曲以為至榮而二公各以書為謝且辭焉彥瞻答之略云  
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及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  
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既而閩門賀焉宗族賀  
焉媼者及友者容者交賀焉至怙讐者亦姑恥羞愧而賀且  
謝焉獨居一室局鑰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  
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  
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尊

而用心愈縹武斷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姦惡把持州縣者  
有之是一鄉之榮一書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盛嘗  
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  
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  
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相知而不以告罪也  
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  
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  
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為然則  
已若以為然則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  
眾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

止園筆談

卷七

九

書為之悚然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  
僉名於上使一僕徧投之俗以為常司馬公在臺閩時不送  
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榮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以成風  
既勞作偽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今時風俗  
益薄昔日門狀有大小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  
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據此則節下互送名片之風自宋  
已然

世說稱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黃父母惡之藏之葫蘆葉  
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

其所生則皆善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托胡蘆而生也  
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

捷夫即金之所謂報錄人也見宋龔希仲中吳紀聞

北瓊山弔武穆樂府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  
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詞嚴義正與前論大不相  
同以稱史筆

新城王季木題項王廟壁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八關更肆阿  
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姆  
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  
亦鼠虎亦鼠古今判劉項無此雄快

止園筆談

卷七

干

劉須溪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武節李陵  
詩噫馮海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  
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釋曾題楊妃上馬  
嬌圖云此索清平詞赴沉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  
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二先  
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  
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甯不知懼乎

元人貫酸齋以樂府得名同時有徐某號甜齋時號酸甜樂  
府

宋晏幾道字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

類公兒撥漆梳

宋田元均狹而長魚軒富貴國女弟閱而短石曼卿目之為  
龜鶴夫妻

史惜痛餘雜錄有叔訟姪者稱其夫婦曰姪夫薑婦四子為  
新

明社中立為義武節度使舊備車三千乘歲挽鹽海濱民苦  
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飛雪  
二字極妙

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  
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為名言

止園筆談

卷七

三

何道天常言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而常為士類家不必  
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

獨醒雜志董侍郎敦逸仕於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  
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甘  
齋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  
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  
不侔矣侍郎之父第十其人故云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况餘人乎廉頗善飯馬援  
操鞍嬰鑠李靖雖老尙堪一行皆為是也

范文正公曰凡作官者私臯不可有公臯不可無天下名言

北齊火輓錄載有落解者作啟事痛試官時了標光為試官復其啟曰輓置而藏何妨於待價之玉璽雖自試真所謂不祥之金

方望溪云凡為人子雖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媚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媚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為人婦雖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媚女肯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

唐柳氏自公禫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誦誦常刑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

止園筆談

卷七

三

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富家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眾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者明孰論於此而聽之藐藐所在皆是姑識此以示兒輩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為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世傳隸書始於秦程邈減小篆為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勗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考洪适所輯西京僅一二

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卷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後有發其歸猶家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則隸非始於秦也源於周也且非徒源於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馬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行而為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耶

止園筆談

三

桑悅獨坐軒記云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紜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紜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

國初穆將軍成格驍勇絕倫性喜田犬雖矢石如雨之際牽挽撫弄亦不離左右人稱細狗將軍  
唐法門寺在扶風縣北崇正鎮唐憲宗迎佛骨於此今寺內有韓文公祠異端正學不兩立後人獨喜調停而並存之可笑多此類也

止園筆談卷八

樂亭 史夢蘭 香崖

儀禮始述乎稱外兄弟舅之子稱內兄弟間若璩云今人稱妻弟為內弟非也從史記當稱妻弟從漢書當稱婦弟云云然顏真卿家廟碑銘云祖昭甫士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父惟貞少孤育於舅仲容氏蒙教筆法是仲容乃昭甫之妻弟也而云內弟則妻弟之稱內弟自唐已然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句

止園筆談

卷八

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珣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敵國中云

今人演戲以滿林笏為郭子儀事案唐書乃崔神慶事也見本傳

直隸二字見宋史直隸省三字見元史趙普傳普與帝謀令節鎮所領州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元地理志序曰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州領縣而又有腹裏之名腹裏者一中書省統領燕南山東山西河南河北諸路之地也

行中書省十有七而中書省有二焉其他有一路領府州州州領縣者而府與縣又有不隸於路而直隸於省者至明竟以直隸為一省之名 國朝因之若所稱直隸州者則猶元直隸於省之制也

左氏崔杼娶東郭姜以其孤入今之帶來子也

念珠之數一百八顆佛氏之義蓋取其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而為之見瓦釜漫記

江湖間呼舟子為家長或疑其卑賤不宜稱之若是然老杜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古今詩話謂蜀中以篙手為三長老老杜之語蓋本於此又戴氏鼠璞謂海濱之人呼篙師為長

止園筆談

卷八

年則家長之稱有自來矣

章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大半又枚乘傳倘得十半為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詩家釀唯殘剩半瓶猶小半也十半與半字甚新

兄弟之孫曰猶孫蓋原猶字而推也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銘

凡僧人偏衫肩下有大環名曰哲那環見鄭元祐遂昌雜錄象牙性堅而製器者雕鏤山水人物細入毫髮間之匠氏云凡牙鑿解之後醃浸經宿則轉如腐雕成再以木賊草水煮之則堅如故矣物理相制有不可解者

始祖曰鼻祖始生子亦曰鼻子見王伯厚漢制考

廣州海中常有浪三日連珠而起聲若雷轟名三口浪相傳

舊有九口馬伏波射滅其六屈翁山先生有射潮歌云后羿

射日落其九伏波射潮滅六口海水至今不敢驕三口連珠

若雷吼人知錢王射潮而伏波射潮罕有知者

浙江鄉試例不出大學題以其不利也廣東亦然或有犯者

非貢院被火則主司有禍而尤忌聖經一章其理有不可解

者梁紹壬云

俗語稱富貴家有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之語寒食一節古無

賞心樂事豪家俾畫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者見突虛竈冷頗有寒食禁煙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外頭趕兔屋裏失獐蘇東坡艾子雜說中語

石殿撰韞玉錢塘權歌五首其一云羅刹江船棗核同碧紗

窗子拓西東行人終日沙頭孔只候潮行不候風註云孔音

闖江船無纜首尾各一穴植木於中以定船謂之曰孔又註

云俗謂八月十八日為潮生日船上婦人相謂曰同年嫂

雀入大水化為蛤雉入海化為蜃蛤與蜃原不皆雀雉所化

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謂輪迴之說亦然謂輪迴為

必無者宋儒之偏見也謂輪迴為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論也

然觀列子有死於此者安知不生於彼之言則知輪迴之說

自佛氏未入中國以前固已開其端矣

蘇世長本唐名臣而史載其為刺史因民不卒教責躬引咎

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撻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獲

者無不笑之此事殊可噴飯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為第一我此與世說友為我之半一語

同義

高麗史百三十九卷國人鄭麟趾等編纂其與服志載蒙古

俗剃頂子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開剃此元史所未載

宋制皇太子即位於內則市人排簪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

掃閣故必先為之備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止園筆談

卷八

四

史記荆軻傳得趙人徐夫人匕首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

子也夫男子而以夫人名猶馮婦男子而以婦名甚奇

列子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其肉而棄之然後埋

其骨巧音窆今俗呼葬至陵遲者曰剛似不如此字為古然

字典不載

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承以陽鳥接以圓方註陽鳥屋四角引

出承短椽者連接或圓或方也案今廟宇轉角殿所謂飛簷

當即此俗亦稱飛子

鐵冶西去遵化州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羣山連互

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鍊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

六鍊而成錒鐵由熟鐵九鍊而成鑪有神則元之鑪長康侯也康當鑪四十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鑪而死眾見其飛騰光燄中若有龍從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為崇宣侯二女遂封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

金華子有舉子能為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此與李白李亦之事相類

利瑪竇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

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

止園筆談

卷八

五

尼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

應庵隨錄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早逝母陳氏改贅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後子理諱死遠東文貞甫十

二歲即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果贈一品夫人復為乞恩除免京戍籍回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尚書張公鑑

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即改嫁育於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

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授封太夫人明朝嫁母而歸受封者僅此兩見案張允中尚書吾郡昌黎人其墓在昌黎城西南

六十里外南距樂亭城廿里許俗呼張家老墳余嘗經過其地見楊太夫人之墓獨巋然於眾冢之外旁有諭祭碑並未與其夫合葬初不解其何故今閱此了然尚書明史無傳昌邑舊志亦寥寥三四語無從詳其世系豈以其母改適而有

所辭歟  
康熙末年順天鄉試及會試房考官特命每房各用二人同閱試卷使之互相覺察彼此鈐制雍正元年仍改照舊章各房止用一人校閱以專責成

雍正三年 上諭 先師孔子聖諱理應迴避前降旨令九卿會議具奏經議凡係姓氏俱加下為邱字凡係地名

止園筆談

卷八

六

皆更易他名至於書寫常用之際則從古體止字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止字是仍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

查毛詩及古文作期音者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下為邱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下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

八年 上諭各省選拔生員到京考試前據閱卷大臣奏稱湖北一卷文理荒疏部議革去選拔及查其姓名則湖北應山縣生員楊可鏡係明臣楊漣之元孫楊漣之子楊之

易為江南松江府同知於順治四年遭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叛捐軀殉難忠節凜然即楊可鏡之曾祖也朕思楊漣父子

兩世忠義其後嗣子孫皆能自立品行無虧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曠學臣將伊入於選拔之內未必不因此起見但不將緣由奏明是其辦事無識無才之處耳楊可鏡準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引見

十一年

上諭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

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彝以虜為鹵等字樣閱之殊不可解揣其意蓋妄為本朝之忌諱曰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地所畫之境也上下天所定之分也我朝 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

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

止園筆談

卷八

七

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濱山脈梯航納貢之倫莫不尊親奉以為主乃復追溯開創帝業之地目為外夷以為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為夷然則夷之字樣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也明矣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為錯謬漢書註云生得曰虜謂生得其人以索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隔互相詆訛北人以南為島夷

南人以北為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於不能臣服之國反以為虜號滿洲住東海之濱並非胡人亦從未被虜若言東夷之人則可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惟準噶爾背天逆命自棄於主化之外或可呼之為胡虜耳至若王師入關漢人順命心悅誠服而為臣子在本朝尚不忍以漢人為虜而漢人轉以此為本朝諱豈獨昧於大義並字義亦失之矣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文移字跡未便混同初非留此以為中外之分別乃味於君臣之義者不體 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迹於文藝紀載開刪改夷虜諸字以

止園筆談

卷八

八

避忌諱將以此為臣子之尊敬君父子不知即此一念已犯侮慢大不敬之罪而不可追矣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揭告示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其從則書籍若一概責令填補更換誠恐卷帙繁多或有遺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擾累著一切曉諭有情願填補更換者聽其自為之

查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散人與華亭同干支又號後乙卯生休甯人居江都

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 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

歷經圖思阿並伊公兩任凡四年事竣總核黃文賜著有曲  
海二十卷

吳圖次綺江都人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奉 詔轉椒山樂府  
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出守湖州多惠政  
廉得大猾所在單舸擒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為  
捐俸卜地葬焉湖人稱為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節風  
雅也

顧狹君嗣立長洲人康熙進士選庶常改中書以疾歸關秀  
野草堂集四方知名士觴詠其中家有古酒器三大者受十  
三斤餘遞殺秀野署門曰凡酒客過門請與三雅詰朝相見

止園筆談

卷八

九

決雌雄蓋疑其身無與抗者時目為酒帝

明徐本字以道姑蘇人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  
則界烏絲闌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  
勞無用也見湧幢小品吳穀人羣鳥養羞詩社鼠搬薑智蓋  
用此原註失考

食桃不康見李思戒馮道語出北夢瑣言

廣東東莞呼奴之大者曰蕉葉其名甚新

明武宗製冠翎有三英二英一英之分見明史輿服志案翎  
以天鷲羽染為藍色王瓊為兵部尚書賞一英甚以為榮今  
之賞翎蓋仿於此

柳州廬陵皆嘗自表其先人之墓

張守節史記正義發字例云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  
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寅申巳亥皆  
起寅則上在巳去  
在申入在亥也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  
難辨列故略舉四十二字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  
蓋自齊梁人分列四聲而讀經史者因有點發之例觀守節  
所言知唐初已盛行之矣宋以來改點為圈如相臺岳氏刊  
五經於一字異音皆加圈識之

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  
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

止園筆談

卷八

十

日癸丑謂太史之誤見賓  
退錄宋史歷志不載其事是文敏有此  
議而廟堂未之行也頃見寶祐四年會天曆是歲立夏四月  
三日甲子其夜子初一刻則子初係前一日終宋世未嘗改  
易元明至今猶承其舊洪氏於推步本非專門輒議太史為  
誤非也

秦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者自稱沖真先生時  
王佐為吏部員外郎持白執政曰婦人安得此名今當追正  
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死卒奪先生號見陸游  
王佐墓志

今人但知送窮不知迎富亦有故事魏華父有二月二日送



甯北郭迎富故事詩云才過結柳送貧日又見簪花迎富時此蜀中舊俗不知今尚行之否

南齊周盤龍傳太祖曰我若不沒齒則應破齒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俗以居憂者為孝子蓋本此

孔氏談苑有人問秀州崇儉縣民長官清否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宋陳恭公制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異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致仕

宋人有論少陵拙於為文退之窘於作詩者申難紛然卒無止園筆談

卷八

十一

歸宿獨陳無已默默無語眾詰之無已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拙於文窘於詩或亦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

清字從後豎讀至前漢字從前豎讀至後回字從前橫讀至後番字從後橫讀至前

金川瑣記載金川喜熟天星米一名喇嘛酥米如黍粒可作糧食葉經霜紅如老少年秋深滿山紅葉亦一大觀吾鄉所稱西方穀當即此

兩金川俱出南瓜其形如巨橐圍三四尺重一二百觔每一

枚輒用四人昇之

正月初三為萬神都會日三元延壽書初九為玉帝生日集

二為雲開節岳陽風土記十九為收燈日夢華錄又名燕九節邱真

事見帝京景物畧二十五為填倉日北京歲時雜記二十九為池陽送窮日景物畧

二月初一日為中和節舊唐書初二為巢人迎富日又為小遊

江日俱見歲華記麗譜又為挑菜節踏青節又為竹本命日種樹書初

五為太上齋日天寶經初八為芳春節道經十二為花朝或以十

五為花朝十六為黃姑浸種日談薈通考作三月十二

十為小分龍日談薈或作四月二十日晴王早雨主水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三月初一為波梨天奏事日道經初三為修禳日 初九為高

昌國寒食日高昌行紀十一為麥生日嘉定縣志二十為天倉開日

遵生八牋四月十六亦然 二十三為天妃誕日道書十九為浣花日老學

四月初八為佛生日設浴佛會荆楚歲時記 二十九為天休節道書

五月初一為端一節乾瀆歲時記 初四為重四節溫州府志 十三為龍生日岳陽風土記 可種竹齊民變術所謂竹醉日也 十六為天地合日老學 二十為大分龍日鳥程縣志 三十為分龍節經

六月初一為波斯歲首唐西戎傳 初六為祈六六福日東陽縣志 十三為太乙朝元日道書 二十四為觀蓮節又為九天生日集

七月初五為修迎秋齋日法天十八為散孟蘭盆日歲華紀

八月初一為天醫節潘居初八為竹醉日山家

九月初十為小重陽輦下歲

十月初三為龍聚日道十五為下元節搜采異十六為盤古

氏生日史又為寒婆生日農政全書十九為五百羅漢會經

日藏

十一月初一為聚星堂賦雪日東坡十五為東坡作重陽日

十二月朔一為八仙聚會蓬萊日道初八為浴佛日事物

二為百福日道十三為太乙朝元日道二十四為小節夜乾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歲時 二十五為老子度關日初學二十八為修迎新齋日內

二十九為小除日北京歲

人皆知養其田莫知養其心何謂養心博學多聞此孟子外

書語也今人不求以學養心而坐使牛溲馬勃充塞胸臆問

真成糞土之牆矣豈不可歎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得

名兮歎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

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此載孟子外

書中與內篇所論何刺謬若是

外書又云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

也毋爭功將才也與士同甘苦將道也使為將者果能從事

斯語將不備為名將且可為名賢然而知此者少矣

明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

篇略不經意嘗謂人曰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為法答應而已

連稟付之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恃此也

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升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處

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唐御史李舟語也雖近俚亦理

到之言

閩史記樓莖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君謂莊賈也又張儀傳

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是稱人曰君自稱曰臣其來

止園筆談 卷八 四

已久今人印章有稱臣某者蓋本此

蜀中自嘉定至隆慶江間有魚曰魚身廣州文昌縣有井出

巨魚紅頂名魚爺見一統志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向皆以愿為西平王長子惟閩若璩

博湖掌錄辨李愿別是一人詳漁洋居易錄

自明至 國初曲阜縣知縣皆以孔氏子孫為之蓋始於後

周郭威說見香祖筆記

任邱邊大綬為米脂令發李自成祖父墓賊旋敗死與唐末

黃巢事相類巢事見王氏聞見錄

唐就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今人相沿以為不宜上任載

植鼠璞云釋氏曾論天帝釋以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  
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以此三月不行死刑  
曰三長月因禁屠宰不上官菽園雜記謂新官上任應祭告  
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是五行家  
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北齊書文宣帝將受魏禪或曰五月  
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  
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而顏師古注漢書李廣數  
奇以為命隻不耦是則以隻月為良隻月為忌喜稱憎奇古  
人已有之矣詳日知錄又七修類稿云今官府到任每忌正  
五九月遠見南史術家皆無所據予意三月之建乃寅午戌

止園筆談

卷八

五

也寅午戌屬火臣音為商商屬金恐火之剋於金故忌之案  
宋制官員於寅午戌三月例減祿科今命書以此三月為無  
年月

雷母秀文英出道經

蕭山土地祠為西施宋景定二年敕封岳鄂王為太學土地  
改諡忠文杭州府署內土地祠是蘇東坡鐵用蘇詩絕句今  
吏部禮部翰林院衙門土地祠皆祀韓文公明南京吏部土  
地祠則祀蹇忠定公見池北偶談今聞杭州養濟院祀嚴嵩  
為土地不知起於何時

前漢書甯成傳曰虎而冠後漢書有狗而冠人罕用之

北史隋盧大翼官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丹鉛錄云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北  
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石在漢樂浪郡遼  
城縣長城起於此山案碣石考辨甚多此以石字連下讀亦  
可備一說

文選注寮小窗也古人同官為寮指其齋署同窗為義今  
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寮亦士之同窗也

書簡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又甲亦曰劄養  
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書劄甲劄雖異用皆似櫛齒  
相比故以為况耳

止園筆談

卷八

六

西河詩話太室南觀星臺傍有文王父母廟如時世所供託  
生公姥塑百兒環壁間為土人祈嗣處曾遊少室還夜宿山  
家見確磴埋地有字是壞碑改造者摩視之彷彿有百子王  
字且有詩句存祈年羞雉汁禱嗣驗益斯十餘字詢之知百  
子王者係土人呼文王之稱其云祈年則不止禱嗣以文王  
有九齡事故獻雉羹以祈之楚詞云彭鏗斟雉是也里俗事  
雖鄙褻然亦樵樸多古意

太原有李晉王像側坐謂箭善避獨眼之謂見七頌堂識小  
錄

石絨不灰木也見元史阿合馬傳此木織為布火不能然與

今遷安所產可作火燻者別是一種

俗謂異日日月日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  
也只當作令字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朝服之賜曰敬循衣服  
以待今日今日即異日也注謂令為善非

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  
樂令之目亦能為蛇此玩騁亭記中語

大事記嘉靖二十六年馬祖師剪楮為兵以駭眾各戶多懸  
籠籠籠籠四字厭之案四字出道藏今人有所鎮壓尙相承  
硃書粘於門

古書用字各不同不可改易如周禮法多作灋三禮編多作  
止園筆談

卷八

七

辯大戴禮而多作如情多作墮邦多譁作域漢書雍多作雍  
呂覽僅多作觀期多作旗莊子居多作姬是也當悉依原本  
俗妄改竄不可遵也

行李與行理同左傳行理之命

漢書有誰何卒註誰與誰通何與呵通誰呵如今關城盤詰  
之例

丈夫無婦曰索見字彙補

秦檜眼有夜光見偃曝談餘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儉晁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  
不能順陰也木為火爨則沸而熟物火為水沃則滅矣白虎

通亦謂有溫泉無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

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樸子云水性純冷而有溫泉  
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止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  
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  
止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

所未及故以為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燄草化而為  
螢光可照物非寒火乎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帳帶散惟曰嚼三味然或時不盡  
驗有老醫教以用鴨鶩膽磨研細以醱醋調灌吐出膠痰即

差試之屢驗然膽磨難有真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備以備  
止園筆談

卷八

六

用也

治痘瘡倒靨用活狗蠅七枚搗碎和醋酒少許調服神效蠅  
夏月極多易得冬日則藏於狗耳中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  
能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曰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

弟能知忠孝信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  
者出便當名世矣似祖裴語特易文種為書種耳練兼書嘗

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周公謹家  
有書種堂蓋兼取二公之說云

宋時江西人好訟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

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蓋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又括之松陽有所謂業荷社者亦專以辯捷給利口為能此最可怪事見癸辛雜識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之道亦然

詩三百篇有正有變後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楚騷之幽怨少陵之憂愁太白之飄飄昌黎玉川之奇詭東野閻仙之寒儉從乎變者也陶靖節以下至於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儲光羲錢起輩俱發言和易近乎正者也

止園筆談

卷八

九

白居易以和易享遐齡長吉以瑰麗而致夭折記曰和故百物不失冬寒故景短夏酷烈而秋悲春日遲遲信可樂也知此可與言詩矣

楊用修西莊鶴鳴天詞句云彈聲林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山和尚謂山鶴水秀才慎中蟲名也

雕蟲館曲選論云元取士有填詞科若今括帖然取給風簷寸晷之下故一時名士雖馬致遠喬夢符輩至第四折往往強弩之末又謂王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其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為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云云然考元史選舉志及元典章皆無其事故震亨讀書雜錄言其友秀水屠用

明藏元代皇慶二年鄉試錄一帙所載考試程式與元志無異則元未嘗以詞曲取士也而試錄中有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僮未完等戶願試者以本戶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尤可怪豈元時有女舉人女進士乎此條存疑

論語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姑以意言之非決定語也敗類錄載北齊石簡取二語者雜組其數以傳會七十二子用為優戲初時見之止付一笑耳及觀漢舊儀載漢零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說正以五六冠者為三十人六七童子為四十二人則石優戲語漢儒固已用為實事此其轉誤與

止園筆談

卷八

十

小孤嫁彭郎亦何異也

昔人論畫有云畫山水者有無形病有有形病有形病者易醫無形病則不能醫吾謂詩文亦然凡可以指瑕鑄改者有形病也混然不好不受鑄改者無形病而不可醫也

他說文曰蟲也上古草居患他故相問無他猶言無恙也恙小蟲亦蛇屬今人用無他之語承誤也

元郭翼雪履齋筆記云山兀然不動而已然使之斷續隱顯又能使之多少者雲為之也觀雲可以慨悟身世

海中澆出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以為怪嘗推其義蓋鹹水所生凡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

有月即不復見木元虛所云陰火潛然豈謂是乎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

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蕊珠宮故

又稱蕊榜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按唐何

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閻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古者師行二五為什凡食器之類必共之故曰什物什器又

史記五帝紀注什物謂常用者其數非一故曰什

估者古市稅又論物貨也今驚故衣者概稱估衣局者誤

前漢王莽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令人守

兼也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馬曰匹前漢食貨志布帛長四丈亦為匹小爾雅倍兩謂之

匹俗作疋非

馬屬午晉姓司馬因改司馬官為典午

翻譯名義合掌作禮曰和南准化帖衛夫人書衛和南

隱度其辭口以授人曰口占後漢陳遵傳遵常召善書吏於

前治私書謝親故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梁冀傳口吟舌言註謂語吃不能明字

唐宦官曰品官見正字通

莊子註云唐子者堂途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耳唐堂

途也堂下至門之徑也詳見爾雅及詩註

堪輿天地總名范浚心箴茫茫堪輿俯仰無垠又孟康曰堪

輿神名造輿者書者

女子國在巫咸北郭璞圖讚女子之國浴於黃水乃媪乃字

生男則死又東女國女王號賓就見唐書西域傳又扶桑東

三千里有女國其人容貌端正身體有毛見通考

同母異父曰外妹左傳成十一年聲伯嫁其外妹於施孝叔

佛有妻名耶須見梵書蓮經註

生子曰姓左傳昭四年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

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鄭曉曰姓字從女生上古八大姓

姜姬媯如麻姑姚姮皆從女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妻父為婚婿父曰姻今男女之家皆曰姻

婦稱姑曰威姑猶子稱父曰嚴君說文威姑也引漢律婦告

威姑正字通按漢律威姑二字宜連讀信如說文訓似告姑

姑豈成文理

輟耕錄段繼昌好飲以錢遺之者盡送酒家名酒為黃嬌蓋

關中以兒女為阿嬌故兒之

宋明帝好鬼神多忌諱改駟馬字為馬邊瓜以駟字似禍故

也嘗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見南史

前漢食貨志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

王莽有幼錢前漢食貨志徑入分重六銖曰幼錢直二十

度地論二尺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三百弓爲一里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卽三百弓也西域記鼓小者聞五百弓註五百弓二里半也

強葆卽襪祿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

啟顏錄陳人聘隋問馬價賈賤答曰滿尾蹠蹄絕無伎倆不直一錢誣彌十結切

明安福鄒賢號易齋爲諸生時學使謁廟講書有講吾與回言終日者學使者問曰論語所載止有問仁問爲邦兩章不知更有何話說終日不休諸生莫能應易齋前對曰顏問仁天德也問爲邦王道也天德王道千古商量不盡何況終日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使者悚然出座曰賢所言氣象冠冕非但科第且理學可分一席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未安自明以來封贈三代一如現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今則更加三級請封矣初止京官後外官亦如之

封典有再醮不得受封之說此爲妻不爲母也近有以母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宋晁无咎有入仙案銘蓋取飲中入仙意

南宋時禁食蛙以其似人也今吾鄉食蛙者止用其後般惟

冬間來自關東者白脂黑子長稱肥美名曰哈什馬吳江吳南榮振臣甯古塔紀略稱哈什馬生於江邊淺水處石子下上半身似解下截似蝦長二三寸鮮美可食當別是一種

甯古塔在大漠之東過黃龍府七百里與高麗之會甯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難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個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爲甯古個爲塔其言甯古塔猶華之言六個也

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見梁元帝暮夏亭至也一曰卽直牛之義

遷安馬瑟臣詠會試題名錄清商怨小詞云羣仙名第兩小止園筆談

卷八

三

紙草草忙刻字到處爭觀無窮愁共喜 他時誰還問起只一霎興頭而已勘破浮榮歸根皆若此亦處破之言

北史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爲據此則墨胎之胎以作怡音爲是

丁憂者具銜稱草土臣見朝野類要

佛寺門兩金剛神是千佛數中最後者一名婁至德一名青葉譬見范石湖吳船錄按卽今所呼哼呵二將者

鑄像曰寫越語王令工人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註謂以善金鑄其形也

小爾雅五尺謂之墨周語不過墨丈尋尺之間註五尺爲墨

倍墨爲丈今木工各用五尺以成官室其名爲墨則墨者工師之五尺也

物之稗者曰季周禮地官山虞凡服耨季材疏服與和宜用穉材尙柔忍也又細也小稱也管子乘馬篇季絹三十三又儀禮特牲饋食掛於季指註季指小指也

六書精蘊人心有假者修之於昭昭據之於冥冥惟慎爲真心

左傳定十四年闔廬傷將指註足大指也言其將領諸指足之用力大指居多手之取物中指爲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手以中指爲將

止園筆談

卷八

五

前漢藝文志有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韓愈寄崔立之詩當如合分支今時人謂析產符契爲分支帳

小爾雅空棺謂之椁有尸謂之柩楊子方言凡葬無墳謂之墓有墳謂之塋今人多混同用之

穿鑿傳會謂之叢殘王充論衡叢殘論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

黃庭經尺宅寸田可治生註尺宅面也寸田兩肩閒爲上丹田心爲絳宮田膺下三寸爲下丹田

梵言一年爲一白傳燈錄我止林閒已經九白

韓鄂歲華紀麗大醜小盡註月三十日爲大盡二十九日爲小盡

左傳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魏了翁讀書雜抄後世官制上知字始此易繫辭乾知大始知猶王也

廣韻藻竹秋三月也蘭秋七月也

王褒僮約棧槎發等發等沐樹也

日本土風記倭國十二支之巳曰米

仲夏日爲長至仲冬日爲短至今世誤以冬至爲長至堯典

仲夏平秩南訖日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曰短至此其證也正

字通夏至日曰長至言日之長於是而極至取極至之義呂

止園筆談

卷八

五

覽十二紀仲夏月日長至是也冬至亦曰日長至言日之長

於是而始至取來至之義禮郊特牲曰郊之祭近長至之日是也然呂覽於仲冬則又曰日短至據此說短至宜爲冬至

而亦謂之日長至者陽之始長也扶陽抑陰之義也又日至有大還小還之名淮南子天文訓日至於鳥次是爲小還至

於女次是爲大還

夫稱婦亦曰良人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毛傳良人美室也

按朱註良人夫稱也與毛傳異

虎魄不取腐芥見吳志裴松之註

閩粵人以田種煙謂之煙田見正字通



蠶叢人名成都志蠶叢氏蜀君也

眉目之閒曰衡蔡邕釋誨揚衡含笑左思魏都賦盱衡而詰

五代史補僧謙光有才辯飲酒食肉嘗云但願鵝生四掌籠

留兩鬢足矣

裨王小王也史記衛青傳得石賢裨王十餘人

家語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註觴可以盛酒言

其微也是濫觴謂始出之微唐明王孝經序濫觴於漢蓋用

此義近世有指為末流之弊者誤

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見唐書本傳

正字通古者上下有詰秦廢古稱制詔漢武元狩六年初作

止園筆談

卷八

毛

詰然不以命官唐稱制不稱詰宋始以詰命庶官明命官用

敕不用詰三載考績則用詰以褒美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

爵者給詰如一品之制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詰

命六品至七品皆授以敕命我朝因之

蜀志靖蛉縣有石豬子母數千頭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

豬化為石此與黃初平牧羊事相類

史記秦始皇紀夫為寄報註夫淫他室若寄報之豬也

六赤今散子別名李洞贈李郎中詩云微黃喜兆莊周夢六

赤重新擲印成

叢辰術家名史記曰者傳叢辰註猶今之五行生剋擇日也

姻親為連史記尉佗傳及蒼梧秦王有連

銅名黃鐵見書呂刑疏

宋子虛名友五子以鑫森森焱堯立名見正字通註

閭同閭說又有閭無閭今姓譜分為二

人物志草之精秀者為英鳥之將羣者為雄張良是英韓信

是雄

唐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

之青詞

相背曰面史記項羽紀馬童面之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

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

止園筆談

卷八

天

聲音和曰韻漢魏以上之書皆言音不言韻自晉以後音降

而為韻矣至韻書之最古者莫如魏李登聲類音呂靜做其

法作韻集齊周昭始著四聲切韻梁沈約有四聲一卷隋秦

王俊有韻纂陸法言有切韻至唐孫愐唐韻出而諸書皆廢

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丁度有集韻金韓道昭有五音集韻

元黃公紹有韻舉要明洪武中宋濂等修正韻此韻書大略

也

耳食二字人習用之而目食則罕用宋史司馬光傳飲食所

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槃

案之翫豈非以目食乎

杜甫遺問詩家家養烏鬼漫叟詩話川人家家養豬每呼豬  
爲烏鬼聲故謂之烏鬼夢溪筆談夔州圖經稱峽中人皆養  
鷓鴣以繩繫頸使捕魚得則倒提出之謂之烏鬼元微之江  
陵詩病寒烏稱鬼自註南人染病競賽烏鬼  
孫季昭示兒編龜蛙屬蛙龜之行勉強自力故曰龜勉如猶  
之爲獸其行趑趄故曰猶豫

晉書朱伺傳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  
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獨以力  
耳

傳燈錄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

止園筆談

卷八

无

元稹送客遊嶺南詩島夷徐市種廟視趙佗神

言同百舌膽若蟻鼠梁武帝責元慶和語見魏書

南史柳津字元舉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  
安用此鬼名耶

諸事音考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  
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  
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東南西北人牌二扇十  
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  
扇入點象太和元氣流行於入節之間其他牌名類皆合倫  
理庶物器用上貯於御庫疑繁未行至宋高宗時始詔如

式頒行天下

左昭十九年郊子言雲龍水火名官服度因撰出雲龍配五  
色水火配四時之號孔疏斥其虛而不經是也董含三國識  
略言闕賊建設僞官衣服以雲爲級一品一雲至九品爲九  
雲服說幾類是

溫公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晉爲諸侯以爲天  
子自壞其紀綱特著篇首爲後世戒宋樓鑰獨謂此書之作  
實繼左氏傳溫公不敢顯言之爾左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  
三晉事始攻媿此論甚確見本集

錢廣伯云趙臺卿孟子注未嘗認告子卽浩生不害因別爲

止園筆談

卷八

手

一人也僞疏疑浩生不害爲告子耳諫庵謂趙氏兩注元有  
牴牾未免臆斷又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則是孟子弟子  
而年亞於孟子可知孟子於弟子稱子顧亭林曾言之若以  
孟子稱曰告子疑非弟子則樂正子二之中又何說

晉藝術傳佛圖澄令一童子挈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  
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  
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錢詹事云今  
俗傳圖光之術蓋出於此

唐德宗取順宗之子諫爲第六子案五代閩陳洪進以子文  
顯之子爲子名文頊與父並行劉貢父內殿崇班康君墓志

錦君生二歲失父育於大父大父育為已子君念父甚至及身登朝求改正昭穆未報肯以孫為子者唐宋之制尚主者升行與諸父等此何為乎御覽重早別傳卓孫年七歲愛為已子

明史嚴嵩傳嵩惟一子世蕃呂稼莘嘗言昔遊分宜見嚴氏家譜世蕃有兄名世藍家居不仕睦鄰悖族鄉里稱為善人今之子孫皆其苗裔史佚之也梁處素紀之以詩有云兄豈難為非熾爽子能不肖始稱賢池北偶談謂江右齒錄分宜子孫中式者不列其高祖名爵殆恥為嵩後并沒世藍耳錄之以補史缺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晁補之詩淮南楊柳春千里尙有多情憶小勝注南都留守使雙鬢勸酒小勝其字也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 上諭金史世記稱金之先出蘇鞞部

古肅慎地本朝肇興東土疆域與金同舊稱滿珠所屬曰珠

甲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

甲之轉音也又 御製全韻詩注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

家肇基於東故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今

滿字作滿洲者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從俗

云

官衙驅使之僕謂之長隨蓋本前明內官之名秦徵蘭天啟

宮詞長隨齋到鑲金盤自注答應長隨內官之賤者職掌召對欽賜諸項奔走之役鄭曉今言司禮瑞范亨為逆瑾所忌遣長隨由成等殺之杭董浦太史有長隨七律四首摹繪最

工

杭蘇九月十三晴釘鞋掛斷繩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載之案占書亦謂是日晴主冬晴柴賤故有釘鞋生日之語毘陵胡莘莊香臭有釘鞋生日詩又明沈榜宛署雜記燕市賣鞋人以九月朔日為鞋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煥極驗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國書右行造字者曰薩海亦作達海沈宮詹荃嘗疏請崇祀見程哲蓉棧蠡說朱竹垞韓公菴墓碑云祭酒阿理瑚請以

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以為造國書一藝爾不可從祀

韓議見有懷堂集案 本朝制字者有二人一曰達海一曰

額爾德宜皆諡文成全祖望國書賦云惟兩文成不亞朱襄

或作或述接武擅場又考遼契丹字太祖阿保機製突呂不

耶律魯不古贊成之見遼史本紀本傳 金女直字完顏希尹撰本名

谷神章宗明昌五年依倉頡立廟蓋屋例祠於上京納里渾

莊見史紀本傳元初用漢楷及畏吾兒國字至元二十五年勅中書

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畏吾字並用蒙古書乃帝師入思

巴撰郡縣建廟通祀元史釋老傳

宋何光逢代人尤試取貨即後世槍替之類其後羅大綱見  
宋史蘇易簡傳

任昉述異記梓樹之精化為青羊五百年而紅天運百年中  
變五百年大變所謂劫也唐殷襄藩詩太平從此銷兵甲記  
取紅羊換劫年當本此又歲在丁未曰紅羊猶以乙酉為白  
雞殷襄藩詩題作李節度平虜蓋述文宗太和元年丁未李  
寶討李同捷事敬宗無道文宗初立盡革稅政是換劫也宋  
高宗建炎元年亦值丁未故皆有紅羊語

岳鄂王恢復中原一日奉十二金字牌班師所得州縣盡失  
辛棄疾規畫飛虎軍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任罷棄疾受而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藏之責期一月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二者孰是曰皆  
是也岳王措置甚大非且夕可塞譏罵之口忠敏經度湖南  
一路事易集而謗易弭所處不同也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案畢尙書沉關中金  
石記楊業妻折德宸之女世以為折太君

楊椒山公有王勃然變乎色文隆萬文刻本皆選之尤成述  
述祖頌言此文乃其先世尤鈿字洵美所作因感時事借名  
楊公耳又衛壯謀輯明人文行集有楊公會墨禹思天下有  
濁者一節文乃嘉靖丁未科公在三十八名  
品服用補子起於何時汪韓門綴學攷之最詳謂服之花樣

定於洪武二十四年而以本等花樣為補子自嘉靖七年始  
仍用至今若劉若愚雜史稱宮內臣臘月二十四祭竈後  
穿葫蘆景補子上元燈景補子五月朔五毒艾虎補子七月  
七鵲橋補子九月四日重陽景菊補子冬至陽生補子則  
又在品服之外隨時戲為之耳今與夫用海馬補子取善走  
也迎春東郊有一人扮春官穿菜補子取生意也當亦有所  
始

李卓吾精騎錄云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於予予應之  
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吹堯吾則何與爭而擊之在我  
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之在渠自有烏江之劍况彼之叫跳

止園筆談

卷八

三

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  
深思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我之得勝亦已多  
矣此雖一時曠解之語可以消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一失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莫放過了合做親切底  
工夫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  
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甯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於  
血獸之愚若此人之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大財色名  
利之溺人也其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猩猩  
之於展乎鬻發致禍重利忘身至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窟

死含血乎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文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此制字之精察也

宋書孝義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世傳郭巨埋兒即世道事南史作世通

蘇東坡初到黃州詩云只慙無補絲毫事尙費官家壓酒囊

自注云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按文獻通考文臣料錢

一分見錢二分折支陸錫能曰自注所云折支者謂以他物

代錢也退酒袋者官法酒用餘之廢袋也蓋宋時俸料每以

他物折抵退酒袋即折抵之物耳又通考載楊億言半俸二

止園筆談

卷八

五

分之丙其二分以他物給之謂於市廛十裁得其三今先生

云檢校例折支并一分見錢亦不得也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注艾美好之貌考經文字書艾字並

無訓美好者孫履齋曰當如荀子妻子與則孝衰於親之義

少字上聲艾如夜未艾艾字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

少止也又程氏考古亦曰艾當如艾慕少艾云者慕差減於

孺慕之時也此解殊勝

論語公治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案五倫書注季康子

弑猶子連及公治長故以在縲紲為非罪留青日札載長通

鳥語因語得死羊被人以偷訟魯君繫獄後復以鳥語得釋

仍厚賜之此俗傳離傳之說今四書人物考悉載之而不及

弑嫡本事故亦未及見也

禽經雉上有文鴝上有赤赤與尺同雉上飛能文故計文曰

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鴝之上能尺故云有赤字又作斥莊

子云斥鴝是也

左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注不慧世所謂白癡

馮止園塞外雜記瀚海有數十里者有千餘里者但有沙

石而無水泉石中明亮多山川人物之奇形五彩雲霞之變

色光華燦爛莫可名狀蓋無形之水皆藏於石中也又曾於

御史某處見瀚海石朝珠一串中多水草魚蝦之屬無不酷

止園筆談

卷八

美

肖其形 甯古增北犬多於眾畜且大而有力冬春之際冰

雪載道凡薪米之物皆用冰牀裝載縛犬數十拉運長鞭以

驅犬行疾而冰更滑日馳數百里 自烏蘇里以北家家使

鹿亦猶三姓之使犬也不特駕車亦可乘騎昔有扶南國以

鹿駕車今信然 北海人多數百齡者百歲而死便為殀矣

其冬三時亦如平人惟冬至之日一家男女老幼閉藏密室

共為長夜之寢至來春雷響則起如蟄入蟄然 哈石馬即

水鷄也在石隙中皮黑而油珠滿腹以香精製之則油不化

鮮而且肥關東口外有之

# 蕉軒隨錄

## 十二卷

孫福清敬書



同治十年歲在甲午  
寒十二月二十日  
出齋

### 蕉軒隨錄序

自釋官之職廢而說部始興  
唐宋以來羨不勝收矣而其別  
則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織悉大  
足以扶經義傳疏之奧小亦  
以窮名物象數之源是曰考訂  
家如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  
類是也朝章國典遺聞瑣事  
鉅不遺而細不棄上以資掌故而  
下以廣見聞是曰小說家如唐國

史補北夢瑣言之類是也作  
者朋興更相出入編書者第從  
其多以歸其類而大綱既定罕  
出範圍至於立言垂訓卓然自  
必其可傳必第視乎其書而不  
察乎其體同年觀察方君子  
嚴切承家訓泮厲於字自以  
束髮受書即能翻前人窠臼  
扶其幽隱其心有所得見有可  
喜必筆而錄之既而侍直

禁林橐筆天祿石渠之地凡  
史家所載  
大聖人所以擅恩威而昭法戒  
者可驚可愕又備錄而歸積之  
歲月遂成巨帙歲戊辰分述  
嶺西期年政成乃盡發其藏  
刪繁舉要編成如干卷名曰  
蔗軒隨錄而命光廷為序嘗  
讀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而夫子教人上曰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學  
不貴博乎式顧學博矣而識  
不足則無以剖析其精微識足  
矣而才氣柔弱筆不能自達又  
無以擅文章而傳達近君搜羅  
既富排比皆中法度之謂善書  
矣顧猶有說者 國家混一宇  
內以節儉先天下府庫所儲海  
盈而山積一遇軍興水旱則又  
廣籌經費以實名省之藏故

朝廷日以風節厲天下而小  
人即風其間侵吞剝蝕或數百  
萬或十萬相沿既久牽染且日  
衆雖有潔清自好之士止齧齧  
瑟縮罔敢舉叢賴

天子神聖注之于無闕章奏洞  
燭其奸雷厲風行朝發而夕斷  
駢誅至數十輩人始知有國法  
而司農得以舉其籍今官方  
淫敘大法而小廉者皆



列聖整齊嚴肅之所治謀也  
最陝甘之冒賑淮揚之侵帑  
少時父老類言之而不得其首尾  
及君書一出必當年之始末  
罪之輕重歲時日月燦然具  
在使後之讀者據是以參校  
國史實足以傳信而祛疑凡類  
此者數十篇其可傳無疑也若  
友讀書之間搜典之僻獨抒  
所見皆能開拓心胸而得者既

六

多事者亦起昔吳犀臣著  
能改齋漫錄劉興伯糾其十  
一事顧亭林積果生之力來  
日知錄經闕百詩舉正尚五十  
餘條入主出奴迄今未經論  
定以光廷之謗陋誠不敢自  
任折衷此須俟諸百年而要  
不為無補耳君功名方大起  
而著述不輟是書而外復箋  
註其先元英集朱子詩集及

七

二程粹言直解隨園詩註年

譜刻以問世後此所出當有

如昌黎所云大書屢書不一書

者故既序以應命又執筆以

俟焉同治十一年四月八日

治年愚弟番禺李光廷序



蕉軒隨錄卷一目錄

汝居稷

贛州府署楹帖

太必免

國書十二字頭

習坎

木中現進士二字

黃州謝上表

協辦內閣事

蕉軒隨錄

卷一

目錄

雷同被黜

楊介坪中丞

校對責戍詩

宋明兩太祖畫像

一生不笑

家玉屏先生

陳文愨公

卓椅机凳

完白山人寄鶴書稿

履衣

帝王淫亂

瀛臺設宴

魏廓園先生年譜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賢母賢相

黃袍

側室授封

三元皆安徽人

蕉軒隨錄

卷一

目錄

二

偽稿案

惜抱論詩

戊辰召試

重榮樹返魂梅

許抑齋

半園主人

植桂圖

皖省山名

鍾馗

徐太守祭先世父文

論耶穌教

國子

政由葛氏

容甫書函

管夫人畫卷

欵肩

盪領

蕉軒隨錄

卷一

目錄

三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6

蕉軒隨錄卷一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汝居稷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蔡沈集註后君也按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邵地遂封棄於邵號曰后稷劉向撰列女傳謂姜源生子棄好種稼穡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云君申命於臣似不必稱其爵土之號漢去古未遠向必有所據則后字當作居字為是且堯之使棄

蕉軒隨錄

卷一

亦使之居稷官后與居字形相仿其為錯誤無疑閱鄭註亦作居字阮郎中福序向所撰列女傳最詳

贛州府署楹帖

寶坻李公光先吾師滋園先生之尊人也乾隆戊申科舉人由工部郎出守江西贛州循聲卓著為政不尙苛刻嘗題贛州府署大門楹帖云禮防於未然惟願人人自化弊去其太甚無庸事事更新存心如此宜其熾昌厥後也

太必免

康熙丙午相國馮公溥官吏部侍郎時四大臣欲各省

差大臣二員設衙門于督撫之旁以廉督撫吏部滿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免議設衙門於各省東西一切書役蒯隸人員聽其招募頒與勅印先生執不可謂創造衙門費將不貲內之傷度支外之勞民力毀房壞屋勢必不免且國家設立督撫皆係重臣今又不信復遣兩大臣實逼處此東西相望而稽察之甚無謂也夫權太重則勢相軋勢相軋則當之者碎保無下屬仰承左右譏苛為民害者太必免蒙古人性暴無禮聞先生語太

蕉軒隨錄

卷一

志瞋目起立張拳向先生先生徐應曰雞肋何足安尊拳爾我也既係公議何必不容吾兩議耶且議之可否自有

聖裁豈爾我所得而專主疏上

上是先生議其事得止其後太必免反修好每事就先生商酌然終以夤緣得官伏誅語詳毛西河所撰馮益都年譜

國書十二字頭

乾隆十五年五月奉

上諭我朝創制國書分十二字頭簡而能該用之無所不備而音韻尤得天地之元聲惟是漢人初學清字者辯字審音每借漢字音註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悉叶不得已各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將恐久而益差閒嘗讀漢字金史其用漢字音註國語者本音幾不可曉諦尋之則原清語所常悉又如元史之達魯花赤以今蒙古音譯之當為達魯噶齊不華當為補哈此類未易枚舉在史氏或以己意為音或出於當時承習蓋由以漢字而註清語蒙古語既非本字又無一定是

焦軒隨錄

卷一

三

以訛復傳訛以此知官為較定之不可以已也夫一天也國書謂之阿補喀蒙古謂之騰格哩西番則謂之納穆卡至國書之騰格哩則漢語所謂絃于耳又如一日也國書謂之舜漢文謂之日蒙古謂之納蘭西番謂之尼嗎又如國語呼爾者其音為西而西方則稱幹呼基此在兼通清音漢文者無所疑義而通清不通漢者但知西之為爾通漢不通清者但知西之為西而語之以幹呼基且不知為何物矣蓋凡物之命名本屬後起爾雅釋名方言土訓莫可殫悉皆假象耳若夫以漢字註

清文實假象中之假象而必執此以較是非定高下為褒貶此特私心妄見耳爰命大學士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開章六字則用直音如阿額伊鄂烏諤餘用二字合音如納訥呢儺努儒其餘十二字頭首六字用二字合音如阿額伊鄂烏諤以下俱用三字合音如嚶嚶嚶嚶嚶嚶以分輕重緩急而國書之元聲畧可得梗概是不過同文之一端無關奧義然習之於童蒙之始有不容忽者用申其義傳示久遠俾知所法守焉特諭謹按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增定清文鑑三十二

焦軒隨錄

卷一

四

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一卷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三卷皆經欽定條分縷析貫串精詳余官京朝時曾與滿洲友人精習繙譯者時加討論惜心計粗鈍究未能一一體會也

習坎

六十四卦名皆無卦上加字者坎卦獨加習字或云習上有坎字蓋坎卦名習坎卦義也程子易傳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

險其義大也按郭雍易說孔氏正義云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說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象辭也或者曰本無習字緣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爲習字又于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隸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能得

蕉軒隨錄

卷一

五

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于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辯也所論甚當後之說易者無此明晰也

木中現進士二字

沈存中筆記云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

國四字筆法類顏真卿并云木中有文皆是柿木成豐辛亥建德張硯秋刺史子錫康於柴薪中拾七寸許木生成陽文進士二字刺史尊人繪童孫獻瑞圖廣徵題詠余在東流時曾親見之兵亂圖木俱付灰燼刺史賦滿江紅一闕志之詞曰佳木成文曾一笑童孫攜到想箇裏奇緣應是春闈先兆照眼光生銀畫細繪圖珍比金鉤繞記同人咳唾落珠璣皆高調纔認取奇材好怎付與狂灰掃歎茫茫春夢去來誰曉霄漢佇冲雛鳳翼丹青重寫科名草莫輕教韻事就銷磨傷懷抱

蕉軒隨錄

卷一

六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責守黃州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身後之語真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遠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此見魏泰東軒筆錄所記後見彭文勤公所編宋四六選有禹偁在黃州謝上表并無此一聯或別有一表未傳耶抑節錄未全登耶姑存以志疑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是徙蘄州謝上表按蘄州勅下

禹偁已死焉得有謝表耶

協辦內閣事

協辦大學士兼管總督者不必仍帶協辦銜見乾隆十三年邱抄大學士張廷玉 恩准五日一朝協辦大學士陳大受因病調理漢大學士惟史貽直一人需員協辦尙書汪由敦暫在內閣署理見乾隆十四年邱抄

雷同被黜

乾隆壬子江南鄉試首題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桐城家勿菴先生諸文格老識高

蕉軒隨錄

卷一

七

王司已定元及搜落卷得常字四十號與先生文無一字異遂被黜先生始終未得一第以明經終惜哉其同里光君石均跋先生文云方君墨卿先生別號以詩文馳聲藝苑凡吾鄉工爲文者咸慕師之謂足繼百川靈臯兩先生而起家貧授徒鳳穎間錄窗課十餘篇爲諸生程式蓋有年矣壬子省試因窗課首藝有此文不復重搆王試亟爲歎賞乃以常四十號復抄襲是文魯鼎之投真僞莫辨而方君遂被落同人刻其遺卷俾世之愛情斯文者知衡鑑之公與先生暴腮之故故在於此云

昔歐陽文忠任滑州時宋子京謂公曰某大官頗愛子文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後文忠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邱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己文以贊而稱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以廢亂真古今一轍科名有命當付之達觀可也

楊介坪中丞

憶幼時曾記吾師楊壬生先生若午言先生之叔父介坪公釋曾以辛酉翰林開春坊受知

蕉軒隨錄

卷一

八

仁廟爲大理卿最久道光初開府楚北風骨錚然薨後猶荷清名夙著之褒嘗被召值天暑公方掀簾見上搖扇揮汗卽入跪上將扇子卻在座右不復用問公事甚詳良久熱甚上面汗如雨竟不用扇又久之乃出公已溼透紗袍矣我

朝君臣相見嚴重如此謹恭錄而識之

校對責成詩

嘉慶間恭修

高廟實錄校對官吾鄉龍子嘉駕部汝言杭州顧渚茶

中翰英暨某公與焉每冀本成必敬謹恭校恐有訛錯

未幾進呈

御覽之本誤落甚多並將

高宗廟號純字亦誤書

睿皇帝震怒將以大不敬論諸校對皆下刑部總裁為

蕉軒隨錄

卷一

九

長白英公江西陳公俱革職待罪龍公等三員旋發新

疆効力適未多日姚伯昂總憲業開坊以大考三等降

編修朱詠齋尚書開列名次並不在先忽擢春坊京師

有好事者合而成詩曰這回提調太荒唐斷送英陳兩

侍郎出口可憐三校對碰頭空惱八親王某王曾為乞

一封槭奏推鄉相五月還官笑伯昂開列儘先都是夢

詠齋今日竟春坊讀之令人失笑

宋明兩太祖畫像

宋太祖微時游闕中寺僧嚴老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

其骨氣使工人貌之繪事本褐衫青巾後易靴袍明太

祖本句容人遷徙濠州今鳳陽府也少年窮乏為皇覺

寺僧神常示兆御極後遂改皇覺寺為龍興寺在府城

外三里佛堂中供太祖像幅長丈餘神采勃勃現紙上

寺僧尊藏惟謹不肯輕出示人凡游客取觀者皆今畫

師所摹擬也近年粵匪破鳳陽僧某負像逃流離數省

亂後復歸像得無恙豈高皇帝之陰靈有以呵護歟惜

宋祖之像未知仍在闕中否嚴老名守嚴見邵氏聞見錄

一生不笑

蕉軒隨錄

卷一

十

魏艾陵伯萇一生不笑雖逢吉慶未嘗開口見魏書

家玉屏先生

先生諱永為五世祖奉政公從兄博學工詩尤精書法

晚年僑寓江甯遨遊三山二水間卒遂葬焉濬師曾在

荒肆得先生素紙書一幅自錄兩齋漫興詩詞翰雙美

時尚童稚不識收藏今不知尚在荒篋中否也僅記其

詩曰雨圍柳絮成乾雪香繞簷牙墮溼雲又是舊來雙

燕子隔年離別語殷勤蕉窗憶及敬錄於此

陳文愨公



淮縣陳文愨公官俊嘉慶戊辰進士吾鄉楊介坪公會  
試分校所取士也入翰林後侍學

三天時

宣宗尙在潛邸獨喜公公亦知無不言故

登極後公之恩遇最隆屢以事罷而復起道光己亥公  
已工部尙書矣未幾復因事罷旋

授通政使至乙巳遂拜副相初文愨同年錢金粟學士

林人號為冥官一日文愨與學士言人稱君掌冥司職

能預知人富貴君識我將來為何官耶學士應聲曰吏

蕉軒隨錄

卷一

十一

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文愨以學士為戲語也至己酉文

愨果以協揆長吏部竟終於位奇哉文愨入相時太夫

人尙在堂先世父屬先資政代作賀啟中云天官掌六

卿持衡聿班三事 帝命協百揆作相已遲十年又云

袞衣依日月之光知遇荷 九重天子萊服煥星辰之

采歡欣有八座慈親公喜甚每於家兄前稱述之

卓椅机凳

周祈名義考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凭則設几今俗

言椅以代席也言棹以代几也棹椅本無此字乃俗書

正字通俗呼几案曰棹李義山河陽篇詩云憶得鮫絲  
裁小卓蛺蝶飛迴木棉薄此卓字之見於詩者宋史輿

服志有靠背椅真宗咸平景德中主家多造檀香椅卓

椅作此椅字之見於史者按默記藝祖初命徐鉉往見

謂卒日但正衙一椅足矣頃李王出下階引其易渙卦  
手以上徐引椅稍偏乃敢坐此見於宋初者

渙奔其机家語仰視榱桷俯察机筵此机字之始方言

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施又俎机也西南蜀漢之郊曰

杜音杜肉机也後漢書樂崧獨直臺上無被杜食糟糠

蕉軒隨錄

卷一

十三

之行畢亦助載鼎寶者與今之机案不同儀禮宗人執

又禮記柶禁似几屬然無足斯禁似凳屬亦未能明言

其製作世說顧和外孫暝在凳上凳一作橙晉王獻之

傳魏時凌雲殿榜未題匠人誤釘不可下使韋仲將懸

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此凳字之始王舟州譏揚升菴

玉梳為無據不知宋曾鞏耳目志載云孟光舉案齊眉

俗直謂几案耳且少衛云按乃古梳字故舉與眉齊張

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按則青玉梳也據此則考工

記案十有二寸亦作此解為當會說如此豈可議升菴

傳無據耶潘師又按考工記諸侯享夫人案十有

二寸注十有二列也是案字當作梳字解無疑

完白山人寄鶴書稿

完白先生有上樊太守陳寄鶴書復自錄稿本一通筆法蒼勁文亦如之道光庚戌先生喆嗣少白茂才傳以此冊請先資政題識因得鈔一副本先輩文字獲睹爲幸原文甚長節錄於此完白山民鄧石如頡首奉書爲啓陳寄鶴事此鶴之主人閒有歲月可證者已百三十有零歲歷公卿之門四據宛陵張涵齋太史書古鶴行詩滇南中丞孫公曰秉刻之金陵藩署中叙此鶴先在常熟蔣家次居吳興沈家後歸德清徐家京口農部袁禮堂以千金聘歸三十六峯山館中此百三十有餘

蕉軒隨錄

卷一

十三

歲可屈指而計者其前之歲月則不可得而考矣山民游於袁公家有年農部之子廷極命鶴謂山民曰此爾主也謂鶴與山民宜遂以贈山民山民年垂耳順得此爲老伴洵曠事也嘉慶元年秋舟過金陵孫中丞悅之欲聘山民鶴兼以灰鶴二贈山民此海雀也非鶴也與鶴爲奴鶴不受也卻之載吾鶴歸山民家徒壁立食指甚繁每一硯四方以活妻子恐鶴遭野人之厄遂擇地而寄鶴於集賢閣僧舍中雖禪室荒陋而林木蒼鬱竹樹交翠關隘險固山石嵯峨爲達天衢之衝要道又皖

城龍脉所特起僧欲仗佛力剏興之以扶持行道培護風水其志誠深遠矣離山民居遙不三十里擔糧飼鶴月有常例雖待此鶴也亦隱以待僧矣因向僧喚鶴訓而祝之曰爾乃胎禽浮邱著經雲門鼓翅華表飛聲負霄漢凌雲之志恐終非貧家有也爾有遐心亦聽爾之翱翔寥廓可不爾羈也今屬爾寄於僧以修爾齡僧託於爾以輔成其名爾無負山翁寄鶴之意以徜徉於此此地有修竹古木可庇蔭爾有古佛青燈可懺悔爾有靈旛寶蓋可威儀爾有法座經壇可莊嚴爾有蹲獅伏

蕉軒隨錄

卷一

十四

象可護持爾有蘿月松風可徘徊爾有山花野卉可紆爾步有溪泉潺湲可濯爾羽有積石漫山可厲爾喙有苔華繡砌可逞爾狂有高梧重重可張爾蓋有蒼藤垂垂可排爾幢有鐘鼓鏗鏘聲可送爾海嶠搏風盤礴乎青雲之志有風雨草木搖撼聲可觸爾引領高唳若有扞衛牧圉之任有山禽鳴噪聲可助爾羣下相融物我熙熙共樂林泉之度有車馬行邁聲可慨其塵途僕僕爾則梳翎戢羽矯首而游觀有冠蓋往來賢士大夫之憩止可念其干旌在野載馳載驅長路迢迢趨日夕

益顯爾之清曠勁逸子然而孤標凡山中四時之致雪  
月花風之候陰晴雷雨之辰爾得默領其常變爾其欽  
承吾訓辭又曰僧歸爾伴僧出爾守月白風清聽經點  
首毋徒飲啄端潔毛羽他日太清衣裳楚楚豈不爾駕  
騎爾遨遊貫無十萬難上揚州我居不遠於焉卅里爾  
若懷歸龍山鳳水爾其諦聽吾祝詞祝畢鶴四顧惶然  
若有逸志乃慰之曰爾來前爾其安於此矣鶴遂皈依  
於佛雖皈依佛鶴仍爲山翁之鶴也僧擬其名余曰是  
昂藏物非可以凡名辱之也惟佛可以使之遂更其名

蕉軒隨錄

卷一

五

曰佛奴寄鶴之地莫此若也怡鶴之情莫此適也鶴耶  
僧耶其相助爲理耶山民家無擔石儲前曾以十金助  
僧剏寄鶴亭施茶以濟行人昨秋枯旱猶以錢十千佐  
僧架此東軒今修竹萬竿清陰滿座過者可憑滌煩囂  
也今聞僧言閣下花廳住此鶴舞階下從官稱慶以爲  
官階一品之兆直指曰事耳左右不察爰遣廝卒束縛  
以去送至署中僧號於途鶴厄於卒不聞軒車之迎而  
有囚繫之辱物之報人以嘉祥者顧身受如是之困乎  
從此蓮幕賓朋競賞芸窗不聘之禽而使冷院枯僧日

顏顏於寄鶴之山翁矣山民知閣下意萬不如是不過  
近侍之人圖此以邀賞賚耳亦或梅開東閣暫借娛情  
張瓊筵以咏花命羽觴而醉客不有曜曜之白鳥其何  
足以暢此雅懷乘興招之盡興揮之則鶴不日仍歸山  
民亦或政閒遐賞觀物懷人慕古人琴鶴之風以益勵  
其清廉而光照皖國山民得爲治下之民亦與有榮焉  
若徒手而有之山民能負袁郎中贈鶴之意乎亦負慙  
於此鶴也且起外議謂太守奪山人鶴之名若以草野  
冒瀆尊嚴而罪之則山民化鶴鶴化山民所不辭也故

蕉軒隨錄

卷一

六

歷陳古鶴之始末與僧人山民同此心事特用縷述上  
陳不勝恐懼悚惶之至山民再頓又書後自記一則云  
鶴壽不知其紀人壽修短極之不過百年均宇宙之寄  
物耳此鶴寄於公卿寄於山民寄於僧佛又寄於太守  
太守也僧佛也山民也公卿也皆寄於鶴耳鶴寄於人  
耶人寄於鶴耶然人鶴之壽雖有長短不齊亦終當還  
宇宙也於我何有哉余長年僕僕四方自有此鶴歸時  
不過以爲耳目一瞬之玩究未嘗與鶴性靈相周旋也  
作此書成用鶴戀鶴訓鶴祝鶴吾何得忘情於鶴願此

雖亦無負於鶴而心中有不釋然於鶴者存書以存鶴  
可謂有鶴而無鶴無鶴而有鶴也鶴兮鶴兮不待吾他  
日碧水蒼山借遊觀於冥漠耶奚去之遽也

### 寢衣

寢衣注孔安國曰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  
半廣雅寢衣衾被也毛詩疏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  
語謂之寢衣也自漢迄唐皆以寢衣爲被然從未作謹  
齋之說管緘若先生作此文謂魯論記夫子必有寢衣  
義自繫之於寢而不繫之於齋長一身有半是謂寢衣

### 蕉軒隨錄

#### 卷一

十七

之長視一身有半而非以半覆足議論絕大足破拘經  
之習先生自記云此論本之錢茶山尙書

### 帝王淫亂

七修類稿載帝王淫亂一則仍有未盡錄者爰補記之  
如晉文公納姪婦懷嬴衛庶子頑烝於宣姜靈公夫人  
淫於宋公子朝宋文公通於祖母襄夫人王姬衛宣納  
伋妻晉惠烝賈君鄭文公納叔父妃而生子臧甘昭公  
通於隗后共仲通於哀姜襄仲通於文公妃敬嬴宋武  
帝烝其母路氏廢帝淫其姑稱爲謝貴嬪狎其姊山陰

公主北齊文宣帝高洋汚其嫂且曰吾兄昔姦我婦我  
今須報其弟武成帝亦淫之齊高祖高歡收魏孝帝后  
介朱氏爲妃又其妃鄭氏生子馮翊王潤與妃同寢有  
穢襍之聲他若曹丕之收父妾朱温之姦子婦北魏張  
祚烝其叔母馬氏及姑姊妹兄弟之子皆淫之蒙遜子  
牧犍淫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嗚乎人之異於禽  
獸者幾希

### 瀛臺設宴

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

### 蕉軒隨錄

#### 卷一

六

聖祖仁皇帝駐蹕瀛臺召大學士以下各部院衙門官  
員賜宴命內大臣傳諭慰勞賞賚有差乾隆十一年丙  
寅八月

高宗純皇帝亦設宴瀛臺先宴王公及近支宗親次宴  
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并准諸臣中入宴賦詩盛  
矣哉喜起明良之風於茲再見矣

### 魏廓園先生年譜

先生有自譜一冊云萬歷二年先孺人將坐蓐壁棟間  
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爲鬼燒不祥而火光緣棟上升至

春梁正中而予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予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生名大中官給事中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仲達先生應昇就逮詩有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一聯此正合臣罪當誅天王明聖之意嗚呼若先生者可以風矣

蕉軒隨錄

卷一

九

賢母賢相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以為歡之家而王猶績懼于季孫之怒敬姜則以勞逸之論訓之公儀休為相歸見其妻織謂其妻曰吾為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乃焚機以為戒夫敬姜賢母也公儀休賢相也兩人之語孰是孰非

黃袍

趙氏因點檢之讖遂有志天下陳橋議起黃袍加身未及十朝而高宗南渡再傳至紹熙親崩不能執喪臨朝

一仆以太后旨立嘉王當嘉王之將立也聞命驚惶欲走憲聖令知閣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憲聖也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

來我自與他著侂胄從旁以天命為勸王乃衣黃袍拜見葉紹翁四拜朝問見錄祖開國運孫承大統上下百六十餘年

都被這一件黃衣若必待彊而後可余謂太祖之黃袍固是假意造作即寧宗之黃袍亦未必真意推辭顧太祖任用趙普曹彬諸賢永綏國祚惜寧宗只專任侂胄不免國家倒置根本剝喪未始非兆於此則八世孫誠

蕉軒隨錄

卷一

十

愧乃祖萬萬矣

側室授封

尹文端公側室張氏曾蒙

特恩封一品夫人隨園先生有啟賀之恭讀乾隆三十七年二月

諭旨于敏中之妾張氏於例原不應封但于敏中現無正室張氏本係伊家得力之人且其所生次女已適衍聖公孔昭煥長子孔憲培係應承襲公爵之人將來伊女亦可並受榮封張氏著加恩賞給三品淑人欽此此

一第... 7 頁之下

等

曠典亦本朝所希有也

三元皆安徽人

平湖徐辛菴少司農士芬道光壬午為江南副考官得

解元胡學博國樑甯國人甲辰典禮部試得會元焦錦

江大令春宇太平人是年秋復為江南主試則解元林

遠村之望也係懷遠人咸謂少農與安徽人有緣信矣

偽稿案

乾隆十七年有偽作孫文定公嘉淦奏稿累萬言指斥

乘輿遍詆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訥親等傳

播遐邇事聞

上震怒飭各省窮治久不得王名復

命尹繼善來京隨同在京各大臣審辦始訊出盧魯生

劉時達等會商捏造實情奉

上諭各省傳鈔偽稿一案朕屢經降旨宣示中外此等

奸徒傳播流言其誣謗朕躬者有無虛實人所共見共

知不足置辯而譁張為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

不力為整飭乃各省督撫僅視為尋常案件唯任屬員

取供詳解過堂一審即為歸案了事以致輾轉蔓延久

迷正線各省就案完結情形大畧不過如此而在江西

為尤甚即如施廷翰案之張三施奕度江西承審各官

草率錯謬及到江南亦不能審出實情幾認為捏造正

犯經朕命軍機大臣等審明昭雪而千總盧魯生在江

西兩次到案俱彼狡飾脫漏又經軍機大臣從解京之

書辦段樹武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細加窮詰始將

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傳稿情節逐層究出比盧魯

生劉時達先後到京朕督令諸臣虛心研鞫反覆推求

始則借端支飾繼則混指同寅既不能推卸傳稿實情

又不能供得稿來歷詰問再四即各委之伊子忍心害

理莫此為甚迫情竭詞窮始得其會商捏造種種奸偽

情節并將偽稿條欵逐一默寫及其造謀起意於破案

後商同借線揜飾情由一一吐露矢口不移當此光天

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魎潛形逞偽實出情理之

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確鑿殆由奸徒罪大惡極傳

鈔貽累多人好還之道自無所逃耳盧魯生劉時達著

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大臣再行詳

悉研鞫定擬具奏至督撫為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即尋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關而養驕飾偽妄自託為敦體可乎此案若查辦之始即行竭力跟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舛謬於前江南迷悞於後均無所辭咎江西近在同城羣衛弁騰口囂囂毫無顧忌串供借線幾於漏網吞舟厥罪較重於南省解任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鷺俱著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問之周承勃高麟勳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錢度朱奎揚等尚與專委

蕉軒隨錄

卷一

五

承辦者有間俱著交部議處至衛弁乃總漕專責瑚寶亦不能辭責亦著交部嚴察議奏當日查辦之始未知根源所在須披葉尋枝勢不得謂法不及眾畏難中止以致顛預了事朕猶恐拖累者眾屢經密諭各省督撫分別發落以省拖延即武弁大員曾經私看者亦悉置不問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見此大逆不道之詞當為痛心疾首譬聞人罵其父祖轉樂為稱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捏造之人則伊等亦無從傳聞是傳聞者本有應得之罪不可謂彼所愚弄而朕則憫其無知譬

子雖不孝父不忍不慈今首犯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釋外著傳諭各省督撫通行出示曉諭無論已未發覺概行從寬免究釋放凡屬此案例應擬罪人眾蒙朕格外寬宥務宜痛自改悔動尊君親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惡習安靜守分庶不致良苗化為稂莠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夫讒說殄行為聖世所不容奸頑不除則風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于因循尤關治道朕宵旰憂勤與諸臣共相敦勉者豈肯稍存姑息致啟廢弛之漸將此一併宣諭中外知之欽此先是

蕉軒隨錄

卷一

五

御史書成不知大義所在恐株連多奏請罷查辦上以書成身為言官不能備悉原委遠方傳說更難保其必無浮議礙其職蓋上知外省姑容積習非明白追究無以正人心維風俗也而斯案始終於文定一無所問云

惜抱論詩

惜抱先生云黃仲則詩讀之固亦有才然未為絕出若管生異日當或過之管生者管異之同也

戊辰召試

嘉慶十三年戊辰春

聖駕巡幸淀津特開

召試之典

御製賦得雨過潮平江海碧詩云巨浸涵新漲洪波浩  
瀚盈雨收雲霧淨潮捲水天平大海一泓湛長江萬里  
晴翠奩浮瀲灩碧浪晃晶瑩遠挹三山秀遙連四瀆清  
淵渟接蓬閣澄澈達滄瀛透潤敷青甸餘霞建赤城濟  
川欣作楫繼起望羣英

御製詩註國家闢門籲俊務博其途卽巡幸所蒞省分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舉行召試之典頗爲得人今朝列中如戴衢亨卽乾隆  
丙申我

皇考巡幸天津所取一等二名士也茲伊已渥荷

兩朝恩遇洊用至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且每日趨直  
樞廷宣綸出諭堪稱任使茲予以閱視河隄要工蒞臨  
駐此亦舉斯典惟冀爾多士中有能自砥礪繼起有人  
爲異日作楫之用此予命題拈詠以望爾多士之至意  
也是年

御試題是竹箭有筠松栢有心賦損上益下論五言八

韻詩卽

御製題一等共取六人第一爲柯城龍汝言第二爲  
源齊彥槐第三爲含山唐人最第四爲天津李大壯第  
五乃臣伯父士隄順天許椿頤則第六名也恭識於此  
以昭

榮遇

重榮樹返魂梅

常熟福山寺中有銀杏一株大可數畝後寺毀於火樹  
亦尋枯未幾僧人募化重修此樹復活土人美其名曰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重榮樹見錄希道光初阮元總督兩廣時重修書院有  
梅樹百餘年物也礙於建屋命工人移之後院將枯死  
矣一夕大風雨不止清晨視此樹則依然暢茂阮因題  
爲返魂梅可與重榮樹作的對也

許抑齋

許抑齋少尉祖益華亭人也少時隨其叔父少萼太守  
宦閩頻遊海上後官安徽署吾邑王簿有聲善繪事尤  
工松樹其法本於黃金吾而神韻過之先世父曾集杜  
句贈之云雲閒到處觀滄海天下幾人畫古松



半園主人

吾家自順治初遷定遠之爐橋鎮爐橋古曲陽治也地  
平衍少岡巒先伯曾祖餘齋公歸田後卜宅於曲陽門  
外後街饒有花木題其居曰半園自號半園主人今牡  
丹數十本桂樹數株皆六十年物也公生平以廉潔自  
持在都受業於寶東臯先生能盡得所學乾隆壬辰公  
初捷南宮東臯先生謂公曰謝侍郎璠慕君久矣思欲  
收君門下君盍往謁之侍郎文名藉甚若得其掄揚鼎  
甲可望也公以為在京十餘年於侍郎從無一面今方

焦軒隨錄

卷一

七

通籍遂有干謁殊失平日所守竟毅然不顧未幾 殿  
試公卷已置前列適侍郎亦奉派讀卷以公不願在弟  
子之列頗不喜獨抑置十名外以 朝考第八入館選  
朝殿閱卷者例得為師公引 見後謁侍郎大加獎  
譽贈五古一章末句云當時海上琴大有成連在深以  
不先往謁為公惜耳公恬然安之公官編修十三年始  
開春坊

純皇帝知公名將大用矣復因不入故相和坤之門為  
所銜至己酉京察授浙江糧道又緣事忤和相未赴任

即調江西後授河庫道終以鯁介不諧於俗引疾辭去  
公門下士蔣相國攸玉尙書保皆尤著者也

植桂圖

先大父有植桂圖徐君怡亭所畫也齊太守槐老槐  
題五古一首云淮南有珍木蜿蜒在山幽上枝棲鸞鳳  
下根蟠蛟虬此種月中來人間安可求仙人斫其下丹  
實落齊州先生得數粒偶然植林邱栽培歲月久葉茂  
花復稠八月秋風來天香散書樓樓中讀書子折桂登  
瀛洲何必珠作林何必玉作疇樹德莫如滋即此良詒

焦軒隨錄

卷一

天

謀邨詵已青雲竇公未白頭會邀姮娥譙一醉三千秋  
幽秀之語逼真王孟

皖省山名

吾皖據江之上遊叢山峻嶺山名同者最夥今特表出  
之安慶府西有黃山潛山縣北亦有黃山以黃魯太平  
府西北亦有黃山廬州府東亦有黃山而池州府西南  
黃山其上三十六垣實與歙之黃山三十六峯相峙按  
歙之黃山本名黟山唐改今名高三千七百餘丈盤亘  
三百里人之譚黃山者歙之外不知仍有五黃山也安

慶之黃山形如卧象當冶湖之口故又名象鼻山而甯國縣之南亦有象鼻山潛山縣北有鳳凰山宋王珪故宅在焉而休寧縣西北亦有鳳凰山一名靈鳥山祁門縣南亦有鳳凰山南唐謝詒兼官居此繁昌縣西北亦有鳳凰山銅陵縣東亦有鳳凰山石埭縣南亦有鳳凰山鳳陽府北亦有鳳凰山靈璧縣西北亦有鳳凰山和州白雲山亦名鳳凰山則已有九鳳凰山矣和州有白雲山而潛山之南太湖之東北亦有白雲山至東流之白雲山則有洞可容數百人是白雲有四名矣安慶府東北龍山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其名最著而太湖之西有龍山王荆公詩吾欲鞭龍起為霖遍九州是也州之西有龍山東流之東有龍山太平之南有龍山嶽州府之靈山香烟極盛每年有會朝山者以數萬計而池州之靈山廣德之靈山得此為鼎足矣寧國府有陵陽山所屬太平縣亦有陵陽山鳳陽府有獨山所屬宿州亦有獨山而建平六安兩處亦有獨山休寧有東山元趙汭築舍於上虞集為謚記卽此山也而黟之東山峭絕天半人跡罕到巢之東山相傳為許由所居卽古之箕山肝胎之東山則舊名馬鞍山是四東山之稱亦

與白雲同若馬鞍山則更多於東山也安慶府西北有之滁洲西南亦有之廣德州境內亦有之而霍山縣西北西南正西三處并有之尤奇也晉裴仙修鍊於青山之中草木秋冬皆青仙蹟昭然今桐城青山是已不知桓温袁宏之遊青山則在太平府東南也青陽以山得名故青陽之北有青山也而與石印山並峙者又有建德之青山在古之桃州治者又有廣德之青山宿松之橫山在其北建德之橫山在其東南合之廣德之橫山天長之橫山又四橫山矣桐城浮山為諸山之冠層巒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聳翠石洞連雲海峰先生文集中浮山記詳言之而肝胎之山亦有以浮名者滁之豐山昔歐陽文忠所為記豐樂亭者卽指是山也和州之山亦有以豐名者陡山之稱見於定遠而肝胎亦有陡山涇縣之眉臺眉山著名於眉山者也而無為連曲如眉之山亦曰眉山李白詩築土接響山頗臨宛水湄今寧國府南之響山也而舒城六安之山亦曰響山桐城有大凹山為平地突起而廬江之大凹山復以形凹得名太湖之百藥山以白香山命名而盛廬江之百藥山以李百藥所遊而名

建德有梅山舒城有梅山霍邱含山亦各有梅山池州有齊山廬江復有齊山石埭有歷山東流亦有歷山辨舜之耕歷山者至今紛如聚訟焉他若鳳陽滁州之并有蔣山繁昌來安之并有三山巢縣鳳台和州之并有八公山以及得勝荆山等名各有所同我國家統一函夏地大物博卽一省之山已可概見况按之天下之大乎

鍾馗

終葵二字見於考工記并玉藻不知何時訛作鍾馗日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知錄辨之審矣今則專以玄宗入夢之事屬之終南進士似更不經也梁山舟學士有題董旭終南進士圖云一人碩且儼兩脛偉而毳突兀升我堂白日吠狂猢猻哉唐進士入夢要皇帝科名亦偶然胡乃爲此厲爾家終南山捷徑一條在是中鬼所聚豈獨一方外其鬼多尖頭衣冠而軒騎不比俾禮多大可恣一嘍市區萬餘鱗無地著妖魅公若伸指臂塞破屋子大鬱鬱非汝居齷齪非汝對門戶牀第間宵晝守毋怠狀貌各猙猙伎倆百狡獪徒爲羣兒黠反受鼠輩給莫怪變惱羞髮植

齒齟齬主人亦同袍願告鍾先輩兩醜人豈知作偏畫師畫遂令曲江仙而作鬼伯賣要當淬長劍下搜虛空界先縛鬼董孤董旭以畫鍾馗名而筆墨甚惡撲殺此獠快遊戲之筆足以解頤按詩後學士復成一短序云吾鄉陋俗遇菰黍像於堂壁以辟惡厲甚至洞園之所亦有進士在焉其爲狀也或嚼鬼肝吸鬼髓擢筋監腦又或刀之錐之敲之扑之窮極變怪靡所不至而鬼實未嘗不時時出沒於青天白日之下豈人見之而猶慄者鬼見之而獨不懼乎吾想天地間大鬼小鬼新鬼故鬼鬼生子鬼又生孫族類繁夥不可數計鍾進士欲以一人而食盡天下之鬼豈不難甚且所隨從者鬼使使者鬼跳跟跋扈於左右者何莫非鬼安知鍾進士當蒲觴一醉不轉爲苦輩所鼓弄哉亦可爲愚且拙矣吾欲結柳車以送之而其骨專車不能載吾欲漬目糝以享之而其腹彭亨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不可飽無已則莫若出下策以攻之斯時鍾進士必毗裂髮指揪鬚奮袂而去而妖麼邪魅失所依歸因是望風而遁焉各鳥獸散未可知也吾既舉前詩爲鍾進士解嘲復張此說於堂室窗戶間候天陰雨濕鏗青夜悄時果有諸語出出嗟嗟聽聽者否吾將瞪日以伺之此一則尤爲雅諷也 又唐溫庭筠容貌陋甚時人號爲鍾馗日知錄遺載并議於此

徐太守祭先世父文

先世父蓮舫公卒於道光己酉閏四月十二日五月赴

至京師余兄子箴方拜典試雲南之

命徒跌南歸輦下諸公錫以銘誄詩聯甚夥余曾鈔錄

副冊匪之篋衍兵燹後久已遺失庚午在嶺西讀六合

徐夔舟太守蘇未灰齋文集中有祭公文一篇傳體頌

文哀終樂始不減潘安仁之誄揚荊州也文曰維屠維

作軀之歲招搖指午之月某等謹具牲醪致祭於方公

之靈曰維蘭有芳焚而逾烈維劍有芒折之不缺英英

我公萬人曰桀幽關洞開蒙泉清冽八歲讀雅曰周公

作梁山晉望疑出依託

仁廟巡狩

召試多士獻册河干

天顏有喜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賜列賢書作官中秘遂來荆襄盤錯是治白蓮天王莽

戎潛伏公殲厥渠弗株其族

帝用嘉之庸爾車服咨汝浙西秉鞭作牧歲在癸未民

漸於洿擗斃以食產翹及廬我公惻然告諸大府懲彼

吏胥蠲其全賦三駁三申大府積怒石塘甫修輪臺遠

戍祖帳峴南士民痛心公獨灑然賦壯遊吟曲礪通馬

懸巖挾龍公遊嶠劍倚絕壁篆鐫崆峒公有西至逆回

鴟張殺我長吏四城鼎糜列成烽燧二楊桓桓

國之將帥我公槃槃軍中掌記詩唱刀頭墨磨盾鼻伊

犁邊寒轉饑孔艱公告將軍後路形孱大營停運軍實  
乃完冰嶺千仞凍裂人肌

天子有命改道濟師公謂冰嶺天險可恃準夷窺伺棄

之非計將軍入告遂格前議逆回繫轅論功釋愆玉闕

生還優遊湖山有子象賢翺翔木天奠義躍酒羣季翮

翩孤臣餘生得此已足嗚乎鬼伯胡相迫促敷衽徬徨

敢告巫陽絕域殊鄉我公所傷魂兮歸來毋適四方荷

屋葯房我公尙羊桓枚餽餽我公卒嘗魂兮歸來欣欣

樂康嗚乎哀哉靈其尙饗計吾世父之卒邇來二十有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二年矣重展是篇不禁感泣又先師黃琴士先生典五

輓公聯語云五年典郡二載從軍憶隻身由絕域歸來

教子盡成名方期書著蔗餘坐擁百城誇學富千里江

雲三春淮雨訪先生正落花時節贈詩偏愛我詎料舟

回菊所別經卅日痛星沉蓋先生為先公延至東流學

署濬師從而受業東流為古彭澤卽淵明作宰處名菊

所蔗餘偶筆先世父所著書也先生與世父交誼最深

故吐詞悽切乃爾謹附誌之

論耶穌教

魏然深前輩源撰海國圖志摭探極博其論回教論天主教詳矣特僅分敘事迹斥駁其書而於回教天主教源流仍未能一一辨晰大西洋瑪吉士輯著外國地理備考總其目為五大州曰歐羅巴州曰亞細亞州曰亞非里加州曰亞美里加州曰阿塞尼亞州歐羅巴除回回國外其餘各國皆奉耶穌教大同小異亞細亞州西藏印教門分歧曰儒曰釋曰道以及回回天主大秦度等處星德亦作新德那內克趣向不同亞非里加教有回回有耶穌有大秦等名目亞美里加原奉古教自歐羅巴人前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往始有奉耶穌教者而餘教亦復遵奉阿塞尼亞亞有回教有釋教有諸神教有耶穌等教其說紛紜究亦莫能詳其原始濬師會細考之大要仍不出釋道兩途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者山得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則不必遠引祆祠之說可斷為天主二字之始後魏書釋老志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婦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泰西人紀猶太古事示十誠以訓民教以事神天敬父母勿殺勿姦勿妄證勿貪財七

日禮拜省過誓則不必旁徵天堂地獄之說而斷為拾釋氏之唾餘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述景教流行中國碑有三一妙身无元真主按昇元經曰道有大法得之立得是謂三一之道太上素虛經曰三一者一身之虛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體方而受物腦官圓虛而適真登真隱訣曰太極帝君寶章者東海青童君授涓子以封掌名山涓子剖鯉所獲是太上召三一守形也以朱書素佩之左肘勿經履汙穢佩之八年而三一俱見矣三一者三元真一君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也授其封掌之教真誥紫陽真人受蘇君三一元丹之道則不必廣窮其開生滅死之說而斷其為竊道流之宗旨不特此也三才圖會載吉慈厄國皆大山圍繞盤山為城禮拜堂百餘所出金銀金絲錦富民居住皆樓臺吉慈厄非即今之干絲蚡轉音乎建康寶錄吳赤烏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帝曰昔漢明帝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名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法蘭西非即本法蘭而名其國乎回教自隋開皇中始入中國西域圖志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為禮每城

設禮拜寺始生教主曰天主劉智明江甯人曰天方輿地經東土西土中土自東至西作一直線自南至北作一橫線兩線相交爲十字形天方當其十字交處今天主教十字架非卽回教之支流乎天方經典凡我域中不容歐若堂魏氏注歐若堂天主教也不知亞細亞州各國所奉之教天主教亦所常有似歐若堂絕非天主教總之釋教道教回教皆在天主教之前彼蓋變化而出之以爲不立新論則不能聳衆欲聳衆則非撇去釋道回回一切門面語不足以見立論之高於是曼衍支離

蕉軒隨錄

卷一

毛

患遂中於人心而莫之底止和議既定彼教遍行中國愚夫愚婦從而習者滔滔皆是惟在地方大吏督率牧令遇事持平據其理之是非化其心之畦畛更以其服勸農桑興學校野無遊手家有蓋藏所以固結人心者正不在刑驅勢迫也因閱海國圖志而一論之其他書所述未見於志中及志中所載有於吾意不合并有舛誤者附錄於後

外國所奉各教名目羅馬天主教加爾威諾修教路得羅修教厄肋西亞國修教德亞古教疴馬爾回

教大秦教星德教那內克教巴拉馬教諸神教

地理圖考惟於高麗國志云土則業儒俗則崇釋幾

內亞國云或拜山河或奉禽獸各從其志

釋氏通鑑云河州東谷有一天寺常聞鐘聲當是天

至堂之濫觴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天說一云一老宿言有異域人

爲天主之教者予何不辯予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

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

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畧辯

蕉軒隨錄

卷一

天

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忒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至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于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畧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億天主中之一耳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

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  
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  
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  
乎立言之舛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  
時眾所仰瞻以為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  
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芻蕘而電察焉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天說二云又問彼云梵網言一  
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即殺吾父母如是則  
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

蕉軒隨錄 卷一

三

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  
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  
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恒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  
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蓋恐其或已父母非決  
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  
禮禁同姓為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  
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為  
父母為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已父母也則娶之亦  
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

限其昇輜引車張蓋執戟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  
焉是以父母為隸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  
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僮僕皆人世  
之所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  
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  
也如斯設難是謂騁小巧之迂談而欲破大道之明  
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  
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迴者既魂嘗在禹湯文武  
何不一誠訓于桀紂幽厲乎先秦兩漢唐宋諸君何

蕉軒隨錄 卷一

四

不一致罰於斯高莽操李楊秦蔡之流乎既無輪迴  
叔子何能託前生為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  
母斂乎羊哀化虎鄧艾為牛如斯之類班班載于儒  
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舛也  
蓮池大師竹窗隨筆天說三云復次南郊以祀上帝  
王制也曰欽若昊天曰欽崇天道曰昭事上帝曰上  
帝臨汝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  
畏天曰律天曰則天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  
生德於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是遵王制集千聖

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  
夫子而聖者孟子也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創  
爲新說也以上所陳倘謂不然乞告聞天主倘予懷  
妬忌心立詭異說故沮壞彼王教則天主威靈洞照  
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飭天討

張爾岐蒿菴閒話云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曆辛巳  
來貢耶穌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  
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  
禮葬阜城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畧云然又聞瑪竇初

蕉軒隨錄

卷一

聖

至廣下舶髡首袒肩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搥手不  
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  
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  
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諸人亦各有論  
著分言理言器爲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攜書  
七千餘卷并未及翻譯所言較佛氏差爲平實大指  
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性專以闢佛  
爲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  
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口僧蓮池一書頗令結舌

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  
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  
其徒爲耶穌教會者男女猥褻幾與白蓮無爲等大  
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爲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  
靖內難乎要之歷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  
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耳

張爾岐蒿菴閒話云耶穌教每月數日祀天王剪牲  
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  
僭甚矣或曰貴賤雖殊皆乾父坤母而爲之子先王

蕉軒隨錄

卷一

聖

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  
成於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園丘方澤所陳者皆  
四方郡國之筐篚田野細民之拮据也賤者修其物  
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譬  
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雞豚庖人司烹宰婦  
孺潔器具幕酒醴奉而進之一人之前者宗子主婦  
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  
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  
斯民和樂之氣卽爲德馨怨恫之聲卽爲腥聞諸吏



駿民自養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牲牲姦盛而食者也利氏固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海國聞見錄東南洋諸番惟呂宋最盛因大西洋干  
絲臘即干是班牙即西番船運銀到此交易島番土  
產雲集西洋立教建城聚夷族原係呂宋土番按徐  
松龕中丞瀛寰志略引呂宋原係土番句節刪不清  
黃可垂呂宋紀畧云呂宋為干絲蚡當是干絲蚡據  
呂宋地觀聞見錄及紀畧後載可知

海國圖志引趙氏翼詹曝襍記天主堂供天主如美

蕉軒隨錄

卷一

聖

少年名耶穌彼中聖人也像繪于壁而突出似離立  
不著壁者按建康實錄曰一乘寺梁邵陵王綸所造  
梁末賊起遂延燒陳尙書令江總捨堂宇寺今之堂  
是也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  
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就視即平  
世咸異之乃名凹凸寺今洋人用藥水映人像於鏡  
中及一切畫冊望之無不凹凸隨形者趙蓋未知西  
竺法耳  
李衛改天主堂為天后宮碑記即嘉穗天主教論沈

大成讀通典職官其貶斥與楊光先同惟趙翼天主  
堂說頗有原委海國圖志均未載

王昶金石萃編謂景教碑西洋與大秦相距遼遠似  
不能合不知其地雖遠其教可傳如亞美里加州亦  
何嘗不因歐羅巴人到其國遂習耶穌教耶今之航  
海來中國者其相距不更遠耶昶又謂唐傳載波斯  
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碑稱常然真寂戢隱真威等  
真字不一而足回回禮拜寺亦謂之真教寺似乎回  
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其說更謬回回入中國見

蕉軒隨錄

卷一

聖

於隋書景淨述景教碑在唐時天主教實從回教變  
幻而出前已昶又謂碑稱景教景字之義與景星景  
光流照之義相符是真三家村學究解高頭講章語  
道書具在言景字者多矣昶何以不一寓目耶

國子

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名  
曰國子也左傳僖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  
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禮至為銘曰余掖其國子莫余敢止杜注邢之正卿國

子後世以國子名官殆仿此馮惟訥詩紀古銘詞中遺未收入

政由葛氏

蜀後主謂諸葛公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葛氏之稱特奇

容甫書函

汪容甫先生中乾隆丁酉科拔貢湛深經學以科名為不足重遂不求進取雅存太史詩中所謂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應許號明經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

蕉軒隨錄

卷一

墨

畢秋帆官保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官保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云天下有中公無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先生之曠達官保之禮賢時兩稱之先生子孟慈太守喜孫為先世父丁卯同年余侍先世父時嘗聞斯語云

管夫人畫卷

管仲姬工繪山水人物人罕知者先世父曾匪其海靈朝龍王紙本卷子長一丈餘島嶼蒼茫洪濤洶湧幅中

龍鼉若者龜鼈若者魚若者蝦若者蚌蛤螺蜃若者大

而至於巨鰲怒蛟長蛇封豕似江豚而黑豚出沒隱現神氣勃

勃復有鬼怪騰踏波浪間若金銀若珠貝若珊瑚木難

或頂於首或負於背或捧以玉盤或裹以素綃爭作供

獻狀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令觀者目奪神駭而章法細

密傅染雅潔實為收藏家不可多得之品宋三百年宗

室中惟趙仲輓妻和國夫人王氏與仲姬皆稱書畫名

手王氏真蹟傳者絕少仲姬所傳者亦只蘭竹二種若

此卷則世所僅見也世父卒后卷歸先兄子應先生咸

蕉軒隨錄

卷一

墨

豐丁已春兄避兵亂居懷遠猶携以自隨未幾兄病歿懷遠亦陷大約付之劫火矣高要何叔度元江上萬峰樓詩鈔載管夫人墨竹畫并自書一絕云夫君去日竹初栽竹已成林君未回玉兒一衰難再好不如花落又花開欵署管仲姬寄子昂君覽叔度題云至今見者猶銷魂何況泥裏你我人頗有風趣爰附記之

歛肩

後漢書張衡傳捷逕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歛肩即脅肩也

盤頰

居盤獸名似蝟毛赤盤音機山海經作居豨韓詩外傳昔者舜飢益無臆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盤頰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

蕉軒隨錄

卷一

四七

蕉軒隨錄卷一終

蕉軒隨錄卷二目錄

龍樹寺

三品小京堂四品少卿

罔竇

逍遙津

定時羅

歛墨

柳枝朝雲詩

錢牧齋

蕉軒隨錄

卷二

目錄

鈍翁周氏血書貼黃跋

鄧太史詩

山

官廳

謙默

呂泉山莊詩

鱗魚

詹湘亭秋闈曲

科名相同

僧尼匹偶記

家衣江詞

古銅壺尊

八义蟲

凌歊臺詩

啖蔗軒壽輓聯

書周文忠公遺事

和相

王臣

蕉軒隨錄

卷二目錄

幸不幸偶不偶

記蒙齋年譜語

先友

武松

西峯寺

梅心驛古剎

晉中軍風于澤

奮伐荆楚

湛若水鈴山堂集序

狩于河陽

烈風雷雨弗迷

吳侍郎奏疏

蕉軒隨錄

卷二目錄

蕉軒隨錄卷二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龍樹寺

京師宣武門外龍爪槐古剎為文人遊讌之地道光初月亭上人重加修葺復構小樓曰菴葭閣鮑覺生先生詩所謂野潤青三面天空碧四垂也湯文端公金列曾題一聯云何處菩提莫錯認庭前槐樹無邊法藏且笑拈閣外蘆花壬戌夏間偕沈寶臣比部薛淮生侍御黃孝侯編修孫稼生儀部燮臣修撰公謙先師李文恪公

蕉軒隨錄

卷二

苗於此酒罷公携予散步親指文端楹帖謂予曰措詞灑脫用筆飛舞此聯此書此人可稱三絕矣偶憶公語謹錄識之

三品小京堂四品少卿

乾隆間奉有 諭旨黃登賢著以三品小京堂用託隆著以四品少卿用嘉道以來并無小京堂少卿之稱矣

罔窠

淮南子南遊罔窠野北息沈墨鄉窠虛當切音郎凡物空者皆曰窠窠

逍遙津

在合肥城東三國吳志孫權為魏張遼所襲乘馬越渡處今歸王育泉丈世溥作別墅焉曾繪逍遙津圖徵詩余兄子箴撰聯云地臨飛騎橋邊問當年一船箏笛萬隊旌旗彈指話滄桑只安排水國逍遙已是鯢池莊叟境春到聽鶯時節看此日對月題詩迎風把酒散懷忘泛梗且領畧畫圖結構儼然鹿柴石丞居

定時羅

一名日晷紋理工緻本質端好通志所載惟程宏宇汪

蕉軒隨錄

卷二

永年一家製者四方未有比倫又羅盤稱歛縣為最亦以汪程二姓所造為精近則日晷羅盤專以方秀水家著名並汪程之名亦不知之矣

歛墨

南唐時李超及子廷珪自易州遷南後主嘗用其墨廷珪父子以歛地多松故留此造墨至宋時以大龍鳳墨千斤充貢仁宗宴廷臣於羣玉殿以李超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賜翰林皆廷珪墨雙脊龍樣品尤佳墨譜稱之上者拈來輕嗅來馨磨來清今失其傳近代製墨

者以程君房方於魯為上吳去塵次之今亦不可多得  
惟曹素功紫玉光為海內所尙自乾隆六年

丙廷取墨工於歛歛令趙本以績溪汪近聖應

詔給物料令製十匣而歛墨之名益著

### 柳枝朝雲詩

東坡有不學楊枝別樂天句蓋反香山鸞駘放柳枝之  
意嘉其侍兒王朝雲也梁山舟學士調陶篁村娶妾詩  
不學朝雲伴老坡則直用蘇詩而又反坡公之意矣白  
蘇有知當亦相顧失笑

### 蕉軒隨錄 卷二

#### 錢牧齋

錢牧齋宗伯入

聖朝後思欲掌樞要專史席二者俱違其意故鬱鬱不  
樂終為有文無行之人恭讀

純皇帝題謙益初學集詩曰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

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未

路逃禪去原為孟八郎大哉

王言足以鑒小人之肺腑矣

#### 鈍翁周氏血書貼黃跋

汪鈍翁先生跋周氏血書貼黃具封載碧血錄後今閱  
堯峯文鈔於前跋小有改竄較初作更極軒朗原跋云

右血書改作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改周君

所書蓋將為其父忠介公訟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

御自益將下改是時愍帝改元子佩將訟其父忠介公

御究刺兩指血寫全疏既竟先以示同鄉姚文毅公公

命改繕以進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

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泣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

公正輒發憤為鄉人所愛戴而倪添文李添兩疏敢於

誣調狂噬幾至東西易位黑白改換色如忠介之名自

當與日月相磨而彼毛一鷺與諸小人改彼倪李則皆

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改本

字古今同轍添者為之一慨康熙乙卯春正月長洲汪

琬敬跋於堯峯之皆山閣可見前輩作文不肯一字放

鬆正古人所謂三易稿而成者昔歐陽文忠為韓魏公

作書錦堂記脫稿數日忽走价另易稿本示魏公公閱

之與前作無一句更改惟於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

二句中添兩而字魏公歎賞以為文氣始足文家落筆

不苟處如此因附識之

鄧太史詩

鄧元昭太史旭有壽胡節母七十詩一首云海上海姑  
信嘖然椒盤十日壽杯前補天卻說煩媧手擲地難忘  
述祖編繡佛香燈歸淨業板輿鑑飾聽臚傳南山靜對  
何曾改遮莫春風掃翠烟今閱林屋集中並無此詩太  
史之子焮跋其集後云先公著作甚多或隨手棄置散  
佚過多今四方詩家選本頗有流傳而未見於家藏稿  
中亦有前曾刊刻而稿中不載者據此則集內所存不  
過十之八九耳亟錄之以俟搜輯

蕉軒隨錄

卷二

五

少

頭陀寺碑文為王簡棲著簡棲名山瑯邪臨沂人今本  
皆誤作巾按說文巾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莖也古  
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徹凡少之屬皆從巾徐氏錯曰巾  
從一引而上行音進艸始脫甲未有歧根今班固漢書  
多用此為艸字齊有輔國錄事參軍王巾云則巾字  
應作巾字若書作巾亦誤矣

官廳

家衣江兄若夔為有堂方伯少子以名諸生困於家計

報捐縣丞分發江寧試用嘗作坐衙詩尚記其一句云  
星斗橫天冷眼看語頗傲兀昔王夢樓先生由翰林侍  
講出守雲南有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之  
句讀之更憮然矣

謙默

華聞修書紳要語云謙美德也過謙者多詐默懿行也  
過默者藏姦此二語非真有閱歷者不能道破

呂泉山莊詩

辛亥秋董嘯菴學博來書並惠寄其五世祖澤山先生

蕉軒隨錄

卷二

六

咸 呂泉山莊遺草一卷僅七十餘首五言如小樓看雨  
云山連雲影外人坐雨聲中元日云又添新歲月未改  
舊鬢眉幽居云移竹愁春盡栽花趁雨餘喜雨云新秧  
增活色枯澗走清泉七言如送漢儒弟之蘇州云一櫂  
烟波江上客五更風雨夢中家洪源魯齋中小飲云座  
上清陰先世樹案頭緗帙古人書送胡吟菊回里云行  
蹤似月歸山遠別夢如雲逐水流其他絕句有山窗暝  
坐云飛塵難到野人家暮靄橫山曲曲遮蕭寺晚鐘鳴  
未息牆頭月已上梅花又翻疑世上功名事不及田家

酒一杯皆超拔可誦

鮓魚

初夏時出漁人聽布穀聲以為候最愛鱗甲纔一挂網便隨水而上予八載菊江飽餐此味每謂鮓魚之美不及稻蟹而勝於河豚識者恒以予為知言也向有魚貢乾隆初元恭奉

上諭聞江南長江一帶有貢獻鮓魚之例至康熙年停止因而改為折價向網戶徵收充地方公用乃歷年既久或網戶改業或移徙他方輾轉牽連又加吏胥借端

蕉軒隨錄

卷二

七

苛索遂致沿江捕魚之人代受追呼之累朕思當年聖祖仁皇帝停止貢鮮乃愛惜民力之至意何用此些須折價煩擾小民著該省督撫查明豁免永以為例仰見

聖主體恤民情無微不至云

詹湘亭秋閣曲

吳苑詹湘亭明府

應甲

七赴春官艱於一第官湖北最

久詩文詞曲靡不精妙其鄉試時作中秋夜閣中望月北雙調一套尤膾炙人口其詞曰新水瞭高臺上月輪

高悄無聲酸風滿號碧油帘不捲紅蠟燭停燒銀漢迢迢空隔着土泥牆望不到

駐馬木板三條覆鹿藏蕉何

處找策題五道塗鴉滿卷未曾交珠光劍氣已全消青

天碧海勞相照誰喧笑隔牆老卒聲聲叫

沈醉錯華燈遊龍夾道汲新泉渴馬騰槽號官兒意氣消號

軍兒語言妙檢筠籃冷炙殘膏我輩三年共此宵博一

箇團圓醉飽

折桂憶秋閨獨坐深宵瓜果中庭燭燼香

燒有花氣濛濛釵光裊裊簾影蕭蕭盼雲階蘭房信杳

卧風簷棘院人遙望斷紅綃夢斷藍橋只落得數更籌

蕉軒隨錄

卷二

八

至公堂靜聽鼓吹明遠樓高

沽美酒俺想那跨山塘花市

遙泛秦淮燈船早竹西歌吹千家鬧同盼上瓊樓瑤島

爭一刻是今宵

太平堪笑的譜霓裳擲杖成橋駕星槎

析木為瓢莫須有月斧親操想當然元霜空搗一種種

雲翹翹被罡風吹掉都散做花枝壓帽

離亭燕帶娥掩面何須笑朱衣點首何曾惱君不見世上兒曹有

多少玉樓文有多少金鑾草有多少孫山康了洗愁腸

一尊綠澆粲心花三條紅照脫不盡書魔舊套若不是

廣寒梯跌了脚蓬瀛路迷了道鬱輪袍走了調因甚價



年年矮屋中喚不醒才子英雄覺擔誤着青衫易老謔  
一套棘園秋要和那吹角聲寒唱到曉

科名相同

漁洋山人人生於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侯  
官曹能始先生學在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舅氏陳小  
坪先生鼎安以嘉慶癸酉拔貢已卯舉人道光壬辰進  
士而先伯曾祖餘齋觀察乃乾隆癸酉拔貢已卯舉人  
壬辰進士舅氏與觀察亦相去六十年科名如出一轍  
真奇矣哉

蕉軒隨錄

卷二

九

僧尼四偶記

振齋先生記僧尼四偶之事此吾鄉近日一大佳話不  
可不全錄之其文曰張善桐城人父文田傭耕餬口生  
子二善居次兄某長善二歲善四歲時桐城被水佃田  
淹沒無以為生文田挈妻子赴來安懇種山地數年後  
夫妻相繼歿時善八歲與其兄俱幼稚無依不能自活  
乃相與偕逃信步行去住無定所一日坐石磴假寐及  
醒失兄所在徧覓無踪由是孤孑一身往往誤入僻逕  
或就山窟中止宿見虎狼足跡滿地則駭然以懼遇水

阻莫測淺深適有木棒橫地上藉得探水以渡則欣然  
以喜八歲兒徒步遠行膽怯腹枵困憊日甚道光丁酉  
八月十七日晚行至滁州東廂廟門首卧地不起廟為  
三儀閣老僧智慧樂善好施有餘蓄輒賙貧乏是日早  
起開門瞥見呼之不應撫之奄奄一息亟抱入廟以薑  
湯頻灌之半日方甦僧詢明來歷知其幼弱無家憐之  
俾削髮為徒孫圓來之徒命名榮發從師讀書識字為  
僧孳其徒移住城中龍興寺命榮發從師讀書識字為  
日後諷誦經卷計及人塾穎悟勝儕輩師喜教之一如

蕉軒隨錄

卷二

十

教羣弟子不以其為僧異也歲壬寅張善年十三歲時  
余奉檄至滁假館於龍興寺之慧照堂每夜輒聞僧舍  
讀書聲異之詢知為寺中小沙彌晚歸自塾而溫習舊  
業者亟召之來試以對句應聲而對語甚工出題命作  
小講文理明順僧舍內外粘壁大字每處皆其所書頗  
有筆力余惜其以有造之質而淪於緇流也商諸智慧  
以為余義子即蓄髮携之歸延師課讀於今八載時嘗  
授室適余友合肥王君育泉言其中表壽州孫培元學  
博有養女及笄願為執柯遂酌給財產於己酉冬月出

贅於孫氏之門顧事以巧而見奇人無獨而有偶彼孫  
 女之遭際則又有可述者孫女父某鄉居務農女八歲  
 失恃繼母虐遇之至不能相容棄諸尼巷削髮為尼孫  
 氏固淮北望族其大家巨室俱在城內不知鄉間遠族  
 有棄女之事培元亦世居壽城夙敦族誼聞之惻然出  
 貲贖女歸恩養於家蓄髮待字數年矣王君育泉為之  
 擇配遂以歸張此不奇於兩家僧尼之還俗而奇於王  
 君之適為撮合也因書其事以記之北平史積新書於  
 合肥旅寓予按張善後改名允慶人甚醇謹已入壽州

蕉軒隨錄

卷二

十一

籍補博士弟子員近楊小坡茂才原本此記演成鸚鵡  
 媒傳奇二十四折善得此可以傳矣

家衣江詞

衣江兄本名諸生工詩善畫尤長小令曾記其數闕錄  
 之可見一斑泊舟晚眺調寄漁家傲云日半銜山天欲  
 暝一江高捲西風緊白茫茫波萬頃誰最穩老漁撒  
 網撐孤艇兩岸蕭蕭吹更冷蘆花亂拂篷窗靜忽見團  
 圓明月影催詩興狂吟喚起蛟龍聽又斂頭鳳無題云  
 窗紗曉房櫳悄離情細共爐烟裊窺妝鏡調鉛粉坐依

簾隙海棠風緊冷冷春光早音書杳知他別緒添多  
 少無聊甚閒時問花朝何日試猜芳信近近又虞美  
 人歸興云分明一水還家路欲渡未能渡青山怪我不  
 歸來隔着寒江相待影徘徊離情脈脈無人曉又被西  
 風惱吹來滿眼是蘆花怕似蘆花踪跡繞天涯清新之  
 筆足可嗣響元人

古銅壺尊

乾隆間有廟祝以銅器一對典入質庫年久未贖先大  
 父以千錢買歸其形質弁口欵足甚古樸以漢建初尺

蕉軒隨錄

卷二

十二

度之高三尺四寸橢圓口唇厚五分圍三尺四寸五分  
 頸圍三尺二分腹圍六尺五寸五分腹下足上圍三尺  
 四寸六分足圍五尺一寸五分獸耳徑五寸三分有稜  
 圓環圍一尺九寸二分合今制重一百五十斤耳際腹  
 上足跗三處皆雷紋盤夔飾腹中識云至大己酉七月  
 建康路儒學作大成殿永寶用十六字腹下一偏左一  
 偏右識云大成殿祭器六百八十一件至大二年歲在  
 己酉建康路儒學皆篆文腹下末行剝蝕莫辨蓋即古  
 銅壺尊也道光壬午鳳陽教授倪公模重修府學先大

父遂獻之 文廟考至大己酉至道光壬午已五百十  
四年而此器相傳實係明初中都太學祭器後改為鳳  
陽府學我

朝乾隆丙子移學東城竟而失去數十年來復歸舊地  
真一段美譚也倪學博有記甚詳 咸豐癸丑粵賊攻陷鳳陽焚  
掠一空此器恐亦遭劫火矣執筆為之憮然

八义蟲

伊犁有八义蟲如土蜘蛛長脚善走嚙人便死見之者  
用黃紙收裹送入廟中亦有呼為八爺者外夷人見之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卧於地任其行走以為祈福如見喇嘛然關門外到處  
有之一入關中絕不見矣見先世父伊江詩註

凌歊臺詩

唐許用晦滙凌歊臺詩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  
層臺江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  
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出畔古碑空  
綠苔胡遜叟云宋二武皆祖武帝稱高祖孝武稱世祖  
凌歊在當塗黃山上地志孝武有凌歊臺置離宮本紀  
亦載姑孰較獵一事今於黃山西望天門兩厓中豁江

水真有巴蜀直來之勢東望牛渚是為江潭舊作湘潭  
字誤也姚惜抱老人云用晦此詩大為揚升菴訊斥賴  
遜翁伸其屈然江潭一聯與二句如何接下聯不免  
有句無章之病寢園二字亦湊用不的當百年句無着  
此等詩姑以句取可耳按漁詳誤以江潭一聯為趙嘏  
詩且依俗解作湘潭字忽畧甚矣

啖蔗軒壽輓聯

先世父所撰壽輓聯極多不自收拾稿都散佚茲就  
所記憶者敬錄之杖於朝貴於室富以文章闈科第三

蕉軒隨錄

卷二

四

十年競向鯉庭燦桃李蘭有秀菊有芳松徵壽考願春  
秋八千歲頻添鶴算頌台萊祝朱郁甫先生八十咏齊尚書恕齋方伯皆先生詩  
也抑戒詩陳競喜老年箴几側恩隆日秩更逢佳節屆  
天中祝凌封翁德與九摘藻正三春容我追隨瞻福壽  
登堂須十載願公耄耄至期頤祝孫紹泉太守七十時仲君晴軒孝廉方試在  
官漢室一經傳子弟蜀峯千似頌台萊祝合肥戴太翁九十令嗣官四  
川令君家伯仲半彫零羨珠樹挺生定向庭前延世澤  
我有兒孫經拂拭悵春風既往只應空外感知音祝代先  
祝汪太守霖濟師按太守官風江流有聲緬高閣臨風  
陽雅通叔父子箴兄皆出公門

怨興逝水詩人多感覽遺編懷舊夢繞晨星輓王竹嶼

都轉寄居金陵上河有江聲帆影樓新著感舊集七律百首愛客滿堂下榻憶逢秋

明月別君一載臨風遙悵暮天雲輓合肥蔡相侯先生白露咽新

聲知有林間鳴鶴警蒼生懷舊澤何堪天上大星沉輓六

安楊蘭如先生志信先生歷官山東藩司署巡撫杜老吟殘空向草堂留畫稿

江郎才盡那堪綵筆痛花飛輓官庶侯表弟會官四川州牧四載詢邊

陔賴有令原能急難隻身歸淨域未忘冰嶺去從軍輓徐

司馬潤啟于伊江在戊四年有從弟相隨時司馬請于大帥求歸冰山投營効力杖履憶淮南

賤子曾親牀下拜星霜舊冀北蓋臣新自日邊來輓朱

蕉軒隨錄

卷二

先生時長君詠齋何書奉旨南來省視賢守能詩尙有篇章留儻水蓋臣

戀闕那堪風雨感秋聲輓凌謙齋太守會知鎮遠府淚

灑春風感公意殷勤竟許蘿攀松上澤留楚水歎我來

遲暮果然仙去樓空代怡菴叔挽廬江前湖北監道章公廷樞時叔迎養湖北學使署

離懷已屆三年小飲憶花開萬卷樓中齊握手介壽方

期九月長淮驚鶴唳八公山下黯消魂輓壽州孫希聖廣文年甫六十

藏書最富刊有服佩返仙莊攜手同歸哀慘獨遭三日

丙交遊徧人海壯心未已追隨猶憶卅年前輓前奉天治中吳公

崑公住居張莊三日丙內廿載倍親情握手每驚鬢髮改

天旬同歲月愴懷頓覺死生分輓孫陶通守

書周文忠公遺事

周敬修先生諱天爵山東東阿縣人起家縣令洊至湖

廣總督緣事鐫職再起為漕運總督旋以二品頂戴致

仕

文宗御極被 詔入朝適粵賊犯順

命公為廣西巡撫屢立戰功年老乞歸癸丑春賊陷皖

城復

命公巡撫安徽上疏辭職加兵部侍郎銜專辦團練防

蕉軒隨錄

卷二

剿事積勞成疾薨於潁州途次

特旨優卹追贈尙書予諡文忠勿庸內閣撰擬故事大

臣非翰林不得諡文字公得之誠異數也公年登八十

受 恩三朝其服官政績應臚列 國史茲不具錄擇

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敬識於此 公由嘉慶辛未

科進士歸本班銓選道光初授懷遠縣知縣單車赴任

公本寒素性復廉介久之竭力拚擋始迓太夫人及夫

人輩至署夫人勤於紡織日課針帶除奉太夫人甘旨

外布衣蔬食官舍蕭然時當度歲同城各官眷向有酬

應而夫人並無命服懷遠地僻未易購辦公又不欲假  
諱搢紳之家適典史孔君平陽世家也檢笥中所藏舊  
七品服獻之夫人始得賀歲成禮焉公之清風亮節於  
作宰時已基之矣孔時可茂才 昭備 在東流時親為余  
言 公自懷遠調阜陽政通人和百廢並舉惟捕緝認  
真過於嚴厲有忌公者奏參公苛政虐民得

旨命大學士兩江制府蔣礪堂先生按治其事礪堂先  
生乃先伯曾祖餘齋公授業弟子也道經冶溪訪先叔  
祖溶川公首以公事為問溶川公與公素未謀面重公  
蕉軒隨錄 卷二 七

為人以愛民如子疾惡如讐對蔣公乃援以入告  
成皇帝深為嘉許公之受 上知自此始也不數年遂  
由宿州牧守廬州備兵鳳陽陳臬百皖公感溶川公知  
己手書訂交通蘭譜焉 公罷官後卜宅於宿州之閔  
子集鄉居無事日從事於農圃課時問雨見者多不知  
為大僚溶川公嘗至公家時太夫人尚健在登堂拜母  
太夫人率以子姪視之每食太夫人居中溶川公與公  
東西坐殺惟四盞不以客禮待也歲甲辰許抑齋丈奉  
檄署理時村巡檢路過公門以舊吏修晉謁之儀聞者

辭以出抑齋遂登輿去甫數武遙見公立南畝中御短  
布衣戴大氊笠正指揮牧童驅犢返也將下輿伏謁而  
公已由別徑趨歸矣 公為兩湖總督又有奏公擅用  
非刑者 特派吳淪齋宮保審辦隨帶司員刑部郎中  
奎 綬 也於公事多所挑駁而公遂罷職遣戍未及出關  
適丁太夫人憂有 詔賜還癸丑四月粵賊竄擾鳳陽  
奎公正觀察吾郡無力堵禦連夜奔至定遠時公方督  
師住宿州大營諸公子素不滿於奎請於公欲治奎以  
棄城之罪公怒斥之終以兵單餉竭聞奎竟得末減公

蕉軒隨錄

卷二

六

以德報怨大都如此 擒匪陸遐林之陸梁於吾鄉也  
其子聚奎實思愆成之初遐林與聚奎父子並定遠武  
生聚奎弓馬嫻熟有膂力鄉試幾得復失以父遐林因  
案株連入獄鬱鬱思逞武斷鄉曲莫敢誰何皖城既陷  
遐林自獄中逃歸自謂時事多艱官如木偶起意揭竿  
嘯聚先尋報復旬日之間有眾萬人焚燒驛號搶劫質  
庫附近村莊擄掠殆盡知縣郭師泰率鄉兵往捕聚奎  
三敗之郭抱頭鼠竄申文達公請救公方部署隊伍聞  
信親督兵至駐扎爐橋當是時省垣失守人心思亂公

不動聲色四面兜圍未十日而渠魁悉授首鳳穎兩郡  
億萬生靈得以苟安者皆公力也公初出師時遣署爐  
橋主簿包曜升隨同遊擊劉玉豹馳往東南一路會剿  
曜升卑鄙小人也無膽識而妄自夸奉委後不俟王  
豹率先領鄉勇百餘人行意氣洋洋以為首功可立致  
甫至左家店地方猝遇賊伏未整隊而賊蜂擁進眾寡  
不敵曜升膽落棄輿而奔鄉勇陣亡者十餘人公聞之  
大怒立縛曜升至命即行正法為臨陣脫逃戒曜升叩  
頭乞哀公怒不解適公愛將守備信長慶在側跪為緩

蕉軒隨錄

卷二

九

頰公意方釋呼輿夫解曜升棍重責五十逐出時侍立  
文武員弁數十咸股慄橋舌不下曰真將軍公向有周將軍之名  
自茲出隊遂無敢退却者或有以公擅責屬官為公咎  
詎知公之用心哉此事鄉里至今稱之

和相

和致齋公相本文生員龔三等輕車都尉乾隆四十九  
年由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五十一年授文華殿大學  
士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以罪 賜自盡張船山太守問陶有己未正

月紀事詩云金穴銅山意惘然痴羊入肆尙流連九泉  
添箇尋常鬼可惜黃扉十五年蓋指和而作也

王臣

通雅以此二字乃發語敬謝之辭猶王在上臣在下自  
然敬恐按漢書王陵傳文帝問右丞相周勃天下一歲  
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洽背媿  
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各有王者上曰王者  
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  
史上曰苟各有王者而君所主何事耶平謝曰王臣注

蕉軒隨錄

卷二

二十

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王臣王羣  
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王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  
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吳志伊任臣十國春秋  
胡進思傳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入所市肉近千斤忠  
遜王顧進思曰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王曰  
然則吏妄也因問進思何能知其詳進思踟躇曰王臣  
臣昔常從事於此進思湖州人牛潛子 於王臣旁注  
句有疑誤四字牛豈未讀漢書耶

幸不幸偶不偶

干戈擾亂凶荒之歲必有衣錦食稻處安樂之地而不  
覺者太平日久豐年穀賤必有枵腹敗衣遇患難之事  
而常戚者此有幸不幸偶不偶也見無何集數語最為  
肯切

記蒙齋年譜語

吾宗家桐城者一門七代官內閣中書舍人實為本朝  
佳語吾爐橋一支自先伯會祖餘齋公由中書成進士  
入詞館世父蓮舫公堂伯悔軒公并以中書一歷知府  
一歷部曹入樞直道道光甲辰伯兄子箴復在中書任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內雋禮閣改官翰苑後先繼美可謂盛矣濬師於咸豐  
乙卯應京兆試列賢書濫竽薇省子箴兄喜謂濬師曰  
吾家最利鳳池弟又以科第進身庶不負此清班耳故

濬師有句云功名鳳閣增新譜文字牛山締夙緣乙卯

三藝命題係雖存乎人者一節道光己亥伯兄鄉試三  
題乃出入無時三句及甲辰會試三題又係以爲未嘗

有材焉二句皆牛  
山章洵奇事也誠紀實云憶田蒙齋少稔古歡堂

集中載少稔自爲年譜極言中書一官爲人侮慢益

國初尙依明制此官皆生監當之無怪乎不爲人所重

也退直暇重檢是集節錄於此以資掌故蒙齋年譜云

康熙丁未五月奉

旨內閣中書員缺准以進士考授鄉例內閣撰文辦事  
中書由監生生員授職未有以進士充者進士秦敬傳  
老苦選滯故闕此徑御史李棠上疏密勿禁地必進士  
出身堪膺是選

俞旨允行值部議裁推官改知縣同董憲德起考名列  
第五六月十六日補授秘書院辦事中書舍人偕沈眉  
范張鵬張鴻猷張衡顏光敏申稷朱射斗李迴梁聯馨  
紀愈孫百蕃共十二人入署辦事是職也初茫然莫辨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及入署遭同年詞林某侮辱輒自悔然已無及矣時與  
張公鵬申公稷閒坐歎息云吾輩何日可成正果稷吟  
云書生薄命還同妾丞相憐才不論官余吟云失路嗟  
何及痴懷老漸平相對泣下一日集一友寓一客後至  
上坐大聲曰非不揖讓也我詞林爾中書貴賤別也又  
壬子科詞林山右某中書張公鵬同典山東試事既竣  
揚語人曰此行是吾輩分內事乃竟與中書下賤爲伍  
恥孰甚焉其輕侮如此夫狗監馬曹銜亦不惡柳筋顏  
骨役只奴隸敬傳真作備哉同年謝櫬齡詩云短氣平

生惟寫字傷心此日是求官一語尤真按蒙齋先生德州人中順治辛丑進士歷任戶部侍郎此言當爲康熙中葉而發若康熙四十二年以後

列聖巡幸所臨特開

召試之典凡列一等等者

賜舉人直薇省百數十年鼎甲台輔指不勝屈彼自詡爲嚴徐東馬者其名實相去果何如耶是亦無庸置喙也已

先友

蕉軒隨錄

卷二

李蕭遠運命論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銑註先友謂孔子蕭遠自以老子後老子與孔子爲友故曰先友或謂蕭遠去孔子遠矣斷無稱述數百年前裔祖之友而曰先友之理况聖人乎家北海先生亦言其意中暗有所指信然

武松

水滸金瓶梅二書倡盜誨淫有害於世道人心者不小按金瓶梅載武松潘金蓮等事其說不一包倦翁閩河日記云阿城古甄治陳王墓在焉今屬陽穀唯阿井周

園百步屬東阿故東阿有貢膠役而土人頌之曰山東有二寶東阿驢膠陽穀虎皮虎皮今藏陽穀庫土人傳爲武松所打死於景陽岡者也景陽岡在阿城東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穀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焚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民人切齒呼之爲武皮匠言其剝割也又呼爲賣餅大郎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據此似作者不爲無本

西峯寺

嘗閱浮楂散人秋坪新語中金岩觀一則語涉淫污深

蕉軒隨錄

卷二

蹈文人口過檢書麓所收乾隆閒邸抄乃得悉此案顛末因全錄之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步軍統領綿恩奏西山戒臺寺之北有西峯寺一座內有戴髮修行之婦人自號西峯老祖活佛能看香治病請求符藥者服之卽愈動人觀聽俱稱靈驗京城以及四外之人男女紛紛前往竟似城市殊堪詫異臣思此處雖非京汛所轄但附近京畿似此煽惑人民於風化有關不可不速加查辦隨於六月二十日密派臣衙門司員前往查得西峯寺離京六十餘里此婦人法名了義俗家張李氏原係



順義縣人現住西峰寺殿宇四層計五十餘間俱係新蓋之廟又離此廟二里許石廠地方有靈應寺大廟一座計房六十餘間亦係新蓋張李氏在兩廟往來居住每日午前給人看香治病該員前往會同宛平縣知縣查辦時又查出有二十餘歲之旗裝女子二名詢得一名雙慶年二十四歲乃原任大學士三寶家使女係三寶之寡媳因病常往彼處治病拜張李氏爲師隨將使女留於廟中居住用銀一萬五千餘兩修西峯寺一座又一名玉喜年二十二歲係原任巡撫圖思德之子現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五

任戶部銀庫員外郎恒慶家使女因恒慶之妻患病亦認張李氏爲師隨將使女施捨廟中并用銀二萬餘兩修靈應寺一座又在該氏屋內搜查有符呪丸藥經卷畫像等項其畫像五軸係張李氏出身源流均係修廟商人任五覓人繪畫看其情形似任五有通同授意傳播其名藉以獲利情節又查出金六十四錠重二百八十兩銀二千六百兩金鐲四隻重七兩零其餘衣服器皿什物閒有非該氏應有之物隨交宛平縣查封該員等當將張李氏及伊長子張明德三子僧人廣月商人

任五等於二十一日拏解到署臣親加逐一研訊將張李氏供詞另行呈

覽外臣查邪教惑人有干嚴禁今張李氏本係鄉野愚婦並非僧尼乃來京佔踞大廟戴髮修行從前不過化緣修廟無甚劣跡近日以來自稱老祖活佛妄自尊大以看香治病爲名施捨符藥煽惑人心從中獲利又令其子張明德置房開舖以肥囊橐甚至官員命婦在廟往來施捨蓋廟銀至二三萬兩之多而現起之金已有二百八十兩銀有二千六百兩並該犯擅用黃緞坐褥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五

靠墊種種情節實出情理之外若不卽加懲治積之日久恐生不法之事而各犯所供多有不實不盡之處必須澈底審明盡法究治至大學士三寶之媳自宜謹守閨門乃遠赴山廟往來住宿看病墮其術中甚至拜師修廟銀庫員外郎恒慶係圖思德之子縱令伊妻拜師看病施捨金銀並各將使女捨入廟中均屬恣意妄爲且該兩家現有應賠官項銀兩未交何以不行節儉先完官項反捨廟中其居心實不可解臣見聞旣確不敢隱諱理合具奏請

旨定奪至此案一千人犯及查出經卷有無違礙字樣均應詳加查看應請

旨派大臣會同衙門詳審定擬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再張李氏煽惑他人多金蓋造大廟坐享厚資雖將伊治罪所存銀兩亦未便留於伊子承受自應入官已交於地方官宛平縣知縣逐一查封檢點應由順天府照例辦理外至張李氏之子張明德僧人廣月所有家產係伊母詐騙之財亦應照例辦理至現在查出銀兩應先交廣儲司入官爲此謹奏八月永琮等覆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奏等遵提犯證逐一研訊據張李氏供籍隸順義縣與周營嫁與本縣民人張國輔爲妻生有二子長子張明德次子張新德已故三子即廣月自幼出家爲僧乾隆三十七年該氏因伊夫患痰迷病症聞有瓦子街居住民婦李氏常拉鐵練募化代人治病即請爲伊夫醫治見李氏用手按摩針扎病處病即痊愈該氏從此與李氏往來學習粗知針扎治病之法李氏故後該氏即取其鐵練拴繫頸項出外化緣治病走至通州曠野地方時值隆冬風雪交作迷失路徑難以行走該氏隨在

雪地帶鎖打坐適有居民路過見而詫異隨向盤問該氏即以此結緣治病爲答隨有人延請到家看病該氏即學李氏按摩針扎併假念經呪病即痊愈自此附近居民共相傳播多請該氏治病往往有驗該氏借此思欲修廟賺錢見所住興周營地方七聖小廟坍塌隨將所得治病錢文修理給伊子廣月居住其所供延請治病之家皆彼處附近村民因年久不能逐一供指嗣於四十五年送廣月到戒臺寺受戒該氏亦來京在總布胡同泰山菴拜已故尼僧福山爲師取法名了義因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聞伊夫患病仍回順義伊夫旋於四十七年身故復於四十八年來京找見福山帶至潭柘寺受戒該氏因見女僧受戒俱係男人代爲剃髮心中不願未經落髮走至西山西峯寺依尼僧濟廣同住起意將該寺立女常經爲女僧傳戒又恐無道法不足聳動衆人遂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燒點數處含痛忍受藉此募化以致附近居民聞知往視見其堅忍致相傳播偕往進香者漸多有因病求治者該氏即令跪香假念經呪爲之求神又有求藥者該氏無可給與遂買藥舖內五汁丸等藥改

成小丸併假畫神符給與竟有病卽痊愈者因而祈求  
布施者益衆適值原任大學士三寶寡媳烏佳氏患血  
氣凝結病症聞該氏素能治病延至家中該氏爲之按  
摩假念呪語併代爲祈禱病愈後烏佳氏感激欲向伊  
重謝拜伊爲師該氏令其施捨金銀修整西峰寺烏佳  
氏允從當令管事家人許祿招工匠任五卽任極盛修  
葺廟宇先後給修廟工價銀一萬七千兩又置辦供器  
銀三千兩共計銀二萬兩其餘陸續施給衣服器物並  
施金燭及零星銀錢不計確數約亦不下萬餘金又送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使女雙慶至寺跟隨跪香念佛烏佳氏亦曾赴寺燒香  
又現任銀庫員外郎恒慶之妻宜特莫氏素患痰喘病  
症亦請該氏祈禱痊愈宜特莫氏每月給該氏養贍銀  
三五十兩不等又聽從該氏修理石版地方三教寺捨  
銀一萬七千餘兩又添湊金子二百八十兩合計共銀  
二萬餘兩張李氏卽將銀兩交給伊子廣月修廟金子  
自行收存現經起獲宜特莫氏又令使女玉喜跟隨服  
侍廟修成後改名靈應寺該氏隨在兩寺來往焚香治  
病宜特莫氏亦曾至寺拈香此張李氏先後跪香治病

惑眾修廟之原委也嗣因西峯寺後塔院工程未完烏  
佳氏亦未再給銀兩承攬修工之任五無從藉工圖利  
隨起意與該氏商允因該氏曾向說稱少時夢見觀音  
菩薩及在通州坐雪治病等事卽藉此畫出圖像裝點  
神奇表白靈異希圖哄騙眾人自必爭施銀錢修造塔  
院伊可於中取利遂憑空點綴畫成張李氏出身坐雪  
出家及眾人拜求治病各圖像五軸并捏稱身能入定  
出神且稱該氏係菩薩轉世該寺舊有遠年住持僧人  
塑像原稱西峯老祖村人因該氏治病燒香亦遂稱爲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西峯老祖活佛自是遠近人民到寺燒香治病者不一  
而足俱有布施每人自二三兩至十餘兩不等該氏自  
此益有蓄積分給伊三子廣月銀一千兩修葺圓廣寺  
長子張明德銀一千兩買房一所開設木舖一座其次  
子寡媳崔氏在籍典地一百餘畝俱係該氏前在通州  
順義治病時所得資財而任五亦得修廟盈餘銀八百  
餘兩此任五起意爲張李氏裝點圖像惑眾因有老祖  
活佛之名號也今步軍統領衙門訪獲搜拏奏請審辦  
臣等欽遵

論旨會同研鞫并將解任員外郎恒慶及應訛人等傳案質審俱各供認前情不諱<sub>臣</sub>等以張李氏係鄉愚婦女膽敢在京畿重地號稱老祖活佛致男女紛紛到寺甚至大臣官員家屬爭捨財物至數萬之多平日必有邪術及傳徒授教不法等事雖現在起出經卷詳加核閱均係舊有不全僧人齋誦之金剛觀音等經其呪語一紙俚俗不堪亦無違悖妄誕字樣但究係傳自何人並治病如何靈驗之處復將該氏嚴切追究加以刑嚇令其逐一吐供據供我素不識字亦無藥方醫書初時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不過學李氏針扎按摩的訣後見請我治病人多就將買來丸藥改做隨意畫符我本無法術怕人看出破綻所以混念幾句俗語編幾個佛號作為呪語叫兒子廣月寫就施藥時默念呪語一心專求觀音菩薩並叫人服藥時心心念佛不料竟有靈驗致大家布施後因修理塔院未成工頭任五向我商量欲將我坐雪出身治病的原委畫出圖像並因我從前夢見觀音菩薩教我出家的話並捏說我是觀音轉世我聽從他畫成圖像五軸傳播開去以致人都稱老祖活佛這原是希圖多

得布施的意思是該死並無別的邪術亦無傳授與人及別項不法的事如有別情現在雙慶們俱在案下這樣嚴審豈能替我隱瞞等語<sub>臣</sub>等覆查任五係市僧小民攬修廟工希圖獲利自屬常情乃輒為該氏裝點圖像且妄稱身能入定出神並妄稱該氏為菩薩轉世以致該氏有老祖活佛之號共相煽惑或該犯傳布邪術及另有不法別情亦未可定復將任五嚴加究詰并用刑嚇據任五供我愚慙張李氏繪畫圖像替他裝點靈異又謊稱自己能入定出神妄稱該氏係菩薩轉世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原想教眾人敬信多捨銀錢我藉此修廟完工可以從中得利那圖畫俱係我憑空裝點作成總是我該死並無邪法亦沒另有煽惑的事<sub>臣</sub>等又以張李氏修寺布施銀兩除三寶恒慶兩家外自必另有官員家屬至廟施捨不一而足即兩家所捨銀兩亦尚不止此數且該氏係鄉愚下賤竟敢擅用黃緞坐褥靠背尤為狂妄不法覆加嚴詰又據張李氏供我與修廟宇實止三中堂恒員外兩家係大施主其餘人數眾多實在不能記憶并沒另有官員眷屬大家施捨的就是這兩家給我銀

兩有任五許祿及雙慶玉喜可以質問並不敢以多報少至黃靠背坐褥我因見各廟供佛皆用所以就做一副以便做道場時供佛陳設平時包好藏在屋內昨有官員挈我時這黃坐褥等物俱係包著可見我不敢坐用現有挈我官員可問求詳情質之雙慶玉喜並老尼濟廣等供俱相符原挈司員亦稱靠墊實係包藏在廟起出驗無坐用痕迹並詰訊恒慶以該員係原任總督圖思德之子現有賄項不思及早完繳轉任聽妻子修廟布施至二萬餘兩之多是居心該員惟有伏地叩

蕉軒隨錄

卷二

三

頭自認糊塗無可置辯復將各犯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案無遁飾查律載凡師巫自號端公師婆名色及妄稱彌勒佛一應左道隱藏圖像燒香集眾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監候又官吏軍民人等僭用黃紫二色比照僭用龍鳳綴律擬杖一百徒二年各等語此案張李氏本一民婦出家爲尼輒假燒香治病爲名念呪書符煽惑遠近居民及官員眷屬捨銀多至數萬餘兩并被人稱爲老祖活佛居之不疑任五本係工匠乃因修廟圖利輒敢起意爲張李氏裝點畫像妄稱該氏爲菩薩轉世哄

騙眾人致該氏有老祖活佛稱號又騙得修廟工銀八百餘兩是張李氏假神畫符燒香治病斂錢惑眾固屬爲首而該氏哄動遠近號爲老祖活佛實係任五起意繪畫圖像播揚所致厥罪維均未便分別首從張李氏除擅用黃緞坐褥等物罪止滿徒不議外張李氏任五均合依師巫妄稱彌勒佛隱藏圖像煽惑人民爲首律俱擬絞但該氏既已爲尼又不剃髮復敢假神治病斂錢甚至哄動官員眷屬得銀數萬任五以修工匠役希圖修工賺錢膽敢假捏張李氏爲菩薩轉世煽惑人心

蕉軒隨錄

卷二

四

情罪均重 京畿爲首善之地尤宜肅清此等惑眾妄爲之徒未便稍爲稽誅應請旨卽行正法以昭懲戒張李氏長子張明德三子僧廣月雖說明無幫同煽惑情事但分受伊母騙得銀兩數至盈千未便輕縱張明德廣月應於張李氏絞罪上減一等俱杖一百流三千里交與順天府定地發配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至恒慶係現任職官任聽伊妻入寺燒香布施數萬並將分賞爲奴使女玉喜給與服役三寶之媳烏佳氏以大家婦因張李氏治病有驗卽拜伊

爲師施銀數萬並給與使女雙慶跟隨燒香且均有官  
項未完乃恣意濫費實屬妄爲除兩家應繳修廟銀兩  
業經該旗遵

旨辦理外仍將解任員外郎恒慶交部嚴加議處並恒  
慶之妻宜特莫氏三寶之媳烏佳氏應遵

旨交該旗族長嚴加管束不許出門仍行文各該旗並  
提督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飭官員人等毋許縱令  
婦女入廟燒香以維風化張李氏任五併張李氏之子  
張明德等所有在京財產業經步軍統領衙門查抄應

蕉軒隨錄

卷二

三五

將金銀房屋交內務府查收其木頭舖一座交該旗招  
商認開其衣服什物交崇文門照例辦理所有張李氏  
廟內什物及原籍房產亦經順天府查抄應聽順天府  
分別辦理張李氏孀媳崔氏向住原籍訊無知情斂錢  
情事應毋庸議給與母家領回任五所騙銀八百兩應  
照追入官查該犯家產業經查抄應毋庸議許祿經管  
修廟訛係聽從主母之命應與無干之玉喜雙慶老尼  
濟廣等均免置議但玉喜係同伊兄黃三分賞圖思德  
爲奴之人應照例交該旗另行分賞爲奴雙慶係三寶

家契買民女應交該縣照例發賣身價入官張李氏所

修西峯靈應兩寺交僧錄司另選妥實僧人住持焚修

至圓廣寺現有僧人住持毋庸更換再張李氏所供順

義縣瓦子街居住之民婦李氏傳授針扎治病之法雖

研訛堅稱李氏業已病故是否屬實以及李氏有無另

傳他人及招搖煽惑情事應交順天府嚴查明確照例

辦理以淨根株云旋奉

旨此案工匠任五卽任極盛因修廟圖利起意爲張李

氏裝點畫像妄稱該氏爲菩薩佛祖轉世惑誘遠近民

蕉軒隨錄

卷二

三五

人是張李氏之種種不法皆該犯從愚所致實爲此案  
罪魁且騙得修廟工銀八百餘兩亦應依竊贓滿貫例  
辦理任五著照留京王大臣等所擬卽行處絞至張李  
氏假神畫符以燒香治病爲名惑眾斂錢固屬不法但  
鄉村愚婦不過爲圖騙錢財起見究無悖逆詞語張李  
氏著從寬改爲按例應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梅心驛古刹

吾皖舒城縣本漢龍舒治宋時省至唐開元分合肥廬  
江二縣置舒城隸廬州今因之去舒城三十里曰梅心

驛近驛二里許有古剎一區殿宇雄麗供自來佛蓋大士像也後樓三楹尤宏敞顏曰仙好鳥程鈕西麓明府福疇所修對面松竹蒼葺巒巒男望之頗豁胸目道光丁未十月予隨先師黃琴士先生過此登絕頂瞻拜先生紀以詩云聞說靈巖佛自來虔誠膜拜陟崔嵬烟霞叠叠仙居好金碧層層福地開湧座蓮花藏世界滿山楓葉護樓臺鐘魚動我皈依念一片名心到此灰歷遍崎嶇世路難朔風吹遣客衣單征途喜近梅心驛法雨新霑貝葉壇立脚初枕原是岸置身高處不知寒慈

焦軒隨錄

卷二

三

親願託慈雲庇紫竹萱花一例看予步韻有云禮佛但將詩供獻對僧翻覺我酸寒為先生稱賞嗚乎兵燹以來名山勝境變為瓦礫之場而吾師亦罵賊捐軀久矣展誦是詩不禁涕泗之盈掬也

晉中軍風于澤

左傳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林注風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也濟師按左氏言晉中軍風于澤不言晉中軍牛馬風于澤林氏誤會馬牛其風及風馬牛不相及二語亦

遂指風于澤為牛馬相誘走失殊不知牛馬相誘下文則當明言牛馬走失何反接亡大旆之左旃蓋祁瞞奸命罪在左旃之亡耳風于澤風字應如風乎舞雩之風解時當六月觀下秋七月丙申振旅禮以入于晉可知是六月事或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此時河南地不甚熱似風字所解亦不確按風乎舞雩非莫春時耶此不必辯周正夏正而可曉然者也中軍將士風于澤中隊伍參錯必無紀律因而旃旃遺失祁瞞有職掌之責不能約束其眾故干犯軍令司馬執而誅之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焦軒隨錄

卷二

三

于社臨戰不用命固有法未戰不用命亦當有法也此奸命即係不用命之證李恢垣同年解為晉中軍先軍于澤因遇大風旃旃失軍亂祁瞞因而思變是以司馬斬之其說亦新創并錄于後

附錄李恢垣同年光廷風于澤解

于嚴觀察以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句謂風字不當作牛馬牝牡相誘解解如論語風乎舞雩之風所見卓絕然尚有可商者杜預註云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牛馬自屬增出而風字似

如字未言牝牡相誘也故劉炫規過以爲放牛馬於

澤此亦沿遺失旃旃不失牛馬孔氏正義則以爲不

失牛馬罪不至重何須殺之以徇引費誓所言馬牛

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爲證以駁劉申杜案則有

亦是斷章取義經原云復則常刑句此皆誤認下文奸命之

解杜註以爲掌此一事而不修二事指馬牛及左旃之失故致於

殺而不知其不可通也案僖公四年召陵之戰惟是

風馬牛不相及也服虔註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風字別解始見於此杜註則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

蕉軒隨錄 卷二

微事又費誓馬牛其風孔安國註亦云馬牛其有風

逸而已孔先於服亦只作逸解不云相誘也夫一二

牝牡相誘走失固理之常至全軍牛馬因誘盡失此

豈復可信且左氏於召陵一役明云風馬牛不相及

此處既指牛馬當云晉中軍牛馬風于澤乃脫去牛

馬與之爲隱尙可以說經乎鄙意以爲晉中軍先軍

于澤因遇大風亡其大旃之左旃軍中以旃旃爲號

志旃失軍亂而思變是爲奸命故司馬用法

斬之以徇於諸侯是奸命自有可殺之罪非爲上兩

事若因此風而增出牛馬之失其失也又離却風逸

之解而另云牝牡相誘是治絲而愈焚有是註無是

傳也經中實字活用指不勝屈風字解如風乎舞雲

之風理自正大而有別者風字註云乘涼以童冠既

被就蔭乘涼固自不碍若移軍以乘涼其說雖固不

如遇風爲言似較直捷耳

奮伐荆楚

詩商頌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曰易高宗伐鬼

蕉軒隨錄 卷二

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按太平御覽四夷部列荆於南蠻

鬼方於西戎陳仁錫潛確類書云南蠻卽唐虞要服夏

商之時漸爲邊患暨于周代黨眾彌盛故詩曰蠢爾蠻

荆大邦爲仇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屈

瑕楚師復振遂屬于楚漢書又云西羌本出三苗蓋姜

姓其國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

也濱于賜支柳夷貢至于河首縣地千里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訶善車師諸國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

后相立乃征吠夷戎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

爵命由是服從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既



興伐而據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亦本後漢書是荆楚在南鬼方在西兩不相涉明

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千寶曰鬼方北方之國亦不確且詩明言維汝荆楚居國

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

商是常鄭康成箋云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

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

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

不如故蘇氏因之朱子既採蘇氏之說而於前章又引

高宗伐鬼方為卽是荆楚似未深考王伯厚援大戴禮

焦軒隨錄

卷二

聖

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

曰季連芊姓謂楚卽其後以證集傳是將季連作為外

家之苗裔矣所說尤舛詩地理攷亦伯厚所著其於荆

舒下曾引鄭氏信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

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何獨于荆楚之詩又信朱子

集傳耶

湛若水鈐山堂集序

湛甘泉曰佛氏初心軀殼起念卽是苦根塵絕倫理之

梟是同條共貫事然問梟者必須按其實迹臧證乃可

誅之也今只誅其軀殼起念則彼又有無諸相之說必

不肯服濟師按今之論甘泉者眾矣大要不出陽明求

之於外一言所論猶軀殼也若其鈐山堂集序一篇非

臧證之實迹乎吾卽以甘泉按佛氏之臧證轉而按甘

泉之臧證焉序曰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學士

介谿嚴公以其鈐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於天

關授以首簡叙之於時水也以病廢文字十餘年矣焚

香對書再拜再拜復再拜上以答公禮數之殊也亦

以賀公求言之篤也曰推公此念人將輕千萬里來進

焦軒隨錄

卷二

聖

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讀之凡爲賦詩古

律絕句七百八十頌序記碑五十有九內制講章二十

有七雜著二十有五銘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嫺矣

哉文乎有詩不戾乎風雅漢唐矣有言不戾乎訓詁詔

令矣於是心悅而神悸焉恍然如入陶朱之室開寶藏

之庫萬珍燦灼文彩奪目令人應接不暇又爽然若自

失也乃作而颺言曰蓋嘗大觀天地間文而已矣文卽

道之著也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

或識其大或識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

在天地天地生聖人文在聖人是故經乎天而文緯乎地而文觀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幬也地之持載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雲漢之爲章也風雨之潤賁也雷霆之轟烈也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蟲之嚶嚶也草木之夭喬也堯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華煥乎其文章也禹湯之文命之聖謨之嘉言之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不顯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萬物所以覆載所以代明所以決烈所以昭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天喬聖人所以光被所以重華所以

蕉軒隨錄

卷二

四

文命洋洋孔彰所以顯承其必有所以爲之者矣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天地聖人文焉盡之矣知天之所以爲美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矣或曰請問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聞鈴山之降神乎吾於留都已形於詠歌矣介翁生而神氣以靈疏朗開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應機萬變之妙辛甘調劑之宜履歷於艱難

允媚于天子良工心苦人莫與知然則非公之神之精之爲之乎曰請問根本之說曰子謂參天之木果外假而爲之者哉所由本根也得天之氣受地之質氣質合一生生不測莫知其然之謂神故能繇根而幹而枝而葉而華實以參天夫華實也者文之類也根本也者所以爲華實之神之類也知木之所以爲華實則知鈴山之文所以爲文矣水也年將九十矣亦伏生言語支離之時豈復有文乎哉據案隨筆書之重以報公之禮意之隆也亦將以來天下之善言從水也始輦太平之基

蕉軒隨錄

卷二

四

於無窮而太平一老亦得以安卧於無窮無虞之天也是故力疾爲鈴山堂集叙嘉靖三十年歲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尙書奉勅參贊機務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同修國史經筵講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頡首謹書以鐘鳴漏盡之歲作此寡廉鮮恥之文宜朱竹垞太史讀之目張以爲講學者不意貢諛若是也黃宗羲著明儒學案其凡例云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嗚乎若若水者前代理學家誠不多觀矣

狩于河陽

劉知幾史通惑經篇曰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  
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濟師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  
于河陽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  
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  
其地也且明德也杜注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  
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治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  
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蘇氏曰明晉侯之德  
沒其召君書天子之狩顯其失地便是褒諸侯貶天子

蕉軒隨錄

卷二

墨

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實貶  
也若隱其召君則全沒不書於義為可必書天王非地  
之狩者若全沒其文無以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故書  
天子出狩諸侯往朝蘇氏之意與杜氏同特兩家所論  
尚有不盡當者周室既衰天子微弱晉文帥九國之師  
力圖霸業不合諸侯不足以取威不尊天子不足以正  
名其不欲朝周者非自嫌強大而不敢也九國聚會于  
溫設聲言朝周一國不從便損威重莫若諷王出狩以  
君就臣遂使各國有不得不朝之勢顯示以名義之正

而陰逞其威脅之私左氏謂非其地而又繼之以明德  
一語者蓋諷王出狩而自明其朝王之功德若曰仲尼  
既諱為天王狩河陽矣此而明正其非不幾失夫子修  
春秋之旨乎故曰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委婉其辭褒貶  
自見杜氏明晉之功德與蘇氏明晉侯尊崇天子之德  
皆不能體會入微也黃東發引木訥之言以為河陽之  
狩非晉文召王則舉三傳皆不足信矣桓譚新語秦始  
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  
聚猪皆可以竿而驅之襄王之世非東周以後可比而

蕉軒隨錄

卷二

墨

齊魯宋蔡陳鄭各國又非晉文所可竿而驅之者不得  
已而作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河陽一出有以知晉文之  
用心矣善乎伊川先生之言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  
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諱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  
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諱而掩其正也

烈風雷雨弗迷

納于大麓孔安國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  
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  
天東坡先生書傳云烈風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風雷雨

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逆其文矣濬師  
按孔傳陰陽和風雨時正以各有其節故無烈風雷雨  
之迷錯愆伏耳東坡信史記又截去各以其節二語便  
覺孔傳所說不圓安國蓋本孔叢子孔子答宰我之問  
楊升庵筆記采之升庵曰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  
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  
之鬪法哉語譎而虐其意在駁蔡沈集傳不知蔡沈實  
從司馬公東坡先生來也

吳侍郎奏疏

蕉軒隨錄

卷二

四七

同治甲子秋七月克復江甯捷至霍山吳公有請加敬  
懼持以恒永一疏得

旨嘉獎并發交

弘德殿俾資省覽一時傳抄疏稿幾於紙貴錄其原疏  
云戶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吳廷棟跪奏竊臣  
恭讀本月初三日奉

上諭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等因欽此方今江  
甯克復元寇授首四方指日蕩平普天臣民同深慶幸  
乃

聖心猶戒慎恐懼不自滿假諄戒統兵大臣督撫等及  
內外大小臣工慎始圖終無荒無怠此誠四海臣民萬  
世無疆之福也而臣竊有慮焉萬方之治亂在  
朝政百工之敬肆視

君心事不貴文貴其實下不從令從其所好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夫治亂決于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從古功成  
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伏宦寺卽有乘此喜而  
貢其諂媚者矣左右卽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

蕉軒隨錄

卷二

四八

悅之臣卽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矣屏逐之奸卽有  
窺此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柄暗竊蒙蔽肆則  
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宵小升于是受蠱  
惑塞聰明惡忠說遠老成從前戒懼之念一喜敗之此  
後肆侈之行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樂莫違逞獨斷快  
從容一人肆之於上羣小煽之於下流毒蒼生遺禍社  
稷稽諸册史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  
驕而已軍興以來十餘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卽倡亂  
之民莫非

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被誅夷

皇太后

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使

萬幾之餘或有一念之肆雖

綸音告戒而羣臣第奉為故事多方且視為具文積習

相沿徒為粉飾將仍安于怠惰廢縱矣是非堅定刻苦

持之以恒積數十年之恭儉敬養有未易培

國脉復元氣者矣夫上行下必效內治則外安其道莫

大於敬其幾必始于懼懼

蕉軒隨錄

卷二

巽

天節無常則不敢恃

天懼民情可畏則不敢玩民懼柄暗竊則諂媚必斥懼

權下移則蒙蔽必照懼志易蕩則諛佞必遠懼邪易侵

則黃緣必絕凡此皆本于一心之敬蓋懼在敬之始敬

在懼之實敬則

大智愈明

神武益彰

天之明節常顧于目民之怨咨如聞于耳

一人篤恭于上盈廷交傲于下羣帥知懼必協力以靖

餘氛殘寇無難盡掃大吏知懼必竭心以圖善後灾黎得慶再生而

宵旰勤勞仍復其難其慎日與二三大臣開誠布公集

思廣益無欲速無見小一切撫綏培養之要無不次第

籌其萬全庶幾 至誠無息久道化成紹

祖宗富有之大業開子孫無疆之丕基是皆由

皇心之敬成而實由

皇心之懼始也要之存亡決於敬肆敬肆根於喜懼唐

太宗身平羣寇貞觀之治軼於漢文而以驕矜致侮明

蕉軒隨錄

卷二

壬

皇親定大亂開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泰侈召禍若夫

帝舜之治大禹戒以無傲無慢而虞書首曰欽此所以

成中天之運也武王之治太保訓以玩人玩物而周書

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懼而敬

者如此易傳曰危者使平滿者始傾懼以終始其要無

咎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可弗以為承鑒

歟臣不揣冒昧竊獻芻言披瀝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按此疏內閣發鈔後濬師適在倭良峰

相國宅相國持以謂濬師曰足下今日見竹翁所奏否

陸宣公以來有數文字也濬師對曰程明道王霸之辨  
朱晦翁面奏之詞無以過矣相國曰子以竹翁篤守程  
朱故以洛閩爲比耳濬師復對曰晦翁面奏劄子內云  
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  
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  
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  
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吳  
公奏疏實本此數語脫化而出特當日未聞有詔褒晦  
翁之忠直而今則

蕉軒隨錄

卷二

臣

德音下逮且謂其剴切敷陳深得杜漸防微之意焉則  
聖王之聖與庸王之庸又豈可同日語哉相國笑而頷  
之曰子言誠然

蕉軒隨錄卷二終

蕉軒隨錄卷三目錄

誤截山谷詩首句

隔山消

武職得入文廟

中飽

葉仲方

劍而行

烏號

趙普二女爲尼

蕉軒隨錄

卷三目錄

鳳陽鼓樓楹聯

重修奎宿樓記

裁縫旁坐

洋呢

畫蘭詩

妓

鏡詩

頓

采苓

南宮真跡

書養一齋詩話

鐵公二女詩

岳王墳詩

榕粉

天子不言有無

軍機處

十年不調

信天閣詩序

焦軒隨錄

卷三目錄

葉中堂

張文和公

累世同居

羿

壁虱

記建文事與正史異

戴文進

出口入耳

鵲巢

擬論

父在觀志解

東坡兄名景

柳如是戴雉尾冠

黃山

朝臣真人

知縣加銜

山胡

御園侍游記

焦軒隨錄

卷二目錄

衙參倚几

壽數

題程枕山畫

清語官職

茗溪小景題册

鼓兒曲

瀚海賦

居居究究

唐捐

長風沙

人漫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四柏軒雅集啓

退一步齋

漢鷄鳴戟

賦

元旦瑞雪

朱椒堂先生詩

蕉軒隨錄 卷三 目錄

錦瑟

私意撰字

太極圖石

龍撰瀧岡碑

取漱

仇姓

蕉軒隨錄卷三

定遠方 濟師 子嚴

誤截山谷詩首句

青衫烏帽蘆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黃庭堅  
謫在人間十一年此山谷送鄉人赴廷試詩見宋吳炯  
五總志今山谷詩別集據西清詩話截去首句十一年  
訛今八年青神史季温注云近世詩格必欲合聯以成  
章三句者蓋亦罕見周詩則亦有之麟趾甘棠等篇是  
也山谷此詩蓋捨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  
平生句法奇妙早年詩格已高古矣按季温不考其訛  
誤而直誇獎三句詩爲高古頗蹈疎陋

蕉軒隨錄 卷三

隔山消

隔山消形似何首烏又類天花粉秋冬收買貫以線陰  
於檐下磨燒酒塗一切癰疽發背隨塗隨消不可封頂  
治疗尤良予有句云詞憐小海唱藥覓隔山消蓋本草  
所未載

武職得入文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春令武職得入



文廟與文職一體行禮先是止許三品以上武員入廟至是官無尊卑俱得隨班行禮焉

中飽

晉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葉仲方

江甯葉仲方守矩道光己酉舉京兆鄉試入直薇省夙困春官同治壬戌已擢主事分刑部矣是科會試竟中

蕉軒隨錄 卷三

式仲方每言閩中遇其尊甫同年或監臨或知貢舉矮屋中或遇年老 欽賜副榜舉人者則此科必不得中屢試屢驗壬戌知貢舉為桑百齋侍郎春榮仲方尊甫遂生先生壬午同榜自謂又無望矣榜發同人戲語之曰年伯何負於年家子耶仲方性不耐靜傲重羸馬日馳逐軟紅塵土中好交遊健飯善談每宴集四座但聞仲方喧笑聲顧坐無車公亦不樂也官刑部未久染時疫遽卒年未五十惜哉候官楊子恂太史仲愈本名仲愉仲方同榜進會為仲方作時文兩比洵一則雅諱文云考試幾三

十回文章竟七百字堂上雖有同年之伯閣中並無壽榜之人占吉事於龍門已兆三場之號仲方鄉會中式皆坐龍字號

壬戌進士仲方所以有必中之方也後一名則許星叔

前一名則李勺山會榜仲方名次與許李兩君聯官先擢於刑部之中

銜仍列於題名之內內閣題名甫成分餘輝於鳳閣居然六子

之班中書是科中式六人癸丑中書老道所以無終老之道也仲方有老道之稱

劍而行

劍字有二義一作兵器用一作携挾用禮記負劍句鄭

蕉軒隨錄 卷三

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孔疏云負謂置兒背上劍謂挾於脅下如帶劍歐陽公瀧岡阡表所謂劍汝而立於旁也顏修來先生作乳母傳鮑覺生侍郎作年譜皆用劍而行句蓋皆本禮語

烏號

烏號桑柘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為弓故曰烏號之弓也見淮南子注其說較鼎湖龍去臣下抱弓而號為新

趙普二女爲尼

宋書趙普傳普卒有二女時皆及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固諭之不能奪因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姊妹同時爲尼亦絕無僅有事

鳳陽鼓樓楹聯

鳳陽郡城有鐘鼓樓東西相向峙明太祖建以培皇陵風水也鐘樓久圯惟鼓樓尙存王文簡公士禛題楹聯云相陰陽度原隰想前朝創業艱難惟餘陵寢盤空江

蕉軒隨錄

卷三

四

淮帶郭望離離滿眼舊山川彼何人哉頓傷心於青袍白馬省刑罰薄稅斂沐當代深恩浩蕩但見閭閻撲地舸艦迷津欣藹藹一天新雨露登斯樓也豈侈觀乎綠樹紅雲

重修奎宿樓記

先大夫官太湖教諭時有重修奎宿樓記無集可歸敬錄於此邑之有奎宿樓也創始於康熙戊戌徙建於乾隆庚午自是以還遞有興修夫奎爲西方七宿之一居戌爲魯分野故曲阜

聖廟有奎文閣謂奎壁聯輝也宋史五星聚奎占者謂

主文教昌明真儒輩出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雖爲武

庫實文章之府故奎宿與文昌學並祀焉樓在宮牆左

形家言其向居丙丙屬火而象文明邑之獲大魁擢巍

科文運蒸蒸日上者皆兆基於此顧自嘉慶壬戌重修

之後將及卅年風霜久閱鳥鼠頻穿窗或剝蝕而傾欹

簷或滲漏而脫落過其下者將有覆壓之虞甚非所以

耀文明而肅祀典也道光丙戌山陰孫汝舟太史出宰

斯邑甫下車謁學見斯樓之頽敗即進前任司鐸黃秦

蕉軒隨錄

卷三

五

兩先生謀所以更新之因費無所出越明年冬侯於邑

之好義者勸捐二百餘金已召匠估修以地凍未果戊

子夏侯適有分校南闈之役又以斯樓爲一邑文風所

關現屆鄉試暫緩鳩工蓋有望於邑之應試者登賢書

捷南官獲大魁而掇巍科恐一興修而於文風或有妨

焉則舍其舊而新是謀必有議其後者此侯之深意也

己丑八月余甫抵任侯卽爲余言余曰一科而得一殿

撰一庶常盛之極也可以慰君望矣僕請爲斯樓詠吉

興工可乎侯曰善於是以前贊畀余余迺稟請大憲擇

邑之老成廉正者十人爲首事選材庀工去朽蠹而施丹墀費有不給則更首捐倡募不數月而舊櫺櫺燼煥然一新是役也邑侯倡義籌貲於始余與韋君光第孟君繼偉蔣君勸雷君之沅余君啓福李君振焯振瑄曹君福恒增禱暨周生廷瓚則始終其事以迄用有成者也夫天下事始創者不易繼修者亦不易以斯樓之或建或徙而知前此莅斯土者培植學校之心不至於極盛之地必不能已且此不能已之心非惟建之徙之者爲然卽今之修之者亦恐不得其時而或有所妨將並

蕉軒隨錄

卷三

六

前人建之徙之之心全功而盡棄也則修斯樓者亦仍建斯樓徒斯樓之意而已矣定遠方士鼎記

裁縫旁坐

雍正間陝西巡撫西琳接見屬員有二裁縫旁坐縫衣不但司道恭揖二裁縫穩坐至府廳以下長跪回話二裁縫穩坐如故凡地方緊要事件一一聽聞大小官員莫不駭異見陝西糧鹽道杜濱奏摺

洋呢

今外洋所織羽毛大呢各料卽古之西番褐也呢字當

作尼黃山谷詩云饑蒙青精飯寒贈紫駝尼蓋指此畫蘭詩

予官京師時散步厥肆見舊紉扇一柄畫墨蘭數筆並題一絕於上云不買胭脂畫牡丹三秋風雨楚江寒可憐一樣瑤階種搖落人間當草看寄託深情讀之令人生感惜不著作者姓名

妓

隨園老人謂陳使婦人飲南宮萬酒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知洪涯妓三皇時人娼家托始見萬物原始

蕉軒隨錄

卷三

七

又萱草別名妓女見本草綱目草以妓名亦新

鏡詩

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沈向此中便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櫟陽宮此高念東侍郎所詠秦鏡詩也梁晉竹孝廉紹壬爲人題隨宮鏡云就使隨隄明月在可能還照玉鈎斜直襲侍郎語意未免生吞活剝矣

頤

頤音狄好也唐有于頤元末續溪人舒頤字道原著華陽文集七卷

采苓

采苓小序以為刺晉獻公聽讒作毛傳苓大苦也朱子集註從之謂葉似地黃即今甘草愚按既曰甘草何得言苦穆天子傳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註苦草也不言甘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最明顯故采菽傳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羊則苦豕則薇注苦茶也蔡下毛詩名物解苓所以和百藥之性使之相為用然亦泥毛氏之說以苓為大苦不知爾雅靈大苦靈與苓通究無據王雪山詩總聞苓茯苓也按本草經曰茯苓一名茯神

蕉軒隨錄

卷三

八

味甘平生山谷以苓之甘與茶之苦對說實為恰當蓋就本字解經較甘草之說尤確歐陽公詩本義曰采苓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同陸農師曰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皆因其事而譖之也采苓因人之甘而譖之采苦因人之苦而譖之葑有時而甘有時而苦言因人之甘苦而并譖之逸齋詩補傳所論與農師同李樛黃樵集解謂陸說穿鑿之甚殊失平允近俞氏樾羣經平義云苓之為言憐也則匪夷所思矣

南宮真跡

予家所藏米南宮墨蹟手卷長數文字近三寸餘筆勢飛舞洵希世寶也予官京師請吾師椒生先生補題卷尾先生題云米南宮書梁簡文帝梅花賦卷子為宋內府物舊藏大倉某巨紳家宋牧仲尙書撫吳時以千金購得之嗣歸亳州梁聞山明府明府與定遠方耐齋贈公熙為莫逆交耐齋精青鳥術為明府先世上吉壤明府感其誼持此為謝耐齋歿後屋廬不戒於火倉猝聞是卷為奴子竊去歷數年耐齋猶子豫圃司馬復購歸付其子調臣學博守之學博工八法富於收藏合肥黃

蕉軒隨錄

卷三

九

季侯中丞欲以宋槧五經見易學博未許也歲癸丑賊氛肆擾學博所藏金石書畫悉成煨燼獨此卷歸然尚存非冥冥中有神物護持耶惜卷後趙吳興許祭酒高青邱李空同王鳳洲董元宰王遜之王覺斯龔孝升及王漁洋湯潛菴傅青王篴江上諸公題跋因卷長均失去學博子濬師攜至京重加裝治乃述其緣起如此時同治六年秋七月順德羅惇衍識

書養一齋詩話

余官京師子箴兄自粵中來書索潘四棖孝廉德興養

一齋集京師書肆中無之偶與何駿卿中翰其傑言及中翰山陽人也乃致書於其家人寄以餉予適予病足請假秋宵無事取全集讀之中有詩話十卷詳古畧今分唐界宋可議處甚多麤舉數條非故蹈文人爭執習氣亦憑我之一得質諸世之知詩者庶不蹈摘埴索塗之誚云

養一齋詩話云近人詩話有名者如漁洋秋谷愚山竹垞確士所著不盡是發明第一義云濟師按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學者須

蕉軒隨錄

卷三

十

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潘說蓋本此然作詩發明第一義尙可說詩而欲發明第一義不知三百篇何篇爲第一義也文衡山敘都元敬詩話云詩話必具史筆宋人之過論也元辭冷語用以博見聞資談笑而已所貴正在識見耳此言極當見聞博則可以熟掌故識見正則不至謬是非古人學問各有所得但當遵守其長處若一概抹煞豈非愚妄

養一齋題近人詩集絕句有云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頽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流不盡作風花以六

義望蔣袁王趙似視四公太重以狹邪加蔣袁王趙又似視四公爲太輕其實四公長處潘恐未必能夢到也鄉校俚儒携兔園册教田夫牧子而曰吾之議論足以儷十三經下包廿四史廉頑起懦挽俗振頽其不爲識者所笑鮮矣

又云杜詩一首之中好醜襍陳然拙處在此高出千古處亦在此非醜拙之不可及蓋題無巨細句無妍媸一派滾出所以爲江河力量若著意修飾使之可人則近人之作耳此論頗有見地何以又將放翁詩重複句一

蕉軒隨錄

卷三

十一

一指摘並將押了字韻十數句全行標出似深以放翁詩近萬首不易檢尋爲懋果爾必使放翁著意修飾比於近人乎周公作無逸有七嗚呼麟趾騶虞有五吁嗟太史公平原列傳有無數先聲詩文理本一貫重複云乎哉

又云退之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誠不佳然歐陽永叔江鄰幾所稱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亦瑣細無味予按退之此等句係從惠連雪賦因方爲珪週圓成璧脫化而出特不如其渾成耳退之工拙却不在此

又云予欲世人選詩讀詩者如曹操阮籍陸機潘岳謝靈運沈約范雲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諸亂臣逆黨之詩一概不選不讀以端初學之趨嚮而立詩教之綱維蓋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此諸人非小疵也議論亦是後忽錄宋賊劉豫詩寒林烟重暝栖鴉遠寺疎鐘送落霞無限嶺雲遮不斷數聲和月到山家一首為清光鑑人竟不可以人品定將以劉豫為小疵可以寬而不論乎我所不解

又云范晞文論七律謂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吾

蕉軒隨錄

卷三

七

甚不然其說必求渾之名句惟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云按湘潭句係渾凌敲臺詩臺在姑孰今太平府黃山上胡遜叟云於黃山西望天門兩厓中豁江水真有巴蜀直來之勢東望牛渚是為江潭舊作湘潭字誤詳予筆記潘中第二卷潘依俗本未加考核且不究其命題命意所在而徒以名語許之說詩者不應粗率乃爾

又云晚宋張澤民有纒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奪胎於晦翁數點梅花天地心句而脫去道學門面語便可誦按

數點梅花天地心乃翁森四時讀書樂詩非晦翁句也潘於歷朝詩家源流評擇無遺何尙沿俗說舛錯如此又云杜紫薇謂李長吉詩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奴僕命騷者唯三百篇耳長吉為騷之奴僕而不足者也予按杜論固非潘論亦未為得古人體裁各異騷自騷長吉自長吉也長吉之可傳自有長吉妙處使起長吉於九原而問其可以奴僕命騷長吉敢當之否耶如謂三百篇方可奴僕命騷不知三百篇而上若有詩人亦將奴僕三百篇乎潘之胸總橫一朝代界限窺其意

蕉軒隨錄

卷三

七

必以漢魏為騷之奴僕六朝為漢魏之奴僕唐宋又為六朝之奴僕方為痛快噫過矣一代著述必有專家君子立言貴乎不朽誦其詩知其人可矣奚沾沾焉於朝代求之哉隨園老人謂唐宋者歷代之國號與詩無與詩者各人之性情與唐宋無與潘亦曾稱其雋語解頤一空蒞障矣何不即隨園此言自明其惑而勿謂隨園之滋惑也

又云王陽明詩江流天地變秋聲宋荔裳詩江流日夜變秋聲此襲而善者也予按宋只換得日夜二字以局

勢言天地變秋聲殊雄壯日夜變秋聲殊軟弱何所見而以為襲而善也

又云漢人樂府白露變為霜杜詩馬鳴風蕭蕭只添風雅一字而別成氣格此唯漢人杜公可也語尤淺陋昔某作行路難詩云風蕭蕭兮江水寒天荆地棘兮行路難人譏其上一句只改得一江字下一句除行路難題目三字只做得天荆地棘四字正與漢人杜公同一毛病持此為漢人杜公諱而謂其別成氣格何異瞽者自號伯明也曹孟德對酒當歌聲調蒼涼其直書鹿鳴數

蕉軒隨錄

卷三

十四

言亦可謂別有格耶

又云韋左司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范德機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王貽上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巧樸之分也而時代遠近寓之予按貽上詩妙在出字且二語的是一見一聞境最高律最細蓋較韋范當有過之無不及者即以韋范論范句亦迴勝於韋不知有何巧樸有何時代遠近此等說詩洵堪捧腹又按劉孝威栖禽動夜竹流螢出闌牆王子安復此涼廳至空山飛夜螢筆致皆在左司上潘何不更以巧樸時代別之耶

往予與楊小坡表兄家子箴兄在書塾中坐雨間話兄見案上小倉山房詩集指為予曰隨園嗣香亭子賦詩中一聯云妻妾無功兄弟補此句已奇絕警絕矣下句更推開說汝記得否曰不記也兄曰何不思為之對予與小坡相視久之竟無以應亟閱原集乃園林有玉水雲安也一收一放何等氣魄何等性靈蓋即質實無到之證予用力於袁詩實始於此因論養一齋詩話而增及之詎可為門外漢道哉

鐵公二女詩

蕉軒隨錄

卷三

十五

明成祖御極山東布政使鐵鉉不屈被殺家屬發教坊為娼鉉有二女誓不受辱仁宗即位放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為詩自述事詳王文恪整震澤紀聞朱竹垞太史明詩綜未經收入特錄於此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休學倚門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

陶郎勝阮郎

岳王墳詩

明邱文莊濬題岳王墳詩云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

今樹枝尙南向草木猶知表蓋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

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爲誰人忠勛翻見遭殺戮胡

兒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

檣畫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秋雨巷隨筆謂是

小說中語誤

榕粉

蕉軒隨錄

卷三

六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瘥而無痕見汗漫錄

天子不言有無

後漢書朱暉傳中載暉奏疏引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

侯不言多少檢王制無此二語蓋出韓詩外傳

軍機處

光州吳紅生觀察葆晉曾語予曰在京師時有恨事二

中進士不入館選官中書未直軍機處故每遇翰林未

嘗與之講詞章遇軍機章京未嘗與之論朝政也予

曰公此言殆亦偏見某在京惟知訪品學兼優之士師

之友之並不知何者爲翰林何者爲軍機也公笑而首

肯按軍機處設於雍正年間其初直房章京皆中書爲

之後則間用部屬再後則中書少而部屬多予從伯父

悔軒先生諱錦彝在軍機處二十年官止郎中蓋升遷

遲速亦不盡繫乎此潘木君督部有圓明園軍機直

班文兩比膾炙人口錄之以資談柄寅初入如意之門

流水橋邊喚取衣包於廚子茶熬幾碗燭剪三條兩班

公鶴立樞堂幸值此八方無事之時奉硃筆而共商起

草未正動歸心之箭夕陽窗外頻催抄摺於先生開面

蕉軒隨錄

卷三

七

數行封皮兩道八章京鵲踰直署謹遵夫四日下班之

例交金牌而齊約看花棚中肆外屬對工整以此行走

樞垣宜矣

十年不調

汲長孺老於淮陽十年不調馬季長滯於東觀亦十年

不調然而人品優劣分矣

信天閣詩序

夏紫巖大令著余曾爲之序云唐夏鴻客閣中詩名播

遠邇今僅傳贈妙空禪師七言一首甚矣詩之傳不在



多也年文紫巖先生以名孝廉宰閩之嘉禾有惠政公暇惟詩畫自娛洎罷官僑寓益縱情吟詠士林爭相傳誦顧不自收拾脫稿輒棄去嗣遭兵燹存者更渺詰嗣伯音農部檢篋中所藏三百餘篇都為一卷頗以哀集不多為憾濬師受而讀之古體以逋峭勝近體以澹遠勝不規規摹擬古人而能自成一家動與古合其間憂時感事接已待人隱然以著作寓懲勸非徒以風雲月露為工詩學至斯可謂深矣伯音夙稟庭訓廉介居官其所以傳先生不在是卽以是編論先生一生品詣亦

蕉軒隨錄

卷三

六

可畧見一斑也請速授之梓俾海內知先生者咸先睹為快則先生詩名又豈閩中客所可彷彿耶鍾乳千鈞不若仙茅一握多云乎哉按先生諱 江甯人集中五言如題陳少香鷗汀漁隱圖云光陰催過客造物忌才人畫馬云鹽車悲末路芻櫪了浮生題金山試馬圖云俸憐仙尉薄鞭讓祖生持七言如歲暮書懷云五計已將蠶作繭百忙猶似燕銜泥梅花云立幹不隨人曲折託根何礙地荒寒張莘田招飲卽席和包大令韻云但解賦詩非俗吏誰知使酒是英雄又蠟梅截句云不

嫁東風不姓林香濃味淡少知音蠟丸密密封無數擬向何人寄素心

葉中堂

咸豐己未七月廣東藩司畢君 奏稱本年四月初間廣東省城傳聞已革督臣葉名琛有在五印度地方病故之信正在飭查間卽於九年四月十三日據英國官巴夏禮等送來照會內稱本年三月初八日貴國前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印度城內病故當經裝殮妥協派委向來陪侍之英官阿查利一路護送於四月十二

蕉軒隨錄

卷三

十九

日晚到粵本日已將棺柩及所遺銀物均交南海縣收領所有上岸停放各事宜隨後妥商辦理等因到 臣當卽札縣查明驗收妥辦去後旋據署南海縣知縣朱燮親往洋船將葉名琛棺柩驗收移至大東門外斗姥宮內妥為停放並將帶回所遺銀物逐一點明封存縣庫訊據隨行家人許慶胡福同供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們與武巡捕藍鑽跟隨葉主人由省坐火輪船到香港並廚子劉喜雍頭匠劉四一同攜帶食物隨行初七由香港開船十六日到嗎喇國卽新歧坡十八日

由新歧坡到噶喇喇即五印度二月初一日搬上砲台  
居住於三月二十五日又遷往相距十五里之大里恩  
寺花園樓上居住自到大里恩寺後洋人預備車馬屢  
請遊玩主人不允迨至九年二月二十日後帶去食物  
已盡小的們請在彼處添買主人不允且云我之所以  
不死而來者當時聞夷人欲送我到英國聞其國王素  
稱明理意欲得見該國王當面理論既經和好何以無  
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

國家體制彼時此身已置諸度外原欲始終其事不意  
蕉軒隨錄

卷三

二十

日望一日總不能到他國淹留此處要生何爲所帶糧  
食既完何顏食外國之物屢經繙譯官將食物送來一  
概杜絕不用小的們屢勸不從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  
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臨絕並無別話只說辜  
負  
皇上天恩死不瞑目當時有繙譯官阿查利在場料理  
於初八日酉時用棺裝殮至二十四日夷人方將棺木  
運上火船繙譯官帶同小的們坐火輪船運回廣東至  
四月十三日到省藍鑽已於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噶

噶喇病故寄葬客地謹奏奉

硃批覽欽此葉公漢陽人道光乙未進士由翰林外任  
知府洊擢巡撫己酉年與鹿邑徐仲升制軍因辦理夷  
人進城事宜得

旨嘉獎徐封子爵葉封男爵後徐公罷職葉遂總督兩  
廣晉大學士丁巳冬粵城變作爲夷所虜晚節末路難  
矣哉

張文和公

本朝漢大臣得配享

蕉軒隨錄

卷三

三

大廟二百餘年唯桐城張文和公一人恭讀乾隆十四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

先朝耆舊宣力有年光輔端揆幾三十載上年陳情請  
告朕以其神明不衰尙可從容襄贊番番黃髮頌袖班  
行當以匪躬之節爲羣臣先詎可愬然動林泉之興是  
以未允所請復申明大義布告在廷自是而大學士弗  
復以此爲言蓋亦深知於義有所不可也乃自今年秋  
冬以來精采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歲經時輒

非曩比每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朕思鞠躬盡瘁固臣子致身之誼而引年尚齒亦聖人安老之仁在為臣者預存一奉身而退之念則將匪國是恤惟身是圖始而營心干進則策勵奉公迨志願滿而榮寵備則乞身強健樂志林泉舉若是其工於自謀國家將何賴焉此在三之義矢以畢生實分固然也然自為君者視之則壯用其力老息其勞使臣以禮事君以忠斯為各盡其道朕之前旨乃謂人臣不當存此心大學士尤不當存此心初非欲著為成例即至年邁力衰不能任職

焦軒隨錄

卷三

三

必不令其歸榮故里也昨召對尚書梁詩正偶論及此事梁詩正奏云故鄉為祖先墳墓所在桑榆莫景之人依戀彌篤此言雖屬宛轉亦與情理未協蓋離鄉遠宦者早已不能歲時瞻掃豈待遲暮方知設當榮寵少壯或五六十時溘先朝露又將奈何梁詩正亦無辭以對第朕既體察及此安能無動於懷唯是大學士在

皇祖時值內廷陟卿貳

皇考優加柄用榮冠臣僚朕在書齋即所敬禮御極至今眷倚隆重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陳几席何況廟

堂元老誼切股肱然朕親見其老態日增強留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用是躊躇者久之既而念大學士養病暫告已屢賜醫存問因令軍機大臣等同往省視傳諭朕旨大學士感激涕零謂受恩至深無可圖報何敢以孱軀動履日煩軫念因遵前旨不敢自陳仰蒙體恤垂詢實出望外請得暫辭闕廷於後年江甯迎駕大學士既陳奏懇款如此應加恩遂其初願示朕優老眷舊恩禮始終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任伯爵非職任官可比仍著帶於本身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

焦軒隨錄

卷三

三

屆期朕當另頒恩諭南巡時即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扶鳩入覲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歟欽此旋以不親至謝

恩次日復面陳

憲皇帝遺詔許其身後配享一節經九卿議奏蒙

恩仍留大學士銜削伯爵回籍十五年值

上巡幸復以隨眾送

駕未曾道傍叩首且時遭 皇長子喪甫過初祭即奏

回南

特旨罷其配享至二十年文和在籍薨逝奉

上諭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八旬精神衰憊特加體恤准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

太廟一事係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遺詔遵行而恩禮攸隆則非爲臣子者所可妄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赴官門謝恩自不得不示以薄譴用申大義今張廷玉患病溘逝要請之

蕉軒隨錄

卷三

二函

愆雖由自取

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

皇考時勤慎贊襄小心書諭原屬舊臣宜加優卹應仍謹遵遺詔配享

太廟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其餘應得卹典并

著該部察例具奏朕於滿漢諸臣從無歧視賞罰予奪

一準乎情理之至當以平天下後世之大公并將此諭

通行傳諭知之欽此仰見

聖人用心仁至義盡豈特文和一身銜結於九泉哉

累世同居

乾隆二十四年陝西巡撫鍾音題報乾州民甯爾強八世同居又乾隆三十年陝西巡撫和其衷題報涇陽縣貢生張璘七世同居均蒙

高宗純皇帝御賜詩章并

上用緞匹按乾隆間山西巡撫覺羅石麟題報翼城縣生員李煊七世同居安徽巡撫準泰題報桐城縣監生錢雲鳳七世同居福建巡撫陳宏謀題報漳州府貢生陳茂椿六世同居直隸總督方觀承題報任邱縣民徐

蕉軒隨錄

卷三

二函

岱七世同居陝西巡撫和其衷題報朝邑縣民薛務本八世同居洵爲

熙朝盛事張公藝不得專美於前矣

羿

唐時羿爲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竄竄之屬有功於天下死託祀於宗社今人但知有窮后羿

壁虱

壁虱狀如狗蠅而黑臭穢之蟲惟畏班鳩聞聲則化爲

水人多養鳩避之見暖姝由筆

記建文事與正史異

新城鄧徵君元錫編皇明書其錄建文帝事曰大遜記內載正統五年思恩知州岑瑛出行部有僧當道坐呵不起曰我建文皇帝也自蜀歷滇南今遊方至此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瑛大駭聞巡按御史令傳至藩臺長身巨鼻音如洪鐘曰我朱允炆也御史詰曰老和尚事真偽未可知即真也天下事今大定若至此欲安所為乎輒應曰天下大定吾尚欲何為顧吾今老矣此一把

蕉軒隨錄

卷三

二十六

骸骨當付何地欲歸葬父祖陵旁耳御史為奏上驛送赴京師號老佛寓京大興隆寺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曰此海外高僧也言官恐惑眾請下于理天子終不忍以太監吳亮嘗經侍建文君使探視老佛見亮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老佛曰我昔御便殿時汝尚食食子鷺棄片肉於地汝時手執壺據地蝕食之何乃云非是也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於是取老佛入西內後不知所終或曰以壽終葬西山不封樹云明

禮之所本惟添入自稱九十餘御史詰以建文生洪武十年至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及建文帝左趾有黑子

等語王鴻緒明史稿建按徐無山充暖姝由筆載無錫文正統兩本紀皆不載按徐無山充暖姝由筆載無錫盛都憲言為御史在北臺日鴻臚寺忽報各官明日宜早至午門議事命吏訪之云捉一假皇帝明早文武咸集一僧頎然而長跣跌向北坐問之不應欲議誅之無名眾亦疑焉有題本請發安樂堂老內官辨認得四十三人一一令人夾持經過認之皆以不識對過畢老僧遽指一老宦者曰你這老奴也不認得我某年月日某殿打碎一玉蓋不曾殺你始知為建文也安置鳳陽皇陵後不知所終又云太祖問誠意伯劉基國家禍患

蕉軒隨錄

卷三

二十七

不答久之進一白木匣置官中待有急則開開時開者不驗傳至建文比兵至南京建文乃開匣內有袈裟僧帽並剃刀度牒而已時有五百僧在內誦經解厄急落髮混眾從洪武門出後遊至陝九十餘矣因賣玉帶人疑執至察院御史後進不知前事考掠不伏故械送京人言曾至交趾有弟子二僧帶回盛亦不曾說亦不曾見其作詩據此與皇明書所紀取入西內不符然則天下大師墓果誰為之耶予考明張太后臨終語楊士奇曰我有一二事未行建文之號宜復孝孺之禁宜開安

知不因建文之歸而有動於中也

### 戴文進

恬菴先叔祖家藏戴文進絹本山水大幅千巖萬壑中風雨忽至竹樹枝葉俱作披拂勢山澗中一橋橫跨有兩人過橋共持一傘逆風而前神氣勃勃紙上洵妙品也遭粵匪之亂付諸兵燹惜哉按文進在明宣德間行取至京考試命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御上大怒曰我這裏用不得五爪龍着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發回蓋為崑山畫士謝庭蕉軒隨錄

### 卷三

三六

循所軋見李謝戒巷漫筆宣德時文進畫法實高於等輩願以譏毀屏棄一技尙然矧其大者

### 出口入耳

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此張孟談說韓魏二君而敗智伯也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尙未可以言歟此劉琦謀於諸葛公而請外守也

### 鵲巢

內閣古樹極多濃陰老幹皆數百年物也每遇會試年有鵲架巢則是科必得鼎甲歷驗不爽咸豐辛酉夏間

予入直甫至後門忽滿票簽牆外大樹一株無故自倒圍牆盡塌屋瓦碎如齏粉次日命工伐作薪枝葉堆積幾與簷齊未幾協辦大學士宗室肅順緣事伏法

### 擬諭

本朝大臣准予諭者內閣侍讀酌擬十六字呈大學士閱定八字繕單請

旨孔繡山憲舞官侍讀時最喜擬諭又獨出心裁力求

新異如華亭張詩舫司空祥河奉

旨圈出溫和二字亦繡山所擬也同治丁卯商城周芝

### 蕉軒隨錄

### 卷三

三五

臺相國薨於位相國生平於諭法愛敏字每為人言將來得附趙吳興董華亭之稱於願斯足

予諡之旨下予適司其事遂以文敏列第一同人知予

與商城為姍姍而黃縣師相又商城兒女親家也滿侍

讀錦繡谷成亦感商城知遇催繕奏摺繕定送黃縣閱

看黃縣忽變異以為必須另擬繡谷爭之再四執不可

竟以文勤作首奏上奉

旨圈文勤二字事有定數非可強求信然

### 父在觀志解

明朱近齋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後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

東坡兄名景

歐陽文忠作蘇明允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軾轍爲某官三女皆早卒據此東坡行二之說不誣

柳如是戴雉尾冠

福王僭位南都起錢謙益陳子壯轉黃道周各禮部尙書謙益之起也以家妓爲妻者柳如是自隨冠插雉羽

蕉軒隨錄

卷三

三

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見五藩實錄嗚呼廉恥道喪

至於斯極欲不亡得乎予有詠拂水山莊句云兩朝青史千秋恨一箇紅妝萬事空

黃山

黃山三十六峯曰浮邱曰飛龍曰曇嶂曰天都曰芙蓉曰松林曰翠微曰紫石曰擲鉢曰聖泉曰仙都曰軒轅曰九龍曰棋石曰紫雲曰青鸞曰上昇曰雲際曰桃花曰鍊丹曰雲外曰望仙曰清潭曰石門曰雲門曰容成曰石柱曰獅子曰丹霞曰石人曰仙人曰布水曰石牀

曰采石曰硃砂曰蓮花

朝臣真人

長安初日本遣朝臣真人粟田副使仲滿貢方物朝臣真人猶唐官尙書也

知縣加銜

嘉慶八年九月御史花良阿奏外省知縣身膺民社時有祭祀典禮請仿照贊禮郎加銜之例准戴六品銜頂掛用朝珠等語奉

上諭所奏殊屬不通向來恭遇

蕉軒隨錄

卷三

三

壇

廟大祀朕親詣行禮贊禮郎等官因在朕前執事是以准換六品銜頂掛用朝珠並賞穿貂褂以崇體制外省知縣雖有承祭禮儀祇係尋常祀典獲與執事何得援引此例輒請一體換用銜頂朝珠變更舊例平原摺著擲還欽此軍興以來捐例日增各官有准捐虛銜之條近則知縣無不捐戴同知知州銜頂七品冠服十百中不過二三人矣名器之濫是宜省也

山胡

粵中有鳥名山胡或云卽桑鴈形類百舌善鳴予曾購一頭能學人言尤奇東坡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詩云誰知聲嘖嘖亦自意重重

御園侍遊

玉將軍明有侍遊 御園記成竹坪同年林曾屬予代作跋語恭書於後按記云咸豐六年秋七月二十一日奉

旨本日散朝後著玉明肅順自備鞍馬午初一刻進西南門在山高水長伺候有頃

蕉軒隨錄

卷三

三

上從內乘船至山高水長後閣扇下船出前門

諭玉明肅順暨珠勒亨西拉布托雪德勒格爾伊勒東阿等脫去外褂

上乘馬命七臣隨行自山高水長遊藻園至廠地過彙芳書院復由紫碧山房至魚躍鸞飛少坐過蕊珠宮門至黃花磴進茶畢往西洋樓海宴堂至轉馬臺過小角門至獅子林清淑齋

賞飯左右四卓命七臣坐并奉溫諭可飽食非外邊筵宴比也

上命膳房先給七臣麪各一器

上進麪復進飯

頒賞御用菜蔬七臣叩頭謝

上進粥復賞粥畢隨

駕起行由寶相寺法慧寺諧奇趣過明春門至雷峰夕照馬頭坐如在天上船遊福海

上命筆硯作詩畢至淵淳鏡澈馬頭下船進麗春門騎馬由舊園東牆根過敷春堂遊西大隄漢城關至含輝樓下馬

蕉軒隨錄

卷三

三

命七臣散歸玉明自道光十一年由侍衛擢廁

御前二十餘年仰邀

優渥得遍瞻 御園盛景欣感之餘謹作記以紀榮遇

衙參倚几

聖祖仁皇帝試武進士騎射尙書趙公中喬與諸臣坐

班不覺睡去

聖祖知其篤老但訓誨之雍正七年成都府知府王符年近七旬侍巡撫憲德考驗武弁在座酣睡不醒經憲德參奏



世宗諭旨援引趙申喬舊事寬其處分令補用京職仰見兩朝

聖人矜憐衰邁臣工不加譴責至意道光間故相耆英總督兩廣值衙參之期有同知某進見以手倚茶几而坐耆大怒斥其不敬命巡捕扶出將勒令休致某挽司道力為緩頰始免參劾而所費已三千金矣

壽數

洪範五福以壽居首然亦有幸有不幸者周太公以八十而遇文王漢申公以八十而應徵聘蜀譙周年登大

蕉軒隨錄

卷三

耄而親捧降表宋夏貴七十又九而降作元臣

題程枕山畫

全椒程枕山 章精繪花卉名與江甯張白眉 通者相伯

仲道光癸卯吾師黃琴士先生曾以枕山所繪饋歲圖

見賜枕山題詩於上云纔經饋歲又迎年籃果瓶花各

樣鮮料得山中春最早南枝開在雪霜前詩既清新畫

尤鮮豔南船北馬恒以自隨戊午己未遭兵燹做廬悉

成灰燼此幅垂亡思之惻然甲寅冬予題七言古云一

瓶紙上光陸離非銅非石非花磁旁寫一籃復不俗編

就簣管數竿綠籃中三五花枝橫牡丹色艷玉蘭清膽

瓶旁列大如斗松竹繽紛歲寒友老梅一枝吐奇香蛟

脊凍破舍冰霜果蔬羅列得兼味渲染丹青亦名貴連

朝臘鼓瑟瑟催屠蘇酒泛流霞杯閉門對畫且枯坐壁

間已覺韶華來韶華瞥眼太匆遽尺幅猶存畫工去枕

道山曾記吾師手賜時懸向書齋最深處讀書無用徒

迤邐名場歎息十三年牀頭金盡食客散唯與斯幅相

周旋昨日祭詩殊潦草今日題詩轉懊惱豺狼逐隊荆

榛多孰把烽烟盡揮掃春風吹暖寒氣除催耕隴畔聞

蕉軒隨錄

卷三

提壺但願桑麻遍野干戈息歲歲年年視此圖

清語官職

予直史館校讐之暇與鮑子年丈康語及本朝翻譯音

義並考清語官職有今廢者有換漢字者如五大臣

此八大臣 與今之議 十六大臣 八大臣後所增 左翼總理 此官無

一等昂邦章京 此官無 一等總兵官 世職今無 一等副將 世

職 今固倫額駙 固倫國也額駙 和碩 一爾 多羅 字解內 固山

貝子 貝子爵名 固山額真 又名固山昂那凡固山讀如姑色

統梅勒額真 又名梅勒章京凡章京讀如蒙古 墨勒根蝦 即蒙古

駐防昂邦章京今之駐防副都統司八門總管即盛京步營司協領蘇章京

蘇讀如推即扎爾色齊即遊牧主事牛彖章京即佐領噶喇昂

邦即左右翼艾什昂邦又名郭齊哈昂邦即御前大臣包衣昂邦即總管內

務府一等精奇尼哈番即子爵一等阿思哈尼番即男爵又

達海者造國書之人額爾德尼者即喇嘛墨爾根代青

及額爾克楚虎皆蒙古也

茗溪小景題冊

嘉慶庚辰先世父守湖州年丈周芸臯觀察凱繪茗溪

十二小景冊子以贈設色雅潔置之元人畫品中幾不

蕉軒隨錄 卷三 三六

可辨為先資政公所藏兵亂失去咸豐丁巳冬予在懷

遠荒肆復購得之重加裝製攜至都樂初長公長善見

之愛不能釋每幅題短古一章音韻高古讀之如挫糟

凍飲飄飄乎有清涼之致因錄於後亦一段翰墨緣也

附錄長公詩

箬溪草閣

灌木排雲護清溪繞屋流颯然風雨夕五月寒如秋

不覺客懷寂山居深自幽

華峰晚翠

一雨眾峰霽落照絢霞壁層巒蔚迴合疊翠濃如滴

白雲不相招悵望浮嵐入

月汀夜泛

湖光清我心山色悅我顏盪舟明月汀月照山水間

願為泛宅翁蒼雪相往還

煙塢村居

迢迢山半村鬱鬱雲中樹參差隔樵徑繚繞疑無路

不聞雞犬聲但見炊烟互

桐院秋聲

中庭百尺桐葉葉戰寒綠西風一以至似聽瑤琴曲

鶴夢涼初醒清冷洗幽獨

松林讀易

達人愛松風抱經偶結廬霜筠見晚節道心窮太初

百年松蔭長好著名山書

荷風斷暑

清風不可買煩囂避人境北窗一枕餘詩茗消日永

曲榭環柳塘坐挹荷香靜

夕陽亭子

蕉軒隨錄 卷三 三七

落日澹疏林小亭絕塵埃蕭然對遠山天外詩情爽  
獨立蒼茫間抱琴結孤賞

古木新篁

亭亭一林石點禪有深意老幹寫婆娑嫩玉抽青翠  
同霑雨露恩各抱風雲氣

空山蕭寺

青山深復深路轉三百曲隱見雲木中丹碧橫閃倏  
數聲鐘磬音沈沈度空谷

秋湖帆影

蕉軒隨錄

卷三

三八

秋風動鄉思遠水逼霜曉片帆舟去遙隱約如飛鳥  
多少未歸人夢斷江湖杳

野渡溪光

渡頭秋水落沙岸平如掌老屋兩三家當門晒魚網  
時見白鷺飛倒影沿溪上

鼓兒曲

懷遠楊筱坡茂才組榮於丙辰丁巳間遭粵匪土匪之  
亂隻身飄泊目擊時艱作西山鼓兒曲以寄感憤詞旨  
哀艷可泣可歌本末安定郡王趙令時商調鼓子詞金

董解元揚彈詞之意而變其聲調俟官老友林蕪溪徵  
君採入海天琴思續錄中或有謂徵君濫收俚語有乖

風雅者濬師按王圻續文獻通考經籍中列西廂記琵琶  
記各種陳晉之樂書二百卷凡雅俗胡部音器樂舞

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 四庫全書提要稱其包括  
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不得不兼正變蓋詩自

五代後流而為詞詞自金元後又流而為曲詞乃詩之  
餘波曲又詞之變格支派雖分源流則一以故楊升庵

挽雙丫髻塗抹脂粉身登氍毹場作天魔舞奮其筆舌  
蕉軒隨錄 卷三 三九

編成十七史彈詞迄於今家絃戶誦 本朝毛檢討西  
河全集有擬連廂詞尤西堂雜組有序周星曙試言鄭

板橋作道情袁隨園詩話收徐靈胎嘲時文俳曲可知  
古人或作或述皆非無本濬師與蕪老相處久於經史

詩文亦頗有議論不合未敢附和者然其讀書之多見  
聞之博實今近所罕見詎可持此而輕議其體裁不合

耶

瀚海賦

大清一統志唐貞觀中回紇來朝以其部置瀚海燕然

金微幽陵龜林寘顏七州以部長為都督刺史長史司

馬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龍朔中以燕然都

護府更號瀚海都護府以磧為限今屬喀爾喀地外藩蒙古

統部突厥故城下載麟德初改燕然為瀚海都護府領同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

以北蕃州寶佩衛尚書寶璽出使時作瀚海賦云咸豐

四年寶璽銜 天子命出使喀爾喀三音諾彥部八月

癸亥行抵喀爾沁穆哈里哈順境譯者曰此瀚海界也

爾乃岡陵渺渺沙黃際天乍起乍伏將斷將連聞走輪

而響石思飲馬而無泉訝出沒於前旌紅低斜日合空

蕉軒隨錄 卷三 四十

濛於大野碧冷荒烟遠路迢迢川原寂寥至牧羊處節

著名標云有蘇武傳自漢朝稱霍尼契譯言牧羊或金元遼

地寬平而墳衍有土墳起如列塚可千百計刹俶詭而昭曠有利二塔五六

皆番僧所經理凡百五十里而戾止亦可謂遠哉遙遙矣李陵

居之固應腕扼江淹聞此當亦魂銷嗟乎若蘇子卿者

洵所謂豪傑之最也十九年申八千里外墮嚼冰霜心

堅松檜非管敢所得同豈單于所能害勳戚如衛霍可

云幸竊躬桓闕閱若金張亦止濫叨冠蓋鴻雁書神麒

麟閣繪迄今千餘載而地以人傳於以見景慕之深於

以見聲名之大羌一望兮無涯誰九原兮可作馳驟鋒

車居停羣幕忽大風之怒號恍洪濤之繹絡況玉雪之

紛飛又銀朝之騰躍儻疑海藻時見夫扎噶諸叢若扎噶

布達拉噶那皆木類拂地而生若德勒蘇色白若賀勒蘇色紅皆草類多成叢薄時斷時續互相縈帶何

處海鷗徒憶夫伽陵等雀程內大臣馬思哈行軍瀚海紀

如伽陵之鳥具百鳥音又有白靈一種今則白靈有之餘未之見迨畢勤格庫以及塞

爾烏蘇諸台無非砂礫縱橫山原盤錯橫絕北溟是名

大漠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平三汗之難奠四部之居萬年帶礪一統

蕉軒隨錄 卷三 四十一

車書 列朝屢加以恩澤

皇上復廣其儲胥不忍外藩捐輸以示體卹聯各盟而

情達而愛曼而歡臚小臣載持旌節如在里閭晝驅騶

從夜穩穹廬雖來異域益感德輿慚武庫之無聞時羨

勳名於費揚古平準噶爾時費揚古為大將軍幸詞林之忝附敢忘著

述於木元虛哉尚書天才雄邁故下筆亦汪洋恣肆卓

爾不羣符南樵詩話中稱其考核精詳為千古未有之

作洵非溢美賦中所紀扎噶德勒蘇諸草木皆一統志

所未載也過張遂帝使俄羅斯記遠矣

居居究究

唐風羔裘章詩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故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毛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兒鄭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役使我之民人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困苦其箋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云豈無他人可歸往乃念子故舊之人又云我不歸往他人乃念子而愛好之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朱子詩傳居居究究均註未詳並云此詩不知何謂不敢強解

焦軒隨錄

卷三

聖

蓋不信詩序遂並毛鄭之說而刪去之濬師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鄭漁仲註謂相憎惡實與詩義合李黃毛詩集解疑爾雅出於漢世以居居爲惡未甚顯然明白而但是鄭氏箋維子之故句不知居居字義不作憎惡解則下文維子之故維子之好亦解釋不明張橫渠先生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自我人究究言得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已也其說雖迂曲究從詩序中體會而出非憑空穿鑿集解謂其難曉亦屬非是惟黃實夫解曰桓叔既修其政而卿大夫乃不恤

其民是爲曲沃毆民本歐陽公國人將叛而歸沃未嘗適他國而其心已離數語實亦從詩序中不恤其民四字體會而出也實夫總論又曰詩美是人則言其車馬衣服之美盛而刺是人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

之情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是真善言詩者矣逸齋補傳云作

詩者與在位有舊故曰我以不恤民之事語子與子故舊相好是以不嫌強聒也是又一解

唐捐

法華經若有衆生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又維摩經諸有所作亦不唐捐注唐捐虛設也

焦軒隨錄

卷三

聖

長風沙

李青蓮詩云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注池州雁汊下八十里名長風沙今繁昌縣境也

人蓼

王荆公曰平生無紫團蓼亦活到今日按本草人蓼生潞州太行山上謂之紫團蓼六朝以前詩文集中見者頗少爾雅翼云蓼如人形有神出新羅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故高麗人蓼贊引之陳修園按神農本草經以爲人蓼乃甘寒之品其溫補回陽之說倡自宋元而大盛

於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輩而李時珍本草綱目尤為  
襍沓并云回陽方中絕不加此陰柔之品反緩薑附之  
功議論頗透鵝冠子道端篇白蔘明起氣榮相幸蓋謂  
蔘能明起於上為氣榮之主宰言氣而血在其中言榮  
而衛在其中也陸佃所釋君臣同體之況未明豁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本朝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凡三見一為雍正三年秋一  
為道光元年四月初一日一為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  
日

蕉軒隨錄

卷三

四

四柏軒雅集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設也正值軍書旁午洋務輻輳  
長樂初將軍為領班章京實終始其事維時各務剝始  
文移箋奏均各章京分任之供事數人抄胥而已兩班  
諸君子趁事日久艱難困苦相與共嘗蓋不獨同僚親  
若弟昆即堂官亦視諸章京如左右手也樂初旋授副  
都統離署癸亥十月樂初約同人雅集四柏軒中而屬  
予為之啟想見友朋交誼之篤錄之留為後來一段佳  
話啟云譯署趨公寒暄屢易京旗承乏韜畧未嫻雖躋

鷓鴣之班愧領魏貅之帥 螭切侍從憶陸機入洛之

年馬策追隨值魏絳和戎之歲緬昔山雲招我出岫無

心何圖宦海勞人飛鴻印迹自維檣散幸締蘭盟火急

官書挑燈共草潮平佔舶環海安瀾素餐而句做風詩

十二時矜嚴一飯刊譜而數儕烟閣廿四人考證三生

茲者仕途易轍塵俗填胸言念同舟亟思把袂則有奪

魁佳客久佐金遼成竹載筆儀曹將拖銀綬志克菴剛

銓名傳商嶺采芝久羨黃公夏伯音談繼夢溪榻管常

披青簡沈彥徵蔡端明擅書中之妙墨染池魚蔡久臣

蕉軒隨錄

卷三

四

陳曲逆宰天下之才刀分社肉陳子蘇門君子長嘯干

雲孫稼生黔國公孫雄思畫日方子嚴試邀明月影成

李白之三李叔常華李村好挹仙風肩拍洪厓之右

球洪子有象龍真好珠許探驪葉仲方開逐鹿先聲囊看

脫穎毛升甫部司武庫雙璧堪珍齊敬齋克慎成子閣

近文淵七賢並美錦繡谷成瑞瑞瑞侯璋慶景辰雲舒春

風流學士欣叨鸞詔之班星使皇華甫晉鴻臚之秩阿

擬阿文爰萃羣僚簪組式聯異姓壘篋靜熱鑪烟阿

居頻掃歸謀斗酒蟻釀新藏輸北海之豪情續東坡之

雅集晚菘霜非屬付園丁野鷺家禽安排廚子重陽負  
約登臨懷萸菊之觴五夜消寒歌詠結芝蘭之友屆時  
入座分日開筵敢憑短札以催君願速高軒而過我按  
樂初斯會梁稚香承光已以同知赴山西黎召民兆棠  
爲沈幼舟中丞奏調江西差委均未與六七年來又臣  
觀察常鎮敬齋改官四川子鶴觀察開歸繡谷一麾出  
守倣南遠鎮邊陲予亦分巡嶺西克菴稼生使西洋各  
國稚香仲方墓且有宿草矣大蘇詩云人生聚散知何  
似應似飛鴻印雪泥讀之惘然

蕉軒隨錄

卷三

四六

退一步齋

古人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歡喜緣予有悟斯  
旨因以退一步名齋賈運生方伯孫起病入都爲予書  
額并加以跋語云退之時義大矣易曰亢之爲言也知  
進而不知退又曰洗心退藏於密記有之君子難進易  
退是不僅如老氏所云以退爲進之說也際自早歲登  
朝卽以退厓自號雖仕途優蹇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危  
疑震撼中得力於退者居多子嚴五兄年未強仕才氣  
兼人又所歷皆順境宜其踔厲無前而亦兢兢焉以退

一步顏其退食之室此其熟於身世之故爲何如而子  
嚴深遠矣是跋作於癸亥十月乙丑夏間方伯奉命  
督辦畿輔團練旋授黔藩中道復內召舊疾舉發留滯  
汴梁未幾竟卒追念良朋切磋之言不勝今昔之感又  
方伯贈予五古詩云鳳池地清切挑燈日起草書生報  
國心豈在文字好卽以文字論亦自非時漢吏能復殊  
衆豈合中書老元方我舊遊謂子大筆千軍掃解后復  
見君孤秀擢林表我慚退院僧衰落木已槁君才待發  
揮星月中天皎圖艱賴有人籌策裕宜早敢謂答高吟

蕉軒隨錄

卷三

四七

漢鷄鳴戟

聊藉紆風抱蕭穎士好推引後進予未免滋愧矣  
胡書農先生敬有詠漢鷄鳴戟詩其序云戟銅爲之援  
廣八寸胡六寸內四寸皆稍殺內闕銘文三曰采阿左  
按古文問作番閨作恭皆從采則采爲古門字無疑門  
阿見左傳古門戟列門兩旁故以左右別之其名鷄鳴  
戟者據鄭君治氏注謂艾今句子戟或謂之鷄鳴或謂  
之擁頸古艾戟名散文可通鄭氏言之舉漢法以曉俗  
其實戟有刺艾無刺方言凡戟而無刃吳楊間謂之戈

說文戈平頭戟刃卽刺無刺卽平頭此無刺乃是戈通謂之鷄鳴戟耳云濟師按釋名戟格也旁有枝格也周禮考工記治氏戈胡三之戟胡四之三之謂長六寸四之謂長八寸今日胡六寸則是戈而非戟矣正字通鋒之曲而旁出者曰胡胡戈頸也鷄鳴戟二字見於張敞晉東宮故事鄭氏注舉漢法以曉俗而漢紀載中不聞明言鷄鳴之義者惟漢官儀云宮中不畜鷄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衛士居執戟之班或鷄鳴由此而起歟銘文采阿左采字先生定爲門字引左傳門阿爲

蕉軒隨錄

卷三

四

證不知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已見周禮冬官匠人章門旁列戟不必天子爲然大官家亦有之此采阿左愚意當是太阿左王莽時以王莽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公卿列戟於門或卽以官名紀之如河間獻王子名阿武後有藏其所造之戈銘曰阿武者古來製器記官記名最多似不必拘定漢廷故物也姑存之以俟博物君子

誠

詩大雅執訊連連攸誠安安鄭箋訊言也執所生得者

而言問之毛傳誠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誠禮王制以訊誠告注訊是生者誠是死而截耳者故說文誠字以軍戰斷首爲解唐書隱太子傳嘗循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誠其耳而縱之是以誠作截字解矣

元旦瑞雪

雍正十二年正月元旦雪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占者以爲嘉祥之最

朱椒堂先生詩

嘉慶戊寅先世父由中書佐郡德安將出都同人公餞

蕉軒隨錄

卷三

四

於汪孟慈丈宅中卽席多有贈句朱椒堂先生爲彌作七律二首最佳詩云忽當春半唱驪歌把酒臨歧意若何先領萊衣鄉國景君先乞假再移畫舫楚江波薇花縱使仙風好棠樹由來化雨多時寫棠花那用依依苦回首他時五馬待重過春明餞別自年年舊侶分飛各一天君是絲綸稱好手我驚霜雪到華顛雲期作雨遲歸岫材已成舟望濟川屈指秋風多得意定從黃鶴訪神仙至庚辰世父被薦入都旋拜湖州之命先生復疊前韻送行云何妨對酒便高歌那用當前喚奈何已



見拜 恩趨鳳闕更欣得意汎鷗波愛山愧我心難至  
為政如君績甚多他日扁舟尋舊雨道場絕頂一來過  
宜蠶宜稻足豐年巢結高林有信天螭負殘碑莘老癖  
鴉塗醉墨米家顛好風拂面過三伏朗月當心照萬川  
記取熊幡重見訪金臺延佇會羣仙四詩皆書於扇詞  
翰雙絕惜兵燹遺失矣

錦瑟

義山錦瑟詩或謂夢蝶指當時之牛李望帝指憲敬二  
宗之被弑珠有淚指悼亡之感藍田玉指龍種鳳雛蓋  
蕉軒隨錄 卷三 五  
總五十年世事身事言之細按究覺牽強細素雜記云  
山谷讀錦瑟詩不曉其意以問東坡坡曰此出古今樂  
志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  
和以中閒四句配之曲盡其意是說較諸家為長

私意撰字

南唐劉勳初名巖採飛龍在天之義改名勳音儼以私  
意而撰成俗字也明末懷甯阮大鍼鍼字亦字書所無  
不知何所取意而妄自杜撰奸邪之性實與人殊與

太極圖石

姜紹書韻石齋筆談載孫石雲過霽古肆見一圓石瑩  
潤精采搖之則中空而有聲孫疑以為璞以數鑽易之  
命玉工剖開乃天成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邊  
縈紅線絢若明霞後石雲子龍池以百金售于楊文襄  
之孫楊以襲廕請旨饋于分宜嚴相嚴氏籍及入內府  
按天水冰山錄中僅登其石屏風玩器等若干此物惜  
未曾詳記也

龍攬瀧岡碑

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相傳龍王欲讀此文遣龍攬  
蕉軒隨錄 卷三 五  
之而去旋為公立於墓所故碑旁有爪角痕不磨滅沈  
歸愚宗伯斷為妄語不可信按曾敏行獨醒雜志載公  
罷政出守青社自為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  
碑沉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獨見遂得以歸  
敏行廬陵人與公為同鄉所紀必確或者後人因碑石  
曾沉於江譌為龍王攬取耳

取瀨

瀨音臬與法字同見路史

仇姓

王漁洋池北偶談載新城舊事云邑有仇姓佻姓其姓見姓按仇止兩切音掌孟子母仇氏梁四公一姓仇名啓

蕉軒隨錄

卷三

五

蕉軒隨錄卷三終

蕉軒隨錄卷四目錄

古今詩句下字之妙

地名節稱

覺羅

司馬

骨鯁方

徐文誥案

醮字作盡字解

星隕如雨

蕉軒隨錄

卷四

昌羊

自署其字

帳

好惡倒置

王子懷侍郎

讀胡文忠遺集

荔枝草

驢

誕先登于岸

葛紗夏布

新羅王詩

黃氏翰林不壽

記遊四松園事

戊午科場案

綠蛾

李白二孫女

詠鏡

掘得金山

蕉軒隨錄

卷四

二

華爾

五斗

五十以學易

楊六郎

亂字

粵東舟人挽篙

自娛兒戲

和凝衣鉢

葛陸

驅鯪

外江

仙詞

水神

晚晚

五氏兵

王振

使窮百姓有飯喫

士墜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不棄盲妻

果然 怪哉 雖

七十二歲中試

記惠能生卒之誤

楊妃體弱

藍面

彭祖壽

不通時務

蕉軒隨錄卷四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古今詩句下字之妙

古今詩句下字之妙有不可移易者如杜少陵苦遭白髮不相放放字妙劉文房欲買雲中若箇峰買字妙錢仲文已覺輕寒讓太陽讓字妙戎昱蟲聲竟夜引鄉淚引字妙李長吉魚擁香鈎近石磯擁字妙李文饒月中清露點朝衣點字妙楊萬里荒荒瘦日作秋暉作字妙陸放翁丁丁殘漏伴斜河伴字妙蔡端明陌頭霏霰與

蕉軒隨錄

卷四

風俱俱字妙王禹偁海門山色滴吟窗滴字妙宋子京蕭聲催暖賣陽天催字妙劉公茂棲鴉不動寒偎樹偎字妙雷希顏雪壓池塘慘不波慘字妙元遺山千首新詩工作崇崇字妙又楊柳攪春出新意攪字妙黃潛百蟲專夜故秋聲專字妙倪雲林簾鈎半怯杏花風怯字妙予曾有句云漫把蟛蜞比司馬恐教饒煞卓文君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地名節稱

何子貞撰其先文安公行狀列文安在府尹任奏疏動

稱順屬人譏其陋謹讀乾隆間

高廟諭旨內外各衙門題奏事件遇有地名字面理應遵照全寫向來章疏祇圖省便每將地名節稱一字其謬不可枚舉如熱河之但稱為熱多倫諾爾之但稱為諾則其尤甚者此皆幕友吏胥相沿行文陋習形之奏牘殊非敬謹入告之體昨戶部進蠲免海州沐陽積欠本內輒照原題寫作海屬字樣內閣亦即照依票簽經朕指示改正今楊應琚奏開渠增墾一摺稱巴里坤為坤城亦令增改發鈔矣前因各該衙門有稱滿洲蒙古

蕉軒隨錄

卷四

作滿蒙者曾經降旨訓飭此等字面皆可類推何竟不知舉一以例三耶嗣後凡遇地名字面一概全寫不得競趨簡易致乖體制欽此按割裂地名字義最為鄙俗予曾見無為州公牘稱無邑尤可笑近日粵東羅定屬邑每稱三羅亦無謂也

覺羅

肇祖原皇帝曾孫為

興祖直皇帝

興祖直皇帝有六子第四子即

景祖翼皇帝其第一子第二子第三子第五子第六子五支卽

玉牒內所稱覺羅太祖覺羅二祖覺羅三祖覺羅五祖覺羅六祖也

景祖翼皇帝有五子第四子爲

顯祖宣皇帝自

顯祖宣皇帝本支以下俱爲宗室第二子慧哲郡王第

三子宣獻郡王俱無嗣外第一子武功郡王第五子恪

恭貝勒二支因屬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景祖翼皇帝之子

景祖行次居四卽稱爲覺羅四祖咸豐丁巳子充

玉牒館校對特恭錄而記之

司馬

堯典舜典無司馬官名文獻通考載鳴鳩氏爲司馬又堯時堯爲后稷兼掌司馬此外無聞淮南子齊俗訓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按契爲司馬不知何據大田師之名并未見於經籍史記周本紀帝堯舉堯爲農師腐遷最好

奇亦不聞有此稱謂奚仲豈卽義仲耶姑識之以俟博雅者

骨鯁方

鄱陽汪友良因食粹蹄誤食骨如指大鯁於喉間累日

不下家人憂之汪昏睡間如見朱衣人來告曰聞汝骨

鯁苦痛吾有一藥可治乃南礪砂最妙既覺索砂一小

塊淨洗噙化食頃脫然消融見明張子正諡宦遊紀聞

徐文誥案

文人欺世盜名古今一轍涇縣包慎伯大令世臣先世

蕉軒隨錄

卷四

四

父戊辰同歲生所著安吳四種隱然以兵農禮樂自任兼有杜陵許身社稷之想其實迂謬不通所謂待腰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也集中書三案始末陸名揚一案以司刑名者強改名揚爲明揚以聳觀聽按陸名揚本多年包漕積匪地方官必應懲辦慎伯若許其爲義俠者頗誇直筆妄矣至記徐文誥案事主名字顛倒錯誤而於大小承審官員隱匿其名直筆更不應若此茲閱靜海張君某歷官山東浙江知縣者宦海閱見錄未刊所記一則實爲詳審特錄之以見慎伯掉弄筆頭之陋張君記云汪夢

樓汝弼為泰安令泰安徐家樓徐文誥者家素富有盜

瞰之以徐昆季皆善鳥鎗不得近嘉慶乙亥徐深夜聞盜警兄弟持鎗出徐宅門南向周宅外皆甬道外周皆佃屋外周之西南隅為木柵門徐兄弟偕立宅門首蔀見二人自西甬道出趨而東徐兄弟揣為盜二鎗并發既察之非盜一為族人徐士朋一為佃人某皆徐氏防夜人也徐士朋傷稍輕調理旋愈佃某左前脇右後肋皆有鎗子傷立死則以盜劫殺人控縣縣詣驗查勘情形徐宅門左右壁上無形迹可查其木柵門內泥壁上

蕉軒隨錄

卷四

五

有烟火痕並嵌有鎗子詰以盜曾入室否則以砸毀樓窗越入對察其樓凡上下兩層窗居上層去地丈餘勢不能飛而出入詰其所失何贓則以查點未清對乃諭令查清補報徐文誥旋呈失物單衣服二十五件詰其顏色表裏領袖多與失單不符詢其故則皆文誥弟衣也詢其室則文誥所居詰以文誥衣何所在則在弟室詰以儲藏何必互相異不能對越數日文誥忽具呈曰雇工柏永柱室中有三眼神鎗一具請問諸柏訊之柏果以疑賊擊斃引服月餘柏妻忽喊控謂伊夫初無擊

賊事乃主人以五百千賂令頂認也說事某過錢某言

之鑿鑿以賂未全付故不甘提訊柏柏亦翻異飭傳徐徐遁赴省垣當是時歷城捕役獲賊犯楊進忠供有在徐家樓鎗斃事主語而徐隨以楊進忠供認上控委歷城令赴泰安查勘與汪原勘同乃委濟南守胡祖福候補守錢侯候補令周厚田承寬會訊而厚田實主之訊楊進忠堅不承其前供則歷城捕役以百金誘之也訊捕役亦堅不承歷城令郭春卿志青與厚田同里閩謂厚田曰此事情偽灼然君必欲研訊捕役將置予何地

蕉軒隨錄

卷四

六

平厚田諾乃專訊徐文誥具得疑賊擊斃賂柏頂認狀獄成徐兄弟皆擬徒厚田嫌過輕弗署稿隨以胡錢銜名上臬司程鶴樵國仁賈文誥弟文誥乃獨當罪旋奉部駁謂一鎗不能傷兩面且鳥鎗殺人例同故殺何得擬城且飭復訊濟南守委候補牧李國訊之徐語慙李怒曰爾恃爾為事主耶現奉部駁將論故殺決爾首爾事主奚足恃徐大懼乃以盜斃事主委員周刑求事主委員李妄擬事主大辟控都奏聞上大怒旋

嚴諭畧曰國家設立州縣本以戢盜安民乃平日疎防以致盜賊橫行已屬不職及事主被賊傷斃賊已供認不向賊犯嚴鞫乃反刑求事主逼令代賊認罪且欲置之太辟此等情節較之盜賊尤為可惡交東撫立即嚴辦等因

諭旨尤為可惡旁奉

殊筆添注曰益覺可恨直同唐之來俊臣矣此李委員

竟應正法斷不可恕

諭至人人惴栗汪亦慮禍及時直督溫景儔承惠降為

蕉軒隨錄 卷四

七

東臬汪故英相高足溫亦英相門下也乃屬汪以原勘

原訊情形通稟撫軍遂據稟覆奏奉

殊批秉公研訊勿枉勿縱批摺返眾心少安嚴緝逸賊

獲九人皆供係未獲之王大壯王二壯施放烏鎗擊斃

事主詰其烏鎗所自來則竊自歷城宋姓查歷城果有

宋姓報案而無烏鎗訊諸宋姓則曰烏鎗實被竊以係

軍器不敢呈報訊以傷人後鎗置何所則賊已潛置館

陶縣界河畔淤泥中飭委員赴館陶查起甫至河則有

以烏鎗來獻者詰所自則得自漁人詰以漁人何在則

叢人中應聲出謂得自河畔淤泥中持以示宋姓良不

謬濟南守胡補已升登萊青道趨至省時溫訊辦頗

嚴切然初無意與原審諸君相仇也胡如作乞憐語溫

亦自有解免術胡至省未晤溫輒謁撫軍和舜武曰此

案皆徐文誥銀錢買出仍用柏永柱頂兇故智耳和然

之謂委員趙鹽溪毓駒曰爾訊泰安案乎趙唯唯和曰

胡弗為子孫計耶趙怒怒諸溫溫亦怒則具稟請假銳

意嚴鞫之賊供認如初飭王古漁殊源高初亭澤辰覆

鞫均稱不謬二人皆胡密友也乃以印稟申撫憲而於

蕉軒隨錄 卷四

八

次日上謁和曰聞此案係徐姓買成者溫曰有買必有

賣委員鬻獄耶本司鬻獄耶果有確據盍參辦和曰案

多疑實溫曰請指駁之本司能頂覆和曰胡弗用印詳

溫曰此案係奉

旨交撫臣督同臬司審辦故弗詳此固易事明日當以

印詳來然既用印詳則各官處分便當敘入矣和曰盜

首未獲應監候待質溫曰無庸也獲犯過半且先後拏

獲隔別研訊如出一口例得先決從罪何必待質如必

欲以待質請宜先以本司無庸待質之言奏和依言奏

請奉

上諭待質以一年為限如一年不獲先決從罪而溫隨懸重賞捕逸賊盡獲之皆供認不諱和撫感疾卒程鶴樵由浙撫調東撫程知溫老於吏事懼弗敵乃引充沂道童槐為助攜至省童於溫程兩公子皆同年友而程相知最深與溫素不協程以原轉官奏請迴避奉

旨毋庸程曲意結歡溫偃蹇遇之程無如何惟於溫詳冊籍細故駁飭為延宕時日計如是者屢矣時山左當大比程入為監臨藩司為提調適以東昌河事程屬溫

蕉軒隨錄

卷四

九

往勘視溫曰此藩司事臬司奚能往程具奏曰鄉試大典也臣監臨藩司提調均不能分身東昌河事急須大員前往勘視臣愚以為人臣事君惟力是視不宜過分畛域坐視誤公乃臬司溫承惠屢經敦促堅執不往臣窺其意不過以曾為總督不肯受人驅使耳臣坐困閣中奮飛無術焦急萬狀呼應不靈臣實無可如何云奏入

上褫溫職以童槐司東臬并飭查溫在東省有無劣跡童列款上告並於摺尾聲明臣與溫某之子溫啟鵬本

係同年斷不敢瞻徇年誼上負

天恩旋奉

旨溫啟鵬革職溫某戍邊從此吳越一家可冀指揮如意矣而徐文誥又以撫軍迴護原轉有心苛駁控都

欽差帥仙舟

承瀛

赴東訊辦東省至都九日程急足不

三日可達乃偽為弗知也者據實馳奏各官均擬褫職奉

旨童槐甫經到任乃能不避嫌怨秉公辦理甚為可嘉既得

蕉軒隨錄

卷四

十

旨星使亦不敢異同惟各官褫職無一擬戍者疑未協而各官中汪乃英相高足錢乃撫軍孫介弟李亦奧援胡與盧豕宰蔭溥為世講與總憲吳芳培為親家翁而胡以故父尙書高望在日侍學書房屢承

眷問唯厚田無憑籍乃決意戍厚田而徐氏以厚田承審時窮追研究不遺餘力銜恨甚乃屬徐士朋捏稱厚田曾令跪鍊數晝夜掌責三十五下逼供入罪提驗跪鍊疤痕士朋以左足呈果有疤痕如豆乃熬訊厚田三日厚田百喙不能解事急厚田憤然曰參員雖昏憤糊



塗何至使受傷人跪鍊然既遭毒噬無以自明請驗其  
右鄰如亦有疤痕參員認罪可耳驗其右鄰實完好厚  
田曰世亦有屈一鄰跪鍊者耶時訊供者滿漢二司員  
滿員某顧戴姓漢員曰前議不可用矣而士朋誣執掌  
責愈力厚田不敢復辯乃誣服時各官皆照原奏而厚  
田獨科以任性妄斷請發新置奉

旨胡祖福錢俊李岡周承寬汪汝弼均革職其任性妄  
斷之周承寬著發往新置効力贖罪盜犯首從分別斬  
梟發遣有差

蕉軒隨錄 卷四

七

聖鑒淵深明見萬里一經轉移錄兩悉稱異哉厚田親  
供本出孫良炳手予以戊寅至東厚田持示予予曰誤  
矣細釋供意皆歸罪徐文誥今各盜供認甚堅而君力  
與

嚴旨抗禍且不測君祇以同奉司委並未會銜畫行十  
字為護身符其案情之是非置勿辯可也厚田是之子  
隨為改擬潘麗槎至復為筆削麗槎去予又加以改竄  
厚田乃以此呈星使時胡祖福欲誣罪厚田為承審而  
自承率轉故以同奉司委破其說云厚田既具親供赴

臬司稟知童閱其供曰爾欲牽涉撫軍耶厚田曰臬札  
具在則司委非捏飾原詳具在則未會銜畫行可覆核  
也何牽涉之有童弗應移便坐觀書厚田起曰參員來  
稟知禮也大人乃以非禮相加乎參員去矣不顧而出  
童追送之拊其肩慰藉甚至此案盜與事主之鎗同時  
並發各傷一面兩不相蒙亦兩不相知迨積重難返乃  
僅以盜傷定案耳不然事主之鎗不能傷及兩面豈盜  
犯便能一鎗而傷兩面耶

醮字作盡字解

蕉軒隨錄 卷四

七

予過高郵州有句云短棹搖波烟醮碧長隄垂柳葉搓  
黃或疑醮字係醮字之誤按爾雅水醮曰厝醮盡也苟  
子利爵之不醮也亦作盡字解予詩中用醮字本此  
星隕如雨

前漢書五行志引春秋莊公七年星隕如雨如字作而  
解劉歆杜預范甯均本其說按劉敞曰如雨者言衆多  
不可為數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  
御纂采之以為其義甚精吳中朱師晦元英左傳拾遺  
云以星隕如雨為與雨偕則辭拙矣謂天方雨而星偕

之以隕乎謂星方隕而雨借之乎雨則必雲星隕於雲  
貫雲而後按於地則何以知其爲星也借之辭不得設  
也星隕於先雨於後則亦書星隕而已矣借之辭尤不  
得設也以借訓如其義不類若以如讀爲而是又後儒  
不得夫借之義而遷經以就傳之失也此說蓋原本劉  
氏

昌羊

退之進學解云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菴苓東坡  
曰不知退之卽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  
蕉軒隨錄  
卷四  
可以引年耶按淮南子說林訓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  
注昌羊昌蒲也韓文引用不悞後人傳寫或以羊作陽  
耳

自署其字

管異之孝廉 題王悔生先生交集中有云惲氏大雲  
山房文集勛於篇中署惲子居曰四字意甚以爲不典  
惲氏孤學無師無足怪耳桐城王悔生從海峰遊於此  
等宜素講今其集首孟獻子論亦自署王悔生曰是豈  
合古人之義法哉不知張河間獨體賦起首云張平子

將目於九埜觀化乎八方西漢文字已如此不得謂之  
不典也

帳

帳計簿也前漢書武帝紀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註若  
今之諸州計帳也唐時有戶帳北史蘇綽有六條之奏  
周文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  
計帳者不得居官

好惡倒置

二叔以周公將不利孺子盜蹠以孔子爲僞馬季常爲

蕉軒隨錄

卷四

古

梁冀奏誣太尉李固劉歆爲王莽定西京郊社之禮揚  
子雲獻美新文蔡中郎表薦董卓荀文若阿附曹操孔  
北海論漢高祖過於周武王路粹奏殺孔北海殷仲文  
詔桓元田承嗣以安史爲聖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  
乃結黨王叔文錢氏因私怨誣歐陽公惟薄之醜曾公  
亮力薦王安石孔文仲攻伊川謗爲五鬼之魁東坡目  
程頤爲奸邪胡安國信游酢言謂秦檜似荀文若賢於  
張浚朱晦翁攻蘇氏之學以爲害天理亂人心陸放翁  
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張度劾奏高季迪爲蘇州府魏觀

作上梁文王陽明比朱晦翁如洪水猛獸 本朝李穆堂力爭嚴嵩不應入奸臣傳彼小人無論已賢哲中亦復蹈此怪哉何好惡倒置若斯之甚

王子懷侍郎

咸豐丙辰夏予在 圓明園直班是日為

萬壽聖節禮成王子懷侍郎邀周芝臺相國時官尚書車意

園侍郎來予直廬小憇予問公未飯否甫呼庖人公曰勿庸我代君作主人可乎遂出酒肴相款公健飯每食必三盃相國戲之曰今日尚能三盃耶相與大笑予賦

蕉軒隨錄 卷四

十五

詩有句云白頭依壽母青眼到狂生公頗稱賞引疾後不復出矣今上登極命恭親王及軍機大臣傳公至詢病狀並奉志慮忠純直言敢諫之褒公感激

兩朝知遇再起為吏部侍郎讞獄山西丁太夫人艱歸皖江一日予午睡夢公入手一紙示予閱之乃七律一章醒僅記其一句云報來霜信故遲遲未幾訃至公已捐館舍奇哉予挽公詩記其事載集中

何波

呂東萊有驚起何波理殘夢之句波字多不知何解按范石湖吳船錄載王波渡波者尊老之稱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此王波或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幡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幡或偶從其俗也

讀胡文忠遺集

胡文忠公林翼勛業彪炳今讀其遺集乃知經濟皆從學問中來非尋章摘句畫紙上空談比擇其議論之卓然可傳者錄之昔謝秘書愛沈約集行立坐卧靡不諷

蕉軒隨錄 卷四

十六

詠予於公之文章殆庶幾矣 讀小宛之五章疑傳箋釋義蓋未盡也傳曰交交小兒應釋為羣飛兒箋曰竊脂無肉食粟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盡當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喻今人之差背周園民居所在啄食之人也交交喻羣黨之義竊脂喻貪賧之狀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岸獄為宜其忠厚悱惻哀而不怨亦可傷矣呼長上而冤莫能伸卽卜之鬼神亦無善兆詩旨尤為沈痛 徒曰儉以養廉尙未足盡司牧之責必能除一切苛政胥吏皆設法箝制之使無

舞弊並探風問俗去其害馬以安馴良泯雀角鼠牙之  
衅不驚不擾民得寬然而盡地力時與之課勤警惰講  
信修和則教養兼施可以召庶祥而除天札 昔漢光  
武於兄齊武王之慘死枕邊時有涕泣而平時言笑如  
常以其時密創大業另樹鴻基英雄作事以大志爲尙  
不可作兒女子涕泣且天下之賊多而亂亦日甚涕泣  
悲傷可以止賊耶 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則雖以諸葛  
公之才亦必一事無成此古今不易之定局 兵事以  
氣爲主譬之孺子之戲猪豚縛以繩而鼓以氣閉其外

蕉軒隨錄

卷四

七

而實其中方其氣之盛滿千錘不破一針之隙全豚齧  
然 兵事以攻城爲下策得一堅城破數十巨壘殺賊  
不多賊氛仍熾而士卒傷殘元氣不復非用兵之至計  
又當逼城攻壘之時如雀之伺蟬志在於蟬而不知弋  
人之又伺其後攻堅不克志懈力疲他賊旁援往往誤  
事 求才如相馬得千里馬而人不識識矣而不能用  
方且樂驚駘之便安而斥騏驥之英俊使韓彭英鄂不  
遇沛公與秦王亦奚自展使韓彭英鄂更易姓名卽日  
在人前而人亦不識人才奚以振拔哉日坐廳事門無

留賓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卽使縱橫說士射利營私而  
明鏡在胸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廢食也 自來西域  
臺灣遼州起事均因官吏貪污會匪得以藉口川省之  
惡戴如煌而譽劉青天近年新甯因貪吏李博平羅勒  
價二千文一石次年差役訛詐雷再浩之妻黨以致李  
元發又復倡亂桂平韋正因謬懸登仕郎匾額屢次訛  
詐因而倡亂僞稱爲王前此固羨慕登仕郎而不可得  
者也鋌而走險誰爲厲階是會匪極多之地如得廉吏  
主持必不致釀成事端卽無會匪之地而以貪吏混迹

蕉軒隨錄

卷四

六

則平民亦可釀亂明季張李之亂豈盡拜會者乎 富  
鄭公言凶險之徒讀書應試無路心常快快因此遂生  
權謀密相結煽此輩散在民間實能嫁禍要在得人而  
糜之蘇子瞻云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明  
邱濬亦言紛紛擾擾之徒從無定志所慮者粗知文義  
識古今者耳平時宜有以收拾之觀諸公所論實切今  
日之務蓋駕馭人才卽以消弭隱患先爲布置使得生  
養授以羈勒範我馳驅內蠹不生外侮自息故用士用  
民乃今日之先務

潘師按鳳臺諸生苗沛霖頗有膽識  
賊氛起時請於署壽州知州金光勛

求入團練局光勛不許復輕侮之 操之太急是鼂錯  
 沛霖怒歸乃揭竿嘯聚卒釀大患 禍積於蕭牆  
 峭直之弊委心任運是胡廣中庸之誥 勢處於危急而不能不資成案秉舊例條侯之乞憐於  
 牘背魏尚之見屈於刀筆吏古今同慨必至決裂不可  
 收拾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言道學者疑之而英雄賢  
 相之方畧實不外此自強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範  
 之謂極帝王馭世之微權必取強桀之人預為駕馭為  
 我用而不為人用 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  
 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  
 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眾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  
 團練之弊此中過誤不在民而在吏州縣苟師法子  
 羽子賤以得人為先有兄事師事之人則亦未始不可  
 戢奸謀而清內患三代以下官與士民相隔絕所與處  
 者役耳事奚由理今日之事當進君子之真團而退小  
 人之偽團團練可張虛聲柱奸細追賊絕擄掠 大  
 抵用人之法總須用苦人 心思才力多出於磨練故遇  
 事能知其艱苦曲折亦能耐勞膏梁統絳皆下材也  
 財用如人身氣血弱必自保強或妄為但肢體有疾如

蕉軒隨錄

卷四

九

癰疽瘡癤之類病在一肢一脛而周身之血脈皆阻  
 軍士傷尚可完大將亡不可贖 軍事必有所忍乃能  
 有所成地方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 佐襍必不能不  
 循資格否則司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騙萬端司中於循  
 資序補揆補之餘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  
 太甚者即可以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  
 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昔年從政見天下  
 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即無一不挾  
 私以徇其瘠苦煩難人所棄者則尚有輪補輪委之人  
 蕉軒隨錄 卷四 二十  
 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  
 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  
 一切之弊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趨避而  
 顛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  
 藩臬某某動輒言例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真照  
 例京官有所囑託或更有賄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  
 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一出省而  
 獲盜數十名專意請託而記功十次數十次者故曰循  
 例適足以快其私而某願破格以一人執咎也 禍福

蕉軒隨錄

卷四

二十

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怨者未必得不  
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以求一己之福  
也蓋身當其事義無可辭恐讒謗之蜚騰陷吾君以不  
明之故故以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  
之禍福進退何足以動其毫末哉 富國之道須先利  
民乃有根本欺民者詐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爲  
也剝民者自剝其身也割肉充饑腹未飽而身已殘仁  
者不爲也 去冗官裁額兵是節餉之大政富國強兵  
之遠謀順治初年御史林起龍即奏言本朝兵多必貧

焦軒隨錄

卷四

五

必弱又乾隆年間阿文成力爭不復名糧嘉慶 聖訓  
稱文成老成謀國若去塘汎專交地方官護解餉餉人  
犯亦可節去兵額十分之三惟以出缺懸糧永不補額  
爲派兵至法 果決人宜兵柔懦人不宜直爽人宜兵  
修邊幅人不宜也自古無不上當之聖賢豪傑不因此  
而別有所趣向乃算志氣 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  
恩之人便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  
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與陵之妻如父母  
終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法可師 時事艱難

吾輩所做之事皆是與氣數相爭然成敗之數盈虛之  
效有天命焉非憂思所能稍減 時事艱危宵小滿天  
下所望仁人君子廣大宅心敬賢包荒以扶持元氣若  
先自同事猜疑則讒慝之口即乘隙而來凡道府州縣  
每好讒謗客官紳士以投本省長官之嗜好不可不察  
也昔年滌帥治兵長沙專銜參中協清德而不會撫銜  
駱帥容之忍之至今湘人賢者不多滌帥之抗直而多  
顛帥之有容也 程子稱司馬公爲九分人又稱爲腳  
踏實地人蓋經天緯地之才並非驚高遠談奇妙之謂

焦軒隨錄

卷四

五

不過踏實二字便是奇才 官先事士先志志在爲好  
官必無不好之理嘗笑近年官吏若以小學生作八股  
之勤苦施於政事事無不辦若以歲得束修之數爲自  
奉於官場則雖瘠苦亦沛然有餘 朝廷之設官其祿  
養固較束脩爲優矣近數十年凡竊國病民之吏其子  
孫至今有昌熾者乎 吾輩既忝顏而居民上便不當  
謀利如欲謀生則天下可以謀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  
而謀及其私此一說也又大亂之後必須明其政刑姑  
息因循實足悞事 進賢退不肖太守之職也昔楚有

嚴公樂園先生官秦作守令幾二十年宦蹟循聲治行第一嘗曰長官之於屬吏必當揚善公廷規過私室仁哉斯言可為法守 昔年未入仕途不復關心晴雨近年則憂患乃深杜老所謂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者誠為切至之言治亂安危之數天也而實本於人心人苟獲罪於天則禍且立至人苟未絕於天則福亦可求詞訟案牘日與士民相親亦須苦口婆心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務 東坡謂牧馬者馬瘠則添一人以牧之添一人而馬愈瘠此可悟用人行政之法 王文成龍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以殺人之政行其不嗜殺人之心而歸於生道殺人而已矣 予守黎平延見士類及椎結苗頭以保甲冊籍為團練張本自朝至暮口不絕音其士類來見或坐或立其苗頭來見或賜以酒食令其據地席坐均詳詢以民情地勢使各得盡其意而去俗人畏見士民疑其請託否則謂褻尊失體耳夫公事準其直陳私情囑託假公言私何難立破其奸坐堂皇以申法律至褻尊失體之說尤為鄙俗吾視天下公卿至於黎庶其貴賤亦正相等 潘師按白香山王夫子詩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公所言蓋本自詩 不因親民而賤不因簡傲不親民而貴也

荔枝草

荔枝草又名蝦蟆草方莖尖葉枝節對生葉上起點如荔枝故名荔枝草其草二月生苗八月萎如被獬犬傷即起根葉不拘多少佐以五爪葉草入臼搗爛取汁對酒飲或用酒熬濃汁服擁被厚蓋如得汗出即愈七日一服三服即瘥此乃起死回生之方

驢

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皆不愜意

因使馮涓修復一筆而成大稱旨召諸廳同宴飲次涓  
曰偶記一語涓年少多遊謁諸侯每行必廣齋書策驢  
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  
莫之能制行半日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回顧馬  
曰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  
馬上馬卻回顧爲驢曰驢弟我謂你多少伎倆畢竟還  
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又梁人遣使至遼求輾軸材  
耶律鐸臻語太祖曰名爲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之曰  
凡材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

蕉軒隨錄

卷四

五

後可伐如此則其語自塞已而果然又宋兵與遼戰於  
高粱河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至涿州乘驢車去  
金世宗嘗按鷹高橋見道側醉人墮驢而卧卽命左右  
扶而乘之送至其家此四事淵鑑類函所未載

誕先登于岸

誕先登于岸朱注岸道之至極處毛傳岸高位也鄭箋  
岸訟也按此詩以密人不恭敢違天命而擅興師旅故  
設爲天命文王之辭若曰不意密人如此之畔道援取  
如此之歆動羨慕且誕妄欲先登高位也今旣侵阮祖

共是敢拒大邦之命矣文王於是赫怒整兵往遏其眾  
當此征伐之始爰以篤周祜而布告於天下不然天旣  
命文王伐密矣乃先告以不可如此畔援歆羨豈非贅  
語朱子又幹旋畔援歆羨二語而謂文王無是二者獨  
能先覺先知以造道之極至更屬贅話中之贅話矣何  
以故密人違天興師文王之德足以代天討罪安所用  
其先知先覺而造道之極至乎是岸字當以毛傳作高  
位解爲長至鄭氏謂阮祖共三國犯周祖字不作往字  
解則又漢儒之臆論耳

蕉軒隨錄

卷四

五

葛紗夏布

明正德四年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某差吏龔新賈銀  
一百兩收買廬陵葛紗時王文成公官廬陵令備文乞  
免又太倉夏布貢宏治間由張國舅始孝宗見而悅之  
遂定貢御細者至用官價銀三兩惜當時無陽明其人  
者爲之蠲除以蘇民困也

新羅王詩

唐高宗永徽初新羅國王織錦爲頌遣使來獻頌曰巨  
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成大定興文斷百王統天



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成康旛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鏘瀉風凝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相維帝任忠良三五成一德昭我皇家唐按唐詩紀事載此頌巨唐作大唐成大定作戎衣定治物作體物邁成康作邁陶唐何鏗鏘作亦鏗鏘瀉風凝幽顯上添外夷違命者翦覆被天殃二句

黃氏翰林不壽

羅仲芳菜為子言順德黃家凡入翰林者皆不壽如侍

御玉衡編修統廉訪經皆四十餘即卒五代史唐臣趙

蕉軒隨錄

卷四

毛

鳳家世無五十者此理殊不可曉

記遊四松園事

道光甲辰子年十五初應江南鄉舉試畢戴君豫庭拉

遊四松園即陶文毅所建印心石室適會稽潘少白先生寓此延

子入詢里居姓字復詢鐵君太史是何輩行子曰叔父

也先生問子讀何經從何師子俱詳答因與子縱談辛

丑王寅問海氛不靖事如林少穆牛鏡堂伊莘農裕魯

山諸公皆有褒貶語予童子無知唯唯而已瀕行先生

持新刊詩文全集見贈予隨手翻閱一卷見五律詩有

坦坦平平地青青白白天一聯請曰先生此詩得毋非

大家數耶先生驚喜曰足下知詩乎予曰初學耳時夕

陽西墜月光初上門前一池水秋荷尚有殘花四山雲

起峯巒在若隱若現間先生指以示予曰何不即景一

吟予即口占云波靜月疑動雲多山轉孤先生點頭者

再摩子頂謂戴君曰後生可畏也是年冬先生在揚州

晤鐵君叔父曰阿買才可愛惜未從吾遊但宜做實在

工夫勿務浮華他日未可量矣叔父歸為子述之予感

先生意自是用力於學一知半解未始非先生有以啟

蕉軒隨錄

卷四

天

之也

戊午科場案

戊午順天鄉試監臨為梁矩亭同新提調為蔣霞舫達

甫入閣即以供應事議論不合互相詆謫八月初十日

頭場開門蔣貿然出各官參奏蔣褫職梁亦降調識者

已知其不祥榜發謠詠紛起天津焦桂樵祐瀛時以五

品卿充領班軍機章京為其太夫人稱壽湖廣會館中

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柱本科副主考也談次敘及閣

中正主考柏公葆有改換取中試卷之事載垣端華肅

順皆不滿於柏思中傷之以蜚語

閻適御史孟傳金奏第七名舉人平齡素係優伶不諳

文理請推治後庚死獄中

上愈疑飭侍衛至禮部立提本科中式硃墨卷派大臣

覆勘諸臣發出詩文悖謬之卷甚多載垣等乘間聳動

下柏公家人斬祥於獄旋視柏職

特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會訊又於案外訪出同考

官浦安與新中式之主事羅鴻繹交通關節鴻繹對簿

供吐不諱而居間者乃鴻繹鄉人兵部主事李鶴齡也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於是並逮鶴齡時羅織頗嚴都城內外無敢以科場為

言者未幾察出程榜香子炳采有收受熊元培李旦華

王景麟潘敦儼並潘代謝森墀關節事程父子亦

入獄訊程時程面語孚恩曰公子即曾交關節在我手

孚恩嗒然次日具摺檢舉並請迴避得旨逮孚恩子

景彥孚恩勿庸迴避全案孚恩以兒子事甚不樂潘

者侍郎子孚恩知潘與程往來密遂以危

詞挾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亦赴獄中矣李

古廉清鳳告病在籍侍郎也程供牽連其子旦華解京

審辦古廉憂懼病益劇竟死其餘牽連者惟彭祖彝查

無實據已未二月獄成請先結柏與鴻繹等一案上

御勤政殿召諸王大臣入皆惴惴麟公魁竟至失儀

旨下柏與浦安鴻繹鶴齡同日棄西市刑部尚書趙公

光偕肅順監視行刑是日柏公坐藍呢後檔車服花鼠

皮褂帶空梁帽在半截胡同口官廳坐候諭旨浦安

等三人皆坐蒲棚中頂帶大如意頭鑽番役數人夾視

之肅順自圓明園內閣直廬登輿大聲曰今日殺人了

錢揆初中翰勳在直廬親聆之抵菜市口即下輿至官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廳與柏攜手寒暄數語出會同趙公宣旨意氣飛揚

趙惟俯首而已秋七月庭桂父子案結載垣等以刑部

定擬未平允奏稱送關節無論已中未中均罪應斬決

孚恩先乞憐於兩王乃先開脫送關節之陳潘李諸人

而以程父子擬斬決賴上聖明決庭桂子炳采發庭

桂軍臺効力庭桂出獄暫寓彰儀門外華嚴寺中孚恩

飛輿來候一見即伏地哭不起庭桂曰勿庸勿庸你還

算好肯饒了我這條老命孚恩頰頰而去此案主考柏

正法程發遣惟朱公鳳標僅罷職旋即以侍講學士銜

仍直 書房蓋清名素著也同考官內外監試及收掌  
對讀彌封謄錄等官處分殆徧前有星變此其驗耶後  
三年肅順緣事籍沒亦棄西市昔周太祖梟蘇逢吉頭  
適留李崧被刑之所嗚乎異矣

綠蛾

閩縣綠蛾能引客泉州烏藥好防身施肩吾詩人謂綠  
蛾酒也然酒但名綠蛾並無綠蛾按王子年拾遺記西  
王母與燕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談炎上鑽火之術取綠  
桂之膏然以映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  
葉軒隨錄 卷四 三

李白二孫女

白有孫女二一歸陳雲一歸劉勸元和中觀察使范傳  
正訪得之召見問所由答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人出  
遊不返儷於農夫救死而已請改瘞白於青山之南傳  
正相與泣下勸二女另適曰不可孤窮失身仗威收配  
非所願也范奇之復其家見太平府志宋子京唐書不  
載陳雲劉勸二人名

詠鏡

萬般物象皆能鑒一箇人心不可明唐僧若虛古鏡詩  
也隨園先生詠鏡云望去空堂疑有路照來如我竟無  
人可謂空前絕後

掘得金山

乾隆丙戌甘肅高臺縣民胡煖楊洪得等於武威縣山  
中掘得金山一座經山西民任天喜引驗繳官

華爾

華爾美國部落鈕要人充該國武弁咸豐十年來遊中  
土經蘇松大道吳煦雇令管帶印度兵十一年冬十二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月逆匪撲吳淞鎮擾及東西擺渡窺伺上海英法文武  
各員挖濠築牆籌防剿並會合官兵攻擊軍威甚壯華  
爾請於吳煦願隸中國籍伍更易中國服色煦許之令  
帶洋鎗隊迎旗浜賊營勢猖獗華爾帶隊轟擊斃賊千  
餘人擒斬數百人賊眾驚潰同治元年春正月官軍進  
攻天馬山辰山賊營華爾首先衝陣所向辟易踏毀賊  
營十一座江蘇巡撫薛煥奏聞得 旨賞給四品頂戴  
花翎仍令在松江教習兵勇並著傳旨嘉獎嗣是洋鎗  
隊兵勇甚得力名常勝軍即以華爾管帶歸吳煦暨道

員楊坊督率逆匪自受懲創退踞天馬山後及陳坊橋等處副將李恆嵩挑選兵勇乘勝攻破賊巢退入青浦城松江情形稍鬆惟浦東賊踪徧地距滬城祇一浦隔其大股蟠踞高城鎮欲斷我吳淞要隘薛煥飭吳煦飛調華爾帶常勝軍來滬華爾願告奮勇邀英提督何伯假扮西洋打獵商人親入賊巢察看周圍形勢歸與楊坊同至松江選勇五百六十名駕輪船抵滬泊高橋之天燈港口預約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各帶鎗炮隊伍並炮船輪船十一隻齊抵該處以炮船排泊浦濱華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爾率隊登岸首先衝入高橋英法二國隊伍列陣於鎮之西路賊在環鎮各村分築鉅壘六座砲臺五十餘處西面一村為賊首巢穴遂以常勝軍巡撲該村賊開鎗炮拒敵我軍以洋鎗連環轟擊華爾同時分攻鎮東第二村殺賊三百餘名轉至第三村賊黨且拒且退擊殺尤多尙有居中一大村環築土垣砲臺分列四門內匿賊萬餘憑險堅抗經英提督何伯帶隊馳至與常勝軍易地而戰常勝軍轉至鎮西對準賊之砲臺隔濠力擊屢戰兩時許華爾冒烟直進破賊營與賊巷戰殺賊一

千五百餘名轉至鎮北一村賊負隅抵拒亦經常勝軍攻入砍殺二百餘名餘皆潰另鎮東一大壘共屯賊三千餘因見各村皆破賊勢窮蹙奔逃華爾督隊會英法將士向東南窮追登有斬馘追出三十餘里沿村搜捕已無一賊是役也華爾與英法兩提督所帶兵勇併計不過一千五百餘人而敵悍賊二三萬之眾並將賊首吉慶元刺傷墮馬而死浦東以高橋為扼要之區我軍攻破高橋而浦西之警稍紓浦南以蕭塘為進兵之路賊負隅蕭塘而浦北之勢愈迫華爾邀同英提督何伯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酌帶隊伍由閔行鎮渡江查探賊營周視蕭塘鎮見該處賊壘堅固挖濠兩道外濠壁排鹿角內濠密布竹籤大路各築砲臺小路砌牆塞斷賊觀望未敢出巢華爾故作疑兵從容收隊旋約英法提督各帶車砲齊抵閔行鎮二月朔黎明渡過浦南率隊登岸近逼賊卡外國兵列於該鎮西北常勝軍列於西南對準賊營火器齊發賊憑壘抵拒鎗炮子落如雨華爾屢撲賊濠登受鎗傷七處賊堅伏不出幸英法軍砲猛列西北賊勢漸靡華爾分隊涉濠而過攻破西南砲臺外國兵亦乘勢撲

入會合與賊巷戰斬敵千餘名華爾仍率隊焚燒賊巢踏毀砲臺五座殺賊不計其數並陣斬助賊夷匪十餘名賊再三回撲常勝軍以洋鎗直前奮擊並先於東南路大屋中埋伏鎗勇兩隊齊起截殺賊始大敗訊據生禽逆匪供稱蕭塘逆首李姓南橋逆首享天安王姓均被我軍殺斃華爾正與英法將士會商進攻南橋適松江寶山各賊分股四出撲犯泗涇七寶月浦野雞墩等處而平湖之賊水陸並進意圖竄犯洙涇薛煥因飭華爾率常勝軍暫回松江並飭各軍均回原防徐圖進取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奏入 賞華爾三品頂戴青浦大股逆匪東自桐石村西自朱家角水陸並進圖犯松江自二月初間竄撲泗涇各營華爾領洋鎗隊八百名馳抵泗涇即由中路進攻首先衝入賊陣鎗斃騎馬黃衣賊目二名奪取繡龍黃綢大旗一桿賊眾驚惶擾亂常勝軍一擁而上連環施放洋鎗斃賊無算生擒一百二十餘名餘匪大敗奪路奔逃踏斷浮橋淹斃尤多中路之賊靡有孑遺華爾復助水軍奪獲炮船十二隻燒燬炮船十餘隻小船百餘隻立解泗涇之圍三月奉 上諭華爾率隊剿匪迭

著戰功前經賞加三品頂戴此次衝鋒陷陣尤屬異常奮勉著加恩賞加副將銜以示破格優獎等因欽此賊於屢經擊敗後復盤踞王家寺龍珠巷等處華爾與都司王步雲等會同英法提督及新到俄國兵會防局炮勇由上海馳至七寶諸軍會合直攻王家寺之賊齊出拒敵中外隊伍三面環列先之以洋鎗繼之以炸彈火箭賊營六座同時火起賊大亂常勝軍與英法各兵當先衝入烟燄中大呼奮擊擒斬甚多賊益不支向北奔潰沿途擊殺及落水淹斃者不可數計追至諸翟華爾

蕉軒隨錄

卷四

三

等處踏毀大小賊卡十餘餘匪向南翔而竄華爾復帶小隊欲赴泗涇與李恆嵩乘夜攻擊何伯偕往甬近龍珠巷賊營賊即施放鎗炮阻截去路華爾督勇迎擊無不一以當百賊憑牆堅拒我軍連放炸彈華爾率領中外士卒冒烟撲進立將賊營九座攻毀兩日之戰均獲全勝共計生擒長髮悍賊八百餘名奪獲戰馬百餘匹旗械偽印等物一千一百餘件泗涇七寶之路既通松江上海之嚴驟解逆賊在王家寺龍珠巷連營數十里深溝高壘與嘉興聯為一片意在步步為營直薄上海

城下華爾每戰必先所向披靡其部領隊法爾師等四人均受重傷裹創力戰出力異常四月薛煥奏曰華爾約同英法兩國將士攻破高橋蕭塘賊壘力辭官軍協助獨顯其功臣仍令各營出隊爲之聲援截賊兜抄之路王家寺龍珠巷之役各營呈驗俘馘及受傷士卒均經查明屬實故法國提督卜羅德回軍抵滬曾爲臣言在防兵勇不乏能戰之人華爾陷陣衝鋒實爲諸軍之冠臣屢戒其恃勇輕敵每戰必飭官軍策應其所教習之常勝軍初止二百餘人以次漸至千餘人操練實極

蕉軒隨錄

卷四

七

認真臣先已就各營兵勇陸續選派吳煦亦有添募壯勇一並交令教練約計共有三千餘人察其才力亦止於此過多卽恐不能盡精抑臣更有鯁鯁過計者華爾由吳煦與楊坊僱募教習中國兵勇若第令練成勁旅歸我調遣其法實爲盡善竊窺華爾近日漸覺志滿氣驕隱然以常勝軍爲己任所部進止自爲主持每遇出隊不能如官軍之令下卽行大有不受羈勒之意且每戰必求重賞谿壑亦未易盈外國人嗜利好勝積習固然但性與人殊心尤難測臣本不敢保其始終如一惟

當默爲裁制化其桀驁不馴萬一所部過多恐有尾大不掉之慮時人見其五戰五捷交口稱揚而吳煦等信之過深以爲長城可恃臣竊謂駕馭外國之人似應操縱在我庶可得其用而不受其害疏入 諭曰現在李鴻章所帶湘勇到滬卽可將滬上各營力加整頓不必專藉華爾之軍方能剿賊著薛煥李鴻章酌量情形如果兵力已敷堵剿卽可無須再添以杜後患等因欽此五月華爾上書總理衙門畧云去冬浙甯失守粵匪盤踞至今華爾探得該逆意圖造辦輪船置備各式精工

蕉軒隨錄

卷四

八

鎗炮爲此熟商英提督何伯前往剿除華爾當經撥派常勝兵勇復先馳赴浙甯之江北岸防剿隨時接應我軍甫及半途英法二國已經規復甯郡我軍聞捷星馳隨同各門防守共計常勝兵軍七百名但甯郡地近海隅潮通欸浦最爲扼要須得就地添募壯丁五百名合力固守方可無虞伏思甯郡原係浙江未奉憲檄本不當越疆進剿竊念志切同仇不遑請令會同官弁協力戡攻致干罪戾嗣今規復地方漸多而攻守兵勇不足可否恩賞微權隨時各防調堵旋經總理衙門以中國

定例凡屬員弁如有稟陳必須先行稟知專閫大員代為申呈軍中體制一切軍務均歸管轄之統兵大臣調度紀律甚嚴該副使率具稟呈殊於體制不符應恪遵中國法度不得遽行越稟咨行上海通商大臣江蘇巡撫轉飭遵照嘉定青浦二城克復後中國兵勇三千外國兵三百協守嘉定華爾所部專守青浦乃援賊大股驟至合圍洋人苦守旬日力不能支挾中國兵退回是月洋兵會剿南橋法提督卜羅德陣亡華爾帶西兵三千餘名會合官軍克柘林奉賢二城並踏毀賊營七月

蕉軒隨錄

卷四

完

華爾率常勝軍會同李恆嵩攻青浦城南門以輪船駛進城河安放大炮轟倒城垛數處賊不敢接仗全退入城華爾復將南門城牆轟裂十餘丈噴筒洋鎗並放城頭悍賊紛紛倒地我軍一擁而進賊眾拚死由西北兩門奪路而逃青浦縣城自四月間復被賊踞至是又克華爾先於七月隨同官兵收復餘姚縣城八月念五日餘姚復陷華爾僅帶常勝軍一百四十二人往攻正在督隊登城遽被賊鎗擊中胸腕殞命署江蘇巡撫李鴻章督令吳煦等為改中國冠裳買棺收殮葬於松江城

外奏請優卹為之豐碑高塚表揚事蹟而常勝一軍九華爾遺囑飭白齊文管帶云

此係傳體故於薛公李公皆書名

五斗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王無功嗜酒飲至五斗不亂乃作五斗先生傳皆隱逸中具真性情者

五十以學易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朱子是之且引史記假我數年為證案何晏註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

蕉軒隨錄

卷四

完

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此論甚明晰又按說文加語言加增也即曰增我數年解亦無不可

楊六郎

宋楊業子延昭以善戰著在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為楊六郎此楊家將小說之張本

亂字

亂字作治解惟書經臯陶謨盤庚梓材洛誥此外無聞焉融注予有亂臣十人亦訓亂為治朱子雖引馬氏解

而下復注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似朱子亦頗疑之按  
論語二十篇凡用亂字者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子不  
語怪力亂神勇而無禮則亂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關雎之亂唯酒無量不及亂巧言亂德  
惡鄭聲之亂雅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皆從本字何  
獨於亂臣亂字別有假借明係亂字錯書耳至關雎之  
亂鄭康成曰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太  
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故洋洋盈耳聽而美  
之是樂之卒章解亦不確

蕉軒隨錄

卷四

聖

粵東舟人挽篙

屈翁山廣東新語曰江自凌浪湟武諸水以下至清遠  
一路灘高峽峭水多亂石其船食水淺率以樟木爲之  
底薄而平無橫木以爲之骨放之順流遇破碣大石一  
折而過勢如矢激故曰紙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觸碣舣  
碣隨石迴旋控者鈎者數人牽者數人牽者在隈岸或  
怪石間爲深林密箐所蔽前後不相顧舟子慮其或過  
或不及衝陷石稜則終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殺聲一  
一悽酸鬱怒或於石告哀或與石拒敵其船乍前乍卻

前者如暴虎後者如搏熊一篙失勢舟破碎漂沒入於  
渦盤矣故舟子非強有力者不能勝故曰鐵船張瘦銅  
中翰詩曰羣山萬壑峽門通一路沿洄地勢窮小杜無  
心詩宛合人歌人哭水聲中予往來西北兩江方知此  
詩之妙

自娛兒戲

老臣妄竊尊號聊以自娛此南越尉陀語也遼道宗咸  
雍三年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僞署官吏上曰小  
人無知此兒戲耳僭號而曰自娛謀反而曰兒戲大奇

蕉軒隨錄

卷四

聖

和凝衣鉢

宋書范質傳和凝典貢舉重質文遂以自昔登第者在  
十三部擢質第十三貢閣中謂之傳衣鉢蓋五代時故  
事如此按五代史云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  
及第時名次爲重凝及第第五是科第五范質也一作  
十三一作第五未知孰誤

莫陸

易竟陸夫夫子夏傳木根草莖剛上柔下也馬氏鄭氏  
王氏皆云莫陸一名商陸方密之通雅爾雅菴菴毛曰



惡菜鄭曰商陸查毛鄭箋註司農并無以菑為商陸解  
按玉篇商陸遂也菑也易即所謂枝枝相封葉葉相當者陸亦作陸程

傳菑陸感陰氣之多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又不  
為暴合於中行此正台剛上柔下義特專以今馬齒莧  
屬之莧陸恐亦未當不如正義直以草之柔脆者為斷  
較更精確蓋莧有白莧赤莧人莧五色莧等各種於園  
圃生於野田隨處有之似不必拘定馬齒莧一種董遇  
獨謂莧人莧陸商陸分為二物按莧之名見於本草有  
六而博雅之商爾雅之莧皆為莧至菜名連蟲陸草名

蕉軒隨錄

卷四

星

薰陸又陸之實證也鄙意渾莧陸而統名之則草之柔  
脆者五字最明豁別莧陸而分名之則董氏之說亦不  
為無見毛檢討仲氏易以莧為菜以陸作高原究涉牽  
強若惠定宇本虞氏易莧讀如莞爾而笑之莞陸為和  
睦之睦且引漢唐扶頌嚴舉碑郭仲奇碑作陸字的據  
穿鑿附會以之解經入魔道矣

驅鱷

伯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但云禽獸逃匿耳禹治水掘  
地而注之海但云驅蛇龍而放之菹耳韓昌黎作鱷魚

文運其雷霆斧鉞之筆而鱷魚竟徒蓋浩然中存足懣  
醜類易所謂信格豚魚也宋陳文惠堯佐判潮州有張

氏子隨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  
吏擊小舟操網捕鱷至暴非網可得及是竟弭首受  
網因作文肆諸市而烹之明夏侍郎原吉時鱷魚復出  
夏令漁舟五百隻各載礮灰以擊鼓為令聞鼓聲漁人  
齊覆其舟奔竄遠避少頃如山崩龍戰至暮寂然無聲  
鱷魚種類皆死於海濱此二事夏之殄除客或有之陳  
能使鱷魚俯首就網恐未必然自來為賢哲作傳多傳

蕉軒隨錄

卷四

星

會其奇行異聞以為不如此不足表其氣概然而為益  
禹所竊笑矣

外江

寇萊公謂晏元獻為外江人真宗顧元獻曰張九齡非  
江外人耶今廣東轉稱各省人為外江老

仙詞

楊升庵曰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  
園春詞宋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見則五代和凝  
歌童凝為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

爲解紅兒慢焉有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爲此曲乎此論駁得極痛快近侯官林薌老輯海天琴思錄載關帝降乩江西月詞一闕亦無稽之甚也

水神

明編脩戚瀾爲鄱陽湖水神曾見夢於邱文莊公夫人得免溺舟之厄文莊有文祭之乾隆間新建裘文達公卒託夢其家人云爲燕子磯水神故隨園老人有詩云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

晚晚

蕉軒隨錄

卷四

星

吾皖桐城人呼叔曰椒椒按明史悼痛餘雜錄辰州俗呼叔曰晚晚言晚得也有稱父爲晚晚者認爲伯之子言易長養無刑尅也

瓦氏兵

明石砦秦良玉屢立戰功夫人而知之矣嘉靖時倭寇作亂有田州瓦氏兵甚驍勇瓦氏土司岑彭妾也以婦人將兵頗饒紀律所至秋毫無犯

王振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

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太監正統初居中得寵至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已巳也先犯邊勸上親征乃沒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見明黃傳闕中古今錄今明史宦官傳亦不載

使窮百姓有飯喫

漢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明崇正間崑山蔡忠襄德懋巡撫山西召對時思陵問致治之要對曰天下變亂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百姓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

蕉軒隨錄

卷四

哭

何以服僚屬心願正已率屬俾民不爲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云嗚呼如忠襄者可謂言行相符者矣按明史忠襄事蹟頗多脫畧當以魏叔子所撰忠襄傳爲詳

土壑

壑古厯切又吉厯切音激說文領適也一日土壑未燒磚坯未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土壑錢頗多以充公用見歐陽文忠歸田錄不棄盲妻

鈕玉樵豫觚載項城韓媚不肯毀婚戚氏盲女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吾郡鳳臺劉公志本其夫人亦雙瞽也初夫人之父以其女無目招劉公之太翁欲辭婚太翁意未決問公公毅然對曰是何言歟兒與若結髮為夫婦使我瞽若亦將辭婚耶太翁首肯遂迎娶如禮未幾公成進士出宰劇邑今孫曾繩繩皆夫人之所出也公為先世父戊辰同年

果然 怪哉 雖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毛

蕉軒隨錄

卷四

聖

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見南州異物志漢武帝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伏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東方朔曰此蟲名怪哉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眾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憤氣所生此必秦故獄處公孫宏按地圖果秦獄地見東方朔別傳傳宏業宰天臺縣有人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歧謂之恠傳識之曰雖以醉反非恠也雨則懸於樹以尾懸鼻後驗之信然見唐于述聞奇錄

七十二歲中試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二人陳修福州人唱名時高宗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貴甚厚時人戲為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云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同治庚午余提調粵閩填榜時第二十四名順德縣恩貢生劉樞閱其年七十二矣李恢垣吏部與之交好據云劉精神強健猶航海北赴春官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

記惠能生卒之誤

蕉軒隨錄

卷四

聖

七脩類稿載六祖姓盧名慧能唐貞觀戊戌生年七十六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廣東通志載惠能生貞觀十二年二月八日子時先天二年八月初三日端坐至三更遷化春秋七十有六肇慶府志所載與通志同惟生於貞觀十二年作二十年按貞觀十二年戊戌至先天二年癸丑實七十六年與壽七十六之數相符當以生於戊戌卒於癸丑為斷若云開元三年則不止七十大歲矣至五祖以達摩所傳衣鉢付惠能中宗時詔內侍薛簡馳迎惠能不肯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

以供奉養七脩類稿謂元宗賜織成淡山水衣志亦不載惟記上元二年肅宗遣使請衣鉢供奉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勅制史楊緘曰朕夢惠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卻歸曹溪即韶州寶林寺今遣鎮國將軍劉景崇頂戴而送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云其沒時類稿作八月十三通志又作八月初三應考嘉慶戊寅阮文達總制兩廣增修廣東通志至道光壬午告成編纂悉委之揚州監生江藩舛誤甚夥惜咸豐辛酉重鏤板時陳蘭浦諸君亦未能細加較正也

蕉軒隨錄

卷四

完

楊妃體弱

玉環體肥而香山居士詩一則曰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再則曰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藍面

唐盧杞面藍宋丁大全面亦藍色皆姦臣也

彭祖壽

寰宇記殷賢臣彭祖顓帝元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據此則世稱八百歲者亦舉成數而言之耳

不通時務

金兵再下唐恪請駕西幸洛連據秦雍以圖興復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周之失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遂決計死守已而城陷明甲申之變李建泰請駕南遷大學士范景文等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以諸臣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景文等不敢復言已而國亡讀書不通時務足致悞事彼何臬光時亨者非宋明之罪人耶

蕉軒隨錄

卷四

辛

蕉軒隨錄卷四終

蕉軒隨錄卷五目錄

楊賜碑

處士

歸鹿放虎

大風

潘墨仙

李文姬

隨任應試

郢中九老

蕉軒隨錄

卷五目錄

順治年摺紳

寧甯二字通用

竹夫人

滅明

禪悅寺神鐘

僧道加顯秩

輿機

烟

蘭花卷子詞

王世貞庸妄

享國之久

董桃菊

省中詩

耳衣

九說

惠劉戮瞿銳

應元佳識

記臺灣渡海開禁事

蕉軒隨錄

卷五目錄

張說

蔣太史答隨園書二首

鳳凰來儀

春宮允遺詩

鷄犬飛昇

食鼠

模木楷木

稱公

夢在君邊

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尹侍郎

雙生

我觀周道

生諛死訕

腰輿

覺生先生遺稿

三后羣后

連敖票客

蕉軒隨錄

卷五

洪武追封紀信為王

九仙公主

錢以瑛條奏

告狀

供養

鄉試增五言詩

擬籌積貯書

蕉軒隨錄卷五

定遠方 濬師 子巖

楊賜碑

劉舍人文心雕龍云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按中郎集中楊公碑凡三首一題曰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一題曰漢太尉楊公碑一題曰文烈侯楊公碑兩書公諱賜字伯猷而後漢書賜字則作伯獻

處士

蕉軒隨錄

卷五

荀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爲險穢而強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訾者也此言切中士弊昔三士以二桃自殺秦散三千金而士鬪叔孫通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喜謂叔孫先生真聖人甚矣虛聲之可鄙也

歸鹿放虎

武成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宋袁文寶牘

間評作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不知何據

大風

乾隆乙丑袁簡齋先生宰江甯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其村氓問明姓氏次日送其還家女婚東城李秀才子李疑風無吹女子至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先生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先生取元郝文忠陵川集示之其詩云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辛氏負

蕉軒隨錄

卷五

二

從鍾建背爭看燈下來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又云自說吳門六千里恍惚不知來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婦詔起高門勝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李無以應先生復曉之曰郝文忠一代忠臣豈肯誑語但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此女無此福耳李大喜兩家婚配如初制府尹公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又紀文達灤陽消暑錄載關展土魯番地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徑之路闊不過三四

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眾車以巨繩連綴為一尙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輻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烏魯木齊接闕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并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為風吹至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己正至午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為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韓女被風吹九十里此中國與沙漠形勢不同古稱風災鬼難之域信然又按遼開泰七年節度使勃魯里至鼻灑河遇雨忽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勃魯里幸免時一酒壺在地竟不移袁紀二公均未曾引及也

潘墨仙

懷遠潘墨仙紀少霞明府繡之兄也六歲目雙瞽長而讀書一過即能熟記兼工吟詠性極孝母歿廬墓數年如一日有墓下作云老母家中藏警兒家邊呼倦極依家卧夢見醒又無後二語一字一血漢魏以來作者無

此沈痛筆墨乃於不識字之瞽人得之覺三百篇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僅止道著一面也陸放翁云乃知母子  
意更遠未嘗隔嗚呼如墨仙者可謂孝矣

李文姬

東漢李固女名文姬嫁同郡趙伯英當固遭梁冀之難  
三子兩死獄中文姬匿其弟燮託固門生王成保全之  
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冀誅桓帝詔求固後燮得  
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路人范史敘其事於固傳中而  
不入列女彼陳留董祀妻蔡文姬被擄胡中十二年曹

蕉軒隨錄

卷五

四

操以其為蔡邕之女金璧贖歸重嫁于祀吾不知十二  
年在虜中節耶烈耶靦然登諸列女之間不幾為李文  
姬竊笑歟

隨任應試

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二名賈錫爵  
滿洲人是時作宦者子弟隨任准其與省試也見廣西

歷科題名錄

郢中九老

歙鮑雙五先生督學湖北按試安陸時府縣學校官十

人鍾祥縣教諭蔡理元 蘄州舉人年七十六潛江縣教

諭徐興國舉人年七十三安陸府教授潘恒月興國

舉人年七十三天門縣訓導胡學洙 鄖西歲貢年七十

潛江縣訓導蕭協中 嘉魚歲貢年六十八天門縣教諭

李如筠 江夏舉人年六十七京山縣訓導邱齊益武昌

優貢年六十五京山縣教諭柯光澍 大冶舉人年六十

二安陸府訓導楊萬炳 松滋歲貢年九十一惟鍾祥縣

訓導蕭焄 竹谿廩貢年四十四為最少自楊君以上九

人合六百四十三歲連閏扣去虛日共閱甲子三千九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百一十有贏先生有郢中九老歌亦嘉話也

順治年摺紳

紀文達公家藏順治間摺紳一部按其序文始於順

治丙戌蓋自甲申定鼎至丙戌年方有刊本見吳香亭

侍郎文集宋趙升朝野類要摺紳仕宦之稱指其笏帶而言也

寧甯二字通用

慕陵聖諱下一字今改作甯字按此二字古本通用史

記酷吏傳有寧成漢書作甯成廣寧縣漢書地理志作

廣寧晉書作廣甯蓋皆本於左氏傳公孫寧儀行父公



羊傳乃作公孫甯儀行父也改字敬謹避諱適與古合  
竹夫人

編竹如圓枕空其中長三四尺夏月抱以臥可以清暑  
名之曰竹夫人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  
夫人是送竹几與謝秀才俗呼竹几亦曰竹夫人也

滅明

澹臺子羽名滅明莒展輿之黨有公子滅明見昭公元  
年左氏傳

禪悅寺神鐘

蕉軒隨錄

卷五

六

澗浦東門外禪悅寺有鐘一口相傳初鑄成時叩之無  
聲僧某自海上來云鐘失魂故不鳴乃使人入海招魂  
再叩之聲聞數十里矣

僧道加顯秩

魏僧法果曇證並加老壽將軍唐武后加僧懷義左衛  
大將軍梁國公中宗除道士史崇恩國子監祭酒加道  
士葉靜能金紫光祿大夫睿宗時長安淨屠慧範封上  
庸郡公與誅張易之擢三品御史大夫又代宗加不空  
和尚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遼太平五年加道士馮若

谷太子中允重熙十九年加僧惠鑑檢校太尉咸雍二  
年加僧守志五年加僧志福并守司徒宋欽宗靖康元  
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元劉秉忠明姚廣孝陶仲文  
可以有偶矣

輿機

曾子問輿機疏以木為之如牀先用繩繫兩頭謂之樛  
姻

妻父曰婚婿父曰姻定公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  
于朝歌以叛左氏傳曰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之子

蕉軒隨錄

卷五

七

娶吉射之女云

蘭花卷子詞

楊小坡茂才組榮工填詞有為王謙齋茂才題秦淮女

史吳瑞雲蘭花卷子南北曲一套聲調蒼涼借題感興  
置之曲譜中不減玉茗風韻也詞曰正端正好莽天涯

人何處望江南榛棘荒蕪花心更比人心苦是一篇着

色的離騷賦蘇縵想當初十二欄干簾影疎三五中秋

月影孤看樓外垂楊一樹把長橋遮得模糊甚文章大

小蘇甚神人大小姑喬珠娘烟花寨王俊王郎曠代才

無那管他 桃花竟日隨流水 端的是 寒雨連江夜入吳

對畫蘭 媚影親摹 脫布 你是個阮藉窮途他是個卓氏

當墟 鍾情的 夢兒中陽臺遇雨 傳神的 畫兒中空山泣

露 小梁 那時節 院落沈沈日影晡 他為你 滴翠調珠 還

有個 可人捧硯是掌中珠迴眸顧花也病難扶 怎麼 地

中隱隱鳴金鼓眼睜睜斷梗江湖 血染了 石頭城 屍填

了桃葉渡 你尚有 生綃一幅花不共人枯 上小 一霎時

香簾繡幕 都變了 幾堆黃土 再休提 風雨秋燈烟波畫

船詩酒狂徒看樓鳥聽啼蛄野花無主 享一 點畫蘭名

蕉軒隨錄 卷五 八

天還嫉妬 則為你 名魁花譜花為香祖 俺也會 衰典

鸚鵡裙潑胭脂帳掩珍珠倡家雛酒家胡緩 哥慢舞 只

落得 鬱蒼蒼斜陽滿樹 兒 王郎呵你 當年箏笛鳴秋

浦刷一片蘆花舞絮抽刀殺賊竟何如破青衫依舊寒

儒留得個 一叢香草三生石 最傷心 滿地飛灰萬卷書

喫緊的相思譜 雖則是 無人可賞 却怎生 有口難餽 五

深惜你 倦吟花詩句香醉談兵膽氣粗大人藐視終難

遇禰衡不肯游江夏西子何曾去五湖目斷臺城路 似

你這 深山小草 怎難忘 野水殘蒲 最愛你 亂排場不

讓人風頭銜眾口誣薰猶雜處心良苦 這壁廂 八公草

木新烽火 那壁廂 六代江山舊畫圖一卷朝和暮 猛想

起悲歡離合 塗抹些 也者之乎 堪笑你 謁塗山眼界

空弔荆人獨自哭蘭魂吹入琴堂暮 說甚麼 黃衫傾倒

直名士 他也曾 紅拂私奔莽丈夫一瓣心香炷 怎當日

飄零蕩子 又做了 勇敢狂奴 可恨你 破蒲團坐得拘

舊青瓊守得愚 怎 十家姊妹將人悞江淮才子名雖重

脂粉嬌娃骨已枯大劫皆天數 可記得 紅巾搵淚綠酒

提壺 俺勸你 謝風情多讀書負生涯且濫竽黃金杜

蕉軒隨錄 卷五 九

牧人爭鑄 只為你 深深香霧迷蝴蝶 因此上 苦苦春風

叫鷓鴣一唱君當悟 似這般 情苗恨蕊 到不如 永斷根

株麗知君牽夢魂代君訴肺腑可憐曲悞無人顧 我待

要請正蘭花花不語

王世貞庸妄

知人論世士君子之責然須實有見地方不沒是非好

惡之公若逞一己筆舌輕議古人則謬之甚者也吾祖

元英先生遜隱會稽鑑湖之濱漁釣為樂時稱逸士廣

明中和間江南為律詩未有及先生者王贊序先生詩

爲入錢起之室唐末宰臣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不過十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其魂先生其一孫邵作傳亦推許極當唐詩紀事所云先生爲人野質每見人設三拜曰禮數有三識者呼方三拜不過述名賢風韻初無貶詞也王世貞弇州四部稿中以先生之三拜比之宋朱元晦孫之號朱萬拜者斷爲人妖濬師按晦翁曾孫浚當賈秋壑柄國時官浙漕每有札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浚爲朱萬拜夫先生之三拜自鳴其高朱之萬拜諛事權相一名儒一巧宦謂巧宦爲人

蕉軒隨錄

卷五

十

妖則可謂名儒爲人妖則世貞自居何等耶 四庫全書提要稱世貞初羽翼李攀龍後歸然獨存爲時耆宿其聲價遂出攀龍上而摹擬剽襲流弊萬端其受攻亦甚於攀龍洵屬確論歸熙甫目世貞爲庸妄子信然哉信然哉

享國之久

堯舜以後人主享國之久者夏履癸卽五十二年商太戊七十五年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宣王四十六年平王五十一年敬王四十四年

顯王四十八年赧王五十九年漢武帝五十四年蜀後帝四十年梁武帝四十八年唐元宗四十六年宋仁宗四十二年理宗四十年明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其間夏桀昏暴周昭溺楚平王東遷蜀後王出降梁武餓死臺城唐元宗遭祿山之亂宋理宗局於南渡之後按遠聖宗在位四十九年究非正統可比若我

大清

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有一年

高宗純皇帝在位六十年尊

蕉軒隨錄

卷五

十一

太上皇帝四年

祖

孫相承垂衣裳而治者百二十餘歲萬邦協和中外臣民悉被太平之福盛矣哉足以方駕三五超邁漢唐矣

葷桃茹

禮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夫鄭註膳美食也葷桃茹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茹菹也按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茹執戈惡之桃是桃枝茹是菹菹所以掃除

不祥若君用膳何必用此辟凶邪之物且不知有何凶邪之可辟殊覺牽強不近理鄙意葷即葱蒜等物釋家以大蒜小蒜與渠蒼蒨葱為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薑葱薤為五葷桃即桃諸王肅云諸菹也菹即爾雅勃菹註一名石芸說文凡草之可食者皆曰菜芸草似目宿菜急就篇註芸蒿生熟皆可啗則石芸當即芸薑范石湖詩蕊心青嫩芥臺肥可證芸薑芥臺皆食品所必需

省中詩

吳潘徽庭前輩曾授省中雜詩云秋高萬籟靜無聲官

蕉軒隨錄 卷五

燭名花照眼明不見薰香雙侍史窺人只有月多情徐

丞士林康熙癸巳進士初官中書有句中書典故費探云歸來巷得山妻問侍女薰香近有無

研畫省簪毫二十年閉戶著書人海裏至今一序共流

傳杭州王巖山正巧出入省闈二十年每入直輒搜考檮案勒成一書名中書典故彙紀其目有六口官制

職掌儀式恩選建題名而人分四值共趨班辰入申以雜錄終焉杭世駿為作序

歸僕僕間齊下三單忙注本一鞭恰趁夕陽還遇啟印

本齊下日則三日領歸摺件寫分明守晚親聽玉漏清聖駕進宮日

早班領每日上諭奏更有改簽新式樣除官硃筆

自題名凡御筆親書者為硃楮陰線繞北垣前妙特旨改票為改簽

筆鴻臚點綴妍日影參差人久坐相公真是地行仙北垣下有老楮一株歲久成陰相國澤州公機務之暇時一憩焉泰州禹之鼎總成楮窗圍公自題二詩查慎行和之云洵知黃閣異人間獨樹能高便不願蕭灑坐看移日影婆娑行愛繞苔斑堂餐撤後仍開卷賜杖携來正押班為報官居如邸第太平機務有餘間余儗直十年校書三館誦黻庭詩覺此身猶在五雲深處也

耳衣

唐李廓送振武將軍詩云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按耳衣即今北地冬月所用耳套

九說

蕉軒隨錄 卷五

董醞卿尚書有九說一篇茲錄之說云歲乙丑總稅務

司赫德音數之中惟九最奇詳叩其說曰一九自成爲

九及十九百九千萬九億九凡無奇零與一九同者不

必言也至如二九一十八一八九也三九二十七二七

九也四九三十六三六九也五九四十五四五九也六

九五十四五四九也七九六十三六三九也八九七十

二七二九也九九八十一八一九也又如十一九爲九

十九九九卽一十八一八九也十二九爲一百八十八

九也十三九爲一百一十七一一七九也十四九爲一

百二十六一二六九也十五九為一百三十五一三五  
 九也十六九為一百四十四一四四九也十七九為一  
 百五十三一五三九也十八九為一百六十二一六二  
 九也十九九為一百七十一一七一九也二十九為一  
 百八十一八九也又如二十一九為一百八十九一八  
 九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二十二九為一百九十八一九  
 八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二十二九為二百七二七九  
 也二十四九為二百一十六二一六九也推而至於二  
 十九九為二百六十二二六二九也又推而至於九十  
 九為八百九十一八九一即一十八一八九也又如  
 一百一九為九百九十九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一百二  
 九為九百一十八九一八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一百  
 三九為九百二十七九二七亦即一十八一八九也推  
 而至於一百九九為九百八十一九八一亦即一十八  
 一八九也又推而至於九百九十九為八千九百九  
 十一八九九一即二十七二七九也又推而至於九千  
 九百九十九為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一八九九九一  
 即三十六三六九也又推而至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

蕉軒隨錄

卷五

十四

九九為八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一八九九九一即  
 四十五四五九也又如八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一減  
 一九餘八億九萬九千九百八十二八九九九八二即  
 四十五四五九也再減十九餘八億九萬九千八百九  
 十二八九九九二亦四十五四五九也再減百九餘  
 八億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二八九九九二仍四十五  
 四五九也再減千九餘八億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八  
 八九九九二亦仍四十五四五九也又如八億八萬九  
 千九百九十二減九千九為八萬一千餘八億八千九  
 百九十二八八九九九二即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八千  
 九為七萬二千餘七億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二七三六  
 九九二亦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七千九為六萬三千  
 餘六億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六七三九九二仍三十  
 六三六九也再減六千九為五萬四千餘六億一萬九  
 千九百九十二六一九九九九二亦仍三十六三六九也  
 再減五千九為四萬五千餘五億七萬四千九百九十  
 二五七四九九二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四千九為  
 三萬六千餘五億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二五三九九九

蕉軒隨錄

卷五

十五

二仍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三千九爲二萬七千餘五  
億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二五一一九九二卽二十七二  
七九也再減二千九爲一萬八千餘四億九萬三千九  
百九十二四九三九九二卽三十六三六九也再減一  
千九爲九千餘四億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二四八四九  
九二亦三十六三六九也推之而再減九十九九爲八  
百九十一餘四億八萬四千一百一四八四一一卽一  
十八一八九也又推之而再減九百九十九九爲八千  
九百九十一餘四億七萬五千一百一十四七五一一

蕉軒隨錄

卷五

六

亦卽一十八一八九也又推而再減九千九百九十九  
九爲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一餘三億八萬五千一百一  
十九三八五一一九卽二十七二七九也離之而九合  
之而九益之而九損之而九縱之而九橫之而九蓋隨  
意所之回環往復而無不然也由是而兆而京而垓而  
秭而壤而溝而澗而正而載亦無不然也此惟九爲然  
八以下皆不能然也覆按之信恂惟六經言數莫詳於  
易而乾元用九未著此義疇人書汗牛充棟號九九術  
而目所經見亦未有此者恂生五十九年矣今乃以至

淺至近者而竟聞所未聞則終身由之而弗之覺此外  
正不知凡幾也噫可懼也

惠劉戮瞿銳

周禮司兵之掌以戈及矛戟牟夷爲五兵司馬兵法以  
弓矢及矛戈戟爲五兵樊文淵七經義綱格論車上五  
兵戈及車戟會矛牟夷步卒五兵戈及車戟會矛矢是  
司兵所掌乃車上之器司馬所云乃步卒之器也古兵  
器體異名殊形制難於稽考書顧命執惠執劉執戮執  
瞿執銳他經傳中皆無聞鄭氏云惠狀斜刃宜芟刈劉

蕉軒隨錄

卷五

七

今鑿斧戮瞿今三鋒矛與孔安國註惠三隅矛劉鉞屬  
戮瞿皆戟屬不同按惠本通鑣集韻鑣音叡侍臣所執  
兵器瞿通戰唐韻古四出矛爲戰又作鑣說文兵器也  
銳當卽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之銳蓋司徒主銳兵  
者也然則鄭孔所註不如王肅皆兵器之名五字爲簡  
截了當

應元佳識

寶應王補帆中丞凱泰官廣東布政使時倡設孝廉書  
院擇地於粵秀山麓之應元宮宮祀雷神歲久傾圮爰

移雷神於後山巔而講堂成焉應元之名出道書中丞  
卽因應元二字爲書院名實爲會試 殿試之佳兆也  
中曰樂育堂右曰紅杏山房左曰仰山軒曰奎文閣堂  
之下又堂三楹東偏爲監院院東曰十三本梅花書屋  
中丞五世伯祖樓村先生式丹康熙癸未會狀嘗以所  
居十三本梅花書屋繪圖徵詩故中丞植梅題額如之  
不特述祖德亦仍以佳名爲之兆也書屋西偏爲董事  
所外出爲中門又出爲大門門外爲蓮池自大門至樂  
育堂累數十級西鄰菊坡精舍距學海堂不半里許皆

蕉軒隨錄

卷五

六

課土地中丞題仰山軒楹聯云嶽峙層霄海內斯文尊  
北斗雷鳴昨夜天公有意屬南州又題十三本梅花書  
屋楹聯云開閣集羣英到處宛如逢舊雨和羹期異日  
諸君何以對名花己己秋書院落成延馮展雲少詹主  
講中丞復籌備經費手訂規條彼都人士皆欣欣然相  
告曰阮文達建學海堂後此其繼矣庚午科予提調粵  
闈與中丞共事月餘適中丞奉 命開府八閩瀕行約  
予通行遊覽予有詩紀之越明年辛未 殿試一甲一  
名進士果順德梁耀樞書院中肄業孝廉也中丞狂喜

不禁復撰一聯寄題講堂云瑞兆豈無因不負隔年彈  
柳汁書院首課會以科名原有定適逢佳會種梅花蓋  
柳汁柳汁染衣命題科名原有定適逢佳會種梅花蓋  
培植士林之盛心不僅使八百孤寒下淚矣昔宋廣平  
投梅花賦於蘇味道而得列聞人之目今中丞種梅花  
於書院而遂兆大魁之祥是所望於安排狀元宰相之  
人哉又汀州童貳尹源潤精青烏學曾爲梁君之祖卜  
吉壤許葬後可得鼎甲不二十年其應如響術亦神矣  
爰連類書之

記臺灣渡海開禁事

蕉軒隨錄

卷五

九

臺灣自古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啓中紅毛荷蘭夷  
人居之屬日本 本朝順治六年鄭成功據而遂荷蘭  
夷僞置承天府名東都設二縣曰天興萬年其子鄭錦  
改東都曰東甯省升縣爲州康熙二十年用姚啓聖議  
授施琅爲靖海將軍征之二十二年琅率舟師由銅山  
進入八罩直抵澎湖殲其精銳鄭克塽窮蹙歸命臺灣  
平改置府治領縣三雍正元年復添設一縣初私渡之  
禁嚴閩粵人利其土地肥美輒偷往開墾久之欲歸則  
不忍棄業歸則干例禁其父母妻子之在內地者亦不

得往大吏憫焉曾奏寬其禁未幾復停罷乾隆己卯光  
州吳湛山先生上功撫閩特以情上聞其疏曰凡有  
渡臺人民禁絕往來不能搬移現在臺地漢民已逾數  
十萬其父母妻子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若棄之而歸  
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  
故其思念父母繫戀妻孥實有不能自己之苦衷以致  
急不擇音冒險偷渡百弊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  
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臺灣縣志云內地窮民在臺  
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俛仰乏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例禁羣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掛驗婦女則用小漁船  
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  
水經汎口覺察奸梢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  
籍之民室慮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通習水積  
匪用溼漏船隻收載數百人入艙將艙蓋封釘不使上  
下乘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  
有沙汕輒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  
至深處陷沒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漲漂溺名曰餌魚  
窮民迫於饑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志言如此臣思

愚民之被害奸梢之肆惡魯鼎梅身泣臺灣見聞自確  
載諸邑乘考訂非虛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  
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在汪洋人跡罕到  
之地被害者既已溺於波臣倖免者亦緣自干禁令莫  
敢控告故例禁雖嚴而偷渡接踵臣計自乾隆二十三  
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  
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九百九十九名口內溺斃男婦  
三十名口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  
害者恐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為匪者悉出隻身無賴若安分良  
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繫戀有仰事俯育之  
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  
疊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以後亦未有在  
臺滋孽生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臺者身同  
羈旅常懷內顧之憂在內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  
以故老幼婦女茕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致鋌而走  
險畢命波濤非所以仰體我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合無仰懇



勅部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者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拏遞回外若在臺有業良民果欲迎其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婦孫男女及同胞兄弟過臺者許赴臺地接管官報明籍貫眷屬姓氏年歲冊移原籍覈覆給照回籍搬接其在內地眷屬欲過臺完聚報明該管地方移臺核覆申督撫給照亦如之過臺時驗照放行如人照不符而放行及濫給路照各當該官司均分別議處其餘偷渡人仍如舊例嚴禁疏入下部議行從此渡海良民感頌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皇仁咸有室家之慶矣

張說

漢安巨懿侯張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卒從起方與屬魏豹一

歲五月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羽以將軍定代侯二

千戶唐張燕公蓋襲其名是古今有兩張說也

蔣太史答隨園書二首

蔣心餘先生藏園文集文孫雲樵太守立昂重刊於廣

州持以餉予獨缺答隨園老人二書特為錄出并屬太

守補刊於後也

附錄答隨園書

士銓頓首隨園先生士銓生于貧賤又少師承天性所發遂恣肆為詩間質之時賢所贊皆不中窾竊以自厭乳臭之子纔知平仄便掉一帙邀名于盲瞽之大人先生心竊非之故行年四十無一句鐫板者意欲得大知識正法眼論定然後自信讀公來札數千言如入痼之人得和緩砭針始而肌肉慄慄然繼則筋骨融融然終之以暢然熙然而疾霍然大起公才冠一代乃于區區之後生片長薄技苦心鞭策之珍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愛若斯使公為宰相則三百六十之官皆得其能者而用之天下寧有棄物士銓何足重輕而公之心乃斯文命脉所關此士銓所以為天下不遇知己者哭更為天下幸獲知己者狂舞歡笑而不能自止也拙詩斷自甲子甲子以前一火了之後至壬申纔彙草稿得公震撼之今年當于會稽卒其業士銓昨日服七品官服拜祖先畢即躬走謁蓋欲面叩千百求為先公存數字不料公以校勘拙集之故為我謝我感泣何似否則賀前輩年正不必如此其至誠也先公

事實無誣罔公酌收之不拘體製并不必拘立傳與  
銘墓也 覆書方去詩册遽來就老母爐火光中急  
讀之覺天雲下垂海水斗立此氣乃孟子之氣豈資  
黜所能萬一而云學某體何也士銓感激汗顏不知  
所措寶之拜之所針砭處字字確當悵得師之晚悔  
失路之多怍怍不能自已收之桑榆不敢不勉

公文海涵地負嶽峙淵停爲四五百年來第一作手  
大抵以史漢爲根柢而沉浸于歐柳之文其風趣雋  
妙又兼南北史晉書之神真氣鼓盪刻畫忠孝標繪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奇詭使讀者或哭或笑狂叫跳舞不能自止一代巨  
公元老傳之史册者不能詳其軼事非滯則板未足  
盡其人生平兩夕以來朗誦二過老母山妻掩泣者  
余歔輒不勝而幼子聞角黍蘸硃及戴石曰而舞書  
佛頂羅漢身上詩皆笑躍不止季者問曰當更覓題  
佛身上詩來一讀之必驚倒阿爺也然則公文之傳  
百世而入肌骨于此已見其端矣方知公文在人間  
乃天地鬼神假公巨手以發靈秘定非尋常生一才  
人可比銓又何足以少益高深乎銓遍觀時賢所爲

古文無十分滿意者魏叔子失之雜侯壯悔失之空  
汪鈍翁間露時文氣若靈臯乃枯骨槁木不足言簡  
潔文轉隸湊成句死氣滿紙閱之不能終篇公才大  
心細識超學醇故宏放中頓挫剪裁掩出諸公之上  
銓惟有五體投地而已彼規摹古人而自命者不能  
騙蒼生一長揖也饒舌狂言死罪死罪

鳳凰來儀

雍正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天台山中有鳳凰高五六尺  
毛羽如錦五色俱備立處羣鳥環繞北向飛鳴八年正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月二十日房山縣石梯構山中鳳凰集於峯頂文彩燦  
然工匠樵牧民人等千有餘人無不共見

春宮允遺詩

長白春玉峯先生 春輅 與其兄都護公 春熙 同舉京兆

同隽禮部復同入翰林歷官中允工詩古文辭惜稿多

散佚詰嗣南星同年 瑞昌 檢書篋中所藏遺詩數首見

示各體均有唐音亟登之俾讀者嘗鼎一臠亦足珍也

五古如冷家庭院海棠盛開答德臨暴前輩 德興 云人

門春正賒蜂蝶喧晴晝花開如有約客至適云觀紅酣

春睡足環燕較肥瘦卯醉暈朝霞午薰堆錦繡天心誇  
旖旎美景良難售此行已清暇况復名花就將軍鎮古  
易清風冠宇宙虎帳運韜鈴玉堂欽風舊贈我錦囊什  
語雋奪山秀餽我盆中花異香散衿袖聞說鎮署前春  
事尤繁茂富貴乃天成神仙亦邂逅香霏做高閣清燕  
閒觴侑雅音謝殷勤蕪詞愧荒陋借此杯酒歡願為將  
軍壽七古如新店早發云荒雞喔喔啼未已野店晨光  
催客起出門宿靄散蒼茫日華湧出扶桑紫忽聞人語  
出烟中春耕力作千家同麥苗綠潤蜻蜓雨菜甲黃翻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蛺蝶風馬行緩轡搖珠勒領畧嵐光與水色倪迂畫本  
輞川詩萬變雲烟爭頃刻心安不知途路長郵亭驛堠  
遙相望安得閒游恣登眺芒鞋踏遍春山蒼臨臬前輩  
招飲賞花賦謝云將軍招客開瓊筵錦屏繡幕春風妍  
春光九十風廿四等閒花裏逢神仙神仙偏欲留春住  
穠華天遣春陰護將軍家在香國中富貴風流本天賦  
今我來思賞此花舉杯何惜醉流霞舊雨重逢欣促膝  
芝蘭臭味無纖差對酒頻將既醉歌今年花事賞心多  
曉鐘未動春猶在明日尋春奈去何近體如暮宿陶家

屯云野店人來少幽閒慰客情餅香初識味腐美早知  
相傳此地小底麥餅醬黃豆腐最佳遠樹斜陽盡深林暮靄橫繩床安  
卧後宵夢有餘情督工易水呈文孔脩師云京國春光  
九十時輕車過發載驅馳庀材細檢冬官記尙匠重尋  
夏后規敢以麤才卑末伎須知善事有先資機宜指畫  
憑遵守竊喜晨昏近絳帷鵲華秋色薊門烟次第星軺  
奉使旋乙酉乙未師皆入闈校士虎榜昔羅多士盛鳩工今構眾材  
全移將玉尺供裁度別有金繩界曲拳畢竟矩規資哲  
匠古來板築屬名賢遊張氏園林云幾日黃沙撲面迎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喜從別墅解行旌到門山色還相引映戶花光倍有情  
市近不愁沽酒遠出門數武即半壁店街泉高偏愛煮茶清塵勞  
頓息天機適靜聽時禽自在鳴文孔脩師見示贈答德  
臨臬總戎招飲賞花諸作賦詩紀事云穠香滿紙賦新  
詩風雅騷壇仗主持舊雨聯吟開畫閣春陰著意護花  
枝幽懷暢敘空前哲勝日芳菲訂後期原作有開到牡丹期後約句  
我讀瑤章頻往復欲摹高格愧蕪詞和臨臬前輩海棠  
詩韻云瞥眼韶華已十分淡紅香白一羣羣繡屏高敞  
霏香閣錦陣橫排細柳軍容裡看花春似醉公餘遣興

氣如雲羨君坐鎮饒清福徙倚朱闌對夕曛誰家金屋貯相當深鎖東風絕世妝蝶夢有痕尋舊約駒陰如駛

惜流光邀來名友詩兼酒譜定神仙色是香回首昔年

鴻爪印國花猶記咏禪房翠芳管領付詩人又結三生

未了因金谷園中春似海碧雞坊裏艷如神柔絲莫遣

風相妒瘦影偏依月作隣開到牡丹期後約敢辭下里

和陽春謝文公分賜南鮮云登盤珍果許分嘗也抵南

豐奉辦香吟罷不愁詩思苦好調冰雪潤枯腸芳園小

聚一樽開伴到剛逢佳客來是日方留文晴軒水部便飯春橋猩紅

蕉軒隨錄 卷五 天

梨雪白玉寶花下侑銜杯又詠海棠花云一抹朝霞暈

曉妝猩紅豔絕碧雞坊從來有色香原淡何必春深恨

海棠

鷄犬飛昇

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鷄

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又水經注

唐公房學道得仙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鷄鳴天上犬吠

雲中唯以鼠留之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

人謂之唐鼠是雞犬得仙事有二吳梅村詩我本淮王

舊鷄犬不隨仙去落人間予謂梅村晚節不特有愧劉安之雞犬并不能感激之唐鼠也

食鼠

嶺南好為蜜唧取鼠胎未瞬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以

筋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見朝野僉載嶺南人

食鼠號為家鹿見倦遊錄予官嶺西同年李恢垣吏部

以番禺鄉中所醃田鼠見餉長者可尺許云味極肥美

不亞金華火肉予究有所嫌未敢入口也

模木楷木

蕉軒隨錄 卷五 天

模木生周公冢上楷木生孔子冢上見淮南王木譜

稱公

爾雅釋詁林丞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漢鼂錯父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外

議多怨公此父稱子以公也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

者乎對曰臣何足知長者上曰公長者固宜知叔頓首

曰孟舒其人此君稱臣以公也宋何偃呼顏延之公顏

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公又非君家阿公何見呼為公

偃慙甚今人尊顯位及長輩為公而於平輩曰君曰侯

頗有輕重之別矣

夢在君邊

道光戊申鉛山熊筱泉存漢在揚州寄牙章見贈篆文

曰夢在君邊章法古逸云是舊齋商某家物携之篋中

十餘年余弟潛益甚愛之遂舉以付弟囑善守勿失或

問於余曰君邊二字俗否余曰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

昔生紅粉樓李青蓮擣衣篇也或始恍然悟

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見吳志呂蒙傳蒙十五六隨鄧當擊賊母欲罰之蒙曰

蕉軒隨錄

卷五

辛

貧賤難可居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尹侍郎

博野尹元孚會一少孤貧讀書勵志篤信程朱所著述

有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增定洛學編北學編事母孝乾

隆八年

高宗特賜太夫人

御製詩及楹聯天下榮之官江南學政時泄金陵徒步

造清涼山下潭亭謁吾宗望溪先生執弟子禮恭甚旋

卒於官先生曾為誌墓少宰子嘉銓由舉人官部曹海

歷方伯擢任京卿乾隆四十六年休致在籍忽遣其子  
賈摺為少宰請諡并請將少宰從祀

孔子廟廷

上震怒命英公廉袁公守何檢查嘉銓京寓及本籍所

著各書其中頗有悖謬處恭讀

上諭中云朋黨為自古大患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

製朋黨論為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

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

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

蕉軒隨錄

卷五

壬

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

顛倒是非顯悖 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且其書又有

為帝者師之句則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

不應如此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

嘉銓能為朕師傅否昔韓愈尚言自度若世無孔子不

應在弟子之列尹嘉銓將以朕為何如主耶又其書有

名臣言行錄一編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

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無論此諸臣居

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

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卽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卽伊託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騭尙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爲莠言亂政又尹嘉銓在山東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且敢於朕前肖述伊妻言狀稱不得賞卽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耻而朕之深鄙其人實從此始也然尙欲全伊顏面從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訊伊自述不愧此種行徑豈講學者所宜爲耶至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出於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誕妄見於所著各書者尙不一而足正所謂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爲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屢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俾逃法網乃惡積罪盈自行敗露此實天理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生異議者之戒等因欽此旋卽處絞自來講理學者不失迂曲卽失執拗此聖人所以重體用兼備也

雙生

揚子方言東楚間凡人鬻乳而雙生謂之釐孖秦晉間謂之健子自關以東謂之變變雙生也殷王祖甲之一婦一頁許釐莊公之一妹一茂若周八士一母四乳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女一產六人尤爲奇特左傳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祿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僖子使助遠氏之適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杜預集解謂似雙生果爾以一奔女誕生兩賢且并及孔子之門亦罕見也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我觀周道

諸城劉燕庭先生喜海性喜講謔官浙藩時有周君者以觀察需次浙中一日衙參司道畢集周不至先生問之旁有告者曰周君病痢甚劇已請假是以不果來也公笑顧同官曰我觀周道幽憂厲痢傷之矣合坐爲之捧腹

生訣死訕

王述庵侍郎親致袁簡齋先生書一則曰執事以科第耆英文章老宿作魯靈光巋然爲東南士人所仰止此

固

聖朝人瑞微獨壇坫增輝而已再則曰弟選湖海詩存已斷手亦作詩話以發明之中論大作謂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豪傑明歲勒成當以呈教云

云今閱湖海詩傳中蒲褐山房詩話稱其太邱道廣無論賢郎蠢夫互相酬答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為弟子挾之游東諸侯更招士女之能詩畫者共十三人繪為授詩圖燕釵蟬鬢傍花隨柳問業于前而子才白鬚紅鳥流盼旁觀悠然自得又云謝世未久頗有違言吳君嵩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梁謂其詩人多指摘今予汰其淫哇刪蕪雜去纖佻清新雋逸自無慚於大雅云及觀所選隨園詩僅二十首隨意編錄似未嘗經心者不特香象渡河數語全行刪去且藉存其詩而大肆譏訕以為隨園可議也生前不應作諛詞即曰諛之於前而後有悔心何不并其詩刪除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乃既佩其才華復如其聲望而又不肯塗抹其盛名遂故作抑揚語欲掩前此貢諛之醜至拉出吳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夫嵩梁少時依傍隨園門牆希冀一語獎勵以聳動公卿耳目固人

所共見其間者何於隨園身後竟爾逞其狂吠等於今之鳥噉獸羶輩耶嘉慶庚辰先世父出守湖州嵩梁贈詩末云我識碧瀾堂下路願為六客繼清遊推尊極矣親書短軸以送即索百金去嗣刊詩集此首不在先世父曾笑為勢利之交予錄出屬林薌溪廣文攻之海天琴思續錄中昔張商英作元祐嘉禾頌司馬文正祭文上呂公著詩求進移書蘇頌濱求入臺多諛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語後乃乞撰司馬公呂公神道碑嗚呼朝野小人此物此志也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腰輿

腰輿以手挽之別於肩輿也南史張寶積乘腰輿詣蕭穎胄今漢大臣中有

賜紫禁城騎馬者或年已衰老或不善騎馬許用小椅一託以平板兩旁設短木桿以二人舁之入滿大臣非年七十者則否蓋即腰輿之遺製余官京朝時見汪嘯庵總憲元方譚竹巖延襄董醞卿兩尚書皆能策騎而行合肥李節相鴻章

賞馬時年甫四十有六據鞍振轡緩踏玉墀又吾江北

人所常習也歛王子懷少宰茂蔭以南人乘騎不慣又

不欲添輿夫之費仍步行入朝一日與余相遇東華門

余笑謂曰公儉不中禮敢委

君貺耶公亦笑無以答至肩輿入直者如長文襄長齡

曹文正振鏞富文誠富俊潘文恭世恩皆出

特恩咸豐同治以來惟惠端親王恭親王乘轎進內則

又兩朝

聖人敬長酬庸之曠典矣

覺生先生遺稿

蕉軒隨錄

卷五

美

余既摛輯鮑覺生先生未刻詩四卷復從子年太守處

得先生零星手稿無集可人慮其久而散佚也爰登之

隨錄中以誌景仰

蔣韋玉先生梅遺墨贊為程樂靜泰題

古也有志民生于三荷師教之君親義參薄俗曰顏

禮經疇肄去故卽新生而倍棄欸欸程生昔于蔣師

監染荆琢念茲在茲手澤弗諉矧曰提耳遺墨是珍

况云遐軌高義古情邁于等儕披觀根觸實感余懷

黃海雲歸紫泉月冷思我哲人涕下如綆謂先師吳滌泉夫子

張楊園先生像贊

前身仁山曰張楊園幅巾道袍倚風禁寒構尊寫之

曉滄繼焉侍御陳君見而墨然倩野雲氏摹之素練

鳴呼先民邈矣九原不有好事馨歎曷存冰由水成

火以薪傳我為贊詞以詔後賢

宋平遙竹苞禱雨贊

放勳遺封曰古陶邑有崇山焉騰出電入英英宋侯

來緝邑符時值曠乾走望而趨侯躋厥巖穆與神對

神俯而答吾膏汝逮油雲草興惠風徐徐侯未還邑

蕉軒隨錄

卷五

美

甘霽已濡豈惟濡之又滂沛之叱吁叟呼曰永賴之

翳神之靈翳侯之愛敬告後賢芳徽無沫

宋忻州竹苞伏狐贊

公昔禱雨神惠伊溥公茲伏妖神感匪遙惟公與神

以兩而化惠豈公私感豈公借古陽曲地今公桐鄉

父老相告軼事能詳治譜克傳象賢斯在鋪此贊詞

永懷遺愛

徐晴圃方伯同年浙從軍圖贊

府設掾史軍有諮謀記室典籤風譽炳彪管唐以降



實存名改諸侯賓客心膺斯在堂堂徐卿修武緯文  
入贊密勿出參雄軍終南之山峻與天際螺旋鳥伸  
疲茶萬騎以一書生慨慷其間眉墨四飛影羽而還  
機槍暮沈偃伯朝告西望隴雲宿障如掃圖之煙楮  
被以聲詩壯哉斯游談者色飛棄繻請纓吾少也志  
鬢霜已秋掩卷吁噓

陳定齋先生玩易圖為問之同年 若晴題

玉門演鐵搗折十言宜一畫泄漢宋競理象歧猗先  
生一貫之起邊隅官中外震无咎乾知退萬山中手

蕉軒隨錄 卷五

一編倪學學服拳拳猗先生不可作天地心聖賢躅

嗟末學向紛如高山仰在斯圖

雲門六叟圖贊為喬鷗邨先生

昔唐九老有狄兼謩涑水踵之耆英是俱喬公六二

論年猶少以道則尊名高德劭借彼五叟萃為六逸

秀眸豐頤其氣冲謚鳧鳥倦飛鷗邨獨還雙漿碧激

一筇青山繪之畫圖申以歌詠千載風流霞奔玉映

晉江杜貞義姑贊

不男而庭趨不婦而治厨不嫠而撫孤集藜茹荼撤

環瑱者七十年有餘以救厥居以增厥廬閱再世而  
將六雛以光啓其門閭偉哉乎杜氏之姑

讀書圖贊 為父虞卿作

維春之韶麗哉皇京玉河始清羣芳載榮靡靡綠楊  
闕闕流鶯書帷既寒琴和酒清撫卷長嘯四無人聲  
落花不言新詩偶成羈懷浩然何羨組纓

詩龕圖贊 為法梧門先生

猗猗長松下蔭高竹天風臨之振響如玉中有詩人  
積卷盈屋不知冬春何論榮辱落花微紅曉月初綠

蕉軒隨錄 卷五

詩懷浩然如水赴谷斯龕斯圖惟千載獨

誠一先生像贊 為吳錫泰作

學誠心一貌清而頤伯陽知足適子覺非生不入東

林黨沒而祀淮海祠鴻之冥冥耶鳳之師師耶非夫

樂天知命而不疑者耶

愛石圖贊 為王石如作

金之將將不如石之硜硜玉之珠珠不如石之硃硃  
卉木之便娟不如石之堅頑惟介斯貞惟不才斯壽  
惟嶽嶽而怪醜斯不為萬物垢噫嗟夫是之謂石

友

訓兒語

道光初元辛巳孟夏余將解組兒也牽衣有慙康成無慕靖節倚裝書此示庚虞兩兒

一曰慎起居勞憊之軀當懲既狂穉弱之質宜戒將來正心以清其源窒慾以遏其流如是而已

一曰省思慮傳箴越畔禮慎出謀悠悠我心耿耿不寐此大惑也昔余覆轍作爾前車

一曰澹榮利窮通有數富貴在天榮者辱之媒利者

蕉軒隨錄

卷五

四

害之數匪能外之姑云澹之

一曰擇交游益友輔仁燕朋廢學交游不慎害不勝言親君子遠小人是謂能擇

題徐晴圃同年拈花行看

同年徐晴圃方伯以行看子屬題問何名曰拈花余展觀之畫憑檻執蘭狀余謂方伯曰此宜名采蘭不

當名拈花也方伯曰有說乎余曰有方方伯之為此圖也時在閩閩蘭甲天下方伯句宣來此布德意申

條教則崇蘭扇芬也式古訓肅官箴則初蘭為佩也

培善類伸士氣則滋蘭九畹也進君子退小人則藝

蘭十步也而且室有同心則蘭言可誦焉庭有佳樹

則蘭蕙爭翹焉其于蘭也登坂而尋之披榛而采之

不其汲汲矣乎若夫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乃釋氏超

悟之說非所語于方伯斯時也又况綺牕獨憑瓊萼

在手廬山面目宛然矣方伯笑曰有是哉請更其名

曰采蘭

題司空表聖詩品

碧月墮水梅花不知萬籟蕭然其中有詩耳受則窈

蕉軒隨錄

卷五

四

口勝益離咄哉司空乃拾得之元氣在手溢而為辭

珠零錦粲不著一絲清琴罷彈好風徐吹後有作者

其曰口口

鞍燬說

覺叟市一鞍以飾騎騎自秦中來被而騁于郊騎驚

叟墮傷股叟惜鞍之新也霖而皮之西室之隅一日

移几下几長十尺局兩足納鞍綽有餘也是夕叟不

寐起凭几作書罷歸東室卧少選鼻端有煙氣疑之

四顧無所見復就枕俄聞擊柝者呼遽起趨西室則

火赫然遇于几未炎且急沃以水火滅而鞍燬焉  
叟俯而思蓋作書時誤投燭燼于鞍上也或曰異哉  
叟惜物而物燬物固不宜惜歟或曰鞍不移不燬是  
燬于移也或又曰幸也鞍之移纔一日其燬數也設  
不移則其地偪他物所燬將愈其叟笑曰然哉諸子  
之言也抑曰者謂予六十將大厄鬢騎而墮厄矣豈  
鞍崇耶今鞍燬則崇者去吾其免于厄矣且烏知鞍  
之崇非為我德乎作鞍燬說

擬朱子毀秦檜祠檄

蕉軒隨錄

卷五

三

竊見故丞相秦檜虺蜴為心蛛蝥舞智頭能壓日威  
震主而竊自北庭德果格天議和戎而迫成南渡舉  
天下志士仁人之氣銷作佞彙極古來亂臣賊子之  
奸無其倫比寃哉趙相空歸絕徼之魂痛矣岳侯竟  
抱奇冤而死其他毒害不可殫原幸而潛伏冥誅未  
盡忠良于一網何得濫叨血食徒貽唾罵于千秋亟  
予毀除用申彰瘴

三后羣后

儀徵阮氏敘劉向列女傳謂汝后稷作汝居稷漢去古

未遠必有所據予頗然之已載於隨錄中因思畢命之  
三后協心指周公君陳畢公呂刑之三后成功指伯夷  
禹稷泰誓羣后以師畢會指大會孟津之諸侯古人用  
字甚寬似於君后等字亦不甚分別后稷或是居稷之  
誤若三后羣后其辭顯然斷無訛舛也四子書于戈朕  
琴朕離騷朕皇考曰伯庸臣下自稱尚如此安見后之  
不可稱臣下耶

連敖票客

功臣表載韓信入漢為連敖票客師古曰以其票疾而

蕉軒隨錄

卷五

四

賓客禮之故云票客票音頻妙反

洪武追封紀信為王

漢高祖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論功定封訖十二  
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共百四十七人周呂建  
成在外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子凡百五十三人  
論者每謂紀信周苛同困滎陽一以守城被烹一以誑  
楚被燒苛之子成以父功封高景侯而信獨無聞讀高  
祖詔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一負一語竟不為捨身  
救王之乘黃屋左纁者一動念漢於功臣負耶否耶信

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反 正 內

墓在榮澤縣魏書及水經注并詳之宋真宗景德四年幸西京經信家贈位太尉明正統三年勅重建紀信廟追封榮陽侯謚忠烈命有司致祭皆見於 大清一統志中河南固始縣城隍忠佑王廟有洪武五年五月五日詔勅一道云咨爾紀信漢代忠蓋秉捐軀之節命如葉輕甘蹈火之慘心比丹赤約會固陵君方避威漆井圍困榮陽臣竟赴難東闕孤忠與劉開四百年之運大節誑楚成千萬載之名何躡足以封雍忍大肚而忘紀幽魂沈淪千秋遺恨朕因闡揚以慰忠靈維彼榮陽爾

蕉軒隨錄

卷五

四十四

信昇遐之區特祠之祀之乃若固陵爾信從龍之地亦祠之祀之爰追封爾紀信爲護國翊漢幽明顯應本縣城隍忠佑王永鎮兩邑爾妻董氏爲護國翊漢輔忠一品夫人爾父紀百棟爲護國翊漢忠佑王爾母黃氏爲護國翊漢輔忠一品夫人子紀潼爲護國翊漢輔忠世子嗚呼移孝作忠貞心凜凜如在取義成仁浩氣耿耿常新鑿投水之韓成波捍白浪三千思人火之紀信焰結紅光萬疊事出兩人行同一轍前後輝映若合符節漢蓋明裡顏爾廟額有志景從敬畏奇烈欽哉念哉特

勅按明高帝與陳友諒戰鄱陽時友諒驍將張定邊前犯上舟舟適膠淺沙賊圍迫幾殆親兵總制韓成曰事急矣古人有殺其身而成君者臣何敢辭遂服上袍冕對賊衆赴水中賊衆歡呼萬歲戰遂懈而常遇春從旁舟射定邊上舟得脫破友諒後詔封成高成侯因漢之未封紀信乃追封之此元至正二十三年事蓋至洪武五年始頒勅建廟耳英宗正統間去洪武已五十載豈不知高皇帝追封詔旨何以復贈爲榮陽侯謚忠烈夫先侯而後王可也既王矣而又贈侯爵絕無是理禮臣

蕉軒隨錄

卷五

四十五

不應疏忽乃爾明丁自申紀侯廟碑記 本朝吳香亭侍郎玉綸 固始縣城隍忠佑王序皆未加考證惟姓氏譜載信立廟於順慶曰忠祐誥詞云以忠狗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後世知君爲重身爲輕雖糜捐不避者侯何有焉云 忠祐二字却與洪武詔旨合而誥詞亦未詳何人所作也

九仙公主

唐王建九仙公主舊莊詩杜紫綸 謂唐公主列傳無九仙之名惟方伎傳載元宗時有夜光者因九仙公主

召見温泉予按劉禹錫亦有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  
舊院詩云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門開青草日樓閉  
綠楊風將犬昇天路披雲赴月宮武皇曾駐蹕親問王  
人翁據此是武皇駐蹕當在會昌年間然武宗七女并  
無號九仙者禹錫於會昌中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  
十二豈宣宗時禹錫尚在耶姑存以跋考

錢以瑛條奏

雍正間知縣錢以瑛行取入都補授御史條奏三事一  
請飭各省督撫勒令尼姑還俗一民間養女至二十

蕉軒隨錄

卷五

哭

歲外者請 飭督撫諭令速行擇配一民間鬪毆每起  
於數十文之微請令有司於境內查明需用數十文錢  
之窮民賞給錢文濟其緩急以息爭端奉

上諭甚屬鄙瑣不通著以王事原職銜勒令休致回籍  
其條奏亦著發還

告狀

今民間控訴於官衙者曰告狀按狀札也又牒也北史  
魏秦王翰傳翰子儀道武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  
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伏士中

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帝秘而  
恕之此殆告狀二字之始

供養

禮月令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供養下奉上也  
詩有母之尸饔饗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飲食之具自傷  
不能供養也供亦作共養音蓋後漢章帝建初五年春  
二月朔日食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眾著上天降異大  
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  
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

蕉軒隨錄

卷五

哭

車將親覽問焉其目巖穴為先勿取浮華按帝母馬太  
后崩於四年六月故有新離供養語李密陳情表臣以  
供養無主亦此義也

鄉試增五言詩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裁去表判增用五言八韻詩隨  
園老人送香亭鄉試詩云 聖主崇詩教秋闈六韻加  
今年得科第比我更風華按六韻當作八韻是科先伯  
曾祖餘齋公諱焯 由癸酉科拔貢雋京兆其試帖實五  
言八韻也

擬籌積貯書

管異之孝廉同有代人擬籌積貯書是一篇絕大經世文字非尋常紙上空談者也書云臣聞京師者天下之大本積貯者國家之大務今海內飛芻輓粟歲至京師意京倉所積穀多備數十年少亦宜支數歲而以臣所聞不過僅支一歲而止臣其駭之記曰國無六年之畜曰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以

國家之全盛積貯止此設不幸東南有水旱漕不克繼或淮徐兗濟之間有大盜如王倫者阻於途俾不得達

蕉軒隨錄

卷五

四

或畿輔倉卒有事用穀倍常時三者有一焉雖有研桑不知計所從出矣且夫一州一縣之大倉庫空虛則事至而無以辦況於煌煌

帝都

宗廟

乘輿之所在者乎以

國家之威

皇上之仁聖曩所云三患固萬萬不當有然而思患豫防勢之所及也患既至而後為之所勢之所不及也此

臣之所以大憂也臣竊惟

國家富強本踰前代當乾隆中歲京倉之粟陳陳相因以數計之蓋可支二十餘歲乾隆之去今時既未遠加以數十年內未闕一州未損一縣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備二十歲而有餘今則僅支一年而不足論者皆謂適年以來苗賊迭起水旱間作

高宗皇帝屢施豁免之恩

皇上數沛停徵之惠坐是積貯虧缺不能復舊臣以為是固然矣而抑猶未盡伏查京倉所放米曰官俸曰兵

蕉軒隨錄

卷五

四

糧二者去通漕不過十分之六其一養工匠歲賜之粟名曰匠米匠米在當時去京倉百分之一今則人數百倍於前而米去京倉十分之一矣其一

國初定鼎宗臣封親王者六曰豫睿禮鄭肅莊封郡王者二曰順承克勤

世宗皇帝之弟封親王者一曰怡賢此九王者皆世襲罔替七親王之世子世封親王其他子則封公公之子封鎮國將軍二郡王之世子世封郡王其他子亦封鎮國將軍凡鎮國將軍之子封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子

封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子封奉恩將軍凡俸親王萬斛郡王五千公一千以次降合而名曰恩米夫九王之初封其子孫不過數人後則愈衍愈眾至於今枝繁葉盛蓋其人已數倍於前矣而

國家封爵賜米必一一如其人數是以

國初恩米去京倉不過百分之一今則不啻十之三四矣以通漕十分官俸兵糧去其六匠米去其一恩米去其三四是故一歲之漕僅敷一歲之用漕一不足則必抽舊積舊者日絀而新者無贏然則京倉之粟日減日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虛二十年而大變於前者無足怪也夫

國家之大所賴以辦事者官所賴以捍患者兵官俸兵糧勢不可減而我

朝於滿兵盡人而養之自乾隆時論者已憂焉無善計耳至於工匠則事不同矣經曰既廩稱事又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然則古之工匠食稱其事初無虛養之時今之匠役無事而食者蓋過眾為今日計莫若裁汰散遣僅留其魁若干人俟有興造然後及時召募計其工而賜之食如此則下無游食之民上無虛糜之賜而

所謂匠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九王之子孫爵祿豐厚此自

國家追念前勲恩德至渥然臣聞之親親有殺尊賢有等以人臣之嗣世同

皇昆弟

皇子之封其酬勲已至極而其他子孫又人人食王公之祿則待之母乃過優乎

國家享祚億萬年諸王子孫日眾海內物力必有不給之時人臣與國同休戚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手上匱乏而私室豐盈諸王之靈抑恐未安於地下也為今日計爵則仍之祿則減之彼其人果才賢自可為國當官別受在官之俸而愚不肖者不得濫叨厚賜如此則宗室皆知奮勵而所謂恩米者可以復減如前矣夫匠米恩米復減如前則京倉所積歲已有餘以數計之蓋三年則可餘一年之食九年則可餘三年之食然則不出十年而京倉之積貯已多矣論者或謂匠米可減也減恩米恐非

聖世所宜行臣請有以折之昔周之初大封同姓而武

王昆弟五叔乃無官矧其子孫豈容不辨別賢否而概  
 以王公之祿予之宋相王安石議減宗室恩例宗室伺  
 其出羣譁馬首安石厲聲斥曰祖宗親盡則祧何況賢  
 輩諸人遂無辭而退至哉言乎不可以人廢也臣愚以  
 爲此事也行有五利焉京師積穀有餘一利也匠民散  
 於民間畿輔穀賤一利也諸王子孫不驕惰三利也積  
 穀有餘則徑可停運一二年而用其間以大治河工四  
 利也族丁但予坐糧則所云幫費者省而州縣之虧空  
 可彌矣五利也變一事而與五利補救之謀無加於此

蕉軒隨錄

卷五

五

若夫興水利議屯田裁減滿兵糧額事體重大非旦夕  
 所可行臣今未敢議焉

蕉軒隨錄卷五終

蕉軒隨錄卷六目錄

宋牧仲六境圖

梁聞山先生小牘

無知人之明

朱學士採訪遺書條奏

佟淵若尙書

異端

河泊所

蘧條戚施

蕉軒隨錄

卷六目錄

宿畫

大聲疾呼

太老師

名手虛心

肉樹

李涉稱弟曰李渤

新婦生子

零丁

郭子興



記甘肅收監獄案

萬年庵

虞篋

烟草 鼻烟

李廣文

記望溪先生事

程明道襲賈島詩

祀鼠 鼠嫁女

先賢侯傳

蕉軒隨錄

卷六目錄

試士廢八股文

令狐

古文辭類纂序目

陽童陰童

存存

弇州妄語

治溪故里吟

買賣入詩

文廟行禮儀節

烏什

石棺銘

公主再嫁

楹聯

蕉軒隨錄

卷六目錄

蕉軒隨錄卷六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宋牧仲六境圖

商邱宋牧仲尙書筆有六境圖蓋宦轍所至取名勝之最者繪爲圖凡六册烏目山人王鞏手筆也王漁洋尤展成朱竹垞諸公均有題詠尙書裔孫備恪作令皖江携以自隨粵賊亂後聞此圖歸懷遠人某嗣屢遭兵燹不知尙存否予與備恪有一面之識惜未向其索觀也

梁閩山先生小牘

蕉軒隨錄 卷六

黃虎癡本驥編明人尺牘墨華其自敘云短柬片札親手自書或言國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瑣屑極細極微之事大抵皆倉卒濡毫不假修飾寥寥數語流落人間而其人品之醇駁性情之邪正往往於無意中流露而出則以言觀人莫尺牘若也濬師先世由休甯遷定遠縣之爐橋自五世祖兼山府君以來多以文章品誼相砥礪一時名輩交往最多如查公士標李公東樓龔公朝聘梁公嶽皆久館吾家先資政公所藏諸公墨迹會彙爲數帙兵燹之後蕩然無存茲匣中尙有閩山先生小

札一卷皆與碧岑庶咸兩伯曾祖往還手畢也先生書

名冠海內當時有南梁北孔之目今觀此卷不特書法

超妙而措詞用意楚楚有致展玩之餘恍如對面也謹

登於後吾子孫其世寶之

附錄書札八通

前月一晤足慰渴懷驚擾竟日謝謝本擬由橋上赴

淮聞南路不甚好走仍由北路行矣幸致做同年龔

公晤期當在來夏也庶老四兄弟嚙頓首

前月芙園赴爐橋時以方到書院諸務匆忙未暇修

蕉軒隨錄 卷六

候會屬代致鄙意并候近安歸時得手函深蒙關注

感謝感謝令郎夜課不倦將來何可限量小兒幼而

失學尙未明白刻下已打點應試觀場斷無僥倖萬

一之想也附上仿本二卷又臨顏書一卷百不如人

只此事少有進境耳碧岑大哥四哥不另札愚弟梁

嚙頓首

前小兒投府謁見取擾謝謝令姪册子一本附便奉

繳檢收日前一晤頗爲暢聚別後想近履安和此謝

并候庶老四哥愚弟梁嚙頓首

四月十五日

頃得手函諭令兄得一甲亦不為低安徽此番無多出色者令兄館選可必也金玉哥鼎元原意中事然究竟是命如金玉哥而不得一第者豈少哉承惠草麻子油謝謝附上拙書四張聊供補壁此復并候庶老四哥愚弟梁燾頓首 魚門信便中有人入都煩為寄去又行

去歲得令兄大哥手函臨行匆匆未及作答刻下到壽始為書就冊頁并覆書便中望為寄上舍舅在府諸蒙青照感感茲有渠家信望轉致此候近好不一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庶老四哥如手愚弟燾頓首 三月廿二日

客秋一別匆匆至今諸承盛情銘感何既去夏至壽僅兩月即返舍安葬先靈地尚平安因道遠概未計報想四哥定見原也久未通候則心緒不佳又多俗冗之故今春聞冀澄菴兄罷官或言其尚有虧空仍有餘情未見的確四哥必得其詳望便中示知以免懸念大哥想久進京老弟及世兄所養已裕秋闈在適當翹聽佳音也茲碑客曹兄之便順佈數行并候近祉不既庶老四哥如手愚弟梁燾頓首 六月初三日

今春服滿已具病呈命運不佳不敢復出山矣又行前俞奎兄歸弟正在病中不及作札致候頃承手翰兼大哥都中見惠書帖感謝感謝茲來人回橋率筆奉復并帖二本書一封祈便中寄京匆匆不多及庶咸四哥如手愚弟梁燾頓首

聞四哥有姑蘇之遊故久未通候比想回府矣邇社增勝拙書冊頁二本為令弟及世兄作賀真所謂秀才人情也并候不一庶老四哥如手愚弟梁燾頓首

張仲雅詩

蕉軒隨錄

卷六

四

張仲雅雲璈有飛來峰訪清涼居士翠微亭題名詩中云我思南朝國計方苦貧王和之說非無因長城莫壞且休甲沿邊之鎮煩重臣養精蓄銳一朝舉韓岳具在皆天人欲教南北各疆域莫使文武分畦畛朝廷不知此中承彈章更御史宰相不知此大將吞聲書一紙將軍亦復不知此塵土經年行不止幸有韓王早見機豈是武臣真惜死語語沈卓史識詩才兩兼之矣潘師案

主和議嘗言今日當南人自南北人自北高宗謂之日朕北人亦當歸北乎檜無以應李綱之召也中丞顏岐五上章言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高宗謂之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嗚呼

若高宗者亦未始非有爲之主特無知人之明耳

### 朱學士採訪遺書條奏

四庫館之開始於安徽學政朱公符條奏採訪遺書事

宜一疏余曾於邸報中檢出大學士劉公統勳等會議

奏稿茲全錄之以徵昭代同文之盛

一據稱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現無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志之闕

### 蕉軒隨錄

#### 卷六

五

等語查古今書籍其梓印行世者固足廣資傳播而名山著述或因未經剞劂抄帙僅存亦可備儲匪而供研討伏讀原奉

上諭在坊肆者量爲給價家藏者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鐫刻祇係鈔本存留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欽此欽遵通行在案是抄本一項應與刻本一體蒐羅聖訓煌煌自無不恪遵辦理現在各該督撫等奏到書單內於抄本書籍亦係兼爲甄錄果能實力從事妥協訪求將來哀集日多則所稱遼宋金元之經注文集及

九流百家子餘史別等部自當並歸收錄不致有虞掛漏至官抄其副給還原書之處久經欽奉諭旨遵照

辦理不必另定章程應將該學政所奏之處毋庸再議

一據稱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闕闕特作圖譜金石二

畧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叢崇義呂大臨

則錄圖譜並爲考古者所依據請於收書之外兼收圖

譜一門而直省所在現存鐘銘碑刻悉宜拓取彙送等

語查自古左圖右史經緯相資原可互爲訂證其金

石文字垂世最久尤可藉以攷古而不失其真惟阮孝

緒作七錄始不專列圖譜一門而馬氏經籍考於諸經

### 蕉軒隨錄

#### 卷六

六

部內無不咸歸甄錄自不便因其與諸書體製稍殊竟致聽其淹軼應如該學政所奏令各該省於收書之外凡有繪寫制度各物如聶崇義三禮圖之類均係圖譜專家

宜並爲採輯其有將古今金石源流叙成書如歐陽

修趙明誠所著者亦宜一體彙採仍開入書目先行奏

明以便甄擇取進至古來金石刻文現經流傳可攷者

固多其有僻在山林荒寂之所一時難以搜尋者若必

令官爲拓取恐地方有司辦理不善轉滋紛擾所有該

學政請將鐘銘碑刻悉宜拓取彙送之處應毋庸議

一據稱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可以廣中書中書亦

用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

所未備以獻則匪弄日廣等語備查漢代藏書有中禁

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分品目本自紛歧是

以彼此必須互為校定至我 國家稽古右文表章經

籍凡十三經廿四史三通等部可以嘉惠藝林者俱久

經釐訂 頒行中外無不周知無庸另為宣示至現今

採訪遺書業經奉 旨令各督撫等先行敘列目錄奏

蕉軒隨錄

卷六

七

聞侯彙齊後令 臣等詳加檢覈再行開單行知取進

如其中查係 內府現有之書 臣等即可聲明扣除不

必列單移取是該學政所奏先定書目宣示之處毋庸

再行置議再該學政又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雖少倫

次然古書之全者具在請擇取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

各自為書以備著錄等語查永樂大典一書係明永樂

初年所刊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

冊最稱浩博舊存 皇史宬復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

收貯既久卷冊又多即官隸翰林者不得徧行檢閱今

該學政所奏亦祇係約畧大凡於原書未能悉其梗槩

臣等因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查據稱此書移貯之初

本多缺失現存在庫者共九千餘本較原目數已懸殊

復令將原書目錄六十本取出逐細閱看其書大指係

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統事將平上去入韻字為綱依次

編序凡經史子集等部或依其音或從其類隨字收載

多係割裂瑣碎但查原書採取各種為數甚夥其中凡

現在流傳已少不恆經見之書於各卷中互相檢勘有

足裨補缺遺津逮後學者亦間有之若一槩辨為陳冊

蕉軒隨錄

卷六

八

不為分別揀查殊非採購遺書本義惟是卷帙繁多所

載書籍又多散列各韻之中非一時所能核定相應

奏明容 臣等就各館修書翰林等官內酌量分派數員

令其陸續前往將此書內逐一詳查其中如有現在實

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尙可集成全書者通行摘出書名

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伏請 訓示遵行

一據稱前代校書之官如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

門之業列代若七畧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

法請 詔下儒 臣分任校書之選每一書上必校其得

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伏查 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卽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等語 查古人校定書籍必綴以篇題詮釋大意漢書藝文志所稱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論次得失使讀者一覽了然實爲校讐良法但現今書籍較之古昔日更繁多況經欽奉 明詔訪求著錄者自必更爲精博若如該學政所奏每一書上必撮舉大旨敘於卷首恐羣書浩如淵海難以一一槩加題識查宋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皆就所有之書編次目錄另爲一部體

蕉軒隨錄

卷六

九

裁最爲簡當應卽倣其例俟各省所採書籍全行進呈時請 勅令廷臣詳細校定依經史子集四部各目分類彙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軼唐宋而更上矣以上各條臣等謹就意見所及逐加核議是否有當統候 命下交與禮部行知各該督撫學政一體遵照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佟淵若尙書

佟淵若司馬

法海

元舅忠勇公

國綱

之次子也中康熙

癸酉鄉舉聯捷成進士歷官兵部尙書雍正間命往西甯撤取塞思黑家口未請

訓卽行迨抵保定復獨自進京

上責以前此既不請訓旨今又何必瀆奏公聞

諭又回保定將塞思黑家口帶領來京交內務府收管

上怒革公職究以公爲勲戚故舊不加罪聽公閱居所

以保全之者至深切也公時寓居古寺終歲不還私室

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儵然若有以自得者

高宗嗣位大司空來公保掌教咸安宮官學生引公與

蕉軒隨錄

卷六

十

赫司空自助家望溪侍郎時直 武英殿與公交最密

侍郎嘗稱其詩忠孝發於至誠非虛譽也初公館選時

卽荷

聖祖特達知由檢討遷講學侍從 皇子講讀十年直

辭正色以不欺聞中廢復起洊至粵東巡撫特參大吏

更鹽政粵人至今思之曾奉

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諸省而督學江南尤爲

士林稱頌其詩集子曾得之惜兵燹遺失矣

異端

天主教弛禁以來中外交涉事件不能持平辦理往往激成事端識者憂之謹記雍正五年四月

憲皇帝諭內閣九卿等曰今日爲佛誕之期恰遇西洋國使臣上表稱賀兩事適然相值故於在廷諸臣奏事之暇偶將朕意宣諭爾等知之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而西洋人又極詆佛老之非彼此互相訛謗指爲異端此等識見皆以同乎己者爲正道而以異乎己者爲異端非聖人之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槩斥之爲異端乎凡中國

蕉軒隨錄

卷六

十一

外國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爲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尚天主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卽主宰也自古以來有不知敬天之人乎有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教之敬天有何異乎若云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人似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爲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謂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爲天主此理之所無者也釋氏原以清淨無爲爲本以明心見性爲功所以自

修自全之道莫善於此若云必昧君臣之義忘父子之親棄置倫常同歸寂滅更有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匪奸宄此則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遺蹟聖賢之書凡厥庶民奉爲坊表倘或以詩書爲弋取功名之具視科目爲廣通聲氣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說以動人之聽聞工爲艷詞淫曲以蕩人之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卽如巫醫二者雖聖人之所不棄然亦近於異端而巫以祀神祇醫以療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誘人爲非庸醫傷人之命此卽巫醫中之異

蕉軒隨錄

卷六

十二

端也安可因其異端有害於人而不用藥乎不獨此也卽一器一物皆以備用乃位置不得其宜或被損失其本體便成異端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蓋子路之禱異端也夫子之禱正道也同一事而其中之是非邪正分焉是者正者卽爲正道非者邪者卽爲異端故所論只在是非邪正之間而不在人已異同之迹也凡天下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獎善懲惡戒淫戒殺明己性端人品爲本務者其初創設之人自然非尋常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

行也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悖謬之說遂成異端矣與其教有何涉乎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說尤爲誕幻天主既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世若云奉天主之教者卽爲天主後身則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西洋人精於歷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

蕉軒隨錄

卷六

十三

抒誠虔修職貢數十年來海洋甯謐其善亦不可泯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教亦不輕棄而不知者輒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見也總之天下之人存心不公見理不明每以同乎己者爲是以異乎己者爲非遂致互相譏誹幾同讐敵不知人之品類不齊習尚亦不一不能強之使異亦不能強之使同且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人人得遂其用方得聖帝賢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嗣

因烏爾陳等私入西洋教經王大臣等議奏奉

上諭烏爾陳蘇爾金庫爾陳等不遵滿洲之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屢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開導詢問乃伊等固執已見堅稱不願悛改如此昏庸無知與禽獸奚別其心固已先死何必加以誅戮烏爾陳等非鄂倫岱阿爾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力能搖動政事斷不可姑容於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與否並無關係今王大臣等因蘇努父子從前所行大逆不道請將烏爾陳等卽行正法所奏雖是但朕從前已將伊等

蕉軒隨錄

卷六

十四

之罪暫行寬宥今復將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爲伊等因入西洋之教被戮轉使伊等名聞於西洋著將烏爾陳等交與步軍統領阿齊圖擇一地方牢固鎖禁俾得用力窮究西洋道理伊等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然在朕前奏請改過也恭讀一過足徵大聖人議論周詳具兼容並包之盛量也

河泊所

廣東番禺縣有河泊所所官一員按河泊所吾皖亦有之屬無爲州民池所在州南五十里劉家渡明正德七



年裁官池所在州東門龍潭灣南明隆慶元年裁

遼條戚施

爾雅釋訓遼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黃氏日鈔雪山云  
遼條今龜曾戚施今馳背

宿畫

孟子去齊宿於畫注齊西南近邑孔本韓本皆作畫史  
記燕兵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畫邑三十  
里無入以王蠋故劉熙註亦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按  
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

蕉軒隨錄

卷六

五

云畫邑蠋所居即此邑因畫水為名水經注臨淄惟有  
畫水西北入沛又水出時水東所謂畫中也俗以畫水  
為宿留水一作畫據此畫字亦不應作畫字况孟子去  
齊歸鄒在齊之西南劉熙及朱子註皆云齊西南近  
邑不特孟子宿畫不得作宿畫即王蠋亦不得作畫邑  
人風俗通畫邑大夫之後因而為氏最為可據予所藏  
明趙維寰讀史快編其錄田單傳畫皆作畫趙必有善  
本毛氏汲古閣刊本在趙後也

大聲疾呼

辛幼安既沒其墓傍僧舍時有大聲疾呼堂上若鳴其  
不平者此悲壯之氣有以激發之也韓昌黎上宰相書  
亦欲大聲疾呼較之幼安何如

太老師

明鄭仲夔冷賞云雲間楊太史汝成癸酉典豫章試榜  
放諸門生執羔雉來謁一無所受但語之云余曩出眉  
公陳師之門賴其提訓以至於茲諸君計偕日盍迂途  
一見勝饋遺我多耳夫眉公博物比之張茂先楊用修  
真堪鼎峙固屬一時人豪然自流俗觀之猶然一布衣

蕉軒隨錄

卷六

六

耳太史不視為雲泥分隔而稱師不置又能率其門人  
以溯蜿蜒之自師生之誼真當於古人求之予按今日  
敘述師生之誼者皆屬鄉會試座主兩生門下誇崇淵源若  
平素之授業師從無過而問者戊辰會試趙君會向與  
分校家兄芟塘比部出趙君房趙君乃太湖趙帖存觀  
察明王子本房所中也帖存子方繼元是科亦中式  
子方宴客於松筠庵趙君與余皆在坐或謂兄弟之師  
例稱師余傲然不顧或頗訝之飲酒間趙謂子方曰會  
令做門生到世兄處謁兄未知去否子方唯唯余他視

而笑蓋趙君實不知其房師帖存爲先公授業弟子也  
余亦終席絕不提及世道不古若豈獨師生一事耶聞  
林蕪溪學博爲陳恭甫太史門生恭甫已未座主爲阮  
文達相國蕪溪每稱文達必曰太老師自以得列文達  
門生門下爲榮一日予邀蕪溪及李恢垣同年光廷林  
子隅太守直小集蕪溪又談其阮太老師經學若何詩  
學若何 本朝儒林文苑中似舍文達外無能並駕者  
予不能耐因對蕪溪曰子亦知文達出身之地乎文達  
在翰林時故相和珅適掌院事文達執弟子禮甚謹值

蕉軒隨錄

卷六

十七

大考翰詹

純皇帝以眼鏡命題和珅知

上高年不用眼鏡先漏洩於文達故文達詩有四目何  
須此重瞳不用他句暗合

聖意置高等開坊以今日言之子固不能不以沆瀣一  
氣相誇恐當日貴老師恭甫先生斷不肯認和珅作太  
老師耳台坐鼓掌蕪溪知予好戲言亦不以爲忤旣而  
思之畢竟蕪老能不忘其師究勝於視師門如陌路也  
名手虛心

文待詔稱沈啟南爲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  
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王廉州薦石谷於奉常奉常  
曰此烟客師也焉復能師烟客耶前輩謙抑樂善之心  
卽一技之微不肯稍形滿假今文章家動以譏訕加人  
聞二公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肉樹

弇州山人藝苑卮言載肉樹端溪豬肉子也大如杯炙  
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檢高要縣志并無此名

李涉稱弟曰李渤

蕉軒隨錄

卷六

十八

相傳劉文清公寄其父文正公家報下書男劉壻百拜  
按唐李渤乃李涉之弟涉有與李渤新羅劍歌所謂我  
有愛弟都九江一條直氣今無雙也稱弟曰李渤亦奇  
新婦生子

尹文端公在翰林時未司文枋至乾隆丙戌始奉  
命爲會試考官

上戲之曰汝可謂新婦生子矣是科監試劉松臺侍御  
亦從未分校自謂似未字之女時人傳爲佳話文端有  
二截句云杏苑懸弧典故新每因生子憶生身凌雲老

樹枝分後可念當年手種人子之座師房宮花彩映繡  
衣新半老依然未字身自笑殷勤還學養宜男却是讓  
他人

零丁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路行者敢告重罪  
自為續古文苑積惡致災交續古文苑天因我今月七  
日失阿爹念此酷毒良可痛傷當以重幣續古文苑贈  
用相償請為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眾異脊背偃僕  
捲如截唇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

蕉軒隨錄

卷六

元

其面目鵝頭鵠頸獐狗眼續古文苑眼淚鼻涕相追逐  
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請復  
重陳其形骸為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  
白陷如米續古文苑羹栝按零丁即今之招帖也

郭子興

滁陽王郭子興其先曹州人父郭公以日者術遊定遠  
言禍福輒中元末子興與其黨孫德崖起兵據濠州稱  
元帥明太祖初至子興厚遇之因得成大業及即位子  
興久沒洪武三年追王建祠按滁陽王據濠時麾下

郭子興與王同姓名太祖在甥館子興歸心焉軍行嘗  
備宿衛累功進統軍元帥後隨徐達取中原克汴梁守  
禦河南移鎮鞏昌卒贈陝國公諡宣武

記甘肅收捐監穀案

甘肅產米較少邊地倉儲必須充裕故藩庫有收捐監  
穀之條藉所收糧石以資裒益行之日久官幕家人竟  
視為利藪因緣滋弊乾隆四十六年阿文成公桂剿辦  
甘肅逆番諸事李相國侍堯再起為陝甘總督有旨  
飭阿李二公實心查辦文成覆奏稱係王亶望任藩司

蕉軒隨錄

卷六

元

時愆慮勒爾謹奏請開例且一面奏立規條一面即公  
然折色包捐亶望得擁厚貲而去 上震怒提訊勒爾  
謹並將亶望等交刑部審訊復令阿李二公將歷任道  
府何人如何冒銷賑濟如何勒買分肥逐一查明叅奏  
旋據奏稱按察使福壽供開捐之始即係折色并未交  
糧其時王亶望將實收總交蘭州府存貯給發各州縣  
或多或少俱係藩司主政至折色銀兩并未見買補歸  
倉多係放銀抵糧盤查結報皆係具文又據知府宋開  
煌供前因敦煌玉門兩縣册結以未經盤查詳請展限

王直望不准只得在省出結又據福甯供各屬報災分數俱由藩司議定具奏復補行取結并未親往勘驗放賑亦不監視且各州縣多捐者賑卹必多無災者報捐亦少王直望竟若預知被災輕重定發實收多寡其爲侵蝕浮銷毫無疑議再王直望於每名監生公費四兩外又加襍費一兩王廷贊復任後又加銀一兩至此事總不過首府首縣數人經手請將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前任臯蘭縣知縣捐升刑部員外郎程棟草職提審并王直望任內假捏結報之歷任道府王廷贊秦雄飛福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甯等現任官二十一員草職審訊又丁憂事故之潘時選等十三員由吏刑二部查明將現在者一併草職解審得旨先將蔣全迪程棟擊解蘭州其曾任本道首府及首縣者一體擊解審訊王廷贊解交行在俟王直望等解到再行會訊廷贊又供出饋送王直望銀兩之武威縣知縣朱家慶固原州知州郭昌泰涇縣知縣邱大英西甯縣知縣詹耀璘分別提取訊供行在太學士九卿會審按律定擬請將勒爾謹王直望王廷贊卽行正法上賜勒爾謹自盡直望立斬廷贊改絞監候旋

將全案擬定罪名奏入奉 上諭侵冒賑銀三萬兩以上之程棟陸瑋那禮善楊惠言鄭陳善蔣重熹宋學滄李元椿王臣許山斗詹耀璘陳鴻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陳澍伯衡孟衍泗萬人鳳等二十犯又冒賑不及二萬兩而任內有侵欺建倉銀兩之徐澍梅陳韶二犯改爲應斬監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實官犯內辦理今各省官犯已經勾決著派刑部侍郎阿揚阿馳驛前往甘肅會同該督李侍堯傳旨曉諭監視行刑其侵冒銀一萬兩以上之閔鵬元林昂霄舒玉龍王萬年杜畊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書楊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謝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犯又冒賑不及一萬而任內有侵欺建倉銀兩之錢成均王旭陳金宣宋開煌等四犯從寬免入本年秋審仍牢固監禁其侵冒銀自九千至一千兩以上之章瑗尤永清萬邦英丁愈趙元德顧汝衡宋樹毅黃道斐蒲蘭馨章汝楠侯作吳董熙沈泰墨爾更額善達華廷賜賈若林龐樞史堂覺羅承志李弼申甯吉謝廷庸葉觀海麻宸張毓林等二十六犯俱依議應斬監候其餘擬流各犯除夏恒一犯另有諭旨解部審訊外餘俱照所議完結

等因欽此四十七年 上念蘭州逆回蘇四十三肆逆時謝桓宋開煌萬邦英董熙黃道張曾有微勞免謝桓等死發黑龍江充當苦差遇赦不准援釋所生親子亦不准應考出仕并

飭查通案有無似謝桓等情節曾經阿桂等摺內聲敘出力者許其自行陳訴經李公查奏蒙 恩將舒玉龍等二十四犯照謝桓等一體免死發遣惟閔焜係告病之員并未在甘所陳隨同守城竟係虛捏仍予正法云

萬年庵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湖北蒲圻縣港口驛有萬年庵明崇正三年邑令林增志重建中供旃檀佛像乃蜀僧松隱赴吳募造載往峨眉以路遠乏資遂留供於此庵初建林君名曰萬年甫落成而佛像適至時吳之方伯張余峰送松隱序文有萬年安堵語越人吳元昌曾記其異法堂題額歇心處三字董文敏其昌所書雍正癸卯吳荆山尚書士玉奉使過庵重修文敏題額并成五律一章云橋外雙溪合奔流觸石喧荒庵喜夜寂高枕聽濤翻洗鉢持清課看碑識舊恩思翁題額在長與鎮山門嗣後和韻者至數

百首刊有謔餘錄一帙先伯曾祖竹村通守焯乾隆戊戌官楚北時會宿庵中其步韻詩云古寺蒼崖裏那聞車馬喧泉聲穿石響鳥語雜花翻殘楮留新句野僧述舊恩我來聊小憩屬爾守宗門勞人心漸歇無復問塵喧山逕松陰合溪清竹影翻有時參佛法何日報 君恩此地如重過還敲不二門竹村公為餘齋公之兄詩文均有宗法兵燹散失無從摭輯何幸於茲錄得之亦吉光之片羽也

虞篋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禮喪大記君裏椁虞篋大夫不裹椁士不虞篋鄭注以為虞篋未詳按士虞禮報虞訃喪虞安也篋牀名莊子齊物論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篋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註司馬云篋牀安牀崔云篋方也一日正牀據此虞篋當即安牀之別名

烟草 鼻烟

烟草出呂宋國一名淡巴菘中國惟閩產佳萬歷末有携至漳泉者馬氏造之曰淡肉果漸傳至九邊皆銜長

管而火點吞吐之有醉扑者崇正時嚴禁不止見方氏  
物理小識本朝則到處有之王阮亭先生所謂今世公  
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烟草者乾隆以前尚  
係用木管竹管鑲以銅烟鍋吸之名曰旱烟後則甘肅  
蘭州產水烟以銅管貯水其中隔水呼吸或仍以旱烟  
作水烟吸而水烟之名又有青條黃條五泉綿烟諸目  
旱烟袋大小不等以京師西天成家為最水烟袋用白  
銅製者惟蘇州汪雲從著名湖北漢口工人亦專精製  
造近年來又有銅製二馬車水烟袋者以皮作套空其

蕉軒隨錄 卷六

中一安烟袋一安烟盒兩旁有烟紙筒二可以息火製  
作益精且便於攜帶於北地車中最宜洋人複製烟葉  
卷束如葱管長僅三四寸以口銜之火燃即吸其味烈  
易醉又於馬上最宜若鴉片烟之流毒天下實非旱烟  
水烟比矣獻縣紀文達公好吸旱烟每一次烟鍋中可  
裝二兩自內城至海淀尚不盡都人呼為紀大鍋吉林  
文博川宮保吸水烟一次可二三十袋子每遇作詩文  
時亦手不肯釋然不過時吸時止不能如宮保之吸而  
不歇也烟草之外復有製為鼻烟者細如粉末香祖筆

記云可明目有避疫之功以玻璃為瓶貯之瓶之形象  
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  
如火齊極可愛玩以象牙為匙云不知近日鼻烟壺  
專尚翡翠白玉瑪瑙蜜蠟諸品一壺有直數十金數百  
金者昔司馬溫公携茶以紙為貼范蜀公用小木盒子  
盛之温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蓋不知後來茶  
器精麗極世間之工巧者古今時勢如出一轍今之烟  
壺非即昔之茶器歟昇勤直公昇寅戈壁道中竹枝詞  
云皮冠冬夏總無殊皮帶皮靴潤酪酥也學都門時樣  
蕉軒隨錄 卷六

李廣文

子見人先遞鼻烟壺可見此物流傳之遠矣  
南海李葆初廣文愷以名孝廉乘鐸高要訓課有  
程式人亦樸實不愧校士之官也著海樓吟草錄其佳  
句五言如登鎮海樓云河山分一角天地豁雙眸春暮  
云落花紅滿逕飛絮白隨波七言如帆影云一片夕陽  
芳草渡六朝烟雨落花洲水仙花云漱石已無烟火氣  
還丹全換綺羅身春郊云桃葉渡頭雙槳去杏花村外  
一筇來野望云半竿紅日銜珠勒一路香風趁酒旗滇

江云薄宦頭銜清似水暮年心事懶於雲長夏云飲水  
自知同我淡栽花翻比應官忙又五絕一首云魚子盪  
輕舟打魚水深處滿天風雨來掉入蘆花去皆清微淡  
遠饒有唐音

記望溪先生事

康熙五十年辛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劾編修戴名世  
所著南山集語多狂悖吾宗望溪先生以集序列名牽  
連被逮下江甯縣獄旋解至京師下刑部獄其序文實  
非先生作也五十一年正月刑部等衙門題察審戴名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世南山集子遺錄內有大逆語應卽行凌遲已故方孝  
標所著滇黔紀聞亦有逆語應剉屍汪瀨方苞爲名世  
作序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鸞聞拿自首應發甯古塔安  
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出首亦應革職癸  
巳二月獄決蒙

聖祖矜疑寬宥免治出獄隸籍漢軍蓋獄詞具於辛卯  
冬五上五折本至是章始下

聖祖素知先生文學三月二十三日

硃諭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下武英殿總

管和素翼日

特旨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又命  
作黃鍾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又命作時和年豐慶祝賦  
上告詔翰林此賦卽翰林老輩中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宣示南齋諸臣輒問曰方苞見否與諸大臣  
論本朝文學必曰視方苞何如白衣侍直實異數也既  
而移直 蒙養齋與徐公蝶園承修樂律

上命諸皇子與之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

蕉軒隨錄

卷六

天

世宗嗣位覃恩赦歸原籍而滇黔紀聞案內先生近支  
族人之隸漢軍者亦肆赦

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也先生旋蒙  
恩眷特擢中允歷官侍郎乾隆初罷職復

賜侍講銜歸里年八十二卒按先生以文章名久直

禁廷遷擢卿貳然從未一掌文衡云

程明道襲賈島詩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賈  
島詩也明道先生九日訪張子直詩云下馬問老僕言

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直襲鳥語何耶

祀鼠 鼠嫁女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尾舞於宮端門中  
往視之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祀鼠舞不休接近俗  
每於除夕備酒果置室中伺鼠謂可免鼠噬蓋有所  
本又相傳除夕為鼠嫁期小兒女用饅頭插通草花於  
上散置僻處謂之送嫁某人曾有句云迨吉苑同人有  
禮于歸誰謂汝無家真妙絕也

先縣侯傳

蕉軒隨錄

卷六

先縣侯諱

儲

字聖明

藝文類聚八十八卷作聖明諱太縣志則作聖公家譜作勝明

平御覽三百四十五卷引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某為

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公正任中曰臣文武

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云歙縣志公精孟氏易通

圖識建初四年舉孝廉又舉賢良方正對策為天下第一

一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極諫之士丹陽

太守周歆以公進公極言天降災咎之由上召見公等

試解琴絲泉莫能理公拔劍斷絲對曰反經任勢臨事

宜然上深偉之除郎中尋出為句曲令六年遷阜陵令

遭母喪食土成墳種松柏嘉木數十本致鸞鶴白兔之

瑞元和初轉洛陽令和帝永元五年六月將郊祭以公

善天文問之勸帝毋往其日天晴明帝遂行詔責其欺

公曰臣受書先師推步萌兆今咎時且至願乘輿亟還

使者去公歎曰為人臣恥蒙不忠名遂自殺比駕還雨

霏大如雁子鹵簿後乘士皆疾馳去帝大驚使召公公

已死帝甚傷之追贈太常尚書令封縣侯詔護其喪還

葬世皆言聖公仙去於是民廟祀之兄儕南郡太守儼

丹陽太守剛果皆類公按建初五年二月日食永和五

蕉軒隨錄

卷六

年六月雨雹皆與范史合惟方氏宗譜載公由洛陽令

授太常卿言天變不報自殺夫人包氏大鴻臚咸之女

孫亦以死殉志所稱贈太常尚書令不知何據漢百官

志太常卿中二千石尚書令千石注蔡質漢儀曰故公

為之者朝會不陸奏事增秩二千石品秩較異既贈太

常不應又贈尚書令當以家譜為正然家譜書官至尚

書縣開國公亦誤尚書止六百石秩尤卑也譜又稱

公夫人王氏或先娶於王後娶於包歎公三子長諱觀

次諱觀次諱洪



試士廢八股文

康熙三年以八比文多剿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丙午直省鄉試皆照改定章程行至八年己酉科復用八股試三場前科改三場為二場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請廢科目大學士鄂爾泰等議駁迄今遂仍其舊云

令狐

令狐地名也又複姓也令音零唐令狐綯以其姓氏少宗族有投歸者多薦之遠近趨走至有胡氏添合者温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飛卿曾戲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古文辭類纂序目

本朝論文章者必以桐城三家為正宗望溪侍郎開其先海峰學博繼之姬傳郎中又繼之鄧嶰筠尚書謂學廬陵而兼子固者望溪也學廬陵而兼長公者海峰也姬傳文師廬陵而上溯子長與熙甫皆神似而不以兒此論甚確余則謂侍郎文今之布帛菽粟也學博文今之錦段組繡也郎中文才高識廣理境澈透於方劉兩家外又別出機杼近人頗有以薄弱少之非知文者矣

郎中撰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首刻於興縣康氏再刻於金陵吳氏茲錄其序目俾後學行文知有正鵠不致流於邪派

附序目

爾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病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為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做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其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為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為用不同者別之為上下編云

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叙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諷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

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子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尙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頌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論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

故悉傳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

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畧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

編辭賦一以漢畧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  
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  
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也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  
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  
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  
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  
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  
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奪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  
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椰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  
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損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  
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陽童陰童

童未冠者之稱女子在室亦曰童子頤頤子號老童禮  
雜記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陽童謂庶殤宗子則  
曰陰童見鄭註

蕉軒隨錄 卷六

存存

元馮山人號存存 本朝亦有李存存

舟州妄語

王元美厄言云得姓之貴者無過於我朱及劉李趙也  
明朱姓自高祖於今十三帝矣真王代傳前後不下四  
百郡王將二十倍之矣又有閩帝則梁太祖父子也濬  
師按明高定鼎後撰朱氏碑記敘述本支高曾以前無  
考者悉付闕如此蓋帝王之有真識見處不似李唐之  
冒認元元皇帝爲始祖也元美以梁氏父子比明高得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姓之貴將欲明高與亂臣賊子作同宗乎可爲謬妄

治溪故里吟

先六世祖公衍府君諱景蕃避明末兵亂於順治八年  
遷居定遠縣西鄉爐橋鎮遂家焉二百餘年聚族而居  
今已七八傳矣咸豐癸丑粵匪陷皖淮北上匪黨起吾  
鄉屋廬田產蕩焉無存子箴兄官南韶連道時曾作治  
溪故里吟茲擇錄五十三首逐句注釋付臻詰臻喜兩  
兒收之緬祖宗締造之難閱人世滄桑之變且以驗物  
情紀服食撫今追昔感慨係之可當一編周處風土記

三九三

讀也詩曰鑄鐵鎔金事有無傳聞故老定非誣曲陽古

治今雄鎮漫把南爐較北爐原注吾鄉為北爐橋盛塘寺為南爐橋相傳皆魏武

鎔軍鱗鱗千鄆傍肥河清洛西流卅里多瀋師注清洛澗屬定遠縣

器地鱗鱗千鄆傍肥河清洛西流卅里多瀋師注清洛澗屬定遠縣

為晉師迫敗處豈止壽州街接壤瀋師注壽州街去

鄰保信近平阿阿懷遠縣也與墟橋接壤牽車服賈度

間關鈴鐸郎當三里灣瀋師注三里灣去墟橋除卻水

鄉平似砥眼前突兀舜耕山瀋師注舜耕山海陽聚族

鄆源地三十三都舊有村瀋師注子家先世任休甯三

也陽治白嶽雨中真人畫飄零無復雪泥痕原注先大夫會至鄆源省

蕪軒隨錄 **卷六** 墓歸倚施丈墨癡繪雨清白家風六代傳渡江卜築慶

綿延泮芹化出科名草君康熙壬申入定遠籍補博士

弟于員自壬申至同治己巳入泮者一百十人中舉舉

者十六人登進士者六人五貢十餘人皆兼山府君本

支瑞兆佳城十里邊瀋師注公衍兼山兩府君暨五世

鄭堡俗名北堂種德毓孫枝瀋師注先會祖龍坡府君

節撫孤蒙恩旌表想見津門獻賦時瀋師注嘉慶戊辰仁宗

一等賞給舉人苦節冰霜天不負筠心兩字表崇祠

額說史談經骨相癯舍館鄰下樂嗚嗚九河一賦波瀾

閣原注子少作禹疏九畢竟還堪覆瓿無瀋師注先大

晚年率先公督八叔父雅通公及子箴兄讀書於牛舫

子箴兄十四歲時曾作禹疏九河賦先公手為點定大

父問之其喜今此玉關生入喜何如恬退甘為林下居

稿尚存瀋師匣中鶴髮婆娑雁行肅芝蘭吐秀滿庭除瀋師注先世父効

諸伯恩賜環歸築撫松草堂侍先大父與柳骨顏筋

腕底分研池鎮日長烟雲原注先大亦有漁研媿子無

筆傳家學孤負芸窗指授勤瀋師注先世父與先公并

有二難之目兵燹後瀋師抄羅先世父先公手蹟阿叔

愛儂如愛兒琢磨許到鳳凰池原注三叔父即今雙鬢

蕪軒隨錄 **卷六** 消磨日難忘垂髫問字時瀋師注子箴兄自數齡

清奇細討論無私化雨沐深恩原注子制舉業受益

雙鬢墨歸何處原注當年所筆削腸斷梅花山畔村瀋

注采卿公諱玉瑛嘉慶丙子舉人已卯進士制瞻榆望

藝最為座主蕭山湯文端公推許卒葬梅花莊

杏向平梁原注先大夫與諸叔父在欲仿吳中范氏莊

莫謂前賢難接武今人亦自有晁六張華接電迎神祀

天地炷香默禱矢虔誠尊卑爛習元辰禮家廟返來天

未明瀋師注吾家沿徽州舊俗臘月廿四日送龍除夕

地禮畢尊長率率幼赴宗祠拜祭清明冬至典交崇華胄迢迢元老公

少小青衿司祝版也能期期達神聰濟師注吾家宗祠定期清明冬至兩

祭請年長登仕版者主祭子弟之在賢宮者可獻帛年獻爵及讀祝文等事祭畢設席堂中所以享餞餘也年

年除夕架松盆肅拜堂前笑語温六簋家風仍不改二

更守歲便封門濟師注除夕用鐵盆架松枝松葉於階下焚燒謂之架松盆二更用紅紙封門

守歲年節飲饌惟六盤六盤以示節儉迢遞瀧岡展孝思每逢佳節益淒

其龍鍾祭墓人猶健幾輩兒童策馬隨濟師注先曾祖父母暨先大母

宜太夫人葬邱家尚先大父暨先大母徐太夫人葬高塘寺先大母龐太夫人葬吳家湖每值年節伯叔父偕

子姪等祭掃并次第拜各先世墓中饋羹湯手自調機聲軋軋到寒宵

庭幃慈儉垂型久每飯恒思陋巷瓢原注吾家自先曾祖母每日以粥飯

蕉軒隨錄 卷六

之餘施乞丐數十年遵行不改云博士龍眠奉女宗原注謂桐城女師吳先生深閨

展卷習雍容書聲忽地琴聲和窗外蟾輝分外濃濟師注

城吳夫人鍾文貞館子家十年餘子母陳太夫人叔母宣太宜人暨諸姑祖母諸姑母咸受業焉吳夫人刊有

詩集行世即隨園詩話中所稱鍾睿姑是也渾堅樸素立規模養拙唯期守

敝廬原注舊居廬西底事瓊瑤炫珍異斑斕獨愛古罇

于濟師注先世父所藏古罇于高三尺許五色斑斕希世寶也先公亦匪有諸葛銅鼓一器今銅鼓尚存而

錫錫于已付漫同阮氏分南北休戚相關儼一家原注先

劫劫人矣東西澤底岡頭洵鼎威銅盤會食不須誇濟師注于曾

分居人存十人皆同胞同祖兄弟後分東南兩房居之東門皆高祖厚齋府君支派南門則叔高祖存齋府君支派

也龍蔥烟霞河塘畔老圃經營十幾秋原注豫圃為先大父所築其後

八叔父居之拳石盆花自料理登臨不用杖扶鳩令名恰稱

陶嘉月迤邐房櫺曲沼隈好景教人忘不得繡毬如雪

傍檐開濟師注豫圃西偏有船房一區先大父顏之曰陶嘉月簷傍繡毬一株大可合抱百餘年物開

足稱雅觀時品第一片愛竹山房藕正花倚雲軒內綠陰斜夕陽

兩過登高看天外一峯橫鑊鈔濟師注豫圃中愛竹山房倚雲軒皆鈔鮑雙五

侍邸所題鑊鈔山為定遠最幽險處遊踪不斷池心亭子榜新辛樓角花枝簇

簇勾四面為嫌山色遠嵌空平地起峻岫濟師注新辛亭已先大父所親署也大父以曾伯祖餘齋河庫歸田

後亦曾建亭起園栽花種竹此亭之建恰又值辛年故

蕉軒隨錄 卷六

名新辛云假山在亭之左登之可瞰十數里甲第紛如列戟排編茅別剏讀

書齋海棠爛漫春風後月寫孤松影上階濟師按子家

居住宅第均闕厥先之以土匪繼之髮賊千簷萬瓦都付焚如可勝浩歎臺榭玲瓏數望園

原注四叔父所居紅牙低唱夜開樽出門乘醉歸猶嬾且去敲

棋栢陰軒原注子祥子健兩弟書室濟師按叔父芝山公築望園於東門外饒花木之盛栢陰軒在

望園對門二伯父俊叔公宅也花意都隨笑口開朱朱白白豔重臺半

圓擊鉢聯吟日惆悵玉堂人未回濟師按餘齋河庫歸田後於曲陽門外後

街卜宅池其地數畝產石種樹顏曰半園後歸世父蓮

舫公道光甲辰半園壯丹開至三百餘朵世父邀揚體

渺渺集帆檣匯入淮流匹練長一夜五橋春水漫鷺絲

飛到月牙塘濬師按月牙塘在東門外後街塘形如月其源直通長淮高田下隲綠

油油塘壩雖多早尙愁雨季午秋需雨澤老農都說望

天收濬師按吾鄉田地以麥為最有一麥抵三秋之田諺望天收言雨賜應時自獲豐稔益亦鄉諺也

將牛計休論種原注吾鄉田百佃倩人耕只問租大戶畝則曰一具牛

村莊難考核入倉升斗盡模糊莊收麥子隔年陳老米

偏呼稻粒新粥飯三餐兼餅餌縱然鮭菜也調勺蒸和

菽乳配晶鹽芥子葫蘆不用漆原注吾家居南街者以市醬得名其秋油可匹

鎮江自古八珍推是主玫瑰羞說富家甜濬師按吾家南門三房有

蕉軒隨錄 卷六

醬園一所開麥黃豆綠均堪釀毋戩分曹酒國降誰道

五香名酒供輒飽白波終不敵封缸濬師按吾鄉五香酒最有名封缸酒則以糯米釀成者味甜而醉人較五香甚又去爐橋九

糯米釀成者味甜而醉人較五香甚又去爐橋九十里地名龍岡釀大樞酒亦佳足敵山西汾酒飛羅

密糝白於霜牢九堆盤肉貫湯羨煞如酥寒具薄陶家

製作最精良濬師按爐橋有陶允謙者製油酥餅絕妙其薄如紙二文一枚陶死共子復襲其業

白魚入饌嫩於鮭紫蟹紅蝦伴玉卮更有麪條殊脆滑

冰鮮北地漫稱奇濬師按黃瓜魚出淮河極鮮美即京城之冰鮮也雛雞乳鴨

都名荀到口渾疑玉版鮮割取一瓣圓若蓋原注猪尾肥美不亞

於金華老饕相對欲流涎濬師按吾鄉以雛雞雛鴨名曰筍雞筍鴨言其嫩也猪尾

遠近呼曰橋尾他處不似江瑤圓柱撐卻俾花蛤要葺

烹蟻珠本入天家貢漁父如何喚作螳濬師按淮河蛤蚶俗呼螳子殼

不甚大漁人剝其肉以木棍鞭其四圍極薄肉貫於中

清嫩紅燒異常鮮美揚州醉蚶廣州蠔食皆不及也

新摘馬蘭甘類齊筠筐甜菜原注即枸杞苗賣長街廚娘秋末

饒風韻滿架垂垂紅繡鞋原注扁豆名濬師按馬蘭頭其甘如薺淮南有之紅繡

鞋子大而皮似聞番舶愛金鍼原注菜名濬師按馬齒叢生石磴陰

早韭晚菘齊減味擔來霜裏菊花心原注菜名濬師按金針菜馬齒菜菊

花心白菜皆吾鄉所出賈人捆載赴各處售賣觀客頻婆貌不同芬馨遠過麝

香紅原注形大如李俗名曰柘憐渠未入詩人詠埋沒

蕉軒隨錄 卷六

鍾離片壤中徽歛龍孫裏凍芽六安栗子霍山茶丹砂

萬顆原注石榴淮濱熟親串分投酒興加濬師按一夜四山雷起雨滿林無數

長龍孫放翁詩也吾鄉少荀冬月自徽歛來者絕佳懷遠石榴子小而肉厚味甜如蜜不亞白馬寺種也朱

家郭解人推重已伏兵機歌舞場一片魚鱗寒似雪春

燈影裏護紅妝濬師按鳳陽鄉俗每值燈節前後數日率以花鼓燈為戲往往紛爭構衅雕青

惡少率帶刀劍護持之沿及後來姑息因循可奈何無

端蠻觸起風波四門帥主分雄長不是當年安樂窩濬師

按爐橋初團練鄉兵以主簿統之頗有約束後則官勢

日感而刁民肆起邀結東西南北四門自稱帥主官紳

拱手莫持籌握算劇艱辛孤立何曾德有鄰一自皖江

可如何

馳羽檄虎狼權當保家人潘師按匪亂時各家皆募勇丁為之保家後秀不齊後即

由保家者串通外匪強劫財物受害益深醜酒樵牛戶戶忙禿襟短袖太猖

狂意園原注鐵君叔父別業花木含愁甚蠟屐無人三徑荒潘師按鐵

君叔父意園經始於咸豐元年園甫成而寇亂作樓臺花竹拆毀一空園中堆石有極縟透漏之巧係白半園

移求為餘齋河庫所親置者清淮樓下擁貔貅百里衝寒虎帳投兩

度留兵衛桑梓書生豈為室家謀潘師按爐橋一帶外

公屬鐵君叔父及子箴兄兩赴臨淮大營商之袁午橋

潘帥撥一軍專駐爐橋指挂三年賊不得入殆先公與

鐵君叔父先後避難壽州子箴兄携余泉刀散盡總無

獸蠶食鯨吞禍已占碧血橫流箏笛浦滿腔愁緒萬重

蕉軒隨錄

卷六

吳

潘師按江中丞守廬州城兵饑兩乏時舒與阿擁兵

八千人去廬八十里駐紮坐視不救以致失陷廬州

破而淮南北事南北諸軍壁上觀老師糜餉共偷安雄

才半入蓮花幕傲骨羞將劍缺彈潘師按淮南北兵潰

小方且以軍營為得計子家文字無靈骨董灾盜非有

雖南北奔馳無一人投營者道令人哀探囊肱篋尋常事萬卷圖書付劫灰潘師按

與先公收藏最富金石書畫揮架盈箱突書來滬瀆快

丑以來迭遭兵燹所存者百中之一二矣開函浩渺重陽穩挂帆流寓他鄉終計左好尋大蜀山

賦長鏡原注子祥昨有書來已由上海返興化子甚望

其歸廬州並可探吾鄉消息潘師按子祥兄潘

履官桐城訓導庚午就宅樓桑近日邊原注友蘭兄吾

宗孝友獨稱賢伶仃異地同齊贅十弟尚在山左依其岳家未敢輕

弟潘觀以署正供職京師丁卯夏連雨疾歿

登泛海船潘師按友蘭兄名汝翊大挑知縣官直隸最

其孤孫橫子携之赴粵惟望其讀書成立耳半百光陰

荏苒過時艱無補忽蹉跎白頭貢叔相思否獨向西湖

理釣蓑原注聞閔丈獻之居潁州潘師按閔丈名士暄

父業幻影泡光感不禁閒中屈指去來今淮山淮水都

無恙可許他年拄杖吟

買賣入詩

東坡詩一枕清風直萬錢何人買向北窗眠此翻用太

蕉軒隨錄

卷六

吳

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意也若施希聖蘭缸如畫買

不眠玉爐夜起沉香烟不特東坡句不及卽太白句亦

不及廬陵詩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此翻用工部盡

拾書籍賣來問爾東家意也若梅宛陵欲賣蟾蜍一寸

魄不特廬陵句不及卽工部句亦不及錄之以質世之

分唐界宋者

文廟行禮儀節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讀史者謂漢家四百年精

神命脈全在於此我



朝雍正四年八月

上親詣

文廟行禮祭畢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曰儀節內開獻帛進

酒皆不跪朕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

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爾衙門可記檔案以後照此

遵行仰見

聖主崇儒重道至意謹恭識之

烏什

蕉軒隨錄

卷六

洪北江太史著乾隆圖志載烏什在庫車西北千里亦

漢時城郭諸國乾隆四十年

賜烏什名永甯城城周數里移參贊大臣駐此其東二

百里為阿克蘇四城又東四百五十里為拜城又東八

十里為賽里木回城皆統於烏什參贊長白春介軒先

生春熙曾鎮斯土有書懷詩四首云難得親朋雁訊通

易收駿骨渥洼中聽歌猶是伊涼調前任甘涼道七年問俗誰

移鄭衛風場藿園蔬清有味芻糧蒲酒戶常豐柳泉更

稱梭梭木土人呼炭曰梭梭木且試新茶撥火紅春深亦有好桑

麻白板紅橋翠影遮幾訝尉頭非絕域烏什漢為尉頭國卻從

天外望中華雲霞艷艷籠山廟山廟為本楊柳依依蔭

使衙署左右柳堪羨前賢楹帖好暫留只看一時花廳

有麟梅谷前輩楹聯云且少愁從晚上城樓獨撫闌蒼

然雲物望中寬地當一面崇墉壯堞倚層巒六月寒邊

鎮事真成雜需河山局本是偏安參軍莫訝多蠻語半

屬夷官半土官一隅渾似隔塵寰闔天高絕仰攀遠

宮倍思鄉國好專城偏有簿書閱長驅士馬誰稱霍久

鎮邊疆却憶班惆悵年來輪奐盡隴雲湘月又闔山由

蕉軒隨錄

卷六

甘涼道陳泉湘南今復拜領烏垣使節按柳樹泉在烏什城南五里柳樹

中有泉水涌出田人呼為哈喇插起譯言靈泉也多水

則豐少則歲歉甘則太平苦則災稔見西域聞見錄梭

梭木及山廟等故實又他書所未載也先生以名翰林

曾分校春秋闈出任監司歷官都護風流文采傾倒一

時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矣李振垣光緒漢西域圖考

賜名永甯始任辦事是歲移為參贊治所五十二年

移參贊于喀什噶爾乃設辦事大臣一員幫辦大臣一

員滿營佐領一員八旗換防兵百四十名城守都司守

備各一員綠旗換防兵百八十五人屯田參將一員兵二

百五十人嘉慶二十一年裁綠旗兵六十名撥阿克蘇據

此與洪氏圖志作乾隆四十年建賜名永甯吳應攷

石棺銘

史記秦本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作石樽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霍太山按此銘北海馮惟訥詩紀中漏載

公主再嫁

漢光武以湖陽公主寡欲妻宋宏隋文第五女蘭陵公主初嫁儀同王奉孝卒再適河東柳述此公主再醮之

蕉軒隨錄

卷六

四九

見於史冊者唐書專撰公主列傳其間高祖十九女高密嫁長孫孝政後嫁段綸長廣嫁趙景慈又嫁楊師道房陵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安定嫁温挺又嫁鄭元敬太宗二十一女襄城嫁蕭銑又嫁姜簡南平嫁王敬直又嫁劉元意遂安嫁竇達又嫁王大禮晉安嫁韋思安又嫁楊仁輅城陽嫁杜荷又嫁薛瓘新城嫁長孫詮又嫁韋正矩高宗三女太平嫁薛紹紹死又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昏武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中宗八女安定嫁王同皎又嫁韋濯又嫁崔銑長甯嫁楊慎交又

嫁蘇彦伯安樂嫁武崇訓崇訓死主素與武延秀亂卽

嫁之睿宗十一女薛國嫁王守一守一誅又嫁裴巽郎

國嫁薛傲又嫁鄭孝義元宗二十九女常山嫁薛譚又

嫁竇澤衛國嫁豆盧建又嫁楊說貞陽嫁源清又嫁蘇

震宋國嫁温西華又嫁楊徽齊國嫁張洎又嫁裴頴又

嫁楊敷咸宜嫁楊洄又嫁崔嵩廣甯嫁程昌胤又嫁蘇

克貞萬春嫁楊拙又嫁楊鈞太華公主新平嫁裴珍又

嫁姜慶初肅宗七女肅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

年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部國嫁蕭徵又嫁蕭升自代

蕉軒隨錄

卷六

五

宗後公主無再嫁者宣宗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

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所以維持風化者深且遠矣

又按睿宗女玉真公主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天寶

時乞去公主名號寶應時卒元宗女萬安公主未嫁天

寶時爲道士楚國公主嫁吳澄江後亦爲道士代宗女

華陽公主未嫁丐爲道士封瓊華真人順宗女尋陽公

主太和三年與平恩邵陽二主并爲道士憲宗女永嘉

公主永安公主穆宗女義昌公主亦均爲道士李唐家

法真不可解三國志吳大帝二女長曰魯班字太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

前配朱據  
後配劉纂

楹聯

林鄉溪徵君謂作長聯如懸繩千尺崖墜而不斷又如  
騎五花快馬奔山絕澗一勒便轉王補帆中丞在福州  
寄濬師書曰吾弟作長聯尤雄健兄於斯事亦有癖但  
不為長句每以為楹帖只可一二行若太長則似一幅  
挂屏非楹帖也又似文章後東二比或又似一闕滿江  
紅云 觀林玉兩公之言皆拈出此中三昧何地山侍  
郎則曰長聯短聯皆要有法能脫去文章語詞曲語即

蕉軒隨錄

卷六

至

長聯亦自超妙若為之不合法程即五字七字直兩句  
律詩耳所言亦深切著明然補帆地山作實均簡淨名  
貴如補帆題浙江臬司署大堂云堂前草木新栽春色  
自留生意在門外湖山不遠清光先照我心來又福州  
新脩繪春園其地相傳為耿藩別業現改勸桑局并為  
同人游讌之所題云如此園林志乘無名誰是主不妨  
冠蓋遊踪偶駐且看花又題云水石為隣况有桑陰連  
十畝雲霞出海可無榕蔭在三山又題江西省新建江  
安會館云聯襍集羣賢都看五色雲中恩迎日下停驂

逢盛會猶憶百花洲上春到江南又題浙江孝廉講院  
時已量移粵藩云雲路及時登盼諸君同詠霓裳傳來  
南海風帆隨處好許他日重攜文酒泛到西湖又題福  
建撫署大門云舟行瀛海南頭正三島風清十洲雲朗  
人在嵩山頂上看庭前草色門外榕陰又寄題京城重  
脩揚州新館云海嶠望京華五朵雲開共沐恩光迎北  
斗珠巢良宴會二分月到更饒春色勝江南館在珠巢  
街為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東臺五屬鄉會士子所居者  
以上數聯筆勢飛舞一氣相生地山所謂合法程者斷

蕉軒隨錄

卷六

至

推此種若廣東應元宮東廳補帆題云繞廓雲烟收一  
覽出山雷雨慰羣生則予早卜其有封豷之度矣地山  
在粵東題新建陽江廳試院大堂云萬里下征輶從轡  
峽南來見此邦民物山川可躋列郡千間開廣廈對巖  
峰西峙願多士文章事業勝似前賢又題廉州試院餘  
園欣賞樓云闕地無多却分廣廈數椽門逕不容人迹  
到論文有暇試上層梯一望海山勝向畫圖看又題廉  
州府署還珠亭云太守昔稱廉千載還珠傳盛事使君  
重起廢一亭流水喻澄懷又題龍川縣通衢司景韓書

院云此鄉爲閩嶠通衢前朝戰壘猶存宜以詩書迴獮俗其地有昌黎遺廟多士講堂新立固應山斗奉名賢又題江西省江安會館云俱是宦遊人從大江南北來追憶昔賢猶傳鹿洞學規蠡濱政蹟會爲持節使登匡廬左右望瞻言故里如見白門烟樹黃海雲濤又輓蔣樸山中丞云同館十六年內參侍御外歷封圻遺愛在人應憇棠陰歌召伯隔君一萬里遠望函關近瞻廬阜招魂何處空懷竹逕哭元卿又輓吳竹莊方伯云君爲百皖福星武能戡亂文足經邦憶昔年驛館停驂曾聽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鄉人歌子產我念雙江舊雨案有遺書篋藏贈稿待他日蠡濱返擢定攀墓樹弔徐公憶戊辰冬濬師之官粵東道出皖江與竹莊暢聚數日民生吏治悉力講求非尋常庸庸碌碌者比乃年未六旬遽捐館舍讀地山輓語可以盡竹莊生平矣地山所撰楹聯最夥此則錄其尤著者耳濬師會題嶺西道署儀門云重門洞開要事勿負寸心方稱良吏高山仰止莫矜矜不持一石便算清名昔包孝肅守端一硯不攜予有見於今之官場積習故更進一層言之非於孝肅有異同也又端州北

門外寶月臺四面荷花星巖拱峙爲名勝之最臺已頽廢濬師鳩同人重興之亦題一聯云對面卽星巖七朶芙蓉呈綺麗賞心傾露盞一池菡萏正芬芳謬爲諸君誇贊附錄於此視補帆地山手畢正如葉公之好儵形見真龍而失色矣

蕉軒隨錄

卷六

三

蕉軒隨錄卷六終

蕉軒隨錄卷七目錄

王文成寄弟書

婆婆

續斷

子孫肖祖

庶吉士列京察

王真聖

居德則忌

定遠村舍詩

蕉軒隨錄

卷七目錄

袁太翁律例條辨

林德陽霽山集

王安石乖僻

皇后稱朕

汪容甫先生傳

倒退蟲

天行健

楊龜山被薦

前身

生臺

文昌帝君

作事相類

蘇邁詩句

小姪

徐渭壽嚴嵩生日啓

李雯燒香曲

記睿親王事

泰否拔茅

蕉軒隨錄

卷七目錄

居官勿矯情飾貌

哈庵禪師

停進牡丹

李穆堂文集

二五

租庸調

漢學宋學

黃勤敏公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玉臂峰金蓮峰

陳先生絳雪堂稿

蕉軒隨錄

卷七 目錄

三

蕉軒隨錄卷七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王文成寄弟書

王文成公有寄諸弟書一通陽明全集中所未載也黃虎痴先生於收藏家見之刊入尺牘墨華中書云鄉人來者每詢守文弟多言羸弱之甚近得大人書亦以為言殊切憂念血氣未定凡百須加謹慎弟自聰明特達諒亦不俟吾言向日所論工夫不知弟輩近來意思如何得無亦少荒落否大抵人非至聖其心不能無所係

蕉軒隨錄

卷七

一

著不於正必於邪不於道德功業必於聲色貨利故必須先端所趨向此吾向時立志之說也趨向既端又須日有朋友砥礪切磋乃能薰陶漸染以底於成弟輩本自美質但恐獨學無友未免縱情肆志而不自覺李延平云中年無朋友幾乎放倒了延平且然況後學乎吾平生氣質極下幸未至於大壞極敗自謂得於朋友挾持之力為多古人蓬麻之喻不誣也凡朋友必須自我求之自我下之乃能有益若悻悻自高自大勝已必不屑就而曰與汗下同歸矣此雖子張之賢而曾子所以

猶有堂堂之歎也石川叔公吾宗白眉雖所論或不能無過高然其志向清脫正可以矯流俗汗下之弊今又日夕相與最可因石川以求直諒多聞之友相與講習討論惟日孜孜於此而不暇及於其他正所謂置之莊獄之間雖求其楚不可得矣守儉弟頗好仙學雖未盡正然比之聲色貨財之習相去遠矣但不宜惑於方術流入邪逕果能清心寡欲其於聖賢之學猶為近之卻恐守文弟氣質通敏未必耐心於此閒中試可一講亦可以養身卻疾猶勝病而服藥也偶便燈下草草弟輩

蕉軒隨錄

卷七

二

須體吾言勿以為孟浪之談斯可矣長兄守仁書致守儉守文弟守章亦可讀與知之

婆婆

張齊賢母入大內上曰婆婆萬福見長編

續斷

續斷一名屬折一名接骨皆以功命名蒙古人謂之縛爾海謹按

聖祖庭訓格言曰藥品不同古人有用新苗者有用曝乾者或以手折口咬撮合一處如今皆用曝乾者以分

量稱合此豈古制耶如蒙古有傷損骨節者則以青色草名綽爾海之根不令人見採取食之甚有益朕令人試之誠然驗之即內地之續斷由此觀之蒙古猶有古制藥惟與病相投則有毒之藥亦能救人若不當即人參人亦受害是故用藥貴與病相宜也後數語知醫者當奉為圭臬

子孫肖祖

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予從叔

祖諱

玉壽行十一

面兒與五世祖兼山府君絕似憶予八九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歲時年節至宗祠拜祭先公攜予至兼山府君真容前曰汝知尊長中有面兒相似者乎予對曰南門十一叔祖可謂逼肖矣予家分東南兩宅居故有東門南門之稱先公笑而頷之迄今追憶益信薛言為不誣也

庶吉士列京察

乾隆三年京察教習庶常館保送一等修撰編修共五員庶吉士共九員嗣於乾隆五年吏部議定初任未及三年俱不准保列一等其歷次所保修撰莊培因編修趙翼韋謙恆庶吉士褚廷璋等俱係中書出身積算前

俸庶吉士景福係壬申科進士甲戌科未經散館至丙子歷俸已滿三年是以循例保列至三十六年四月奉諭本日引見京察各員內翰林院庶吉士亦有列入一等者該員尚未散館授職不應遽膺薦剡著撤去嗣後庶吉士保列一等之例著停止欽此

王直望

王味隲 直望 官浙藩時集諸名刻中米書檢其尤精者命工雙鉤上石後有二集三集四集之刻梁山舟學士曾作跋語亦公卿中風雅也後官浙江巡撫適丁憂應

蕉軒隨錄

卷七

四

回籍

高宗以海甯改建石塘王在浙肯擔當事務令其在工督辦王與李質穎共事意見不合李赴京入對時奏王居喪攜家屬仍住杭州安然聚處

上疑之旋奉

諭旨中有云從前伊父王師品行甚正無負讀書不應有此等忘親越禮之子禡王職仍留塘工效力未幾甘肅收捐監糧案發伏誅

居德則忌

潘子善問朱子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

立防禁則無遺散某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朱子

答曰未詳王弼注夫者明法而決斷之象忌禁也法明

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施而能嚴嚴而能施健

而能說決而能和美之道也虞氏易陽極陰生德不久

居陽當忌陰故居德則忌毛檢討仲氏易謂澤升於天

則降澤及下居則不得矣故禁之禁忌也言禁使勿居

也凡此皆於卦名外別是一義愚按澤上於天敷潤及

下施祿之君子功德昭著自然健而能說決而能和若

蕉軒隨錄

卷七

五

以功德自居則失剛正明信之公道轉無以見孚號有厲矣此德字當如左傳成三年然則德我乎德字解不自居功德及下正老子所謂功成而弗居也仲氏易居則不得矣語意頗合特未能明顯耳至謂凡此皆於卦名外別是一義殊費解

定遠村舍詩

潘功甫前輩 曾沂 有經定遠村舍詩云客入定遠縣野趣不可畫雜豆聚作花長葵列為界絲瓜露筋倒大匏拖藤挂稻柴駕驢走菜把鱉魚曬一羊角觸籬逸出與



犬避一雞俯而啄一爪撥沙塊一雞趨與叫一鬪強作  
快一牛伏樹根叱起狀甚懈兩豕雜色毛未禿苦癩敗  
老翁敲火立招入竈下話老婦削薑皮石板攤餅賣小  
婦理麻繩客至結不解棄去拾馬糞出門耙柄壞看奴  
驅車去笑言負餅債投錢復飲馬頗遭老婦怪求益雖  
不多惡其遽類齡老翁頗解事貴客愛脫灑顧婦莫作  
瞋以杖指欲拜予定遠人也誦之覺家鄉光景如在目  
前兵燹之餘不堪回首矣

袁太翁律例條辨

蕉軒隨錄

卷七

六

鄒蓉垞詩曰生我無聞鬼叫冤藏園有父勝隨園以為  
若生先生為其父作行狀隨園老人無之此迂陋之見  
也庸德庸行皆世之常不煩人子稱述若逞文人筆墨  
鋪張揚厲又實蹈誣親之咎孔子聖人禮經僅記合葬  
于防不聞別有紀載蓋至敬無文耳然隨園尊人精於  
刑名之學其議論見隨園答金震方問律例書有考核  
數條足以信今傳後茲錄於後使讀者知隨園表彰先  
人事蹟不在區區一行狀一墓碣也

袁先生律例條辨

一調姦不成本婦自盡者擬絞此舊律所無而新例  
未協也事關風教無可寬弛然和與調無異調者和  
之未成者也其調者和在意中其自盡者變生意外  
其意內之杖尚在難加而意外之絞忽然已至誠可  
哀憐夫調之說亦至不一矣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  
或騰穢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其自盡者亦至不一  
矣或怒或慚或染邪或不欲生而借此鳴貞或別  
有他故而飾詞誣陷是數者全在臨時詳審分別辦  
治若概定以絞則調之罪反重於強也強不成止於

蕉軒隨錄

卷七

七

杖流調不成至於抵死彼毒淫者又何所擇輕重而  
不強乎彼毆詈人人自盡者罪不至絞則調人人自  
盡者亦罪不至絞何也毆詈與調均有本罪而其人  
之自盡皆出於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其不受調本無死法律旌節婦不旌烈婦所以重  
民命也調姦自盡較殉夫之烈婦猶有遜焉而既予  
之旌又抵其死不教天下女子以輕生乎俗傳有年  
少某悅鄰女揖而自媒女拒之再揖而謝女歸縊死  
某竟擬絞合郡之人以為三揖三讓而死莫不掩涕

愚以爲羞忿自盡者照罵毆人而人自盡之條飭有  
司臨時按閱作何調法以爲比擬其情重者別請  
聖裁

一律註內始強終和者仍以和論此本律所無而增  
例未協也按註曰裂衣損膚及有人聞知者爲強此  
說是也然既以裂衣毀膚有人聞知爲始強之據又  
何所見衣破復完膚創仍復爲終和之據耶夫相愛  
爲和女既愛之又何恨之而誣以爲強耶在被姦者  
必曰以強終在強者必曰以和終信彼乎信此乎事

蕉軒隨錄

卷七

八

屬暗昧訊者茫然勢必以自盡者爲強而不自盡者  
爲和是率衆強而爲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  
之所謂剛者誰能輕死女果清貞偶爲強暴所汚如  
浮雲翳白日無所爲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  
甚重先王原未嘗以必死責之而強者之罪則不可  
不誅也今之有司大抵寬有罪誣名節以爲陰德然  
則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將惟強之是爲而到  
官後誣以終和則其計固已得矣或曰終和之據以  
叫呼漸輕四鄰無聞者爲和不知啼呼之聲果聞四

鄰則姦且不成而強於何有強者大率華門蓬戶四  
鄰無聞而後敢肆行者也四鄰之人卽或聞之又誰  
辨其聲之始終乎又誰質證之以陷人於死地乎然  
則始強終和亦終於無據而已矣律曰強者斬未成  
者流語無枝節何等正大註中增以終和二字而行  
險微倖者多按律文強者誅和者並杖凌暴之徒既  
已辱人而又引與同杖以衆辱之惡莫甚焉就使婦  
志不堅自念業已被汚而稍爲隱忍以免傳播其心  
亦大可哀矣較夫目挑心與互相鑽踰者罪當未減

蕉軒隨錄

卷七

九

是始強終和就使確鑿有據而男子擬杖猶輕女子  
擬杖已重愚以爲律重誅心強者女當死調者女不  
當死然而或死或不死則其所遭者異也在強者之  
心業已迫人於死雖女子不自盡其罪重調者之心  
本不迫人於死雖女子自盡其罪輕今例註重其所  
輕輕其所重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養親載在名律始於北魏太和五年金  
世宗引醜夷不爭之禮以除之極爲允當然律稱奏  
請 上裁是猶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請但

依例允行愚以為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通融  
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可見三  
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非聖人之所矜也夫殺人者  
之父母何與於被殺者之冤魂忘其親殺人其不孝  
宜誅恃其親殺人其心術宜誅按律內知有恩赦而  
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養之  
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寬其本罪乎父母不能教子  
致陷於惡雖老而康餒亦所自取或聖王仁政務出  
萬全則按其情罪臨期請 旨亦可

蕉軒隨錄

卷七

十

一尊長殺卑幼律無明文尊名分故也考史冊亦頗  
不然漢賈彪不按盜賊而先按母殺子者曰盜賊殺  
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違天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  
不得殺子也趙廣漢以丞相夫人殺婢曳夫人跪庭  
下受訊是夫人不得殺婢也唐敬宗時姑鞭婦至死  
有司請償是姑不得殺媳也馬端臨曰子有罪父不  
得而生則子無罪父不得而殺

世宗憲皇帝特斬胡聰芳姦子婦者 皇上特絞徐  
某烹家奴者此皆聖明獨斷非凡所及愚竊以為父

母之於子女家長之於奴婢俱不應非理而殺其尤  
甚者姑殺婦妻殺妾也婦與姑本非天屬或待年之  
女幼住夫家受姑凌逼力難抵禦或悍妻嚴妒動用  
非刑地方官拘於名分擬以杖贖費金錢許人命較  
之雞狗所值尤微不知服制婦死姑報以期是殺婦  
者即殺期服親也士妾有子而為之總是殺妾者即  
殺夫總麻親也在民家為婦為妾在 國家皆為百  
姓在天地皆為蒼生 皇上不忍殺一無辜之百姓  
而惡姑悍妻乃能殺無罪之蒼生其得罪於卑幼者

蕉軒隨錄

卷七

十一

小其得罪於天地 皇上者大請嗣後將尊長非理  
殺卑幼者別將冤酷情形分別治罪所保全者實多  
林德陽霽山集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甯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  
四川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  
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  
金粟堆前幾吠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雁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世皆傳為唐珣作而林德陽景熙集

中亦載之按德陽霽山集五卷紀文達撰提要云札木  
楊喇勒智原作楊璉真伽發宋諸陵以遺骨建鎮南塔景熙以  
計易真骨葬之其忠義感動百世然諸書或以其事歸  
唐珣今考此集載夢中作四詩與諸書所載珣作同珣  
他詩不概見而此四詩詞格實與景熙他詩相類且雙  
匣親傳竺國經句與景熙葬高孝兩陵之說合與珣同  
葬諸陵之說不合考集中有和唐玉潛一詩玉潛卽珣  
之字則二人本屬舊友或當時景熙與珣共謀此舉其  
事秘密傳聞異詞遂譌爲珣作也潛師按徐沁金華游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錄注云楊璉真伽發陵事諸書紀載歲月不同按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  
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  
陵遺幣事及丘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  
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  
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  
三僧言蓋其謀始於甲申而成於乙酉與周草窗密癸  
辛禱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珣永嘉林景熙德  
陽鄭宗仁樸翁與皇羽咸王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

故唐玉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皇羽詩亦  
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  
又鄭明德遂昌禱錄云當發陵時林景熙故爲丐者背  
竹籬挾竹夾遇物夾投籬中潛鑄金牌繫腰間賄西僧  
求得高孝兩陵骨貯兩函葬東嘉故夢中作詩有雙匣  
親傳竺國經之句厲太鴻孝廉編宋詩紀事謂六陵遺  
骨癸辛雜識輟畊錄俱云葬蘭亭若云高孝兩陵林攜  
葬東嘉則詩中所云水到蘭亭句又何謂耶當以周草  
窗陶南村所紀爲是而景熙則共事人也夢中詩係唐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玉潛作云景熙作者非此論亦確特並存之潛師又按  
王監簿名  
英孫號修竹鄭宗仁號樸翁亦號卽翁曾著易說若干  
卷俱見詩集 本朝全祖望所著六陵祠祭議冬青義  
士祠祭議  
等篇尤詳  
王安石乖僻  
王莽有五均六筦之條王安石新法中青苗取息類所  
祖述也人謂安石事事學周公不知但拾新莽唾餘耳  
安石詩經義成書比神宗於文王亦儼然以周公自命  
其用事時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  
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曰

吾丈待之何如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  
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疎之可見  
乖僻自是者必誤人家國也

皇后稱朕

遼景宗八年二月壬寅論史館學士書皇后言亦稱朕  
暨予著為定式

汪容甫先生傳

寶應劉端臨先生台拱遺書第八卷二十葉竹鄰張君  
家傳十一行後接刊死節之臣作廣陵對凡三千言云

蕉軒隨錄

卷七

十四

云細閱乃是汪容甫明經傳也此篇後又刊竹鄰張君  
家傳蓋前之十一行刊刻舛誤先生外孫阮恩海未曾  
校出兵燹後不知先生家尚有藏本可以補入否亟錄  
於左以待摭輯

劉端臨先生容甫汪君家傳關前十一行讀其  
文義實家傳體

死節之臣作廣陵對凡三千言君少作詩上規漢晉  
下追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辭醇茂淵懿義  
例謹嚴根柢經史鎔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室所  
為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艷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

魏排比奇字之失嘗自序生平以為比跡孝標四同  
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弔馬守  
真文漢上琴臺之銘並著於世晚年頗治經術舉其  
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  
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  
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奧所謂縣諸日月  
不刊之書也好左氏春秋作春秋釋義數十條又采  
定哀之後列國之事撰春秋後傳未成病後人之誣  
左氏疑周官也作春秋左氏釋疑周官徵文病女子

蕉軒隨錄

卷七

十五

未嫁守貞之非禮作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  
議病近世立家廟有不為婦人作王者作婦人無王  
答問又謂媒氏中春會男女讀若司會之會作釋媒  
氏文凡所為文並有益經術維持風教君於史學貴  
穿勃宰嘗取宋氏宗室之見於紀傳者為宋世系表  
補沈約書之缺撰宋世系表序又撰廣陵曲江證答  
錢少詹事問江淹墓辨江都縣榜駁義並根柢列史  
辨證地理之誤荀子墨子之書皆所卒業以今世所  
行賈誼書篇次失序依漢書本傳校錄次為內外篇

所撰荀子通論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賈誼新書序年表並著於述學內篇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彙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述學內外篇又仿大事記之例撰廣陵通典十卷次及揚行密本事而止君藏書多善本朱墨爛然橫列座右雜以金石彝器之屬凡數十年未嘗去手王侍郎昶擬廣師謂君有揚馬之文孫糧儲星衍作傳謂解經有神識於古文書翰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無

蕉軒隨錄

卷七

十六

不如人意所欲出阮撫部元叙錄述學謂心貫九流口做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此皆足以語君之問學者君與畢尚書沅書云某少日問學實私淑顧甯人處士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爲攷古之學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於元和惠氏其所爲文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不專一體此非君自道其實能若是之親切有味與君所著有春秋述義春秋後傳知新記述學廣陵通典金陵地圖攷若干卷詩一卷選經史子及漢魏六朝三唐人之文爲喜誦

十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艷之文爲傷心集未成君以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杭州葛嶺園君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以故人多嫉之然君孝事寡母同出姊妹二人母鄒太孺人愛憐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滄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潘師按傳侍郎昶擬廣師孫糧儲星衍作傳阮撫部元叙錄述學子篤允於同治己巳重刻述學內外篇僅登王觀察念孫一序餘均未列入兄跋語謂容甫著述尙有廣陵通典大戴禮正誤經義知新記并詩集而傳中

蕉軒隨錄

卷七

十七

所記春秋後傳金陵地圖攷善論各種大約久經散失矣

倒退蟲

南海黎棠村國彙連山學署雜詠詩云豈知倒退蟲相似蹲伏虛堂一樣閒按連山有蟲在屋內地作穴穴形如白光滑異常穴有廣狹因蟲之大小爲之蟲伏泥中終日不出以手引之狀類肥蚰仍卷伏不動土人呼爲倒退蟲以其從地上旋轉而上也

天行健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易諸卦大象皆言卦名乾坤類

也坤曰地勢坤乾亦當曰天行乾而乃曰天行健何也說者謂乾不可以象求然說卦謂乾為天為君為父為金玉非象而何李子美云集韻曰健字即乾字以乾為健傳寫誤此說差近之按李子美名隆臨安人樓攻媿之客

楊龜山被薦

楊龜山時以宰相王黼薦除秘書郎召至闕遷著作郎累遷給事中紹興初為工部侍郎卒誌銘及言行錄皆諱言所薦按宋史張翥音學亦音斂傳蔡京求善訓子弟者或薦張翥一日顧謂諸生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翥

蕉軒隨錄

卷七

六

曰今天下被若翁破壞旦夕大亂起賊至必先入汝家汝曹惟善走庶可逃死耳諸子告京京問計翥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此為第一義耳京叩所知因薦楊時據此龜山固首受蔡京薦也嗚呼京父子素以爵祿釣知名士而獨不能致者惟潘良貴一人而已

前身

鄭愚醉眠左右見一白猪是愚前身為白猪也錢武肅前身為蜥蜴徐知誥前身為赤蛇歐陽文忠聞榆莢香

悟前身為鸛鶴劉沆守陳州夢登譙樓抱鼓而卧明日更告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盤旋鼓上乃知沆前身為蜈蚣本朝袁隨園先生前身為點蒼山白猿紀文達協揆前身為蟒精吳香亭侍郎前身為蝦蟆

生臺

李洞詩禁院閉生臺尋師別綠槐生臺乃浮屠施食之處袁清容柳所謂哀猿依講席饑鳥下生臺也

文昌帝君

吳荷屋中丞榮光吾學錄載文昌之祀其說有二一以

蕉軒隨錄

卷七

九

為天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是為文昌宮文昌之稱始於此一以為人鬼在周為張仲在漢為張良在晉為涼王呂光在五代為蜀王孟昶在姚秦之世又為越雋人張惡子立廟梓潼山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元延初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帝君之稱始於此按潛確類書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如筐形天之六府也王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

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隸賞功進爵五曰司命怪太史  
王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實占光色明潤大小均齊  
則天瑞臻百職理云云所云六曰司寇與天官書六曰  
司祿不符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  
唐廣明二年僖宗入蜀神見於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  
王親幸其廟解劍贈之時王鐸扈從因題詩云輿地紀  
勝靈應廟卽梓潼廟在梓潼縣北十八里七曲山明一  
統志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母報仇徙  
居是山自秦以後世著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神文聖

蕉軒隨錄

卷七

二十

武孝德忠仁王所記濟順王與吳錄作順濟王不符又  
寰宇記張惡子昔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卻後九年君當  
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  
安南伐未至七曲山迷道游騎忽見一鹿逐至廟門鹿  
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吾設主  
客之禮烹食而去據此梓潼靈應廟似專爲張亞子立  
余家舊藏梓潼縣七曲山文昌帝君像石拓所乘騎或  
曰白特特雄也牡馬亦曰特周禮夏官校人凡馬特居  
四之一是也朱文正公註自以前身爲文昌宮之盤陀

石因號盤陀老人有扶乩者謂文正係文昌二世儲君  
名淵石故字石君泰加文昌封號行九拜禮雖傳聞異  
詞然既列於祀典而舉業家求科名者遂崇奉罔替吾  
邑文昌祠據形家言地勢最佳爲合邑人文所關以故  
香火較他處極盛道光間先資政公會捐貲重修復書  
楹帖云人間文字無憑惟行陰陽天上主司有眼但看  
心田不沾滯考據文昌是星是人而專就讀書進取者  
勉其存心立品宜吾師黃琴士先生歎爲超脫也

作事相類

蕉軒隨錄

卷七

二十一

老聃至西戎效夷言衛侯亦效夷言東方朔射覆尹方  
王莽時人亦射蜚蟲莢射公冶長解鳥語侯瑾亦解鳥語李  
廣射石李遠亦射石蘇武在匈奴牧羊韓延徽亦在契  
丹牧馬曹操呼劉景升子爲豚犬朱溫亦呼其子爲豚  
犬韓退之諫佛骨李尉亦諫佛骨

蘇邁詩句

蘇伯達邁有句云葉隨流水知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此襲先元英先生鶴盤遠勢一聯語意然而蟬曳殘聲  
過別枝千古無偶豈後人所能摹擬耶



小姪

今人於尊長世交前自稱曰小姪侯鯖錄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

徐渭壽嚴嵩生日啓

徐文長渭在胡宗憲幕府藉勢頗橫及宗憲下獄渭懼禍遂發狂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已又擊殺繼妻論死繫獄里人張元怵力救得免其爲人蓋狂蕩不羈流也曾作代壽嚴公生日啓一篇云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夜年年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微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歷幾遷而人相同一德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表初躋同尙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冀莢微舒已含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尙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微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

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託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王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諛詞滿紙且有知我生我昊天罔極等語可謂廉耻喪盡按嚴公乃介谿其生日在正月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介谿入相年六十三至辛酉政八十實嘉靖四十年也錄之足爲文人無行者戒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李雯燒香曲

攝政睿親王致明大學士史可法書相傳爲李雯所作雯江蘇人順治初曾官內閣中書舍人予見其中秋夜燒香曲一首輕盈瀏亮置之温李集中幾可亂真沈歸愚別裁集張南山詩人徵畧皆未收李詩蓋湮沒不傳久矣茲錄其燒香曲云金閨秋淨天如水桂花坐落涼風裏東牆雲葉吐明蟾繡戶鸞屏臨夜起翡翠餅高金博山隔窗雲母香盤盤細劈犀紋憐素手斜分麝月弄青煙憑將桂火沈沈力吹散行雲裊空碧各存密意對

秋風共展芳襟禮瑤席江南畫閣復重重欲捲珠簾怨  
不逢莫愁堂上無消息幾度香銷明月中

### 記睿親王事

攝政睿親王以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時薨於喀喇城年三十有九末幾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王謀篡逆跡罷追封撤廟享十年

論工部睿王墳園因伊罪惡竟行廢壞似屬不忍其房屋門牆俱著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看守十二年副理事官彭長庚言諸王俱樹勲勞而睿王之功爲冠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當其初薨尙無異議乃爲時無幾朝議紛起論事削爵毀滅過甚方今水旱相繼似同風雷之警或其中不無冤抑乞賜昭雪又一等子許爾安言睿王罪固難辭而功亦不可泯乞篤親親之誼隆敬大臣之典均奉

旨密議經王大臣等議長庚欺誑妄言許爾安與長庚無異均應斬決蒙

恩改徙甯古塔迨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內閣奉上諭睦親彰善王政宜先繼絕昭屈聖經所重朕自臨御以來間日恭閱

列祖

列宗實錄一冊因得備知

祖宗創業艱難及爾時懿親盡臣勤勞佐命底定中原偉伐殊功實爲從古所未有而當時策勛錫爵榮號崇封所以酬答者本從優厚迨其後或有及身緣事旋被降削者或有子孫承襲更易封號者迄今平情準理若不爲之溯述闡揚追復舊恩於心實有所未愜因念睿親王多爾袞當開國時首先統衆入關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一切創制規模皆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所經畫尋卽奉迎

世祖車駕入都定國開基以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願以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歿後爲蘇克薩哈等所構授欵於其屬人首告誣以謀逆經諸王定罪除封其時我

世祖章皇帝實尙在冲齡未嘗親政也夫睿王果萌異志則方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爲且吳三桂之所迎勝國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耳其勢更無難號召卽我滿洲大臣心存忠篤者自必不肯順從然彼誠圖爲不

軌無難潛鋤異己以逞逆謀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  
至身後以歛服僭用明黃龍袞指為覬覦之證有是情  
理乎况英親王阿濟格其同母兄也於追捕流賊回京  
時誑報李自成身死且不候

旨班師睿王即遣員斥責其非並免王公等往迎之禮  
又阿濟格出征時曾令巡撫李鑑釋免逮問道員及擅  
至鄂爾多斯土默特取馬會議其罪降為郡王平日辦  
理政務秉公持正若此是果有叛志無叛志乎又

實錄載睿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曰  
焦軒隨錄 卷七 三

今觀諸王貝勒大臣但知諂媚於予未見有尊崇

皇上者予豈能容此昔

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請予即尊位予曰爾

等若如此言予當自刎誓死不從遂奉

皇上繼承大統似此危疑之時以予為君子尚不可今

乃不敬

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後有盡忠

皇上者予用之愛之其不盡忠不敬事

皇上者雖媚予予不爾宥也且云

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異於諸子弟者蓋深信諸子之  
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每覽

實錄至此未嘗不為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能篤  
忠盡感

厚恩深明君臣大義尤為史冊所罕觀使王彼時如宋  
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搖  
惑耶乃令王之後身久抱不白之冤於泉壤心其憫焉  
假令當時王之逆跡稍有左驗削除之罪果出於我

世祖聖裁朕亦甯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構成  
焦軒隨錄 卷七 三

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

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跡又豈可不為之昭雪  
乎昨於乾隆三十八年因其瑩域久荒特勅量為繕葺  
並准其近支以時祭掃然以王之生平盡心王室尚不  
足以慰彼成勞朕以為應加恩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  
曰忠補入

玉牒並令補繼襲封照親王園寢制度修其瑩墓仍令  
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傳尚有未經詳叙者並交國史  
館恭照

實錄所載敬謹輯錄添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闡宗助至意又如豫親王多鐸從睿親王入關肅清京輦卽率師西平流寇南定江浙實爲開國諸王戰功之最乃以睿親王之誣獄株連降其親王之爵其後又改封信郡王雖至今承襲罔替但以王之勛績超邁等倫自應世胄原封以彰殊眷豈可以風影微眚輒加貶易乎朕以爲應復其原封又諸王中披堅執銳拓土開疆共成一統之業者如禮親王代善後改封康親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後改封簡親王肅親王豪格後改封顯親王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本之義乎朕以爲應復其原號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悉心妥議具奏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如有顯著功績其封爵後經降奪者除本人身罹重愆自不當復邀優典若係承襲之子孫獲咎議處者僅當斥其本身而不當追貶其祖宗世爵方爲平允亦著一並會查議奏再配享

太廟諸王僅有通達武功慧哲宣獻四郡王其

太祖

太宗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世祖時戮力行間櫛風沐雨之親藩如向所舉數人皆未之及蓋由當時議禮諸王各懷私意遂爾湮沒其勛伐不得同侑馨香豈足以彰公道所有睿親王禮親王豫親王鄭親王肅親王克勤郡王俱著補置牌位配享太廟用以妥功宗而昭渥典至通達郡王係顯祖之子武功慧哲宣獻三郡王係景祖之子當時雖身與配享第以宗支而論已在覺羅之列是以宗室王公表傳內未經列傳但思宗室傳既限於支派國史傳又以屬在宗潢令此四王無所附麗

亦覺欠缺著並交國史館查明四王事實補為立傳列於國史諸大臣傳之前即或當時紀載簡少其功績無由稽核無妨不拘詳畧各立一傳以徵信實並將此通論知之欽此大哉

王言所以篤念親藩表揚忠績者至深且切蓋我純皇帝之心即

列祖

列宗之心也濟師備員薇省校修

玉牒曾閱王之事蹟退而筆之於書復檢家藏邸報謹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恭錄之俾覽者有所考焉

泰否拔茅

泰之初九三陽同志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假外物以明義也否之初六三陰同道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假外物以明事也故君子處泰而不可失輔相之宜處否而不可有卑諂之相

居官勿矯情飾貌

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程伊川衣冠必整蔬飯必潔朱子謂王荆公節儉恬退皆不合乎中如談

往所載萬厯間宦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榻為薪繼則椽檻佐饜前人葦席遮穿後人則折三並兩更為一至於廣筵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僕以奸賣空空如也清談簡率儉嗇鄙陋官於此屋爭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頽實道盡當時之弊乾隆八年冬奉

上諭朕君臨天下勤求治理小民生養之源無日不為深計而勸諭之術尤在久道化成是在督撫諸臣董率羣吏日就月將實用其心於興化致治之要以駁駁於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上理非徒奉文守法循分苟安遂謂無忝厥職也朕聞雅爾圖之在河南官署鞠為茂草許容之居湖南至以文書廢紙糊窗此即孫樵所謂以官為傳舍醞醲飽鮮笑與秩終而已雅爾圖許容尚稱勤於職事者而猶有此則推而至於他省等而至於州縣其在官無異一驛耳古之人臣處官事如家事試問今之為官者其料理家務果肯若此之草率簡陋漫不經心乎此雖細務可見其心不在官欲望其曲體民情而代謀家室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張九齡云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

千里解帶蓋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任則民服教化若當官而存苟且之心將百事皆從廢弛矣漢時治尚循良墾書勉勵增秩賜金儲以公輔之用意在久安以安民也雖朝廷用人量才審器必酌人地之宜自不能一無更調而欲吏與民相接俾氣協而情通究以久任爲常法居是職者暫不忘入卽一日而爲數十年之計久不生倦數十年仍當如一日之心則訓俗型方自必視爲切已事也今親民之官不至苞苴肆行而多兢兢職守然僅惕於功令以遏其貪饕迫於考成以策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其勤敏簿書期會之外豈真有以民心之清薄爲念者歟此閭閻之所以不盡馴良而化導之未洽也夫身膺民社卽爲其父母師保官之視民如子弟則民之視官若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浹斯叩之而卽應感之而易從今之州縣於黎元之身家性習視同膜外平時不相聯屬而誡諭俱屬具文澆漓溺於其心陵競狂於所習此則所謂痼疾外視若無所苦而病隱中於本根愈久愈大治之甚難誠不可不亟爲究心者試思身爲牧令若但司簿領事承接則一書吏之能事何以官

爲昔韓延壽閉閣思過而民自悔悟吳佑以身率下而民不忍欺是民非無良而權操之在上惟教深於隱微故其樹績益顯爲督撫者果以此爲課最使有司提撕警覺百姓觀摩漸漬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將見官與民相習情與事相通一氣感孚不致扞格於以興教化而移風俗無難也倘任其波流無以發其孝弟廉讓之至性豈能使之奉長吏之命而羣然相從乎朕聞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過也有司與民漠不相關咎在督撫不能使有司化誨其民咎卽在朕今吏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多玩愒而風不古若朕實愧之國家承平日久治具畢張雖久道化成未易驟至而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積習凡有蒞民之責者皆當審時務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其各遵奉毋忽特諭欽此恭讀一過凡百在位者其亦憬然於民生吏治之大端而勿徒矯情飾貌以博虛譽也

蛤庵禪師

蛤庵禪師名本圓自云出身無姓年十六謁戒行僧明然削髮入空門久之參報恩通禪師會報恩赴

世祖章皇帝召攜師入京侍 萬善殿每

上前問答稍稍及師名師微言承應輒當

上意時報恩侍者多湖人師年最少

章皇帝以小湖廣呼之康熙乙丑

聖祖仁皇帝幸柘潭

召見師於玉泉行在賜飯命賦詩撤所薦含桃食之是年疾

賜醫診視及卒

命侍臣弔問奠茶師臨終作偈云扇了喫喫了扇百萬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莫教後代有諍訛洵古之無上士也有詩集沈歸愚選 國朝詩未收

停進牡丹

東坡荔支歎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洛

中貢牡丹自錢惟演始乾隆二十九年軍機處行知山

東巡撫崔應階奉

上諭山東巡撫向來有歲進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師

比能時植何必遠道進獻嗣後著停止欽此仰見

聖主不好玩物至意迨道光間閩粵荔支亦停止入貢

云

李穆堂文集

君子不以人廢言明錢謙益降志辱身進退無據實為小人之尤然

純皇帝御選唐宋詩醉於工部詩中亦尚採其評語

聖度恢濶非凡庸所可仰企也康熙間兩江總督噶禮

參奏陳公鵬年遊虎邱詩多含譏刺摘印下獄蒙

聖祖寬釋不問即擢鵬年勳昌道乾隆戊子江西巡撫

吳紹詩奏李紱詩文集語句憤嫉又李任漢傳占衡集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內亦多狂悖不法請將李紱等子孫革審查封家口房屋並請將李茹口馮詠馮謙萬承倉吳名岸黃石麟等查辦旋奉

諭旨檢閱各簽如李紱所作詩文其間誠有牢騷已甚

之詞但核之多係標榜欺人惡習尚無悖謬誣謗實跡

即其與戴名世七夕同飲原在戴名世未經犯案以前

且坐中不止一人無足深究至李任漢之於呂留良語

多推許然其所指不過專為講章時文而言彼時該犯

罪案亦未發覺初非甘心附會逆惡若傳占衡狂吠之

語其人生於明季濡染末流無知妄作之風當時類此者恐不獨傳占衡一人且其人久經物故子孫又閱世遼遠如一一跟究滋擾蔓延於事體既爲未協並恐無識之流或疑其文字獲罪轉得遂其詭激沽名之隱甚屬無謂該撫所奏一並無庸置議但此等紕謬語言既已刊刻成書倘仍聽其謬種流傳其於世道人心貽誤不淺所有各項書本板片該撫可逐一查明卽行銷燬無令留遺等因欽此初吳公參奏時通省惴惴以爲必興重獄迨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諭旨下而人心乃定靡不感頌

仁恩此事江西人至今尙有能道之者

二五

梁五與東關五皆晉獻公時嬖大夫晉語所謂驪姬賂

二五也按子家所藏左氏傳宋槧本二五耦句無五字阮氏仿宋槧本亦然

租庸調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至德宗建中元年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二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爲

定馬端臨曰墾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良法壞於炎

漢學宋學

靈臯侍郎王宋學儀徵相國王漢學一詆康成一篤信康成故

皇清經解中凡侍郎著作皆不載愚謂讀經者之於漢宋兩家猶之說詩者之於唐宋兩派但須擇取精華歸於至是不可稍涉門戶之見也黃東發平生服膺程朱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而遇有他說之勝於程朱者亦未嘗不兼收並錄經學家之最爲平允者紀文達筆記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漢儒而已平心而論王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論至尙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尙心悟研



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能盡廢人心者此論出雖起鄭孔程朱於九泉問之當亦心折也毛大可專攻考亭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據除窺井何如借鑑見晴也哉

黃勤敏公

李次青同年撰 國朝先正事畧於吾皖黃勤敏公事蹟頗不詳審公之品節以不入故相和坤門為最著初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公之為諸生也即有名乾隆癸巳

高宗五巡江浙公獻賦 行在列二等文譽日起和坤思羅致之公不應迨庚戌成進士未 殿試和又使人招之公笑而不答和銜甚遂未與館選公試卷實前十本云官部曹未幾即假歸主講書院課徒自給家無儲粟晏如也曾有句云藏身人海日憧憧沈謝何劉亦難記馳驅九陌逐下風不肯輕投一人刺其孤標如此嘉慶己未和相伏法

睿皇帝親政召公入都 賜對便殿

諭曰朕在藩邸即知汝名旋以主事在 懋勤殿行走甲子

特旨授贊善入直 南齋視學山右屢典春秋闈游歷

正卿

成皇帝登極命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丙戌以戶部尚書

予告回籍賞食全俸在政府時最為

成皇帝倚任遇事侃侃不避嫌怨好汲引後進士有一

技長必稱道不去口而民生吏治每造膝敷陳多所啓

蕉軒隨錄

卷七

三

沃公慄温樹不言之訓人莫之知願或者但以詩畫目公為文人實不知公者也辛巳公配邵夫人卒

上遣軍機章京趙光祿賚

硃諭宣慰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年逾七旬

氣質初非十分強壯者可比矧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

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為重倚

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強佐朕以襄上理蓋

眷注之隆近今罕見

上嘗幸萬壽山玉淵堂錫十五老臣宴並

命扈從靜宜園諸臣隨游香山公皆預焉先是七十時蒙

仁廟賜額錫慶至八十又蒙

宣廟賞壽公謝摺有云以臣庸陋自揣平生進不足以酬知退難言乎補過徒以遭逢

聖世終始成全壯不如人乃奉盡職趨公之諭老將及耄猶荷學優人謹之褒惟

天地之包涵終無棄物俾江南之散秩永保榮名此臣刻骨鏤心感深涕出者也又云夕陽無限敢云已近黃

蕉軒隨錄

卷七

甲

昏

湛露方濃竊喜長依

化雨一時遍傳大江南北丙戌戊戌雨

賜人浸復奉

諭旨江湖阻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澆吝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濬師惟人臣遭際若梁武帝之與陶宏景詔書稠疊可為榮矣然而宏景位不過奉朝請年不過八十一以視公之開百秩躋極品宣猷樞密

養望林泉富貴神仙遠愈於山中宰相矣著有壹齋集畫友錄泛槩錄夜航瑣語及奏疏若干卷公原名戊字左君後改名鉞字左田目有微眚又自稱井西盲左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詩序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鄭箋則不言文王武王後人或指平王即宜白引魯莊元年王姬歸齊為證以為平王之孫嫁齊襄公子朱晦翁並

蕉軒隨錄

卷七

甲

存其說無所折衷 本朝顧亭林謂平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東周以後詩得附二南惟此一篇撤去毛傳武王女文王孫六字直定為東周以後詩似以毛傳所云康成亦未曾牽就歟宋袁潔講義云平王之孫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孫而適齊侯之子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等而言之不敢自大也此論最與詩序合但仍以齊為齊國愚按詩序言王姬下嫁於諸侯不過統言王之女嫁侯之子能執婦道成肅雝之德並未指明齊國猶之采芣夫

人不失職采蘋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過統言夫人及  
大夫妻若必攷其係何姓夫人係何姓大夫之妻恐吾  
夫子刪詩時亦不能為之詳核也爾雅釋詁平成也白  
虎通妻者齊也與夫齊體也蓋明言成德之王孫妻侯  
之子而能執婦道耳是齊字作妻字解於義頗洽嗚呼  
詩序廢而詩義微矣

玉臂峰金蓮峰

王禹卿太守文治觀無夜居士張士犖題斷腕將軍將

姓朱名士鼎墨蹟歌後書野史一則有感云楚人鵝掌宴嘉

蕉軒隨錄

卷七

四

賓慘報須臾便及身玉臂金蓮兩峰峙只今說着尚驚  
人野史云獻賊陷湖廣斷男女手足如同阜男曰玉臂  
峰女曰金蓮峰先是漢陽諸府盛行鵝掌宴客非此為  
不敬庖人煨地極紅令鵝履其上須臾掌腫厚加倍鵝  
渴甚食以醯醬乃斷其足以為上品後遭獻賊斷截手  
足之慘咸以為食鵝之報也濬師按南唐僧謙光無拘  
檢尤嗜鵝髓常曰但得鵝生四隻朕豈著兩重羣佛法  
慈悲何緣生此敗類玉臂峰頭正少斯人不得耳

陳先生絳雪堂稿

貴池陳信吾先生之瑞以選拔貢生官教諭洵升知縣  
乙卯在京需次過從無虛日先生為人胸無城府每發  
一議必傾倒其座人與先資政公訂忘年交愛濬師尤  
甚每折輩行相視濬師不敢也先生作字宗山谷作詩  
近玉溪而於經學則博取兩漢以來諸家箋疏參互考  
證不尚宋儒空談亦不染漢儒穿鑿附會之習期於理  
不背經經從理出著絳雪堂集湯文端稱其文筆矯健  
洵非溢美錄其陰陽一太極論書人字解後二篇俾學  
者讀之可以窺見一斑也

蕉軒隨錄

卷七

四

陰陽一太極論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語本周子太極圖  
說然夫子繫易則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是言大極  
生兩儀非大極一兩儀也如兩儀乃陰陽之呈形亦  
不得謂陰陽即兩儀也且大字固包太字義泰大通  
經書無太字亦不當直加點作太也凡物皆有極易  
之極乃大極也當物未有極易之極乃太極也周子  
之學純粹為後儒法本不當議然亦有不可不辨者  
漢儒講學往往實事求是宋人則不免有空談此風

氣然也既名為圖說則當言圖之所以然易註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也又諸家皆曰太極者其理也此空談之明徵也何以畫○古圖字也此圖惟易有之易乾圖周易乾為天為圓日月周天皆圓象故為圖先為君為父而言之也說文詁極曰棟也詁棟曰極也一讀若袞引而上行讀若囟信引而下行讀若遯一畫自下而上易之例○易乾圖下極至北極上極至南極極至也下畫而上當中央位是棟極象此為易有大極是生兩儀一在中央便將○分為兩

蕉軒隨錄

卷七

四

列易曰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之道左陽儀右陰儀從一畫分出此大極生兩儀也一至而二分南北為至冬至夏至言至東西為分春分秋分言分古人稱謂之間一絲不容假借也乾一即乾乙易大極始乾西北亥大過下天一本乃棟極也大過棟隆吉是也一為極易立其中乙為極易行其中一乙也○行乎其中則陰陽盈虛消長從此而生此盈則彼虛此虛則彼盈間不容髮也易大極為天地幹貞者事之幹也貞在北水生自下而上幹天干也何以

知之坤暢於四支地支也乾幹立極有坤乙兩儀所自出○乙是也天地之數從一而二即一二漸而四而八漸卦可用為儀是也○極橫畫是一二之一說文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易曰天地設位即此位也△卯酉地平上皆天也故曰天道猶張弓也又曰天形如覆笠○卯酉天平下皆地也是以日出地值卯日入地值酉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分陽形而上者天分陰形而下者地此極南北一至儀東西二分從直一畫為橫一上下位定先天坎離日

蕉軒隨錄

卷七

四

月行乎其中矣日建首實也從○又從日建首闕也從○明字從○皆不離乎本也本即大極圖也一橫一豎合而為十⊕兩儀生四象也極者還而至之辭四象從兩儀於中央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極還為四時也從此四時生八卦生生不已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皇建有極極棟也故言建說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極函字從二五是十方則亦有訓詁之義焉他如仁義善惡理固能包而非大極圖說也姑弗論云

書人字解後

余同里國子學正王先生有書經正說載著人字解

大文也大意謂人字一撇輕在上陽一捺重在下陰

篇中暢論陰陽五行之理余竊以為未從其朔也字

學先篆隸次之又次之為隸變書家上乘皆寓篆隸

意不忘本也人字大篆从口此道德經所謂萬物負

陰而抱陽也其畫自下而上易之例也一陰一陽之

謂道謂之一畫不可也謂之二畫不可也是一是二

一生二二生三乾之三爻艮寅人生於寅口字即

蕉軒隨錄

卷七

四

三卦艮覆碗是也艮為人三是以隸書从人不忘三

也先儒云讀書先要識字余進一解曰識字先要讀

書讀書不通亦無從識字識字總以聖經之有左駢

者為可據如欲識四書字義非明於易理不可聞一

以知二聞一以知十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一者乾之

初九一畫也初九一畫勿用大衍之數五十衍从水

行其用四十有九一勿用也乾初九一畫位坎坎子

深潛勿用勿用一而用二勿用子而用丑也故曰萬

事萬物起於牽牛牽牛丑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乾地二坤乾者萬

物資始坤乃萬物資生也易咸无恒有坎子一至兌

酉十八月為地十終歲從步戌九月歲功成草木黃

落成无也咸之字从戌口兌口入戌无故咸无也物

生於有有生於无然夫子序易但云受之以恒不云

受之以咸无佛教也夫子不以佛教教人也學易者

學之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學之於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則思過半矣袁簡齋先生云甲

乙丙丁無可推如一二三四之無可推此真早年科

蕉軒隨錄

卷七

四

第者之言也學字从子子坎一由一以貫十則學博

矣教官之稱曰學博非學之博不足以言教也余作

教有年用是乃惶然矣用是乃復留心於易矣學字

篆文上从夂下从子由子之初爻以通三爻通六爻

通三百八十四爻成天下之亶亶乃可言學學字又

从亶亶是也博从甫寸从十甫始也自一之始至

十之終皆以寸心通之乃可言博自子一以貫西十

兌卦兌為言為羊羊者養也詳从言羊說从言兌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說當讀悅即學而時習之不亦

說乎之說說後朋來兌卦君子以朋友講習博學而  
詳說之所以反說約也約者一也一二易簡十者數  
之終無一理不詳即無一理不說說詳即是說博知  
十之詳本一之約所以反說約也庠字从羊羊養培  
養也非學之博有不愧爲上下庠之先生者乎天地  
間事事物物皆不用子用丑事字从子一申貫丑事  
從丑事虛而物實物故從牛牛實物从牛之理易明  
物從勿之理難明不知物即潛龍勿用之勿勿用子  
用丑勿用子而猶存子之虛位也物有本末上兌下

蕉軒隨錄

卷七

哭

巽大過☱大過下天一本故曰本末弱也事有終始  
大明終始皆乾一用九以終始之也終始與先後不  
同易凡言先後皆先天後天卦往來象也知止艮止  
之也序卦物不可以終動止之二字特筆也止於至  
善善亦从羊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大極極棟  
也大過棟隆吉乾初坎乾二天地中震兌兌庚酉辛  
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从庚用兌口庸言震  
足庸行是以庸言庸行不繫之九三九三非其位也  
位从立人易例一聖人二庸人三君子乾君震子君

子聖从壬壬善之始壬子坎坎又爲耳兌爲口爲聖  
聖道一以貫之一貫始子丑一二子一坎中心丑二  
如心如坎中心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而十而  
復一終始西北艮乾卦山天大畜多識蓄德女以予  
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皆易一貫道  
也乾九四應初或躍在淵淵水回旋復聖名回故字  
淵也乾爲圓往而屈者左回而入淵來而信者右回  
而出淵陰陽相薄如用薄紙畫回自左而右旋背而  
視則自右而左旋也乾三君子以自疆不息乾二在

蕉軒隨錄

卷七

哭

田九二重田故乾三爲暹引而伸之爲疆夕惕若夤  
夤从夕寅夕日終戌夤日始寅夤敬也寅賓出日乾  
三上艮爻艮其限列其夤賓有始則戌不至无終終  
日乾乾行事恃夤脊骨疆不息也乾初九天一勿爲  
首道字从晉乾一不爲首坤二爲晉晉从𠂔三爲文  
文以載道坤爲載地二陰无乾首而先迷是也天  
地二七數離方離麗麗旅行也麗从鹿鹿旅行鹿天  
七數鹿以夏至天七姤一陰生鹿角解地二數坤迷  
迷麋也鹿之大者曰麋羣鹿皆隨麋晉人押鹿先迷

後得玉塵也乃終有慶慶从鹿省吉禮以鹿皮爲鹿

是也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艮止之也息从自頭

腦會蓋也凡人思往事艮上爻是乾乾首凶而上兼

山艮不止兌兌上引兌成咸兌朋從爾思憧憧

往來咸卦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帝禘也从示艮

爲掌示諸掌爪古文掌字顏淵季路言志自稱曰願

履初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履初天一是復小復中行

獨復獨行願願小而志大也又願爲小相焉曰願聞

子之志志大也復小而臨大臨上志在內也內五大

蕉軒隨錄

卷七

五

君之宜行中之謂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四隅之卦自東北隅艮始反復西南隅坤艮乾三爻

三反復道也觀天察地是用地方矩仰觀天☉用天

圓規俯察地☉子午卯酉四正天圓艮坤乾巽四隅

地方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坎爲心從心所欲乾

圈往不踰坤方矩坤方來也夫子一身蓋於易彬彬

矣易旨數千文數萬略舉大概謂之一隅之舉也可

蕉軒隨錄卷七終

蕉軒隨錄卷八目錄

椰子厚語

搗網

蔡凝陳自強

沈確士先生

飛天神圖

椒花雨

秦梓林桷

宋朝李杜

蕉軒隨錄

卷八目錄

論書如樹梢挂蛇

六六七七八八

排冲

廣東地暖

禮義信足以成德

游龍杖

人臣存心當敬

手無斧柯

讀經流涕

官年

呂留良論南雷文案

學而時習

施全葛誠

謝表沈痛

給暹羅檄諭

鄭司農

爾雅非周公作

地中有水

蕉軒隨錄

卷八 目錄

柳

閻百詩

正一真人

使鼈長而後食

勝古者三

畫像

兩淮提引案

垂老遇仙

陸機真蹟

行露

何少司農

海洋記畧

無可大師

魚鷹

喇喇

蕉軒隨錄

卷八 目錄

三



蕉軒隨錄卷八

定遠方 潛師 子嚴

柳子厚語

柳子厚曰退之病余與浮屠游子與之遊者非必能通其言也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奚從其言如此吾不知黨韋王時馮藉勢權排擠士類是不愛官不爭能不務印組之本心否古文家動以柳配韓實千古不平事

蕉軒隨錄

卷八

搗網

唐參寥子闕史序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於搗網搗網疑即簡牘之屬

蔡蕤陳自強

蔡蕤附蔡京敘族屬尊京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蕤遽云向者大謨公乃叔祖此諸父行也陳自強係韓侂胄童子師恒居稱侂胄為恩王每謂人口吾惟恩一死以報恩王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且為叔管子曰禮義廉恥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輩豈非國之妖孽乎

葉夢鼎怒賈似道曰吾斷不為陳自強抗章求去其識見遠矣

沈確士先生

長洲沈確士先生晚年登第洊歷卿貳復優遊林下者十餘年壽九十有八自古詩人遭際罕有其比恭讀純皇帝御製詩注曰沈德潛與錢陳羣余嘗稱為江浙二老施恩則同而守分承恩則沈不逮錢遠甚德潛吳中諸生久因場屋乾隆戊午舉於鄉年已七十其成進士選詞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職甫三年即擢至詹事

蕉軒隨錄

卷八

再遷禮部侍郎命在尚書房授諸皇子讀戊辰秋引年乞休准致仕瀕行呈所作歸愚集願賜序文德潛早以詩鳴非時輩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頻年與之論詩名實信相副笑俞所請因云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蓋異數也辛未南巡命在籍食俸丁丑加禮部尚書銜乙酉賜其孫維熙為舉人嗣復時予存問冀躋百齡壽以己丑秋卒於家聞而贈階優卹以示軫惜并人祀賢良祠生前身後寵榮至矣顧其辛已來京以

選刻國朝詩別裁集乞序閱之則以錢謙益輩為本朝之冠其人皆士類所不齒德潛首列之離忠孝而言詩乖於正道其他序次亦多踳誤意德潛蒼荒或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所為而德潛未及檢因命內廷翰林重為精校以定去留並序示大義而還之猶包容不加責也戊戌秋徐述夔逆詞案發沈德潛曾為作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法直視悖逆詩句為泛常轉欲為之記述流傳則良心漸滅盡矣使其身尚在獲罪不小雖已死亦不可竟置不論因下廷臣議僉云應削奪所有階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銜詞謚并仆其墓碑以為眾戒並從之今作懷舊詩仍列詞臣之末用示彰瘴之公且知余不負德潛而德潛實負余也徐述夔家饒於貲德潛為之作傳不過圖其潤筆貪小利而諛大逆不知有恥并不知畏法矣德潛無子其嗣子種松不知何所來人甚不肖狎邪作惡曾命該撫就近約束之幸而未致生事抵罪而德潛末年所得諛墓財皆被其蕩費罄盡娶妾至多養子至十四人其因德潛賜舉人者不久即夭其餘無一成材者實德潛忘良負義之報也

飛天神圖

直隸曲陽縣北嶽正殿兩畫壁相傳為唐吳道子真筆西壁最高處畫有飛天神兒極猙獰有威明萬應問邑令趙岱刻諸石其圖幾傳遍海內所稱曲陽鬼者即此非招福門壁唐人劉伯榮畫也北嶽廟招福門壁上唐骨森奇神采飛動世稱為妙技摹揚既久漫滅已甚殿壁原圖現尚完全無缺道光二十七年署邑令鄧廷梅恐石刻既漫滅泥壁終必毀壞倩善繪者依壁鈎摹重刻諸石其較舊為大者舊圖乃縮小此則原蹟也語詳定州志家子言

蕉軒隨錄

卷八

四

兄汝嘉權令高邑卸事後僑居曲陽曾搦以見餉云

椒花雨

楊誠齋自釀酒曰椒花雨見南湖集詩註

秦梓林楠

秦檜之兄名梓曾官直學士其孫婿煇之林楠字子長

一字景安長溪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官右司郎中有

橫堂小集

宋朝李杜

李韶五歲能賦梅花杜範亦以廉直顯時並稱李杜

吳侍郎手札

吳香亭侍郎 玉綸 有致先伯曾祖耐齋公書云三月初

五日接四兄手翰猥以亡室任夫人葬事重承枉奠指  
示周詳舍其舊而新是阡繪圖以寄禩祥之說我不敢  
知所慰者平安兩字向例作碑板文字不諱言謝重其  
事也豈亡者之體魄賴以封且安而忘之乎弟與君家  
素託姻好自庚子春假省還 朝蹤分南北抵閩後與  
諸郎君判袂京華不得覘所學進境者久矣已往之光  
陰如掣電後生之期望如置郵想阿翁同此情懷耳弟

蕉軒隨錄

卷八

五

邵武試竣按臨汀州汀為牛女分野其水南流入於海  
出丁位利科甲故以汀名郡閩重形家言而汀為甚諸  
所見墓門安置備極精整前由邵而汀也在清明之後  
三日翠華蓮峰間冢上掛紙錢者纍纍矣頗觸春露秋  
霜之感因思禮經載卿以下有圭田四牡之詩曰不違  
將母古聖王恩明意美不啻人其室家代為籌畫予以  
祭而豐念其祿之養皆本至性至情所推及非以發其  
天地生成之感為奔走公孤卿尹百執事之具也然上  
所以慰勞而逮恩者既如禮與詩之詳且至百爾君子

載馳載驅自不容一刻緩所謂士重報禮忠尤性生者

乎况余奉水鑑於 九重之 訓歷星輶於三載之間  
月旦從容按期歲事非若遺大投艱之况瘁也以視四  
兄樂天倫於誦讀望佳氣以登臨逸者忘其逸猶勞者  
忘其勞也君子素位而行易地皆然要以東坡若過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之說思之所得較多健羨何似按耐  
齋公諱 熙 別字庶咸精青烏術書中故有汀為牛女分  
野一段紙用桃花箋凡八葉每葉六行為先資政公所  
藏癸丑賊亂付諸煨燼矣重讀一過不禁慨然

蕉軒隨錄

卷八

六

論書如樹梢掛蛇

東坡嘗論山谷書曰魯直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  
幾如樹梢掛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  
淺亦甚似石壓蝦蟆二公大笑先資政公曾有句云牙  
籤落架因生蠹秃筆臨書掛死蛇

六六七七八

馮六六元之名妓也殷七七能開頃刻花者也陶八八  
以丹授顏魯公肅宗時道士也

排冲

猺類不一大者為排小者為冲見連山誌

廣東地暖

廣東地氣溫暖冬月蟋蟀滿階蟲蟲飛擾無異夏時花木四時皆開放東坡詩云靜看月窗盤蜥蜴臥聞風幔落蚺蟻又正月與數客野步雜花盛開云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袁文龜牖閒評以為蜥蜴蚺蟻非冬間所有之物含笑佛桑夏中所放蓋未到嶺南讀蘇詩而疑之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

蕉軒隨錄

卷八

七

東坡試制科形勢不如德論不知出處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吹劍錄外集知子由記不得乃厲聲索硯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遲學稼註按何晏論語集解焉用稼下註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朱註未曾採入宋張根吳園易解坎卦王公設險注形勢不如德非大人莫能守也本史記吳起傳

游龍杖

湯文端公

金釧

游龍杖歌云休閒老人棲蓬廬荒園日

涉成清娛散步瓜疇與芋區秋花錯雜爛漫敷雞冠鳳仙紫白朱豆莢羊眼葵葉鳧映帶游龍十數株丹珠瓔

珞垂流蘇中有一株高丈餘花葉峻茂與眾殊老人對

此三躑躅上循其頂下至跌叮嚀園僮慎勿鋤當老其材為杖扶天寒霜肅百卉枯茲材玉立蒼珣玕深根拔出污泥塗天矯頭角張虬鬚暴以杲日芟繁蕪直節外挺中心虛神物變化來仙都輕逾邛竹堪風趨堅比鶴脛鏗庭除老人腰脚忘疲劬撰杖低頭起長吁世間良材何處無不遇知己糞土如薈以罇趙同朽茶誰信功與靈壽俱蘆簾梅帳竹几舖陪以朱履行于于寄語水國多選儲上之伊耆養老須杖國杖朝爾與吾延年繪

蕉軒隨錄

卷八

八

入香山圖按詩濕有遊龍傳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文端擇其幹之老者製為杖質堅而體輕甚適於用今粵東山中老藤色似黃楊或留本色或施以朱漆製杖亦可手李太白詩所謂手中萬歲胡孫藤也唐宋諸公多有吟詠若文端此詩實開山第一章矣

人臣存心當敬

唐宣宗即位於太極殿宰臣李德裕行冊禮退上謂宮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眉髮森

暨後二日遂出為荆南節度明神宗冲齡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張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身後卒致削奪之禍嗚乎霍光驂乘漢宣帝若有芒刺在背及安世代光而帝乃從容肆體傳曰為人臣止於敬何二公之見不及此也

手無斧柯

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汲冢周書語也手無斧柯蓋本此

讀經流涕

蕉軒隨錄

卷八

九

晉王褒以父死非罪每讀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流涕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則流涕

官年

今之履歷年歲每增減若干謂之官年不知此風自宋已然岳珂愧郊錄世俗便文自營年事稍尊者率損之以遠垂車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覬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實年之別間有位通顯者或陳情於奏牘間亦不以為非珂攷之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劾內殿

崇班郭繼勳增加歲數情罪以聞以其陳乞楚州監當自言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按北史傅修期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是可作今之官年論矣

呂留良論南雷文案

呂留良卒於康熙二十二年後四十餘年而有湖南人曾靜之案牽及留良

世宗查閱留良所著詩文日記語多狂悖并其子葆中戮屍梟示相傳留良之戮屍也開棺時面如生頸受刃

蕉軒隨錄

卷八

十

尙血痕縷縷

詳紀文達筆記

按留良字用晦號晚村為我朝

諸生十餘年忽自以淮府儀賓之後追念勝朝棄青衿而為僧平生篤信程朱又負重望遂敢肆意譏訕卒罹

國法識者喞之余在京師於荒肆中見有晚村文集

數十葉鼠齧蠹蝕破碎不堪讀惟答張考夫與魏方公

兩書尙完備考夫者楊園先生也館留良家故有虛席

以待伊洛臨講語其與魏方公書則專論南雷文案者

書云惠示南雷文案雨中無事卒閱之其議論乖角心

術鏗薄觸目皆是不止如尊意所指摘僅且中一首也

且中誌銘固極無理而莫甚於與李杲堂陳介眉一書其意妄擬歐陽論尹師魯墓誌之作詞氣甚倨傲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為誌銘之義夫不論法與義則愚不得而知若猶是法也義也則某竊有詞矣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原與史法不同稱人之惡則傷仁稱惡而以深文巧詆之尤不仁之甚然猶曰不沒其實云爾未聞無其實而曲加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內之而猶曰古誌銘之法當然也所引昌黎銘法為證猶可笑李虛中衛之元李于之方術燒丹其平生

蕉軒隨錄

卷八

十一

他無足傳而實以好異死法固不得而易也王適之謾婦翁所以狀侯高之駿與適之負奇耳如史記稱高祖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豈為誇高祖哉至柳子厚之誌銘則更不然子厚之黨叔文輩也事關國史其是非既不可移而為子厚誌則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細故瑣語之可隱而不必存者也然至今讀其文淋漓悲痛但致歎於無推挽與排擠下石之人蓋已深為之前被矣今謂且中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不必純以其術試取此數語思之其人品心術為君子乎為

小人乎謂且中之醫為下品某不敢知謂且中之人品心術為小人此某之所決不敢信也若太冲本意止歎惜且中馳騁於醫而不及從事太冲之道則亦但稱其因醫行而廢學亦足以遣詞立說矣何必深文巧詆之如此是昌黎一誌而出子厚為君子太冲一誌而入且中於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獬豸之牙擬觸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儼然未嘗與子厚同黨故可以歎惜不諱若且中之醫則固太冲兄弟欲藉其資力以存活故從與且中提囊出行其本末某所親見具悉今

蕉軒隨錄

卷八

十二

太冲書中亦明云弟與晦木標榜而起矣且中果有過乎則太冲者且中之叔文也使叔文而歎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歟又謂甯波諸醫肩背相望且中第多一番議論緣飾耳太冲嘗遺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後托為二子百家百學援閩例貴人偶誤記納百家正誼為二今改百學名百家以應之非昔之百家矣納拜且中之門學醫矣夫以且中之術庸如此其緣飾之狡猶又如此且中於太冲其歸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冲當時何以不一救止之而反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死也乃從而摘之驅使於生時而貶駁

之身後則前之標榜既失之偽今之誌銘又失之苛恐  
 太冲亦難自免此兩重公案也即身名就剝句引歐陽  
 銘張堯夫例亦屬不倫歐陽所謂味滅歎年位之不竟  
 其施也太冲所云譏其不學太冲之道而抹撥之也曰  
 中生平正志好義才足有為其大節磊落足傳者頗多  
 固不得以醫稱之又豈遂為醫之所掩哉世有竊陳王  
 之餘涎掇雜流之枝語簞鼓聾聵建孔招顏藉講院為  
 卒贖之階飾丹黃為翰苑之徑一時為之闕然而山  
 鬼之技終窮妖狐之霧必散此乃所謂身名就剝者耳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巨中身無違道之行口無非聖之言其生也人親之其  
 沒也人惜之然則巨中之日雖短而身名固未嘗剝也  
 太冲雖欲以私意剝之亦烏可得耶夫德不如曾史功  
 不如禹稷言不如遷固即曰身名就剝然則太冲之必  
 不如曾史禹稷遷固已萬萬可信也口空長而名蚤剝  
 方自悲之不暇而遑及悲且中乎所云是非非一以  
 古人為法言有裁量毀譽不淆古文之道豈復有出於  
 此然按太冲之茅以刺其盾其誌銘中如降賊後遁者  
 授職偽府賊敗慙死者勸進賊庭歸而伏誅者槩稱其

忠節而憤其曲殺以國論之大名教之重逆迹之昭然  
 不難以其私暱也而曲出焉一故人陰私之未必然者  
 則必鉤抉而曲入焉是非毀譽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謬  
 乎否乎當道朱門枉辭貢諛紈袴銅臭極口推尊餘至  
 么磨鬼瑣莫不為之滅瘢刮垢粉飾標題獨取此貧交  
 死友奮然伸其無稽之直筆而且教於人口此為古文  
 之法誌銘之義當然也世間不少明眼有不為之胡盧  
 掩鼻歟太冲有云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  
 者也觀南雷文案一部非學罵之巨子乎罵人之罵而

蕉軒隨錄 卷八 四

自好罵人此楚圍之轉受僂於慶封也夫罵焉而當則  
 曰懲曰戒罵苟不當則曰悖曰亂今以悖亂之罵而橫  
 加諸人曰此古法也豈惟古文之道亡將生心害事其  
 為世道人心之禍又豈小小者乎且中臨絕有句云明  
 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此幽清哀怨之音也  
 太冲改不見為共見且訓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  
 不可見即墮鬼趣夫使巨中之神共見於明月岡頭真  
 活鬼出跳矣且中之句以鬼還鬼道之正也如太冲言  
 即佛氏大地平沉有物不滅之說耳青天白晝牽率而

歸陰界太冲之云無乃正墮鬼趣乎即不見共見以詩家句眼字法而論孰佳孰否老於詩者皆能辨之此文義之失又其小者矣飄風自南青蠅滿棘本不足與深辨但念且中疇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僅某一人而已若復悶默畏罪是媚生貴而滅亡友也故欲直且中之誣則不得不破太冲之罔耳又念信且中之審者莫如賢叔姪兄弟故敢嘖叨及之至太冲所以致憾且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昨吳孟舉兄亦深為歎惜寄示此書後有續集吾悔集四卷

蕉軒隨錄

卷八

五

則此本猶有未全者謹納上幸視至不宣南雷文為黃黎洲宗義著黎洲列載山門下又為忠端之子見賞於虞山錢牧齋偽魯王監國時擢至副都御史海上之變不能一死塞責迨塵氛靖後聖祖如天之德不復根究偽朝從亡諸人黎洲乃儼然自居明之遺逸草間苟活年逾八旬忠節兩字我不敢知也今所刊南雷文定蓋晚年刪定之本如高且中墓誌等篇均削去不復存或亦自知其短冀身後之掩覆歟江藩漢學師承記殿黎洲甯人於八卷之末而褒貶

究未允當予之錄留良文蓋欲後人知黎洲為人亦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學而時習

學而時習之何晏集解王肅曰時者以時誦習誦習以時學無廢棄所以悅懌皇侃疏引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時者凡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時者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捍格幼則昏迷二就年中者夫學隨時

蕉軒隨錄

卷八

六

氣則受業易入三就日中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李季可松窗百說云所學者道而道不可見散而為事業在學者時時習而行之知其為善有益而非難故悅時者不欲盡拘以漸進之之意按朱子分先覺後覺而解時習如鳥數飛似不若王氏等論切當也

施全葛誠

宋小校施全刺秦檜不中死人呼為施將軍明吳人葛誠以蕉扇招市人殺稅監秦隨人呼為葛將軍



謝表沈痛

明陳倣崇正十五年擬蠲賦清獄羣臣謝表中云民窮則盜起為民清盜而驅民於盜者更多法玩則奸生用法除奸而借法行奸者益眾語語沈痛實能道出衰時弊政不徒賞其文字之工也

給暹羅檄諭

乾隆四十年秋間廣東船商陳萬勝帶投暹羅國鄭昭文稟一件內稱平定打馬部落人眾投歸內有滇省趙成章等十九名附商船送回并情願合擊緬匪乞賞給

蕉軒隨錄

卷八

十七

礮鐵炮位等語時大學士李公侍堯總督兩廣據鄭昭

所稟奏聞并擬檄諭一道意欲准其合擊緬匪奉

上諭中國當此全盛之時如果欲征剿緬甸何必借助

於海外小邦况撫馭外夷亦自有道若藉其力翦滅叛

蠻彼必恃功而驕久且效尤滋甚更難駕馭此乃一定

之理李侍堯等蓋見未及此也現令軍機大臣代擬檄

稿發去李侍堯接到後即照向例繕寫發往等因欽此

自來借助外族必有後患我

高皇洞悉隱微力持大體實非臣下所能企及於萬一

者附錄檄諭於後

兩廣總督李 為檄諭事本閣部堂接閱來稟並開列名單送回滇省兵丁十九名具見小心恭順所請礮鐵銃仔前經駁飭今除銃仔一項關係軍器定例不准出洋未便給發外其需用礮礮鐵鍋准照上年請買之數聽爾買回以示獎勵至所稱若以緬匪兇頑罪在不赦欲加

天討昭願率兵合擊但昭統攝初安軍需缺乏旨乞

恩賜礮鐵銃仔並懇據情呈奏等語所言已悉但

蕉軒隨錄

卷八

十六

天朝統馭寰宇中外一家國富兵強勢當全盛前此

平定準噶爾回部西北拓地二萬餘里今因兩金川

狼狽為奸負

恩抗拒官兵征勦現已擣其巢穴大功指日告成獻

俘行賞西南諸番部亦可永慶安全

德威所布遐邇莫不震攝至緬匪頑蠢負隅甘棄

生成之外實為覆載所不容亦屬貫盈所自取邇年

因伸討金川遂將滇兵暫撤今策勦在邇或閱一二

年稍息士卒之力再行厚集兵力將緬匪一舉蕩平

此時自難預定若果欲掃除緬匪則以百戰百勝之王師奮勇直前所向無敵視攻搗阿瓦不啻摧枯拉朽何藉爾海外彈丸聚兵合擊或爾欲報故主之仇糾約青靈紅沙諸鄰境悉力陳兵盡除花肚亦爾自爲之設或爾志得伸據實稟報本閣部堂覆核無異自當代爲奏聞

大皇帝爲天下共主亦必鑒爾忠誠予之嘉獎至於中國之欲平緬匪與否

聖主自有權衡固非我守土之臣所敢料亦非爾之

蕉軒隨錄

卷八

九

所當請問也爲此詳悉檄諭知之須至檄者

鄭司農

鄭元字康成桓靈時遭黨錮十四年蒙赦大將軍何進袁紹等皆辟不起徵爲大司農以病乞還故稱鄭司農鄭衆字仲師鄭大夫興之子亦稱鄭司農康成學本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

爾雅非周公作

葛洪西京雜記曰茂陵郭威好讀書以爲爾雅周公所著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所制明

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遊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世父蓮舫先生髫齡時先大父授以爾雅並引西京雜記告之世父對曰昨讀梁山晉望也按成王封弟叔虞爲唐侯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周公時安得有晉耶大父驚異謂非常兒所能

地中有水

易取對待師衆也故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蕉軒隨錄

卷八

十

衆比輔也故象曰地中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疏地中有水欲見地能包水水又衆大是容民畜衆之象若其不然或當云地在水上或云上地下水或云水上有地今云地中有水蓋取容畜之義也愚按行師之處水草爲先地中有水方足供民衆之用管子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岸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其用意正同

柳

今官衙中知府以上早晚發鼓州縣發柳正字通斲木

背穿孔官衙設之為號召之節或以竹作筒兩頭留節  
旁穿小孔擊之有聲似古之用柝若宋史官舍擊柝自  
守則近於今之支更巡夜者

闔百詩

闔百詩於康熙元年遊京師依託合肥龔端毅公為之  
延譽由是知名其卒也相傳

世宗憲皇帝親製祭文并輓詩以賜然恭閱

世宗御集均不載儀徵阮文達公元撰儒林傳稿稱其

所著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乾隆十二年檢討山陽阮學浩

上其議部議未准濬師恭讀

高宗純皇帝諭旨曰翰林院檢討阮學浩所奏貢生閻  
若璩

孔廟從祀末議十一條朕粗加披閱大概多前人所已

經議及非有卓然至當不易之論有裨典制必當見之

施行者即如議樂舞宜用八佾邊豆宜用十二一條其

意謂尊崇祀典宜用天子禮樂夫

孔子道德高厚與天地參即備天子禮樂以奉之亦未

足以昭崇報我朝

列聖隆禮致敬於

先師至矣盡矣而樂舞仍用六佾非畧而未講也朕謂

季氏八佾舞於庭

孔子斥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顧以

孔子所非者祀

孔子是得為敬

孔子乎在他人則議之在己則受之於聖人之心安乎

謂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孔子生未嘗為諸侯六佾亦豈所固有此乃本之宋臣

王安石謂史記不當列

孔子於世家不過文人翻新立說豈足據為定論且天

子尊師所貴宣明德化敦敘彝倫實能行聖道以端治

理明聖教以淑人心坐而言起而行使天下無一人不

與被聖人之澤至於樂舞之儀文邊豆之度數其末節

耳而以此為尊師首務豈所謂能知輕重者乎又所稱

兩廡先賢先儒位次凌躐宜請釐正一條兩廡從祀諸

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呈臆斷而背典章就

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漢臣議禮如聚訟之譏良有以也阮學浩所信者閻若璩之說而閻若璩此條如何釐正若者宜先若者宜後在閻若璩即可定論况

孔廟祀典於雍正二年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令廷臣集議所有應增祀復祀之先賢先儒已經一一釐正閻若璩所謂西多於東者蓋未釐正以前之舊今定從祀東廡六十二人西廡六十一人位次秩然初無凌躐現載大清會典閻若璩固

蕉軒隨錄

卷八

未及見阮學浩何備官而亦未之聞耶祀典關係重大若祇憑其私心淺見率議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西成何政體以朕觀之此二條即不可施行是以明切曉諭令衆知之其餘各條或有應議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欽此謹釋

天語足破儒生迂腐之見也

正一真人

正一真人本承襲一品宣城梅文穆公執成奏請裁抑經大學士會部議降五品奉

旨改視三品職著爲例此乾隆三十一年事

使髓長而後食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謂之饕餮甚矣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也魯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賂父爲客羞醜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髓辭曰將使髓長而後食之遂出酒食所以合歡文伯與敬叔兩賢相會不知何以添此惡客真令人敗興

勝古者三

毛大可檢討譚沈君益園遺狀中云予嘗謂今人不及

蕉軒隨錄

卷八

古而勝古者三古祭不及祧而今則四親以上同堂共祀於禮爲贖贈君曰吾甯爲其贖者古一姓而分數氏一氏而分數族族愈煩則分愈遠而今則上聯遙胄下通疏屬不無太濫乃贈君修譜偕族兄度支員外名振豪者統宗而合族自晉唐至今異地散處者纖悉不漏曰吾甯爲其濫者古父子異宮兄弟遠房室故總麻之服不及五世至六世而親服俱絕而今則兩世共財三世共爨甚至七世九世十八世猶然同居而合處謂之畸行亦謂之異節而贈君與兩弟公財共居垂老不分

樊曰吾甯為其畸且異者此一段讀之令人油然而生孝悌之思

畫像

畫像二字見於周禮但專指旂幟等名論衡稱俗畫女媧像為婦人形吳越春秋稱覆釜山禹廟有神姑像圖畫見聞誌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嘗從觀畫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為后曰恨不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羣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是畫像由來已久今之繪衣冠者曰影曰真容圖行樂者曰小照曰行

蕉軒隨錄

卷八

五

看子為人子孫歲時伏臘懸其祖若父影像於堂相率展拜亦如生如存之意程子謂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髻髮不當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是說也予不謂然手澤杯棬隨在皆若吾親之降臨左右何獨於影像而疑之畫之逼似者固儼然吾先人之遺兒也即畫之稍不似者以吾之精誠與吾之先人神氣息相關不猶愈於設尸立主耶

兩淮提引案

乾隆戊子德州盧雅雨先生以告病在籍運使因兩淮

提引事發政府亦有中傷之者遂革職下獄死此乾隆間一大案予於家藏邸報中觀縷記之特錄於此尤拔世之初任兩淮鹽政也奏稱上年普福奏請預提戊子綱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有零普福任內所辦玉器古玩等項共動支過銀八萬五千餘兩其餘現存十九萬餘兩請交內務府查收

蕉軒隨錄

卷八

五

引之後二十年來銀數已過千萬餘兩顯有濛混侵蝕情弊密派江蘇巡撫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悉清查旋據彰寶等查奏節年預行提引商人交納餘息銀兩共有一千九十餘萬兩均未歸公前任鹽政高恒任內查出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一十三萬之多普福任內收受丁亥綱銀私行開銷者已八萬餘兩其歷次代購物件借端開用者尚未逐一查出奉

旨禩奉宸院卿銜黃源德徐尙志王履泰布政使銜江廣達按察使銜程謙德汪啟源職解現任運使趙之璧

任前任運使盧見曾鹽政高恒普福并褫職押見曾赴揚州審訊讞成得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經大學士公傅恒等覆

奏云查兩淮商人疊蒙

皇上賞給卿銜厚加

賜賚受

恩至為優渥乃於歷年提引一案將官帑認為已資除

自行侵用銀六百二十餘萬兩外或代購器物結納餽

送或藉稱差務浪費浮開又復冒銷銀至數百餘萬兩

蕉軒隨錄

卷八

七

於法於情均屬難宥今既敗露犯案又蒙格外

天恩免其治罪所有查出各款銀兩自應儘數追繳以

清

國帑查歷年提引應行歸公銀一千九十二萬二千八

百九十七兩六錢此內除奉

旨撥解江甯協濟差案及解交內務府抵換金銀牌鏤

與一切奏明動用並因公支取例得開銷銀四十六萬

一千七百六十九兩九錢二分五釐又現貯在庫歸款

銀二十六萬二百六十五兩六錢三分六釐二共銀七

十二萬二千零三十五兩五錢六分一釐應如該撫等

所請免其追繳外所有各商節年領引未完納銀六百

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八十四兩一錢六分六釐又總商

藉稱辛力膏火銀七十萬三千六百二兩又楚商濫支

膏火銀二千兩又總商代鹽政等購辦器物浮開銀十

六萬六百八十七兩零又各商藉差動用銀一百四十

八萬二千六百九十八兩八錢並辦差浮開銀六十六

萬七千九百七十六兩八錢以上商人名下共應繳完

銀九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七分九釐其各

蕉軒隨錄

卷八

天

商代吉慶高恒普福購辦器物作價銀五十七萬六千

七百九十二兩八錢二分一釐又各商交付高恒家人

張文學及顧蓼懷等經收各項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八

十七兩八錢五分二釐又各商代高恒辦做檀梨器物

銀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兩一錢四分四釐均係該總商

等有意結納於中取利以致浪費無節亦應照該撫等

所請高恒普福名下無可追抵之項均着落總商名下

賠完通共計應追繳銀一千一十四萬一千七百六十

九兩六錢至普福自向運庫支用並無檔冊可稽之工

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四錢三分九釐該撫等既稱雖非各商經手但正項虧缺未便無着若普福不能追抵在於通河眾商名下均攤賠補亦應如所奏辦理其虛見曾夢得商人代辦古玩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例應於虛見曾家屬名下勒限追繳但查此項代辦古玩銀兩原係各商有意交結運使濫行動用如虛見曾家屬名下不能全完亦應在商眾名下着落分賠至該撫等所稱商眾情願於本年戊子綱一年限內先繳銀一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七分九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釐其餘應完之八百萬兩可否分限完納按綱帶完一百萬之處查應完銀兩自應酌與限期俾伊等得以從容完繳不致有碍運務應如所請本年先完銀一百二十七萬五百四十八兩七錢七分九釐其餘八百萬兩自明年為始每年完銀一百萬兩分至八年全完至代鹽政購辦器物及交付張文學顧藝懷並辦做檀梨器物應行着賠之八十七萬一千二百二十兩八錢二分一釐又普福自支取丁亥綱銀四萬二千八百五十一兩四錢三分九釐亦着落眾商賠完又代虛見曾辦古玩

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如伊家屬名下不能完抵並於各商名下著追俟伊等本身應繳銀兩全完後所有各項應行追賠銀兩亦限一年完繳通計分作十年全完應請交與鹽政運使等分年按數催繳每年如數交庫仍令該鹽政附摺奏

聞倘逾限不完除將該商從重治罪鹽政運使即照承追不力例議處再查乾隆十一年提引以後歷任運使係朱續暉舒隆安郭一裕何焯吳嗣爵虛見曾趙之璧除虛見曾業已定議治罪外其餘各員既經該撫等訊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無餽遺染指與商人結納情弊除已故之朱續暉舒隆安郭一裕三員均應如該撫所請毋庸置議外其現任河南布政使何焯江蘇淮徐道吳嗣爵不能詳請早定章程革除鹽務隱弊均屬不合應將該一員俱照不應重私罪降三級調用查何焯現任有紀錄十二次應銷去紀錄十二次抵降三級免其降調吳嗣爵任內有加一級應銷去加一級仍降二級調用已經解任之運使趙之璧在任五年之久目擊鹽政妄行庫內收貯銀兩任聽普福提用不能阻止及護鹽政時又不能據實具

奏殊屬有心狗隱應照湖職例草職所有趙之璧現襲世職交與兵部照例辦理至於現任總督高晉從前署任鹽政四十餘日不能據實具奏前任總督尹繼善在任最久且有統理鹽務之責乃竟全無覺察均難辭咎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得旨吳嗣爵從寬改爲革職留任餘依議是獄也鹽政高恒普福運使盧見曾均伏法而刑部郎中王昶內閣中書趙文哲徐步雲因私行送信與見曾獲嚴譴紀文達公亦牽連責戍焉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垂老遇仙

吳山尊學士續配孫恭人淵如觀察之妹也學士年四十一入贅兗州胡城東唐鏐小印贈之文曰垂老遇仙觀察催粧詩云他時沛上傳佳語更指南樓作鳳臺張船山太守亦有詩云莫倚元龍湖海氣須妨謝女弟兄才蓋調之也

陸機真蹟

二陸俱以書名王僧虔云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宣和書譜機能章草以才見掩成哲親王藏有士

衡真跡一卷乃

孝聖憲皇后所賜王精於八法著有論書管見

行露

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晦翁詩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述其志作此詩以絕其人此說實與詩序合戴岷隱溪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爲證家望溪侍郎謂行露之詩世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儒多引韓嬰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鄭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爲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於閨門



鄉黨邦國歟嬰向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為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愚按侍郎此說極透關惟設詐求偶不足為人夫貞女所以疾深拒決數語雖駁漢儒仍未脫漢儒窠臼詩序明明以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為斷即朱子以禮自守不為彊暴所污意一添入強委聘不備禮等詞便枝節橫生了無情理袁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曰女以貞信自守惟恐少有點汚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彊暴之男得以侵陵明于聽訟者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視其兒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節無虧是真善於說詩者矣若王雪山總聞云暴男侵貞女亂世容或有之而召公分壤被美教成雅俗不應如此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不及男耶云雪山與鄭朱諸公均不宗詩序吾得而駁之曰軒轅之化何以有蚩尤耶虞舜之化何以有四凶耶文王之化何以有管蔡耶此諸人較之彊暴者何如嗚乎廢詩序而言詩何異瞽者之無相哉

何少司蓺

甯晉何廣卿先生形雲濬師試京兆座主也弱冠登科第供奉南齋問學淵博心氣和平與人語從無疾聲厲色門生屬吏侍其側者終日無倦容以故皆樂親近之丁艱回籍歿於成都旅寓年甫四十惜哉故事值內廷卿貳赴衙門辦事者鮮先生官戶部侍郎一日文宗召見問汝常到部否先生奏臣今日即去人服其應對之敏憶乙卯丙辰間濬師在圓明園直廬每散後過澄懷園先生必留飲書室中偶呈一詩作一文深蒙獎掖迨先生出都時瀕行執濬師手不忍別且諭之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曰賢好為之非翰苑中無以位置也嗚乎璩種之鶴不飛不舞實為羊公辱矣謹識數語亦足徵先生愛士之一端云

海洋記畧

揚子法言云君子避礙則通諸理理勢所在有未可一概論焉濬師官京朝十年從事於洋務者七年每於官文書中擇其事理之當否審乎時勢之艱難或存於心或記於簡其機密者不敢言而其可言者要不外理勢之兩途昔程子謂宋世有不可及者數端而其一日待

夷狄以禮禮者理也我有理以通之亦何患乎彼之無禮哉尊周攘夷之義無日不在士大夫心也而所以尊之攘之之道又非徒士大夫空言塞責也茲就見聞所及錄於後俾質諸世之講經濟者

粵東準外國通商以來惟英吉利國生理較大向經該國設有公局派令大二三四班來粵經理貿易其公司船每年於七八月間陸續來粵兌換貨物至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內出口回國該大班商人等於公司船出口完竣之後請牌前往澳門居住俟七月

蕉軒隨錄

卷八

五

八月間該國貨船至粵該大班人等復請牌赴省料理嗣因公司散局大班不來現值該國來船絡繹商船人等實繁有徒亟資鈐束以期綏靖今洋人義律領有該國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榷事務雖核與向派大班不符但不別有干預似可量為變通查照從前大班來粵章程准其至省照料道光十七年正月廣督鄧廷楨奏摺此英領事義律住廣東省城之始今則建領事官署盡河南沙面地基蓋造洋樓而各省海關均有領事官署且於京城設駐京全權大臣

中外諸洋以老萬山為界老萬山以外汪洋無際是為黑水洋非中土所轄老萬山以內如零丁九洲等處洋面是為外洋係屬廣東轄境其逼近內地州縣者方為內洋如金星門其一也道光十八年正月廣督鄧廷楨奏摺太常寺少卿許公乃濟奏請收鴉片烟稅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公爵滋奏請嚴禁引余文儀臺灣志云交留巴本輕捷善鬪紅毛製造鴉片烟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此禁烟之始今鴉片烟仍弛禁而收稅黃固正論許官粵東監司人所議亦不為無

蕉軒隨錄

卷八

五

見事激則變易之戒履霜信然英義律之在粵也曾言馬化倫係英國官目來粵稽查貿易令伊進省代具呈詞免寫稟字道光十八年七月廣督鄧公廷楨奏聞此洋官致督撫書函不稱稟之始今條約中全權大臣等與部院督撫用照會領事官以次用申呈粵東陸路各口岸人烟稠密良莠雜處以潮州府澄海縣屬之汕頭潮陽縣屬之達濠為最今汕頭建有官署惠潮嘉道往來於其間而洋人入潮城之舉迄

未能阻署粵東巡撫郭公嵩 有言議欵以後內地  
府縣各城聽從遊歷載在和約諸君子嚴拒之之義  
而先違 諭旨是彼之欲入城其勢順我之阻其入  
城其勢已先處於逆洋人通商汕頭距潮州咫尺商  
賈覩其餘利而與之交易工匠夫役受其雇值而為  
之奔馳徒恃一二學者持不准入城之議以求相勝  
其言誠正其氣已孤數語實為顛撲不破

道光十九年三月林公則徐等奏躉船鴉片銷除淨  
盡乃為杜絕病源臣則徐當撰諭帖責令各洋人將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所有烟土盡行繳官即於二月十三日據領事義律  
稟覆向各洋人名下追究呈明共有二萬二百八十  
三箱此查繳鴉片烟土之始以後復陸續令其呈繳  
并嚴定夾帶罪名或者曰禁內地之吸烟即不能不  
杜絕外地之賣烟禁果行矣內地無吸食之人外來  
之烟土從何售賣今乃勒繳烟土彼商原為謀利而  
來利不獲而并其本沒之激之甚而反相陵者勢也  
文忠斯舉不無遺憾  
番船初到時先於虎門口外寄碇如擔杆山銅鼓洋

大嶼山零丁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  
灣石筍九洲沙瀝潭仔雞頸等洋皆向准洋船寄泊  
之所此等洋面雖在老萬山以內而老萬山并無口  
門洋船必雇引水小船報明引入虎門口內停泊黃  
浦始得開艙驗貨按則報稅互市其在虎門以外寄  
泊中路各洋者皆未入口之船 道光十九年七月據  
廣督林則徐奏摺據  
此虎門乃天險也險而能守是在人事

廣東水師大鵬營所轄洋面延袤四百餘里為海船  
經由停泊之區其尖沙嘴一帶東北負山西則有急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水門鷄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  
在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活浪靜水勢寬深  
就粵省海道而論凡東赴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  
能不由該處經過尖沙嘴山麓有石脚一段其形方  
長官涌偏南一山前有石排一段天生磐固兩處各  
建炮臺一座聲勢既相聯絡控制亦極得宜 道光二  
十年四月  
廣督林  
則徐奏摺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定海鎮臣張朝發與英人  
接戰此洋人攻城之始

定海鎮海相距僅止百有餘里一帆可到鎮海口直

通內地其要隘全在笠山外障與招寶山及金鷄山

對峙作為鈐口道光二十年七月浙撫烏爾恭額奏摺

欽差大臣左公宗棠曰泰西諸國以奇巧著聞自唐

以來載籍詳之矣惟火輪船之製從前未有所聞據

彼中人言近四十餘年乃始造成以西歷推之則道

光初元前後也濬師按道光二十年七月廣督林公

則徐奏稱洋人先後來有車輪船三隻以火焰激動

機軸駕駛較捷此項船隻前曾到過粵洋專為巡風

蕉軒隨錄

卷八

三

送信蓋彼中歷千數百年研精覃思發其奇秘父以

是囑之子師以是望之弟不至於極詣不止黠哉人

巧乃奪天工

欽差大臣左公宗棠曰學習西洋製器內地工匠執

柯伐柯所得者不過彼柯長短之則至欲窮其製作

之原通其法意則固非習其圖書算學不可故請於

船局中附設藝局招十餘歲聰俊子弟延洋師教之

先以言語文字繼以圖書算學成而後督造有人

等駕有人輪船之事始為一了百了如果有成則海

防海運治水轉漕一切歲需之費所省無數而內紓

國計利民生外消賊患樹強援舉在乎此善哉言

乎同文館學習西洋文字之八旗俊秀子曾歷試以

各國洋字文件均能通曉譯寫此非其明效與考試

之奏出臺臣閣臣發明春秋正論事雖未罷而有名

無實矣予嘗有句云局外是非談似易箇中籌畫解

原難知我乎抑罪我乎

杭州省城東面清泰等門近臨錢唐江岸江水南來

北流至銀山門之東北轉而向東由鳳皇山鼈子門

蕉軒隨錄

卷八

四

下注於海兩岸漲沙時坍時長平日止通小船遇有

潮汎微大船隻亦可乘潮而入查得水面較窄槍炮

易施之潮神廟地方為咽喉要路道光二十年七月杭州將軍奇明保

等奏摺

道光間英人馬里遜能書漢字義律亦英人十餘歲

時前來澳門有馬里臣者教以漢洋言語文字管理

貿易帶兵等事後為英國領事官告示文字悉出其

手英國兵船向泊離粵二萬餘里之孟甲喇萬打喇

沙等處皆聽義律調遣

直隸總督琦善公奏摺中有云該洋人呈閱所謂全權句其式圖而上有斑文近似符籙不知全權者乃彼國之全權大臣洋人所謂保其自主之權而可以代其君主發號施令也外國印信或圓或方或長或大或小無一定從前止有洋字今則加以漢字凡和約等件用蠟餅印成堆出紙上有斑文而似符籙者實印信耳當時未能考核陶宏景所以致慨於一事不知也

嘉慶二十一年英國官羅斗何美士德等自北遣回

蕉軒隨錄

卷八

四

由內河逐站護送回粵予曾徧訪其成案竟未得見宋史鄧肅傳肅嘗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今之製輪船修鐵路設銅線欲其速耳不僅在文書一端也署廣東巡撫郭公嵩燾曰鄙意欲仿宋元遺制稍加變通於通商各口設立市舶司由督撫擇本地士紳爲之達其名於部令海關量給經費三年一更置而授以官凡商民製造輪船司其籍而稽其貿易之盈虛其赴各國貿易者由市舶司給照而移知各國領事加勘合焉凡與

洋人貿易交涉事宜悉聽理處大者白於督撫而課稅仍責之監督市舶司不得干預有營私者罪之其餘出海各船皆聽稽查從前文武各官稽查海船出入舊例悉罷除之去官吏煩苛之政而稍通以情司海船修廢之籍而務課以實而後中國商民得以漸服官之約束乃可推類以及洋人其與修鐵道銅線之屬皆責成中國商民主之而於所過關津市鎮卸載貨物依課則徵稅聞南海伍氏借修花旗鐵道銀一百萬兩爲花旗商民所推重若一切由中國商民

蕉軒隨錄

卷八

四

主持則洋人之助工者亦伍氏幫脩鐵路之類也中國之實情計無有逾於是者故各省官置輪船一時之利也可以議行而使商民得公置輪船永遠無窮之利也一切皆可以推行官商各船運載貨物沿海暢行其有裨於國家之經費亦必多矣予每讀之輒爲擊節惜此議迄未有成郭公又曾致予一書亦經國之要務藏之匣中未敢宣播云江蘇巡撫李公鴻章曰西士出入中國其書之譯行者天算之外有奇器圖說諸書佛郎機各火器圖式

載於戚繼光兵書佛郎機卽法蘭西以國名其礮也而其數術終明之世抑不見用我朝定鼎確有見於中法之不合天行首以西術列於臺官順康之初西士肩臂接於京師仁皇帝特愛其術童而習之逮吳三桂之變南懷仁時官欽天監監正奉諭多造西洋輕便銅礮以便攻伐卒削平三藩嗣以平定準部攻金川征緬甸剿川黔土司皆以砲火隨征所向克捷於是八旗火器營之設耿光大烈有自來矣西人既受中國寵任倡行耶穌之教幾遍海內

蕉軒隨錄

卷八

聖

已爲海洋抱隱憂假令昔日體會仁皇帝聖人學於萬物之意去短取長則天主教自不妨禁西士自不妨留梯航踵接必有如南懷仁能爲中國効力製造盡其思之所至變化出之安見輪船礮洋槍銅帽之獨爲外國擅絕也至今日而楊光先不得已之論果何如哉某每一念及未嘗不歎一孔之儒貽誤至此是故火器之亟宜精學非謂剿除賊盜少此不可實則自強之道舍此末由

蕉軒隨錄

卷八

聖

物忌太盛乾隆中乃有楊光先者著不得已一書極言天主教之害其言謂甯可天算違行不可任用西士學士大夫亦交口醜詆於是嚴行驅禁毀其堂宇西士絕迹於中土者近百年然臺官循其法不能變軍火利器依舊式製造亦無奇巧變幻之方孰意智巧之士伏於海外殫精竭慮日新月異其鋒馴致不可當而中國未知也然其法既出亦必不能深自藏匿某考道光初年英吉利猶入貢間有小巧火器載在禮部則例揆其意蓋隱然以此相炫耀其時識者

二十四磅彈三十二磅彈之炮則銅鑄鋼鑄者尤妙有空腹者有實心者空腹之彈先製內模搏沙爲毬蒂繫鐵絲炭焙令沙燥則內模成次製外模和泥爲之揉以稻穗底蓋如一剗其中令空寬過內模二三寸蓋端穿小穴置內模於底而加蓋則蒂端鐵絲貫出穴上匠人將鎔就鐵汁斜傾入穴內俟滿然後決去彈心內模之泥而彈以成彈口必用螺旋冒以錫蓋以免潮溼彈口用引或以銅或以黃楊木外國人擊遠敵用銅引擊近敵用木引中國仿製則用木引

蕉軒隨錄

卷八

四

較靈木引長二寸至四寸不等首尾皆平圓形如錐柄引首圓徑約一寸尾圓約七分引首中銚陷二分許外備輪廓中通而不到底中通處入緩藥陷深處施藥線引旁穿細眼或九或十七或二十一其及遠之可稽算者以二百步起至二千一百步止彈入炸藥後木引配好眷緊其口朝外炮藥然時其火燄包出彈子之外初而然及木引首之藥線繼而然及木引中之緩藥如擊近則就靠上之細眼鑽穿火力行至此斜穿然及炸藥而彈炸矣擊稍遠則就中間之

細眼鑽穿再遠則就靠下之細眼鑽穿時時較試自有效驗凡長炸炮之彈皆下施木座絡以馬口鐵出口時勢纔直而不偏一曰短炸炮身短而口哆砲耳在後形如怒蛙俗名田鷄砲其口斜昂向天故外國人又名天炮分周天三百六十度八分之一爲四十五度砲口測準四十五度不可時高時低但以藥之多寡定彈之遠近從高墜下落地開花內地爐所製短炸砲有受十八磅之彈砲重不滿五十斤用藥僅三兩許遠及千餘步最爲輕便其次有受四十八磅

蕉軒隨錄

卷八

四

之彈有受一百零八磅之彈用藥遞加彈亦遞重大約轟堅城破砲臺則用長炸砲雷奔電擊擊貫珠擊厚攻堅殆同摧枯驚敵心散敵陣則兼用短炸砲若然中墜勢若下石洞垣穿墉雖趨莫避砲有不同而用彈則一律惟以瑩滑合膛爲主大約砲口徑一寸彈必徑九分六釐所爭不過一皮紙厚藥氣不外洩彈方能及遠有力其餘各彈有橢圓者有頂銳而底平者有首尾俱尖如橄欖形者有雙層上實藥而下實子中間以鐵皮者又有洋鐵盒內藏羣子者又

有菩提子彈用繩絡大子塗以漆擊遠則四散者又有罍包鍋中施鐵柱內藏自來火觸物而機自發者又有二眼噴火子用以燒物者以上各種炸彈皆可仿鑄至如英法近來新出之砲有砲尾開門決去螺旋以受彈者其砲腹亦有螺旋藥然則彈子旋轉而出勢最猛烈而擊遠名曰來福砲又砲腹有火藥房比長砲較短而比短砲較長名曰蒿勿惹砲又有無雙耳腹下有一圈此乃擊近所用名曰加鷲力砲此皆妙品最難仿製某曾購有西人氣爐鐵木打眼鉸

蕉軒隨錄

卷八

聖

螺旋鑄彈諸機器皆縮於氣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撥動鐵輪輪縮皮帶擊繞軸心彼此連綴輪旋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之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也  
萬國公法美國丁韞良所譯予與陳子敬李叔彥毛升甫三君竭年餘之力為之刪削考訂其中於中外交涉事宜頗多可採惟以鈎輯格磔之談律以中華文字不無勉強牽就并有語氣不合處有心者分別

體會未始不可據理論辯因勢利導也全書具在披覽可知  
乘查筆記斌君斌椿著予曾為之校訂所至者九國但敘其程途之遠近服御之奇巧大要仍不出瀛寰志畧範圍驗遊踪則可無甚關係處故不具錄  
無可大師

桐城家密之先生以智鼎革後削髮為僧居粵中改名無可康熙初年其子陪翁中通迎之歸里舟次萬安卒停柩月水山中其法嗣弟子將建塔以葬次子素北中

蕉軒隨錄

卷八

哭

履質諸當事以爪髮付僧家瘞諸塔肉身仍歸方氏素北乃扶柩回桐城葬於浮山泉花岡朱笥河先生過浮山拜先生墓詩云萬安好住師須住骨肉兒孫仍乞還  
魚鷹

鷓鴣食魚人喉則爛其骨主鯁及噎峽中人稱鷓鴣為烏鬼蜀人養此鳥使捕魚得魚則倒提而出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蓋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也禽經王睢睢鳩魚鷹也注毛詩曰王睢鷺而有別多子江表人呼以為魚鷹江干漁戶馴養極多捕魚出不合食鷹



饑則捕魚愈力或亦烏鬼之類歟吾師黃琴士先生有魚鷹詩云江上有魚鷹賦性貪且狡終日波浪裏攫拏恣翻攪大魚驚逃避小魚供饜飽豈知老漁翁網羅遍圍繞將汝籠致之生涯在是了子汝三日餓腸空目深宵皮環盪汝啄麻繩縛汝爪縱汝入水中洶身沒頭腦魴鯪亦何讐張口吞多少縱汝復擒汝傾囊得鱸藪賴汝口中物換得米鹽好善哉用汝貪汝不如人巧借題發揮足為貪婪之吏下一鍼砭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涉世者可勿戒哉

蕉軒隨錄

卷八

四九

喇喇

詩家多有作喇喇詞者按帝京景物畧喇喇者摺撥數唱襍劇之名

蕉軒隨錄卷八終

蕉軒隨錄卷九

古文不宜減字換字

讓探花

宇宙

胞衣紫色黃色

若盧

受有億兆夷人

逃雨

崔清獻詩

蕉軒隨錄

卷九目錄

學道可怪

蒙齋筆談

酒胡子

嫁樹

宇文護母閻氏家書

隱

金史

陳霸先墓

和肩字韻

孫稼生書

抱老壽石榮通室

請安

詠端硯詩不考

司經局正字

三朝要典

官常

歷代帝王廟祀

夏桂洲

蕉軒隨錄 卷九 目錄

泰誓十有三年辨

王定國筆記之妄

哄士

麥魚

仰

掌膠

挈公

劉三妹

不肯

安哉

西伯戡黎

昭君

楚材

族人之讎

諷詩愈瘡

鞞羅薩埵

鈔徑

禹貢直解

蕉軒隨錄 卷九 目錄

太白樓楹聯

挈

咨脈

鳴鑼開道

用致夫人

烏鼠同穴

觀音

智惠經語

蕉軒隨錄卷九

定遠方 潛師 子嚴

古文不宜減字換字

家望溪侍郎嘗以所撰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就正於李穆堂先生先生書其後云篇首三句家於桐及副憲公遷金陵似俱未穩散體文自明嘉靖以後偽體盛行謬為減字換字法以示新異而文理實未可通相沿至今賢者不免桐城止言桐則嘉興有桐鄉嚴州有桐廬南陽有桐栢四川有桐梓後之讀是文者烏知其非桐

蕉軒隨錄

卷九

鄉桐廬桐栢桐梓耶此減字法必不可用也副使道易以副憲則世俗于副都御史亦有此稱後之讀是文者烏知其非副都御史耶此換字法必不可用也又云金陵古無此地秦始皇置縣旋改秣陵自秦至今千六百年惟唐初曾復此名亦二年即改不可用也按今望溪文集刊本已改為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亂之秣陵遂定居焉云愚意秣陵二字仍不若改稱江甯為得耳

讓探花

明李瓊原中一甲三名進士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一我 朝雍正癸丑殿試十卷進呈

上閱第五卷字畫端楷策語懇摯置一甲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子若靄

上遣人往諭廷玉再三懇辭遂改若靄二甲一名而原擬二甲一名沈文鎬改探花古今事竟有相同者

宇宙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夫人而知之矣子華子曰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知徐徐其樂于蕉軒隨錄 卷九 二

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盈息以相薄也龐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此說特奇

胞衣紫色黃色

齊射陽王敬則生時胞衣色紫明晉江蔡黃卷生時胞衣色黃敬則歷官三公黃卷僅以教職止然一為叛臣一為名儒相去遠矣

若盧

王弼州贈孫一謙詩云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  
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一謙溫府人  
萬厯戊子己丑間爲南都司獄有名按若盧獄名屬少  
府黃門北寺見王商傳

受有億兆夷人

子讀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於夷字不能無疑  
傳訓夷爲平人凡人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劉子謂莒宏  
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  
夷人亦有離德杜預注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德終敗亡孔穎達駁之曰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  
卽會無華夏人矣按左氏成公二年傳曰大夫爲政猶  
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林氏注引書云受有億兆商人然則夷  
人必商人之誤矣

逃雨

黃忠端文集有逃雨道人舟中記案淮南子齊俗訓云  
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忠端值板蕩之會以此自名  
亦可哀也

崔清獻詩

崔清獻公與之峽山飛來寺詩云萬里星槎海上旋名  
山今喜得攀緣猥揮孫恪千年淚月照維摩半夜禪  
磴長荒苔人迹少厓攢古樹鵲巢懸江流上溯曹溪水時  
送鐘聲到洞前按清獻字正子廣州增城人宋理宗朝  
累除廣東安撫使拜參知政事右丞相致仕卒封南海  
郡開國公著有菊坡集近南海伍崇曜刊清獻詩文五  
卷獨遺此詩

學道可怪

蕉軒隨錄

卷九

四

康熙間浙江學道程汝璞每於按臨考試私帶姬妾或  
以七相公乳母爲名或以閩文相公爲名用轎擡入試  
館嘉興府等處有十可怪之謠如一可怪增廩入學一  
齊賣二可怪嚇詐教官罵奴輩三可怪到處出巡帶奶  
奶等語見魏環溪尙書奏疏

蒙齋筆談

宋湘山鄭景望著蒙齋筆談上下兩卷曾收入稗海中  
學海類編僅錄其九則刻之誤以景望作景璧按筆談  
敘杜杞治廣西賊歐希範事以歐與其黨蒙幹來降云

云歐陽文忠集杜杞墓誌則書為蒙魁也謹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載此書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分之三四面顛倒其大序景望名伯熊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諡文肅見陳傅良止齋集中厲陽宋詩紀事既載伯熊詩於四十七卷中又據此書於三十七卷別出一鄭景望亦殊疏舛也

酒胡子

唐盧注酒胡子詩云同心相遇思同歡擊出酒胡當玉盤盤中餽飢不自定四座清賓注意看可亦不在心否亦不在面狗客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飢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能分

蕉軒隨錄

卷九

五

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鏤匠意若多端翠帽珠衫巧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按墨莊漫錄飲席刻木為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傲傲然如舞狀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

嫁樹

元日五更以火把照樹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斑駁敲打樹身則結實必多名曰嫁樹齊民要術云是嫁妻

見家塾事親李冠卿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花多而不實一媒姥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忽携酒一樽來云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春果結子無數見文昌雜錄茄子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于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俗謂之嫁茄子見酉陽雜俎

宇文護母閻氏家書

明張天如溥輯漢魏六朝詩文多至一百三家本張愛七十二家集而補綴以梅氏文紀馮氏詩紀可謂勤矣

蕉軒隨錄

卷九

六

特嫌其於正史中及各家說部中所載零篇斷簡未能廣摭博采如後周宇文護母閻氏遺護一書讀之令人增慈孝之感實古今有數文字不徒賞其情詞愴惻也書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衅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

等同居以故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憶汝與吾別時年尙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

蕉軒隨錄

卷九

七

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日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竝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洛等四人湛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聞之各

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竝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竝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許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蕉軒隨錄

卷九

八

母子異國何處可來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按周書護母閭姬與皇四姑并沒入齊被幽繫護求弗得及護作相周齊議和

因并許歸已復先歸皇姑而仍留其母故閻作書遺之或曰齊令人為閻作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云嗚呼庾信王褒之外復有此巨手宇文氏亦有人哉

隱

左傳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人豹自後擊而殺之杜預

蕉軒隨錄

卷九

九

注隱短牆也按諸經無以隱為牆者宣子出豹而閉其門督戎見豹出門從之拒戰豹踰牆隱蔽以待督戎踰入遂自後擊殺當以踰句隱而待之句語氣便合宣子出豹而閉之不言閉門則斐豹踰亦不必言踰牆自然知踰牆待於隱處也古人文章減字法大都如此或曰何所憑而斷隱非牆也曰襄二十四年吳子伐楚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何不曰待於隱而射之耶

金史

金史修於元順帝至正三年丞相托克托原作脫脫等分撰

仍據劉祁元好問原本稍為增益體裁頗稱嚴簡惟稽諸遼宋元諸史其中尙有異同乾隆丁酉八月奉

上諭頃閱金史世紀云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又史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匾壓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壓頭其說

蕉軒隨錄

卷九

十

甚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卧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匾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辰韓或亦類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為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第列辰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為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甚至訛韓為族姓尤不足當一噓向曾有三韓訂謬之作惜未令人盡讀之而共喻耳若唐時所稱雜林應即今吉林之訛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

之徒尋摘字句肆爲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庸深較而舛誤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于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辛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辛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常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又有云我

蕉軒隨錄

卷九

十一

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尙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綱紀日隳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于是我

太祖赫然震怒以七大恨告

天興師報復薩爾滸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尙安能輕侮我朝乎且漢高乃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爲周之近臣明爲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之與國當

闖賊擾亂明社已移之後吳三桂迎逐王師入關爲之報仇殺賊然後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

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禰履武紀以爲受

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地卽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紀稱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

蕉軒隨錄

卷九

十一

卽有字而本朝國書

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爲創造未可知也他如建州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並當詳加稽考勒爲一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學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誥悉心檢覈編輯以次呈覽候朕親加釐定用昭傳信而闢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謹按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以滿洲語正金史



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職官附以軍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辨析精微折衷至當是書出而前代之謬訛足以湔洗一空矣

陳霸先墓

陳霸先墓在高要縣治五十里輿地紀勝及廣輿記並載之此謬妄之談也按隋書王頌傳頌為王僧辨子僧辨為陳武帝所殺及隋滅陳或為頌計請發武帝丘壟諸人具鑿鋪一旦皆萃於是剖棺見武帝鬚并不落其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據此霸先墓在隋初已遭毀掘何得于嶺外更有墓耶  
大清一統志削而不書有以哉

和肩字韻

卓文端公 秉恬 真除揆席賦紀

恩詩一時和者屬集惟肩字韻皆押及肩仔肩作尋常套語無出色者余母舅陳小坪先生有句云此時飲馬長城窟也和新詩一聳肩時先生正官代州刺史也公歎為絕調余官中書公猶在相位晉謁時曾為余述之

孫稼生書

同治丁卯冬以洋人換約期近選可以使外國者得旨遣記名海關道志剛禮部郎中孫家穀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加三品冠服前往各國宣布德意所以示聯絡而兼可觀采風謠也濬師時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領班章京一切章程體制與夏奉常 家錫 毛戶曹 鴻圖 手自核定呈堂分別奏咨而行原以一年為期乃因事耽延志孫兩君遲至庚午冬始回京復

蕉軒隨錄 卷九

四

命辛未之春濬師在嶺西得孫君書悉其安穩歸舟為之喜而不寐茲錄其來書云家穀頓首致書子嚴姨弟妹丈同年足下僕自戊辰二月初旬行抵滬濱由大東洋放旋茫茫前途水天一色洋船四十餘丈入滄海中僅一粟耳漂流兩月有餘任其所之始抵美里堅合眾國京都國無君長公議立一統領四年一更擇賢而立親遞 國書後遊遊山水伊那風土略見一斑秋後渡西洋抵英吉黎島國見其女君禮節不過進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談無拜跪之文贊以美詞循舊典也佳英三月西行赴法蘭西巴里都邑法人喜誇詐急功利市

屢繁富甲於歐洲其君又專以詐偽交鄰國愚黔首而見中華使臣未嘗越禮焉同事有一美國人蒲姓名安臣充我國領事使臣歆羨法邦繁華一住半年致我等羈留阻滯而一年之奏限逾矣直至己巳冬初始克成行由法之瑞瑞小國也處北海之濱由瑞之丹丹與瑞隣由丹之荷蘭荷蘭舊國也與中國通商最早近亦曰削矣由荷之布布路斯昔為日耳曼一隅今則併吞而並盟會居然富強與英法並峙而三猶襲日耳曼餘風彼都人士競談禮貌其君善待遠人自謂與中華人相

蕉軒隨錄

卷九

五

處甚厚惜無人以孔孟之道化之耳今春第二日北行抵俄羅斯國正直天寒地凍海立冰凝行人涉冰而度國都在歐洲北鄙而疆宇直包括新疆回疆而東抵黑龍江岸南抵印度回城近日蠶食一萌英法即從而過之恐其縱橫無敵也而我疆我界往來於胸中卧榻之旁豈能容此酣睡乎杞人之憂未免耿耿俄事一畢時維三月順道比利時小住十餘日仍回法都正直天津釐起彼族視我等為魚肉我以靜鎮處之彼亦無如之何五六兩月先赴義大利繼赴大呂宋兩國向來著名

今成新造呂宋尤當大亂之後新政一切草創人物無足取而地方名勝詳於前人記載中尙屬不誣七月初又回法都復值布與法開危邦不可久居亟覓歸槎於八月初旬東駛由地中海入紅海由紅海入印度海由印度海入大南海經印度暹羅緬甸越安諸海口一水直抵廣東之香港由香港換船循粵洋閩洋而抵滬濱陸居十日又掛征帆而駛至津門連遭風波之險舟不沒者僅一篙耳仰伏

聖天子洪福

蕉軒隨錄

卷九

六

百靈効順俾家穀等暨隨從員役全數生還無不顛叩上蒼歡欣鼓舞十月念六重謁都門雉堞巍巍街衢攘攘風景猶昔如醉初醒因憶三年艱難困苦無不備嘗雖身體尙可支持而內傷已深一發即不可遏所幸老母康強眷屬均適悲喜交集樂事方殷僕雖病在膏肓何敢稍露病容致老母又添一層心事上月初七日具摺請  
安仰蒙  
召見

溫語褒嘉

勞使臣所以柔遠人也僕撫躬循省才識疎迂在外三年惟知謹慎周遊十有一國往返十餘萬程奉命而往抱節而歸未敢隕越上貽

君父之羞博望遭際為古今第一福人僕何人斯不敢設想而蘇子卿苦節十九年位亦不過典屬國公道自在人心惟聽其自然庶可無毀無譽耳日來奔走熱塵朝飲暮醉朔風驟寒病體承受不起而舊病觸類而長頭眩心悸氣逆痰阻左臂麻木兩肋凝痛百種纏綿二

蕉軒隨錄

卷九

七

豎愈虐臥牀旬日飲食莫進卻喜疾終牖下勝於留軀異域幸而天憐苦人得遇扁鵲飲以上池漸有生機而疲弱不堪幾成廢物延遲至今未能以近況上聞者非敢緩也西洋風土惟瀛寰誌略一書尙堪盡信但未詳耳僕於公牘之外私有記載意欲別立體裁不落近人日記習套擬明春請假數月整理成帙再行寄呈雅政縷此奉達不盡區區庚午臘月中浣家穀頓首

抱老壽石榮通室

魏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

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辭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咎彰遐邇嚮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形餘之家覆養闈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疑敎誠閨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

蕉軒隨錄

卷九

十六

同做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為祁盈家臣所殺抱石之罪等於勝臧得道誅幸矣惜乎祁盈之不能如王顯也

請安

儀禮鄉射禮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注傳主人之命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

安杜注獻獻爵也禮君不敵臣晏大夫使宰爲主獻賓  
今齊侯此獻比公於大夫也請安齊侯自安不在坐也  
此請安二字之始

詠端硯詩不考

作詩好堆典故講考據固不可與言詩然不審事物之  
原落筆便有舛誤端硯以水院爲上而水院分上中下  
三層又以第三層水歸洞爲上一石而能備青花蕉白  
水紋魚腦諸美非水歸洞斷無此品蓋水歸洞極水巖  
之盡處與海相通得天地網緼之氣凝結溫軟端人精

蕉軒隨錄

卷九

九

辨硯材者於三層中尙微分上下兩層往往得數寸之  
材卽珍如珙璧管絨若世銘詠響泉硯詩云本出端溪  
最上院蒼烟軟玉韜光精非知硯者矣

司經局正字

中書舍人例有一人兼司經局正字乾隆中議裁見趙  
損之文哲詩註

三朝要典

沈歸愚先生詠三朝要典詩云熹廟御極頽乾綱疎遠  
保傅親貂瑤茹花委鬼互糾結薰天勢欲何披猖守原

之問史貶斥况令婦寺紊朝常顧命老臣半誅戮朝衣  
血裹投圍牆清流白馬禍更慘一綱盡矣空巖廊顛倒  
是非者穢史手翻三案詞俯張詞云挺擊陷國戚道論  
可灼誣先皇移宮噉鸞肆迫脅康妃八妹奔蒼黃更云  
筆削繼孔聖大書持書明王章永爲人臣不忠戒冠以  
御製文煌煌黨與秉筆亂忠佞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等霾閉日月  
無精光同文館獄書黨籍元祐君子遭摧戕二蔡二惇  
恣兒戲竟使二帝幽窮荒此書千古同繆戾力鉏忠耿  
扶姦驅從來事往有定論青繩白璧終顯彰刑餘死骨

蕉軒隨錄

卷九

二十

斷身後正士祀典修烝嘗所惜國本既剝喪再傳宗社  
旋淪亡小人勿用著聖訓承家開國須周防按明季挺  
擊紅丸移宮三案夏九發幸存錄持論最爲平允余官  
京師曾於廠肆中購得要典一書大致以挺擊歸罪於  
王之宗紅丸歸罪於孫慎行移宮歸罪於楊漣左光斗  
等要結內侍王安其書遵嘉靖時明倫大典例以年繫  
月以月繫日挺擊始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泰昌庚申  
八月移宮始庚申九月迄天啟丙寅每一奏疏議楊後  
加史臣論斷總裁爲顧秉謙黃立極馮銓副總裁爲施

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纂修爲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若騰錄爲喬煒李桐張載徵收掌爲張承爵姜雲龍首列熹宗御製序文云朕惟自古帝王莫不有徽猷鉅訓以迪衆庶而信來茲矧綱常萬古爲昭故父慈子孝君令臣共其道光明無纖芥可疑之隱其事平實無非常可喜之功其行之爲一時賞罰定之爲萬世是非則確然直截無依違可借之影響循此則忠良悖此則姦賊獨奈何使姦賊得竊忠良之號哉誠折紛而定論當據事以直書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亦觀揚陟降之善物也本朝家法炳如日星仰惟我皇祖神宗顯皇帝建元良以繫海寓之心真慈風注我皇考光宗貞皇帝體先志而舒雲雨之澤純孝不彰迨龍馭之上賓肆冲人其續緒名正言順猜忖曷庸不意羣姦巧于構疑也疑挺擊則託護東宮者進矣疑紅丸則援不嘗藥者進矣疑移宮則造爲垂簾者進矣總三案之姦凶皆一堂之衣鉢將使皇祖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幾陷于不孝深用痛心幸正論時聞業已區分陟斥猶慮遐方耳目緣簧鼓而漸致淪胥來禩汗青襍

疑而罔知斷案又以事歷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諭俾史臣做明倫大典故事將前後明旨章奏編緝成書其總裁副總裁及纂修等各官俱朕慎簡自茲歲丙寅春正月開館纂修迄今編成爰定其名爲三朝要典以其專爲三朝慈孝作也斯編行且頒天下矣朕復自序其首曰嗟乎小人之禍人國甚哉指宮闈爲攘功之地則翼戴莫出其先誣君父以不美之名則定策肯居于後且事極常而故張之踪本杳而故文之或十餘年或五六年幾成蜩螗沸羹之世宙藉非皇祖皇考默牖朕衷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則真是真非其何結局之有當我世宗肅皇帝時慮統嗣混而不得尊其親故其書主於定大統在朕今日慮貞邪淆而將不免于誣其親故是書主於剖大疑令天下萬世睹是書而悟曰前星立矣藩封遣矣卽有風癩立付市曹於國本無恙也其無容疑者一鼎湖之悼實慕緣孝篤疾以慕深孰得以一月天子掩其爲千秋聖人哉其無容疑者二癘疾集蓼此何時也遺言未往封號在心宮自當移甯俟逼而後移其無容疑者三雖朕中興之業不敢望與世宗媲美或庶幾可免於戾乎然

朕覽斯編愈惕然于陰陽消長之際也方三案之鳴也其時邪與正互倚今心術各揚於青編斷案亦章於白日詎非陽長陰消之一會邪雖芟而能保無伏莽正雖顯而能保無遺珠萬一俯伏貞勝之幾稍不審而至於誤用將奚以爲先德光繼自今尙賴爾諸臣靖乃志以佐澄清竭股肱而襄祇適庶在天之靈於茲降格而斯編亦不徒託諸空言矣是爲序天啟六年六月十九日卷末則頌黃馮三序而馮序中有云不特可以繼春秋之絕筆而併可以釋孝經之微言何者春秋刑書也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其德爲夫其道爲權故讀之而亂臣賊子懼孝經生理也其德爲萃其道爲恒故讀之而忠臣孝子感尤爲喪心病狂嗚呼門戶分而宵小遂得乘隙以肆其毒盈庭聚訟十餘年不休口舌未乾社稷亦已邱墟矣可勝道哉

官常

彭春洲明經

秦來

有絕句四首云靈峰山是小蓬萊天上將軍避寇來戰艦如雲無用處龍舟聽令奪標回千尺風鳶上碧虛放鳶軍賞頂車渠可憐前日蒼黃際不

尺風鳶上碧虛放鳶軍賞頂車渠可憐前日蒼黃際不

送圍城一紙書珠江片月出雲西多少人家掩面啼玉帳寶刀生喜氣素娥流照餅師妻史書災異不無端物禍人妖一例看巨奈市兒工狡獪沿街犬戴進賢冠按道光辛丑粵東海氛不靖夷兵退後靖逆將軍住雨帽街鄧家祠參贊大臣住觀音山蓬萊仙館日以龍舟紙爲爲樂無恥者至有以美女媚之第四首則專刺名器之濫是時羊頭關內羊胃騎都六品功牌一紙售洋錢六圓明經此作實詩史也然猶曰一時變異耳粵西逆寇之興窮天下兵力竭天下財賦仰賴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廟謨廣運將帥成功十餘年間得以底定東南雖西北一隅尙煩

天討而賊勢窮蹙不難指日蕩平惟宦途流品混雜蘭艾同升以余耳聞目睹者如由一布衣費百餘金報捐縣丞薦贖一次則知縣藍翎矣二次則同知直隸州花翎矣三次則知府矣四次則監司且加至兩司銜頂矣不特此也地方官自方面至丞簿或因挂誤或經甄別或犯六法之重輒以軍營爲開復地彈章朝挂軍營夕投此方劾以貪婪彼旋獎以清直

聖明在上萬不敢稍涉欺朦第一人之身或毀或譽一官之授或升或降加之捐輸費減無人不官卽以現在一省論之佐雜得優差優缺一二年者便捐升丞倅矣州縣得優差優缺一二年者便捐升道府矣及時自効豈乏賢能但銓政旣鮮添注之法長官亦無位置之方設鑽刺資緣者蝨其間吏治安得不壞風氣安得不偷耶近日參劾章疏中屢有不准投効各路軍營之請封疆大吏力挽頽波似乎可以稍息至餉糈仍亟捐例難停愚謂去其泰甚莫若立止捐納道府一條查一歲之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中各省分發道府者多不過三五員以三五員約計之卽一歲十八省中多亦不過六七十員此六七十員或半捐半保或籤掣指留尙不能平地樓臺全傾囊橐現在捐數較從前十分之一二卽以一員五千金計之統計六七十員每年亦僅收三十餘萬金江浙爲財賦重區河之南北山之左右以及川湖閩廣民力漸紓釐金未撤此數省中每年但須稍爲節省另籌一欸足抵一年所捐道府銀數况海關鹽務頗有贏餘臣監司受恩優渥但能覓多益寡不必居培克之名區區數十萬

百萬之費亦何難料理哉爲政在人苟能是豈僅去捐納道府之弊卽協餉月餉京餉皆可從容挹注也或曰子之說似矣捐例勢不能盡停獨斤斤爭止道府兩途不禁延路之鄙歌而專遏陽阿之高唱可歎余曰惡是何言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道觀察使也刑名錢穀分布按之權府方面也察吏安民具表率之責定例京職非膺京察截取外吏非由大計卓薦均不得與用非其人僚屬輕之紳民侮之古人譏尸位素餐矧加以簠簋不飭耶停其捐而人之視道府重視之重而丞倅牧令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必竭其心力修其政事期游躋其位以爲榮人皆可以爲堯舜講學家空談也人皆可以爲道府吾斯之未能信矣吳黃蓋爲石城長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吏事劉宋時准西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嗣臨川王義欣請勅選部任得其人庶不勞而治以黃蓋之勛蹟尙謙抑未遑以劉宋之偏隅尙求材佐治赫赫

聖朝居位者可勿長思遠慮乎記乾隆三十九年吏部奏已革廣東龍川縣知縣汪承霽捐復原官一摺奉

上諭汪承燾係汪由敦之子汪由敦爲國家得力大臣  
朕每追念惋惜今汪承燾因徭役徐海詐贓斃命將白  
役張五一刑求誣服所犯非但私罪且以酷被劾其情  
尤重朕之惡酷吏甚於惡貪官貪官旣永不叙用豈酷  
吏轉可復令登進乎且汪承燾今春在盤山接駕業已  
查閱原案使其尙可棄瑕錄用朕彼時卽可加恩何待  
彼自行捐復其案情具在酷虐顯然在外在內俱難令  
其復行供職豈能以汪由敦之故廢公義而曲徇恩施  
至汪承燾原擬杖流論理本不應捐贖彼時尙因念及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伊父汪由敦又以其母年老特予矜憐允從其請朕辦  
理已未免失之姑息此時再欲加恩亦祇可令其捐一  
職銜俾得頂戴榮身足矣豈可復令重列仕途貽害地  
方又何以懲酷暴而肅吏治乎吏部堂官前此爲衍聖  
公孔昭煥奏請開復一案辦理卽屬錯誤僅予傳旨申  
飭理應稍知儆畏何得復有此奏汪由敦係舒赫德業  
師今爲汪承燾具奏顯係周旋世誼其餘衆堂官又從  
而隨同瞻顧吏部堂官着交都察院嚴加議處至現在  
捐復人員并著吏兵二部查核如有私罪卽奏明扣除

勿任冒濫等因欽此嗚呼一縣令耳我

高宗準理衡情不憚反覆周詳諄諄訓戒所以整飭官  
常者良非淺鮮有民責者宜何如愧悚也哉

歷代帝王廟祀

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尙書許敬宗  
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  
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扞大患則祀之其漢高  
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立秦漢故事始皇無道  
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初例今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  
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至七載五月  
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  
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  
人氏其祭料及樂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  
歷代帝王肇迹之處未有祠宇者在郡置一廟享祭  
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此杜佑通典所  
載也宋太祖詔修建先代帝王廟自女媧至石晉高祖  
共四十八人是時吳蜀未平故六朝帝廟闕而不載其中



如秦始皇以李斯蒙恬配廟在長安魏武帝以鍾繇荀  
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朱梁太祖以劉鄩敬翔葛從周袁  
象先配廟在河南府詳揮塵前錄始皇暴虐無道之主曹操  
乃漢賊臣生前并無偽號稱尊至朱温則篡逆大慙不  
知當日議禮諸臣何以將其濫入祀典明洪武六年建  
歷代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  
武漢高祖漢世祖隋高祖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  
祖凡十九帝已而罷周文王隋唐兩高祖之祀嘉靖九  
年罷南京廟祀另建歷代帝王廟於北京二十四年又  
蕉軒隨錄 卷九 元

罷元世祖之祀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順治二年增  
祀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康熙  
六十一年  
聖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外盡宜  
入廟崇祀禮臣議增祀夏商以來諸帝王一百四十三  
位乾隆五十年  
高宗親詣廟祀先  
勅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晉元帝以來二十五帝撤

去漢之桓靈并蒙  
御製詩文垂示中外仰見瘴彰旌別協公論於千秋矣  
夏桂洲  
夏桂洲就逮實緣嚴嵩修怨代仇鸞草奏許夏納曾銑  
金交關為利夏抵通州再疏訟冤謂嵩靜言庸違似共  
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世  
宗已先入嵩譖竟棄市貴溪分宜蓋鄉人也夏直率嚴  
陰險夏為先達援嚴自代輒以門客畜之嵩始而謹事  
繼而蓄怒終而傾陷雖奸邪狠毒亦夏之有以召之矣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嘗閱鈴山堂集其與桂洲酬贈唱和之什盈篇累幅如  
殿頭鵠立知元輔親佐唐堯致太平乃和桂翁郊壇喜  
晴奉天殿捧詔詩也商巖先夢說崧嶽會生申乃祝少  
師桂翁壽辰詩也至贈桂洲作宗伯序以馬周之奏疏  
蘇軾之文章皆不足為桂洲道撰嚴州夏祠碑以宋  
歐陽觀任綿州推官為死獄求生實生文忠公修為宋  
宗臣比夏鼎之生桂洲可謂推崇到極處顧執筆如此  
設心如彼殆小人之所以為小人歟余曾讀保孤記知  
桂洲死後妾崔氏遺腹生一子託趙金五護持中更患

難至十五歲崔氏已卒乃復歸於桂洲繼妻蘇夫人所  
而吳學愚春桂洲與夏少洲一書極言保孤始末少洲疑  
卽桂洲從子主事克承克承先削籍爲民遺孤名先承  
從其序也明史謂夏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當時未見保  
孤記耳又記中附載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陝  
西澄城縣界頭嶺山吼至二十七日劈裂一半東西移  
走三里南北移走五里分宜乘隙趣陶仲文以楚昭王  
軍中見赤雲如鳥夾日而飛周太史占移禍福於楚將  
相之說上故夏及于難并云夏生于壬寅年丁未月丙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寅日壬辰時江西星士王玉章者於其少時預批命書  
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公决不輕莫道老來無好  
處君王還贈一車斤車斤者合之爲斬字是說也余蓋  
存而不論云

泰誓十有三年辨

閩方子向邁曰尙書泰誓曰唯十有三年春十三者連  
文王九年言之武王在位止四年蔡傳以爲武王之十  
三年夫武王安得有十三年乎武王自諸侯爲天子前  
後不過十年而殂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文

王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又明年八十四歲而卽位若  
又十有三年而後伐紂合武王九十三年計之已死四  
年然而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說宋儒力闢其謬夫受  
命之說本出後人推原或未必然惟改元則於事理皆  
未嘗謬蓋文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  
失國再復後改元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  
疑于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正唯文王已改  
故武王不必復改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久  
無容屢更也觀後有天下尙不改元則改元非古人所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重明矣多方曰天唯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則武  
立五年而卽伐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武合文年無疑  
云 此拾毛西河之唾餘也文王生于祖甲二十八祀  
甲寅帝乙七祀丙子嗣位年四十七歲自丙子嗣位至  
紂二十祀丙寅五十一年而薨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  
祀壬辰以時計之文王二十三歲與大紂二十祀丙寅  
嗣位年七十四歲次年改元至紂三十三祀恰十三年  
蔡傳曰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最爲確當自  
汲冢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自馬

遷有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興皆由不推詳時歷而後人議論紛起并將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二語一概抹却宋陳經尙書詳解錢時融堂書解與蔡沈間有異同而于稱王改元亦無一言議及歐陽公泰誓論尤爲千古名論蓋宋學可議者多此則不當置喙也善乎黃東發之言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嘗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今之曉曉于尙書古文今文者其亦可以廢然思

蕉軒隨錄 卷九

王定國筆記之妄

蔡確奸臣也嘗從吳處厚學作賦確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遂相讎怨後處厚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甌山事乃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甌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王定國隨手雜錄以爲文潞公處置確過當且云潞公因司馬康不質證邢恕言確社稷臣事爲不肖于確不無偏護

邢恕本爲司馬文正客紉文正子康手書取信于確會確得罪恕亦被謫陰險小人康何必爲之諱耶定國不以己意短潞公而以潞公目康不肖形潞公之短其居心尙可問哉紀文達公四庫全書總目中未曾論及特拈出以明定國之妄

哄士

李義山謂花間喝道爲殺風景之一按隋書尙書令給哄士十五人左右僕射各十二人殆卽今之喝道歟

麥魚

麥魚生東流縣臥虎潭一帶麥熟時出其形似麥上至石人山瀨則形漸大過此則化蜻蜓又君魚產貴池綠魚產石埭鮰魚產青陽之九華山皆水鮮之最美者

仰

今公牘中上行下之文曰仰按隋開皇三年詔有志節高妙越等超倫仰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勵於人可見用仰字相沿已久也

掌膠

禪家合掌作禮曰和南又曰合十黃滔丈六金身碑文

蕉軒隨錄 卷九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檀信及門而鄰地童髦遍城而掌膠掌膠二字較和南合十尤新古人下語之妙如是

挈公

李墨莊前輩鼎元使琉球記云嘉慶庚申閏四月十六日戊辰黎明至馮港恭請天后行像並挈公登舟祭用三跪九叩首禮命道士舉醮祭桅行一跪三叩首禮取旗祝之嘏以酒合口同言順風吉利海船以鴉班爲重每舟三人人管一桅各披紅執旗緣一繩而上疾如飛鳥不負鴉班之目挈公者閩挈口人常行賈舟臥聞神

蕉軒隨錄

卷九

三五

語某日當行毒某地公謹伺之至期果見一人拋毒水中公投水收取盡食之遂卒以故面作靛色土人感其德祀之以爲挈口人故曰挈公或曰公卜姓以業挈舟得名按林薊溪硯耕緒錄挈公邵武挈口人姓卜得異人授仙術仙去明季嘗化舟子而救人者挈公碑今在省垣藩署邵武府縣志皆失載云余曾託閩友拓挈公碑文至今尙未寄到也

劉三妹

清溪小姑祠祀漢蔣子文妹所謂蔣三妹是也廣東陽

春縣北八十里思良都銅石巖東之半峰相傳爲李唐時劉三仙女祖父墳今尙存春夏不生草劉三仙女者劉三妹也寰宇記輿地紀勝均載陽春有三妹山以三妹坐巖上得名今不知何在正可與清溪小姑并作文人詩料矣

不肯

不肯二字韻藻只載隋書柳述傳及夢溪筆談二事不知先見于經傳也左傳文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

蕉軒隨錄

卷九

三五

君間又昔人不肯見宣公四年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見太平御覽器物七百六十四張溥編李伯仁集僅註云陶器究不知係何器也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不叙戡黎事專記祖伊告王之詞蓋西伯既專征伐德業日盛紂惡不悛必有覆亡之慮故祖伊不避忌諱沈痛道之冀紂改悔洵不愧直言敢諫之臣讀

經者念祖伊之忠良恨受王之不昭可也乃拋却正文但辨戡黎為武王非文王而蔡氏復謂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又謂殷之亡初無與于周究竟為文王諱乎為武王諱乎蘇東坡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不如紂者多矣此言實為透關觀東坡書傳中絕無一語及周不利殷而直本史記斷西伯為文王嗚呼祖伊之心何心哉恐而奔告所恐者誰哉北軒筆記元陳世隆著所論仍是爭辯西伯一面于祖伊心事似尚未明了願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其說有洽于愚衷因附錄之考亭云西伯戡黎看來只不伐紂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如此其說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誠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紂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故不道之國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則祖伊之奔告謂何蓋臣子之心有見于興亡之會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慮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取紂之天下也觀其奔

告之詞只稱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是一樣然則孔子何私于文王特為溢美後人何私于孔子曲為回護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繼文王為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視師而曰西伯何來蓋武王將欲伐紂而先戡黎也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

蕉軒隨錄

卷九

三

之所以為文也可恐而即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為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紂則曰武王于此自是任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紂是以文王之伐紂反不如武王之伐紂為直截也失之矣

昭君

王嬙字昭君齊武明后婁氏高歡妻亦字昭君

楚材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語婉而勁恐管夷吾亦當心折左氏不著語自何人穀梁以為屈完語余觀屈完

盟于召陵其方城漢水之對亦復剛健婀娜絕無畏蕙之態前此使與師言必完無疑惟楚有材信矣

族人之讎

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白虎通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

諷詩愈瘡

太平御覽載道士舒道雲病瘡比年吳猛授以三皇詩使諷之頓愈三皇詩無可考惜未能與杜子美子章牘

蕉軒隨錄 卷九

驪之作同傳千古也

鞞羅薩埵

烏場國有鞞羅放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鞞羅薩埵名均未詳僧肇曰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

鈔徑

真誥協昌期第一云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辨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注此謂寶神經中要徑之事按今行路之捷速者曰鈔徑作事之簡截

者曰鈔徑方言俚語蓋無一字無來歷者

禹貢直解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余讀嚴介谿集中禹貢直解五條簡潔明暢不作一穿鑿傅會語撇去漢宋諸儒固習真善於說經者嗚呼鈴山十載學業不爲不深奈之何用力於文章而不盡心於政事使天下後世目爲僉壬之首耶

附錄禹貢直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蕉軒隨錄 卷九

這是史臣記禹濬川的事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萬水皆能載此水獨弱而西流其性異矣禹則導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餘波入于流沙之境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關之山有水名黑水萬水皆清此水獨黑而南行其色異矣禹又導其經流至于三危之地入于南海之中此水之在外國者禹皆導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也積石在金城河闕縣西南  
羗中龍門山名兩岍石壁峭立河出其下奔放噴薄  
如雷禹則因積石導河至于龍門自北而南至于華  
陰已而自南而東至于底柱又東所經則至孟津過  
洛汭以及于大伾焉自東而北又過洛水至于大陸  
又北所經播為九河同逆河以入于海焉九河爾雅  
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

蕉軒隨錄 卷九

聖

六曰簡潔七曰鈞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俱在古滄德棣州之境海水淪沒今迹不存矣

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水之在南莫大于江漢也嶧冢山名在隴西郡氏道  
縣漾水所出也源發嶧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  
為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禹自嶧冢導漾  
由是東流為漢水又東流為滄浪三澨之水則過于  
大別之山南入于江東滙為彭蠡之澤東為北江而

其流入于海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茂州文縣江水所出也禹自岷山導  
江由是東流為沱水又東至澧澤過九江至于巴陵  
之地由東迤邐來而北以會于滙東為中江而其勢  
已趨于海矣九江即今之洞庭沅水漸水元水辰水  
叙水西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  
夫弱水黑水外國之異水也河漢江水中國之大水

蕉軒隨錄 卷九

聖

也禹濬諸水各有所歸其功用先後之序如此無非  
行所無事為中國之民除害也夫豈騁其私智而為  
之耶

太白樓楹聯

太白樓在采石磯上迴闕傑棟高出層霄四壁有蕭尺  
木先生繪四大名山圖遊人登眺頗豁胸目樓中楹帖  
甚夥或以為仙或以為狂或謂到此不敢題詩于手雷  
同絕少佳構更或專賦太白不切樓或但賦樓景不切  
太白雖吳山尊學士所作膾炙人口究亦非完璧也吾

師黃琴士先生道光丙午秋泊舟翠螺山下曾製聯云  
侍金鑾謫夜郎他心中有何得失窮通但隨遇而安說  
甚麼仙說甚麼狂說甚麼文章聲價上下數千年祇有  
楚屈平漢曼倩晉陶淵明能髣髴一人胸次踞危磯俯  
長江這眼前更覺天空地濶試憑欄遠望不可無詩不  
可無酒不可無奇談快論流連四五日豈惟牛渚月白  
紵雲青山烟雨都收來百尺樓頭氣機雄宕脫去哇町  
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挈

蕉軒隨錄

卷九

墨

挈薄衛臣姓挈見國策左傳僖元年莒人來求賂公子  
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韓昌黎第四女名挈按挈挈  
二字經史傳注多通用女加切又音如

咨脈

明萬安劉咸栗玉著執齋集有咨脈一篇云天以二氣  
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爲人然察其虛實寒溫燥溼死生  
存乎脈爾自素難抉其微王叔和萃爲脈經世所傳脈  
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繼其爲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  
肺大腸脾胃命又曰煩人反此背觀之尺脈第三同斷

病褚澄爲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爲受  
命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土之  
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自右  
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  
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其言如此可謂察於  
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  
爲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  
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  
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

蕉軒隨錄

卷九

墨

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爲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  
於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四體百骸男  
女無不同者豈獨至於脈相反如此哉竊嘗考之心火  
也火旺於南故心之脈見於左寸肝木也木旺於東故  
肝之脈見於左關肺金也金旺於西故肺之脈見於右  
寸脾土也土旺於四季中無定位寓於西南故脾之脈  
見於右關腎水也水旺於北故腎與命門之脈皆見於  
左右尺以人身而言心與肺在膈膜之上其氣至清肝  
與脾在臟腑之中其氣次濁腎與命門在丹田之下其



氣至沉以五行之數而言火數二七金數四九陽勝乎陰也木數三八土數三八土數五十陰陽相近也水數以六陰勝乎陽矣故心與肺同居於寸肝與脾同居於

關腎與命門同居於尺然心肝腎陽屬也故同居於左肺脾命陰屬也故同居於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難經所謂男子尺脈常弱女子尺脈常盛蓋以男女陰陽有盛衰之別爾豈謂脈之相反男女殊絕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時將安屬證何以察而治何以處乎然則反之說其義何居曰脈經所言是已脈經不言者

蕉軒隨錄

卷九

四

素難未常言也素難未嘗言脈訣何自而言之邪纂之者務簡而不精申之者承訛而愈失明於難素脈經者必有審於斯按鄭樵通志職官略中載唐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傳染許胤宗每療皆愈或謂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求之名手唯是別脈然後識病病之于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

或冀一兔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踈乎既不可言故無著述觀劉許二家之論足徵深於醫學者必以脈理為先世有和緩其人乎請以此說質之

鳴鑼開道

外官儀仗有鑼有紅帽黑帽喝道役皆會典所不載周禮鼓人以金鑼節鼓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鑼鉦也鉦即今之銅鑼正字通築銅為之形如盆大者聲揚小者聲殺樂書有銅鑼自後魏宣武以後有銅鉦沙羅沙羅即鈔鑼洛陽伽藍記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

蕉軒隨錄

卷九

四

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唐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顛誅殺初授具兵仗詣兵部辭陛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樹大纛中官祖道次一驛輒上聞入境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旛居中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蓋金聲皆用於軍旅不知何時併入衙仗中今則文武各員無不開鑼矣督撫出則十三擊司道十一知府丞倅九州縣七各省皆然武職視文職之品級相當者至紅黑帽書籍不恒見潛確類書

云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伍伯戴紅帽以唱騶楊維禎  
銅將軍詩高紗紅帽鐵篙子南來開府稱藩臣殆自唐  
以來卽有之歟若鳴騶唱見於史冊輿隸唱見於皮  
日休詩則今之京師各堂官入署亦有阜役喝道并不  
似外官之必用紅黑帽也

用致夫人

禮不王不禘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於周公之廟而禘  
文王故周公之廟亦稱太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  
人杜註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

蕉軒隨錄

卷九

哭

與殺不薨於寢禮不應致僖公遲歷三禘行之嫌異常  
故書據此左氏謂禘而致哀姜毫無疑義黃東發亦云  
先師謂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於廟遲之八年大  
舉禘祭因而致焉公牟以爲僖公娶楚女爲嫡齊女爲  
媵齊大先至魯公立爲夫人不知十一年公及夫人姜  
氏會齊侯於陽穀僖娶于齊審矣毛西河謂其不知何  
據安得藉大禘時雜行其禮亦有斷制穀梁謂是立妾  
母成風爲夫人夫妻子爲君其母自應爲夫人母以子  
貴何必再立毛西河亦本杜氏釋例宋蕭楚春秋辨疑斷爲穀梁

能得其實蓋本胡氏孫氏張氏崔氏祖董劉之說而孫

莘老謂春秋之法祭祀失禮者書其祭名書曰禘於太

廟非所宜禘而禘也聖人以不宜用不宜致之辭加之

夫人之上則夫人不足道也春秋沒去其姓氏但書夫

人以謂凡夫人者皆不可也直欲刪去三傳自爲立論

頗爲武斷濬師按前此夫人氏之喪歸自齊不書姓氏

此之用致夫人不書姓氏亦同一例耳杜氏云有關則文不必從

哀姜之死也書葬書夫人書小君歷歷可驗今之禘祭

而致稱夫人亦猶稱夫人氏也或曰子不信穀梁是已

蕉軒隨錄

卷九

哭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註女嫁三月又使丈夫  
隨加聘問謂之致女公牟以爲公娶齊女立爲夫人則  
書致夫人非與書致女同乎曰不然致女者送詣也焉  
有僖公禘廟而齊人送女之理程子有言看春秋若經  
不通則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余之信傳正以信經  
也信左氏則不必疑杜註矣惜抱老人以夫人非哀姜  
且云哀姜之亡久矣春秋於君之妻生曰夫人死則稱  
諡與姓不知夫人氏之喪歸亦何嘗稱姓耶

鳥鼠同穴

東坡先生書傳西傾朱圍鳥鼠下註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不言餘獸共處之事詰經最為有體然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杜寶大業襍記李吉甫郡縣志均言之鑿鑿蔡沈集注以為孔安國之說怪誕不經不足信蓋本之程氏不知程氏所云鳥鼠共為雌雄其說甚怪而本之爾雅不敢遽言其非蔡截去本之爾雅二語遂目為不經耳明袁仁尚書蔡傳考誤蔡謂鳥鼠為同穴之枝山誤矣鳥鼠同穴既是一山導山必自本而枝豈有先導枝山之理又孔氏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

蕉軒隨錄

卷九

兪

蔡斥為不經按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鼠為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而鳥在外今人有人是山而親見之者宇宙之間何所不有安得以已所不見而遂疑其怪也 本朝胡渭禹貢錐指云鳥鼠同穴四字為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辭之體詳畧各有所宜頗與東坡書傳合至謂宋儒不信餘獸共處之事洛師按宋傳寅禹貢說斷云余曾詢曾官隴西者曰鳥鼠各有雌雄胡蓋未

見傅氏說斷之書也

觀音

觀世音菩薩始見於法華經觀音大士始見於禪林寶語陳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常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毘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

智慧經語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

蕉軒隨錄

卷九

辛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智慧經曰與人君言則惠於國人父言則忠於子人師言則愛於眾人兄言則悌於行人臣言則忠於上人子言則孝於親人友言則信於交人婦言則忠於夫人夫言則和於室人弟言則恭於禮野人言則勸於農道士言則止於道異國人言則各守其域奴婢言則慎於事比君平語尤詳晰而筆致雅近史遷絕無道流元虛氣習

蕉軒隨錄卷九終

蕉軒隨錄卷十目錄

廊邾

吳徵君

西傾因桓是來

人蟻

改國號

金銀銅輕重

煬東昏

萬壽圖記

蕉軒隨錄

卷十目錄

王大令進書訣表

望溪文阮亭詩

珠榕璫

書用外國銀兩事

烹魚雅趣

蒙求

五鬼

倭文端公

尙書疏證中論狀元

相如四壁

明堂

記田督事

明遼王取外舍見事

西藏

蕉軒隨錄

卷十目錄

蕉軒隨錄卷十

定遠方 濟師 子嚴

邨邨

左傳文十二年春邨伯卒邨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邨邨來奔注邨邨邑名太平御覽皇親十二云邨邨一曰邨邨之寶圭太子父在而自安于夫鍾國人以為不順故邨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按杜預春秋釋例邨在濮州雷澤武王封季載于邨杜祐通典唐制雷澤縣屬濮州古邨伯國邨字他書不多

蕉軒隨錄

卷十

見漢書地理志注秦武公伐邨戎置當在馮翊隴西間所謂上邨下邨與邨地殊遠仍以杜注邨邑名為是蓋太子自安於夫鍾竊邑而來邨必在夫鍾左近也若以邨為寶圭文義不能聯貫矣

吳徵君

歙吳滄泉徵君定為諸生久困場屋受學桐城劉海峰學博得文章宗派平生法守程朱尤邃於易周易集註一書用力四十年貫穿理數為唐宋以來所罕見著有紫石泉山房等集鮑雙五侍郎為之刊刻詩宗子美繼

蕉軒隨錄

卷十

乃刻意漢魏六朝五言諸體之工置之古人集中幾不可辨侍郎所刊者惟五言三體詩如干首此外各體未曾蒐輯錄其古意十首其一云我我城南山其下路逶迤春風方浩蕩桃花忽已萎人生氣所化盛衰日推移寢與不自覺時至方知之登高覽中原雲霞絢華姿祥飈蕩樓臺羅縷縱橫飛身世非膠漆且暮不可知王侯與編氓奄忽皆等夷及今崇令德沒世揚光輝其二云娟娟樓上女灼灼池中藻清風從何來芬芳相有餘我冠者誰子下馬立中衢對之喜還歎咄咄撚鬚私憐咫尺間無由通素書苟合非所宜欲進還趨起美人默無聲上馬獨躊躇其三云高樓廣百尺思婦居中央漠漠不聞語歌聲連華堂纖指逐高微隨風自低昂曲半忽嗚咽節促不能長雲中有靈鳥人稱為鸞皇十年無儔侶羽翮將摧傷終焉守故巢日夕遙相望此情奚由已因風發中腸其四云賤者忽以貴富者有時貧登高何所見江上水沄沄長安佳麗地豪貴馳雕輪頭上玳瑁簪腰佩雙璫璫勢位一朝失鶉衣不復溫黃鵠東南來中道遇浮雲裹回草澤間偃臥輒經旬美人方娛樂

何由達殷勤其五云原野直復斜山川相倚伏翱翔未  
終朝楊柳黃以綠蓬萊有仙人金銀爲樓屋招我從之  
遊授以長生錄盛衰互遷代天地有不足吾生會有歸  
明德爲禔福其六云改弦不成音治容非絕姿多謝世  
間人吾其從此辭願將青青柏贈汝長相思有客爲子  
言君言毋乃乖芬芳盈路隅自古誰致之願君執高節  
惠我以無私念此不能寐雞鳴來海沂其七云結髮行  
事君垂老傷乖離攜手立長衢依依復纍纍倉卒難爲  
言羲陽忽已移出門非故鄉微軀安可知親戚隔層雲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饑渴當告誰保君千金軀歡會未有期願將霜下蘭長  
托瓊樹枝其八云疏星不成列中夜起傍徨俛仰無所  
爲但見沙禽翔我行踰千里歲月未可量水中無萍實  
何以充饑腸登高望舊林六翮不得長思爲金與石歡  
愛長不忘其九云翩翩梁上燕秋風旋北歸栖栖遠遊  
子來去不自知盛年難久留芳草亦已萎有親親相憐  
無親私自悲浮雲忽飄颻爲我東南飛其十云世路多  
艱險出門始懷憂層雲蔽大陸黃河滔滔流中有沉溺  
人哀鳴如有求浮生易位置對此增綢繆太息舍之去

訪我舊林邱潛身以立命天地良悠悠又律詩如之金  
陵云年荒爲客苦親老別家難送姚姬傳比部歸桐城  
云野濶風驅霧秋深月帶霜泊金山云金銀浮夜氣江  
海接秋聲過新嶺云日隨衆峯隱人與亂雲寒余忠宣  
墓云綱常支一代骨肉痛全家春感云薜蘿江上綠楊  
柳隴頭黃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西傾因桓是來

閻百詩尙書疏證云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康成書  
注曲爲之說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

蕉軒隨錄

卷十

四

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能熊狐狸織皮與西  
傾因桓是來相屬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  
來貢也明袁良貴仁尙書蔡註考誤亦引葉氏說并云  
西傾必係西戎之國因下導山有西傾故以爲山然西  
傾之山自在雍州于梁無與且梁在帝都之西豈有貢  
道乃從雍州之山而來者乎况各州貢道皆以浮字起  
若割西傾句屬上而以浮于潛起則九州一律矣梁玉  
繩警記謂傾字是戎字之訛仍有改經之疑當以袁說  
爲正

人螭

漢崔琦外戚箴云初為天子後為人螭言商紂暴虐無道卒以亡國也按螭與魼通左傳昭公九年先王居橐杌于四裔以禦魼魅註山神獸形

改國號

著述家摻羅宏富而于眼前經籍往往漫不省記梁曜北齊記云遼自太宗始建國號聖宗統和元年忽去之稱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復稱遼號歷代以來未見有改國號者余嘗舉以問友粹不能答余曰子未讀盤蕉軒隨錄

卷十

五

庚遷于殷乎友乃撫掌

金銀銅輕重

金立方一寸重十六兩八錢銀立方一寸重九兩銅立方一寸重七兩五錢

煬東昏

陳後主入隋後仁壽四年十一月卒諡之曰煬而楊廣後陳主十三年為宇文化及所弒亦諡曰煬金海陵王大定二年亦諡曰煬蕭衍入建康追廢蕭寶卷為東昏侯金海陵降前帝熙宗為東昏王可稱同類

魏帝紀那亦諡煬

萬壽圖記

康熙三十二年癸巳我

聖祖仁皇帝六旬萬壽內直諸臣纂錄

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分列六門其五曰慶祝有圖有記以及名山祝釐諸臣朝貢之儀罔不備載書中圖二卷彙本為宋駿業所創後王原祁等重加修潤茲錄臨川李穆堂先生絳撰

萬壽圖記以徵巷舞衢歌之盛焉記曰圖以臣民北面仰瞻摹繪而成故始神武門而竟於暢春園記以

蕉軒隨錄

卷十

六

御輦所經次第先後而作則始暢春園而竟於神

武門義各有取爾也由暢春園花洞迤東過雙闌至

宮門前直南五色錦繡大綵牆一坐結萬壽無疆四字

左右大綵坊各一過小東門東偏有寺曰清梵諸皇

子於內建

萬壽經壇演劇綵臺一旛竿二寺外結大綵坊一有聯

曰普天共效三多祝大地齊呼萬歲聲左右綵坊一坊

外鼓亭各一先是有乾清宮太監等亦如清梵寺建

慶祝經壇寺前結綵坊坊外夾道為綵廊各八楹中懸

百老圖南頭仍蔽以橫坊既 諸王經壇建乃撤所設  
於西殿今圖兼仍其舊也由清梵寺前徑南稍折而東  
曰太平莊爲直隸九府臣民慶祝界道旁有通州進魚  
回民百餘民陳魚於道左稍前過街大綵坊一進坊左  
右鼓亭一又前路左演劇綵臺一臺前有淮揚徐沿河  
耆民及河兵千餘人建黃幃綵坊上書  
聖駕臨視河工指示方畧小民豐衣足食感戴  
天恩等語前列

萬壽亭左右旂仗官燈黃繖中陳進

蕉軒隨錄

卷十

七

上冠服及土宜食物又前路右有漕運旂丁數百人慶  
祝陳設與淮揚耆民同又前夾路綵廊左有耕圖右爲  
織圖用絹爲田夫紅女接農桑事次第各錄  
御製詩一篇凡四十楹又前路左竹式演劇臺一木質  
而竹理又前折而南爲葡萄長亭以綠綵爲葡萄橫蔭  
數畝中設  
御座旁翼以百蝶小軒外周以花籬前有小橋過橋稍  
折而東路右連像歌臺一歌始北方以童子結束歌甘  
涼西音和以絃索過臺爲小關帝廟有饅房諸臣慶祝

經壇廟前爲龍棚棚前有綵坊曰壽齊天地坊左右爲  
鼓亭循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鸞翔鳳翥右曰  
日升月恒前立表棚一旛竿五出日升月恒坊路右演  
劇綵臺一稍前路左有庵曰興隆有算法人員慶祝經  
壇庵前燈坊一坊有聯曰百生逢此日萬壽願齊天坊  
左右燈樓各一直坊路右表棚一旛竿三又前爲節節  
高歌臺節節高以童子結束聳立人肩從高歌舞頗類  
連像尤加恢詭云又前連像歌臺一路左雕木演劇臺  
一前接杏花林周遭花闌六十丈內十番平臺一顏曰

蕉軒隨錄

卷十

八

清音長草亭一曰酒市方草亭一曰松峯六角亭一曰  
團瓢又前路右有包衣昂邦慶祝龍棚前建綵坊又前  
路右有廟曰皇莊關帝廟廟旁爲松亭又前松牆百餘  
丈路左蓋山重臺一座高四丈五尺周二十一丈下演  
劇上節節高歌臺前爲牡丹圃圃下爲荷池池底以板  
爲之清波潌洄錦鱗翔泳臺後石山轟起林木蔚然皆  
繪繡結撰者又前爲直隸臣民接  
駕處路左有坊曰多士嵩呼路右有坊曰老人華祝又  
前爲



萬壽寶閣閣三層高五丈五尺絕鉅麗閣前有綵坊曰日華雲爛坊左右為綵屏屏下綵獅六各高丈二尺直坊路右大綵牆一座結

天子萬年四字牆左表棚一又前有包衣人慶祝龍棚棚外旂竿二左右鼓亭前立綵坊坊曰萬年有道坊下有綵橋過橋旂竿四又前路右演劇綵臺一鼓亭二又前夾道綵坊二右坊曰萬國咸寧自太平莊至此夾道燈牆綵廊曲折凡三里經萬國咸寧坊稍前有綵坊曰民和年豐進坊為蘇州臣民慶祝界坊左鼓亭一路右

蕉軒隨錄

卷十

九

有演劇樓臺曰雲中天樂臺春櫻結衢歌巷舞四字又前為

皇棚綵簾四映周欄為黃幔三層下繞以朱欄中設御座座旁大理石屏二後設紅哆囉呢幔金書天保九如詩棚後闕小軒五楹陳設文玩盤花左右園林小景曲廊橫亘竟左有松亭曰雲生松棟竟右有栢亭曰翠栢長春亭外雜植桃李掩映飛動前建大綵坊曰聖壽同天有聯曰萬年人慶長生節三月天開四海春坊左右為燈廊中設慶祝表屏坊前有耆老貢獻土物

百盤坊下綵橋一左右小紅橋二過綵橋路左大綵牆一座廣四丈綵結大壽字五左右為抱角燈棚又前路右有演劇樓臺曰萬國歡聲臺春櫻結民安物阜四字直臺路左為耆老接

駕棚前設龍亭御仗旗繖後張百壽黃幔長三丈繡壽字百圖中

御輦直

皇棚前羽葆翠華照耀雲日臣民皆跪衣冠萬眾魚鱗相切彌望無際耆老執爵上

蕉軒隨錄

卷十

十

萬歲壽

天顏有喜又前過街綵坊一曰四海昇平坊右鼓亭一自民和年豐坊至此夾道綵廊四百楹花檻燈牆續紛浩鬧計長一里半過四海昇平坊為江南江常等十三府慶祝界路右有候選候補官員建黃棚一內設萬壽圖屏金書壽字各體者萬左右鼓亭各一又前路左為松江府在籍諸臣及耆民慶祝皇棚一座左右綵廊直棚路右為表棚又前夾路綵坊二左曰六合同春右曰萬年一統又前路右為演劇綵

臺又前爲小景樓亭亭前爲花籬駭綠紛紅蔓延二十餘丈又前路左爲十三府慶祝

皇棚中設

御座前陳古鼎蟠桃長生花萬民宴萬民衣左右綵廊木施陛楯右平左城高數尺棚前大綵坊曰

天子萬壽有聯曰

皇極建而歲月日時無易

聖德大而祿位名壽並隆棚左右松栢亭各一花架四

外周以綵廊廊外左右鼓亭直坊路右爲表棚棚左右

蕉軒隨錄

卷十

十二

燈樓各一又前路右演劇臺一又前夾道綵坊二左曰舜日光華右曰堯天浩蕩徑兩坊間折而東路左有庵曰百祥自四海昇平坊至此燈廊花檻數百楹紅橋二十一花樹數百計長一里半百祥庵前有綵坊曰敷天湛露過坊爲浙江臣民慶祝界坊左有通州坐糧廳慶祝龍亭設大鼎一龍燭二燭長丈又前有通漕七省旂丁陳設慶祝龍亭香亭又有一統萬年青亭萬年青草名高尺餘葉菁葱可愛四時不彫一名千年運又前有過街綵坊曰天長地久過坊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有

過街綵坊曰皇州春色過坊路右有扮演故事臺演海上羣仙又前有過街綵坊曰

萬壽同天過坊路左爲

皇棚顏曰太和元氣中設

御座旁引兩廊雜陳古玩廊外左右鼓亭前建綵坊曰

瑞現星樞直坊路右燈棚一棚左右故事臺二左三星

右五老又前有過街坊曰海晏河清過坊路左爲浙江

耆老接

駕棚又前路右故事臺一演瑤池仙樂又前有四角擊

蕉軒隨錄

卷十

十三

壤亭中設玻璃屏書擊壤頌又前有過街綵坊曰一人有慶過坊稍折而東路右有廟曰茶棚關帝廟廟前爲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慶祝經棚棚前有綵坊曰聖壽齊天左右爲鼓亭直坊路右爲表棚又前路左有綵坊曰瑞叶青陽過街綵坊曰增輝紫極過坊路左有演劇綵臺曰萬國謳歌又前香亭一夾道鼓亭二自百祥庵至此曲檻花廊計長一里半由茶棚關帝廟東行有過街綵坊曰萬福攸同進坊爲福建山東江西河南廣東廣西六省臣民慶祝界路左爲耆老接

駕棚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木龍亭一亭八角前  
柱金龍對蟠鱗爪騰樓飛動中設

御座左右燈廊雙引前開捲棚五楹棚前有大綵坊高  
三丈餘木幹綵章流蘇瓔珞藻繡綸連下接於地顏曰

萬壽有聯曰兩地參天日月岡陵開壽域錫疇敘福鳳  
麟河嶽獻貞符匾聯皆銅質洗磨如鏡光閃爍奪目麗

日燭之不可迫視坊下綵獅二尤猗猗亭左右各闢小  
園花圍周數畝圍窗曲徑查窾相通牡丹荼蘼丁香桃

李諸名花穎發條豎各建小軒珠燈密布與花柳掩映  
蕉軒隨錄 卷十 十三

爭妍出花開由  
萬壽坊前過小橋直坊路右為表棚棚左右鼓亭各一

又前路右有重樓曰金聲玉振上懸名燈下奏十番清  
樂又前松亭一亭下三面周以花圍又前路左有綵坊

曰厚德無疆又前路左八角演劇臺一有聯曰天樂動  
南薰彩鳳高臨青玉案瑤池供壽酒彤雲輕護紫霞杯

路右六角演劇臺一又前路左牡丹棚一路右栢亭一  
又前路左有燈樓曰光被四表過樓稍折而東地名大

柳樹有古柳樹一株萬絲拂空垂蔭盈畝自萬福攸同

坊至此綵廊數百楹間以荔牆繡錯綺分計長三里過  
大柳樹有過街綵坊曰風動時雍進坊為四川陝西山

西湖廣貴州雲南六省臣民慶祝界路左五綵重臺一  
上以絹製羣仙下陳設古玩過臺稍折而南有綵坊曰

羲軒風景路左有綵坊曰德洋恩溥又前路左栢亭一  
路右樓亭一又前路左有燈樓曰萬物皆春路右演劇

臺一又前路左為  
皇棚棚據高地俯視平疇澗漫靡迤陞楯鬱律厯級而

上三階重軒鏤檻文椀千霄蔽日中設  
蕉軒隨錄 卷十 十四

御座前列粒粒如壽桃者數千棚外大彩坊曰萬邦維  
慶有聯曰天申命用休四方來賀皇建其有極萬福攸

同左右鼓亭一直坊綵橋一橋三洞經以綵闌雁翅參  
差望之屹然如偃月垂虹蜿蜒數丈觀者訝為神速蓋

木質施以丹繪儼然石梁也棚左右龍旗二竿絕高纛  
紗拂霄漢直坊路右十番綵臺一臺前表棚一又前路

左有燈樓曰光華復旦又前有演劇綵臺曰鈞天廣樂  
又前夾道綵坊二左曰三台玉燭右曰八表金甌又前

有清音臺曰萬籟和鳴又前有過街綵坊曰華渚神光

出坊有寺曰慈獻自大柳樹至此綵廊數百楹繡栢雲  
楣曲折參差長三里過慈獻寺有寺曰隆昌有長蘆眾  
商人於寺前建慶祝

皇棚棚前有綵坊曰萬年景運直坊為榜棚棚左右鼓  
亭一又前路右故事臺一演木公金母諸仙又前路左  
節節高歌臺一又前路右為小花園園中六角亭一又  
前夾道演劇臺二鼓亭二過街綵坊二左曰六龍時御  
右曰大地同春又前路左有寺曰廣通有五旂 諸王  
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前綵坊三中曰德配乾坤左曰壽

蕉軒隨錄

卷十

五

同悠久右曰福並升恒稍前過街綵坊左右各一右坊  
外路為 諸王接

駕處直中坊路右榜棚一旛竿五棚後迤右演劇綵臺  
一又前路左有廟曰天仙過天仙廟為真武廟有巡捕  
三營將校建慶祝經壇於內廟前為龍亭亭中以童子  
演八仙陳蓬瀛仙樂左右綵坊各一左曰萬年玉曆右  
曰三祝華封直亭有綵坊曰悠久無疆稍前有庵曰五  
聖庵旁榜棚一又前路左有演劇綵臺曰萬年歡又前  
路右有西直門市民建綵坊曰共樂堯天徑南有綵坊

曰

天子萬壽近坊折而東有綵坊曰萬年景福出坊過石  
橋有過街大綵坊曰普天同慶過坊進西直門有過街  
大綵坊曰萬國來朝則皆提督九門步軍統領臣隆俄  
多所建也園中

大駕鹵簿竟此迤邐夾道直接太平莊進西直門過萬  
國坊路左樺皮廠衙內有廟曰西三官廟有吏戶二  
部尚書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設龍亭一亭  
前有綵坊曰天成地平坊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過街

蕉軒隨錄

卷十

六

綵坊各一左曰華祝三多右曰嵩呼萬歲路右直兩坊  
間綵坊一坊後燈樓一樓下為榜棚棚後旛竿五棚左  
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右馬香兒衙內有廟曰關帝廟  
有西四旂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  
於內臨街結綵坊三中曰天人胥慶左曰金闕垂光右  
曰瑤池獻壽坊前綵結須彌座座上為

萬壽景命亭亭後設金書百壽字圍屏左右堆紗屏各  
一屏外為鼓亭亭外周以綵牆廣十有七丈循牆折而  
前為過街綵坊二左曰德邁古今右曰道參天地直中

坊路右榜棚一旛竿五棚右有五綵重臺曰祝堯歌舜  
臺高六丈廣稱之下演劇上放飛鳥棚後有 皇十四  
子結綵坊二又前路右有寺曰崇壽有寧壽宮太監等  
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前

皇棚一棚外有大綵坊曰慶洽天人坊左右鼓亭循亭  
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運獻長庚右曰天開壽域路  
左榜棚一旛竿五又前路左北草廠內有庵曰萬福有  
寧壽宮老福金建慶祝經壇于內臨街建

蕉軒隨錄

卷十

十七

日升川至左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過街綵坊曰堯天  
舜日右坊外鼓亭一折而前有過街綵坊曰景星慶雲  
坊路右榜棚一旛竿五棚左右有綵坊左曰春臺右曰  
壽域出堯天舜日坊有放生綵臺日放鳥雀無算廠內  
又有寺曰萬壽有內務府正黃旗包衣叅領以下護軍  
以上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建

皇棚一棚外八字綵牆中闢圍門門外綵亭一左右鼓  
亭旛竿各一前結大綵坊三中曰允執厥中左曰羣黎  
歡慶右曰列聖鑒臨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各一左曰

祥洽萬方右曰壽同南極直兩坊間路左榜棚一旛竿  
七出祥洽萬方坊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有廟曰東三  
官廟有大理寺太常寺卿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  
臨街建八角

萬壽松樓左右松棚各一棚右演劇綵臺一樓前鼓亭  
二過亭綵坊三中曰萬壽尊親左曰慶集三辰右曰德  
周八表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各一左曰七曜騰輝右  
曰五雲綉綵直兩坊間路右榜棚一旛竿七棚左右松  
棚各一又前路左有觀曰崇正有正黃旗滿州蒙古漢

蕉軒隨錄

卷十

六

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為經棚棚左右為  
鼓亭前建綵坊三中曰  
聖壽無疆左曰慶衍同文右曰光昭大象左右折而前  
為過街綵坊左曰道超九聖右曰德覆萬方直兩坊間  
路右榜棚一旛竿五出道超九聖坊過石橋路左演劇  
臺一臺左右綵結海山如赤城霞起噴岍可觀又前路  
左有寺曰北廣濟寺有禮部刑部國子監光祿寺鴻臚  
寺尙書祭酒卿以下諸臣建經棚於內寺外左右鼓亭  
一前結綵坊三中曰壽節天開左曰咸歌舜日右曰同

祝堯天稍前左右過街綵坊二左曰百祿是荷右曰萬福來同直兩坊間路右榜棚一旛竿五出萬福來同坊外演劇綵臺一過此爲新街口折而南路右有寺曰祝壽有兵工二部尙書以下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外左右鼓亭前結綵坊三中曰文武聖神左曰寶曆宏長右曰金甌永固左右稍前過街綵坊二左曰皇仁廣運出坊演劇綵臺一右曰

帝德覃敷直兩坊間路左爲榜棚棚前

上諭龍亭一棚後旛竿五又前路右有寺曰龍泉有都

蕉軒隨錄

卷十

九

察院通政司大僕寺順天府六科及大宛二縣五城兵馬司諸臣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外左右鼓亭前結綵坊曰日麗星輝坊前大綵坊三中曰天開壽域左曰九龍浴聖右曰口口口折而前爲過街綵坊左曰瑞靄千門右曰五緯聯光折而前爲過街綵坊曰春明九陌直兩坊間路左榜棚一旛竿五出春明九陌坊路左演劇臺一又前路右有東四旂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百老獻壽臺顏曰南天門臺九級扮百老人各執金壽字層累而上又前路右帽兒衚衕內有廟曰關帝廟又

東四旂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以下護軍以上建慶祝經

壇於內衚衕口有綵坊曰同登仁壽出街有綵坊曰太

平有象坊前鼓亭二右有綵坊曰金輪現采左有綵坊

曰寶曆呈祥又左有綵坊曰翠栢長春左右過街綵坊

二左曰乾坤交泰右曰宇宙同春旛竿各二直兩坊間

路右榜棚十六楹棚前綵亭二棚後旛竿十四出乾坤

交泰坊路右演劇臺一路左綵坊三中曰集聖大成左

曰大地山呼右曰鈞天雅奏又左有過街綵坊曰日麗

天衢又前路右有寺曰寶禪有九門步軍統領以下將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校建慶祝經壇于內寺前綵坊一曰卿雲五色稍折而

左有綵坊曰寶曆萬年出街大綵坊一曰九州向化坊

前鼓亭二左右過街綵坊各一左曰瑞輯共球右曰祥

開景慶直兩坊間路左榜棚一旛竿五瑞輯共球坊外

路右演劇綵臺一出祥開景慶坊又前路右有寺曰普

慶有內閣翰林院詹事府中書科諸臣建慶祝經壇於

內有綵坊曰

聖人首出寺外爲經棚左右鼓亭棚前綵坊三中曰化

日舒長左曰德輝三五右曰道煥古今過街綵坊二左

曰就日瞻雲石曰參天贊地直兩坊間路左勝棚一旛  
 竿五出參天贊地坊外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右石碑衢  
 衙內有寺曰西方有鑲紅旂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  
 建慶祝經壇於內寺前有綵坊曰萬年鴻祚稍前有綵  
 坊曰南極呈祥出衢衙左右鼓亭前結綵坊三中曰與  
 天齊壽過街綵坊二左曰九天花雨右曰萬國衣冠直  
 兩坊間路左勝棚一旛竿五出萬國衣冠坊外路左演  
 劇臺一又前路右有庵曰般若其鑲藍旂滿洲蒙古漢  
 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於內庵前綵坊一左右鼓亭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前結綵坊三中曰乘乾景運左曰玉歷凝休右曰  
 皇圖永固左右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  
 聖德光華右曰  
 皇仁浩蕩路左兩坊間為勝棚棚內  
 萬壽詩屏二棚後旛竿五出  
 皇仁浩蕩坊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為毛家灣路左有  
 副都統賴都母吳蘇氏接  
 駕龍亭一又前為街心觀音庵有大市街北小民建慶  
 祝經壇於內庵外經棚一旛竿二又前路右有廟曰真

武有正紅旂滿洲蒙古漢軍都統以下建慶祝經壇於  
 內廟前綵坊三中曰壽域魏我左曰萬年永命右曰九  
 德當陽坊前綵門一左右為綵牆牆左右為鼓亭循鼓  
 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四海騰歡右曰六符御極  
 路左面北演劇臺一臺以五色繒帛結為流蘇網戶當  
 日輒嵌小鏡燦若星亦奇觀也又前路右有廟曰雙  
 關帝廟有直省督撫提鎮率所屬來京諸臣建慶祝經  
 壇於內廟前彩坊曰萬方仁壽坊前設鼓亭旛竿左右  
 為綵牆近牆綵坊一綵亭二左右過街綵坊二左曰河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山永固右曰雲日增輝直兩坊間路左為勝棚棚後旛  
 竿五出雲日增輝坊路右演劇綵臺一又前路左有寺  
 曰梅檀有 莊親王建慶祝經壇於內臨街為  
 皇棚棚外綵坊三中曰雲開兜率左曰花連上苑右曰  
 樂應中和坊左右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天衢  
 耀彩右曰 輦路呼嵩直兩坊間路左為勝棚棚後旛  
 竿五左右綵坊二左曰聖德凝圖右曰鴻麻協極出天  
 衢耀彩坊路左演劇綵臺一又前為四牌樓圖中旂手  
 衛樂器自此陳設直至西安門四牌樓徑南市民夾道

爲燈廊百餘楹有過街綵坊曰慶洽無疆竟南頭有坊曰恩光普被近坊折而東有過街綵坊曰如日之升圖中陳設圖簿始此巨象神駒與

御輦間列望之如山嶽如雲霞然又前過街綵坊曰物被仁風過坊路左有廟曰關帝廟有西安門外小民建慶祝經壇於內廟前有綵坊曰九州同慶直坊路右有綵坊曰萬靈效順又前爲 皇城西安門進西安門路左西十庫口內有上三旂三十家包衣人目天王殿舊址建寺奉經慶祝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萬壽奉

勅賜名慈雲寺前夾道新植松栢百餘株臨街爲綵坊曰福祿來同坊左右鼓亭亭外濟貧錢棚循棚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八方壽域右曰一氣鴻鈞直兩坊間路右爲演劇綵臺左爲濟貧餅棚右爲榜棚棚後旂竿六出一氣鴻鈞坊路左有包衣婦女千百人於此接駕又前有包衣三旂廣儲司人員慶祝綵坊曰卜年兆億左右鼓亭一循鼓亭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乘六御乾右曰兼三出震右綵坊內路左演劇綵臺一出左

坊稍前路左有內務府官學教習及官學生慶祝綵坊曰五福陳疇左右鼓亭循亭折而前爲過街綵坊左曰大德曰生右曰至誠無息直兩坊間路右爲榜棚棚後旂竿三出大德曰生坊稍前路左有古北口大糧莊頭等建演劇綵臺一左右爲過街綵坊左曰人壽年豐右曰時和世泰出人壽年豐坊稍前路左有二月分新選諸臣建慶祝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皇棚棚爲六角飾以五綵左右六角鼓亭前結大綵坊曰太平景象過街綵坊二左曰億萬斯年右曰受天之祐直兩坊間路右榜棚一旂竿五出億萬斯年坊又前爲金龜玉螭橋過橋由圍殿後折而北登堆雲積翠橋望隔河西北有寺曰梅檀有上三旂內大臣延喇嘛千衆建慶祝經壇於內梵聲殷地旂影拂空縹緲隱現間過橋有寺曰白塔有上三旂包衣佐領等建慶祝經壇於內壇前有大綵坊曰健配天行坊外左右鼓亭由堆雲坊北折而東路左爲經棚棚左右爲燈棚折而前過街綵坊二左曰瑞叶斗樞右曰光流華渚直兩坊間路右爲演劇綵臺出瑞叶斗樞坊稍折而北路右有太監



等設接

駕龍牌儀仗又前有過街綵坊曰菁葱佳氣過坊路右有演劇綵臺遙望西岸團殿東有鑲黃正白二旂包衣護軍叅領以下將校演劇綵臺若相應和焉又前過石橋進雪池紅門夾道燈廊數百楹半道左右鼓亭各一又前有過街綵坊曰誕膺多福過坊夾道綵坊二左曰翠錄凝麻右曰紫苞肇泰又前僧道經棚各一夾道綵牆直接景山南瞻 禁城雙闕聳出霄漢北顧五龍亭波光森動周遭繡幕相連笙歌互起金石千聲雲霞萬

蕉軒隨錄

卷十

五

色蓋莫能殫述焉是時 京城內外金碧相輝錦綺相錯華燈寶燭霏霧氤氳周匝其 輦路所經既已繪圖系之以記至於 翠華未歷之境慶祝同心幾無隙地若海淀則有上清正一嗣教真人張繼宗建金籙醮壇於永寧觀翰林院編修高輿率領浙江耆老三百餘人建千佛道場於萬壽寺地安門外則有 養心殿武英殿 御書處景山玻璃廠各監造諸臣建經壇於樂王廟正陽門內則有太醫院諸臣外城則有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以下諸臣行人司司正以下諸臣各

建經壇於衙門內候補候選諸臣三百九十二員建經壇於仁威長壽觀正陽門外士民商賈萬餘人建經壇於珠市口郊畿則有兩淮商人集黃山僧眾建經壇於西頂廣仁宮莫不樹坊立木張樂然燈寶榭層樓成於俄頃宮牆綺陌忽改常觀至於溢巷闔街肩摩轂擊琳宮梵宇緡瓊籤貝葉之篇火樹銀花放鏡鎖星橋之禁周遭百里延歷數旬萬戶千門繁絲脆竹深坊小巷繡閣珠簾雖游騎輕車莫能窮際誠非丹青所及詳毫翰所勝載矣謹按乾隆五十四年

蕉軒隨錄

卷十

五

高宗純皇帝八旬延慶亦有盛典之刊猗與休哉兩朝聖人祖武孫謀實為千古帝王所未有也

王大令進書訣表

孫氏續古文苑載大令進書訣表云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於匙面

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護千金所有書訣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乃從墨池編中錄入也按飛鳥授書跡涉怪誕卽是面之字價值千金尤覺夸大此何等語而登之奏牘耶宣和書譜只載大令遊名山間有授其書五百七十九字而不言飛鳥亦不載爲沈光美書匙面上作一夜字事明張天如輯大令詩文亦無此表天如謂大令簡帖頗多僞筆然則書訣表亦後人僞作歟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望溪文阮亭詩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袁隨園老人論詩絕句也朱心池大令贈袁云靈臯健筆漁洋句才力輸公尙十分先世父蓮舫公題袁集云望溪文字漁洋句果否先生勝一籌朱詩太直不若世父之婉言有味

珠塔當

錢象祖嘗獻珠塔當於韓侂胄迨其致仕詞臣草詔封爲珍國公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按風俗通耳珠曰瑄李義山詩玉瑄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珠塔當

蓋卽玉瑄也

書用外國銀兩事

咸豐間長白恒祺公爲粵海關監督時值粵氛正熾需用浩繁商人伍崇曜有借用美國銀兩之舉事平未嘗給同治初美國繕遞總理衙門照會索還原欸余以天朝之待外國首重誠信此項既歸官用自應由官給還請於堂官一面奏

蕉軒隨錄

卷十

天

脫爲外人口實故所陳僅奉

旨抄交該衙門查核而已庚午粵閩中涼秋公暇與李星衢中丞道及中丞亦頗以余論爲然并云乾隆丁酉奉有

諭旨一道會託院幕友人抄稿存匣中實爲今日所當法守出閣後余向中丞索取稿本謹錄於此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刑部奏駁李質穎咨稱革監倪宏文賒欠嘆咭喇國夷商等貨銀萬餘兩無還問擬杖責未協議將倪

宏文改擬杖流監追一案已依議行並明降諭旨將李侍堯申飭李質穎交部察議令將倪宏文查產變抵仍勒限一年監追再照部議發遣如該犯限滿不完即令該省督撫司道及承辦此案之府州縣官於養廉內照數攤出并傳朕旨賞給該夷商收領歸國以示體恤矣此等夷商估船冒越重洋本因覓利而至自應與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載而歸方得中華大體若遇內地奸民設局賒騙致令貨本兩虧尤當如法訊究乃李質穎僅將該犯擬以薄懲而欠項則聽其自行清結所謂有斷

蕉軒隨錄

卷十

五

無追竟令外洋孤客負屈無伸豈封疆大臣懲惡緩退之道幸而刑部奏駁朕始得知其詳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樣葫蘆照覆其錯謬尙可問乎中國撫馭遠人全在秉公持平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經若平時視之如草芥任聽地棍欺凌而有所鳴官又復袒護民人不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訴徒令蓄怨於心歸而傳語島夷豈不輕視督撫鄙而笑之且或慮粵商奸惡至呼籲仍復成空將來皆畏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復成何事體且朕此番處置非祇為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

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釀成大變而不可救宋之敗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為殷鑒也方今國家全盛諸屬國震懾成稜自不敢稍生異志然思患預防不可不早杜其漸嘆咭喇夷商一事該督皆以為錢債細故輕心掉之而不知其關係甚大所謂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者也朕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如內扎薩克諸藩恭順誠服其輩行本小朕皆撫若兒孫每至必歡欣踴躍與舊滿洲蒙古之執役無異而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新附之準夷回部年班來者朕亦必聯之以情待之以禮厚其餼資而遣之眾亦莫不懷德戴恩幾與內扎薩克相等皆內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與哈薩克易馬一節辦理亦須妥善或哈薩克所驅至者本不皆善馬原不妨如法擇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馬即當按其所值與之市易始能經久無弊設或所給緞疋輕薄暗減其價致所得不償所售哈薩克貿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裏口即不言而心豈能允服仰違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無所底止朕每以此屢懷該伊犁將軍

不可不實力妥辦以裕永遠之規若聽其日趨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聞惟該將軍是問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東洋西洋諸國凡沿邊沿海等省分夷商貿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該將軍督撫等並當體朕此意實心籌辦遇有交涉詞訟之事斷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諸省亦當推廣此意妥行若仍視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經發覺或經朕訪聞及為言官糾劾必將該將軍督撫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僅子議處也將軍督撫皆朕委任之人惟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當善體朕意毋怠毋違自可寓久安長治之計即我世子孫敬體朕訓守而勿失億萬年無疆之慶詎不在是耶此旨著傳諭各將軍督撫一體遵照並著入於交代令各後任永遠遵行勿稍玩忽并另錄一分交上書房俾皆恪循罔懈欽此恭繹

天語知

聖人用心周密得長駕遠馭之方非庸愚所能管窺竊測也余從事洋務有年遇事稟承堂官每擬一奏疏一公牘惴惴焉惟恐稍失其平不知者或以措置太弱論

事過瑣謂之然而臣之心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烹魚雅趣

邵閣谷太守夫人善烹鱗鱉魚頭張瘦銅中翰與趙雲松觀察半夜買魚排闥喧呼太守夫婦已寢聞聲出視不得已屬夫人起而治庖魚熟命酒東方明矣三人為之笑樂中翰有句云昔年邵七同街住半夜打門索煮魚想見前輩風流灑脫道光間徐稼生庶子與張星白侍郎同年至好一日庶子飲侍郎齋中大醉逕趨內室適侍郎夫人在玻璃牕下倦繡庶子隔窗戲謔夫人大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怒呼輿至庶子宅立將庶子姬人携歸且告徐曰此非汝妾乃張星白之妾矣迨夜深仍不放歸徐姬人眼雨首蓬幾至構衅同人力為排解乃罷凡戲無益此則不如聞谷夫人烹魚雅趣也

蒙求

蒙求集註據 四庫全書提要定為晉李瀚著宋徐子光補註頗便初學明蕭漢冲 良有 仿其意作龍文鞭影龍眠楊古度 臣評 復為增訂近番禺李子良 暉吉 徐蘭 畦 又同輯二集上下卷較蒙求更精不特為童穉之

課程亦足資文人之鑑察矣

### 五鬼

宋真宗時五鬼媚上橫行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也其後黨禍興劉器之論程頤歐陽棐畢仲遊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為五鬼將以程歐陽諸公等於王丁輩耶器之乃司馬公門生抑知文正曾薦伊川否

### 倭文端公

蒙古倭文端公倭仁道光辛巳與先叔祖勉亭公自達

### 蕉軒隨錄 卷十

先叔父鐵君公錯同舉鄉試己丑復與鐵君公同成進士人詞館故交誼最篤鐵君公嘗集諸同年於京邸殿

撰李海初先生振鈞性通脫不拘小節公則踐履篤實不妄發一語鐵君公戲之曰今日之宴可謂風流才子

理學名臣并萃於吾榜矣公入閣後濬師官侍讀侍公獨久請於公不循年家子例照閣中師生稱謂公笑而

許之公長子福咸又與濬師已酉同年當公之侍學

弘德殿也春冬日必未刻夏秋日必午刻乃散內閣公事率俟公散值後在景運門外胡房呈回遇有撰擬

文字會議奏疏及派審案件公搦管商酌雖嚴寒酷暑不稍倦一日公事畢問濬師曰外間頗有自我為迂者汝意云何濬師不敢對再問之濬師曰公宗宋儒某又公門下士也愚見揣之惟朱光庭輩能知程明道之非迂惟呂陶輩能知蘇東坡之非迂范景仁之學術司馬君實之政事異地則皆然耳公默然首肯出語吳霍山侍郎方某見解甚透未可以書生待之丁卯京察濬師列一等周商城相國顧而謂曰倭良峯以足下不愧方面之選矣竊念濬師性情與公似不甚同而公之揄揚

### 蕉軒隨錄 卷十

如此良可感也公見人極謙謹商城與公有通家之誼

大學士行走班次公在商城前而晏見必讓商城居上嘗公選玉牒館校對等官公至朝房又與商城讓商城

笑推之曰二哥你又同我讓了此何地耶公乃就坐賈黃縣師相以足疾行最緩公與黃縣入朝必隨其後

無踰越從不失尺寸云公佩帶之物率銅質硝石無貴重品朝珠一串價不過數千冬夏均不更換袍惟用藍

絕不用襍樣花色一生寒素至無餘資乘轎羅願德尙書輒歎為操守第一人戊辰濬師外擢瀕行辭公於邸

且乞訓言公曰汝無他心直口快亦君子之一病昨汝屬老夫書楹聯已加墨手持以示閱之乃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十六字濬師拜而授之願終身記公之誨焉今者公往矣濬師學不加進又奉職無狀徒抱茲孤直之衷恐不克副公期許也噫

尙書疏證中論狀元

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六卷中一條云有杭州人至局中時設局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首問余曰聞新志人物項別立一狀元項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兩月偶閱景泰間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陳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狀元一項傳譌以此語局中諸公曰狀元三年一人何啻車載循當日曷不立狀元兼宰相者一項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謂姚涑楊維聰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今世豈復有道著耶姜西溟曰此說見錢氏列朝詩集誣罔之甚某親遇姚氏後人授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嚮往之志揄揚之詞其知衡山也深矣烏得有相輕語亟呼僕取我篋衍此序來既至余讀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

幸而有獨行之士出其時如唐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少

舉進士擢第司空圖咸通末進士豈不從科第者耶有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朮明從旁贊曰惟不讀新唐書方中狀元若讀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闕堂大笑濬師按此一則直是罵狀元罵明山文集并罵姜西溟耳於尙書古文有何疏證有何干涉令人不直一噱序引山司空表聖不過謂此二人雖得科第而猶爲獨行之士卽陸魯望亦何嘗不應進士科而未第者以此當考據且譏其不讀新唐書豈非迂謬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相如四壁

司馬相如以訾爲郎師古註曰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也病免遊梁歸而家貧不過宦游後家漸清貧不如前之多財耳觀其赴卓王孫之召亦復車騎雍容間雅甚都何至與文君歸成都竟家徒四壁立耶卽曰家真四壁更無資產不知其從人車騎作何安置及其再至臨邛賣車騎買酒舍自著犢鼻褲與傭保襍作稍知自愛者不爲而謂長卿爲之乎此與顏子在陋巷簞食瓢飲而有負郭五十畝田同一謊語吾於此等處不能無惑

明堂

解明堂者眾矣或曰九室或曰五室或辨其戶若干牖若干上如何圓下如何方東西南北如何殊位太廟世室如何同異自漢迄今紛如聚訟講考據者矜其淵博作時文者奉為秘本究竟古人不曾留下圖樣當日建造之工匠又不曾以其建法貽之子孫身未親歷其地目未親見其制而於數千年後憑其臆斷曰我之說實确切不易焉是何異瞽者謂與離朱同眼而不知已之不能視也林蕪溪學博三禮通釋敘明堂始末至數千

蕉軒隨錄

卷十

三七

百言獨推阮元明堂圖說江藩明堂議為確得古人規制余讀孟子明堂章果周天子明堂耶諸侯安得居天子明堂國人請毀獨孟子對以欲行王政則勿毀是將啓齊宣行天子之政矣果諸侯不應有明堂耶齊本侯國擅建明堂國人請毀獨孟子對以欲行王政則勿毀是不特啓齊宣行天子之政直將使齊宣居天子之位矣孟子大賢何至出此趙岐註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齊侵地得而有之蓋泥於諸侯不應有明堂齊之明堂必是侵周地而有朱子集註引趙說

添入漢時遺址尚在六字又泥于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愚意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宣之可毀不可毀應以諸侯當有明堂不當有明堂為斷齊之明堂魯之明堂也孟子所對指諸侯而言非指天子而言也其義吾徵諸禮矣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禮儀朝諸侯此言最當至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註天子周公也則誤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公雖居攝臣也成王雖幼君也故建明堂之儀而使成王負斧依南鄉而立所以尊天子也若云周公以天子自居豈七年致政成王以公勲勞封公于曲阜地方不謬甚 七百畝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太廟如

蕉軒隨錄

卷十

三七

天子之明堂而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文武之廟世室者不毀之名是故魯王禮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有之豈僅明堂一事哉王石梁云明堂位多誣尤謬 田氏其先田常割安平以東至琅玕自為封邑已大於平公所食及為諸侯齊疆日闢楚宋魏趙諸地悉為鄰壤魯地盡入于齊魯之明堂遂為齊有觀宣王擊魏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其勢頗張明堂一問夸大可知故孟子對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呂氏謂王者不專指天子凡諸侯能行王政

者便是極有見地欲行王政明明告以善行諸侯之政大善行諸侯之政孰有如魯之先公平魯先君周公相王室有勲勞於天下得備王禮立明堂今者歸於齊國王誠居魯之明堂思周公之善政則必曉然於不行王政雖毀無益苟行王政雖勿毀無傷矣文王治岐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就諸侯布政出令一一透發見得行王政在此勵臣節亦在此正假明堂一問隱抑其急功好利之心左傳文公二年彭衙之役狼曠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正與孟子所言事異而義同未可以杜預

蕉軒隨錄

卷十

三

之註爲然也考據家不知命義所在曉曉不休徒爭論於屋宇之方位尺寸之廣狹嗚乎何舉世之多工匠哉至楊氏謂孟子之對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則又迂腐腐論無足道矣

附錄李恢垣同年書

閱大著謂孟子之言明堂當指諸侯不屬天子其言創獲有關世道今爲詳考地理以復左右按論語閔子對使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註云如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是齊魯以汶爲界也考今圖

經汶水出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西流右合泮河折而南新泰縣之水從東來合而西南流經汶上縣西北又南入於運河而春秋時汶自入濟水經註汶水所經出自萊蕪縣原山西南流逕嬴縣奉高右合北汶逕徂徠山博縣龍鄉亭山鉅平至魯國汶陽縣逕蛇丘岡縣至東平章縣桃鄉壽張至安民亭入於濟大抵今泰安以東逾汶卽爲齊而泰安之西汶陽仍爲魯地故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毛傳以爲魯境所至孔疏則云泰山在齊魯之界故云所詹是泰

蕉軒隨錄

卷十

四

山之東北爲齊西南爲魯今之萊蕪泰安甯陽肥城東平汶上皆魯境也史記封禪書云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做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此卽註所云漢時遺址尙在者此泰山之址地屬奉高爲今泰安縣正屬魯地其後得濟南人公玉帶明堂圖令奉高作明堂汶上漢書亦云二年秋作明堂於泰山下此特漢之明堂耳又程春海國策地名考戰國之齊南至徐泗隣楚西南至曹縣隣宋西至陽武隣



魏東北至天津隣燕北至任邱隣趙疆土日闕已全  
舉魯地蓋楚雖滅魯而地入於齊故明堂亦在其境  
竊疑明堂本周初東巡之所昭王以後久廢不治魯  
自惠公得請於朝用天子禮樂追周公所自出上祀  
文王既於境內建為周廟又見詩有宗祀之文即巡  
守明堂稍復故觀以祀文王而配上帝與許田為周  
公祔同其夸大此固事理所有也齊既并魯文王之  
祀廢堂亦虛懸故人以為可毀孟子告以法文王皆  
據事跡為言不同臆說不然齊方據十二之雄西向

蕉軒隨錄

卷十

四

思逞而故導以問鼎興甲之舉如梁武之襄陽神堯  
之汾晉啟篡弒而勤戰伐豈復成孟子語哉若夫巡  
守必有明堂說不可廢幸為詳論以定折衷可耳

記田督事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由福建長樂縣縣丞歷官巡撫  
總督雍正元年以內閣侍讀學士告祭華嶽回京時面  
奏山西荒歉情形直言無隱  
命赴山西賑濟平定等四州縣即授山西藩司旋調河  
南久之特授河南山東總督

眷遇之厚同時置吏罕有其比及卒

賜諡端肅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并准入祀豫省賢良  
祠文鏡在豫治吏嚴一疏劾劾數十數員臨川李紱方  
為直隸總督過河南見文鏡一揖未畢即厲聲問曰公  
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耶文鏡即密以紱語奏  
紱入

覲亦首劾文鏡負國殃民又連疏糾劾文鏡復劾紱乖  
張數事下紱於司敗議斬兩次決囚

上命縛紱詣菜市口刀置於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

蕉軒隨錄

卷十

四

紱奏臣愚雖死實不知田文鏡好處也乾隆五年河南  
巡撫雅爾圖奏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豫省賢良祠  
不應列入奉

上諭此等事何須亟亟為之若行撤去豈不有悖於

前旨乎使田文鏡尚在朕不難去之罪之今已沒矣在  
祠與不在祠何礙於事况今日之在祠將來應撤者正  
不知其幾何也何必亟亟於一田文鏡若出於識見之  
迂尚可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人之意則朕所望於  
汝者又成虛矣朕觀雅爾圖此奏並不從田文鏡起見

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其意以爲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係奉皇考諭旨允行者今若又將撤出是翻從前之案矣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而此時必欲行此翻案之事乎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請弘曠迎養嫡母一事弘曠係獲重罪之人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誠恐日久之後漫無分別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至於迎養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自

蕉軒隨錄

卷十

聖

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養爲恩必以從前之治罪爲怨似此市恩翻案之舉朕必不爲也當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皆督撫中爲

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亦眾所共知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人條奏直隸總督應改爲巡撫者外間皆以爲出于鄂爾泰之意前日李衛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師卽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

一武職小臣卽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報復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復之私心汝係新進之人卽存此念甚屬糊塗將來豈能上進李星垣陳奏時雖未明言朕卽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度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爲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卽侍郎尙書中亦所不免卽如李衛身後無

蕉軒隨錄

卷十

聖

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能直據己意如此陳奏耳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問數年中因二臣之薦而用者爲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爲何人卽如今日進見之楊超曾可懋皆朕親加簡接用至今職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若如眾人揣摩之見則以二臣爲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爲何如主乎但人情好爲揣摩而返躬亦當慎密卽如武古爾德爾因派出坐臺託故不往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起潛一案擬罪

其題時鄂爾泰曾為密奏後朕降旨從寬而外間即知為鄂爾泰所奏若非鄂爾泰漏泄於人人何由知之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又額駙策令到京曾奏武古爾德爾年老請令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輩策令亦曾在朕前獎以好語又謂富德宜補隨印侍讀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今鄂爾泰奏辨並未向伊言之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即行陳奏則勢力更重額駙且然何況他人鄂爾泰

蕉軒隨錄 卷十 聖

亦能當此語乎朕於大臣視同一體不但欲其保全始終且於疑似之際亦每為留意以杜外人之議論即如前日刑部侍郎缺員朕原欲批用張照因彼時鄂爾泰未曾入直而張廷玉在內朕恐人疑為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又如勵宗萬人不安靜鑽營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尚可驅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滿其分量矣而外人以為張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實當日勵宗萬保舉受賄一節果親王曾經奏聞並非出於張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朕之繼述期於至當若謂

皇考當日所用之人不應罷黜當日所退之人不應登進如大學士鄂爾泰豈非告退閑居而朕特用之大臣乎又如前日吏部為恒德襲職事具摺請旨朕因摺內奏稱雖與銷滅之例相符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之案似同一例等語恒德係訥親一族不應如此措辭朕不准行且面加訓諭鄂爾泰張廷玉乃

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眾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將前後情節徹底宣示深欲保

蕉軒隨錄 卷十 聖

全之二臣更當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欽此按純皇帝諭旨國史館於文鏡列傳中僅摘敘數語今謹全錄之仰見聖心措置周備不特於文鏡一身曲示成全即鄂張二公當日所以成全之者亦深且切也

明遼王取外舍兒事

明張太岳王承奉傳云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為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時陞

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  
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  
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  
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  
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  
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  
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  
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  
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痠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

蕉軒隨錄

卷十

七

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  
故事王子生承奉司郎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媪狀關相  
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曰王安得  
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  
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  
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脇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  
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子之爲病耶事成而後有  
主而富貴可長保獨柰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  
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願此事涉欺罔法例嚴

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  
不敢奉命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  
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柰何懟以首撞壁  
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  
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卽閉戶自經繩欲  
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闕語及孝廟  
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  
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

蕉軒隨錄

卷十

八

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斯隸亦莫不有大臣  
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  
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興安懷  
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人人深矣王承  
奉蓋弘治間人潛師按明史遼莊王名致格嘉靖十六  
年薨子憲熾嗣以奉道爲世宗所寵賜號清徽忠教真  
人子金印隆慶初先以不法事奪真人號及印旋以巡  
按部光先劾其大罪十三命刑部侍郎洪朝選往勘副  
使施篤臣詐稱王反狀朝選實王罪不言王反大學士

張居正家荊州與憲卿有隙屬巡撫勞堪羅織之後居正死憲卿訟寃籍居正家并無取外舍兒內宮中事或居正以宿憾誣之歟存以族考

西藏

西藏在四川雲南徼外東西六千四百餘里南北六千五百餘里東至四川界東南至雲南界西至大沙海北至青海界至京師一萬四千餘里其地有四曰衛所屬諸城曰藏所屬諸城自札什倫布曰喀東境曰喀西境曰阿里所屬諸城自布爾津木所屬諸城自達爾至努爾共十城

蕉軒隨錄

卷十

統計所轄七十二城魏源所記六十九城誤衛與喀木皆屬達

賴喇嘛藏與阿里皆屬班禪喇嘛別設駐藏大臣鎮撫之凡封爵承襲及入貢事宜隸於理藩院置互市於四川打箭爐貢道由打箭爐分為二班凡喇嘛道行最高者曰胡土克圖轉世者曰呼畢爾罕其秩之貴者曰國師曰禪師次曰札薩克大喇嘛曰札薩克喇嘛又次曰大喇嘛曰副喇嘛自札薩克喇嘛以上皆頒給印信其徒之分處喀爾喀即內札薩克部落者皆為蒙古所尊奉仍遙屬於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餘見

皇清文獻通考姚惜抱筆記所載前後藏道里遠近甚詳魏氏源綏撫西藏兩記及西藏後記多未採入今并錄之以資掌故姚記云中國至西藏有南北二道北道自甘肅西寧出口西南行由青海至前藏四千一百餘里南道自成都西九百二十里至打箭爐出口西六百八十里至裏塘西五百餘里至巴塘西千四百里至察木多四千五百里至拉里西千里至札什城札什城者前藏也南道別一途自打箭爐稍北行由草地至察木多由察木多復稍北又由草地亦至札什城其路近於

蕉軒隨錄

卷十

五

裏塘拉里之路然與北道皆寒苦尤甚故行者由南道裏塘為多昔漢欲求大夏四道竝出其北方閉氏南道方閉嵩昆明計今通藏之南道漢氏南道也自札什城南行九百里至札什倫布所謂後藏也自札什倫布又南行則至怒江接雲南域外西夷之境自前後藏東至裏塘司其地者皆以僧與民長雜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達賴喇嘛在後藏者曰班禪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圖胡土克圖者師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職曰倉儲巴者主其財任其煩事其分居他

部爲喇嘛之長曰堪布而民長曰磔巴又有堪布兼磔巴者蓋西夷所敬惟僧也喇嘛者皆於佛法修夙命通死而不知所往生之所然亦問有死而失其通者其班弟輒諱之迎民間子擇其慧者一人以謂卽其先師曰先師受生數十餘世矣而猶一人也其寺宇極華盛然禁婦女入甚嚴胡土克圖出則班弟驅少婦不使見蓋恐其心亂而失道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壽七十班禪自後藏來觀爲祝

上禮敬之甚隆而西山一僧直至其前斥責甚厲以謂

蕉軒隨錄

卷十

五

入中國見繁麗盛美非其宜也班禪聞而伏首愧服之甚未幾果死於京師不能言所往生其後後藏猶立所謂班禪者而實迎異人子當之而已

蕉軒隨錄卷十終

蕉軒隨錄卷十一目錄

北君太傅

再論改國號

錯頭

活羅

以望復關

崔浩論諸葛武侯

古歡堂湖隄絕句

記程總兵事

蕉軒隨錄

卷十一

目錄

表章學庸不始程朱

御屏風

日本輿地

勝克齋

祭神

田巴對齊王

虞美人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放炮

儲貳金鑑

奔者不禁

置閭

音韻

角門

程孟陽詩

三餘

自有留人處

王敬作所

蕉軒隨錄

卷十一 目錄

蟒襄壯公

龜言鶴訝

王翁

金井龍神祠碑記

擇蠶捫蠶採蠶

蕉軒隨錄卷十一

定遠方 濬師 子巖

北君太傅

釋氏稱孔子為儒童菩薩自稱比丘而女子之入空門

者稱比丘尼狂誕極矣蓮池大師竹窗隨筆中真誥載

炎帝為北太帝君夏啓為東明公周文王為西明公武

王為鬼宮北斗君尤屬無稽至謂曹操為北君太傅北

君者武王也亂臣賊子乃作聖王之師陶貞白學仙好

奇不應收此謬妄之語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再論改國號

梁曜北警記載遼改國號為古今所無前卷已論之矣

李恢垣同年復舉齊次風侍郎所撰歷代帝王年表謂

東晉成帝咸康四年代王騫槐卒弟什翼健立仍稱代

孝武帝太元元年代亡地入秦十一年代拓拔珪徙都

盛樂改號魏為登國元年女真自遼天祚帝乾統時兵

始滿千至天度四年女真阿骨打立始強仍稱女真天

度六年女真改號曰金為太祖收國元年金熙宗皇統

七年宋高宗紹興蒙古始稱帝金章宗泰和六年蒙古鐵

木真滅乃蠻部為太祖元年仍稱蒙古滅金後元世祖至元八年改國號曰元以為改國號者不僅殷商濬師按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拓拔珪即代王位二月幸定襄之盛樂五月改稱魏王是為登國元年魏又兼稱代魏是也以代易魏可為改國號之證然時尚稱王並非即帝位女真至阿骨打稱皇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此實稱帝定國號之始元熬羅極烈紹興十七年自號大蒙古國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宋甯宗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鐵木真稱帝於鄂諾河宋度宗咸淳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二

七年為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建國號曰元詔書云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蓋至此始建號其前之稱蒙古猶金之前稱女直耳明太祖先稱吳王後建國曰明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

登極詔中有仍建有天下之號曰大清皆此例也然則盤庚之改殷遼之先稱契丹後改遼又稱契丹復改遼實為獨有千古矣

錯頭

錯音簪禮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註錯茲甘切釘也用金釘以著朱綠著棺也太平御覽引摯虞洪略錄要注曰小會殿就席皆錯頭而坐錯頭伏地也欲起亦先錯頭按湘山野錄契嵩師以著輔教編携詣闕下大學者若金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低簪即錯頭之稱

活羅

金史世紀景祖時有叛去者遣人論誘之叛者曰汝王活羅也活羅吾能獲之按活羅漢語慈鳥也佩文韻府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收入羅字韻下今譯活羅為和鑿

以望復關

詩乘彼坭垣以望復關毛傳復關君子所近也朱子集註從之王伯厚詩地理考云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復關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按頓丘復關皆衛地名故前章言涉淇至頓丘此章言乘垣望復關也

崔浩論諸葛武侯

毛修之入魏後官位居崔浩之次浩以其中國舊門雖



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改義過美之舉案其迹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四

窮踦蹶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為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屺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爲然潛師按武侯功業震古鑠今浩何人斯乃敢肆

意汚峨國書事發宜其身陷刑戮姻戚悉被誅夷也趙氏維實讀史快編節錄修之數語末添浩不以為然誤甚

古歡堂湖隄絕句

趙秋谷執信談龍錄曰德州田侍郎綸霞雯行視河工

至高家堰得詩二十絕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是詩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鬪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重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復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據此知秋谷不特薄漁洋並薄山薑矣茲錄山薑絕句於後以待後之論定不復爲兩家騎驛焉

附錄田山薑湖隄絕句三十首

二月淮南春事無馬蹄不惜蹋寒蕪可憐杏白飭香

日風雨瀟瀟叫鷓鴣

漢水春風唱柘枝大堤一曲寫烏絲今番應笑無佳

句合付孫郎仗下兒

盧家風物那堪論漠漠湖光斷客魂沙鳥一行弄烟

雨不知何處莫愁村

垂柳貪眠傍水涯小紅橋外路三叉湖村村畔多游  
女日暮溪頭弄菜花

昨趁夕陽芳草歸鞭絲帽影雨霏微可堪三月春風  
老到處桃花燕子飛

稜稜堤作雙眉綠瑟瑟波如一鏡明片片辛眉惜花  
盡朝朝布穀喜春晴

落日蕪城一抹霞竹西水調亂昏鴉樊川不作揚州  
夢孤負唐昌玉蕊花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六

重到淮南少拍張牽船岸上亦無妨分明半笏維摩  
室只少天花作道場

張旗打鼓放江船負弩人來憶往年莫怪一番花寂  
寞春深老柳不吹綿

客愁還藉詩排遣往事都從夢破除何遜清吟狂態  
作樽前沈范兩尙書

一間草屋簷簷扉鷓鴣相狎來依依移家已上桃花  
岸更有鷓鴣無數飛

大堤犖确小堤平狡獪春風故故生謝絮沈錢填馬

路蜂鬚粉蝶礙人行

朝朝暮暮浪花中閒立沙頭水勃公不分鴛鴦菱葉  
上奢雲艷雨浴衣紅

烟中艇子柳邊樓消得愁人幾許愁唯有一條袁浦  
上酒家帘影落春流

衣疊苔錢將入夏釵分燕尾已過春鴛梳一段烟絲  
縷織作蕉衫付酒人

四月八日佛生日野色湖光妙語參幾轉栗留代清  
磬一枝麥穗當優曇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七

湖邊芍藥二三種白糝紅酣山寺開料得無人相謔  
贈僧雛折獻水神來

柳接隋家帝子栽長條盡作馬搥材黃鸝應是精靈  
使勾引雙柑斗酒來

枇杷顆顆黃將盡桑椹離離鳥啄殘可笑多情白翎  
雀滿身烟雨戀江干

顛傾江濤落照斜子山多病未還家愁聽小謝輕埃  
雨半濕新桐抱鳳花

食法嚴龜太瑣細天教饒口養龐才長鬚解辦花前

酌買得蘆芽蛤蚧來

唐書有嚴龜食法二卷

羅舍宅廢情無賴王粲樓荒魂黯銷未卜梁鴻何處

住絲槐深巷是草橋

一局丁東入夜闌三條蠟淚玉蟲殘此行不比羊元

保願作宣城太守官

老夫多癢倩誰爬鴻爪留痕病轉加閒讀漢書過戊

夜神仙不到蔡經家

絕少當壚買酒錢孤村小肆麥風前故人為解相如

渴汲盡春申澗底泉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八

病馬龍鍾似瘠竹短鬣那復森開張杜陵野老作浪

語苦試明年春草長

便欲結茅湖上住屋旁鳴嘴小漁船慣揜思話織腰

鼓不費君平卜卦錢

詩思刁騷繫下琴短吟彈出又長吟十三徽碎鍾期

少不向人間更鑄金

渺渺鴻陂白練鋪芋魁豆飯野風呼它時雨鶴歌聲

歇似得浮山一格無

鴻陂見漢書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見南史

沿溪鴉髻數兒童倒接籬來指老翁休唱白鞋矜醉

熊須教拍手笑山公

記程總兵事

高要彭春洲明經不肯為其鄉人張國樑作傳持論甚正濬師竊有議焉重臣大將從事戎行一旦失利辱身降志其罪實無可追若鄉曲愚氓被賊裹脅而能力持大義殺逆投誠其卒也復以死報國秉筆者方當為之滌蕩瑕穢表錄勲績使仍執從賊之說苛責而屏棄之幾何不阻人以自新之路哉吾皖程學啓者其終始與國樑等投誠後迭著戰功蒙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九

恩擢至江西南贛鎮總兵遇缺提奏提督給雲騎尉世職勃勇巴圖魯名號同治三年督兵攻嘉興府城鎗子貫入頭腦醫治無效遂死江蘇巡撫李公鴻章奏聞得旨照提督陣亡例優卹

予謚忠烈一介鄉氓得此可以不朽矣學啓桐城人英逆四眼狗之擾皖省也學啓為所擄屢思逃去賊拘禁之不得脫四眼狗知其勇極為籠絡加以重用學啓見其荼毒百姓頗不喜咸豐十年四月會公國荃軍逼安慶學啓乘隙納欵會公壯之遂留營帶隊旋克復安慶

省城叙功得保官職同治元年三月李公有上海之命僅帶學啓所部兩營往半年之間連獲虹橋北新涇四江口之捷軍威大振先後收復青浦嘉定太倉鎮洋崑山新陽吳江震澤各州邑二年七月進逼蘇州學啓由婁門外節節進剿歷將城東之寶帶橋五龍橋城北之華口黃埭城西之澇關虎邱各處賊卡悉數掃平派兵屯紮又分隊剿退嘉興湖州等路援賊學啓不甚通文字而每戰輒出奇謀制勝十月蘇垣恢復降賊郅雲官九人率二十餘萬眾謀踞城要挾管帶洋兵之總兵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十

戈登又受賊愚多方代爲乞請學啓毅然不爲動請於李公於猝不及防時立斬郅雲官九賊首懸竿示眾二十餘萬賊無一敢逞者頓時解散人服其勇敢決斷云學啓死年甫三十有五戈登聞之痛哭流涕向李公索學啓打仗時隨身長旗攜回本國留作記念嗚呼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粵賊本小醜乃跳梁潢池蔓延至十數省窮凶極惡卽穴中婦孺亦應殲戮靡遺學啓一蚩蚩氓耳律以竊國之義罪何所辭然而畫計獻城身經百戰嘉興之役碎腦捐軀我

國家如天之仁優其節終之典死而有知宜如何感激耶說者曰李公滬上之功半成於學啓之手是不特不知李公並不知學啓矣夫學啓之勇非李公善用之不足顯李公之功非善用學啓與學啓之感李公知盡心爲其用亦不能底成追殺免獸狗也發縱指示人也漢高祖論功臣惟蕭相國食邑獨多有以哉濬師官總理衙門時洋人持學啓及戈登照像來視之修眉方口兩顴微露恂恂然中人資用是知以兒取人之所失多也表章學庸不始程朱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十一

李恢垣吏部曰大學中庸二書表章自二程子朱子爲之章句始併語孟爲四書戶知之矣按中庸一書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一篇又戴氏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司馬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見陳氏書錄解題均在二程之前是不過因程朱而顯非程朱始能表章也宋鄭景望蒙齋筆談闡發尤顯其論韓退之李習之二人優劣謂退之原道出於大學而未至習之復性篇出於中庸而不膠其論曰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禮記之傳

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其言固深切著明矣按景望為徽宗時人距二程稍後而斯時三黨相軋程子之說未行筆談中所引文富杜王諸公逸事絕不及二程且其言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之言禪是也又言老子正今所謂禪者但名不同耳是以三教歸一為說與程子迥殊豈肯襲其言者則此亦有識皆同之見無容恃為絕學也又按論語自漢已立博士而孟子一書雖有註疏實表自王荆公而蘇轍孟子解張九成孟子傳余允文尊孟辨皆在朱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子之前

石菴中庸輯畧亦在朱子前序所云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曰輯畧者也

今人第知

御屏風

宋真宗時田錫請約略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可畢又採經史切要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宸坐之側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較太宗選楊徽之詩十聯在御屏風相去遠矣

日本輿地

予得日本賴襄

安藝人字子成

所著新策六卷首載六略曰輿

地曰封建曰官制曰兵制曰財用曰法律其敘彼邦輿地頗為明備歷朝史冊及我

皇清四裔通考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魏默深海國圖志皆未得其詳細今為觀縷記之俾讀者有所考焉賴襄曰皇和之邦處於大海之心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其形如磬折魏氏圖志註云嘗見日本所刻和漢紀年其國本曰和華人譌稱曰倭也其地脈起於中而左右降中最隆東北亞之西南最纖故東北以連山斜限連山外奔之毛夷景行天皇使皇子日本武尊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踰連山東征而闢之成務天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凡為國百有四十四爾後相繼竟有四裔至文武天皇因山海形勢分

為六十六國

顧書國王一姓歷世不易初號天御中主居築紫宮其子號大材雲尊自後皆以尊

和州強元宮傳至守平天皇凡四十一世復徙都山城是沙門之教盛行唐貞觀間遣使往論宋初遣國僧齋然淨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之其傳國已六十四世濬師按梁玉繩元號補遺云同里王觀宸自日本歸得其國人新刻大成年代廣紀凡百二十代起周惠王十七年至我朝嘉慶五年上紀本國年代黑字下記中國年代朱字略若指掌今考新策所紀年號次序與廣紀正合四十一世係持統唐垂拱三年立至萬歲登

一第... 丹... 4

封元年在位十年六十四世係圓融未開寶三年立至  
雍熙元年在位十五年願氏謂太宗賜以紫衣當是六  
十六代一條六十七代三條時事魏氏圖志謂願書所  
云六十四世溯之當在商周其國王一切名號當係通  
華文後增飾為之蓋未見廣紀而憑其臆說耳  
畿內凡五州曰山跡曰山背曰

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和河內攝津和泉地拖於尾西北  
海中其南濱七國曰播磨曰備前曰備中曰備後曰安

藝曰周防曰長門合稱山陽道北濱九國曰丹後曰丹

波曰但馬曰因幡曰美作曰伯耆曰出雲曰石見曰隱

岐合稱山陰道山陰一曰景背山陽一曰景面景日景也山跡之南一國曰

紀伊紀伊西北海中一國曰淡路其西南四國曰阿波

蕉軒隨錄

卷十一

西

曰讚岐曰土佐曰伊豫合稱南海道南海之西山陽之

西南海中九國曰豐前曰豐後曰筑前曰筑後曰肥前

曰肥後曰日向曰大隅曰薩摩合稱西海道肥前西北

壹岐曰對馬對馬薩摩管朝鮮琉球二蕃二蕃與毛人  
景行以來皆服日本經源氏足利氏而寢倭豐臣氏而  
降服故皆貢方物萃於征夷府朝鮮之地倍毛人琉球  
三分毛人之一最織軟易制故其執禮尤恭願書謂日  
本三島一曰伊岐一曰對馬一曰多禮誤壹岐為伊岐而添出  
多禮一鳥魏氏圖志謂日本三島英人圖薩摩於對馬  
西為大誤並云薩摩即薩喇島居日本之南皆誤於各  
紀載耳食之談如薩摩在日本南則不得稱之為西海

矣日向為神武天皇興起之地神武都山跡仁德都攝

津神武仁德二君當  
在唐貞觀以前天智都近江天智為三十九代君  
立於唐龍朔二年至

成亨二年元明都山跡之平城元明為四十三代君立  
在位十年於唐景龍二年至開元  
二年在位五年五帝因之五帝當是四十四代元正四十五代  
位七年五帝因之聖武四十六代孝謙四十七代廢帝  
四十八代稱德四十九代光仁其六  
代而曰五代者或廢帝不列入歟  
建中三年立至承貞  
元年在位二十四年乃定都山背自山背之背綠北海

而東北上七國曰若狹曰越前曰加賀曰能登曰越中

曰佐渡曰越後合稱北陸道自山跡綠南海而東上十

五國曰伊賀曰伊勢曰志摩曰尾張曰參河曰遠江曰

駿河曰甲斐曰伊豆曰相模曰武藏曰上總曰下總曰

安房曰常陸合稱東海道南海北海之間八國曰近江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十五

曰美濃曰飛彈曰信濃曰上毛曰下毛曰陸奧曰出羽

合稱東山道東山謂其多山也而信濃與東海之甲斐

所謂連山斜限者東山道一曰中山道南北遭運由於

道運當東西之運由於海桓武之世改山背曰山城

都曰平安東左京西右京各領三十坊南北九條皇城

在中四面十四門置六關曰相坂在近江曰鈴鹿在伊勢

不破在美濃曰清見在駿河曰須磨在攝津曰赤間在長門清見

以上控其東須磨赤間扼其西也以六關制七道道以

統國六十有六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同國以統郡郡六百有四

潛確類書作五百七十二郡顧書作五百八十五郡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作六百一十三郡八十二浦皆與新策不郡以統鄉鄉一萬三千國有五等曰大上中下小

郡亦如此七道之驛三百九十三東山八十餘南海二十餘西海九十餘

陽東海各五十餘建太宰府於西海以備西蕃朱竹垞

詩話謂日本國俗無冠國王但著烏帽皆不稱按賴襄官制略云天智文武之際官制大定蓋比推古舒明始

通隋唐簡質者漸趨於文以冠服采色定其位級推古帝創十二階冠孝德帝制七色十三階冠天武帝改爵

位號定朝服采色至稱德帝變官名光仁帝即位盡復其舊其大定至今自一位至三位各分正從為六階自

四位至八位各分正從而正從又各分上下為二十階從八位下之有少初位各分上下為四階凡三十

階以敘諸臣別有一品至四品四階以敘親王別有勳十二等第一等准正三位第十二等准從六位下凡位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七

階皆以少四邊之塞四十里一堠凡海內形勢風氣民者為貴

俗畿內以西之民勤農而少熟東北民惰農而多熟皆無魚鹽蛤贏之利畿內及阿波讚岐播磨以東伊勢以

西其風氣同其地小險小沃其民柔軟好機利其言語浮俐其產織工奇技其港泊或多任俠而要之非用武

之地甲斐信濃越後越中其地大險其民沈毅精悍業及蠶叢其言語深重其產金鐵文絹佳鷹關八州尾張

以東諸國其地大沃其人爽達果斷喜武其言語斬截其產竹箭利刀善馬常陸陸奧出羽其地大險大沃其

人似關八州而樸摯其言語前卑後高其產巨牛善馬其樸摯愈北愈甚毛人乃其極者毛人之國固疑是澤鹹鹵不生五穀桑麻六畜其民茸毛婦人黥面文身男子挾弧插毒矢於頭射熊羆蠟虎擲鮭魚以為食無文書刻木結繩以為約束獨知敬日景曰是天皇所宗也毛人北與魯西亞夾海相望自魯西亞西南緣海與北陸山陰西海千里相望山陽山陰西海及伊豫土佐其風氣相同地小險小沃其民鄙瑣言語卑賤產薦席緞布特肥前土佐以西頗有大險大沃者其民頗類信濃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七

陸奧陸奧西海其人長大山陰山陽其人短小朝鮮琉球與毛人問北海而相去者四百餘里云是書前有大

和菊山驢序謂伊藤氏之唱古義物氏之唱古文辭皆立不朽之業又謂此錄可補常藩之史志表未具之闕

惜均未獲略也

勝克齋

胡文忠致曾侍郎書有云勝帥以招降為得計蓋亦今之熊文燦耳勝帥者克齋勝保也以庚子舉人外班翰林海至內閣學士

文宗登極初年上疏論南北形勢頗切

上嘉之迭加拔擢任以軍務豐縣之役戰績甚偉迨至督兵數省漸跋扈在皖北時招撫逆捻張濬濬妻有姿首出入轅門毫無顧忌用是醜聲達內外四眼狗就禽後餘孽不多勝不肯退擊安坐潁州遂致入關肆掠而陳得才山南之禍烈焉苗沛霖騷擾江淮逞其一臬破鏡之心罪無可追勝則一意縱容保護其間劣紳某某及臬司張某總兵博某等幸災樂禍甘為苗逆牙爪風承痔舐靡惡不為厥後凶燄日張雖受苗脅制聽苗指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十八

揮者不僅勝一人而生靈荼毒推原禍始皆勝之養癰貽患也勝由皖而豫由豫而秦凡用兵處所貪污欺飾不可悉數同治初元奉

旨革職拏問勝供詞狡辯案未定給事中趙君世吉復

嚴劾之御史某君因趙君疏加以申救為同臺劉君其

年所糾並陳其悖謬有八中云該御史自知強詞奪理

清議不容所以挾制 朝廷者尤在將帥寒心畔人藉

口二語臣謹按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該御

史為此誣罔誕妄之言意存禁嚇律以無將之義何所

逃罪蓋該御史之兄前在咸豐年間因案革職得入勝保軍營効命私門甘心鷹犬原摺流布舉國譁然若猶覩顏與之同列臣甚羞之等語疏入

上為動容旋 賜勝自盡勝之纓首也大學士周文勤奉 派傳旨文勤赴獄中勝直前牽其衣曰中堂許某效臨刑呼冤乎文勤窘甚退至門外曰我不管我不管論者謂周延儒自盡時語刺刺不能休監視者急在外大聲呼周曰老師天明矣天明矣勝此舉可謂確肖京師相傳無不發噱云勝尊人戊辰鄉舉先世父同歲生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十九

也人極篤厚勝官京朝時亦頗爽直不阿晚節不終惜哉石埭楊樸庵摘藻 負理學名勝執經問業者有年樸庵屢以書規之卒不省其及於罪也固宜初外省督撫統兵大臣交章劾勝而首先舉發者實光祿寺卿潘君祖蔭 潘乃文恭相國世恩 之孫晏敦復峭直敢言無忝厥祖矣

祭神

大清通禮元日恭祭

堂子 饗殿內奉朝祭

神位於東夕祭

神位於西



輿前設案各一每案陳香碟朝夕守

堂子人上香除夕內務府官詣 園殿焚舊楮錢總管

大臣率諸王長史詣 園殿縣新楮錢總管大臣於殿

內高案下杉柱縣楮錢二十有七諸王長史護衛等依

次各縣楮錢二十有七有司陳香燈司俎官上香其祭

堂子前一日所司立杆於 園殿南正中石座祭日縣

黃幡繫采繩綴五色繒百縷楮帛二十有七備香燈司

俎官由 大內恭請 神位安奉於 祭神殿內南向

陳饅餌盤九酒琖三 園殿陳饅餌盤三酒琖一楮帛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干

如數謹按

堂子之祭為我

朝敬事

天神令典乾隆十九年四月

諭禮部等衙門王公等建立神杆按照爵秩等差設立

齊整尋議神杆立座每翼為六排每排為六分 皇子

神杆列於前其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各按排建立

從之以故滿洲士庶家均有祭神之禮親友之來助祭

者咸入席分胙謂之喫肉濬師官京師時曾屢與斯會

茲錄麟丈見亭河帥鴻雪因緣圖記中祭神一則以資

考證焉記曰道光二十有五年歲次乙巳麟慶年五十

五歲蒙

恩家居調理腿疾秋八月夙恙就痊發願祭

神於宅內五福堂其名五福者則以官總督時疊邀

御書福字之賜彙摹其五永迓嘉祥也爰蠲吉日選儀

牲前期命長媳造醴酒打灑糕屆期在杆前供糕酒命

長子崇實告祭屋內西炕懸鑲紅雲緞黃幪黏紙錢三

挂前設紅棹供糕十三盤酒十三琖香三碟免冠叩首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易酒三次焚紙錢一移南一香碟及第三糕盤於版上

請牲稱曰入提耳灌酒省之避殺取阿穆孫也供棹北

俟肉熟奉俎以獻首向上振鬻刀插之免冠叩首撤幪

受胙夕祭設幪架於北炕繫小黃幪儀如朝祭惟糕酒

數各十一請牲不取血管獻熟時息香撤火布幪遮牕

王婦叩首謂之背鎗呼燭後撤幪分胙次早在杆前祭

天先置大銅海設高棹陳五碟實以米鹽香水一空留

貯阿穆孫洗斗升舊骨於屋上免冠叩首撤米三次請

牲省之盛血以盆毀杆尖脫衣避劍解節俟肉熟跪切

細絲盛以椀配粃米飯同供免冠叩首取碟中物貯斗  
內剔項骨共貫於杆立之轉俎分胙午後撻骨燎牲衣  
禮畢余家舊有薩瑪譯言祝辭今則樂設不作其器有神箭  
樺鈴拍板手鼓腰鈴三絃琵琶大鼓凡八具謹按滿洲  
所祀神有畫像者  
坤甯官係佛菩薩關帝穆哩罕又相傳祝詞所稱丹璉  
璉卽七星鄂謨錫瑪瑪卽保嬰尙錫卽田祖紐歡台吉  
武篤本貝子皆有功德者餘無攷蓋自金天興以後文  
獻無徵世遠年湮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國語惟憑口授不能盡詳始末考禮記文王世子釋奠  
於先師鄭元註不能舉先師爲誰以周禮濬宗爲例知  
古人於相傳祀典皆不妄實其人故我

純廟修祭神祭天典禮亦闕所不知正合祭法所謂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至祝文鄂囉囉諸字有聲無義亦如  
漢樂府臨高臺之收中吾有所思之妃呼稀爾

田巴對齊王

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  
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髻飾冠帶顧謂

其妾曰何若其妾曰倭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  
曰倭過於淄水自闕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  
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  
改制髻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倭將出門  
問從者從者畏臣曰倭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  
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臨淄水見  
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此與國策鄒忌諫齊威  
王同一意致而寥寥數語了無枝蔓可見古人胎息之  
善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虞美人

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  
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  
泣莫能仰視此一段寫英雄末路有色千載而下  
讀之猶爲感慨龍門之筆所以高出尋常萬萬也司馬  
溫公作資治通鑑獨刪去之豈以美人駿馬不足紀乎

濬師按虞美人有答項王楚歌云漢兵已畧地四面楚  
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辭旨悲惋實開漢以後  
五言之先聲美人名虞注一曰姓虞後漢書靈帝紀  
平四年拜冲帝母虞美人為憲園貴人是古今有兩虞  
美人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何義門讀書記曰色斯舉矣二句集解中本不與下雌  
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  
無羽集之狀故雖與下通為一節註中仍謂二句上下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即雉移山梁一句冠於首則  
辭意尤明始於陳定宇濬師按程子外書云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然共立後  
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又云山梁雌  
雉時哉時哉此聖人歌雉在山梁得其時而民不得其  
時也子路不察乃共之三嗅而作使子路知我意不在  
是也朱子之說實出於程子未必以胡氏為據馬融注  
色舉但曰見顏色不善則去周生烈仍有周氏註翔集  
未詳其名但曰迴翔審觀故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

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  
迴翔審觀而後下止翔而後集以飛鳥喻也宋儒於漢  
學最多攻駁獨此節不肯輕發議論如蔡節論語集說  
則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也張南軒癸巳  
論語解則曰此非止為事君而言色斯舉矣炳先見於  
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  
何由而至真西山則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  
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  
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養老而後出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  
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朱子知  
上下必有闕文又謂不可彊為之說而於馬注見顏色  
不善則去添出言鳥之見人顏色不善則飛去似乎拘  
泥翔集二字不知禮記行不翔論衡定賢篇大賢之涉  
世翔而後集翔字皆屬人說近時高頭講章有云一說  
註明指鳥下單指雉於朱註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  
亦當如此句全不體會矣韓詩外傳引色斯三句證接  
與辭楚王之招西山先生之  
所本也

放炮

年羹堯官總督時自以曾佩大將軍印威福獨擅不准同城巡撫放炮按王弇州解不觚錄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雅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三邊宣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晚堂則不舉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邇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後巡撫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變以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兵道亦行之云我朝官制半沿明習今各省同城將軍督撫學政及部差監稅織造等官皆出入舉炮奏鼓吹巡道之駐紮外府者亦然廣州滿洲漢軍兩副都統出門向只奏鼓吹不舉炮長樂初將軍莅任屬其一體舉行嗣後必沿以為例云

儲貳金鑑

高宗純皇帝命諸皇子同軍機大臣及上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册立太子事蹟有關鑑戒者採輯成書名為古今儲貳金鑑是書外間罕有見者謹案乾隆四十八

年九月三十日內閣奉

上諭朕閱館臣所進職官表志詹事府一門其按語內稱詹事為東宮官屬我國家萬年垂統家法相承不事建儲册立詹事府各員留以備詞臣遷轉之階等語是書館臣因朕前降諭旨於建儲一事之斷不可行明切訓示故於按語內特為揭出其實書生拘迂之見豈能深計及此且使是書留傳後世安知不又訾議館臣為無奈迎合諭旨非其本懷耶用是不得不再為明白宣諭夫堯授舜舜授禹唐虞固公天下即禹之傳啓亦非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於在位時有建立太子之事三代以後人心不古秦漢預立太子其後爭奪廢立禍亂相尋不可枚舉遠而唐高祖立建成為太子至於兄弟相殘建成被害近而明神宗朝羣臣奏請預立國本紛紜擾亂大率皆為後來希榮固寵之地甚至宵小乘間伺釁釀為亂階如挺擊等案神宗召見太子泣為慰藉父子之間至於如此閱之真可寒心可知建儲册立非國家之福召亂起釁多由於此即以我朝而論

皇祖時理密親王亦嘗立為皇太子且特選公正大臣

如湯斌者為之輔導乃既立之後情性乖張即湯斌亦不能有所匡救羣小復從而蠱惑遂致屢生事端上煩皇祖聖慮終至廢黜且即理密親王幸而無過竟承大統亦不過享國二年其長子弘晷縱欲敗度不克幹蠱年亦不永使相繼嗣立不數年間連遭變故豈我大清宗社臣民之福乎是以

皇祖有鑒於茲自理密親王既廢不復建儲迨我

皇祖龍馭上賓傳位

皇考紹登大寶十三年勵精圖治中外肅清我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天

皇考敬法

前徵雖不預立儲位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為籌定雍正元年即

親書朕名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內又另書密封

一匣常以隨

身至雍正十三年八月

皇考升遐朕同爾時大臣等敬謹啓視傳位於朕之

御筆復取出內收緘盒密記核對照合人心翕然此天

下臣民所共知者也朕登極之初恪遵

家法以皇次子

孝賢皇后所生嫡子為人端重醴良依

皇考之例曾書其名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扁額後乃稟命不永未幾薨逝遂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將其名撤出追諡為端慧皇太子是未嘗不立嫡也但不以明告眾耳嗣後皇七子亦

孝賢皇后所出秉質純粹不久亦即悼殤其時朕視皇

五子於諸子中覺貴重且漢文滿洲蒙古語馬步射及

算法等事並皆嫻習頗屬意於彼而未明言乃復因病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天

旋逝設依書生之見規仿古制繼建元良則朕三十餘年之內國儲凡三易尚復成何事體是以前於癸巳年復書所立皇子之名藏於匣內常以自隨是年

南郊大祀令諸皇子在

壇襄事曾以所定皇子默禱於

上帝若所定之子克承堂構則祈

昊蒼眷佑俾得年命延長倘非

天意所屬則速奪其算朕亦可另為選擇毋悞我國家

宗社生民重寄本年恭詣

盛京祇謁

祖陵亦如告

天之言默祝於

太祖

太宗之前仰祈

靈爽式憑永垂昭鑒朕非不愛子也誠以宗社為重若朕之子孫皆以朕此心為心實大清國億萬斯年之福也今日召對諸皇子及軍機大臣等面降此旨即朕前所默告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上帝

祖

宗之言豈容有絲毫虛飾耶朕於天下一切庶務無不宵旰勤求悉心籌畫甯於繼體付托之重轉不早為定計乎秋間朕於避暑山莊河岸御鎗打鵝鵠失足落水溼衣其時不特御前王公大臣等聞知俱即趨至問安即漢軍機大臣亦接踵前赴該處朕仍率伊等談笑而行並未因內廷禁地太監等敢於阻止者設朕起居偶有違和大臣等俱可直詣寢所此皆出朕平日君臣

一體無日不接見諸臣固承諭旨何至有若前代夜半禁中出片紙之語為杞人之憂乎總之建儲一事即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朕雖未有明詔立儲而於

天

祖之前既先為齋心默生實與立儲無異但不似往代覆轍之務虛名而受實禍耳故現在詹事官屬雖沿舊制而其實一無職掌祇以備員為翰林陞轉之資耳因明切宣諭我子孫其敬承勿替庶幾億萬年無疆之休其在斯乎總之此事朕亦不敢必以為是其有欲遵古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禮為建立之事者朕亦不禁俟至於父子兄弟之間猜疑漸生釀成大禍當思朕言耳並諭館臣將此旨錄冠是編之首俾天下萬世咸知朕意欽此恭讀一過仰見聖王近承

祖宗家法遠鑒歷代弊端議論崇閔魏魏乎度越千古矣

奔者不禁

周官媒氏仲春之月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合者罰之錢竹汀少詹述德州梁鴻耆解

曰會字讀如惟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未嫁者令其及時嫁娶古者女子有罪為人妾而內則云奔則為妾以其六禮不備卑之也仲春奔者不禁謂不禁其為人妾耳聖人豈導民以淫奔哉林獬溪三禮通釋云萬氏謂奔者不禁是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溱洧詩所云而官不禁者遂以為周禮固然而遂筆之案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九月即有昏娶至冰泮農業起則昏禮殺也毛公詩傳多用其說據此則仲春正昏娶殺禮之時故有故而遲至於此禮雖不備官可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不禁葉氏亦謂奔非桑中所謂奔萬氏以為即詩所刺之奔誤臨海洪頊讀書叢錄云禮記內則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鄭注奔或為衛說文衍行且賣也重文作衛奔者不禁亦謂賣者不禁疏義失之以上三說皆似是而非梁王不禁為人妾之議不知有罪為人妾與六禮不備之為妾皆無所用其禁林之有故而遲禮雖不備官可不禁較梁說差勝然有故而遲解下無故而不用令句則可乃明明指為仲春之月令會男女而必強謂仲春正昏娶殺禮之時插入有故而遲四字頗不圓到

何吳孫十一經問對會男女於仲春者順時合陰陽交也周正建子即今十二月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獨奔者不禁注疏鄭解不通聘為妻奔為妾淫奔之事安有不禁乎嘗謂全禮非周公之全書必未世添入者洪錄以說文衍字拉到賣字亦屬牽強無味近於改字陋習濬師按宋樂清王東巖名與之一周禮訂義引鄭鏞云或謂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謂重天時權許之是否余以為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周人立法之本義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為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不用令者俱有罰耳奈何以重天時權許之耶此論未經人道蓋賈公彥已有權許之實非正禮之語也潁州連叔度周官精義於仲春之月至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三十七字謹遵

御案斷為莽歆增竄羣儒強為之說皆不足辯所見實正大其註娶判妻謂已出之婦入子謂他人之子書之處其有悔亦原本鄭鏞訂義俞氏拋羣經平議謂娶判妻判字係衍文謬潁師又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注無夫家是無寡之人寡可以稱無夫家寡亦可以稱無夫家乎是真不得其解

矣王開祖曰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復讐而義示天下無君蓋疑周禮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所存者 從而取正也

### 置閏

嘉慶十八年癸酉時憲書係閏八月是年冬至在十月內爲向來所未有因推算十九年三月亦無中氣可以置閏經管理欽天監定親王綿恩等奏

### 聞奉

旨詳細再行通查旋據奏稱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閏八月是年冬至仍在十一月與 郊祀節氣均相符

### 蕉軒隨錄

#### 卷十一

三五

合今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冬至在十月內則

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皆在正月不在仲春之月且驚蟄春分皆在正月亦覺較早若改爲十九年閏二月則與一切祭祀節氣均屬相符復將以後推算至二百年其每年節氣及置閏之月俱與時憲書無訛

上從之時憲科五官正王嵩齡何元泰陳恕何元海蒙恩各加一級云

### 音韻

甯都會青藜燦 選輯 國初諸家詩名過日集其凡例

有云詩以道性情音韻相近聲律自諧三百篇至漢魏六朝初無一定之韻自沈約韻譜一出唐人稍加增損取以設科名曰禮部韻畧遂使千餘年間學詩者奉爲刑書余攷沈韻東鍾真支微魚模寒刪蕭豪庚青覃鹽應分也今不分東鍾魚模而以東冬魚虞分爲二韻支微真支寒刪蕭豪庚青覃鹽數韻雖分而微韻之惟危眉悲刪韻之殘闌餐珊文韻之春純屯輪青韻之情精營混入支寒真庚諸韻真支又分爲真支元庚青

### 蕉軒隨錄

#### 卷十一

三五

分爲庚青蒸蕭有分爲蕭肴豪覃鹽分爲覃鹽咸江陽本一音也分而爲二麻遮本二音也合而爲一種種舛謬不可殫述明初宋文憲等正訛訂謬定爲正韻雖東鍾支齊庚青真支諸韻間有混淆然尚不失中原音韻之正至韻譜之外則在唐李涪已極言之矣况唐時多有不拘沈韻者又或謂古風不拘律則未有不嚴者不知少陵五律雨晴從西萬里風久雨不妨農摩詰五排禊飲應制宜春小苑東瀾滄亦朝宗扈從溫湯旌旗渭水東詞賦屬文宗襄陽元日今朝歲起東無祿尙憂農



豈非東冬二韻乎襄陽五律省覲勞歌涉海涯親望老  
萊歸豈非支微二韻乎少陵七律崔氏東山草堂落日  
更見漁樵人飯煮青泥坊底芹豈非真文二韻乎善吳  
夏洪基曰學唐者宜學其品格之高古氣韻之渾厚學  
李杜者又宜學其才情識力學其清新俊逸卓鍊沈雄  
不徒拘拘於韻譜也若必韻譜之拘則三唐悉用沈韻  
而詩如李杜者有幾今人知依唐韻而詩如唐者復有  
幾其所重槩可知已況音有古今異讀蓋運會使然不  
可強合縱使孔子復生恐不能以三百之韻比今人而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同之以故沈韻之不合古者多矣今韻之不合沈者又  
多矣豈沈不用古則是而今不用沈則非哉宋濂溪曰  
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  
莫不有作以入言之其所居有東西南北之殊故所發  
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  
被之管絃者取其音之協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  
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  
比其音而已明末雲間陳大樽選近詩凡用正韻者詩  
雖佳弗錄甚矣夫其舍父而廟別祖也今余所選率多

唐韻習尚既久不能釐正而用正韻者亦並存之若一  
律兼用兩韻則不敢收人也按此論極精確講韻學者  
宜三復之

角門

轅門見於周官其名最古唐張仲方傳兩省官人朝宣  
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此尙是朝門非若今之  
官署也 國初任葵尊宏嘉為御史疏定朝服三品以  
上乃得衣貂及舍利獼獮洋先生戲為詩曰京堂銓翰  
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獼獮昨夜五更寒透骨舉朝誰不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怨葵尊是可為後來衙門典故明史沐崑襲黔國公初  
喜文學自矜厲其後寢驕陵三司使從角門入蓋外官  
衙署正門左右各有門一謂之東角門西角門屬官參  
謁均由角門入也

程孟陽詩

朱竹垞先生謂程孟陽詩近體多於古體七律多於五  
律格調卑卑才庸氣弱就其集中稍成章者錄得八首  
入明詩綜中其實孟陽詩未可厚非也漁洋詩話云明  
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為陳大樽一為程松圓大樽遠

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  
時時染指陸務觀此其大略也松圓警句如瓜步江空  
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窗雨雪凍香濃  
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  
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回亂帆隨月  
下吳頭迴峰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  
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礪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  
亂斜陽雨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  
游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礪雨浦樓寒醉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沈歸愚先生別裁集云孟陽詩  
亦娟秀少塵自錢牧齋警警李何王李諸人推孟陽爲  
一代宗王幾與高季迪李賓之前後相埒矣而陽羨邵  
子湘有心矯枉摘其累句謂其穢褻俚俗幾於身無完  
膚予錄其氣清格整去風雅未遠者四章見孟陽自有  
真詩勿因牧齋之過許而毛舉其疵以掩之濬師按竹  
垞於嘉定四君子詩皆若有不滿之意明詩綜爲一代  
傳書未敢輕爲議論然所收曾傳燦諸人實皆良 聖  
朝之粟不得比於前代之遺民也茲特記王沈兩公之

說並擇錄孟陽古體詩四首於後明眼人自能辨之且  
以明區區非阿好鄉人焉

附錄程孟陽 嘉熈詩

孫履正履和北上予同舟送之入郡艤舟白蓮橋信

宿臨別題贈長句

涼風一杯酒明月萬里心雙帆飛度吳苑樹澄江遠  
挂秋河陰君過三山向京闕楊子津樓秋漲沒廣陵  
豪士邀醉君期我不來意超忽君不見梁園歸弄黃  
河舸驚沙刮地哀鴻高又不見吳都走馬來觀試霜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三

葉覆階雅滿寺壯心簸蕩功名疎劍歌蕭條風雨至  
逐君兄弟歲月深寸心匪石千黃金脫衣貫酒君酌  
斟君胡不飲心沈吟沈吟欲言向余久舊時好事還  
能否黃羅峰頭搔首問青天逸句驚人落杯酒此中  
二月梨花明綠莎錦湍飛羽觥干林皚皚雪照夜踏  
水響樛空巖聲玉屏門西初罷射揮鞭半醉歸侵夜  
將軍開閣遮馬迎琉璃燭晃金盤炙別來耕商甘隱  
淪此日感歎傷精魂令弟胸懷萬人略結束弓矢于  
金門仲今落魄向侯邸食魚有無那可論送君江邊

天迢迢月明青天生夜潮我醉仍眠為君侶起看日  
暮陽山雨朝來移艇游村南碧梧蒼翠藏精藍龍鱗  
古木不見日菱花演漾開風潭卷帷散髮蔭深樾此  
時賦詩思清發忽然二子就我來手指月出浮雲開  
谿橋石路皎霜雪顧影踏月心徘徊徘徊不眠欲至  
曙預愁明日還歸去白蓮橋西題贈君千載知余送  
君處

宿牛首

城南遍蘭若茲山何穹窿鞍馬上幾盤迫察勢猶雄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四

嵯峴日半傾光射東南峰闌干倚峻壁毫末紛玲瓏  
路迴見塔寺到門羅杉松積翠扶層堦曠色帶遠江  
高殿夜突兀古木枝龍從尙駭仰睇睇未覺俯歷崇  
細路繞殿角欲上聞鳴鐘捫蘿踏深影林幽逕難通  
悄然心神悽卻願來驚風下歸白雲椽微月光朦朧  
明當上絕頂冥搜恣所窮與劇耿無寐清宵殊未終  
贈張翁茂仁二丈  
達士志匡時經緯隨弛張小儒競枝葉雕繪攻詞章  
張翁岳落人所思濟時康上下數千年抵掌如傾囊

治亂本代興史乘記多方搜羅到根源補苴見周防  
賈生著過秦荀卿法後王河汾述元經斟酌惟行藏  
惜哉時命違白首徒栖遑材大不謀身僅飽覈與糠  
伊余為童兒見翁吾師旁年十四與唐叔達同受經徐師門下開口據  
上坐大聲論興亡斯豈古人歟自分不得當何圖卅  
年間折節夷輩行扣門來相求令我神揚揚謂余可  
與言坊之以自強云堪託子孫懷此何能忘蕭蕭伯  
通廡峨峨德公牀過從風雪晨斗酒激中腸相彼歲  
寒松摧頽閱冰霜孰知巖壑姿可以棟明堂

蕉軒隨錄

卷十一

望

題畫雪景送炤師歸黃山喝石居去年除夕師以余疾出山茲感舊作

歌

蓮花峰腰三丈雪飛鳥無聲人跡絕山僧冒寒晨出  
山觸踏層冰跣拆裂遠來問疾剛一笑寒缸結花如  
吐屑紙窗竹屋歲聿除駒隙光陰催電掣故人遊山  
恨不俱愁我無緣上截業海虞公會語炤師云八十衰翁老  
亡力賈勇扳躋強得得前推後挽賴炤師撥肘牽裾  
抱腰褰穿屨渡壑捫確磴十步迴頭五步息忽然坐  
我天門間自怪憑空生羽翼此時日下千嵯赤相去

半鳴望碣石崕松龍爭互相引林石人形如欲沫庵  
前矮垣齊及肩道上清泉纔沒跣仰頭天都五千仞  
俯瞰蓮溝十萬尺瞳瞳簷松樹羽蓋羅羃楓林排畫  
壁廿年茅齋落夢境方丈香厨共禪席牀下地爐火  
長活龕裏燈明磬方寂八月山寒苦風雨有客夜投  
同軟語山芋煨來手自剝秋芽焙出還親煮老人擁  
衾日僵臥小師蓮經晨夕課開門忽報下方晴喑喑  
空中靈鵲過

三餘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四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此董季直所  
云三餘也梁武帝時童謠有云王氣在三餘武帝於餘  
千餘姚餘杭爲歷勝之法不知長興有餘千山餘甌水  
餘魚浦陳武帝實生其處卒應謠辭也

自有留人處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二語熟在人口偶閱六朝詩  
乃知爲陳後主所作後主寵張貴妃每御沈后處暫入  
卽還謂后曰何不見留遂贈以詩云留人不留人不留  
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后答之云誰言不相

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爲留

王敬作所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孔安國傳曰敬爲所不可不敬  
之德則下敬奉其命本作一句讀東坡書傳曰作所者  
所作政事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薛季宣書古  
文訓曰推之以往實賴王者敬爲之所胡士行尙書詳  
解曰以敬作所止其所止皆作實字讀朱子本孔傳蔡  
沈集註以所字爲句不可不敬德爲句真氏以蔡說爲  
長獨林之奇尙書解是孔傳謂其不可以不敬德王當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敬作之黃東發亦謂古註作一句讀不費力後來攻蔡  
氏者益多魏子才云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曰所邇言  
而義遠李獻吉云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今  
作處所解之便悖袁良貴仁蔡傳考誤云君子所其無  
逸註訓所爲處本呂東萊之說當時朱晦翁亦譏其太  
巧按說文引詩伐木所所訓所爲用力楊用修云所猶  
勉也西土人謂用力於有事爲所召誥王敬作所與此  
義同似覺明順濬師按所其無逸所字在上王敬作所  
所字斷不可連下讀是所字在下作實字解爲當宋元

以來但知引所其無逸證王敬作所不知大誥天闕誌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此所字焉能作虛字讀耶林之奇駁王氏蘇氏於所字強生義理其辭為費而註成功所則云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是亦未之思已

蟒襄壯公

廖柴舟文集有蟒將軍傳云公名蟒吉圖滿洲人

滿俗不尙

姓故蟒亦稱名年十九襲父職隨征雲貴奪鐵索橋復征楚之

毛鹿山功俱稱最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耿精忠相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四

繼叛公奉 命隨鎮南將軍尼某援粵東後某卒將軍舒恕署公副都統護總督金光祖守肇慶未幾尙之信復以粵叛我軍退保贛州偽帥馬雄率眾圍肇急公念與其坐困窳城孰若背城借一尙可死地圖存遂突圍出賊分道追躡復行偽檄沿路要截日軍無鄉導公以指南車諭眾東北走間關險阻轉鬪二千餘里凡九十日經大小七十餘戰始達信豐被困已久城將陷賊眾號數萬我軍出肇慶時計七千有奇至此僅六百餘人饑疲之餘多不堪命僉曰憊矣况眾寡不敵不如疾走

贛州會大軍以圖再舉公曰城中數萬生靈不救將盡斃我軍雖疲極然屢戰屢克餘勇猶堪再鼓况遇敵而避非丈夫也諸將士咸感泣奮起一戰圍解旋會大軍於贛復擊走賊之寇南康者捷聞 上驚歎曰蟒吉圖以數百之疲師當數萬之強寇突圍陷陣所向靡前雖三國趙雲當陽長坂之戰何以加此持節拜公鎮南將軍將軍舒恕以下皆聽節制隨題恕安南將軍留鎮贛州而與各都統收復南安降偽帥嚴自明王虎等踰梅關傳檄南韶廣肇尙之信旋復歸正全粵遂定時公以

蕉軒隨錄

卷十一

望

韶與楚隣為粵咽喉命都統穆成格駐守為犄角計自提大軍赴省會商進取機宜十六年六月偽帥馬寶張星耀等復陷韶州公問馳還登城審視正北當衝急築土圍以防賊用大砲攻城城墻崩陷賴土圍得存賊復乘夜由北而西渡河東踞蓮花山絕我餉道先是公檄將軍額楚來援至是驟至方下營賊乘虛來攻公以五十騎出城遮道赴敵並檄綠旗援軍夾擊遂大破之賊因遁去僉謂使全粵復得安枕者公解韶圍之力也尋進征粵西圍平樂將下同事有齟齬者移營渡河而南

意欲截賊上流值霖雨二十餘日江水暴漲賊乘舟直衝其營我軍以河阻救援不得遂失利暫旋軍蒼梧公引罪上疏自劾 溫旨三慰諭焉是歲冬賊復來犯公率師敗之乘勝復潯橫永清諸要地時南甯郭義潛約內附爲僞帥吳世琮所覺圍之急公方臥病聞之躍起曰豈可以我一人誤國事力疾趨戰大敗賊於八尺江世琮爲賊之驍勇善戰者全軍覆沒而桂林柳慶等郡知失援難守遂相率請降 上聞奏喜曰真將軍也詔加公諸路總統將軍初馬承蔭之降也公覺其詐密令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四

將軍額楚駐永清防變後承蔭果叛公往征敗賊於陶鄧得象馬軍器無算進擊三江口與提督軍會直抵柳城而承蔭就擒粵西復平方擬進伐滇黔而公於是歲戊午七月以疾卒於軍年四十有七公忠孝根於天性早孤事母最孝每食必侍立親進所奉軍行之日母諭誠酒遂終身不飲問候書必跪拜而後遣使傳母命至亦如之僞將張星耀家口在韶所積甚多公毫無所取有一妾殊色召其父還之公御軍嚴肅然亦不多殺戮其下畏之如神明性謙讓不伐能與士卒同甘苦尤善

於籌畫以故戰無不克所在立祠祀公卒之先有巨蟒見於柳之山麓公一矢中其項而斃次日公項發腫大如斗尋卒人以公名蟒故蟒爲之先兆云曲江廖燕曰滇逆變起粵閩繼之而西南遂成戰區公能奮不顧身卒以偏裨而膺大任克復兩粵厥功大矣且公忠誠罔貳而內行凜然似將才不足以盡之殆古君子之流亞歟嗚呼何其賢也予韶人公守韶之功居多不可忘因撫其巔末而爲之傳如此濬師按蟒吉圖當作蟒依圖廖傳中所載與 國史館大臣傳悉合而叙其戰功較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國史尤詳惟蟒卒於康熙十九年八月此作十七年戊午七月誤蟒於乾隆初元曾蒙

恩賜諡襄壯云 鎮南將軍尼其者尼雅善也穆成格當作穆成額

龜言鶴訝

庾開府小園賦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注引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事及劉敬叔異苑晉太康二年 廣博物志作大興二年 南州白鶴語橋下事濬師按法苑珠林佛告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雁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雁作是議言今此

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落小兒皆言雁銜龜去雁銜龜去龜即噴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水而死又孫炎時永康之龜人言韓昌黎說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注未詳其出典崔山君當是崔文子昔李淳以相鶴經授王子晉王子晉授崔文子崔文子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得之

王翁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哭

桓譚新論稱王莽為王翁

金井龍神祠碑記

湖州山川幽險以金井為最在弁山之東麓梁貞明初有黃龍見故又名黃龍洞宋真宗時禱旱靈應賜金簡於龍神祠明初道士潘桂源鑄鐵牌以實之舊藏郡署內庫鼎革後失去乾隆己酉夏不雨者兩月郡守雷翰率屬致禱復於郡圃愛山臺下得潘鑄鐵牌土花剝食隱現五星靈文割牲塗費懸洞中不數刻甘霖如注歲以有秋先世父益湖時重建神祠並為之碑記敬錄於

此記云粵自高閩天語重巒分蒼弁之支寒出地根石窟闕神龍之穴春祈秋報鳴雨無愆捍患禦災潛靈斯妥膏澤因之暢遂品彙賴以華滋秩祀之興由來尚矣則有吳興福地金井名區列丹竇於巖間簇雲簷於天半虹梁百尺界石扇而中開鱗爪千年破危厓而飛去奔騰絕壑忽走雷聲蕭瑟平林常含雨氣是知仙靈窟宅彌增洞壑之幽深風雨均調悉藉神功之布護固宜翠屏華蓋侈述靈蹤桂廡松楹肅將祀典在昔宋熙甯間孫州守祈賜而應遂建祠於洞之右偏祀龍神焉爾

蕉軒隨錄

卷十一

哭

其烟扉豁達霧道紆紆倚碧嶂而開基緣丹梯而結宇崑崙一徑疑接珠宮盤曲千尋還憑石闕虛堂掩冉遙聞笙鶴之音靈駕趨趨直挾風雲之氣加以憑陵輿壤嘯喙重淵揚馨而罔象潛驅觸石而豐隆遠震鐵牌高揭雲陰陡起於天邊金簡初投濤響俄奔於地底虹垂碧澗即擬騰虛雨洗空壇無勞說法斯則輝煌寶篆不慙顯利之名約窕崇祠深慰閭閻之望無何滄桑屢易踈度載更殘碑誌興廢之年靈馭失迴翔之地飛仙絡繹猶認三茅古洞蒼茫空留雙柱一田芝草尋遺礎而

無存萬壑松濤訝長吟而不返棟宇由其傾覆聳靈爨  
以昭虔士淦縮綬山墟探幽靈穴蒼精毓秀神饒鬼削  
之多奇繡野臚歎陰伏陽愆之罔告胥邀神貺合奉明  
禋特標像設之區用展雩宗之禮雖重薨迢遣有待經  
營而正殿崔嵬先從締造由是憑高構址據險分楹崇  
楹界縹緲之中飛宇出青冥之表晨曦流景暉畫拱而  
高懸怪石昂霄簇蚪簷而竦峙千鍾石乳淨滴苔階四  
壁銀濤寒生繡座雕簾浸月驪珠含的鑠之光藻并棲  
煙魚騰結聯翩之影豈直鉤連角尾上應星躔錯落丹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黃下方鱗屋昔者葦蕭傳火萃老寫其遊悰神井流雲  
坡翁酬其雅什並因祈禱各著篇章爰於殿廡之旁合  
奉吉燭之祀飄飄神馭遊碧漢而初回寂寞吟魂入清  
都而宛在從此薦馨仲夏紀勝靈湫話舊蹟於朱梁訪  
神蹤於祕府庶幾雲車風馬千秋昭顯應之奇物阜年  
豐四境享康平之福工既竣書年月於石並作神絃之  
曲以樂神曰貝闕兮金堂實廡門兮芳香靈蓮卷兮袪  
止揚華綬兮紛旖旎雲蓋兮翠旌靈既留兮中庭歷  
祀巖兮迢遞通林屋兮杳冥分龍兮吉日坎壈鼓兮緝

瑤瑟靈殷殷兮遠翔錫祉福兮樂且康爛揚光兮煜爚  
靈之歸兮赴幽壑沛施澤兮年年長雨暘兮時若 大  
清道光三年歲次癸未清和月初吉郡守定遠方士淦  
譔

擇蝨捫蝨採蝨

晉王導在揚州辟顧和爲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  
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桓温入關王猛被褐  
而謁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南宋卞  
士蔚居貧多病繁寢敗絮採播蝨日不替手乃作枯

蕉軒隨錄

卷十一

五

魚賦以見意

蕉軒隨錄卷十一終



蕉軒隨錄卷十二目錄

載華嶽而不重

林文忠贈聯

邯鄲龍王廟鐵牌

雨土雨毛

時節始置

安積信敘梅村詩

聽松看月詩

求其生不得

蕉軒隨錄

卷十二目錄

三萍船

官場稱謂

太監讀書

冰冷吳野人

黃皮果

放心章

不瑕有害

億秭

注鳴旁鳴

履帝武敏歆

明末佚事詩

陳七

宋賀契丹正旦

尸温

菊名

曹武惠王刀

侍讀

地封外祖及姑姊

蕉軒隨錄

卷十二目錄

楊士奇高士奇

朱爾墨特那木札爾

伊川錯引論語

時憲書紀年

黃山攝影錄

長友詩

女貴男賤女多男少

元泰定帝詔

英雄作用

紹興酒

奶奶廟

頭可斷詩不可選

好音休去聲

病證

五黃

經筵

樊忠盛典

保辜

蕉軒隨錄

卷十二目錄

三

駟馬官牛

袁子正書

陳同甫書

蕉軒隨錄卷十二

定遠方 溶師 子嚴

載華嶽而不重

家望溪公文集中指金滕大誥及周官等書多王莽時改竄偽作於是桐城文章家攻漢學者每讀經傳吹毛索斑往往於一字一句直疑為漢儒之偽潛師嘗舉以告李恢垣同年曰葉書山庶子謂聖賢引用皆指所近而言如孔子曰泰山其頽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曰泰山之於邱垤之類中庸載華嶽而不重明是以長安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一

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偽託無疑此論君以為然否恢垣曰聖言且不論孟子所引乃有若之言應引挾起北按語氣與鳳凰海句此已一誤而泰山河海尚近於魯麒麟為類不舉泰山而若執載華嶽而不重一言指中庸為漢儒所作不知尚有振河海而不洩句也按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鄭註云在華陰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註云嶽吳嶽也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郭璞註與鄭合而皆本諸漢書漢書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其五華陰班氏曰註云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右扶風縣二十一其十五汧班氏自註云吳山在西方  
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後漢書郡國志汧有吳山山註曰別名吳山周禮所謂嶽山即郭註  
也核以今之輿圖華山在同州府華州嶽山在鳳翔府  
寶鷄縣皆隸陝西是固西京三輔之地河流亦逕華陰  
此無可疑而海則遠矣考西北潯水之泊如蒲昌青海  
居延之類亦名為海而陝西并無是海則非東海即南  
海相距數千里猶可指為近地乎一孔之儒固多目論  
存之徒起爭端非所取耳

林文忠贈聯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二

涇縣潘芸閣先生錫恩子箴兄辛丑考取中書座主也

先生由嘉慶辛未翰林大考試澄海樓賦蒙

拔置高等開坊洊至南河總督候官林少穆尚書贈以

聯云三策治河書緯武經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

賦揆天藻地蔚為華國文章先生乞病家居咸豐間值

寇亂以團練捐輸事被張小浦中丞肅奏罷職嗣鄉

試周甲重宴鹿鳴

特恩加太子少保銜其卒也張子青制軍之萬疏其河

工政績請宣付史館并遷易名之與小浦中丞為先生

殿試閱卷所取傅臚子青制軍亦先生丁酉拔貢門生云

邯鄲龍王廟鐵牌

一統志載聖井在邯鄲縣西北二十里高阜上水與井  
平其深莫測水溢出北流匯而為池禱雨多應邯鄲縣  
志元祐二年鄉人董社長董建龍王廟井居廟中神像  
前遇水旱於此取禱屢有徵驗井周徑九尺有奇井底  
堆鐵牌禱雨者請鐵牌供奉之雨應時而至同治丁卯  
京師亢旱會稽張霽堂農部霞在總理衙門行走言於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恭邸及各堂官遂屬霽堂親往邯鄲請鐵牌至京奉安  
都城隍廟中未至時即陰雲密布禮成而甘霖大沛畿  
南千有餘里旬日之間一律霽足官紳士庶罔不額手  
稱慶恭邸奏聞

皇太后

皇上聖心悅豫命內務府製造金牌一面龍旂綵仗各

一分交該廟道士永遠陳設并

派萬藕齡尚書赴廟報謝尚書時兼尹順天也

雨土雨毛

殷紂時十日雨土於亳漢武帝時天雨白毛隋開皇二年二月庚子京師雨土六年七月乙丑京師雨毛如馬鬣京房易傳曰內淫亂百姓勞苦則雨土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天象明驗如是可不畏哉詩終風且霾注靈雨土蒙也

時節始置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巫咸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伏日晉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楚懷王初置七夕秦始置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四

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置三元東方朔初置人日見事物紀原

安積信敘梅村詩

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藤蘿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洪北江先生論詩截句爲吳祭酒詠也日本刊有梅村詩鈔其國人安積信姓安積名信字思順序云清朝右文作者蔚興而王阮亭爲一代冠冕先阮亭而鳴者爲吳梅村後阮亭而鳴者爲袁子才並皆卓然成一家矣近儒鈔王袁二家集既彙行於世而梅村不與

焉柳田仲靜惜之就吳詩集覽錄數百首釐爲三卷將以與二家並行而爲學詩者之準也徵子序子非知詩者何足以品藻之然其請不可拒乃漫敘所見曰梅村遡源風騷陶治六朝三唐其高者直闖李杜之室次亦可以參長慶一席鏤金錯采出天入淵縱橫變化不拘常套要皆從胸臆間流出而風格之高超法度之齊整悉具其中矣誰謂之非大家耶若阮亭專以神韻爲主詩品固已實乎無上而其才學又足以振之是以氣格高古風骨清澹幾當與王孟韋柳並駕而齊驅焉而至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五

於鯨魚碧海半籠千古則恐未能摩少陵之壘子才天分極高學問極博才華飄逸驚心動魄頗有李青蓮之風而其閒未免纖巧奇僻之習要皆不若梅村之具衆美也故趙耘松詩話推梅村爲大家不取漁洋實爲卓見然則後學所宜取準其不在乎梅村耶第梅村受知於莊烈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內重名久矣當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時不能與陳臥子黃蘊生諸賢致命遂志又不能與顧亭林紀伯紫諸子自放山林之間委蛇優游遂事二朝是則不及

尚書之峻整隨園之清高遠矣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  
或隱身巖穴閒其節概文章皆足為後學標準而天下  
所推為一代冠冕者亦將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豈不  
尤可惜哉潛師按倭奴小邦其議論精嚴如此祭酒有  
知能毋九泉汗下耶

聽松看月詩

姚惜抱老人曰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以禪家妙悟  
論詩當以王孟為最今之學王孟者不失之弱即失之  
淺番禺陳蘭浦學博禮五言古近體是真得王孟神髓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六

者記其聽松看月一首云草堂東面開最好看明月誰  
云海上升乃似池中出池水大圓鏡環以萬林樾月出  
水底明萬樹影皆活須臾月漸高亭榭盡如雪其中恰  
三人清光見毛髮瑤臺白玉京此境不可說却憶渡江  
人夜潮鷗夢潤極清微淡遠之致絕無淺弱流弊置之  
涓川南亭諸什中幾不可辨也

求其生不得

孔叢子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  
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

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  
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潛師按歐  
陽文忠瀧岡阡表述其太夫人之言曰汝父為吏嘗夜  
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  
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  
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必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  
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此一  
段全從孔叢子運化而出不知者專以求生不得二語  
屬之文忠先人矣宋以來作者於文章傳註引用古人  
言語往往作為己意雖考亭亦不免韓昌黎云詞必已  
出宜三復之焉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七

三萍船

吾宗密之先生以智七星巖分韻詩云兵戈秋興幾曾  
經怪得笙簫谷口聽亂後天容人擇地洞中石指客為  
星郡齋載酒開山徑註云子暇時守端州幕府停旌問草亭  
新構暈年伯留此為之落成獨喜牽船巖下住隨風飄泊號三萍註云  
時予造潛師按順治三年故明桂王由榔從兵部侍郎  
瞿式耜等請稱尊號收元永歷以肇慶府署為行宮未

幾廣州破桂王出奔命朱治憫總督兩廣守肇慶子暇者治憫之號時密之與瞿稼軒林六長徐巢友均在端四年 大兵克肇慶桂王復奔桂林密之與吳炳并爲大學士同瞿公入閣辦事此詩蓋作於二年春也三萍船人無知者肇慶志亦不載

官場稱謂

大人二字見於周易孟子魏道武帝登國元年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尙是官長之名唐迴紇見郭子儀喜曰初發本部曰巫師云此行大安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八

穩見一大人卽歸此則近於今之稱大人者我朝文武各官相見儀注載在會典惟平行官及僚屬見上司稱謂并無明文明王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又云兩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雅而相承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據此似終明之世無大人之稱蒲留仙志異云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爺

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濬師分巡嶺西嘗遊七星巖憩水月禪林是崇正時廣督熊文燦開創建置康熙時廣督石琳增修而擴充之有石公塑像案前供鐵香爐一鏤云兩粵兵民鑄造香爐一副恭獻欽命總督兩廣部院大老爺石長生座前永遠供奉

大清康熙歲次庚辰仲冬吉建佛山隆盛爐造按庚辰乃康熙之三十九年與志異所記稱大老爺自二十五年始適合若文職內而六部大小九卿翰林院待講以上詹事府贊善以上外而督撫藩臬運道武職都統副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九

都統口外大臣及綠營提督總兵稱大人則必在雍正以後梅文穆公曰康熙中非欽差中使卽督撫亦不稱大人可爲雍正後之證至中堂將軍之稱由來已久尙覺雅道嘉道問外省風氣較前稍異然尙不離其宗府廳以下稱督撫司道皆大人督撫加宮太保宮少保銜者均稱宮保惟裕莊毅公裕泰總督湖廣晉太子太傅皆稱之曰宮傅楊侯芳亦然京官仍無此稱如曹文正潘文恭生前加太傅亦但稱中堂迄今不易濬師官京朝堂官中賈筠堂周芝臺瑞芝生文博川寶佩衡諸公均曾加宮銜亦只稱中堂大人軍興以來

卿貳督撫總理軍務者營員悉尊之為大帥是又加乎大人之上也大老爺之稱變而為大人故移而稱知府為大老爺後則同知通判與府為同僚遂亦如稱知府者稱之知州官從五品亦稱之知縣只稱太爺佐貳職不過統名之曰老爺耳今亦不然知府有加至二品三品職銜者無不大人矣知縣有加至四品五品職銜者無不大老爺矣弁州所謂諛諛關冗流穢人目者非耶又按屬官之自稱者京官則稱司員章京筆式帖等惟內閣係師生稱謂遇公牘則稱侍讀稱中書侍讀目學士以上見中堂稱晚生中書侍讀侍讀學士內閣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學士相見皆公牘稱外官三司則稱司裏道稱職道稱道裏府稱卑府同知以下稱卑職亦稱卑職凡屬官初見長官及有遷調者均遞履歷司道由巡捕官呈遞府以下皆自行面遞履歷則必著蟒衣舊師曾見軍與其妹夫某觀察書曰道員初到省稟謁院憲例上三日衙門皆蟒袍補服第二三日院憲有請道臺寬蟒袍者則即遞諭寬去只著補服此嘉慶末道光初事近則無此舉矣蓋二百餘年尚未變異也道府同城府來見迎送均開煖閣門所以其平行者巡撫之於總督遇有公孤銜者或用教弟或曾為屬官者用舊屬大學士兼總督者則必用晚生道於兩司

皆教弟同通於知府用晚生稱之曰堂翁或堂臺司道首領官照會典見知府用晚生帖近則皆用手版以分府者須知府差委也州縣於同通向用手版捐例日開同通之費輕於州縣故州縣視同通亦平等往還持一名片而已官場之大略如此此固綜同治以前之事言之也

太監讀書

劉若愚明宮史載內書堂讀書宣德間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內臣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學長司其細

蕉軒隨錄 卷十二

擇日拜聖人請詞林眾老師初則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由北安門出入每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為束脩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又每生給刷印做影一大張其背書號書判傲然判傲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凡有志官人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為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為司房凡背書不過寫做不堪或損汚書做犯規有過者詞林老師批付提

督責處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手重則於聖人前罰跪再重則祭着幾炷香攀着者向聖人前直立彎腰用兩手扳着兩腳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半炷香或一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而嘔吐成病此最酷不近理之法也凡強凌弱象暴寡長欺幼者每賄託學長借公法以報私怨遇令節朔望亦放學一日每日暮臨散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而以腔韻題畢方擺列魚貫而行誤亂攙越者必羣打詬辱之別衙門官遇學生擺列行走必拱手端立讓過即司禮

蕉軒隨錄 卷十二

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討奉旨撥給若干即挨名給散若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於二十四衙門官占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濬師謹按我朝萬善殿向派漢教習一員專課年幼太監乾隆己丑冬高宗純皇帝諭內閣曰太監職在供給使令就使讀書不過教之畧識字體何必派選科目人員與之講授令其通曉文義乎在前明閣監擅政司禮秉筆惟所欲為

因使若輩通文使其自利之計甚至選詞臣課讀交結營私此等批政朕每深非而痛斥之我朝宮府肅清太監等從不令干預政事即不識字何礙或伊等間有登記檔冊之處但能粗辨字畫足矣現今讀清書之太監等在長房一帶派內務府筆帖式課之此等讀漢書之人原可附近該處另選內務府筆帖式之曾讀漢字書者授之句讀又何必為之專設一漢員教令讀書乎所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著永遠停止其如何酌撥房屋選派人員各事宜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定議具奏

蕉軒隨錄 卷十二

欽此即此一端亦足徵宮掖肅清杜漸防微之至意焉特恭錄而誌之  
冰冷吳野人  
好好一箇蒼頭被東坡教壞了此司馬君實語也王漁洋先生笑吳嘉紀曰一箇冰冷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可惜趣語解頤謔而不虐乃知名賢偶爾吐屬都有所本  
黃皮果  
蔣叔起觀察超伯詠黃齋詩曰香意空濛真佛界櫻枝



蟠鬱本王壇注黃皮果世稱黃彈子非也當作黃澹見張世南游宦紀聞其實仍是王壇之訛此樹因生仙人王霸壇側故名王壇子濟師按世南紀聞云果中又有黃澹子金斗子菩提果半桃皆他處所無黃澹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澹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霸壇側明董斯張廣博物志云關桃子其味酸士翁子如漆子大熟時甜酸其色青黑拘槽子如指頭大正赤其味甘雞橘子大如指味甘永甯界中有之猴總子如小指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十四

頭大與柿相似其味不減於柿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出晉安王壇子如棗大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乙壇邊有此果無知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眼董蓋據臨海異物志所載也與世南紀聞異予在嶺西喜食之平肝理氣勝於化州橘紅浸酒飲尤佳

放心章

韓詩外傳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與今告子章不同

不瑕有害

過臻於衛不瑕有害毛傳瑕遠也毛以爲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飲餞于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輦而還迥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爲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黃氏曰鈔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十五

過有害也何爲不可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接近人情逸齋詩傳補自謂雖不瑕疵而未免有害于禮王雪山詩總聞亦欲亟至衛雖無瑕然有害言夫必以爲罪故不敢言歸朱子集註以爲瑕何古音相近通用然不何有害似語句不甚明晰明陳衍槎上老舌瑕玷也若曰雖無有玷得無有害朱子改瑕作何假以溢我註假大也義頗順朱子又改假作何濬師按訓瑕爲何自黃東發以來均不以爲然而詩中瑕字及遐字集傳皆作何字解或云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鄭康成以何訓遐此

朱子之所本第朱子不從康成註本詩訓瑕爲過而獨取康成註禮記訓瑕爲何亦尙是後人臆見不可爲據詩序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嫁於何國不得其詳左傳哀公六年春城邾瑕七年季康子伐邾師背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註負瑕魯邑高車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註瑕隋邑泉水四章曰泉水曰淇曰洧曰汭曰干曰言曰肥泉曰須與漕皆指其地而言則邶臻於衛不瑕有害安知非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六

衛女嫁於瑕今思歸寧於衛又恐去瑕有害如雪山所云夫必以爲罪故不敢言歸耳以本字解本字不愈於近日拘拘許氏說文者謂某字通某字妄爲揣測耶

億秭

北周甄鸞五經算術載詩伐檀毛鄭注不同法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注云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乘之數也甄鸞按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

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據此而言鄭用下數毛用中數矣又詩豐年毛注數越次法云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毛注云豐大稌稻廩所以匪盪盛之穗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之年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也甄鸞按毛注云數萬至萬曰億者此卽是中數萬萬曰億也又云數億至億曰秭者或有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七

可疑何者按黃帝數術云中數者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此應云數億至垓曰秭而言數億至億曰秭者有所未詳潛師於九章法從未留意閱甄論頗覺明顯易曉宋以來攻毛鄭者多矣恐未能如甄之精實也錄之以俟講盈不足者

注鳴旁鳴

考工記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鄭康成註外骨通屬內骨通屬卻行

蝮衍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蠅屬注鳴精列屬  
旁鳴蝸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蟄動股屬胸鳴榮原  
屬濟師案蝮音寅又音劍神蝸也精列蜻蚘也卽蟋蟀  
見唐風詩疏一名促織亦名趣織蚘蟬也蛻寒蛻發皇  
蛟蟻蚌屬爾雅釋蟲蛟蟻蚌註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  
今江東呼黃蚌音蚌說文蝸蟻以翼鳴蚣蟄本音  
一名蝸蟻一名蜻蟻陸璣云蜻蟻卽蜻蟻蝗類榮原俗  
名蛇脚揚雄以蛇醫或謂之榮原蟋蟀與蟬皆翼鳴從  
未聞注鳴旁鳴蟋蟀有所謂啞翅者翅雖拍張而無聲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十六

此明驗也宋林虜齋希逸考工記解以翼鳴爲蟋蟀之  
屬甚當而云注口也注鳴鳥之屬旁鳴蝸蟬之屬記本  
言小蟲何得言鳥蝸蟬旁鳴仍沿康成之舊至以榮原  
作榮原亦誤蟲魚箋註豈易事耶

履帝武敏歆

履帝武敏歆毛傳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歆饗也  
鄭箋帝上帝也敏拂也有大神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  
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如有人道感己朱子集註因  
之而復引張子蘇氏之說以釋先儒之疑故葉賀孫錄

云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  
有是理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而後人舉從而廢之  
過矣濟師案歐陽公詩本義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  
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  
鳳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鄭學博而不知  
統又特喜讖緯故於怪說尤信洪駒父曰堯舜與人同  
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行是聖智愚  
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奇詭譎之觀然後爲聖且神  
哉古今攷紫陽方氏名同字萬里曰帝王之生固不偶然好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九

事者多從而附益之則怪以傳怪生民之詩謂姜嫄之  
生后稷也履大人之迹歆然身動而孕不假人道而生  
列子史記皆有是言朱文公則疑履帝武敏歆介攸  
止歆字在上下句之間皆不成文蓋心不然之也文公  
又按毛公之說不過謂姜嫄出祀郊禘履帝嘗之迹而  
行將事齊敏而已然無如鄭元之箋本諸列子史記之  
妄何文公謂諸儒多是毛公而非鄭亦謂鄭非臆說以  
其有所本也回則謂列子史記皆不足信惟誕實之隘  
巷平林寒水一章若姜嫄嘗葉后稷而不予者故或者

得以神其說回謂姜嫄當時恐不無鄭莊公寤生之驚而惡之故有不舉之意厥初祀郊禘以求子焉得無人道而虛求之詩有先生如達一句足證也蓋以其生之時忽然而墮故其家異之耳以敏字訓為足大指豈非好怪而至於此歟回斷然以為稷之名棄不過有如莊姜之惡而棄之所以招此怪說也元鳥之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公止謂春分元鳥時降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高禖而生契無他異也又不幸而鄭元為箋亦本史記等書謂元鳥遺卵簡狄吞之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二十

而生契又元之為人酷信哀平間識緯之書當是暗引識緯而隱其所本近世呂成公讀詩記但存毛傳盡刪鄭箋良以人類生育決無吞一燕卵而能生子之理也此二說者既明則劉邦之生決無夢與神交而生之理史記書曰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然則媪之所夢者神也而非龍太公之所見者交龍也而不見其神交龍恐是兩龍相交於大澤之上而媪適偃息其下兩不相關今醫家言夢與鬼交男子婦人獨宿而有淫思

則必夢中有之皆夢人也非夢鬼也此媪之非心邪念夢中所見亦必人而已矣龍交陂上自有其偶好事之人喜奇嗜怪見劉邦起於亭長為王為帝則相與扶合附會以詫其異苟如是言則漢高非太公之子乃龍之子也龍之精血合交於其類而生卵然後卵中出龍今託於人體而變為人無是理也太公呂后求漢高所居上常有雲氣范增謂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漢儒陋習惑於俗傳而司馬遷尤好奇採以成史班固因之不能改知道君子於此等詭妄皆一切掃除而勿信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可也以上諸說力排列子史記鄭康成之說未可輕議元東陽許謙詩集傳名物鈔云姜源者姜姓之處女其性好事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猶陳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之類為其能禋祀也故鬼神依之而生神子於是因出郊履大人之跡而生稷焉克禋克祀非求子也以弗無子神之異也據此則姜嫄是一無夫處女后稷實一無父之兒較之他說尤為荒謬謙乃宗王魯齋 柏 魯齋之所不敢言者謙敢筆之於書何誕妄一至於此善乎逸齋詩補傳曰後世因禱而生如尼丘之類固多

矣不可謂無人道而生當知聖賢之生出於天命故神靈異於常人而去其無人道之說庶乎通論也玩此數言真得說經之旨矣客問至此謂濬師曰子盍取明以後及 本朝諸講經學者著作再觀之尙有別出新議否濬師笑答之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客亦一笑而罷

明末佚事詩

江甯夏子俊先生書明末佚事詩其一云秦夫人堂堂白桿兵劉夫人彎弓射賊寧武城游擊將軍沈雲英錦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袍金甲道州營官中夜半刀光橫刺虎誰假徽妮名嗚呼婦人乃若此眎賊區區不如螻一聲殺賊雙蛾喜寶劍輕提瑩秋水桃花萬片飛纖指不聞聲嘶股慄危城裏不聞楚囚相對泣弗止罵賊死鳩賊死何況瓊枝曼仙兩妓耳嗚呼彼丈夫請看諸女子其二云陳典史如母慈閻典史如嚴帥江陰死守八十日萬家併命無所悲卵石不敵心已知殘民奮臂將何爲開門突鬪奇兵奇雷火不熱孤延眉白虹一道森旌旗男兒死耳安足辭城頭秋苦月如水五更轉曲哀歌起兩公大笑刀光

裏浴血裏割人似蟻短兵巷戰鼓聲死十萬人頭躍向天冤血平沈三百里 帝曰頑民真義士吁嗟乎好男子吁嗟乎兩典史其三云桂林開定南來粵兵散鎮兵迴紅燈慘澹臨堂皇督師制府瞿與張高冠大袞岸然坐舌端如劍飛鋒銳絕命詩詞盈百紙慷慨從容乃如此此身免作錢虞山此膝不屈毛家子 孔有德幼爲六毛文龍養子 龍南遁五虎奔湘中王死天昏昏剛蟲入海相屍出屏王欲哭聲先吞一堆碧血重泉閉戴頭同訴高皇帝赭硯收拾費弓絃還待圓圓好夫婿吁嗟乎東風回首雪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交亭何處殘山海外青濬師按石砧土司獻賊終不敢犯寧武之役周萃庵都督偕其夫人同以身殉使有救援闖逆豈能長驅直入山陰沈至緒以武進士爲道州守備高紫二源猺賊犯州城至緒戰死其女 名官弟知字雲英 知書通兵法年甫十五聞信出戰大獲勝奪父尸還賊遁而州得全雲英後嫁四川賈萬策京師陷宮人費氏被擄懷利刃斷羅賊之喉忠孝節列得之巾幗中難矣陳明遇閻應元守江陰八十餘日城亡與亡瞿公留守桂林從容就義不愧精忠貫日之褒而張別山業已南走

中道折回誓與瞿公同死風洞山頭英靈宛在我

聖朝優加美諡載在史官彼絳雲一叟與毛姻家奴者  
究竟何為也哉嗚乎喫緬人呪水之辱王卒收拾於圓  
圓夫婿之手先生三作洵詩史也先生諱瑛道光乙未  
與家子箴兄同榜鄉舉著有篆枚堂詩集癸丑兵燹遺  
失過半其猶子伯音同年家編屬濬師為之校訂尙餘  
五卷當已付築氏云

陳七

張太岳蒼頭遊七入貲為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四

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嚴惟中家奴嚴年  
與羅龍文交關為奸利年最點惡朝士至以葦山先生  
呼之我 朝政治肅清大小臣工恪遵體制即一二權  
奸如明珠隆科多輩事敗後亦尙未聞其奴僕有橫恣  
如遊七嚴年者福隆安家人在金陵會館酒毆人  
純皇帝明正其罪和珅秉政時其僕坐車見巡城御史  
不避道立被重刑和雖銜之亦無如何也惟外官督撫  
申此輩往往恃其主勢擅作威福道光丙午丁未間清  
苑王曉林侍郎巡撫晉院門丁陳七小有才幹侍郎信

任之不肖文武員弁中多仰其鼻息先公官東流因事

在郡郡守仇公恩榮招飲都司某亦在座仇公問曰足

下在省城何耽閣許久某曰我本欲早回緣主撫臺生

少爺須隨同各官稟賀不意撫臺門公陳七爺亦生少

爺既賀撫臺不得不賀陳七爺故回署稍遲耳仇公正

色曰撫臺生子汝可賀撫臺門丁生子汝賀之不畏人

罵乎某唯唯尙欲解說仇公笑謂先公曰且食蛤蜊仇

公官池州十年不調後引疾歸曲沃原籍殉賊亂觀公

所云可以知公之剛直焉侍郎蒞皖久陳七所入甚厚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五

咸豐初混迹京華冒捐官職癸亥正月王笑山侍郎發

桂赴同鄉某宅慶賀見有一人與之同席藍頂貂褂亟

詢之旁有告者曰此陳小山不識耶蓋陳七自號小山

儼然以官宦自居矣次日為御史孟君傳金奏參奉

旨交部辦理後不知所終

宋賀契丹正旦

宋仁宗朝賀契丹正旦書稱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

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英宗朝賀契丹正旦書稱兄

大宋皇帝致書於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賀契

丹皇太后正旦稱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嬪大契丹慈  
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太后神宗朝賀遂正旦  
稱姪大宋皇帝致書於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總  
仁睿孝天祐皇帝賀遼皇太后正旦稱姪孫大宋皇帝  
致書於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  
愛宗天皇太后見王珪華陽集

尸温

劉公是先生 敬 集載廣陵蔣生死十四年矣尸猶温其  
妻與其女閉門守之未嘗與鄰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道而杜君懿賓之蓋嘗有自遠來者以書一封畀其家  
視之蔣生跡也故俗以爲仙因作五言贈君懿詩云仙  
翁棄妻子往爲壺中客玉棺竟未掩人世已成昔白雲  
無回期三逕滅餘迹猶傳有青鳥往往寄消息濬師按  
文子有云人之生氣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蓋氣一散  
斷不能復聚蔣生而仙也必不死若既死矣留此軀殼  
累其妻若女相守十四年之久豈非怪事是宜速朽之  
爲愈耳

菊名

燕門百菊詠不著作者姓名陶文鳧菊侍郎曾爲署發  
其詩序宋劉克莊題建陽馬君菊譜言菊之名著於周  
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惟靈均淵明似之而  
致謹於伯始之爲辱相期於韓崔之爲榮可謂彰瘡淑  
慝者矣雖然猶未能察物理揆人風也曾端伯以菊花  
爲佳友張敏叔以菊爲壽客此亦推尊之至未盡鑑別  
之詳夫天地之氣春爲發生木氣應之秋爲收斂金氣  
應之發統乎萬斂歸於一隨生隨斂故萬物之於四序  
各有一秋隨斂隨生故四序之於萬物各有一春乘木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序者生於春乘火序者生於夏乘金序者生於秋乘水  
序者生於冬菊於秋爲春故當斂而生也埤雅云菊從  
鞠窮也花事至此而窮盡也生於生之序者不窮則不  
變生於斂之序者一窮而百變然則觀變之幾莫大於  
是矣世稱菊有九百種若羣芳譜所彙至三百餘種猶  
不過三之一此其變又烏可窮哉高人逸士遺世絕慮  
靜觀兩儀之運默驗往復之故以爲此物體秉日精德  
備陰成足以挽回氣數橫塞天地然而以一統萬則奇  
正參焉以萬歸一則純駁寓焉反之天道通之人事蓋

不可不審也京師寺僧多以種花爲業如天甯花之諸  
刹賣菊至數千益他處所鬻較復相等爰購集之而爲  
之定其品有九辨其名有百夫數究於九具於十十  
而百亦云備矣淵明晉代高士託與南山固非楚靈均  
憂愁幽思澤畔行吟之比跡其躬耕訓子有本業焉而  
予以田園荒蕪棄而不治於紅塵中閉戶養疴沓若附  
贅方之古人豈不媿甚顧乃沿襲昔尙搜剔今情嘯侶  
命儔動勞虎僕孔子云博奕猶賢爲無所用心者戒也  
且反覆以盡其態合離以窮其神苟長於諷何絀於言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天

莊子云以指喻指不如以非指喻指之爲得也以馬喻  
馬不如以非馬喻馬之爲得也世有知者當共喻之詩  
多不具錄其名曰黃雲捧日曰樓桑曉日即大洋曰朝  
陽素紅白粉曰夕陽秋水曰夕陽斜照曰金盤拓月曰  
月鏡曰紫雲盤曰雲濤曰雨過紅曰金盤桂露曰小天  
霞曰霓蓋印大桃曰青山掛雪曰水天一色曰玉樓春  
曉曰雪塔曰冰壺曰紫泥封語曰金薤琳瑯曰紫電青  
霜曰老君眉曰仙人玉蝶曰仙人鶴筆曰金佛座曰佛  
前燈曰伽藍袈裟曰老僧衣曰瀟湘妃子曰飛燕新粧

曰醉楊妃曰桃花人面曰藕色衣裳有紅白二種曰觴詠曰  
蘭陵酒曰一品冠曰大金盃另有漆金盃一種曰真紫鈎曰鐵  
笛橫秋曰方金印曰金鈎掛玉曰金如意曰金縷衣曰  
金連環又有蜜連環一種曰金鈎曰玉珮曰玉扇有黃白二種曰桃  
花扇曰玉樸曰白玉枝曰珊瑚枝曰水晶盤曰蜜臘盤  
曰霞環有紫黃二種曰米金管曰黃神管曰泥金管即泥金萬  
點又名玉點曰泥金鉢曰粉屏曰硃砂尖曰硃砂蓋雪曰  
胭脂瓣曰軟金素曰玉女針又有大銀針一種桃紅針銀紅針水紅針三種曰  
粉毛毬即毛毬曰珍珠繡毬曰紫芝曰玉筍長曰秋禾有三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天

季秋禾一種又曰素富貴曰國色天香曰粉紅牡丹有有紅白二種  
銀紅泥曰金蓮花曰紅蓮有桂紅蓮海紅蓮洋紅蓮三種  
蓮一種又有曰青蓮紫曰出水芙蓉曰落紅萬點曰鏡  
草管曰金鳳翎曰金鳳銜珠曰綠鶴毛又有黃綠鶴毛一種  
種曰杏林春燕曰玉燕投懷曰紫燕即徐家紫曰平沙落雁  
曰芙蓉秋雁曰金雞報曉曰寒鴉鋪錦曰鷓鴣曰鷺翎  
管曰鸚哥抱子曰墨麒麟曰玉獅子曰虎須有大小二種曰  
金虎爪曰玉蝙蝠曰紫龍開爪曰蒼龍須曰金龍尾曰  
蟹爪金鈎曰金螺螄按菊之名夥矣是編所載與各譜



不同錄之以待廣續羣芳者之鑒別焉又按菊花無藍色小藍菊即俗名江西辣無黃色化工之妙若於二種中特各留缺陷以表異是真格物家百思而不得矣

曹武惠王刀

同治戊辰萍鄉文樹臣觀察星瑞在海陸軍營得一刀

云自廣西來者長二尺五寸廣九分稜鐫一虎作下坡勢足踏三鞭面背各有絡共二十四字一曰寬猛從心操縱在手一曰千載藏鋒一朝戡亂君子佩之為國楨幹又一行云開寶六年製下小印一作臣彬二字開寶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為宋太祖年號樹臣定為曹武惠王故物作詩紀之

侍讀

唐明皇讀書無從質疑慮慎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曰侍讀此侍讀名見史傳之始 本朝官制內閣設漢侍讀二員翰林院設漢侍讀二員編修檢討或大考或循資得侍讀尚易惟中書典籍得侍讀者最難同治甲子濬師以保薦補侍讀缺未幾欵鮑子年文康亦升授侍讀而翰林侍讀三缺一為定遠何地山廷謙一為壽州孫燮臣家龍一為旌德呂壽棠錦文同時館閣五侍讀

皆安徽人鳳陽一府竟得其三實前此所未有戊辰秋濬師奉觀察粵東之命繼濬師而得侍讀者又婺源江蓉舫人鏡也尤屬難得濬師曾繪館閣六侍讀圖以志盛

馳封外祖及姑姊

唐權德輿劉總均請馳封外祖宋樞密副使王堯臣請封其親姑王氏為壽安縣太君吏部尚書陳執中請封其姊為安康郡太君

楊士奇高士奇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明楊士奇由儒士薦舉歷官大學士 本朝高士奇由布衣為納蘭太傅記室薦授詹事府錄事旋擢中書侍講而至禮部侍郎兩人皆名士奇皆非科目出身可謂巧合

朱爾墨特那木札爾

魏默深前輩誤 國朝綏服西藏記上云朱爾墨特者頗羅龜之子也乾隆十二年襲封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於已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書準噶爾請兵為外應旋襲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二千謀變駐藏都統

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其逆芽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寺中登樓手刃之旋害於賊黨時第五

世班禪已卒乾隆四達賴喇嘛使番部公爵班替達班替

達當作班第達攝藏事禽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第至藏

詔以二臣先事靖變贈一等伯即以其地立雙忠之祠

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

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濬師按乾

隆十五年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記作朱爾墨特非之變其始皆

駐藏大臣紀山釀之初紀山之在藏也性怯懦惟知順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從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任其妄為并與之盟誓令兵丁

演戲名自樂班時與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宴會觀劇又

送八轎一乘派轎夫前往教演番奴擡轎迨傅清拉布

敦至示以體制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不遵積成嫌衅遂

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錫等通款準噶爾稱策

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為汗求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

為聲援值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及

餽獻諸物其事遂敗該逆就擒後將軍策楞等據實入

奏而紀山先已孥交刑部治罪

上怒甚念其父曾經出師陣亡優卹不忍肆諸市  
命刑部尚書阿克敦內大臣嵩春賚旨往獄中合其自  
盡詳見乾隆十六年邸鈔

伊川錯引論語

番禺陳蘭浦學博腹笥最富曾與濬師評 本朝人物

謂袁簡齋先生不喜考據之學而隨園隨筆一書實考

據家所不能及者因舉隨筆一條示濬師曰郊特牲云

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敬之至也宋哲宗賀明堂

禮成溫公薨已六日羣臣是日往弔伊川不引郊特牲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禮以折東坡而乃引論語是日哭則不歌致為東坡所

戲坐經學之疎又云梁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

祀二廟帝問朱昇曰吉凶同日可乎昇引檀弓衛侯祭

廟即日往弔柳莊為證以答是吉凶可以同日之證東

坡知戲伊川而不引此事以折伊川亦坐史學之疏以

上二說七百年來曾有人道過否學博有讀書記較亭

林日知錄尤多近與李恢垣諸君謀為刊刻之亦他日

必傳之作隨園隨筆中如辨盤庚遷殷非改國號古人

自稱其字但引匡衡王右軍數人而不引王褒僅約張

平子賦李遐叔文皆嘗稱字鐵氏二女詩引錢牧齋謂為沈愚朱竹垞謂為范寬而未見皇明文徵所載甚明皇明文徵竹垞亦未見者拙錄中皆未敢從同蓋見解各有心得正不必一一符合也

時憲書紀年

潛師髫齡時在家塾書廚中檢有雍正十三年時憲書一本刊刻工緻後葉紀年只刊六十甲子與今所頒之體式不同詢於人亦無知者嗣閱家藏邸報內載

高宗諭旨云國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躋壽宇昇平人瑞蕉軒隨錄

卷十二

實應昌期是以每歲直省題報老民老婦年至百歲及百歲以上者不可勝紀因思向來所頒時憲書後頁紀年祇載花甲一周為斷殊不知周甲壽所常有而三元之序數本循環成例拘墟未為允協著交欽天監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為始於一歲下添書六十一歲仍按干支以次載至一百二十歲則開帙然期頤并登正朔用符紀歲授時之義欽此謹按每年欽天監題本恭進次年時憲書用粉白紙細書亦係一月一葉字跡端整無一挖補無一俗體字可謂精妙之極潛師直內閣

屢見之進 呈後仍發內閣歸滿票簽收二百餘年未

知能不缺失否 趙雲松觀察核餘叢考云向來時憲書

文定公奏請再列一甲子以便檢閱遂著為例按此本宋初故事也春明退朝錄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歷日六十甲子外請更留二十年太宗謂支干相承雖止六十然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年老耆并不見當生年數宜存兩甲子使期頤之人猶見本生年號傍司天生議行之是宋時原列兩甲子王棠云近代只列一甲子不知何時更定按劉文定編卒於乾隆三十八年史館列傳并無奏請再列一甲子事 諭旨中亦未提文定所奏或文定在樞垣久 曾經而陳斷自 聖裁歟

黃山攝影錄

子中表兄後坡楊君 組樂 著黃山攝影錄文甚長不及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備載其自記云新安山水堪遊覽者在在有之今就黃山合評之他山如蓬門女子裙布荆釵黃山如天仙化人靚妝艷服他山如瓶花盆樹差堪娛目黃山如牡丹萬朵芍藥千枝與玉樹瓊林互相照耀他山如蔬食菜羹蕭然寒素黃山如入五都之肆左顧右盼金碧輝映但知為寶莫指其名他山如茹舍竹籬自成村落黃山如建章宮萬戶千門使入者迷其所向他山如初搗黃庭恰到好處黃山如响樓古碑鐘鼎奇字雖筆筆耐人領會而未許後學輕摹他山之片石孤林只如倪黃小

景黃山則長松倚天奇峰拔地純乎荆浩關全大家風  
 範總之黃山之妙非親到不知若詳細寫之則合此萬  
 言只足畫遙山一角耳又云余遊白嶽則記之而黃山  
 之遊初無心以記者何也蓋白嶽一邱一壑遊人罕至  
 故不惜三千餘言為名山點染且志中諸作佳者亦復  
 寥寥若黃山則不然試觀本志所載不下百餘家正如  
 三十六峰各具妙相雖欲另闢一境別開一面實無從  
 措手也第諸公文字雖佳究未深窮乎六法惟曹鈞一  
 篇深合畫理洵傑作也聞鈞遊山歸其尊人太守公謂  
 蕉軒隨錄 卷十二 美

曰凡人胸中無邱壑不能結山水因緣筆墨無靈氣不  
 能為名山寫照余謂此公能作是語宜其公子是一代  
 作家因就原記合余之所見而改創之成此萬言以貽  
 世之愛黃山者即或未能身到山中不啻先觀黃山之  
 影何快如之濬師按彼坡精繪事性喜遊山足之所至  
 筆亦隨之發為文汪洋恣肆不落前人窠臼觀其文之  
 工可以知其畫之工矣自總角時先資政公即携之左  
 右日與解釋經史旁及金石書畫獨能悉心領悟先資  
 政公每語人曰吾讀書三十年成就一子一甥實足樂

也嗚乎濬師謫陋不克仰承先訓而彼坡饑趨廿載終  
 困一衿竟鬱鬱以死近為按其遺稿將刊以問世披覽  
 之餘不勝於邑矣

長友詩

後漢時祚都夷作慕化歸義詩三章捷為郡掾田恭訊  
 風俗譯辭語梁州刺史朱輔上之東觀記載其歌并重  
 譯訓詁為華言范史所載是也註則本之東觀所錄夷  
 語其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泊提宮與天合意魏晉  
 吏譯平端周譯不從我來旁草聞風向化微衣所見奇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三

異知店 桑艾多賜縉布邪甘美酒食推潭昌樂肉飛拓  
 屈中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能無所報嗣莫知願主長  
 壽陽維子孫昌熾莫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堪  
 被日入之部且交慕義向化隨動歸日出主歸且聖德  
 深恩聖德與人富厚魏冬多霜雪流夏多和雨邪  
 等寒溫時適魏部人多有邪推涉危歸險不遠  
 萬里莫去俗歸德心歸慈母仍遠夷懷德歌  
 曰荒服之外荒服土地墉地食肉衣皮邪不見  
 鹽穀莫吏譯傳風傳大漢安樂是拒擣負歸仁優

仁觸首險陝雷折高山岐峻倫浪緣厓礮石扶路木薄

發家息落百宿到洛理源父子同賜補益懷抱匹帛懷

痛傳告種人呼救長願臣僕臣僕按原作多不可曉故

范氏謂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也英

吉利使臣威妥瑪嘗譯歐羅巴人長友詩九首句數或

多或少大約古人長短篇耳然譯以漢字有章無韻請

於甘泉尚書就長友底本裁以七言絕句書闕其語皆

有策勵意無礙理者乃允所請茲錄之以長友作分註

句下仿註范書式也微外好文或可為他日史乘之採

蕉軒隨錄 卷十二

擇歟詩曰莫將煩惱著詩篇勿以憂百歲原如一覺眠

人生若夢短夢長同是夢性靈睡即獨留真氣滿坤乾

不惟形骸天地生材總不虛人生世上行走非由來豹

何有礙在死何謂死埋虛生也總期有用由來豹

死何留及何謂死埋虛生也總期有用由來豹

靈性常存無絕期此言人身無端憂樂日相循其樂均不

可專天命斯人自有真天之所命人法天行強不息命所

老作為專圖一時功業一時新明日尤要無術揮戈學

魯陽作事需時惜時飛去枉談肝膽與尋常壯膽定志一從薤露

歌聲起仍如喪邱隴無人宿草荒皆係向擾攘紅塵聽

鼓鼙人世如風吹大漠草萋萋如眾軍林駑駘甘待鞭

言待人驅策駢駢誰能勒勒羈作英雄休道將

來樂有時勿言異日有可憐往事不堪思由已埋已祇

今有力均須努力力切切人力殫時天祐之中盡已心千

秋萬代遠輩聲看則緊念學步金釐頂上行想我們

處已去真鴻猶有跡有痕跡雪泥爪印認分明如

留沙面茫茫塵世海中漚蓋人世如纜過來舟又去舟

果有他欲問失風誰挽救受難失望沙洲遺跡可探求

見海邊有跡纒一鞭從此躍征鞍奮起動身不到峰頭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心不甘心中預定無無論日進日高還日上日有成功肯

教中道偶停驂忍不可中止按道光問西洋人汗得能

延魁河帥示以詩云宣尼木鐸代天語一警愚蒙萬萬

古 聖人御世八荒集同文遠被西洋賈客衫高帽款

門至碧眼停觀若心醉誰教奇字訪揚雄豈購新詩識

居易通辭不減葉河王就書魯論三兩章自言孝弟是

吾寶更慕有朋來遠方日本朝鮮重文籍於今益知素

王力鯨鯢穴伏漢渤青翹首神州日華赤在昔康熙正

三統象牙龍腦卻珍寶節度爭稱汴國李都督時來廣  
平宋島夷懷德二百年樓館鱗比城西偏中朝不改旅  
葵冊絕域應焚亞孟編彼國經文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  
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讀尚書及河帥之詩  
可以見兩公用心矣

女貴男賤女多男少

鄭漁仲通志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國主其  
地女貴男賤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者則多  
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有數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四十一

夫焉生子皆從母姓吐火羅在烏濟河南卽媯水也與  
挹怛雜居多男子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  
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  
昆弟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生子屬其長兄

元泰定帝詔

元泰定帝卽位詔曰薛禪皇帝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  
長子我仁慈甘麻刺爺爺根底封授晉王統領成吉思  
皇帝四箇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都付來依著薛  
禪皇帝聖旨小心謹慎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

當裏遵守正道行來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在  
後完澤篤皇帝教我繼承位次大斡耳朵裏委付了來  
已委付了的大營盤看守著扶立了兩箇哥哥曲律皇  
帝普顏篤皇帝姪碩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  
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諸王哥  
哥兄弟每衆百姓每也都理會的也者今我的姪皇帝  
生天了也麼道迤南諸王大臣軍上的諸王駙馬臣僚  
達達百姓每衆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虛惟我是薛  
禪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長孫大位次裏合坐地的體例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四十二

有其餘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這般晏駕其間比及  
整治以來人心難測宜安撫百姓使天下人心得甯早  
就這裏卽位提說上頭從著衆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  
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也交衆百  
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云詔文由蒙古語譯漢  
俚俗太甚 本朝重爲校正改云朕考晉獻武王色辰  
皇帝之嫡孫裕宗皇帝之長子也聖慈眷愛封授晉王  
統領青吉斯皇帝四大鄂爾多及軍馬達達國土就  
國以後恪遵色辰皇帝聖旨小心謹慎凡軍馬人民一

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數年之間羣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業嗣後謬勒哲圖皇帝命朕繼承藩服仍統領四大謬爾多及北邊軍馬翼戴朕兄庫魯克皇帝布延圖皇帝朕姪碩迪巴拉皇帝歷事累朝無貳爾心以繼朕皇考固讓之志恪恭厥職屏衛王家朕之行事諸王宗室臣民皆所素知今大行皇帝上賓迤南諸王大臣軍士及諸王駙馬臣僚達勒達百姓等咸謂天位不宜久虛乾綱固有專主近屬之中惟朕為色辰皇帝嫡曾孫裕宗皇帝嫡家孫以長以親於義皆無可讓況大

蕉軒隨錄

卷十二

星

行晏駕事變非常及今加意撫綏猶恐皇皇未定宜早正宸極鎮安百姓使天下人心得甯朕以臣民勸戴之故俯順輿情九月初四日即位於青吉斯皇帝之大鄂爾多布告中外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云按此詔邵學士宏簡錄略而不書其識見過宋金華遠矣

英雄作用

詹伯勸禮重耳否則殺之聲子勸復椒舉否則賂盜使殺施伯勸殺管仲而以其屍授魯范增勸項王殺沛公平林諸將勸更始殺劉續兄弟英雄作用大抵畧同若

王夷甫識胡雛之不凡楊國忠決豬龍之必反卒致排牆殞身馬嵬授首雖奸邪有以自取殆亦天意存乎其間也

紹興酒

山陰縣西有接醪河一名釀醪河亦名勞師澤相傳句踐棲會稽有酒投池民飲其流戰氣百倍今紹興酒遍天下殆權輿於此耶北軒英極勝飲編記酒之出產甚詳而不及紹興釀法

奶奶廟

蕉軒隨錄

卷十二

星

毛西河送曼殊詩其序云曼殊病中夢阿母促之歸乃兒以木衣裝送奶奶廟頭可斷詩不可選

毛西河與李天生因篇論古韻不勝天生大怒始而恫喝繼將加以拳勇汪蒼霖與汪容甫在舟中敘宗誼受容甫侮蒼霖欲推容甫於江中同人力救得免林蘂老不喜南海李子虎詩作詩話時人有以李集示之者則曰吾頭可斷詩不可選也名士性情堅韌似乎太過然而其狷不可及也

好音休去聲

明陳季立第毛詩古音考好音休去聲證羔裘之詩旁引九章惜誦云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姪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濬師按九章又云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萋母姣而自好此好字若作休去聲讀便與佩字不協矣抑佩字另當一音讀耶

病證

病症字諸書所無當作證字列子周穆王篇秦人逢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四

龐音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證

五黃

王逸荔枝賦潤侔和璧奇喻一作五黃人無解者按本草人黃在五葢中色獨黃屬土故有黃葢之名逸賦所用當是此典

經筵

濬師在內閣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自康熙十年辛亥

御經筵始至六十一年壬寅共

御經筵五十八次迨後

列聖嗣統監於

成憲緝熙典學日有孜孜實從來史冊中所未有者矣

獎忠盛典

乾隆乙未冬奉

上諭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嬪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子易名者惟我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四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

特恩錫諡仰見

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遍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審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



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  
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  
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  
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  
迹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  
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  
旌謚其或諸生章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  
者議謚固難於槩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嘗恭  
讀我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四

太祖實錄載薩爾濟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  
分出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戮明兵過半一時  
良將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  
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爲獮薶然迹其冒鎬  
搜鋒竭忠効命未嘗不爲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

慮象昇等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  
傳庭等以闖獻蹂躪禦賊亡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  
政不綱自萬厯以至崇禎權奸接踵閹豎橫行遂致黑  
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爲之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  
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爲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爲  
衡凡明季盡節諸臣旣能爲國抒忠優獎實同一視至  
錢謙益之自詡清流視頽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倖  
生畏死詭託縑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  
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旣不能捨命而猶假語言文字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四

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  
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褒貶昭然使天下萬  
世共知朕準情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卽以是示彰  
瘴所有應謚諸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  
處著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集議以聞並通諭中  
外知之欽此次年丙申二月大學士九卿等將明季并  
建文時殉節諸臣查核史乘參互考證分冊開具姓名  
事實進呈

御覽得

旨命名為勝朝殉節諸臣錄計十二卷交武英殿刊刻  
頒行謹案錄內專諡共三十三人通諡較著者曰忠烈  
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節共一百二十二人次曰烈  
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節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微官  
未秩諸生章布及樵夫市隱名姓無徵不能一一議諡  
竝祀所在忠義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合共三千七  
百八十七人若楊維垣等附和逆闖楊文驄為馬士英  
黨張家玉傅鼎銓等曾降闖賊馬吉祥蒲縷馬雄飛等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卷十二

哭

朋奸誤主雖一死足以自贖究於公議難逃并屏斥不  
錄云

保辜

史遊急就章痕疔音紙消痕 保辜又音支 呼號音喘 顏師古註

曰毆人皮膚腫起曰痕毆傷曰疔保辜者各隨其狀輕  
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謂呼號  
者被毆之人稱痛酷也

鬪馬官牛

鬪馬官牛羯羊鬪猪斂雞善狗淨貓兒雁仙肘後經又

接樹曰鬪樹月令廣義有鬪樹法一作扇五代史郭崇  
韜傳謂繼岌曰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用

袁子正書

唐魏徵等奉敕撰羣書治要首六經訖袁子正書抱樸  
子共六十七種日本刊之其凡例云此書距今殆千年  
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云 謹閱  
四庫全書目錄亦未載有此書知日本所云不謬內袁  
子正書下注袁淮著按漢以前無袁淮其人惟晉袁準  
字孝尼袁瓌從祖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

蕉軒隨錄

卷十二

哭

見晉史袁瓌傳後則袁淮或即袁準也袁書中多精粹  
語有益於人心治道不淺如云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  
祿國之蜂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  
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衆吏少則所奉寡使吏祿厚則  
養足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代耕  
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  
則不亂其農又云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  
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衣  
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頰指而使是故

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書多不備載偶錄二則於此  
有心風俗者其念之茂

陳同甫書

陳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  
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  
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  
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  
利欲亦過矣濬師按此數語道盡當時流弊不厘為講  
學家下一鍼砭也

蕉軒隨錄

卷十二

五

蕉軒隨錄卷十二終

# 蕉軒續錄

## 內卷

壽白蔡楹

書



蕉軒續錄卷一目錄

匪直也人

孫適齋先生

漁樵對問

侍讀名不始於唐

九江

周儀伯

出塞詩

洪稚存太史亮吉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錄十首

蕉軒續錄

卷一目錄

先世父蓮舫公伊江雜詩十六首錄九首

登山山絕頂

林文忠公則徐出嘉峪關四首錄一首

塞外絕句十首錄六首

光祿寺廚役

珊瑚

冰鑑七篇

附錄神骨章

附錄剛柔章

附錄容貌章

附錄情態章

附錄眉鬚章

附錄聲音章

附錄氣色章

徐錫之鼓山詩

李卓吾

民呼故官

天后

蕉軒續錄 卷一 目錄

李不器

微子面縛銜璧之誣

錢竹汀跋望溪集之謬

貶張留侯詩

張玉父子奪門

劉魯田六流

鄭介夫解考槃詩

牽

碩妃

兔吐生

杜茶村

中統

郭銛以沈氏子為嗣

撰擬文字

禮于六宗

混號

望溪先生楹句

染藍鷺鷥翎

蕉軒續錄 卷一 目錄

宋邱濬

西湖

玉戶開種

雙雙

八蜡

甌瓦

二分明月

夢觀集

四庫裝函

嘉魚

凌廉使

蒙古吉林風土

家音姑

郭元登

康齋出處

蕉軒續錄

卷一目錄

四

蕉軒續錄卷一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匪直也人

詩鄙風定之方中章匪直也人毛傳曰匪徒庸君訓匪直為匪徒訓人為庸君朱子輯傳曰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蓋其所蓄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眾又答劉平父書曰匪直也人云云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眾多之盛謂可以補橫渠之遺濬師按朱子此說較輯註尤為

精審不然駮牝三千一句豈非贅設讀者不悟上下文義輒於逐字問求之愈索愈遠王伯申經義述聞以毛傳為失信杜預註匪作彼字解預註左傳襄八年子言駮引如匪行邁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後言說者皆訓匪為非其義不可通如王氏云吾不知上下文通耶否耶

孫適齋先生

幼時讀聊齋志異所紀毛文簡事末附任城孫公擴圖跋語不知孫公為何人也洎官京師與駕航前輩楫同直薇省乃悉公為奇圖節相之父實駕航之高祖而軟

蕉軒續錄

卷一

紅馳逐中亦未嘗詢公仕履及其著述後十餘年予與  
駕航復同官粵東丙子同事秋闈公暇駕航出公家傳  
并其遺棄見示然後公之生平始了然於心目間亟錄  
之以識高山仰止之思按公字充之號適齋舉乾隆元  
年丙辰科鄉榜初官掖縣教諭巡撫楊應琚特疏保薦  
歷浙江烏程縉雲嘉興錢塘等縣知縣發奸摘伏人莫  
敢欺秉性方耿不曲承上官意旨為忌者所中以微事  
落職辛卯入都祝嘏蒙賞還職銜公宦情素淡自  
是絕意仕進主萊州北海温州東山兩書院講席門下

蕉軒續錄

卷一

二

士多所成就為古文辭下筆泉湧法律一歸嚴謹著萊  
遊草東山吟草于京集釣雪集秋柳集田園雜詩一松  
齋古文年七十一卒集中五言如渡河云刷黃誠善策  
順性豈陳言晚泊云雨聲秋晚葉燈影夜深船正月初  
二日雨云江梅方笑臘寒鴈總歸心京口懷太白云第  
一江山景無雙詩酒人七言如楓橋晚泊云鄰舟歌盡  
懊儂曲夜雨滴殘孤客心詠蠟梅云美人遲暮曾非病  
名士風流可帶酸秋柳云金堤月細雙蛾歛玉帳風高  
一箭新未許風流隨逝水可堪搖落倚殘陽皆息胎王

孟韋柳諸家別具一種悽惻纏綿懷抱聞諸稟遺失過  
半見鳳一毛殊可惜也公又有秋柳詩用上下平韻三  
十首自序云少陵柳邊一首獨步千古僅稱葉葉自開  
春一句著題精刻自難多耳逮劉賓客白太傅温方城  
之屬好為柳枝辭動至如千首大概以柳為緣起如醫  
家飲劑庖人羹湯凡朝市村園江山樓店一切風景之  
地無不可借端設措者於人則主言情雖不專在別離  
總以哀艷為宗余衍為三十首亦猶漁洋衍柳枝為長  
律耳予生平無一適意感悼傷懷復不減於昔人詩中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亦間及之非專詠一物嚴切為主者云云詩多不具錄  
其後章有云僕本恨人無好况更逢楚客詭江潭極牢  
騷語却以蘊藉出之尤不愧風人之旨矣

漁樵對問

四庫全書存目載漁樵對問一卷云舊本題宋邵子撰  
晁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  
代相接未詳孰是中論楊慎所駁有温泉而無寒火一  
條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一條不足為是  
書病并因其書所論皆習見之談疑後人撫其緒論為

之濬師謹案朱晦翁答呂伯恭書云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云云據此則是書實為邵子手著無疑也

### 侍讀名不始於唐

劉友益以唐明皇讀書無從質疑盧懷慎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為侍讀名見史傳之始予前錄十二卷中引之嗣閱資治通鑑胡三省註晉王紹宗遷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此侍讀之始也他如齊明帝紀深

### 蕉軒續錄 卷一

四

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江泌為南康王侍讀梁晉安王綱以侍讀東海徐摛為家令東魏高澄欲用荀濟為侍讀北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又隋恭帝紀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惟侍讀姚思廉侍側是侍讀之名不自唐始劉氏陋矣予因劉氏之陋而據以筆之於書陋更甚於劉氏也記以志愧

### 九江

程大昌禹貢論曰謂江至荆而九者自孔安國始其後班固之志地理應劭之釋漢志皆謂江至廬江尋陽分

為九派 胡三省資治通鑑註曰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項羽封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沈約宋志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吳立蕪春郡尋陽縣屬焉此時尋陽之地在江北晉亂立尋陽郡後郡治於柴桑而尋陽之名遂移於江南晉惠帝置九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尋陽時人蓋因漢志所謂九江在尋陽縣南而尋陽又為江州治所遂謂尋陽為九江若禹貢之九江其地實難考見若必以夷陵為西陵遂以巴陵為禹貢之東陵取會洞庭之水為九江考之前志會洞庭者不止九水而鄱道元水經注謂廬江郡有東陵鄉江東有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

###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曰烏白曰嘉靡曰岷曰源曰廩曰提曰茵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經亦皆本僧監所記而張須无賈耽所記名又特異耽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為九其說之無定如此又曰經之九江敘次岷源之下彭蠡洞庭之源不與岷源相入水經注所敘洞庭受水有微瀆湘沅澧連瀝沫淵瀉瀨不止九派不可以損多就少又曰漢世近古其謂江分為九則經語無之而謂尋陽之江為九江者以其時世考之則近古以九州疆境考之則尋



陽向隸荆不隸揚豈可於去古甚遠之世易其地而他  
 之乎濬師按蔡沈集傳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  
 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吠江六曰源江  
 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陸氏經典釋文曰九江  
 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  
 靡江五曰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  
 江張須無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  
 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烏江七曰箇江八  
 曰沙提江九曰廩江陸氏所引與程氏所引申江烏蚌  
 蕉軒續錄 卷一 六

江蔡氏所引一曰烏江三曰烏白江已自不符張氏之  
 三里五州烏土白蚌沙提尤與前二說異賈耽八洲更  
 無論矣初學記引尋陽記一白烏江二蚌江三烏土江  
 四嘉靡江五吠江六浮江七廩江八提江九箇江源作  
 浮廩作稟箇作箇歷來說經者但知據釋文諸書而於  
 初學記均不之及也嘗詢之李恢垣吏部吏部以為次  
 序不同故見間互異然同引一書不應舛誤如是借尋  
 陽記今無其書不能考訂耳至以九江不在潯陽而在  
 洞庭始於宋初胡旦嗣是晁以道曾彥和皆從其說曾

氏謂九江一曰沅二曰漸三曰無四曰辰五曰敘六曰  
 酉七曰湘八曰資九曰澧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  
 而易以瀟蒸一曰瀟江二曰湘江三曰蒸江四曰資江  
 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敘江八曰辰江九曰西江胡  
 渭禹貢錐指引酈道元湘中記諸說謂古無瀟水恭讀  
 大清一統志云瀟湘雖自古并稱然漢志水經俱無瀟  
 水之名唐柳宗元愚溪詩序始稱謫居瀟水上然不詳  
 其源流宋祝穆始稱瀟水出九疑山今細考之唯道州  
 北出瀟山者為瀟水其下流皆營水故道也至祝穆所  
 蕉軒續錄 卷一 七

謂出九疑山者乃水經注之冷水北台都溪以入營者  
 也又蔣本厚零陵山水志云瀟水一支出江華一支出  
 永明一支出濂溪惟出濂溪者猶為近之出江華者乃  
 以淹水為瀟水出永明者以掩水為瀟水蓋後人以營  
 水所經統謂之瀟水而遂不知有營水矣故廣輿記據  
 此謂瀟江在永州府城外原出九疑山不得謂古無瀟  
 水遂於朱子有所疑也又按沅水湘水資水太平御覽  
 并載於江南諸水下并引郡國志云資水岸有石頭城  
 卽吳將周瑜築也之語則按之曾氏所云資水出零陵

部梁縣東北入沅水經注資水出武陵郡無陽縣界皆地名迴殊矣總之地勢久遠未可強通孔安國傳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言江水至荊州地界之中分作九道止此兩語免得多少葛藤漢儒經義絕不穿鑿傳會正不必爭潯陽爭洞庭也胡渭以甚得地勢之中謂孔安國傳孔殷二字費解直不知讀孔傳矣若張須无一有作須元者渭引作張須元謬之甚焉

周儀伯

山陰周鳳翔死甲申之難南都僭號贈禮部侍郎諡文

蕉軒續錄

卷一

八

節我

世祖章皇帝追卹前朝殉難諸臣特諡文忠按烈皇小識載文忠三月二十一日死二十二日逆闖始得崇正帝遺魄於後苑山亭二十三日殮于東華門與殉難錄文忠赴哭帝梓宮東華門外歸寓自縊不符毛西河文忠傳云京師陷有傳駕出狩者鳳翔思扈蹕倉皇奔探見賊據殿坐而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各帥百官人朝賀鳳翔至殿前視之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百官皆驚怖不知所爲而賊第顧之不爲問毛與文忠同鄉

其所紀述必詳審侯恂商邱人崇正戊辰進士官兵部尙書坐汴城失陷事下獄闖賊入都恂從逆授僞工政大堂其子方域復社有名亦兩中我朝鄉試副榜張船山詩所謂兩朝應舉侯公子忍對桃花說李香也彼藻德演企郊輩固狗彘不食其餘矣若恂者亦復如此不知後日見文忠於地下作何面目倘遇馬士英阮大鉞當一笑而解前憾歟

出塞詩

錢竹汀宮詹跋紀文達公酌烏魯木齊雜詩謂其敘次

蕉軒續錄

卷一

九

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轆愁苦之音有春容渾脫之趣林薈溪學博題林文忠詩云塞外之作如寒月霜鴻聞聲淚下尤妙在怨而不怒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從叔藝圃先生謂先世父天山之役塞雨邊雲彌增奇氣自古名人負文章經濟所歷之境絕不以窮通得喪爲累唐之昌黎宋之東坡山谷胸襟闊達千載下讀其詩文猶可想見其爲人也先世父效力伊犁時曾建開墾屯田之議厥後文忠在戍力任其勞塞土荒涼頓成美壤故先世父懷文忠詩云沙場我欲無開土題向天山

有數行文忠亦有句云但期繡隴成千頃敢憚鋒車歷  
八城今則盜賊縱橫干戈滿地昨聞甘肅肅清後大兵  
業已出關是所望於桓桓虎貔之將帥哉余鈔文忠公  
及先世父詩之有關邊疆風俗掌故者附錄於後復檢  
洪稚存太史伊犁紀事詩并錄之以到成先後為次亦  
足以徵我

聖朝威德廣被拓土開疆實從來所未有也若文達詩  
中之無數紅裙亂招手遊人拾得鳳凰鞋文忠詩中之  
無端萬斛黃塵裏偏著一枝含笑花則又廣平賦梅不

蕉軒續錄

卷一

十一

礙其心腸鐵石矣

洪稚存太史亮吉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錄十首

橐筆頻年上玉墀虎賁三百笑舒遲書生亦有伸眉

日獨跨長刀萬里馳廢員見將軍  
例佩刀長髭

熟客先驚問姓名記曾躍馬入咸京當時書記疎狂

甚親屈元戎作騎兵謂張總兵廷彥余辛丑歲客西  
安節署張時尚在撫標學習親

導至曲江鎮看花

誰跨明駝天半回傳呼布魯特人來牛羊十萬鞭驅

至三日城西路不開布魯特每年驅牛羊及哈  
明等物至惠遠城互市

坐來八尺馬如龍演武堂前夾路松謫吏一邊三十  
六盡排長戟壯軍容四月一日隨將軍演武場  
角射時廢員共七十二人

鑿得冰梯向北開陰厓白晝鬼徘徊萬叢燐火思偷

渡盡附牛羊角上來冰山為伊犁適葉爾羌要道常  
撥回戶二十人日鑿冰梯以通

行人浴師按二十人句錯此地豈二十人足用耶徐  
星伯西域水道記云是達巴齊人七十戶盡借此役

應據此為安

甌脫宵寒忽異常行轅門外橐它僵堂期縱過天中

節明日仍冠骨種羊將軍一月內以二五八為堂期  
諸廢員咸入辦事又伊犁夏日

即換季後每天  
寒則仍戴暖帽

蕉軒續錄

卷一

十一

城西連日雨昏黃急溜先傾羊馬牆夜半老兵驚起

叫阜鵬如虎撲人忙

將軍昨日射黃羊親為番王進一湯時哈薩克王子  
以承襲王爵來

謝因照  
例設宴百手盡從空裏舉更憑通事貢真香外番以  
藏香為

貴有所敬  
則獻之

伏流百尺水潺湲地勢斜衝北斗垣高出長安一千

里故應雷雨在平原伊犁地形高出  
西安八百餘里

五月天山雪水來城門橋下響如雷南衢北巷零星

甚卻倩河流界畫開四月以後即引水入城街巷皆  
滿人家間作曲池以蓄之至八

九月

始潤  
先世父蓮舫公伊江雜詩十六首錄九首

浩浩伊江水春來浪拍天南山插雲裏北岸近城邊

沃土原宜穀疏流可溉田豈煩權子母多費水衡錢

伊犁水土肥美雪山春融泉流甚旺若築壩分渠開墾無數何必河工歲修款算生息也

義烈媿睢陽英風鎮異方 二朝磨鐵券兩代憑忠

腸碧血山河壯丹霄日月光輝煌 天語渥讀罷淚

沾裳扎義烈公乾隆年間在葉爾羌殉難封世襲鎮守伊犁有政績慶公帥於道光丙戌在

嶺守伊犁有政績慶公帥於道光丙戌在嶺守伊犁有政績慶公帥於道光丙戌在嶺守伊犁有政績慶公帥於道光丙戌在

焦軒續錄

卷一

雪海冰山路開疆賴伏波鷹聲偏善引見西域馬骨

卻憐多唯有天垂險能教地不煩南方資保障改道

究如何冰嶺神山也從不傷人但馬匹倒斃太甚耳近年屢有改道之議究未知於險易如何耳

承平五十載耕鑿六千家回紇常棲寺汾陽此建牙

獨將苛政去尤沐 聖恩加繩武推英嗣勳名詎有

涯阿文成公移回民六千戶於伊犁另築回城立廟

日金頂寺以棲之每歲交糧十萬石以供軍食服

教畏神至今不輟丁亥公之曾孫容靜

止參帥到任革除弊政撫卹無微不至

草澤浩無邊山環大海國駐師李廣利留碣漢張焉

路可移瓜戍川敷引馬泉巡防兩無礙經畫仰前賢

伊犁西南卡倫外曰那林河草地有大海萬山圍繞距喀什噶爾千餘里向例伊犁派赴喀城換防兵三百名因冰嶺行走甚難奏改由此路緣海沿行至喀城經行外夷哈薩克市魯特地面萬巡邊於換防之中立法最善近因軍務停止兩年矣相傳海濱有張壽碑一坐又案哈薩克即漢之大宛也濟師按霍罕是漢大宛觀陳湯傳可見哈薩克是唐突厥王庭即康居地也

有鳥能知氣飛從兩地分冬來同白雪春至似烏雲

星月還棲樹風霜自樂羣防邊依聖世真不愧鴉軍

十月白鴉自南路飛來烏鴉換去春二月亦然名曰換班

惡淫偏宜燥孤高性獨成託根從石骨結縷掛雕楹

野燒不須畏春風應有情愛居下流者汗辱總偷生

焦軒續錄

卷一

十三

草名淫死乾活人家從石上採來繫於窗戶間開花頗好

爾豈通黃教偏將禍福興圓身工宛轉捷足任騫騰

愛極稱如父清修或偶僧關門未許入砂磧竟何能

八義蟲如土蜘蛛長脚善走嚙人便死見之者用黃紙收裹送入廟中亦有呼為八爺者外夷人見之

於處有之一入關門絕不見矣紀文達公灤陽清夏錄言乾隆中京師相驚以蟲圖形相示然究未見蟲

也逮至烏魯木齊見所謂八蠟蟲乃即昔所圖者每

逐人嘆之以水則伏而不動啖黃草根嫩傷口即

愈遲則不救南路每移文北路取茜草以備秋穫者

救急蓋卽此蟲也  
安得趙充國邊屯盡力籌稼通秋塞迥水引雪山流

烽燧雖云息倉箱尚可憂荒垣多曠土使者亟須謀  
登天仙絕頂

匹馬西來萬里游飄飄心跡似輕鷗纔探蒲海千尋  
浪又度陰山五月秋星落天中半天外水穿沙底挾  
沙流停車東望頻搔首漫學題詩付上頭

拔地蒼松幾萬重涼颼吹到白雲峰登臨欲放乾坤  
眼得句能消碗礪胸石有靈碑奠風雨山留古雪守  
蛟龍何當盡挽西流水開遍沙場好力農

林文忠公則徐出嘉峪關四首錄一首

蕉軒續錄

卷一

十四

一騎纔過即閉關中原回首淚痕潛棄繻人去誰能  
識投筆功成老亦還奪得胭脂顏色淡唱殘楊柳鬢  
毛斑我來別有征途感不為衰齡盼 賜環

塞外絕句十首錄六首

裨海環成大九州平生欲策六鰲遊短衣攜得西涼  
笛吹徹龍沙萬里秋

雄關樓閣倚雲開駐馬邊牆首重回風雨滿城人出  
塞重陽前一黃花真笑逸臣來黃花笑逐臣大  
日出關 自流夜郎句也  
路出郵亭驛鐸鳴健兒三五道旁迎誰知不是高軒

過阮籍如今亦步兵

天山萬笏聳瓊瑤導我西行伴寂寥我與山靈相對  
笑滿頭晴雪共難消

古戍空屯不見人停車但與馬牛親道旁一飯甘藜  
藿半咽西風袞袞塵

僕御搖鞭正指揮忽聞狂吼懾風威前山松徑低迷  
處無翅牛羊欲亂飛

光祿寺廚役

漢舊官儀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置酒皆緹繡蔽鄰

蕉軒續錄

卷一

十五

上食用黃金口器奢侈之習自古已然明光祿寺職上  
膳饈及宴享諸務與閤寺交涉盡耗至不可紀極稍正  
色其間輒怨侮叢集譴禍隨之見歐陽其上供品物皆  
權之長安中賈人不時予其直積負萬計賈人多破產  
者南京光祿寺歲進酒十萬瓶由軍民轉運遇有稽延  
屬吏往往獲罪楊峻在官時始請改歸巡倉者監之徐  
文貞階有清查光祿寺廚役疏云臣等看得該寺廚役  
嘉靖九年議准不足四千名方許收補蓋本以四千名  
為額數後雖加添一百名揆之事理總當不過四千一

百名伏乞勅下該寺堂上官逐一清查明實以四千一百名立爲總額而酌量各署事之繁簡分派某署若干以爲細額庶該寺不致動稱缺乏有誤供應云云觀廚役一項人數之多如此無怪乎萬曆以後宮中脂粉錢開銷至四十萬兩馬口柴紅螺炭需用至數千萬兩也

朝光祿寺一切用度俱有定制惟

御膳房屬之內務府衙門恭讀會典內載膳房屬下庖

長四名副庖長四名庖人五十名廚役二十八名又內

膳房廚役六十七名通計不過一百五十三名緬維

卷一

去

祖宗昭儉防奢實足爲萬世法守矣又按明太常寺廚

一千三百六十三名經徐階等議准以一千名作爲定額以三百名供饋增差撥及備臨時事故可謂冗濫又按沈德符野獲編載嘉靖十年光祿寺廚役王福力請遷典獻王梓宮葬於北京上命會議尚書李時等極論不可乃寢廚役上封事議大禮誠亘古僅見事又按正統時奈亨以光祿寺廚役得官本寺卿歷戶部侍郎亦奇

瑚璉

杜少陵水宿遺興奉呈翠公詩疑疑瑚璉器陰陰桃李  
巖翟灝謂璉力展切今俗讀音連謬少陵作平音爲賢

者之責按陸德明明堂位音義四璉作四連雖亦註力展切然古字多通既作連字卽用爲平聲似無不可如夏后氏之兩敦敦音對黃東發日鈔則平上兩收矣至論語瑚璉自漢魏以來註者皆曰夏瑚殷璉與明堂位不符或云有誤或云別有所據林薊溪三禮通釋以朱子因論語作瑚璉左傳仲尼曰胡簋之事皆瑚字在上故以夏殷周爲敘疑明堂位文有倒置亦有見也

冰鑑七篇

操姑布子卿之術者多矣 四庫所收月波洞中記太

蕉軒續錄

卷一

七

清神鑑二書皆稱美備楚南何鏡海觀察應祺 藏有冰

鑑七篇不著撰人姓名議論微妙宛似子家子曾向觀察借鈔之因世無刻本特錄於此鏡海極精相法其神骨章二註鬚眉章聲音章各一註并爲列入荀卿非相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數語固千古不磨之論然視察焉度聽觀不掩讀書者能神而明之未始非甄識人物之一端也

附錄冰鑑

神骨章第一

語云脫穀為糠其髓斯存神之謂也山騫不崩惟石為鎮骨之謂也一身精神具乎兩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論形骸文人先觀神骨開門見山此為第一

相家論神有清濁之辨清濁易辨邪正難辨邪正先觀動靜靜若含珠動若火發靜若無人動若赴敵此為澄清到底靜若螢光動若流水尖巧喜淫靜若半睡動若鹿駭別才而深思一為敗氣一為隱流均之

蕉軒續錄

卷一

六

託迹二清不可不辨

凡精神抖擻時易見斷續處難見斷者出處斷續者閉處續道家所謂收拾入門之說不了處看其脫畧做了處看其針線小心者從其做不了處看之疎節闊目若不經意所謂脫畧也大膽者從其做了處看之慎重周密無有苟且所謂針線也二者實看向內處稍移外便落情態矣情態易見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強起頂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陽骨線起眉骨伏起鼻骨芽起額骨若不得

不起頂骨平起在頭以天庭枕骨太陽骨為主在面以眉骨額骨為主五者備柱石器也一則不窮二則不賤三動履小勝四貴也何鏡海曰相有骨格有骨格者已成事也手可揣骨氣者未成者也驗於將來惟持目力此非碌碌者所知也

骨有色面以青為貴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何鏡海曰青面者深思而無情心忍而志堅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質頭以聯為

貴碎次之總之頭無惡骨面佳不如頭佳然大面缺天庭終是賤品圓而無串骨半為孤僧鼻骨犯眉堂

主不壽額骨與眼爭子嗣不立此中貴賤有毫釐千里之辨

蕉軒續錄

卷一

十九

剛柔章第二

既識神骨當辨剛柔剛柔即五行生剋之數名曰先天種子不足用補有餘用洩消息直與命通此其皎然易見五行有合法木合火水合木此順而合順者多富即貴亦在浮沉之間金與火仇有時合火推之水上皆然此逆而合逆者其貴非常然所謂逆合者金形帶火則然火形帶金則三十死矣水形帶土則然土形帶水則孤寒老矣木形帶金則然金形帶木

則刀劍隨身矣此外牽合俱是雜格不入文人正論  
五行爲外剛柔內剛柔則喜怒伏跳深淺者是喜高  
怒重過目輒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揚近蠢初念  
甚淺轉念甚深近奸內奸者功名可期粗蠢各半者  
勝人以壽純奸能豁達者功業終成純粗無周密者  
半途必棄觀人所忽人得八九矣

### 容貌章第三

容以七尺爲期貌合兩議而論胸腹手足實按五方  
耳日口鼻全通四氣相顧相稱則福生如背如淡則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林林總總不足論也容貴整非整齊之謂短不豕蹲  
長不芽立肥不能贅瘦不鵲寒所謂整也背宜圓腹  
宜突坦手宜溫軟曲若彎弓足宜豐滿下宜藏蛋所  
謂整也五短多貴兩大不揚負重高官鼠行好利此  
爲定格他如手長其身身過於體配以佳骨定主封  
侯羅紋滿身胸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拜相卽鼎甲  
相貌家有清古奇秀之別總之不必須看科名星陰  
陽文爲主科名星十三歲至三十九歲隨時而見陰  
陽文十九歲至四十六歲隨時而見二者全大器也

得一亦貴科名星見於印堂眉彩時隱時見或爲剛  
針或爲小丸嘗有光氣酒後及發怒時易見陰陽文  
見於眼角陰雨便見如三叉樣假寐時易見得科名  
星早發得陰陽文遲發二者全無前程莫問陰陽文  
見於喉又主子貴雜路不在此格目者面之淵不深  
則不清鼻者面之山不高則不靈口闊而方祿千鍾  
齒多而圓不家食眼角入鬢必掌刑名頂見於面終  
身錢穀此貴徵也舌銳無官橋面不顯文人不傷左  
眼鷹準動便食人此賤徵也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 情態章第四

容貌者骨之餘常佐骨之不足情態者神之餘常佐  
神之不足久注觀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大家舉止  
羞澁亦佳小兒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濁細處  
兼論取舍人有弱態有狂態有疎懶態有周旋態飛  
鳥依人情致婉轉此弱態也不衫不履旁若無人狂  
態也坐止自如問答隨意此懶態也飾其中機不苟  
言笑察言觀色趨吉避凶此周旋態也皆根其情不  
由矯枉弱而不媚狂而不譁疎懶而真誠周旋而健



舉皆能成器反此敗類也大概亦得二三矣前者恆態又有時態方與對談神忽他往眾方稱善此獨冷笑深險難近不足與論情言不必賞極口稱是未交此人故意詆毀卑庸可恥不足與論事漫無可否臨事遲回不甚關情亦為墮淚婦人之仁不足與談心三者不必定人終身及此以求可以相天下士

眉鬚章第五

鬚眉男子未有鬚眉不具可稱男子者少年兩道眉臨老一林鬚此言眉主早成鬚主晚運也然而紫面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無鬚自貴暴腮缺鬚亦榮郭令公半部不全霍嫖姚一副寡臉此等間逢畢竟有鬚眉者十之九也眉尙彩彩者杪處反光也貴人有三層彩有一二層彩者所謂文明氣象宜疎爽不宜凝滯一望有乘風翔舞之勢上也如潑墨者最下倒豎者上也下垂者最下何鏡海曰下垂一語不確儘有下垂而大貴者大抵必兼斜視所謂殺星當令也長有起伏短有神氣濃忌浮光淡忌枯索如劍者掌兵權如帚者赴法場箇中亦有微茫不可不辨他如壓眼不利散亂多憂細而帶媚粗而無文最是下乘

鬚有多寡取其與眉相稱多者宜清宜疎宜縮宜參差不齊少者宜健宜光宜圓宜有情照顧捲如螺紋聰明豁達長如解索風流榮顯勁如張戟位高權重亮若銀條早登廊廟皆宦途大器紫鬚劍眉聲音洪壯蓬然虬亂嘗見耳後配以神骨清奇不千里封侯亦十年拜相他如輔鬚先長終不利人中不見一世窮鼻毛接鬚多晦滯短髭遮口餓終身此其顯可見耳

聲音章第六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人之聲音猶天地之氣輕清上浮重濁下墜始於丹田發於喉轉於舌辨於齒出於唇實於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人不必一一合調聞聲相思其人斯在甯必一見決英雄哉  
聲與音不同聲主張尋發處見音主斂尋歇處見辨聲之處必辨喜怒哀樂喜如折竹當風怒如陰雷起地哀於擊薄冰樂如雪舞風前大概以輕清為上聲雄者如鐘則貴如鑼則賤何鏡海曰亦有如鑼而大生勞苦聲雌者如雉鳴則貴如蛙鳴則賤遠聽聲雄不免也

近聽悠揚起若乘風止若拍瑟上也大言不張唇細  
言若無齒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鳴隱而不達深夜  
鼠嚼或字句相聯喋喋利口或齒喉隔斷啾啾而談  
市井之夫何足比數音者聲之餘也與聲相去不遠  
此則從細曲中見貧賤者有聲無音尖巧者有音無  
聲所謂禽無聲獸無音是也凡人說話是聲其散在  
左右前後是音開談若含情話終多餘響不惟雅人  
兼稱國士闊口無溢舌尖舌無窅音不惟實厚兼獲  
名高

蕉軒續錄

卷一

十四

氣色章第七

面部如命氣色如運大命固宜整齊小運亦當亨泰  
是故光燄不發珠玉與瓦礫同觀藻繪未揚明光與  
布葛齊價大者主一生禍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人以氣為主於內為精神於外為氣色有終身之氣  
色少淡長明壯艷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氣色春青夏  
綠秋黃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氣色朔後森發望後隱  
躍是也有一日之氣色早清晝滿晚停暮靜是也  
科名中人以黃為主此正色也黃雲蓋頂必擢大魁

黃翅入鬢進身不遠印堂黃色富貴逼人明堂素靜  
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鮮決利小考印堂垂紫動獲  
小利紅暈中分定產佳兒兩顴紅潤骨肉發迹由此  
推之足見一斑矣

色忌白忌青青嘗見於眼底白嘗發於眉端然亦有  
不同心事憂勞青如凝墨禍生不測青如浮煙酒色  
憊倦白如卧羊災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或青而帶紫  
金形遇之而飛揚白而有光土庚相當亦富貴又不  
在此論也最不佳者太白夾日月烏集天庭桃花

蕉軒續錄

卷一

十五

散面頰頰居守地閣有一於此前程退落禍患再三  
矣

徐錫之鼓山詩

鼓山志朱竹垞先生題名云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  
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歛人鄭埕乘竹轎往遊晨曦射人  
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  
寺創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  
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厨尋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巖磴  
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之水山僧語予此喝

水巖也國師安禪於是惡澗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  
涸予為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刊詩於石云  
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  
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  
岩崩峯予納涼僧廊日既暮留憩廊下愛青松架壑信  
宿乃還用若帚拂塵題名於壁按志稱錫之淳熙時人  
此詩作於己酉屬太鴻宋詩紀事遺之可謂失諸眉睫  
間矣

李卓吾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四庫存目云李贄所著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其藏  
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  
易位尤為罪不容誅按明史耿定向傳定向學本王守  
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  
大夫好談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  
勝也贄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  
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  
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  
中黃宗羲明儒學案謂定向因贄鼓倡狂禪學者靡然

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  
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又謂焦澹園篤信  
卓吾之學以為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  
席予觀焦氏筆乘載方思善揚懷李姚安詩中云寥寥  
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  
風變再振民風醕可見當時推許之盛非孟子所謂相  
率而為偽者歟休甯汪廷訥字無如與贄贈答稱其著書  
皆了義評古善誅心一時習染之深如此贄編有開卷  
一笑前續集猥鄙淫褻污穢滿紙屠隆等從而誇贊閱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民呼故官

明華亭顧文僖清書感詩云民力既已紆賦入乃有常  
公家無闕事帑廩有餘藏後來諸君子率由如舊章至  
今鄉父老稽首周侍郎註周文襄以侍郎巡撫後升尚

書而民止呼其故官吾皖道光初東阿周文忠天爵為懷遠令調阜陽擢宿州牧皆未離鳳潁兩郡愛民如子善政不可殫述公游歷至總督鳳潁人仍稱之曰周太爺咸豐癸丑公督師莅臨至一村有老嫗奉鷄子數枚麥餅一盤跪公馬前曰太爺飢乎敢以為獻公問汝何人對曰我子昔為仇家所陷賴太爺廉察出之於死也公笑而受之且啖且語不里許而餅盡矣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忠有焉乃儉父目公為酷吏亦何妄哉

天后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李墨莊先生使琉球記據徐澄齋太史葆光中山傳信

錄謂天后莆田湄洲嶼林氏第六女錄云張學禮記云天妃蔡氏猴嶼人

非母王氏生於宋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昇化

於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室處三十有八歲徐錄云一

宗元祐又云生於甲申之歲以昇化年攷之皆非是徐錄云宣

和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八舟溺其七獨允迪徐錄云

舟見神朱衣坐桅上遂安歸聞於朝賜廟額曰順濟紹

興二十有六年始封靈惠夫人歷代加封至天妃徐錄

三十年加昭應乾道二年加崇福淳熙十一年加善利

皆仍夫人封紹熙三年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助

順嘉定元年加顯衛十年加英烈嘉熙三年封靈惠

助順嘉應英烈妃寶祐二年封助順嘉應英烈協正

妃三年又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四年封靈惠協正嘉應慈濟妃是年又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景定三年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元至元十八年封護國明著天妃為封天妃之始又進顯佑大德三年封輔聖庇民明著天妃仁宗加封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天歷二年加封靈威助順福惠徽烈共二十二字廟額靈慈明太祖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永樂七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崇正年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已又加青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有明一朝凡四封也我朝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提督萬正色奏請

加封天后父名愿字惟愨宋時官都巡檢渡海覆舟賴

后救免寶祐五年教授王里請於朝封父積慶侯母顯

慶夫人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錫命濬師按毛西河重修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得勝壩天妃宮碑記云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

於登封之頃出玉女於岱山巔至今祀之所稱神州老

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為職土

之雄逮宋元祐中俗稱莆田女子契元典而為水神則

後人所附會云云不知西河所云神州老姆出自何典

徐李二公亦未曾攷及林舍人麟焯充冊使時獻長聯

於天后宮楹款署裔姪孫某敬題林閩人不容漫無攷

覈而沿俗說也謹案吳榮光吾學錄祀典門載國朝

宏仁普濟天妃二十三年加封天妃乾隆二年加

封福佑羣生二十二年加封誠感咸孚五十二年加

封顯神贊順嘉慶五年加 封垂慈篤祐六年追  
封神父為積慶公母為積慶夫人祭於莆田清口天后  
廟後

李不器

岳襄勤公鍾琪督川陝時有湖廣奸民盧宗造言誣其

謀反尋又有郴州謀叛逆犯曾靜遣徒張熙投書勸以

同謀舉事具詳 國史襄勤傳中惟李不器一案本傳

未載恭讀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世宗憲皇帝諭旨據將軍常色禮轉奏道士李不器誣

捏岳鍾琪謀叛一事甚為荒謬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之薦在內庭行走

聖祖仁皇帝廣大包涵天地覆載無所不容如喇嘛西

洋人以及僧道等類畜養者甚多

聖祖仁皇帝皆不過以工匠雜藝人等視之其中不肖

之人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器尤為妄誕之

甚招搖不法至

聖祖仁皇帝賓天後朕因李不器本籍陝西故令發回

原籍交與年羹堯拘管不意年羹堯將伊送往終南山

內厚加供養每月給以多金後聞李不器在彼怙惡不

俊仍肆為大言希圖惑眾且捏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

要他壞之語鄙俚妄誕不知從何而來今春朕向岳鍾

琪問及李不器岳鍾琪奏稱李不器在陝其每年供給

仍在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等語朕批諭云此事當日

辦理甚為錯誤李不器本係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屬

寬典豈可復加厚待隨諭令岳鍾琪將伊看守每日量

給飲食詎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鍾琪竟敢造為無影

之詞肆行誣讟深可痛恨據李不器以西藏用兵為岳

鍾琪妄啟邊釁夫西藏之用兵也當日平定藏地之時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康濟勳効力甚多蒙

聖祖仁皇帝封為貝子令其與阿爾布巴等總理西藏

事務乃阿爾布巴等因妒忌爭權心懷背向擅將康濟

勳殺害其叛逆之罪實不容誅正欲聲罪致討適頗羅

爾率眾為康濟勳復讐具奏懇請發兵是以特遣大臣

統師進勦未煩一矢之勞兇渠授首西藏安帖此事皆

由阿爾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滅亡是以國家不得已

而用兵事事皆出於朕親指授岳鍾琪遵奉辦理而謂

岳鍾琪為啟釁藏地其誣妄甚矣又李不器以岳鍾琪

廣造軍器心懷不測夫鎗礮係軍中必需之要器朕令內外大臣屢行詳議酌定行令各省督撫提鎮增添礮位鳥鎗不時演習車陣乃自古戰守之良法是以朕行令北方諸省商酌製造募召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獨陝西一省爲然而乃以岳鍾琪爲私造私演包藏異謀乎又李不器謂岳鍾琪濫費國帑夫岳鍾琪辦理軍需購買驛頭一一俱經奏明造具清冊送部查覈從無一毫浮冒不知李不器何所據而指爲濫費也又李不器謂岳鍾琪交結黨與訛言頻興乃指奸民張熙投遞逆書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一事前岳鍾琪一見逆書卽嚴加審訊窮究根株張熙堅不吐供岳鍾琪百計詢問甚至設誓以誘之伊始將謀逆黨類盡行供出今行文湖廣江浙緝捕無一漏網且岳鍾琪深知逆書中語誕幻已極於朕毫無影響無容隱諱直將逆書陳奏朕前嘉其識見遠大心地光明爲古大臣所莫及卽如王國棟海蘭等搜得逆書原稿奏稱書詞悖逆斷不敢陳奏其識見卑鄙無知去岳鍾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鍾琪不將張熙嚴行監禁者亦係奉朕密旨而李不器乃以爲岳鍾琪交結黨與此醉夢

中噫語也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開挖街道係雍州地方與雍正年號干礙謂是岳鍾琪之咒詛公行夫街道爲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修理平治乃爲政之要務雍正四年有人條奏戊午係朕本命之年京城不宜動土朕諭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見毫無關係仍令照常蓋造房屋修治街道朕於輦轂之前尙不以俗見爲拘忌况雍州之與雍正有何干礙而爲此謬妄不經之語乎至李不器所稱岳鍾琪搜伊居室時有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聖祖神牌至尊至重雖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李不器何等卑微下賤之人乃敢以

聖祖神牌供於私室卽此褻越僭逆萬死不足蔽其辜何得以此誣加岳鍾琪之罪尤屬狂悖之至矣岳鍾琪身任封疆實心辦事公忠義勇敬慎無私精誠可貫金石勳業著於旂常朕素所深知篤信朝野內外無不共悉李不器架空誣捏之詞原不足以損其毫末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誣讒者想因延信向爲西安將軍平素溺於道教習爲妖邪與李不器必相往來西藏之事延信

推諉不願前往故李不器遂有擅啟邊釁之謗亦未可定至於捏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污曠國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喪心蔑理乃

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敗露公然投遞呈摺大千法紀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並令乘坐轎車於轅門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駭人觀聽常色禮甚屬無知著常色禮會同巡撫西琳將朕此旨宣播於眾再將李不器嚴加刑訊其種種妄言是何意見審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覈擬具奏欽此竊惟人臣功高

蕉軒續錄

卷一

三五

震主一經詭譎鮮克令終襄勤以大將專征屢遭宵小播惑非賴

聖明洞鑒其身頓成齏粉矣於此益徵

大聖人保全勳庸實超出尋常萬萬也

微子面縛銜璧之誣

微子去之朱註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本何晏集解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孔安國傳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故東坡先生於人自獻於先王句註云人各自以其意貢於先王微子

以去之爲續先王之國箕子以爲之奴爲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蔡沈集傳據左傳逢伯答楚子問許男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以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斷爲微子適周在克商之後濟師按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是微子受封在成王時安得有面縛銜璧等事觀武成所載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并未語及微子可知其早已行遜也當紂之荒淫微子痛殷將亡謀於箕比其辭悱惻千百世下猶想見其忠君愛國之忱得父師片言而其志始決何則前

蕉軒續錄

卷一

三五

之數諫既不聽從今之民心已成讐敵惟有遜之一法冀存殷家一線之遺設當時民無離德旅不倒戈我知微子必能復煽王燼聲周武以不臣之罪安九鼎而中興夷齊何人乎奮其孤忠尙扣與王之馬豈忠如微子甘爲降鹵貽偷生隱忍之差蓋天時人事無可如何至此實有不得不去之勢矣陳同父曰武庚之叛爲孝子吾亦曰微子之去爲忠臣迨其後作賓王家宏乃烈祖馬仍殷舊鸞振西維作詩者固以客禮待之而明其非周之臣子也抑更有說者左傳僖公六年楚子圍許許

男而縛銜壁大夫衰絰士輿櫬微子殷之宗室位實子爵無論不敢以君自居即使面縛銜壁而衰絰與輿櫬孰爲其大夫士而相從以適周也逢伯之說誣蔡沈信逢伯之說不愈誣耶揖讓之局變而爲征誅虞賓之位變而爲銜壁竊恐後世亂臣賊子必有藉以爲口實者故不得不辯若司馬氏持祭器至軍門之辭則更不足論矣

錢竹汀跋望溪集之謬

李巨來督部書望溪侍郎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後文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予已載入隨錄九卷中近閱錢竹汀研潛堂文集跋侍郎文云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常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偶讀望溪文因記所聞於前輩者

云云此一則謬之極矣穆堂文集與侍郎論文辨難者

不一而足桐城之議見於集中且尙有論及所稱副憲

官階金陵地名者已見九卷不具錄何錢於李集絕未寓目耶

跋中既曰偶讀望溪文何又不知馬溪府君墓誌起首

一句卽云苞先世家桐城耶未以王若霖之言謂中侍

郎作文之病是猶王昶忌隨園先生名作蒲褐山房詩

話拉吳嵩梁爲證也錢之經學史學較王爲勝不應輕

率落筆如此吁可怪矣

貶張留侯詩

蕉軒續錄

卷一

三

袁隨園詠史云子房非正士可傳惟一椎自見黃石公陰險靡不爲爲韓非其心滅韓皆其計不肯立六國韓宗遂隕地野雉幸辟陽夫妻義已絕立賢不立長殷周有成迹胡爲召四皓爲之張羽翼老人見厚幣來如飛烏捷龍準木強人傷哉爲所劫長陵骨未寒殺子及其妾北門奪軍時四皓骨已朽借使木未拱能安劉氏否報韓旣不成報漢復何有所以子辟疆竟請諸呂王誰能爲此謀貽謀自子房後人讀者都以爲深文周內於留侯尙如此真三代下無完人矣不知此議發於朱子



也朱子曰子房為韓報秦擯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  
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

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見御

全書卷五十八據此則隨園詩實為有本予在京師一日侍椒

生先生座中談及之先生曰隨園亦喜讀朱子書耶余

對曰大約隨園篤信程朱處卻在此等先生笑而不答

張玉父子奪門

明成祖靖難兵起首用燕山左護衛張玉策奪北平九  
門無論城內外三日而定嗣進攻東昌玉被創戰歿成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祖卽位論靖難功第一追封榮國公諡忠顯洪熙中改

諡忠武與朱能王真姚廣孝侑享成祖廟廷子軌當景

泰帝不豫時與石亨曹吉祥迎英宗於南城復以奪門

功封太平侯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軌頗有力納賄亂政

亞於石亨天順二年卒贈裕國公諡勇襄子嘗謂成祖

竊位其罪浮於唐太宗英宗復辟其名亦不及唐太宗

之正何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高祖尚在陝以東建天

子旌旗夫固父命之矣若成祖與建文帝君臣分定也

分定則篡逆而已廬陵王逼於牝朝母子義絕天復唐

祚諸武遂殲若英宗北狩禍由自取輕棄其天下而猶

覲然謀復大位兄弟有市行矣善乎李賢之言曰如景

帝不諱羣臣誰不願請門何必奪且內府之門何可奪

而奪之一字何可訓也若張玉父子先後五十年間均

以奪門得爵聯姻帝室富貴綿長天道實有不可知者

後世臣工與人國家處人骨肉使皆如張氏父子居心

三綱不幾幾淪滅耶英宗用岳蒙泉為內閣軌與石亨

小人肺肝如見軌兄輔從兄信并著賢聲一門邪正不同如此

劉魯田六流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六流一首濟甯劉魯田孝廉撰其文云蓋聞射必有的

行必有歸志倡於前行與之隨志之所趨不勉而習習

之所熟不期而開譬猶決拾將施中否未判輪蹄初發

南北可之終謬千里始差毫釐及乎已悞雖悔何追農

工力作商賈負販良楛縱殊相去非遠唯清門緒餘儒

林苗裔成則登天敗則入地觀之生憫言之斯畏用是

品隲履行章別流輩總其阡陌區為六格貽彼童蒙使

自擇執一曰聖賢之流昭事上穹同胞下民洗心致知

脩辭檢身窮十三經涉廿一史旁究百氏折衷孔子訪

吠畝之利病明廊廟之張弛得志則膏澤大行處約則  
著書樂志桑樞繩牀不爲絀衮衣華輶不爲侈斯其上  
也二曰英彥之流細行出入大節確然古人可作吾何  
畏焉文事則祖聖宗賢滋條沃根遷固董賈爲之師揚  
馬崔蔡爲之鄰武略則太公孫吳寢處揣摩驅萬眾如  
疾風摧強敵若朽株譬鸞鳳之羽毛貔虎之爪牙或禦  
侮於疆場或爲儀於天家斯其次也三曰方伎之流聚  
精殫思執藝不遷心憤而通巧生於專是以號國起死  
成都下簾弄丸解紛調弓泣猿鼓琴飄瓦畫龍御天與

蕉軒續錄

卷一

罕

沒世而無稱甯小道之可觀抑亦爲次此其選也四曰  
溫飽之流與俗浮沉隨世唯諾盤盞願豐衣服恥惡利  
田宅則鉤考錙銖貪仕宦則依違臺閣同草木而甘心  
唯富貴之是樂是古之所謂凡庸而今之所謂卓犖也  
五曰樛櫟之流長爪豐肌啜茗薰香牙籤飾架素琴挂  
牆微輿馬不出郊非慶弔不下堂生事雪消於几筵精  
神蟻漏於姬姜此猶禽息與鳥視形雖存而若亡也六  
曰糞壤之流正人則疎宵小是比仇讐翰翰詆訕術藝  
鷓鴣促織華燈紙鳶走狗鬪鷄挾彈持竿性命與依忘

眠廢餐又或品竹弄絲乞靈賤優擲散關葉摹肩斯流  
迫懼曲巷金盡牀頭九陌前行十手後指曳履頂冠植  
髮含齒彼丈夫也奚如至此凡此六流何地蔑有三益  
三損唯人所取若乃父兄據津親戚當塗承庇嘉隆容  
容於於食客仰其膏光寢于希其吹噓誰不投以甘飴  
而肯進之苦荼哉於是日削月剝時流歲遷及乎景暮  
而市空水涸而魚窮身名且裂憑藉蕩然受恩者付之  
太息而他人坐視而不憐非後事之失圖乃初志之已  
愆也詩不云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易林有言跬步不

蕉軒續錄

卷一

罕

已跛鼃千里夫寢興念之跬步斯勉不良之足可以致  
遠而況騶駘與騏驎固絕塵而追電者乎按魯田名汶  
號叔子父毓秀從何姓順治間副榜官至山東按察使  
卒留葬濟甯遂家焉魯田以復州衛籍中山東鄉舉旋  
藉旗籍蒙  
聖祖恩復原姓歸濟甯守墓  
世祖在潛邸時特見優禮多所咨詢  
賜其讀書室曰士林芝蕙魯田又著有原命原性及誠  
者聖人之本論惜皆未之見也

鄭介夫解考樂詩

考樂三章鄭箋弗諉者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弗告者不復告君以善道朱晦翁詩傳云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無戚戚之意雖獨寐寤言猶自誓不忘此樂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弗告不以此樂告人也晦翁抹卻小序但就賢者自己身分而言較鄭氏似為得體然鄭介夫俠言行錄云暇日聞子姪誦詩考樂之義歎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猷猷不忘君况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

蕉軒續錄

卷一

望

牽

牽者倪挽也挽舟索一名百丈牽資治通鑑晉安帝紀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平百

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胡三省註曰百丈者所以挽船今南人用麻繩北人以竹為之并引陸遊入蜀記為證按入蜀記云倒竿檣立勝牀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天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車杜工部在雲安十二月一日三首詩中有云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仇滄柱輯註引程大昌演繁露及南史朱超石傳而不及通鑑以朱超石作朱超誤矣浦二田讀杜心解引白香山詩荏苒竹箴怒怒即

蕉軒續錄

卷一

望

百丈也康熙字典牽字註謂百丈為牽船之後按筏乃編竹渡水者揚子方言云汭謂之綽綽謂之後似於牽無涉當是箴字之訛蘇子由河冰復結詩云引緯低徊疑上坂打凌辛苦甚攻城牽亦作緯也又按天寶十三

碩妃

明成祖為高皇后第四子史有明徵朱竹垞撰靜志居詩話信嘉興沈元華敬禮南都奉先殿紀事詩云高后

配在天御幄神所棲眾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  
所生嬪德莫敢齊一見異于聞實錄安可稽云云定成  
祖為碩妃生按明太常寺志載奉先廟制高后南向諸  
妃盡東列西序惟碩妃一人碩音公康熙字典注明祖  
妃碩氏據太常寺志也明會典廟祀門載奉先殿儀節  
但列帝后忌辰自仁祖起至穆宗帝后止此係萬曆間  
所修會典  
並無各妃其陵寢所載亦僅云孝陵四十妃嬪惟二妃  
葬陵之東西餘俱從葬亦未敘妃嬪姓氏如果成祖為  
碩妃所生當即位時何未聞尊崇諡號僅於奉先殿西

蕉軒續錄

卷一

聖

序位次別之揆之情理殊屬牽強沈元華詩集竹垞明  
言為其元孫傳弓撫拾而傳弓早夭失傳此詩蓋得之  
高工部寓公家必好事者假沈名而作竹垞不察輒登  
錄之且以高后從未懷妊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為證  
抑何謬耶元至正十五年明祖渡江定太平馬后念除  
太平阻江脫東西急勢不能相為即率諸將  
土妻妾從孳家至太平太子標於是年生於太平陳迪  
家時太平城初下太子生之報至明祖喜謂其山曰到  
此山者不患無嗣據此則懿文太子生年確鑿其為馬  
后所出無疑按明祖二十六子馬后生太子標秦王棟  
晉王樞成祖周王橚胡充妃生楚王楨達定妃生齊王  
鸚潭王梓郭甯妃生魯王檀惠妃生蜀王椿代王桂  
谷王德胡順妃生湘王柏韓妃生遼王植余妃生慶王  
瀚楊妃生甯王權周妃生岷王楨韓王松楨貴妃生藩

王模李賢妃生唐王桎劉惠妃生郢王棟葛麗妃生伊  
王樞而肅王樞母部無名號趙王杞安王楹皇子楠皆  
未詳所生母史冊班班可攷曷嘗有碩妃之名沈元  
華以明臣又曷敢如此妄言乎此不辨而自明也

兔吐生

退之毛穎傳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  
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  
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云云濬師按東方房宿正卯  
宮水土既平生養萬物故曰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  
功張茂先博物志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  
說余日所未見故曰當吐而生朱文公答蔡季通書曰

蕉軒續錄

卷一

聖

毛穎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  
孫當吐而生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未知所出  
耳又答季通書曰兔者吐生光昨日閒思此語忽記毛  
穎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  
二書各用之又答季通書曰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  
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嚴有翼註韓文但舉博物  
志而不及本草不知博物志明言舊有此說則亦非出  
自茂先所志矣文公以土養萬物有功作句誤以土為  
吐耳兔吐而生子可也兔豈能吐養萬物乎

杜茶村

隨園先生與邵厚庵書曰枚前席間貶茶村文太守色不許我以見彼文絕少未敢爭之固辨之疾今賜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是又安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尚不至於草亡木卒者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離江湖結社羣居足已而不學其諸老先生多晚節不臧飲然病乎已遇勝國士人爭羅致煥咻之冀免其清議而其時冒稱逸民者遂乘其虛而劫焉往往躡破履登高座居之不疑以為李杜韓蘇搖筆便是既無劇忱

蕉軒續錄

卷一

巽

之苦心又無畏友之剴切借國家危亡盜竊名字蓋不止茶村然也使生今日文教覃敷之時荆楚一僮技止此乎久沒沒矣又陳錫路黃嬾餘語曰杜於皇詠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此四句都用山谷語按山谷贊東坡真有堂堂子瞻出於峨眉之句又詩有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云云杜故不免擗擗鈍翁說鈴及漁洋詩語并稱之亦不可解濬師於茶村詩文皆未寓目近得變雅堂全集方信隨園之言不謬其集中有祭龔太夫人文一篇以歐陽修

嚴延年之母為比謂修得母訓遂以文章氣節經濟名當時而傳後世嚴母之言其子不能用以及於禍又云由歐母而後惟太夫人一人按龔端毅曾降李賊作北城御史復歸

大清維時甫當鼎革我

聖朝恢闊大度不咎既往之辜端毅得以敷歷臺省其人實無足取也茶村受端毅恩貢諛則可何至謂歐母後僅得一龔氏之母直將七八百年賢母節婦忠臣孝子一齊抹煞安乎不安乎至與屈大均書許為魯仲連

蕉軒續錄

卷一

巽

不帝秦言尤狂妄桀犬吠堯奚足污人齒頰第逞其曲筆未免顛倒是非沈歸愚選茶村詩目以頹唐尚不能定茶村之品詣也吾家望溪公垂老之年親銘其墓母亦偏於私誼歟

中統

歐陽圭齋慰文廷國博喪母書云中統若干聊為雇車之資按元史世祖中統元年十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日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日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日一貫文

二貫文至元二十四年又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其後雖有更易而終元之世中統至元二鈔常行鈔也而以國號稱之直可與朱提作的對矣

郭銛以沈氏子為嗣

沈下賢亞之集有駙馬都尉郭公墓誌銘云府君諱某

大父汾陽王子曖尚昇平公主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長

今為皇太后按憲宗在潛邸曖女為廣陵王妃生穆宗府君即其少子今上

即位皇太后穆宗立尊郭妃為皇太后昆弟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

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

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柔和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

七月五日暴疾卒於主家享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

悲哀使者自中宮出按問發疾之狀月餘乃解以其年

十二月十九日葬於京兆某原之上初西河主前降吳

興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子

為之主云云潘師按新唐書曖生四子鑄劍鏃銛鑄鑿

封舊唐書則云曖子劍鏃銛無鑄名新唐書銛性和易

累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雖卒代為太子詹事宮苑閑

廐使長慶二年與墓誌作三年不合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

蕉軒續錄 卷一 吳

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沈氏子嗣舊唐書無銛傳似宋子京本下賢集中墓誌而添入也顧新唐書專立公主傳其憲宗諸女載漢陽公主降郭鏃西河公主降沈翬成通時不言再降郭銛且公主傳自代宗後皆無再降者子京不應漫無考證

國朝邵氏撰宏簡錄序於宋氏新書頗著其失而於此等處亦未經指出其公主傳中於西河公主敘入先嫁

沈後嫁郭蓋亦以下賢墓誌為本耳獨怪令公有子八人其孫曾之多至不可數記銛沒無子何不擇昆弟之

子為嗣而竟以妻之前夫子異姓主喪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吾於郭氏不能無惑

撰擬文字

武進李申耆大令光洛編

皇清文典七十四卷皆翰林詹事撰擬大令序云其於

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遺翰或同伯厚指南誠文章

之大觀也同治丁卯鮑子年太守官閣讀時撻輯內閣

撰擬文字自康熙以來僅得詔十六篇制七篇敕諭八

篇祭文四篇諭祭文四篇賀表七篇奏摺二十一篇謝

篇

蕉軒續錄 卷一 吳

摺三篇附會議摺四篇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蓋道光二年直廬不戒於火檔冊悉付焚如無從稽集耳偶閱華亭章荀傳鳴鶴谷水舊聞載順治時逢端敬皇后喪中書張宸撰

御祭文中有渺茲五夜之箴永巷之間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誰人等語

上閱之墮淚今內閣題名中并宸之名亦失之矣按上海縣志文苑傳宸字青瑀博學工詩文由諸生入太學選中書舍人時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端敬皇后賓天

上命詞臣擬撰祭文三奏草而

上不憚最後屬宸云云尋遷兵部督捕主事康熙六年求直言宸疏請撤本邑客兵二千四百人并巡海章京以甦民困邑用安堵旋罷歸病卒有蘆浦莊詩北征使粵草行世谷水舊聞又載其均編糧務議其鄉百姓得免賠累之苦遠近咸感頌云

禋於六宗

禋於六宗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

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東坡先生從之朱文公亦以祭法為主蔡沈集註遵師說也潛師按胡氏三省資治通鑑註云尙書

禋於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摯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為六宗孔注尙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二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尙書說天宗日月也辰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為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為此說近得

其實張翥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  
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禮之言煙周  
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一則胡氏嘗萃諸家敘而不  
斷今之說經者罕有其匹

### 混號

趙甌北先生陔餘叢考曰世俗輕薄于互相品目輒有  
混號呂氏春秋簡選篇夏桀號移大犧謂其多力能推  
牛倒也此為混號之始因歷記史策以來至於明季人  
士之有混號者可謂博矣愚按混號之稱不始於桀也

### 蕉軒續錄

#### 卷一

至

驪兜為渾敦其工為窮奇鯀為構杌三凶為饕餮他如  
京城太叔元鬪穀於菟莊二十年封豕昭二十  
皆明  
著於經傳者不特此也殷紂之為獨夫周靈王之為髡  
王百里奚之為五殺大夫非混號而何蜀馮繼先曰三  
凶封豕所有異呼皆天下之民各據其惡目之也邵陽  
魏默深撰武事餘記於教匪冉天元王國賢皆書其本  
字不改書高天升馬學禮魏學勝書其本名不書高二  
添不書高天升馬學禮魏學勝書其本名不書高二  
棒不書並以明季流寇各有本名如羅汝才世王惠天相  
過天劉國能關李萬慶射高迎祥小李錦一  
星

劉體純二雙王輔臣馬劉哲子高傑翻山王光恩

小秦馬進思混張光壁黑楊光甫一賀一龍車

眼孟長庚點賀宗漢活高加討顯劉浩然知

劉洪啟一把吳梅村殺寇紀略不加數實王橫雲明史

稟亦不加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動不沾泥等形之紀

傳以正史而同水滸小說謂之鄙倍是亦謬論漢書王

莽傳青徐賊眾數十萬人迄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

之曰無文號者正以其亂書名目如市俗之所謂混號

耳東漢張角之亂所在盜賊并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

### 蕉軒續錄

#### 卷一

至

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老髡文八平漢  
大計司隸綠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  
白繞畦固苦蝟之徒大者二三萬人小者六七千人胡  
三省註資治通鑑引朱雋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氏根  
賢註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多鬚之兒騎白  
馬者為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為大目老髡文  
八作左髡丈八云云以故隋盜之王簿為知世郎王須  
拔為漫天王魏才兒為歷山飛宋盜之楊天王透手滑  
武鬪一窩蜂元盜之芝蔴李定光活佛收命官破頭潘



大刀敖明成化時荆襄盜之劉千斤李鬍子正史中彰彰如此烏得謂吳祭酒王尚書為鄙倍耶

望溪先生櫛句

家望溪公生平不甚作詩戴蓉洲孝廉曾從其裔孫處摻得十五首刻之潛師按吳江王北溪元文有過望溪讀書處五古三章註公有句榜於堂中云急務莫如存夜氣衰年尤在惜分陰頗似晦翁集中語持躬立品足見一斑又顧俠君太史嗣立寒廳詩話云丙子春寓宣武門外三忠祠小屋數間蕭疏可愛因顏之曰小秀野

蕉軒續錄

卷一

香

時海甯查德尹嗣琛

嘉善柯南陔煜

桐城劉北固燁

輝祖

方靈皋苞

江浦劉大山巖

秦州宮友鹿鴻應

武進錢亮

功名世

徐學人永甯

嘉定張漢瞻雲章

常熟蔣揚孫廷

錫

大興王崑繩源

方拱樞辰

俱集京師乃舉逢十之集

率以賦詩飲酒為樂倚馮鴻臚尙吉之鼎繪小秀野圖

余自題四絕句和者百餘人余詩有云繞牆新插翠芭

蕉根護薺薇粉欲消試聽雨聲催葉響秋來無限可憐

宵是科無一人受知者德尹曰此首始詩識也以上兩

則蘇厚子編輯公年譜皆未收入然則公之遺事湮沒

不傳者多矣

染藍鸞鷲翎

大清會典載崇德元年定戴翎之制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綴藍翎鎮國公輔國公戴雙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護軍統領參領戴單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護軍校戴染藍鸞鷲翎蓋即今之藍翎也余在京師廠肆得國初順治間無名氏畫冊一本所畫人物皆本朝衣冠其戴花翎及藍翎者悉無玉石翎管藍翎如花翎之綠色但無眼耳亦不似今之烏色涼帽用片金

蕉軒續錄

卷一

香

裏非今之全紅裏者與會典所載四品以上涼帽用片金裏合帽上無頂戴又婦人袍鞋皆若男裝袍長鞋短不似今之袍鞋一齊隨事皆關學問即我朝冠服歷今二百數十年非得此畫冊較證之無從盡

悉也又按頂戴之別始於雍正五年其時二品三品官咸起花珊瑚頂至八年始改三品為藍寶石頂焉

宋邱潛

宋邱潛黟縣人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

見明一統志 本朝蕭氏 姓氏譜中亦僅錄此數語 按江南通志載濬天聖中進士為句容令 歷官至殿中丞 多官績 嘗上感事百篇 往往刺譏 權貴執政 請誅之 仁宗曰 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 古有郇謨 哭市 其斯人之徒歟 云云 據此 濬之品學 必有大過人者 惜其著作不傳 明邱瓊山 姓名與之 適同 豈無心暗合耶 尤展成明藝文志 誤以濬所撰牡丹榮辱志為明邱瓊山作 四庫存目中 譏之

西湖

雍正二年六月 福浙總督滿保 浙江巡撫黃叔琳 疏稱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杭城地當省會 附郭之縣 仁和在東北 錢塘在西南 自仁和而迤東 則為海甯 三縣田畝 數萬頃 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 灌溉而兩河之水源 則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 湖居省城之西 聚南北諸山之水 匯七十二泉之源 瀦而為湖 舊志周圍三十餘里 水由湧金門入城 紆迴環曲 而出於錢塘 武林良山 諸門其出良山門者 入上塘河 由臨平而達於海甯 出錢塘門者 由三閘而至松木場 桃花港 與武林門之水 共注響水閘 凡湖墅支河 與古蕩 西溪 沿山十八里之田 皆資其利 有餘之水

歸入下塘河 而仁和北鄉 以及錢塘之下 八鄉 實沾蔭焉 此西湖水源 出入之大概 唐臣白居易 所謂每放湖水一寸 可溉田十五頃 每一復時 可溉五十頃 若蓄洩及時 則瀕湖千頃 可無饑歲 者此也 然西湖之所以灌溉利溥者 由湖界直接山脚 沿湖諸山之水 暢流入湖 而無所壅遏 一由山水所來 要口俱設小閘 以阻淨沙 使之不能淤塞 一由上塘五十里外 臨平鎮之西南 有東湖 即古臨平湖 以為之停蓄 故其來也有源 其去也有歸 含泓蘊涵 而無涸竭之患 無汎濫之虞 則西湖與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上河 東湖其利害 實相為表裏者矣 自明季來 各閘廢壞 而沙土多淤 繼且并其淤者 而聽佃於民 則山與湖隔絕 而西湖之源 不能充裕 上湖淤淺 東湖壅塞 則水無容納 而西湖之流 不能停蓄 源流既損 而湖利遂微 三縣之田 旱不兼旬 即憂枯槁 由來久矣 我皇上宵旰憂勤 凡利益民生之事 無一不厘 聖懷况開濬水利 所關甚大 臣等奉命詳慎查勘 謹按西湖舊志 三十餘里 有先被民人占為田蕩 於康熙三年 丈入魚鱗 圖冊者 計四百四十二

畝零每年共徵糧銀二十兩七錢零共徵糧米一十五石五斗零其田埂內種植桑柏樹共一萬九千三百三株并蕩內栽荷蓄魚等項管業之家每年約收租息銀三百四十四兩零又未經丈入魚鱗圖冊者計二百一十八畝若較額徵之數每年亦止銀十餘兩米七石餘斗其田埂內種植桑柏樹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并蕩內栽荷蓄魚等項管業之家每年約收租息銀一百二十三兩零此項田地原屬官湖漸為民占在巨塞湖心者固為妨礙水道即去湖較遠者亦皆阻遏水源況所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納於官者每年僅銀二十餘兩米二十餘石即所利於民者每年亦止花息銀四百九十三兩零其為官民利益者甚微而所損於三縣民田者實不止於鉅萬今荷聖恩軫念民生修復水利所當仰請

皇仁豁除糧額照西湖舊址盡行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以貽萬世無窮之利其從前所種桑柏等樹或移植於附近隄岸或移植他處以收花息各聽民便至現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通計裏外湖面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畝零淤淺硬沙葑灘共三千一百二

十二畝應將淺涸者挑深淤塞者開濬其除葑草以復故址而暢湖流其次序則先裏湖而後外湖先硬土而後葑灘其深淺則或五六尺三四尺各就湖面形勢分別挑濬其淤泥葑草則雇用小船搬運幫築於各舊隄之上加闊加高以堅隄址其保護則沿隄釘椿編竹不使淤泥坍入湖中裏湖各橋建開啟閉不使沙土流入湖內其委任則令鹽驛道率同府縣佐貳實心料理其工費則令布政使會同鹽驛道將府縣原估再加丈勘節省確估造冊詳送撫臣覈明具

蕉軒續錄

卷一

五

題請旨酌動海塘捐監銀兩於今年秋成後興工撫臣就近不時查看督率俟工成之後即交於鹽驛道每年查看照管俾永遠不致淤塞如此則西湖之水無憂涸竭而仁錢海三縣民田旱澇有備億萬小民受益無窮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矣全疏載西湖志中謹按乾隆二十二年復奉

諭旨不許民間侵佔經畝臣親歷相度將佔墾及淤淺之灘逐段勘明分別有無妨礙水道酌量辦理計展復

小有天園迤西一天山脚下金沙港廟後錦帶橋內湖  
錢塘門迤南清波門西首長橋等處共清出有礙水道  
之地蕩淤灘約一里有零悉創挖歸湖其已成田者概  
免創挖其小民栽荷蓄魚之蕩止許用竹箔攔隔以通  
水道不許私築土埂爲日後佔墾張本內將小有天園  
門前圈佔之水蕩清出建築馬頭又於柳浪聞鶯處卽  
將開挖圈佔之土方築隄一道計長一百餘丈直至湧  
金門馬頭以作界限其餘不齊之處悉行裁直淤灘開  
濬深通現在實丈湖面已有二十一里二分較前清出

蕉軒續錄

卷一

李

一里有餘於湖之四面立石永禁不許再行侵佔每年  
責令地方官查丈一次如有侵越立押創廢照例治罪  
所有免其清出之田畝地蕩分別酌量徵租解鹽驛道  
存貯充歲修西湖之用其清出之隄岸悉照蘇隄之式  
沿岸栽種柳樹以杜小民侵佔二十七年又經委員查  
丈具奏仰見  
兩朝聖人仁恩覆載民隱時廛綿遠湖流實爲東南利  
賴兵燹以來名勝之區化爲灰燼有心水利者當能修  
復而還厥舊觀也

玉戶開種

後漢書襄楷傳襄上桓帝疏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  
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  
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章懷太子注太平經典帝王篇  
曰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  
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  
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  
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  
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  
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  
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  
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云云按開其玉  
戶施種於中語已近於淫褻至云無子之女日百施其  
中猶無所生又云不得其所生之處又云聖賢不妄施  
於不生之地試問如何得所生之處如何得不妄施之  
地此是何等事而欲人君行之不幾幾乎講容成之術  
耶且楷疏中一則曰陛下嗜欲不去再則曰陛下姪女  
豔婦極天下之麗既以嗜欲姪豔爲當戒而復勸以讀

蕉軒續錄

卷一

李

宮崇之書謂之可以廣嗣然乎否乎稽習天文陽陰歷陳天象使桓帝恐懼修省可也乃雜以不經之言則真妖妄不經矣

雙雙

春秋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曰冬來反馬也公羊曰其諸為其雙雙而至者與孔穎達曰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濬師按高固脅而求昏書逆叔姬譏其不當逆而逆也書及子叔姬來譏其不當來而來也雙雙而至不過曰固何為而夫婦偕

蕉軒續錄

卷一

奎

來耶與左氏來反馬也四字皆於言外用其譏諷辭極明顯乃唐徐彥疏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蓋因何休註雙行匹至似於鳥獸遂附會言之然舊說出自何人彥未嘗著明考之山海經有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雙雙郭璞註云言體合為一公羊傳所為雙雙而俱至者彥所本如此然山海經與彥說不同以之解經真荒唐奇怪之極

國朝劉氏逢祿凌氏曙皆深於公羊傳者於此等處絕

無一語駁正何耶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為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非三家之不可信實不善解經者之起人不信耳蘇氏謂何休為公羊之罪人愚謂徐彥亦何

休之罪人矣按星家術心星為狐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牡牡兩體異物志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山海經有鳥焉其狀如鳥五形而赤文名曰鶉鶉自為牡牡食之不疝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自為牡牡名曰象地又賈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牡牡又唐韻註有鳥名鷄鷄能自為牡牡又物理小識云莊註言類自為牡牡猶藏經之言半變也今廣東所產有一獸子曾親見之徧體斑毛名不求人自為陰陽殆即靈狸也天下之大何所不可勝誅耶因論雙雙而附記于此

蕉軒續錄

卷一

奎

八蜡

禮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黃氏曰鈔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啜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山陰陸氏讀為祭坊與水庸事也謂如民功曰庸之庸按徐師曾曰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鄭註并無此語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為二張子用百種而序之於末以為學者

不信經而信註定爲先齋一司齋二百種三農四郵表  
嘏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似矣然以愚見度之孔疏云  
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嘏者謂井畔相連嘏是郵  
表嘏實三事也古之君子以下數句乃申明上文諸祭  
之義坊與水庸似包入表嘏內莫若以主齋爲一司齋  
爲二百種爲三農爲四郵爲五表爲六嘏爲七禽獸爲  
八較爲平允孔疏不云乎禽獸卽下文貓虎之屬則助  
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今但合貓虎爲一或分貓虎爲二  
則禽獸二字爲無著矣王白田謂集說仍載舊說而不

蕉軒續錄

卷一

七

取張子爲非近人俞蔭甫引周禮大司樂註謂禽獸之  
所包者廣而不敢明斷禽獸卽八祭之一似均於古之  
君子一段未曾體會入微也究之蜡祭一事古今迄無  
定論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國家崇報之文明禮肇薦考議周詳凡祀典所關  
羣神成秩卽如雩祭諸禮事繫農桑近復議行有舉無  
廢皆以爲民也邇年以來諸臣工每以蜡祭爲請朕追  
維舊制酌古準今有宜於詳慎者考大蜡之禮昉於伊  
耆三代因之所以報萬物之成也雖詠於詩詳於禮記

周官而古制夙遠傳註參錯難以折衷所謂八蜡配以  
昆蟲後儒謂其害稼不當與祭月令祈年於天宗蜡祭  
也註云日月星辰則所主又非八神至謂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其神甚多尤難定位且蜡與臘冠服各殊有謂  
臘卽蜡者有謂蜡而後臘者是古制已不可考終無定  
衡至於後世自漢臘而不蜡此禮已湮魏晉以降迄於  
唐宋時行時止或溺於五行之說甚且天帝人帝及於  
龍麟朱鳥多至百九十二座議者以爲失先王之禮遠  
矣蘇軾曰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於倡

蕉軒續錄

卷一

七

優所爲是以子貢觀於蜡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以其沿  
習日久迹類於戲也蓋祀於南郊已不合古制而蜡於  
四郊則惟順成之方始祭較量區別叢雜瑣細於義有  
乖於禮未洽於神爲褻自元明以來停止此典實有難  
於舉行之處況蜡祭諸神如先齋司齋日月星辰山林  
川澤今皆祀於各壇廟原於典文無缺卽民間秋成之  
後休息農功祀神報賽大抵借蜡之遺意以盡其闋井  
歡洽之情猶有吹豳擊鼓之風亦皆聽從民便未嘗禁  
止是蜡祭原行於民間但田夫萃處雜以嬉戲各隨其

鄉之風尚初不責以儀文若朝廷議祀潔蠲虔享必嚴肅整齊何至有一國若狂之論可知此祭即古亦閭閻相沿之舊俗詎可定以為郊廟典禮如以為有所無報則方春而祈穀冬又有事於

園丘禮謂郊之祭為大報天又云萬物本乎天大報本也豈得謂之有所無報乎況二仲薦馨並崇社稷班固所謂為天下求福報功者在陳祥道所謂大社國社農之所報在焉今

社稷壇春秋兩祀祈報之禮已備至義近於重複事涉蕪軒續錄 卷一 矣  
於不經者即下之禮臣亦難定議因諸臣但泥古制多未深考是以特降此旨俾共知之欽此恭讀一過儒生紛紛之說可以不攻自破矣

甌瓦

大清會典惟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府第得用筒瓦謹案筒應作甌音同趙宋太祖嘗命有司為沼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庭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

異將帥類此又王世懋閩部疏泉漳間燒山土為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甌瓦居民皆儼似黃屋今粵東民家亦因畏海風多用甌瓦者但不敢黃色耳粵屋向覆以蒲自唐李齊物及楊於陵為節度使始教民陶瓦以備火患云

二分明月

徐凝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元薩鴈門寄李溉之詩云天下三分秋月色二分多在水心亭溉之名洞濟南人所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為亭可蕪軒續錄 卷一 矣  
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然則濟南亦有一分明月之典矣

夢觀集

余從海舶賈人購得夢觀集六卷釋如蘭編次按夢觀禪師名守仁富陽人發迹四明延慶寺住持靈隱洪武十五年徵授僧錄司右講經甚見尊禮三考升右善世母歿賜緡殯殮二十四年主天禧示寂方正學先生撰其詩序云五穀所以療飢而水所以禦渴人皆知五穀之用重於水也不知五穀非水則不能成生物之功反

有急於五穀者有水而無穀則鳥獸之毛血草木之屑  
實或可治以養生未有無水之地能久存而不死者也  
惟文與道也亦然天下皆知道之貴於文也甯知道非  
文則無所寓而文有急於道者乎周衰以來老莊諸子  
發其術著書者以百計惟佛氏入中國稍後而其術最  
奇其闕詭玄奧老莊不能及之然而世之學者常喜觀  
諸子之書至於佛氏之說非篤好者多置不省何哉豈  
非諸子之文足以說人故人尤好之邪佛氏之意蓋亦  
深遠矣惜其譯之者不能脩其辭也以其所言之詳使

蕉軒續錄

卷一

充

有能文者譯其辭命文措制與諸子相準雖阻遏諸子  
而行於世可也其動物誘民奚止若斯而已哉蓋知道  
而不能文其失蕪味而道不章能文而不知道其失荒  
鄙而不足以立教兼通而並至者非奇傑之士不能也  
余行四方與學佛者遊頗眾其以知道自名者則綴緝  
俚俗之說以誑誣其徒污穢煩褻近於俳戲之語謂道  
當若是而不必乎文或病其然則絕去其教不省而雕  
斲麗語易辭以取容於世心甚厭而非之人咸謂余不  
喜佛氏亦有以致之耳今年道錢塘遇普福大師仁公

一初於其道甚習出其文若詩覽之持論深醇而不雜  
以他說爲辭富麗而不流於詭異吾儒之工於言者殆  
不能過余喜與之值師亦樂與余言迺然相宜犁然相  
諧驩然妄其所從之殊所居之遠也夫道固無窮文亦  
無窮能言斯道者豈特古之人哉闔乎而非隱也茫乎  
而非誕也杳乎微乎而非昧也試歸而求之余不有得  
焉則師得之矣此敘遜志齋集中無之蓋先生文章道  
失者多也夢觀曾從東維子楊維禎游故題鐵崖齋山詩  
後云世無揚子雲千載徒爲爾又鐵崖輓詩云舊業門

蕉軒續錄

卷一

充

生今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亦可知其淵源所自矣集  
中各體均具清新俊逸之致無元季纖巧結習同時宗  
泐道衍諸人相與酬唱雄壯遜泐衍而風韻過之五言  
如雨壑龍隨卧晴林鶴共蜚山川壯齊魯河漢入青徐  
煙村人語寂雪逕虎蹄深松風清客枕花雨灑僧袍畫  
意滄洲外鄉心落照邊溪雲千頃雪松籟一庭秋七言  
如雲銷碧海天無際波撼金山地欲浮百寶不如燕石  
貴一錢誰買越江清人因病久交遊絕士到名成出處  
難漢室將軍雙玉斗郭家天馬五花文巖僧掃月千峯



淨山鬼吟風萬壑哀故人消息雙魚素遊子衣裳寸草  
心瘦駝裊裊隨燕草歸馬蕭蕭識漢旌謫仙浩氣臨青  
海賀老清風滿鑑湖嶽奇超拔不似衲子口吻其和  
御製安南雲水僧詩六首有云茲行豈敢辭艱險一葉  
輕舟出浪堆

御筆為改一葉帆飛白浪堆易三字而上句艱險之義  
始貫明高天縱之英足使夢觀心折是集

四庫正存目中均不載朱竹垞明詩綜但存如蘭而無  
夢觀殊令人不解五百餘年復於海外得之洵可寶也

蕉軒續錄

卷一

辛

四庫裝函

四庫書每部用香楠二片上下夾之約以綳帶外用香  
楠匣貯之其書面皆用絹經用黃經解用綠史用赤子  
用藍集用灰色所約帶及匣上鐫書名悉從其色見王  
荊亭通政友亮雙佩齋詩註

嘉魚

南有嘉魚朱子集傳注鯉質鱗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  
袁仁毛詩或問云埤雅嘉魚鱗鯽肌肉甚美謂其鯉之  
質鱗之鱗而肌肉甚美也今乃以鱗為鯽而以肌屬上

潛師按

大清一統志大丙山在略陽縣陝西漢中府屬東南蜀都賦嘉

魚出於丙穴注丙地名也寰宇記大景小景二山景字

本為丙唐諱改并在順政縣順政唐屬山南西道宋屬利州路即今略陽東

南七十里其山峻崖南北相對高百餘丈山衣石髮被

於崖陰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

為丙穴沮水經穴門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

旬有魚從穴出躍相傳名為嘉魚府志大丙小丙二山

在沔縣西北八十里冊說大丙山在略陽縣南二十里

蕉軒續錄

卷一

壬

又丙水在褒城縣西北水經注丙水上承丙穴出嘉魚  
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  
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  
水寰宇記丙水源出褒城縣西北牛頭山輿地紀勝大  
丙水源出黃崖嶺下明統志水在沔縣北八十里據此  
則今之論丙穴當云陝西不當云蜀矣廣東肇慶府首  
邑為高要亦出嘉魚一統志不載嶺表錄異云嘉魚形  
似鱗廣東通志云其頭如鼠鱗中有脂以豕膏炙之光  
明如珠嶺南雜記云為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出自

石穴蓋食乳水故肥美廣東新語云孟冬大霧始出出必於端溪高峽間其性潔不入濁流嘗居石巖食苔飲

乳以自養霜寒江清湖汐不至乃出穴嘯吸雲水在粵中大小湘峽者大小湘峽皆高要縣屬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

水未長則四五月猶未入穴粵中見聞云四會地方度屬白蕩有柔鱗肥甲如水晶者亦謂嘉魚虞衡志云梧

州火山嘉魚狀如小鱒魚皆與高峽者異詳高要志中雲南記雅州丙穴出嘉魚蓋產不一地而解丙穴者或

以為丙日或以為地名或以謂其穴向丙亦迄無定論

蕉軒續錄 卷一 圭

產高峽者其白如玉肉亦腴嫩入口若豆腐然美則美矣但不耐咀嚼耳濬師又按詩九戩之魚鱒鮒傳大魚

也爾雅注鱒似鱒子赤眼鱒音蹲上聲毛詩陸疏廣要鱒似鯢魚而鱗細於鯢赤眼多細文魚之美者埤雅以

嘉魚之鱗比鱒頗不謬若鯽色黑體促腹大脊隆與嘉魚絕不相似矣至朱子所引山陰陸氏亦引之特云鯉

質鱗鱗肌肉美并未有鯽字其原實出任豫益州記見文選註袁氏之駁晦翁僅知陸佃埤雅亦失之不考也

凌廉使

先世父蕉餘偶筆曰王子安滕王閣序范文正岳陽樓記勝地高文江山生色我

朝凌泉莊廉使翁覃溪閣學書序張文敏書記皆刻諸屏風信三絕也濬師按汪師茗太宰由敦松泉詩集有

題凌觀察課耕禱雨一圖截句云東阡西陌畝縱橫布穀聲中長吏行誰識霜威廉使重荷鋤童叟笑相迎珠

簾秀句銀鉤筆勝事流傳傑閣中硯沼還飛作霖雨不須作記擬坡公第二首即指屏風序刻廉使諱燾康熙

癸巳舉人由內閣侍讀擢御史巡按北直出為陝西糧

蕉軒續錄 卷一 圭

道江西按察使善書直逼晉人詩文亦具有宗法兵燹後所存者鮮矣道光壬寅濬師在邑城往來公家綺園

姑丈樹藻廉使元孫也案頭有廉使舊鐫鳳閣侍讀印章一方昌化血沁石光潤如玉一日持以見賜并佐以

廉使在江西自製鷄雛待餉酒杯四器今所稱凌磁者實地瑩潔鷄之花冠金爪奕奕有神儼似甌香館設色

藏之篋衍不啻金璧乙卯入都此篋獨忘攜出竟毀於賊至今思之猶為憤懣厥後濬師濫等侍讀曾仿廉使

印章屬柳齋鐫刻石既不佳篆法更迥不能及吾邑白

國初以來官閣讀者廉使後惟浴師繼之竊歎姑丈持賜之時若預為區區兆者異哉

蒙古吉林風土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二集有蒙古吉林土風雜詠各十二首於蒙古則諮諏部落之習俗於吉林則敬念

興京之舊規隨事命題各疏短序非僅供吟詠備考證已也詩多不具載敬錄其目俾鄉曲儒生不獲仰誦全集者知我

國家臣服之地與開創之邦不特遠過劉李抑且上邁焦軒續錄 卷一 志

幽岐矣蒙古詩目一曰乳箒序云以皮為之平底豐下而稍銳其上將乳盛之於取攜為便二曰荒田序云農作非蒙古本業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為田既播種則四出游牧射獵秋穫乃歸耘耨之術皆所不講俗云靠天田三曰鄂博序云蒙古不建祠廟山川神示著靈應者累石象山冢懸帛以致禱報賽則植木為表謂之鄂博過者無敢犯四曰革囊序云以革為之用代筐篋罌盃食用鉅細無所不納行汲或以貯水涉川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餛飩蓋俗呼也五曰柴車序

云取材於山不加刻斲輪轅略具以牛駕之行則鴉軋有聲如小舟款乃六曰骨占序云炙羊肩骨視其兆以覘吉凶猶古龜卜七曰馬竿序云生駒未就羈勒放逸不可致以長竿繫繩縻致之蒙古最熟其技八曰兒版序云兒生在襁褓中令卧版上韋束其兩臂倚氈廬壁間啼則搖之徙居則懸之馳裝之後九曰灰簡序云木削兩簡編韋聯之稍刻其中塗油而布以灰作字畢則拭去而更布之有古漆簡之風十曰竹筆序云蒙古產毫穎而未得縛筆之法削竹木漬墨作書十一曰口琴

焦軒續錄 卷一 志

序云製如鐵鉗貫鐵絲其中銜齒牙間以指撥絲成聲宛轉頓挫有箏琶韻十二曰轉經序云蒙古奉佛惟謹木輪中貫鐵樞可轉動集梵經於輪間大者支木架以手推之小者持而搖之旋轉如風謂一轉功德與持誦一過等吉林詩目一曰威呼序云刳巨木為舟平舷圓底脣銳尾脩大者容五六人小者三二人刳木兩頭為槳一人持之左右運棹捷若飛行二曰呼蘭序云因木之中空者刳使直達截成孤柱樹簷外引炕煙出之上覆剝篋而虛其旁竅以出煙雨雪不能入比室皆然三

曰法喇序云似車無輪似榻無足覆席如龕引繩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以其底平似犁蓋土人爲漢語耳四曰斐蘭序云弧矢之利童而習之小兒以榆柳爲弓曰斐蘭剡荆蒿爲矢翦雉翟雞翎爲羽曰鈕勘五日賽斐序云古人食皆以匕羹則以勺國俗舊用木匕長四寸許曲柄豐末猶古制也六曰額林序云度橫板楸棟間以貯匱篋餅豐諸器具兼几案匱匱之用七曰施函序云斲木爲箭因其自然虛中以受物貯水釀酒皆用之視束鐵編篋攢木片爲器者天質爲勝八曰拉哈

蕉軒續錄

卷一

七

序云土壁堵間綴麻草下垂緣以施坊墁此國初過澗芮鞫問故俗也九曰霞縹序云蓬種爲幹搏穀糠和膏傅之以代燭燃之青光熒熒煙結如雲俗呼糠燈十曰豁山序云夏秋間搗敗芒楮絮入水漚夫之成霏瀝蘆簾勻暴爲紙堅韌如革謂之豁山凡紙箋胥以是名之十一曰羅丹序云鹿蹄腕骨也舊俗以蹄腕骨隨手攤擲爲戲視其偃仰橫側爲勝負小者以磨大者以鹿瑩澤如玉兒童婦女圍坐擲以相樂以薄圓石擊之則曰帕格十二曰周斐序云樺木之用在皮厚者

盈寸取以爲室上覆爲瓦旁爲牆壁戶牖體輕而工省逐獸而頻移山中所產不可勝用也又恭讀賦板升七古一章序云蒙古語音以氈廬爲格爾以土瓦屋爲拜牲板升者蓋拜牲之訛也氈廬其舊俗而土瓦屋則近代始有之內地流民至此率仍屋處明季因以是爲苦蓋視板升儼如畏陬脫矣謹并著之

家音姑

詩幽風予未有室家與上据茶租瘠叶小雅復我邦家與上樛居叶并音姑左傳襄四年魏絳對晉悼公述虞

蕉軒續錄

卷一

七

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家與夫亦叶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不載

郭元登

臨淮今改鄉屬鳳陽縣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孫正統時立功麓川歷官都督僉事鎮大同封定襄伯英宗復辟成甘肅憲宗成化初復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事詳明史本傳登七歲能詩及爲將拊循士卒廉潔尙謀也先之寇京師也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略云敵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匪

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已敢亡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上賊已退登復上疏曰敵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景帝曾優詔褒之嘗憤賊吏病民疏云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既無廉恥之心莅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污濁之風致有

蕉軒續錄

卷一

庚

邊量之禍所言皆不愧古良將云著有聯珠集詠梟一首朱竹垞稱其直兼張王韓杜之長濬師讀其豈有酖人羊叔子可憐憂國買長沙句當時事艱難慨然許身社稷方之小雅實未為過李東陽但謂明之武臣能詩無逾定襄試取登詩較之豈東陽諸人所能企及哉茲就濬師所知者略記於此以補明史未備鄭曉吾學編不為登立傳亦殊忽也

康齋出處

竹垞先生靜志居詩話曰龜山之出山蔡氏未足為龜

山玷也康齋薦自石亨於康齋何損焉獨是鶴書一至亟令弟子表迎恩之橋綵雲之山建皇華天使集慶之亭焚芟裂荷惟恐不速而又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則龜山義不屑出此也詩亦俗劣非惟不及白沙方之定山亦不逮濬師謹案明史儒林列傳吳與弼字子傅崇川人正統間山西僉事何自學御史涂謙撫州府知府王宇均經疏薦景泰間御史陳述復薦均不就於是出處間審之詳矣何忽於年垂七十一聞石亨汲引欣然命駕不顧猿驚鶴怨耶

蕉軒續錄

卷一

庚

四庫提要稱與弼物論頗有異同尹直作瑣綴錄詆之尤力雖不免恩怨之口然為石亨作族譜跋稱天順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門下士崇仁吳與弼拜觀其文今載十二卷中決非尹直所竄入陳維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為解劉世簡序又引孔子欲見佛肸為解究不能厭天下之心也其講學之功備見於目錄第一條即稱乙巳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三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此

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亦或有之至稱新居  
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二從者云孔夫子到此  
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不覺歎觀其稱隨  
處惟歎聖人難學又稱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  
其高自位置真可謂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何喬  
遠名山藏稱與弼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為奪  
去既歸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  
與弼訟之守守張璜傲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  
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  
蕉軒續錄 卷一 全

蕉軒續錄

卷一

全

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其詞婉而微所謂不  
著一論而褒貶自見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康齋褒然舉  
首力闢諸說之誣而婁諒作康齋行狀直欲比朱晦翁  
後一人諒固申其師生之誼宗羲何爲而亦曲護之哉  
康齋父名溥字德潤建文二年會元官編修承樂初陞  
修撰國子監司業歷二十年不遷有古崖文集婁諒作  
康齋行狀敘其父但云司業不言出身毋亦有斬於革  
除之際爲溥諱歟又按元順帝時杞人范孟謀不執執  
大都路儒學提舉歸陽俾北守黃河口嗚力拒不從陽  
同里吳炳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西懸炳懼  
不敢辭時人語曰歸陽出角吳炳無光若康齋者當亦  
吳炳流亞也吳氏何多虛土乃爾陳邁敬學錄云康齋  
之應石亨薦所謂不由其道也顧至京而三疏  
辭官何如不赴之更高云云亦可謂婉而嚴已

蕉軒續錄

卷一

全

蕉軒續錄卷一終

蕉軒續錄卷二目錄

日月五星右旋

一松齋隨筆

海上生明月詩

華戎魯衛信錄

朱子謂漢儒善說經

八公

論竹垞讀書詩

附錄朱竹垞彝尊讀書十二首

蕉軒續錄

卷二目錄

翰詹外轉

報恩寺塔

聽言則對

屏主教書

岳容齋詩

記五色線引雀離語

繫于苞桑

呂元膺諸醫家評厲

六笑

紀公誤記

同懷五壽

浮山

不如

小鞦韆詩鈔

遂園詩鈔

趙子方楹聯

絮香吟館詩

韻香閣詩

蕉軒續錄

卷二目錄

師竹軒詩

菜根香室詩存

附退一步齋楹聯

蕉軒續錄卷二

定遠方 濬師 子巖

日月五星右旋

朱子謂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但歷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又謂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蔡沈書集傳其原出於朱子也明洪武時以夏僎尙書解與蔡傳並行取士後乃

蕉軒續錄

卷二

點夏而專用蔡傳沿至

國朝不復改易然洪武十年時會命儒臣撰書傳會選

六卷考正九峰之失凡六十六條詳提今

四庫中收之惜未之見竹垞曝書亭集跋會選一篇亦

未申明駁訂蔡傳之旨偶閱明高皇帝集七曜天體循

環論云蔡氏所註尙書言乾旋之道但知其膚不究其

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己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

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歷

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

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

之機何因與羣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

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日退以退日進朕謂

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

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

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

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著而為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

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

不與天順其道而并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

蕉軒續錄

卷二

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之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

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

也除太陽陽剛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

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

宿於穹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為主

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

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

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

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



環為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  
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  
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  
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  
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  
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  
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  
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歷家  
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為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窮稽於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理以郭傳黃鄰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誠後  
人特敕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  
故遣行焉論係濬師案高帝此論確有證見非經生家  
一知半解者比顧亭林日知錄謂右旋之說本之陳祥  
道不知實出高帝獨斷也

一松齋隨筆

濟甯孫適齋先生擴圖有一松齋隨筆卷帙不多予為  
擇錄二十四條於此先生平生品詣亦可略見一斑也  
太白樓在濟甯州南城上下瞰杜工部南池登此樓

者題句如林 本朝陸復佳靈萃以一弱女郎題廿八  
字云南池池水足清漣池上酒樓高插天鷗鷺相呼樓  
下過紛紛殘雪撲秋煙一時為之擱筆 童時家君課  
對句甚嚴一日以雲氣香流水為問蓋唐句之孤行者  
終日不能成求教於湘姝陸靈萃笑答云諸郎念書不  
孰何不對煙光紫暮山耶 湘姝陸復佳最善對句應  
聲即得不煩叉手舉步故是天然妙境非由思致納涼  
對句云輕輕團扇翻花影剪剪宵衣綴露紋梧葉驚風  
喧急雨竹梢帶月剪輕煙螢火飛來簾似水鷓鴣描就

蕉軒續錄

卷二

四

鬢垂青與成句工力悉敵且有意意外巧妙豈非宿慧  
余少時最愛東坡水調歌詞和韻中有秋削孤桐葉影  
墜月明問之句或亦庶幾於流水孤村之亞耳 壬戌  
重陽日過萊州溫煥章有贈閱五年予為掖縣教諭再  
以是日過煥章見其少子長孫皆弟子員酒酣招毛孝  
廉式玉來相對歡甚已復慨然花影鴈聲中不覺沈醉  
遂以竹枝代筆和舊韻而題其壁云玉戌之秋曾此醉  
今來重與問黃花主人五載鬢全白客子三旬鬢有華  
愧汝蘭芽盡桃李輪他玉樹倚兼霞平生感慨非關酒

不見長空鴈影斜 庚午歲在萊州九日遊趙氏小平  
遠別墅云山勢東南縱復橫節臨霜降倍淒清秋涼似  
水隨時態花澹如人少宦情拂壁空憐陳迹杳倚闌直  
到暮雲平牛羊下盡雅成點風裏忽聞羌笛聲未二句  
王扶九寫為圖 余珍南珩詩筆巧秀嘗從僕賞雪萊  
子城南有句云對岸山村入望遙寒林五里酒帘飄模  
糊不辨零沽字但見行人過野橋意思妙在語言之外  
因憶己未十月自高魚歸里路遇大雪有句云雪勢猖  
狂風勢驕行人索索馬蕭蕭前溪何處尋沽酒不見商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家舊板橋此詩又以直說為妙舊板橋商輅狀元所建  
并書商曾阻雨於此後貴為之也高魚即郟城唐有克  
郵節度即此 余珍南有元宵絕句十首如家家燈火  
搖春色知道風光在那邊次日僕在某紳家嘆賞之遂  
家有其作而閩秀某者聞之嚮慕或以珍南家岷州距  
萊子城五六千里女意不回遂歸焉時珍南十七齡未  
幾以拔貢入太學最有聲十堂中 前輩為硯銘者多  
矣或致文墨之妙或為蓄德之端未有比之閩閣中人  
者僕嘗為及門陳生映下銘云硯有三長惟才德色兼

者為上其次去色有才無德乃同礪石有德無才非硯

何責君子觀於硯而益研其才與德 景幹周以老慕

名江浙間甲戌歲余延入烏程署幹周出其愛楓圖卷

子索題小詩公冗未暇置行篋中孟冬下旬有事於杭

州舟泊塘西天氣乍寒推篷窺四望雪意垂垂寒林病

葉如雨乃以杯酒煖手檢篋適得圖遂題其端曰樵逕

酣紅託素毫詩懷畫意兩爭高清霜一樣能烘染不向

春風借翦刀一車書卷一林春秋葉春花總未真試與

西來參大意旁觀早有冷吟人 龍將軍廷臣好畫多

蕉軒續錄

卷二

六

所藏戊辰春出一册屬為題句余覽其册用筆有法可

題也旋以寒嗽之疾長夏炎天日坐冰雪窖中不能把

筆秋九月有事於會城棹返桐江篷窺弄墨為書十絕

如右蠶蠶峰尖遠近分青林紅樹擁寒雲風泉遙落平

橋晚疑有清音隔岸聞風雨蕭蕭蘆荻秋一行鴈影落

湘流漁翁鼓棹拖帆去不羨長風萬斛舟跨橋策蹇傍

巖行下有奔湍風雨驚到此令人愁逼仄崎嶇過盡倘

能平小米襄陽京口筆千鈞力量在毫端臨摩勃勃猶

生氣煙雨長同北固寒

此臨米虎兒 京口畫壁 貴益山王孰與儔

生

會同稽阮數公遊黃墟重過清風香水自潺湲竹自脩  
白塔紅樓入望遙梵王宮殿鎖松濤贊公房裏應留榻  
獨自攜琴覓斷橋精廬結構倚巖隈屋後懸流殷夏雷  
散作前溪千頃碧林邊時見小舟來瀑布匡廬天下聞  
銀河遙向九霄分卷中也有三千尺指點何人對夕曛  
碧玉為山水綠蘿玉簪羅帶更如何年來著遍仙都屐  
約略溪山似此多衡宇天然帶水灣素秋紅葉點煙鬟  
歸雲蕪處閒窻暝更出門前看遠山 武康尤大令有  
佳紀綱曰趙榮余向為烏程時尤使來謁余見其狀貌

蕉軒續錄

卷二

七

如雅士固已奇之丙子孟夏入 覲過武康與大令談  
詩榮因以詩請益則又詩人之詩而非士大夫習為之  
詩也嗟夫榮殆疾夫士大夫習為之詩并疾夫所謂士  
大夫者以自託於武康歟案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感  
慨懷思得意語言之外可以為難矣既與大令別攜其  
卷而北是秋涖縉雲榮有書促作序未暇以為丁丑春  
日從大吏迎 鑾江南舟中適把其卷遂為題記以歸  
大令大令名錫章最工詩余嘗讀之云濟師案唐詩紀  
事綜一代之詩  
僅得咸陽郭氏童池陽門子朱元明俞汝成明百家詩  
僅錄青衣李英一人朱竹垞明詩綜亦僅錄青衣胡梅

吳忠二人惜榮  
詩先生未敢耳

及門陳生映干於己卯仲春朔日自  
湖來杭送余之行同寓十三日遂同舟北發由嘉至蘇  
中歷常鎮以及揚州自杭指計凡六郡為地幾千為日  
幾月自古送行無如此之遠者不但兩省人士也願猶  
依依不忍別余堅辭乃歸因作廿八字贈之志余感也  
兩省中過六郡城居然千里共揚舫前頭已是揚州郭  
無數垂絲水驛青右詩既脫橐而映干復請曰詩意誠  
深不敢忘願師歸弗能即面更求所以遵循者予彌重  
其意遂再成一律云追隨六載久相於我有贈言君聽

蕉軒續錄

卷二

八

諸平生看我少投刺終始願君多讀書一舉成名及早  
早多能餘事姑徐徐榮親正爾雙親在莫使千金歲月  
虛題畢映干深相然可舟已抵揚州南門矣夜航船人  
促別檢篋中素箋書以與之 昔白香山久遊江浙作  
江南好詞三首所謂風景舊曾諳者是也余於乾隆戊  
寅春以縉雲令因公一至溫州是冬外艱去官庚辰歲  
復應太守李公之招主東山書院講席孟夏涖止冬杪  
北歸甌江舟中迴憶所諳風景有不釋然於懷者爰用  
香山詞調譜作十闕寄溫之相知者調名因白詞一名

憶江南又名望江南或衍爲雙調云溫州好豐樂太平  
時海有魚鹽無寇盜民安耕織保妻兒帝力少人知溫  
州好別是一乾坤宜雨宜晴天較遠不寒不燥氣恆溫  
風色異朝昏溫州好地勢舊稱雄山接天台來鴈宕地  
連甬上控閩中勝據浙西東溫州好水土甲東南遊遍  
千山無瘴癘汲來千井盡清甘久住使人貪溫州好城  
郭畫圖問渠引千街同一水精臨九斗孕羣山瀟灑出  
塵寰溫州好火豔有楊梅蜜橘垂枝憐色嫩黃柑帶露  
擘香開冰雪荔枝來溫州好士女太續紛淨履鮮衣來

蕉軒續錄

卷二

九

箇箇觀燈競渡一羣羣香氣晚氤氳溫州好賈客五方  
民吳會洋船經宿到福清土物逐時新直北是天津溫  
州好官長政清閒入郭江魚烹石首躋堂春酒醉華顛  
幕府儼神仙溫州好書院講堂開鄒魯當年會媿美山  
川何地不生才小別惜追陪 莫笑乖龍無左耳須知  
瘦虎有雄心偶然得之肩輿中 薄衾小枕涼天氣乍  
覺別離滋味展轉數寒更起了還重睡畢竟不成眠一  
夜長如歲也擬拋卻回征轡又爭奈已成行計萬種思  
量多方開解只恁寂寞厭厭地繫我 生心負爾千行

淚落句的是名句康熙間闈秀林以甯寄外云我爲爾  
挂肚牽腸爾爲我提心在口湘君亦云我分難消爾渠  
言不負儂 跋宋榻九成宮醴泉銘云凡古榻皆肥壯  
有神彩可以辨言人用筆之意否則石損而瘦索然無  
氣耳此榻與北海嶽麓寺碑一日同獲皆宋元物爲可  
貴也又云辨帖原是用眼力事有神彩而完善爲俗本  
所不及者爲古本或記某字偏傍及紙色墨霜皆皮相  
也又云唐人楷法如林而推率更第一率更又以醴泉  
帖爲第一予所見又以此帖爲第一豈易言耶又云此

蕉軒續錄

卷二

十

帖乃自古楷法帖中之大羅天仙也下視塵寰抑何肯  
屑屑矯枉乎自來論者謂其險峭過甚又惜其藏器未  
優吁豈知率更哉又云虞永興書余所深愛然每與率  
更對輒爲意奪夫其高標勝概兩俱詣極特永興尙有  
遷就及作態處耳 爲及門陳生映千跋東陽蘭亭云  
予在東省聞東陽何氏蘭亭刻本之妙殆廿年矣甲戌  
孟春烏程前輩吳青然先生惠予數本及門陳子映千  
習趙文敏者見此刻愛其骨氣洞達尙卽文敏十三跋  
中所謂定武本者乎玩之不釋手遂以一本贈之乙亥

仲冬予將以入 親去烏程映干信宿於子寓館從容  
爲予言自得何氏刻覺向來所見有楚臣衣冠之感無  
怪文敏好之若性命也予惟老友鄭板橋有言古人作  
字未有不神寒骨重可以傳後世者飄浮蕩漾雖盛行  
一時必不能久故學書當先鍊骨板橋之論與映干茲  
之所見何其不謀而合耶予之轉贈信不虛矣遂書以  
付映干又云論書如論文須要芒寒色正布帛菽粟飄  
浮蕩漾雖盛名一時必不能久故舛州之文華亭之書  
老而自傷也又云趙承旨跋蘭亭云右軍人品甚高功

蕉軒續錄

卷二

七

夫又到故書入神品余謂右軍以修仙了道功夫用於  
筆墨以此自鳴實以此自晦也故挽下無一點世俗語  
言意思又云大學聖功曰知止曰定靜安慮得盡之矣  
其實凡事皆然書法一道亦有功候絲毫不可假借不  
可勉強試問誰肯用此功者而妄希速化耶 跋趙文  
敏七觀帖云文敏書形神並妙直入晉人之室者以七  
觀帖爲第一乙亥新秋在杭州城隍山買歸此本喜其  
摹刻微妙氣韻生動不減原搨未幾陳生映干以所藏  
一本索題事忙置篋笥中仲冬下旬將東歸覓其本不

得卽以此本與映干映干刻意學書得於文敏甚深由  
此益求其微妙處則升堂入室爲文敏後勁不難矣又  
云七觀是文敏垂老得意筆嚴古中愈見明瑩輝媚之  
致 偶遊小有天園一僧問作詩如何便佳余笑答曰  
不作便佳又一生如僧問余答曰常作便佳 邢太僕  
子愿 以書名人多假之以獲利太僕因取古墨重鍊  
用之故真蹟墨色精彩奪目人並其墨亦假之太僕女  
弟慈淨以手戲搏墨紋獨異不復可假嘗得半丸於萊  
州今無矣 京邸月夜與木舟王太史攜手天街余曰

蕉軒續錄

卷二

七

大丈夫當如此矣索對句木舟曰美婦人何必是也余  
曰何如萬戶侯安足道哉 漁洋結綠硯爲予得之昔  
銘云非結綠也何以沿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郎  
耶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漁洋老人銘漫亭珍藏中書  
舍人林吉人隸古書沈椒園爲作得硯記文甚工項城  
令劉彤書 荏平旅次寓書與陳映干云十月十九日  
送令弟回南曾附手書至廿八日吏部傳挑錢塘縣缺  
恐受規避處分扶病而往廿八日引 見補授憶嘉湖  
兩首邑之授并此而三皆出自 特恩東坡海市詩信

知人厄非天窮余亦同此感也省會首邑稱職匪易將來順逆得失殊非所計而亦不能預計也祇老母可以乘舟迎養爲喜且得與吾賢不時相聚而湖山未了之緣亦得借此消結耳晤對匪遙餘不盡

海上生明月詩

先師寶坻李文恪公會語濬師曰唐人以詩賦取士士之工此者多故韻語必推唐人爲第一我

朝自乾隆間鄉會試增五言八韻一時應試者安章適句鉤心鬪角幾於家隋珠而戶卞璧嘉道以前獻紀文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達公啟之錢塘吳穀人祭酒繼之歛鮑雙五侍郎大興王楷堂員外又繼之類皆擷三唐之精英而上承漢魏六朝風旨融會法則謹嚴格調盛矣哉足以空前而絕後矣濬師識之間嘗徧覽唐人應制諸作或誇典重或尙氣韻似已無美不備然細案之有起結未見超邁者有開合未見生動者求於全首之中無懈可擊不數數觀不得以下土秋風巧爲假借曲終江上別具風神遂一例而奉爲圭臬也丙子廣東鄉闈主司以海上生明月命題諸當道以次各有擬作濬師在闈中亦復效顰

學步出闈後偶檢閱全唐詩冊方知朱華曾有是題六韻詩其詩云皎皎秋中月團團海上生影開金鏡滿輪抱玉壺清漸出三山上將離一漢橫素娥嘗藥去烏鵲繞枝驚照水光偏白浮雲色最明此時堯砌下堯莢正敷榮六十字中惟金鏡玉壺一聯尙稱出色而究嫌合掌若將離一漢橫句意爲詞掩素娥竊藥凡涉明月皆可通用繞枝烏鵲亦衰颯無味第九第十句近於油腔滑調收句尤覺寬泛華平生著作僅此一詩竟流傳千餘年而莫之敢議者奇矣茲擇錄秋闈擬作數聯如長

蕉軒續錄

卷二

四

樂初將軍長善起首四句云滄海來天上光明大地生懷人良夜月作客異鄉情能吸題之神髓中云水雲聯一色風露負雙清第二首云圓靈含水鏡浩淼接蓬程素魄心同濯寒光手可盈精采奪目疑置身十洲三島間張友山中丞第一首云星河涵有影波浪湧無聲又云當頭光正滿濯魄意俱清細賦貼格律深穩第二首起句云月近人偏遠空明到處生曲江添別緒滄海寄吟情開口五字得未曾有曲江滄海屬對天然不同小巧而兩首結句一則曰願將金鑑錄持以答昇平

一則曰春暉同春戀歸思繞東瀛忠孝之忱溢於簡外  
吳子實學士首作云浴波雙鏡射出水一珠擎三山高  
不夜萬頃渺無聲次首云萬重波影盪三五月華生此  
夕停琴待何人挂席行牛斗爭環拱魚龍若送迎路直  
青雲接紋迴碧浪平清詞麗句與會淋漓妙能於題理  
題神面面均到果杏岑都護 果爾敏 首作云浪添千頃  
白潮湧一輪清鏡自磨雲母盤如漾水晶次首云團團  
開桂殿次第度蓬瀛玉浪東隅湧銀河左界迎大地寒  
輝迴長安遠夢榮寄託遙深別成機杼大地長安一聯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尤道出張文獻望月懷遠心緒孫駕航觀察 楫 首作云  
冰丸涵蜃采玉宇靜鼉更朗照三山峙光凝萬派平紫  
瀾迴皎潔碧漢共澄清次首云日邊身是客海上句移  
情翰欲孤岫湧鏡澈斷雲擊槎浮侵露氣琴罷過潮聲  
不泛寫海月處處於生字著想清華朗潤愈唱愈高樓  
次園太守 震 首作云天容涵鑑影夜氣激濤聲初魄芒  
猶斂前身骨本清次首云飛鏡丹青下停琴白露橫蚌  
胎珠有耀蟾魄玉無聲路悵蓬山隔人從桂府迎頓挫  
纏綿頗有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感他若蔡大令 逢恩

之一輪扶水出萬里照湖平岑大令 傅霖 之鏡奩雲葉  
捧珠顆水花擎胡大令 鑑 之東斗寒芒吐南溟遠漲平  
張大令 坤 之賞來同此夜修到豈今生彭大令 君毅 之  
扶桑新浴出斫桂早修成王大令 煦 之一丸空際漾萬  
象此中呈李大令 青培 之濤頭來一線月魄浴三更湯  
大令 獻祥 之客心歸嶺嶠秋色滿寰瀛並精心結撰意  
遠思沈不愧詩人吐屬以此較彼古今人何遠不相及  
耶惜詩多不克具錄略採一二質之世之號為五字長  
城者或不以為謬耳濬師八載監司三充提調追陪大

蕉軒續錄

卷二

末

府借助寅僚舉凡點名之擁擠題紙之漏洩供役多傳  
情之徒飲食鮮潔精之品均經剔除積弊加意整頓多  
士頗感頌而自計尚多抱惡焉餘事作詩唐之李氏景  
宋之蘇氏軾固已先之風塵中似不可無此雅興也因  
書以示客客問日子之擬作何不并登之濬師曰鍾繇  
王朗視王粲高才皆閣筆不能措手况區區敢與諸君  
子爭衡乎雖然客知我者能道我中肯句否客曰古人  
曾共照今夕倍分明涼魄隨潮長秋心入夢清此兩聯  
得不謂之佳句乎濬師曰其然豈其然

華戎魯衛信錄

宋元豐中神宗謂蘇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可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邇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頌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奏篇上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謹案我朝咸豐十年與外洋通商互換和約以來案牘幾於等身余在總理衙門時文博川師相曾屬余檢視道光後文移奏稟編成一書名之曰洋務紀事本末時公事尤

蕉軒續錄

卷二

七

襍終日治官文書數人分理尙無暇晷余惟於歸寓或留宿署中執筆爲之分門別類漸有頭緒甫年餘而余外擢此書聞迄未成帙可惜也趙飴山文集中原山考云學術日疎文章掃地

本朝奉諭旨修一統志六十年而不成藉使鄺道元者主之胡渭佐之于欽以上者爲之緝閱奔走則煌煌大觀立見於

盛世矣飴山之狂固不可一世者然今日而能留心時務勤於筆硯實不可多得世有蘇子容其人乎余日望

之矣

朱子謂漢儒善說經

朱文公答張南軒書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耳直是意味深長也據此文公亦深知漢學之精矣

蕉軒續錄

卷二

六

八公

晉武帝時有八公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司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大司馬石苞大將軍陳騫所謂八公同辰攀鱗附翼也魏道武被弑太子嗣卽位是爲太宗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車門石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溫公資治通鑑自嵩以次姓名可知者僅得五八其三人則無從稽考也

論竹垞讀書詩



金風亭長於漢學宋學曝書亭文集及經義攷中言之詳矣予幼時閱其晚年所作讀書五言古十二首設詞不無過激然未敢以為是亦未敢以為非也又二十年涉獵宋五子書稍稍有得偶以質侯官老友林蕪溪學博學博曰微子言吾亦幾不敢出諸口子知宋儒之學極精也至論五行則未免失之龐率子知宋儒之學極實也至論太極則未免近於元虛子試於精蘊虛實間求之思過半矣其他人人能道之吾不復重為子告也子乃取竹垞詩略加註釋參以鄙見附錄於此非推波

蕉軒續錄

卷二

九

助瀾為竹垞干城焉

附錄朱竹垞彝尊讀書十二首

周官掌三易以通天下志卦名或不齊旅占本一致豈有先後天侏離異方位斯言偽且堅足以亂神智演為方圓圖申以河洛義儀象卦已陳相錯六十四圖中迭相生十六三十二請問安樂翁正名名焉寄浴師案朱子發震敘圖書授受謂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於更三傳而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更三傳而至劉牧云云朱晦翁作易學啟蒙多發邵氏先天圖義至於袁樞論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有長權不敢妄為之說至稅與權從魏了翁講明邵氏諸書於

蕉軒續錄

卷二

十

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證以雜卦傳及楊雄所稱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孔穎達所稱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變之說知乾坤坎離頭中乎大過小過不易之八卦為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為上下兩篇之用即其圖反覆觀之上下經皆為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以明義文之易似易而實同蓋闢邵氏之說以補啟蒙之未備云云四庫論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云朱子因程傳專主明理故兼取邵子之數以補其偏非脫略易理惟著此書以言數也後人置本義不道惟假借此書以轉相推行至於支離膠轕而不可已豈朱子之本旨乎又案朱子謂門人曰先天圖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傳授以為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云云此詩專譏康節先生耶抑不僅為康節先生發耶 宋史康節從事北海李之才受河洛圖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書今不可考矣

太極非有象一元氣渾淪陰陽至精數義由道士伸

列圖自下上三五理具陳陳子昂詩太極生天地三五誰能徵義見道家洞真元妙經番番希夷叟以此勒貞珉元公一

丁倒遂為席上珍陳搏無極圖倒易後來費朱陸往

復辭紛綸仲尼不可作誰與別偽真浴師案周子太極圖說朱子以

畢生精力逐一思索所註洵精密矣象山非之致朱子與象山書反覆數千百言竹垞以道家貶之朱子不云乎老子曰復歸於無極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老子柳子康節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也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

於希夷某日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然朱子會謂先天圖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是直以希夷上接孔子矣何獨以太極之說為非希夷所能似但尊濂溪而忘卻論先天圖之言自相矛盾耳以濂溪襲道家門面固不足服濂溪之心若云濂溪得千古不傳之秘恐亦未必然也善乎黃魯直之稱濂溪曰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養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祇此數言學濂溪者終身奉之斷不至流於放僻邪侈奚沾沾焉冥心於太極圖說哉

書名達四方掌之周外史曷言乎書名毋乃小序是

馬鄭注漆經大義已及此古文雖未見序先暢厥旨

云何宋諸儒深文共排毀書序非孔子作其說始林之奇吾聞國史

###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言序書自孔子哀哉秦火後未亡亦僅爾苟屬聖人

言亦當存其似不見小戴文禮家以取士何獨詩書

序攻者後先起潘師案竹垞經義攷曰朱子疑詩小序而并疑書小序疑孔安國所傳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實自漢有之竊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又案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朱子不道守程子說而斷以為非孔門書何耶

九疇一五行洪範義先具伯絲一汨陳維帝乃震怒

啟賢能繼禹天罰行有扈桑門易地風其說本外互

奈何洛下儒侮聖不知懼用三革其二變一成百倍

既與洪範殊甯免彝倫數百世而可欺君子亦有惡

潘師案皇極經世一書四庫提要引明何塘之論詳矣竹垞經義攷曰明初編性理大全與通書正蒙并列崇正間帝幸太學議禮者欲躋周程張朱於七

十子之上康節亦與焉然五行為洪範九疇之首傳稱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康節乃去木金而益之以石是威侮五行也庶幾為洪範九疇之人書稱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康節乃去嗚燠寒而易之以露雷是一極無凶也五官去心則不成大人矣五經去禮則無以別於禽獸矣不知諸儒何故而神明其說爭推演

之此蒙之所不識也又曰康節之水火山石仿諸佛氏之地水風火也色聲氣味取諸佛氏之色聲香味

也遇數之五率去其一若夫天有五星地有五服五溝五塗人有五藏教有五典五禮祭有五祀日有五

色耳有五音口有五味鼻有五臭手有五指繪有五章律有五度五量五權五則康節亦安能悉為減損其說亦空而不可通矣潘師謾陋於邵子全集亦嘗

###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略加研究不知日月星辰何以變為寒暑晝夜水火

土石何以變為風雨露雷乾何以不為天而反為日

離何以不為日而反為星坤何以不為土而反為水

坎何以不為水而反為土舉伏羲之卦象箕子之洪範一掃而空之程子之所以不敢傳其學者得毋有不安於中平竹垞所言容有過當然儒者好奇實有以啟人議論耳

孔門善說詩子云商起予流傳大小毛授受大小序

縱有齊魯韓見之色斯沮夾際一後生攻以列火炬

先儒誤聽信繫柄生齟齬微言忽中絕太義不復舉

聞人左邱明著書秦相呂其言雖近誣其事頗足取

國僑賦蓑裳晉為退師旅木瓜美齊桓情豈係男女

詩敦厚人倫誨淫何獨許可怪上蔡師

為力亦太鉅芟棄鄭衛篇竄改雅頌所

召南野有死麕入王風而以誰為辨異同復遵箋傳

語頗不滿人意朱子因之而淫奔之章遂不一而足

竹垞此詩合下一首可謂大聲疾呼矣至王魯齋

剛風懷二百韻殆有激而為之歎

男女一相悅情迫莫自持不聞桑中契先以定情詩

國史明得失輶軒別醜疵如何慙鄭衛專錄淫人辭

雞鳴風雨夜奔者亦可危執袪遵大路豈不畏人知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邱中有麻麥兩雄其一雌雙雙李樹下甯免相詬訾

立言詎可訓說者宜再思無邪尼父教用告童子師

詩亡王迹熄百國有春秋魯叟乃筆削寶書肆旁搜

晉乘楚檮杌鄭志亦見收斯為天子事邦國合九州

大書王正月恐疑於孟陬胡氏逞私智謂以夏冠司

豈其一布衣斧鉞威諸侯美惡同其辭此言尤謬悠

當其在講幄君臣意綢繆經義月經進諷諫同轉軫

是時十將存可復二帝讎奈何戒黷武惟知安是偷

得毋檜所薦知已士當酬流傳誤後學乖舛難悉糾

曷不廢其書述事準左邱

家後出之論而采其長義例炳然矣誠斯備然以為

不詭於聖人之教則可以為盡得聖人之意則未也

云云此論極平允至文定於成公十五年仲嬰齊卒

傳曰嬰齊者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

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

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

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

數語義正詞嚴故御纂首著之所以昭萬古倫常

法戒嘉慶間段玉裁作明世宗十論乃竟肆其狂悖

且欲以世宗為武宗之子拾毛西河唾餘而西河之

所不敢言者王裁復侈然言之其有關於人心風俗

不小因閱竹垞議文定詩而附錄之周正夏正辨者

多矣固無庸竹垞曉曉也又案文定仲子寅著讀史

管見三代以下幾無完人較之乃翁春秋傳

頗為可議總之安國之學似未可厚非也

素王六經外論語其總龜紀者六十四義取春秋辭

同門有不善一一具書之由求子亢寮言失不可追

揆諸朋友義情得徇其私甯形弟子短但以尊先師

試觀孟子徒克丑亦若斯後儒不曉事吹毛務求疵

倡論輟從祀平反者為誰不若鄉愿人非刺無可施

瞽宗祀此輩眾口庶不訾吾思屋上烏愛由丈人推

云何七十子一皆罷其祠何年復舊典俎豆敕有司

漢士守一經其義或駁踣真儒起北海卓哉鄭司農

博綜六藝旨叩之等木鐘於時內外學罔不羅心胸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用以釋儀象明堂暨辟雍初非尚怪異專一譚魚龍緯書河圖至於五帝名亦惟祀典從德業既日尊第魚龍最怪

子爭攀逢黃巾拜車下後儒翻不容一朝輟粟土俎

豆何由供嗟彼黎邱鬼謂王通也乃以祀瞽宗世宗嘉靖

九年罷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

馮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孔融而祀林放遠緩鄭

復林放遠緩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祀王通之祀也

亦嘉靖九年詔旨竹垞曰通為黎邱之鬼虐矣哉

秦延君說書數文太支蔓堯典僅一篇為言且三萬

博士賣騎驢亦費三紙券吾思吉人辭終與躁人遠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辭苟足以達其義自縉綬勿徇買菜求第抒心所願

不見陸士衡才多反為患洛師案漢書張山拊長寶

上論石渠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

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守

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由是小夏侯有鄭

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元無故授沛唐尊

恭授魯馮賓桓譚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日

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

詩篇雖小技其源本經史必也萬卷儲始足供驅使

別材非關學嚴叟不曉事顧令空疎人著錄多弟子

開口效楊陸唐音總不齒吾觀趙宋來諸家匪一體

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別往往近纏鄙

羣公皆賢豪豈盡味厥旨良由陳言取蹈襲乃深恥

云何今也愚惟踐形迹似譬諸芳蔗甘舍漿噉渣滓

斯言勿用笑庶無乖義始洛師案宋詩非不可學也

沿波沂源自無流弊不齒唐音固非然如前後七子

專學唐人腔調改頭換面毫無神韻亦未免生厭矣

羣雅日凋謝後起靡有涯奇觚累百人各自名其家

吾衰尙有志道古閑詖邪有明三百禩攬秀披春華

青田與青邱二美洵無瑕吾鄉數程具雙珠握靈蛇

自從永宣來其辭正且葩洎乎嘉靖季七子言何夸

鉤金縱可揀莫披黃河沙一啖眾楚和是後尤卑哇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先公聞缺舌頓生亡國嗟先太傅初聞袁中郎鍾伯

之曾慘敬論詩款日安得此亡國吾欲返正始助我者誰耶洛師案靜志居詩

然不憚安之派浸廣竟陵之欲頓興一時好異者譁張為幻

關中文太清倡堅儒離奇之言致刪改三百篇章句

山陰王季重寄譏浪笑傲之體幾不冠綠衣蒼鶴之

儀容如帝釋既遠脩羅藥又交起搏戰日輪就嘆鳳

子鳴母四野羣飛云云此論真透骨髓不為太醫

高劉兩家洵無暇之樂若程貝似尙遜一籌也

翰詹外轉

余閱明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一甲三人狀元吳伯宗

授禮部員外郎榜眼郭紳探花吳公達及二甲十七名

均授主事三甲一百名均授縣丞無所為翰林也

皇朝順治三年題准於二甲三甲進士內選取送翰林院讀書滿漢學士教習俟學業有成復行考試優者用編修檢討其餘除科道皆七品部屬等官十年

世祖特諭翰林各官內外敷歷方見真才

欽定少詹事以下二十一員外轉司道十八年著令停

止至康熙二十五年吏部議准翰林院詹事府於每年

八月內將庶子侍讀侍講以下各官開列具題候

欽定數員外轉庶子以同知用侍讀侍講諭德洗馬以

鹽運司運副鹽課司提舉用中允贊善修撰以通判布

蕉軒續錄

卷二

毛

政司經歷理問都司經歷斷事鹽運司運判用編修檢

討以按察司經歷布政司都事鹽運司經歷用至才力

不及不謹及所行不端者照例降級革職載康熙二十

九年所編

大清會典案庶子講讀較同知運副提舉品級雖均五

品而貴賤相去不啻天淵若布按各司首領官不過佐

貳末職更非同知運副提舉等比乃以為中贊修撰編

檢外轉之階且恐其不謹定以處分足見

聖祖時吏治之重勝於文學也予歷充粵閩鄉試提調

副典試者皆編修檢討迎簾公宴親見布政司首領官葉某加五品銜頂戴用藍翎為之捧茶惜其未知康熙會典中有此一段公案耳捐例長開同知而下朝珠蟒服持手版者幾塞破院司屋子幸而外轉例停不然翰詹諸公能毋惴惴耶

報恩寺塔

張岱陶庵夢憶載金陵報恩寺塔為四大部洲所無案北魏胡靈太后時作永甯寺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甯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

蕉軒續錄

卷二

天

者十五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

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鐺聲聞十里佛殿如

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

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本資治通鑑

據此則永甯

塔與報恩塔亦正相等耳報恩寺在江甯縣城南一里

乃長干寺舊址明永樂初撤而斥大之塔高百餘丈

國朝康熙三年及三十八年皆重修道光甲辰予在江

南登其巔遙望江潭舟檣一片俯瞰城闕煙火萬家時

當八月秋氣逼人老僕以棉衣進著之頗覺高處不勝

寒也咸豐辛亥予寓鏡子巷去寺甚近一夕赴友人召  
四鼓歸見塔燈高者如繁星下者如明月煙雲繚繞金  
碧輝煌又覺置身琉璃世界中歸取所儲雨花臺水烹  
松蘿香茗快飲數甌形神爲之酣適迄今垂三十年一  
追憶之猶依依魂夢也粵賊跳梁據城十二年名區勝  
境悉付劫灰而此塔亦拆毀無片瓦矣可勝歎哉

聽言則對

柔桑之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鄭箋對答也貪惡之人  
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朱

蕉軒續錄

卷二

无

註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  
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朱公遷曰無可與  
語故自誦其言耳誦言猶云獨語也任小人而不聽善  
言念君子而不見信用錢飲光田間詩學曰聽言之言  
與誦言之言皆同時言者一聽之則對其所言者中聽  
之言與言利也一誦之如醉者其所誦者詩書之言與  
利相反也愚謂公遷之說爲長胡三省註通鑑一百五  
十卷

孱主救書

北魏平陽王脩爲高歡所立既而逆謀大露行路皆知  
魏王使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  
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  
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  
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  
南不寶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  
旣闇昧不知依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  
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  
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  
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  
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  
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盡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  
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甯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  
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與旗南指縱  
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  
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  
還爲王殺幽辱蓋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

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云云唐高駢之跋扈也上表指斥昭宗使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紹利則牟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疑睇東南惟憎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積誰之過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尙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不昧百度具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云云明桂王之入緬甸也我

朝已度外置之吳三桂貪擅兵權具三患二難之疏而

桂王殞於三桂之手三桂駐兵舊晚坡桂王亦遺書責之曰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鼠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眾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

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卽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卽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卽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

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力弱熒熒子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

聖朝僕縱有億萬之眾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

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合而觀之其詞皆極憤激可爲千古孱弱之君一哭彼亂臣賊子尋亦自斬其宗無復遺類究竟何爲也哉

岳容齋詩

相傳岳襄勤公

鍾琪

題邯鄲壁詩云只因未了塵寰事

又作封侯夢一場今容齋詩集無之惟自題畫像云肘後仙方卽睡方雙桐高蔭日華長塵根盡斷黃梁熟又作封侯夢一場前句當是傳聞之訛案襄勤詩有蛩吟集薑園集復榮上下二集五言如鳳嶺云鳥去岐雲暗山空渭水流軍中雜詠云日寒川上草松冷雪中山韓臯輓詩云黃壤埋詩骨青山失醉侯沙州云沙寒春草白風勁暮雲黃新竹云翠引千竿玉虛分一寸心送春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云一簾飛絮白三徑落花紅烈女云生辭秦嶺月死裹蜀山煙尹大司馬過村舍云樽傾花市酒膾斫藕塘魚七言如武侯祠云漢土蠶叢天一角草廬龍臥鼎三分西藏口號云天連塞草迷征馬雲擁沙場冷戰袍軍中聞笛云塞上梅花翻古調軍前楊柳送邊聲答高夫人見寄云胡蝶繡衾空有夢芙蓉錦水好誰看感興云弓蛇畢竟成疑影斗米何曾慣折腰述懷云蓋棺論待千秋後大覺遲醒一夢中九日云人因久客貧非病菊不趨炎淡亦香山居云柳堤沙暖朝調馬竹院人問午飼



鷄都門述懷云黃金又築招賢館白首重經營亢城老  
夫云燒燼燭灰猶有淚老殘薑性尚餘辛萬流驛雨舟  
卽事云稚子慰寒頻勸酒老妻憐病強披裘小酌成詠  
云汲泉試煮新礪米把酒旋嘗下澤魚詩僅一百四十  
一首美不勝收時而悲歌慷慨如聞金戈鐵馬之聲時  
而對景流連宛同香草美人之叶耐辱居士品詩曰返  
虛入渾健積爲雄又曰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觀襄勤詩  
可以當之無愧

記五色線引雀離語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五色線二卷毛子晉刊入津逮秘書據

四庫存目云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名然是書雜引諸  
小說新誕之語或不紀所出割裂舛謬不可枚舉至謂  
楚襄王夢神女事出史記其庸妄可知未知果出宋時  
舊本否也續百川學海中亦載此書僅鈔錄二十八條  
則係奸滑書賈所爲尤不足一噓謹案 佩文韻府四  
支離字韻下載五色線云金翅鳥王銀角犢子地名鹿  
苑塔號雀離五色線蓋本唐段成式續酉陽雜俎五卷  
中寺塔記徵引獸中事切對雀離句下註善繼二字又

成式之所本也資治通鑑一百七十卷載北齊執太尉  
趙郡王高叡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胡  
三省註曰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  
曰雀離大清淨故仿以建佛院五色線不引北齊書而  
但引段氏續書何耶愚謂是書隨意摘錄絕無攷證文  
士案頭聊供獯祭而已明季善造偽書子晉爲人所蒙  
謂之出宋人手誣矣

繫於苞桑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胡三省曰苞桑多根植桑至  
於根多民安其居之義明徐勣筆精張氏曰苞桑今之  
解者以爲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蓋古人朽  
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  
云邠國之机隍綿綿聯聯若苞桑綴蔬幸而不殊者屢  
矣此得其解云云潘師案宣公此狀乃收復河中後所  
陳非收復河北苞桑綴蔬係作苞桑綴旒宣公取以爲  
譬者若曰綴旒於苞桑之上易致危落耳蓋苞本也苞  
爽本作包凡物繫於桑之苞本則牢固孔疏甚明張氏

所引誤苞桑爲一事綴旒爲一事又以旒作疏忘却繫於苞桑繫字矣

呂元膺諸醫家評騰

呂復字元膺浙江鄞縣人生元末至明初卒以醫名世取效若神明史方伎傳述其於古今醫書皆有辨論前代醫家皆有評騰後讀戴叔能良呂滄洲傳始悉其論諸醫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李秋遇敵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醫如湯武之師無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啟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顛顛方著名於時蓋猶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

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絛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尙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自來評文評詩評書評畫者最多獨評醫頗罕元膺此作可謂別開生面不特詞旨華贍并可見其醫理精妙非三折肱不能道也所著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系言脈絡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燮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若

千卷

四庫正目存目均未收恐已湮沒矣

六笑

明桑懌民悅詩云四愁自比張平子六笑堪憐范茂明

案六笑詩云我笑支道林遠移買山書巢由古達士不

聞買山居我笑賀知章欲乞鑑湖水嚴陵釣清江何會

問天子我笑陶靖節自祭真忘情胡為托青鳥乃欲長

年齡我笑王無功琴外無所欲當其戀五斗乃獨不知

足我笑杜子美夙昔具扁舟老大意轉拙欲伴習池遊

蕉軒續錄

卷二

完

我笑韓退之不取萬乘相三黜竟不去觸事得譏謗客

言莫謾笑古人笑人未必不受嗔螳螂襲蟬雀在後只

恐有人還笑君迴頭生愧不能語嘲評去聲從今吞不吐

譽竟非桀亦何為訕周譏禹終無取宋范浚作也浚字

茂明蘭溪人有香溪集舉紹興間賢良方正當秦檜枋

政夷然不起人服其高卓朱晦翁註孟子載其心箴

紀公誤記

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元戴岷源元表詩

也紀曉嵐先生筆記引王執信語以為唐彥謙詩誤又

金張子信大節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詩云

鷓鴣新班宴杏園不妨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

三見門生作狀元見中州集先生筆記引介野園侍郎事略

易數字以為野園詩亦誤又筆記載周書昌記一人夢

古妝女子謂曰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鄒相

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以斑白髮婦何由知季必

悅我越國相從云云案叔姬歸鄒在莊公十二年不應

作二十年隱公七年至十一年共五年中間桓公十八

年再加莊公十二年共三十五年不應作三十四年皆

蕉軒續錄

卷二

罕

先生一時忘檢也

同懷五壽

宋景濂撰羅氏五老圖詩卷序云明之慈溪羅氏多以

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綱之子善卿卒之年如

綱善卿娶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

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

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

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

高邁八袞卑踰六旬皓髮麗眉照耀後前華悅綵衣給

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  
休貞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  
門今羅氏連弟若兄同出一父母揆於睢陽之所聞不  
爲尤異者歟景濂所述如此光緒戊寅春閱邸報署湖  
南巡撫崇<sup>福</sup>奏稱湘鄉縣儒士胡朝瑜兄弟五人長朝  
瑜現年八十九次朝瑞現年八十七次朝琇現年八十  
五次朝珠現年八十三次朝環現年八十一同懷昆季  
共享耄齡抑且世業詩書家傳孝友實屬 熙朝人瑞  
宜邀 曠典褒榮濬師案羅氏兄弟同時并存惟最長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者八十三耳今胡氏一門皆逾八十其長且將開百蓋  
古今所罕見豈僅爲湘鄉盛事也哉

浮山

桐城縣東九十里浮度山一名符度山又名浮山有奇  
峯七十二有巖三百五十最著者三十六有洞六有華  
嚴寺詳一統志中劉海峯作浮山記章法全仿禹貢每  
讀之輒如身履其地明鍾伯敬<sup>惺</sup>所謂無巖不樹無徑  
不竹無石不苔無淵不花也姚惜抱游浮山五古長篇  
尤爲詳贈近有許奉恩者語子篋家兒曰其山僻處江

鄉古今騷人墨客鮮有游覽及之不若龍眠之噴噴人  
口眞村夫夢嚙不足一噓因閱夢園叢說特記於此并  
函致家兄亟宜削去

不如

宋神宗時司馬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頤敢言不如蘇轍孔文  
仲勇決不如范鎮今羣臣許歸乞依例致仕明崇正時  
黃道周亦有七不如疏以爲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  
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

蕉軒續錄

卷二

三

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樸心醇行不如李如燦  
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鄭愚謂光之所指諸  
人皆正人也揄揚諸賢之美謙尊而光頗爲允洽若道  
周所云不如者陳繼儒不過裝點山林附庸風雅不知  
有何經濟足備顧問鄭鄭甫以罪誅亦似不當陳之奏  
贖錢謙益順治二年豫王入江南首捧降箋文章氣節  
掃地以盡此論雖出之道周然後世非皆無耳目人究  
不敢爲賢者諱也  
本朝尹文端公繼善受知

世宗嘗

召對

世宗諭汝知督撫中李衛田文鏡鄂爾泰有可學者乎  
繼善對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蠱田文鏡臣學其勤  
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可學處居多然臣亦不學其  
復也嗚乎有

聖主斯有賢臣吾每三復繼善之言匪特遠邁漳浦抑  
且上駕涑水矣

小鞠川詩鈔

蕉軒續錄

卷二

望

合肥王公受虛

運咸

為先大父石交公有子育泉先生

世溥

長先公七歲嘉慶癸酉先大父攜先公寓居合肥

先公時年十一與先生過從若昆弟王氏與吾家累世  
姻戚浴師妻孫夫人又先生舅氏習之孫公克儀女孫

自垂髫即蒙先生齒牙獎借不亞謝元暉之於孔覲也

先生為人不立崖岸胸中無城府見義必為拯人患難

甚於飢渴至代受誣謗不顧而家庭以內孝友慈愛更

為常人所難辛亥制科薦舉孝廉方正都人士僉謂惟

先生當之無愧髮捻縱橫時事孔棘先生團鄉兵勦殲

逆首并招撫淮團之反側者練營鎮邪山三團鳳陽再

援懷遠卒以庸帥驕將貽誤事機皖江以北糜爛遂不

可收拾先生竟抑鬱死會以勦匪功擢知州其卒也

贈知府 賞祭葬銀兩廕子入監位不當才年不稱德

嗚乎唏矣猶憶丁巳冬濬師奔先公喪於壽州先生時

在壽州鄉間問濬師至不遠數十里冒雨來唁執手失

聲哭至今感不能忘焉去年乞養歸將買棹泚津拜先

生之墓適詰嗣謙齋先來見訪并示以先生所著小鞠

川詩鈔焚香展讀如對典型集中諸體美不勝收如寶

蕉軒續錄

卷二

望

劍篇采蘭曲借題摠興寄託遙深李貞女詞胎息騷經

有關風化愁城謠三首兵荒食乏咏嘆長言樂府遺音

不僅似杜陵野叟也其他佳句五言如柘臯山行云落

日行人少飛花小店局雨中答蔡靜遠云蘭香清若茗

苔印厚於泥田家云賽神田鼓樂隔牖紡燈新自固鎮

至宿州卽事云蠲河春雨歇虹縣夕陽多合無功摩詰

為一手奄有本家風味七言如遊逍遙津別墅云殘花

病雨羞低首怒笏驚雷喜脫苞飲稽氏園云黃衫烏帽

紅塵倦綠樹青山白日低猶子用資秋捷云萬卷楹書

懷舊德十科衣鉢賴傳人讀史有感云廟堂無劍誅張  
萬草野陳書咎馬周清涼山訪姚石甫云著書志定千  
秋業報國天留百鍊身壽城北樓晚眺云當年草木藏  
兵氣此日烽煙誤麥秋均極慷慨激昂之致至其輓先  
公詩云冷落一官羈異地烽煙千里盼孤兒情真語摯  
一字一淚矣

### 遂園詩鈔

太湖趙帖存觀察 介山先生之季子先公司鐸太湖  
觀察方為諸生以文為贄先公一見稱賞乃與其兄晉

### 蕉軒續錄

#### 卷二

五

生茂才峻同授業焉故事諸生舉優行必歲試前先公  
於科試時請於學使破例補舉之遂以道光辛卯貢成  
均乙未售京兆辛丑成進士入翰林屢司文枋侍直  
上書房外任知府歷官廣東高廉道署惠潮嘉道復署  
廣東臬司丁內艱歸服闋不出晚年主講敬敷書院年  
七十卒文章經濟未竟厥施可惜也觀察長子子方 繼  
元與予為己酉同年庚戌

朝試在都觀察適充

寶錄館總纂辰入酉歸然問一二日必抽暇至鳳陽會

館視予呼予以弟所以獎掖之者頗厚不作尋常交態  
蓋篤於師門如此予匣中存觀察詩文最多共和先公  
消夏八律年甫二十三歲用殿試卷莊楷書之至今猶  
在而遂園詩鈔中已刪去不存遂園詩為觀察自訂稟  
取去頗嚴如題先公藕榭書聲圖本二首今僅存一首  
也觀察詩不名一體古作力摹李杜亦染指坡谷近體  
則雍容華貴風雅兼擅道旁苦李行蘆包廐棧道行諸  
作皆語有包孕亦史亦箴太白酒樓歌奇氣勃勃紙上  
直可把臂青蓮五言如春陰云暗雷盤遠勢涼雨閣微

### 蕉軒續錄

#### 卷二

六

陰避雨道旁僧寺云佛間如笑客僧野不迎人送姪南  
歸云氣盛休陵物才多總累身閣天寶遺事云一紅花  
姊妹五季莽江山藩鎮之禍迄於五季皆安史肇其衅  
也東阿道中云亂山爭返照遠樹帶殘秋郎岱山行云  
泉泉爭曲壑遠樹讓斜陽七言如月下登大觀亭云天  
風到樹和檐鐸山氣留寒濕梵鐘泊燕子磯云峭壁月  
明危石動平沙水落大江瀆落花云風雨不禁綠脆質  
繁華太過近收場偶成云還家夢逐花胡蝶得僕人呼  
郭橐駝讀陶隱居傳云白雲有幸棲真逸黃閣無才惜

少微歸舟望海幢寺云幢經難覓阿羅漢鈴語惟聞替  
辰岡李鄴侯云誤我神仙緣富貴保人骨肉是功名寓  
樓望月云域中兵氣銷難盡亂後人才出已多劍關驛  
懷古云主屏甘作降王長天險輕拋蜀道難登昆明大  
觀樓云託地愈高天更近入秋已半水先寒并超脫可  
誦至其題子箴家兄詩集云哀絲豪竹中年感綠酒紅  
燈舊夢過則的是名場耆舊語讀之喟然矣

趙子方楹聯

同治戊辰各直省軍務收平合肥李少荃相國入觀

蕉軒續錄

卷二

哭

天顏退朝之暇同鄉諸公宴相國於江蓉舫前輩宅因  
議買後孫公園孫侍郎舊居設立安徽會館時子方奉  
觀察粵東之

命相國遂倩蓉舫總司其事次年吾兄芟塘以書寄子  
則樓臺池館一律告成兼示太湖趙子方太史繼元所

撰楹帖云結廬挹退谷風流勝蹟重新應續春明夢餘

錄把酒話皖公山色鄉心遙寄難忘江上大觀亭筆情

飛舞雄跨古今兄書中亦屬予題聯讀之不覺擲筆矣

子方作楹帖別具匠心而能揮灑自如不落前人窠臼

其題莫愁湖勝棋樓云賭棋得墅勝棋名樓問江左風  
流今古英雄同一局蔣家小姑盧家少婦借美人點染  
湖山佳話各千秋清涼山諸葛武侯祠云一戰定三分  
功在東南公瑾甫能成霸業二難羈異國名齊龍虎子  
瑜端合耐祠堂秦淮鷗波小樹自題云不齊何虹有雁  
齒雙橋青舫綠波相掩映在眉為黛指螺鬟一角霏雲  
卷雨總空濛又云我亦倚樓人邀笛已成千古事誰為  
載酒客開尊同看六朝山劉省三河樓云山圍故國潮  
打空城邀月到樓頭儘六代滄桑都分付一聲長笛畫

蕉軒續錄

卷二

哭

棟雲霏珠簾雨卷凭欄望江北指千重煙樹最難忘三  
徑吾廬薛慰農雪廬云清涼居士安樂先生看問字車  
停東閣初開且延客吳郡詩新杭州酒舊喜環滁山近  
西湖雖好不如歸慰農官杭州時亦構薛廬也他所撰  
甚夥不及備載嘗鼎一臠願與知味者道之

絮香吟館詩

絮香吟館詩一卷長白馬佳太夫人所著太夫人名齡  
文字竹友幼隨尊人嵩中峰總戎游宦湖南安徽生有  
夙慧博通墳典尤工於詩歸侍衛忠公善亭未一載而

算嗣兄公之子為後躬親教養即榮帆觀察吉順也子

在嶺西曾搜羅諸名媛著作屬老友林薌溪徵君昌彝

登之海天琴思錄亦附載於拙著蕉軒隨錄中養親

歸田復有續錄三錄之刻經史掌故外旁及詩文採取

甚夥丁亥夏初重入都門旋拜永定河防之

命適與榮帆同官一省然未面也榮帆知予抵任緘太

夫人詩集寄示莊誦數過溫柔敦厚得杜韓風格兼具

坡谷丰神閣閣中才力如此吾見亦罕矣謹擇其尤佳

者五言如露菊花开紫霜楓葉落黃世情今更薄知已

蕉軒續錄 卷二 晁

古猶難新愁憐鬢禿舊事話心酸心情隨逝水身世等

飄蓬可想見寒檠夜紡時辛苦零丁光景至自遣云窮

通有造化人生奈若何一望天涯遠青青芳草多憂抑

從中來慷慨發以歌安命自康樂胡為歎逝波四十字

節操凜然風人之旨七言如夜坐聞孤雁聲感賦云煮

茗焚香靜坐時一燈相伴正凝思忽聞孤雁聲如泣獨

唳遙天意可知哀切祇緣心念侶淒涼惟有影相隨月

明莫向邊關去恐惹征人苦別離全如自家寫照而以

比體出之可稱雋永其他如舟中扶櫂云愁封衡嶽雲

千岫夢冷瀟湘月一川登車北行值炎熱云直似熱官

趨蟻釜不同秀士仍鵬程白梅花云聞來東閣香猶在

寫出西湖雪未乾白桃花云三月東風嗟命薄一溪流

水見情真生日有感云持家久積紅鹽累覽鏡新添白

髮憂皆能不粘不脫獨出機杼昔畢秋帆尚書母張夫

人詩名籍甚以節婦兼賢母吾於榮帆卜之矣

韻香閣詩

猿啼兩岸夕陽催江上何人賦落梅山影漫隨煙靄去

鐘聲時雜雨風來鳥穿疊嶂陰雲合舟入重巖石壁開

蕉軒續錄 卷二 辛

到此蓬萊知不遠我今新自蜀東回孔齊賢祥淑巴東

舟中作也雋雅宏拔不似閨閣口吻齊賢為衍聖公祥

河從姊幼工吟韻及長歸劉景韓觀察樹堂著韻香閣

詩草一卷會隨其尊人藹亭先生宦遊蜀黔得江山之

助年甫四十而卒夏絲霜凋宜觀察悲之深焉集中讀

史十八首具有真識近體五言如春溪羣鷺飲紅杏亂

鶯啼稻香中婦儘豆熟老農忙七言如偶成云月下理

琴寒有韻燈前課子喜無嗔詠菊云有品皆清真富貴

雖香不俗亦神仙方之元白殊不多讓柳州序嚴公賦



云脫畧富美服勤儒素予於齊賢亦云然齊賢又有句  
云開軒時遠眺白雲出岫遲悠悠布天際林深鳥不知  
大有亭臯隴首之概倘遇王融願書團扇矣

師竹軒詩

保山為雲南永昌府附郭之縣去京師一萬一千餘里  
本古哀牢國今為西南徼外重鎮人物繁庶諸葛武侯  
所謂敦直者也乙卯丙辰間余官中書在吾師何廣卿  
侍郎家嘗聞侍郎稱保山劉君景韓惜未一識其面後  
三十餘年予權臬直隸劉君適觀察清河昔日神交之

蕉軒續錄

卷二

至

友同官一城真前生香火因緣喜可知矣公暇出師竹  
軒詩集見示沈靜醞藉語語從性情中流露明發眷懷  
則有省親之什纏綿骨肉則有寄弟之章而當戎馬倥  
惚室家遷徙感時紀事坦平練達借諷詠以見其抱負  
不凡此大較也錄其五言古云子雲頌劇秦靈均騷懷  
楚文藻並眩曜心迹難儔伍士行苟不虧一節自千古  
涉世由正路立身終有主載塗誦皇華來諗歌將母臨  
風念往事思仁以為輔長途何漫漫悠悠我心傷中夜  
獨展轉攬衣下匡牀徒倚步前庭寒風吹我裳徘徊將

何之明月輝高堂音響西北來比翼雲中翔延伫懷所  
思感物摧衷腸七言古蜀中吟云西蜀地形天下險層  
巒疊嶂盡難染雄才割據多偏安成由忠良敗讒諂允  
為歷來君臣龜鑑漢江阻風云物理靜觀各有得茫茫  
天意難窺測安排喜雨賦新詩翻見皓月照顏色蓋有  
慨乎世態推移人情冷熱忽雨忽月境迥不同焉其他  
律詩中如雪霽出三峽云雲橫千樹短雪壓萬山低白  
帝城云千山齊拱衛萬壑判陰陽雨後偶成云篙添三  
尺浪帆趁半江風寶雞道中云千澗陡懸人影直萬峰

蕉軒續錄

卷二

至

倒入馬蹄尖鳳縣云花落無言知俗儉草深不雍覺官  
清過五丁關竹叢云山圍四壁天成斗河漑千畦水作  
雲皆能脫去凡近饒有大厯十子風調又登黃鶴樓一  
律云滔滔流日夜鶴去景還新樹擁樓頭月梅開笛裏  
春朝宗三楚水曠代一詩人縱有登高興留題莫效鑿  
乾隆間黃仲則詠黃鶴樓用崔顥韻人以為膽大及讀  
其坐來雲我其悠悠咸相驚服景韓此作不在兩當軒  
下也古今詠楊妃者最多或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  
宮井又何人或曰自從妃子入深宮大被長衾冷如水

或曰姚宋不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卓著人口景  
韓經馬嵬驛云直到蒙塵無一策捐軀還讓美人先是  
則古今詩人見之定當點首矣景韓名樹堂歷官卓異  
循聲年未六十好學不倦老去篇章應更進而愈上欲  
騷儷選豈過譽哉

菜根香室詩存

閨秀詩不能盡工但取有風致清婉可誦而已其卓然  
可傳者吾見蓋罕善化楊仲霖國俊出其母氏吳孺人  
菜根香室詩一册示予予讀之誠所謂有風致而清婉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可誦者送春云落花如雨柳如煙畫裏春光欲暮天何  
處飛來雙燕子呢喃猶繞繡簾邊題落花胡蝶圖云飛  
花片片落枝頭紅到溪邊水共流誰道多情惟蛺蝶任  
他春去不知愁詠雪羅漢四絕句云玉戲搏成清淨身  
是空是色悟前因花開彷彿無人境流水空山自寫神  
寶相莊嚴絕點瑕玉樓銀海擬無差東風吹墮寒梅瓣  
一笑拈花又散花冰霰爲肌玉作胎聰明一點澈靈臺  
雲階權當蒲團坐記向峨眉頂上來塵埃何處許相侵  
幻相參將五蘊深夜色寂寥天地淨惟留明月證前身

斷句如春夜云人靜徘徊驚月影酒闌惆悵奠詩魂尋  
梅云橫琴此地偏迷路吹笛誰家又隔林七夕云如何  
修到神仙侶更比人間離恨多對菊云雖喜黃花拂徑  
開那堪紅樹催人老送春云無知小鳥不解事猶帶夕  
陽上柳枝可恨千條萬條柳繫愁會不繫春光皆灑落  
可喜他如咏雪云人抱此心同一潔天留片月照雙清  
對菊云霜信任催風任緊此花偏耐晚香時春陰云石  
橋入水日低樹山寺開門雲蔽僧此數聯卽置之名集  
中亦不多讓矣仲霖言其母氏謙挹不欲梓其詩予故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錄之以見梗概且以誌仲霖之孝思云

附退一步齋楹聯

題嶺西道署頭門云獬豸一官清朗潔嶺雲知我意  
羊雙峽迥澄泓江水鑿臣心嶺西道署二門云重門洞開  
要事事勿負寸心方稱良吏高山仰止莫矜矜不持片  
石便算清名嶺西道署大堂云曾踏鞦韆紅塵祗不忘樂  
砌薇階十載文章綸閣靜勉為清白吏好記取韶山端  
水兩番兄弟繡衣來嶺西道署花園云勝地近七星看  
雲影嵐光公暇卻宜邀客賞好春當二月喜風和日暖  
我來剛值課農時嶺西道署頭門春聯云十三年忝掌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絲綸曾賦早朝詩尙餘袖底爐煙囊中銀管萬千家共  
躋仁壽願斟元日酒好勸農勤稼穡士樂弦歌嶺西道  
署二門春聯云看山天外許昂頭疊翠浮青排闥笑迎  
晴日暖大地春來真有脚媽紅姹紫掃門香送好風多  
嶺西道署大堂春聯云日麗南天碧海源分雙峽迥春  
回北斗蒼巖名並七星高肇慶府署晚香亭云亭臺位  
置不僅優繇要知賢太守心方得山水真樂花木栽培  
畧如農圃請與都人士約毋忘稼穡艱難肇慶迎恩亭  
云驛路界東西直遠通萬里牂江千盤庾嶺鴻泥誰主

蕉軒續錄

卷二

五

客且坐看春帆細雨秋水文波肇慶披雲樓云舉頭天  
外高處不勝寒看修雉駢羅幾疊雲山開畫本倚檻風  
前壯心殊未已問元龍在否千秋湖海共襟期又題云  
此間爲鎖鑰雄關下環湘峽上溯蒼梧對雉堞巍巍敢  
云坐鎮難得是春秋佳日亭近晚香臺鄰寶月喜鴻泥  
處處留證登臨端州寶月臺云對面卽星巖七朵芙蓉  
呈綺麗賞心傾露盞一池菡萏正芬芳端州桂林書院  
云小山舊近使君居望月思鄉正香滿蟾宮可許八公  
移桂種廣厦新成多士庇臨風作賦願學宗鹿洞好憑  
五子證薪傳揚州平山堂云自張唐民借梅宛陵游斯  
堂乃因人重有蘇長公和王巨卿作吾曹毋以詩鳴又  
題云岡形似蜀山色連吳極目對峰巒已勝一窗供謝  
眺江上飛雲檻前修竹高吟忘主客有誰七字繼蘇髯  
壽州珍珠泉云卅年治水竟難歸看叢桂依然霜雪盈  
頭憐我老一勺貪泉差免汗試烹茶坐此惹珠到眼有  
人知題沈雲生刺史晦廬云柳陰綠淨蓮蕊紅酣與客  
泛扁舟烟雨三篙新漲水栗里樽開蘭亭賦就爲君添  
畫管峰巒四壁故鄉山永定河道署宜春園云心共綠

波平池上曉風鳴  
 夢穩手栽紅杏滿  
 檐前新雨燕泥香  
 寶應寄廬門聯云  
 作唐一經讀宋五子  
 觀風十稔愛日三春  
 祝袁筱午學士保恆祖  
 慈郭太夫人百齡壽辰  
 集焦氏易林句福祿來同  
 拜謁王母壽考長久貴  
 流子孫祝長樂初將軍四  
 十開九壽云介石論交持  
 山作壽自天錫嘏與佛同  
 生又祝五十正壽云生當  
 浴佛佳辰介壽酒斟金琥珀  
 公是坡仙知己吟詩花對  
 玉盤孟祝張午橋太守尊  
 慈李太夫人八十開六壽  
 云長吾母六齡奉杖承歡  
 願分萊綵樂賢侯三釜稱  
 觴介壽剛展花朝

蕉軒續錄

卷二

五七

輓李文恪公齒云帝眷卅二載  
 耆臣宣勞冬部久羨盛名垂  
 況愛士歐陽澤流皖水焚香  
 清獻譽徧巴江報國効馳驅  
 最堪欽醕謹老成寵賁絲綸  
 邀定論我是十三齡弟子記  
 領春風頗慙虛坐了念飄零  
 王粲兵燹無家牢落杜陵文  
 章憎命撫棺餘涕淚只贏得  
 感恩懷舊願傳衣鉢到來生  
 輓孫筱楚太守家穀云以秀才  
 官二千石遇誠榮哉曾記得  
 風檣共草水榭看花何等豪情  
 逸興騫地裏鄉關頻戰伐羨書  
 生投筆入參幕府元戎賞鑑爭  
 列剡章撫字正勞心詎夢中  
 旗幟先迎可憐嵒阮

深交長笛一聲添  
 舊恨隨名王獲數萬  
 俘功亦偉矣怎禁他  
 蟋蟀轉九虺蜂撼樹  
 竟教換羽移宮荷天恩  
 甘隴再馳驅奈賀蘭山  
 險藏徧么麼靈武城  
 空荒連沙漠彌留難  
 瞑目況堂上金萱垂暮  
 頓使崔盧增慟素琴三  
 疊發新吟輓張勇烈公  
 樹珊云識面我無緣名  
 在江淮百戰功勳萬人  
 敵出師公未捷氣吞雲  
 夢一生忠勇九重知輓  
 李星衢中丞福泰云棘  
 院幸追隨登樓賞月把  
 酒論文憶五夜秋風回  
 首可憐成夢裏桂林移  
 使節陸雨纔歌落星遠  
 賦對一江春水傷心猶  
 自盼公歸輓羅文

蕉軒續錄

卷二

五八

恪公惇衍云自濂洛關  
 閩而後罕證薪傳惟公  
 東粵挺生本儒術作名臣  
 體用兼賅六子階梯堪  
 並足哭倭曾朱吳以來  
 又驚木壞顧我西州增  
 感省孤衷慚末學淵源  
 空託卅年門館最傷心  
 輓瑞文莊公麟云兩朝  
 元老似公稀況年屆歐  
 蘇難得古今同齒德六  
 載監司容我拙愧才非  
 絲岱空教兄弟蕪心香  
 輓魏柳南太守瀛云貢  
 水並清名柳蔭千行懷  
 仲甫崧臺驚噩耗蘭交  
 一面識公山輓李叔彥  
 觀察常華云服官閱二  
 十餘年宣勤象譯奉使  
 駝山畫策濟艱難梅錄  
 聞風稱景略判袂在

五千里外方握牙章遽驂鶴馭吟詩揮涕淚楓林落月  
 夢青蓮輓黃蜀菴明府以慎云素交惟我最傷心廿年  
 車笠兩世葭莩同是宦游人對秋水矜羊酪酒風前空  
 有淚綿悒料君難瞑目近戀嚴親遠思嬌女漫云生死  
 別託芳洲鸚鵡招魂泉下豈無知輓王文勤公凱泰云  
 山色蒼涼兩點金焦虛舊約天恩稠疊八閩俎豆有新  
 祠輓何鏡海觀察應祺云一事最傷心檢匣中矮札長箋  
 敢忘良友七言成讖語問世上封侯登第豈盡傳人輓  
 孫石泉上舍應莖云名並君卿鈴閣廿年推上客詩驗  
 蕉軒續錄 卷二 五十九

杜老莫傷九日感良朋輓葉穆如大令大同云西嶺知  
 君屢有薦書慙許郭南交攝宰何堪治譜失龔黃輓何  
 地山侍郎廷謙云節院最辛勞定知五省孤寒瞻望使  
 星齊灑淚草堂歸未得默數卅年交誼從今人日怕題  
 詩輓鄭曉香上舍云四禪天散曼陀香撒手從容定許  
 拈花皈淨土九月霜催書帶冷招魂太息那堪落葉滿  
 空階輓晏彤甫中丞端書云惟公是南極一星記御李  
 膺車三載屢陪文字飲許我作東還七友曾留裴楷象  
 九秋怕展畫圖看輓鮑花潭中丞源深云清望在三天

內登臺省外重疆圻傾心一代名臣屢進讜言焚諫草  
 寄居同八寶正喜結鄰遽悲捐館回首卅年交誼空餘  
 老淚奠生芻輓馮展雲中丞譽驥云持節莅公鄉記樹  
 綠蟻論心早安排十載東山千秋北海蓋棺悲客館那  
 要青蠅作弔只惆悵二分明月一點文星輓吳子健中  
 丞元炳云我懷桑梓公念葭莩烹鯉感殷勤咫尺之書  
 前日到門第金張詞臣頗牧騎鯨游汗漫十三此夜大  
 星沉輓孫仲珊觀察傳樾云停雲京國聽雪章門更經  
 話雨秦淮往事怕重論老我空揮雙眼淚湛露鸞綸觀  
 蕉軒續錄 卷二 六十

風豸繡正展凌霄鵬翼降年胡不永知君難忘七旬親  
 輓孫稼生廉訪家穀云君曾奉使西洋歷十四萬里行  
 程海上御長風宣布皇仁烏弋黃支咸受吏我忝提刑  
 北地值三五中秋佳節樽前延皓月忽驚噩耗蒼葭白  
 露倍傷神輓家友蘭二兄云鉤緝耒耜未遂歸田展往  
 復遺書我傷昔者應散騎孝友和順見稱合族壯生平  
 篤行公乃今之徐贊皇又輓云十八盤地接幽并聽父  
 老謳思賢宰聲名山共峙七千里宦游嶺嶠憫弟兄永  
 隔阿連涕淚夢難通輓家子箴伯兄云四朝首舊一代

文人有詔拜原官海內競傳唐介起十載清風五更曉  
月寄詩懷阿弟匣中留與惠連悲輓家仰听大姪云君  
目瞑乎蜀道嘯鵲空灑血我心悲矣端江烹鯉正來書  
輓家少屏姪孫云人生至此竟難論心傷萬里魚書敢  
使而翁滄海寄地下招魂知慟否指引兩行鸞旌好隨  
吾母故鄉歸輓張振軒中丞尊慈李太夫人云卅年恭  
儉鄰里欽崇記當矛馬縱橫煮粥活鴻替到處烽烟驚  
戰鼓八座起居門闔光大成就杜羊節概生天來鶴弔  
滿城風雨送銘旌輓梁檀圃京兆尊慈凌太夫人云子

蕉軒續錄

卷二

空

爲京兆不疑愛日陳情方欣福備林王八秩萱幃綿後  
葉我愧南州徐孺臨風遙奠剛值節過端午一樽艾酒  
當生芻輓張午橋太守尊慈李太夫人云板與未莅鶴  
弔俄來德姬范夫人轉瞬百矜兼五福簡牘陳情雁行  
先斷詩吟孟貞曜傷心寸草報三春輓劉樹君太守德  
配宋夫人云紫誥仰天題最難二品崇封生平眉展青  
琴餘物在料得五羊賢守死別心悲輓張友山中丞尊  
慈宋太夫人云鄭魏國畫荻兼父師九重綸綍荷恩  
榮阡表待雕鐫南峙瀧岡同不朽庚叔褒刈荆誠兒女

十載葭李多蒙獎掖殫歌揮涕淚北隨邾水一齊寒輓  
楊振甫方伯尊慈沈太夫人云文母有恩言教扶鳩杖  
毋急駢征淑景記梅關照眼萬花迎愛日詞臣承懿訓  
正展鴻猷遽來鶴弔風詩誦護背傷心寸草戀慈雲輓  
何子永侍讀尊慈朱太夫人云壘鹽中饋紡績長宵賢  
母獨勞心最難教子清廉一代鴻儒表風軌芝誥五花  
談齡百秩文孫齊繞膝詎意消寒時節九天鳳吹迓雲  
駟輓李少荃傅相尊慈李伯太夫人云桑梓久蒙麻違  
驚萱草霜淒輟社停春徧皖水十三州士女棣棠同秉

蕉軒續錄

卷二

空

節更見蘭芽日茂承家報國備箕疇九五福榮哀輓仰  
听姪媳王夫人云在粵勤定省寓湘敦節儉赴甘隴歷  
辛勞宗族稱賢更難忘六載京華繞膝最爲吾母愛事  
親盡孝誠相夫著敬莊教兒孫兼顧復死生頓隔且撰  
就一篇家傳傷心怕遣阿翁知輓倪豹岑中丞德配桐  
城方夫人云聞君留得荆釵卅載瘁身心遺範定傳家  
內外顧我慟深靈蔭兩行餘血淚招魂分灑粵東西輓  
孫稼生尊慈從母陳太夫人云與吾母同氣連枝籌開  
九秩滕長九男九五福備在一身正九月霜華傷心九

日樽前尚插茱萸悲阿姊教兒孫登科及第學富四詩  
譽全四德四三年寄居八寶證四時佛果含笑四禪天  
上定拈薜蘿禮空王輓亡室孫夫人云扶病侍靈輿幸  
攜佳婿佳兒茶湯手奉含斂躬親只傷心丹藥難憑竟  
爾仙鄉迎孝婦方春驚噩耗倘見先公先母蘭膳如生  
清溫猶昔但道我白頭無恙莫教泉壤念衰孤楊泰海  
學博以辛未之春為尊甫愛堂先生及尊慈張孺人百  
齡冥壽屬撰聯語俾設祭追祝歿而稱壽禮經所無援  
弁州山人集中有為顧孝廉追壽父母序例得一聯云

蕉軒續錄

卷二

六三

有子作經師九京含笑焚香追壽考百歲如新代李厚  
山明府題肇慶披雲樓云登樓縱覽悅目賞心最好是  
左挹閩江右臨寶月把盞興懷撫今思昔定難忘宋時  
孝肅明代文成代劉伯士明府題肇慶披雲樓云剛逢  
素月流天更上一層尊酒有誰邀太白擬種碧桃滿樹  
登茲四望名花知我是劉郎代長樂初將軍輓王補帆  
中丞云兩首贈別詩緬羊城交誼曾聯何日同舟此語  
傷心成絕望千秋表忠觀念閩海謳思倍切臨風奠  
知君含笑慰生平代張午橋觀察輓李伯相太夫人云

以首揆奉耄耄親漢廷視馮勤唐室視趙隱頌手詔表  
珩璜德義方徵左氏淑慎徵毛詩代林竹溪太守輓李  
伯相太夫人云香雨暮春初悵瑤池瓊島鸞鶴齊迎還  
駕仙輶歸碧落福星中夏仰願玉友金昆麒麟雙畫大  
書阡石奠黃封代胡雲楣觀察題天津浙江會館戲臺  
云簫管慶昇平演來水調歌頭喚鸚鵡銜杯聯袂衣裳  
評北譜樓臺新結構最好金燈花下看氍毹貼地淡妝  
濃抹說西湖代毛升甫觀察鴻圖祝楊石舫封翁夫婦  
雙壽聯云福相荷絲綸憶龍門校士虎帳談兵廿年聽

蕉軒續錄

卷二

六四

齊魯謳歌至海至河稱父母壽星躔軫翼羨鴻盈相莊  
鳳毛繼起一曲和瀟湘雲水鼓琴鼓瑟慶神仙題譯署  
大堂聯云帝澤如春正寰海波恬瀛洲日麗太平有象  
喜靈臺伯偃王會圖成又集東坡句懸直廬云試草尺  
書招贊普誰能斗酒博西京端州桂林書院院董鄭蘭  
田上舍行年八十仍應秋闈贈以聯云桂林合是壽人  
國棘院重吟吉士秋

先大夫所作聯語甚多其佳者久已膾炙人口而遺  
軼者亦復不少今就所知者錄之不復詮次謹附於

蕉軒續刻之後手澤所存不敢失墜且以見翰墨餘  
事亦原本學術云光緒辛卯男臻喜謹識

蕉軒續錄卷二終

蕉軒續錄

卷二

空







年書祖誤失本末神妙不可言也  
 多惜此編矣二千餘年來其故成生者皆妄言之人阮文達  
 亦曰書本不甚多病入膏肓致疾二王去後唐人推物故  
 亦實貴耳以持世法以余見異而用  
 蘭亭凡數十種獨柳遂生王式唐者持家而前七種最奇  
 其中唐榻一亦其甚多最奇者紅梨板本山谷所撰  
 黃者此其世中無有也今余所藏全以十三而肥教信一展既  
 後黃初必神能成老鶴山之仙也其情恰到好處四  
 字中似作一也

庭前自是仙姑坊為古年園外我典房碩若休亦不待了  
 華陽真逸乃陶真世是授文者此以事不親上皇山世  
 書刻別是一人從一書之此乃入註地也位六朝古刻主於唐  
 人未及也  
 庚亦與書湖南之墓本刻凡數見多於唐真  
 前畢林帆亦見家能道先初一賦愛一頁其解好氏  
 後錄以此此世千金近於此石亦未錄者先余見其刻者  
 不知已歎絕矣向古往來墨觀取不刻此祝刻者不惟  
 未真神氣遠矣夫以本用幸必此世是余亦不百於換

年書祖誤失本末神妙不可言也  
 多惜此編矣二千餘年來其故成生者皆妄言之人阮文達  
 亦曰書本不甚多病入膏肓致疾二王去後唐人推物故  
 亦實貴耳以持世法以余見異而用  
 蘭亭凡數十種獨柳遂生王式唐者持家而前七種最奇  
 其中唐榻一亦其甚多最奇者紅梨板本山谷所撰  
 黃者此其世中無有也今余所藏全以十三而肥教信一展既  
 後黃初必神能成老鶴山之仙也其情恰到好處四  
 字中似作一也

此觀而識其  
 附從  
 余亦與書湖南之墓本刻凡數見多於唐真  
 前畢林帆亦見家能道先初一賦愛一頁其解好氏  
 後錄以此此世千金近於此石亦未錄者先余見其刻者  
 不知已歎絕矣向古往來墨觀取不刻此祝刻者不惟  
 未真神氣遠矣夫以本用幸必此世是余亦不百於換



行能、以怒、以愛、以道、放、勝、是、之、行、不、知、務、修、也、主、微、  
不、行、亦、莫、一、行、不、有、修、而、向、不、能、以、寸、取、之、於、民、也、三、十、而、  
主、只、酒、食、則、必、取、盈、焉、隗、真、金、一、百、年、之、東、郭、氏、者、教、育、人、  
精、首、貧、汝、鬼、神、而、主、於、酒、必、正、席、先、苦、一、向、而、其、飲、也、其、  
魚、飯、而、肉、飲、三、咽、使、民、醉、然、皆、不、欲、曰、乞、人、不、屑、也、委、而、主、  
之、過、半、矣、世、為、士、者、笑、之、○唐、陳、而、後、會、似、也、以、為、所、為、  
而、行、而、禮、自、曰、吾、必、先、利、矣、吾、曰、吾、擇、其、善、也、而、後、曰、吾、故、  
于、利、而、行、也、非、取、于、人、者、況、也、後、能、惡、人、皆、兄、弟、也、  
主、者、惡、一、人、也、人、也、鳥、獸、不、可、其、同、厚、他、日、必、交、好、也、

已吾止孝為一夏不自其死也

侍講了凡、○西、以、籍、林、官、安、慶、太、守、名、不、言、故、文、中、以、李、孫、  
目、之、與、同、而、凡、知、大、小、數、十、顆、矣、皆、有、其、事、多、矣、矣、以、  
書、止、示、稱、李、院、色、攬、江、亭、瑞、也、神、士、皆、能、之、為、侍、講、且、李、官、  
後、大、替、殺、神、故、屏、相、如、此、後、一、譯、安、是、以、向、可、似、不、是、矣、也、  
侍、講、孔、孟、都、有、清、波、十、有、親、亦、志、以、軒、聖、亦、係、李、親、亦、為、  
○李、亦、為、古、去、也、時、侍、後、自、著、士、身、三、十、里、南、法、第、一、大、門、  
所、勢、其、實、也、侍、講、住、家、中、方、圓、極、者、再、去、親、亦、亦、文、亦、  
軒、子、○李、亦、為、古、去、也、時、侍、後、自、著、士、身、三、十、里、南、法、第、一、大、門、  
所、勢、其、實、也、侍、講、住、家、中、方、圓、極、者、再、去、親、亦、亦、文、亦、

太守希新求故宅規其已破五城為先後、功僅師其地、其、  
人、故、一、三、矣、於、二、侍、講、後、並、宜、其、情、故、亦、合、也、

書小冊於卷

畫之道、本、于、書、不、工、而、求、工、畫、也、○孔、西、先、師、  
不、皆、受、病、而、瘠、弱、必、先、矣、矣、由、古、以、來、畫、則、必、工、畫、家、不、能、  
書、必、不、市、氣、

○書、亦、不、同、其、書、  
知、不、口、也、○李、亦、為、古、去、也、時、侍、後、自、著、士、身、三、十、里、南、法、第、一、大、門、  
所、勢、其、實、也、侍、講、住、家、中、方、圓、極、者、再、去、親、亦、亦、文、亦、

此、故、天、地、向、凡、言、院、皆、同、知、院、  
向、也、于、中、者、○李、亦、為、古、去、也、時、侍、後、自、著、士、身、三、十、里、南、法、第、一、大、門、  
所、勢、其、實、也、侍、講、住、家、中、方、圓、極、者、再、去、親、亦、亦、文、亦、



手國詩讀空風木犀二種乃是好射

也園中宜栽曰此并山香用此陽王事不在中十葉  
木樨一株宜栽此世其家皆呼扶桑之花五瓣與  
木樨之葉皆名曰及耳一不知何以誤呼

溫則志為齊且國以西魏兩先生所修書以林樾志有  
條理而兩先生者皆居杭一善相與同而書其編為書  
似中亦有不盡也存不十首而了隨者

藝文門中載於法統五誠之見與余有全錄  
越其也柔氏年十六而善琴不以有為垣牆而內外章

不見見其秀且其男言相悅據地而通于法且一  
蓮髮垢面天注不絕皆曰世一貞姬也色令止女事未  
扣也柔氏則姓矣且曰子思昔有股疾此亦簡於一曰男  
也其後兵國其所以月亦生為鄉人蓋賢之教月呱

生靈鍾於自宮窈窕同於天今名可以律而和誠一  
子後志強山下或曰是類已白人洞子息於祀則未不  
登想彼必墮死每向可斥於子曰是到五月五日夜  
車風濤雨里流火星散而一二而什伯也俄上俄下復會  
為一舍人不教指曰虎豹棲止其夜何洞君遊也子

曰其是也且國人所聚人於子蓋率族而求其也羊也  
沈曰人以為之尚二主也為曰見其亦徒韓鬼一車  
誠二 吳人聚於其八年而歸是宿於山舍見一美  
人為律後食後念華說之結為夫將未歸而也  
子其友曰是必其子也為爾卜曰狐也而姓其友  
注不也曰是於朝其妻也婦歸此也之期歲則謂贏  
弱後連亂自巫世存角而也之於死於床下果狐矣  
雙其也其友而歸其妻于舍江之曰狀也而祥一親  
也其仇之其妻耳誠二 予行樵入深山中見一翁

石室中款曰如童子異而向一曰皇都北徙老夫告  
此子曰可而而言以曰子先業商北去胡南第百  
越珠翠通樞手是不停先予而死九十年二弟位  
不辭解好不能眩眼好文詞。事筆視利害是非  
項。不僥先予而死百。十年子長而思其不曰  
皆遠不宮度風雨露雪言蔽其樁朝陽月抱  
猿子。起而平。黃精為糧曰喜。夏花明州  
燕雀葉瓦鴟乃知秋冬。夏不。我。不知終。十  
祀而去爾于長相為益。是者也。子也。結髮祀

此予曰可而而言以曰子先業商北去胡南第百  
越珠翠通樞手是不停先予而死九十年二弟位  
不辭解好不能眩眼好文詞。事筆視利害是非  
項。不僥先予而死百。十年子長而思其不曰  
皆遠不宮度風雨露雪言蔽其樁朝陽月抱  
猿子。起而平。黃精為糧曰喜。夏花明州  
燕雀葉瓦鴟乃知秋冬。夏不。我。不知終。十  
祀而去爾于長相為益。是者也。子也。結髮祀

浦遠遜盛年亦通好賦其中乃遜元於後種  
 顏色不所挽既自慙為一荒世自今而後便命於  
 天小亦如名漢後好言賦四鄉子字克陰為不若  
 妾子循之如宿否生而制小兒則轉而冠不若楚  
 顏色如神小子惟命唯不敢慢也且結其百亦  
 考曰亦師如也、世教、子責耳、元單、行、  
 考言奉止、其夫人所去夫、子克、愧而去、  
 色、而、內、在、壁、山、人、其、於、穿、穿、  
 曰古治人其能自治其也、昔為人者能自為其也

減之 後永系人 肯大善 羅山後子

瑞安署後西偏里陸放翁祠、前、其、曰、故、而、亭、也、其  
 池、有、橋、相、全、僅、存、亭、址、池、橋、而、已、相、傳、公、為、瑞、安、  
 傳、故、祠、於、此、誌、不、載、入、職、官、且、亦、脫、之、夫、以、之、祠、于、此、以、  
 有、表、以、波、一、詩、又、用、蓋、之、送、之、語、其、甚、矣、信、之、傳、與、由、此  
 之、同、一、官、而、校、也、余、未、因、以、署、中、多、遊、人、傳、之、建、亭  
 嗣、以、之、祥、悉、其、一、人、漸、不、采、余、固、主、力、以、此、即、集、此、時、知、不、  
 以、前、亦、也、登、向、之、陽、南、亭、制、年、校、一、詩、勒、石、完、於、其、甚、向、云  
 何、事、英、橫、通、遠、遂、事、向、一、詩、見、文、章、蓋、亦、南、園、一、記、也

章安雜說

以惜小夫八月望日步公祠下投賦三詩 主簿何年紀載  
 疑海邦猶有放公祠相名焉而王爭遠後官山能思德  
 古思茲日庭陰求 為平江上賸頭詩中多事  
 柳氏向寓到文章 敢放辭 小池園於亂荒蒲  
 展寺禱車者走 權權 陰虛宮一畝蓮花夢 錯酒十  
 查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人懷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德二少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長八尺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盜去道獲七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淡如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一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前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物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金錢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分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高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柳氏



且其矣而陳氏先產官人出序四十... 已燒... 仇五... 人三人中一... 受... 塔... 就... 二... 記...

年... 白布... 錢... 仇... 別... 昔... 賊... 能... 敗...

詳... 仇... 天... 王... 賊... 而... 之... 不...

仇敵... 惟... 甘... 劍... 相... 殺... 不... 已... 不... 已... 生... 復... 安... 莫... 一... 行... 失... 足... 即... 報... 送... 國... 注... 不... 敢... 律... 令... 斬... 天... 討... 有... 罪... 辜... 戮... 汝... 異... 時... 最... 悔... 徒... 心... 傷... 身... 家... 婦... 錢... 保... 不... 乃... 拒... 賊... 乃... 致... 作... 賊... 污... 名... 受... 此... 為... 以... 借... 勸... 汝... 散... 遣... 休... 獨... 狂... 大... 符... 收... 以... 入... 國... 陳... 之... 義... 行... 事... 報... 我... 王... 殺... 仇... 何... 以... 能... 殺... 賊... 功... 烈... 且... 作... 邦... 家... 克... 罪... 由... 自... 首... 法... 當... 免... 遇... 而... 憐... 改... 登... 而... 威... 懼... 恃... 血... 氣... 勒... 阿... 奴... 計... 利... 害... 客... 之... 自... 是... 萬... 人... 及... 之... 明... 一... 隙... 忠... 告... 莫... 視... 言... 若... 唐... 古... 勸... 有... 錢... 舍... 瑞... 安... 居... 民... 不... 知... 務... 固... 練... 乃... 稱... 舍... 白... 布... 列... 旌... 齋... 輔... 正... 王... 中... 有...

大... 官... 署... 曰... 復... 現... 安... 民... 用... 被... 上... 皆... 有... 捕... 上... 三... 三... 白... 布... 上... 印... 替... 辦... 孫... 百... 四... 十... 錢... 名... 可... 附... 既... 留... 一... 級... 是... 入... 舍... 下... 吐... 自... 買... 財... 徒... 從... 某... 團... 練... 手... 此... 注... 口... 怪... 亨... 口... 奴... 孫... 乃... 債... 視... 金... 錢... 樹... 機... 道... 代... 長... 髮... 悞... 高... 官... 上... 第... 出... 於... 志... 隨... 傷... 受... 分... 付... 名... 已... 不... 正... 昏... 子... 知... 再... 力... 可... 實... 赫... 怒... 金... 錢... 白... 布... 誰... 是... 非... 尋... 驚... 殺... 仇... 昔... 已... 屢... 自... 是... 不... 形... 也... 因... 思... 幸... 十... 元... 無... 固... 練... 今... 故... 金... 錢... 官... 自... 道... 國... 陳... 練... 未... 形... 迹... 除... 宵... 亥... 起... 慈... 堂... 產... 白... 布... 上... 七... 兩... 莫... 肯... 顧... 父... 兄... 出... 俸... 脫... 患... 難... 弟... 友... 可... 憐... 亦... 僅... 小... 便... 書... 今日... 大... 復... 仇... 回... 憶... 昔... 時... 錯... 誰... 待... 輕... 年... 矣... 劫... 戰... 何... 易...

缺及三事犬器惡動自及仁其忠俯首家庭安  
偽素早陸白布況因練多美金錢急搭捕大事終  
便完完一誤必如德再誤我待醫是知能難好向部頭  
向老煙古翻白布會

春宗忠刺道中使宜醫其病由古醫治已日於刺  
共付用新藥研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共六敵服愈  
盧澤中病夜疲療夢一白不婦八症之曰子疾名甚  
愈治相見酒者其日如托食之且而疾愈野文  
相同以虛食之許自軟独油炒里皮自吃同能食之  
人上瘰生時節凡同某三之殺人

洪道已瘰瘻上流以胡椒三枚薑三片同时嚼碎即  
少便湯又再肯如多如即靜臥如肯所且而瘻  
消散止深陽洪野幼子病湯夢大士之服人多胡椒  
湯試之即定吸口生胡椒皮用之後仍迷皮用公宿而  
愈蓋多它端迷皮胡椒能飲肺也  
用帶麻根同煮銀杏不苦胡椒能辟穢本藥類  
竹葉共果同名相  
單確行旅乃只庭前兼束結王文七尺重七十斤師

章安雜說

寧有白墟行年十八耳九月陽朔組

資政突蘇支揮執以亭燕及然七字於白庫  
此修蓋諱也凡老字廣華記

陸贄年化人陸贄新昌徐氏特產不遇二五可與致  
以婦已死則微其陸視之曰此血向不能指紅花每十斤

則可活人婦白佳以火鍋煮之沸遂以三木栢盛湯  
於中取爾楊葛婦夜其止湯氣散又復進之足頃

括動半日遂蘇活血故也故有夜活  
年焦心氣痛而一二寸者痛極碎因夫某某也

湯飲或用酒下豈胃人使後及以此隨行

世取信紅樓夢小說家第一点廿余筆回際甫師之  
本為之四十四玉寶玉作我街兵吏相中再醒之寶

玉方完卷想為人刑在定以刑七若得余志若能于  
通雲失之後再刪數交交及盡不盡之妙此上

妙更只在不盡二字必詳書者不盡不縮其後不  
收其筆力大交如銀慶中與扁信手擬拾花雜

年一交不盡而年一交不到可憐用之此等空言共  
作大而文字必不工尔于文共知







後夢都推勸薄命百未累白髮誰肯信  
紅顏難許送夫右置難辨此宗途場履記夢  
中證二天

生輝舍臣中... 查華本科區校支... 而補賦古... 為吏一切調度皆... 又介五人... 而持智... 遂共... 中... 候... 候...

三生石上刻三生石... 莫子... 陳... 中... 瑞... 六...

章安雜說  
遊惜... 山... 入... 意... 深... 亦... 主... 劉... 峰... 呼... 茂... 呼... 不... 正... 如... 心... 非...

章安雜說

乃成。一不做不休。一為實。玉不毀身名。力圖。已而於為此等。亦決原諒。亦系直諫言。疏中云。臣不能為人高。同其力。亦在此。又安。培。亦在此。矣。此說余亦質。深陽師。亦在此。

永家集十。存種。曰。禮。記。卷。白。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術。禮。注。疏。三。卷。聖。經。講。義。五。卷。杜。律。刑。解。六。卷。寶。倫。極。和。律。考。論。二。卷。儀。禮。集。三。卷。奏。對。八。卷。論。對。錄。三。十五。卷。詩。文。集。卷。九。七。卷。尚。有。未。刻。者。尚。存。家。中。共。十六。世。好。錄。亦。述。即。亦。刻。論。對。錄。共。

論。對。錄。刻。上。十一。卷。二。及。本。本。什。三。三。原。目。列。後。余。借。觀。一。過。中。以。謝。先。師。禮。典。之。冠。服。考。選。翰林。修。奉。司。管。點。陽。守。令。

言。實。法。潤。微。利。弊。所。在。取。李。士。整。理。學。永。泰。相。良。知。之。方。行。於。天。下。主。於。此。以。安。靜。為。宜。而。彼。獨。喜。動。作。宜。正。家。惡。幸。世。宗。之。一。心。善。任。在。別。老。矣。

永。泰。祥。恩。應。疏。最。知。直。臣。報。之。臣。本。草。業。人。亦。在。台。補。一。步。幸。早。已。聞。於。父。兄。師。友。為。善。以。善。惡。之心。并。不。敢。自。欺。因。從。誠。禮。之。末。過。蒙。提。由。夫。人。視。

為。之。榮。也。由。臣。之。自。視。為。之。難。也。臣。始。為。一。介。書。生。執。犯。於。怒。之。死。在。于。呼吸。身。家。危。殆。且。夕。幸。而。免。其。一。死。孤。忠。臨。之。日。月。下。為。已。此。之。為。難。於。未。也。既。以。責。臣。以。兵。書。之。伏。心。也。革。臣。之。僕。神。裁。冒。濫。之。死。官。臣。大。觀。於。人。矣。既。又。委。臣。以。德。憲。之。任。亦。必。決。大。誣。之。冤。獄。決。不。贖。之。仰。使。身。又。大。觀。於。人。矣。臣。夫。任。臣。以。內。閣。臣。亦。必。輕。也。極。其。也。以。名。譽。也。又。念。昔。以。內。閣。決。臣。多。不。能。以。禮。去。臣。臣。因。官。自。人。臣。之。任。臣。此。極。矣。及。後。車。相。尋。往。職。可。辱。也。夫。守。臣。道。多。不。便。於。行。亦。秉。誠。心。自。不。宜。於。假。借。且。如。前。者。

全。就。民。等。一。特。之。功。未。成。假。乎。隨。陛。官。共。吳。六。十。人。任。文。定。一。特。之。命。方。下。托。姓。名。妻。妾。隨。其。歸。三。十。人。此。皆。內。外。權。力。子。孫。私。放。之。事。臣。能。盡。心。一。如。草。之。此。等。親。也。奸。商。白。念。革。臣。年。買。高。受。寬。阻。障。監。法。內。外。分。利。失。誤。通。請。臣。欲。要。必。以。盡。其。心。此。何。等。親。也。俾。甲。南。匪。銀。三十。萬。而。未。表。表。數。千。匹。而。外。竟。緣。其。失。利。此。又。何。等。親。也。查。牛。馬。房。亦。弊。言。生。桂。等。月。實。占。至。至。令。內。外。此。牧。共。失。利。此。又。何。等。親。也。者。實。律。止。仁。表。官。工。役。之。揚。言。於。臣。以。為。臣。之。等。倡。之。實。以。甚。不。測。之。







霜落見紅葉。日斜紫嵐塔形色。共中燕詩曰。昔景兵。紙工清明朝。適陳寔。但乞亦友相。重擬舍。匪自郡城。致校令。女童十人。黃道府。印就長毛。求印取温州。長毛方入。雷郡見。堂印者。十。以等已。將郡城。自行。檢。因。官。兵。和。官。亦。救。於。我。令。我。敢。已。只。一。城。池。我。引。取。城。何。付。以。等。請。以。等。先。振。又。未。台。拜。大。房。可。恨。三。斬。八。人。而。二。人。括。印。歸。趙。夢。見。二。人。歸。述。長。毛。以。此。後。惟。其。童。不。善。識。券。得。二。人。斬。一。兩。人。只。為。舍。匪。榜。上。此。述。歸。述。以。此。出。清。標。亦。因。化。此。以。見。賊。一。行。徑。

後玉瑞至以庶勉為業。夥其共承。麻山人勸之。麻山人瑞玉有一弟年及并矣。家姓麻山人。來觀。斬。西。少。日。胡。福。以。共。以。酒。的。瑞。玉。少。頃。後。若。軍。九。送。瑞。玉。一。家。人。不。知。其。方。感。德。也。而。則。日。酒。與。法。年。被。夫。業。特。相。夫。易。之。不。以。理。瑞。玉。乞。能。仇。胡。法。亦。不。福。以。个。人。守。不。不。則。救。何。福。兩。口。改。後。法。能。一。香。送。為。夫。婦。其。福。之。言。其。人。已。夫。婦。為。故。某。越。蓋。修。子。培。札。以。從。吾。考。為。善。言。釋。尚。事。席。只。善。不。在。年。衣。食。福。所。為。不。孫。少。苦。勸。一。福。以。送。借。如。入。郡。如。乃。大。哭。告。父。其。鄰。恒。傳。福。以。法。和。以。強。檢。同。并。講。究。和。个。陳。子。傳。其。既。性。真。妻。福。以。為。勸。歸。胡。氏。女。夫。不。可。必。救。福。以。已。守。死。不。特。以。善。父。弟。法。而。道。教。共。皆。勸。送。宣。福。以。法。如。猶。主。公。堂。規。創。子。手。縛。福。以。出。款。色。不。交。福。以。斬。乃。即。頭。謝。隨。父。歸。余。甲。副。乙。乘。甲。昌。怒。日。罵。人。於。市。乙。規。曰。甲。人。



公此序自内统师劫掠而逃地也越等逃去至  
 是福道麻记之也法 惟幸手携人 中师核出此自味物  
 以端温州而劫方匪乃赴平陽專 抑事 氏不惜命後  
 已其心吉文一首於事 尾相在不易不记 救  
 世人于其非道也古真氏之 惟快於虐政上下 亦爭利  
 多怨况于殺人以求之乎 今天下溺矣 惟救死而然 不  
 方命虐命 以水益深 以之何則 守望相助 將以禦暴 煥  
 乎望之乎多見 具不 忘重也 為其法則 亦當向之矣 子不  
 子以人哉 昔者使于 席者 三千人 不為不多矣 鬼玄 一曰 三

夫他相向而天棄甲與兵而走 廢燭具民 獲器于天 此正  
 文之男 敵之者 也不可以為道 一个 臣子 更也 古 忠 兄 之 亦  
 以保民乎 或卒之 東郭門 戒其 口 迷 得 尚 矣 与 国 人 矣  
 或相什 伯或相 倍 獲 反 其 獲 使 爰 方 發 行 登 亦 亦 亦  
 明月也 他投 台 乘 石 已 連 之 乎 行 也 以 德 未 泰 楊 亦  
 其 墮 則 民 服 幸 能 之 然 有 未 免 而 和 去 日 我 將 見  
 秦王 沈 而 敬 之 宜 有 成 功 也 不 齊 不 廢 亦 平 陸 臣 亦 教  
 万人 舍 節 定 亦 然 矣 亦 免 劫 之 師 尹 儀 豈 人 理 而 畏  
 之 所 害 也 矣 已 哉 曰 義 方 有 記 為 士 師 則 以 教 之 君 友

以下附

法也 孰未 免 為 衛 人 也 殺人 盈 野 何 謂 也 曰 吾 友 天 未  
 始 平 次 天 下 也 倍 克 在 位 賦 予 民 者 也 有 財 革 而 免 雖  
 有 惡 人 觀 其 亦 與 之 乘 左 右 皆 回 而 殺 日 就 大 道 而 禮 貌 之  
 中 人 以 下 出 納 之 者 誰 有 用 紀 時 而 殺 之 使 民 戰 栗 易  
 其 田 疇 免 于 刑 戮 軍 旅 之 事 有 司 難 當 亦 有 此 亦 亦 人 也 已  
 矣 誰 能 不 有 祝 飽 之 倭 也 之 原 欲 而 附 益 之 不 亦 亦 之  
 也 也 有 罪 之 罰 惟 我 在 為 彼 于 吉 也 帶 之 欲 也 生 于  
 時 保 之 与 財 不 亦 以 說 不 授 者 殺 之 由 附 于 国 中 牛 羊  
 復 庫 備 日 之 補 築 也 悉 向 其 罪 大 者 惡 之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觀之 一人 貪 利 則 濟 福 而 使 之 人 也 矣 樂 人 以 口 洽 其 事  
 為 利 亦 以 為 能 勝 其 任 也 者 汝 仲 上 遂 以 要 人 爵 斯  
 濫 雅 祖 初 裸 程 於 我 例 靡 項 頃 白 者 又 使 于 子 弟  
 而 卿 一 懷 利 以 子 子 兄 子 弟 嗚 鼓 而 攻 之 亦 亦 亦 亦 亦  
 盜 也 孟 微 乎 此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有 之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古人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矣 古人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有 疏 密 增 減 者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酌虛哀多益寡人事此疏密共一貴一賤一貴一賤  
富貴與一物一內一外外安分而不相雜天道也  
於對的氣益不相雜其為濼西用左字人不知為  
争也今必排分如身字今不得疏密必律字無破  
今不得增減不板一守中六不得疏密上十左右筆  
畫不均平緩偏枯取排擠取安置可取於區就為  
調停

三發

此物即所成在格文殊經... 此本為... 六月... 宋... 安... 碩... 隱... 舊... 充州...

六不在款... 未... 除... 以... 用... 此... 州... 充州... 舊... 充州...

四樓全  
不盡其  
以生

力有別者皆... 此則以見此志... 可也耶... 宜其合... 矣

天下不可... 母以罪... 此則以見此志... 可也耶... 宜其合... 矣

但此憾悔... 既而感... 惡上... 發必... 君... 吾惟... 惟謝... 一人... 隔

但此憾悔... 既而感... 惡上... 發必... 君... 吾惟... 惟謝... 一人... 隔

絕交... 此則以見此志... 可也耶... 宜其合... 矣